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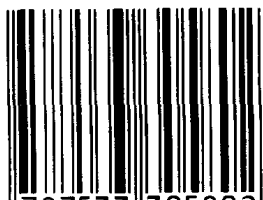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ZC0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 一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國荃金陵刻船山遺書本

..... 三九二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綱一卷

〔清〕嚴啓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朱彝尊家鈔本

..... 五一七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統箋

三十五卷》提要

左傳統箋序

春秋三氏之傳皆經翼也。魯孔
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
異說。丘明恐諸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
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二家之
旨傳述不同，秦火之後，左氏寂
為後出。乃隋唐之際，左學特盛。
近代三尺童子，無胥不言左氏
者矣。然今人之習左氏，則與古

殊古人習之以通經義今人習之以資文筆夫釋經者單辭簡缺義乃不周若但以文焉而已則將握其美瑾置其小璣吐其山膚味其雋永斯于別擇取舍之術未嘗不工故欲引學者而踐盲史之津涯非有所存汰不可且二氏文雖近古嘗自挾其指歸往往條暢之言多于險仄左氏都有斷崖絕阮咫尺之內

恒使軌躅俱窮故箋注之所須尤亟于他傳也假使左氏而僅列其本文學者以意懸解或且失其句讀烏能尋文曉暢領其旨趣哉爰自張蒼賈誼之屬即有訓詁時代遼遠寢以湔滅今則問所為服虔鄭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顏子嚴之說皆無可攷何況前古或曰杜元凱預集諸說而綜其長故名集解有

杜注則諸說皆不亡嗣後孔穎達踵事增修至林堯叟而益以大脩咸稱左氏忠臣焉及宋又有魯齋朱申為之句解辭雖俚俗而旁學得之迎機入會無復

序

四

艱苦之患惜其不諳作者之大較悉舉叙述之篇省曉畢具而啼笑可親者委而棄之獨存論說此于修詞之要則得矣乃事之纖曲略而不詳更何由見其

體象物情工侔造化也哉余復取而益之以脩左氏之極觀而于諸訓詁又芟其蕪穢歸于典則庶幾詳略得所觀者無憾斯以取適于後學非欲與于作述

序

五

之林也

康熙丙辰歲古越姜希轍撰

左傳統箋凡例

一是書前人刪本甚多今俱不循舊蹟獨出新裁凡章法醞藉者悉錄以資誦習其寥寥數語或詞旨澹漠間從節損以逸幼學之心目

一是刻欲宗左氏之文意不在釋經故經文不載但存編年以次先後

一先儒左注劉賈竝轡于前許穎競爽于後杜氏擇此四家折衷同異更得孔穎達疏義而加詳林氏又復補其缺略左傳之義無可復加矣魯齊朱氏句解要不外乎諸儒之說而循文衍義便于幼學今取杜氏孔氏林氏之義而兼收朱氏之辭使讀者開卷洞然不煩苦索而已

一所錄傳文倍于朱氏故于句解所有者以前儒準朱氏于句解所無者以鄙見輔前儒雖集古人之長必從獨見之合

春秋左傳序

晉杜預元凱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本記事者法如下文所云以事繫日此日而以此事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每月有三十日以月繫時四時各有三月以時繫年一年有四時故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凡此紀理年月遠近而故史之所記當時之事必表年以首分列事之同異也故史之所記當時之事必表年以首事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故年是事端年有四時春夏秋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左傳統箋杜序

為史記之名蓋言春則可周禮有史官周禮春官之屬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周禮有史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事四方之事九四方之事內史掌達史之官外史掌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天子之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之國亦各有史官掌達書名于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事如經之小事簡牘而已簡牘也以竹為之所紀也以木為之小事簡牘而已簡牘也所紀也以木為之也孟子曰諸侯各有國史楚謂之檇杌檇杌者四凶無倚匹也楚國之史名晉謂之乘乘車乘也古者賦田日倚杌以記惡為主也晉謂之乘乘車乘也古者賦田乘者以田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錯舉其實一也三賦為主也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錯舉其實一也三其名雖異其實為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大夫各起謚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晉大夫各起謚諸侯之史則一也

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爻象之辭文王作彖辭

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

象則知周之韓子所見序說韓宣子蓋周之舊典禮經

也蓋是周之舊日正周德既衰其德衰微官失其守

史官失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故不能使春秋昭明

昭明赴告策書赴告謂告於鄰國也則堯曰赴禍福諸

所記注與夫其他多違舊章赴告謂告於鄰國也則堯曰赴禍福諸

史策書成文孔子見春秋多違舊章乃因魯考其真偽

左傳統箋杜序

考謂校勘也而志其典禮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復舊典下以明將來之法使後世

其教之所存謂各教善惡文之所害若文無褒貶以示

教則刊而正之則刊削舊策以示勸戒以示後人使聞

而自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則皆用舊史之文史有文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官紀辭有詳畧文則其辭詳不

必改也既無所害故傳曰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其善

志言春秋之書又曰成公四年非聖人孰能修之言若

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蓋周公之志傳言善志者蓋周

例也五例詳見下文

仲尼從而明之傳言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孔左丘明受

經於仲尼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孔子嘗稱其耻

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丘明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受經於孔子而作傳恐未必然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左氏以為經者聖人所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

制是不可刊改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

經為文以始或後經以終義終前經為文以

後經之事或後經以終義終前經為文以

辯理或依經之言以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經為文以隨

例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舊

史遺文春秋多有舊史遺條習不盡舉則左氏習之不

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言左氏所以不作傳者以此等

左傳統箋杜序

要領身為國史漢藝文志云左躬覽載籍言左氏躬親

載之必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其文

緩辭左氏為文其旨遠而其意旨將令學者原始要終

左氏之意欲使學者推原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

其事之始要載其事之終尋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

其所窮因枝葉而究極優而柔之以寬舒學者之心使

自求之使學者自求饜而飲之又精華其大義以使自

趨之使學者自求饜而飲之又精華其大義以使自

也然後學者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
生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皆經國
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皆經國
之常制言此凡例非是左氏以意作傳明說周公之垂
法知其皆經國之常制故史書之舊章言周公之垂法
者本如此非仲尼之垂法也仲尼從而修之仲尼作經不
而修明以成一經之通體修而明之故春秋一經其微
顯闡幽義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而暢之一節說新
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皆據舊例而發義是
據舊典凡例指行事以正褒貶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
左傳統箋 杜序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
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皆所
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先書者有皆所
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
經中之謂之變例以發凡是正例故知然亦有史所不
大義也謂之變例此七者為變例也然亦有史所不
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不書正合仲尼之此蓋春秋
新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成變例
也故傳不言凡言左氏於春秋新意皆逐曲而暢之也
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
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
者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
非必皆有褒貶之義例也

得失之而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非
可議者而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非
例也非褒貶故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體發
二也歸趣而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
非例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
詳見一曰微而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文見
於此以微之所而起義在彼以顯之所而稱族尊君命
夫人梁三城綠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
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此文
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含族尊夫人也蓋
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各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
尊故解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
而但稱其各此起義在彼也倍公十九年經書梁三
四年經書諸侯城綠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
左傳統箋 杜序

其至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
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綠陵而但
有諸侯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綠陵而但
而文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
隱也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
也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
公及我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議
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
二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為王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
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為王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
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
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
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
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
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三曰婉而成
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

章曲其辭以成義訓曲從義訓訓曲其辭以成大順以道
之大順所諸所諱辟假許田之類是也許田事以證
說而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為體多有諱避而不直
述其事者故言諸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
璧假許田傳釋之曰為周公勝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
宿之邑因制周公別廟焉祔田是鄭國湯沐之邑二者
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
國公而祔田之傳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
題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祔田春秋諱之但魯璧假許
田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
婉而成章四曰盡而不汙直盡其言無所直書其事謂
也時音避其文見意其為其文以見諱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
左傳統箋杜序六
昔桓桓公榘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
三十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戎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
凡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其為其文以見其諱諱之意所
謂盡而不汙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惡者貶之示其懲也求名而
亡為惡者微求得飲蓋而章為惡者欲掩蓋其齊豹
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
繫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郭廬其以漆闕丘來奔昭公五
年經書若牟口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三十一年經書和
黑肱以盪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
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耳
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求名而亡也郭廬其黑肱
若牟口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其名以邑來奔求食而
已不期名之書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
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懲惡所以勸善也推

之傳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學
左傳而於其文皆沒而不說既不通曉則皆不而更庸
引公羊穀梁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
乃又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
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左氏
仲尼之經經之條貫如木之有條必出於傳以左傳
條貫傳之義例皆有正例總歸諸凡九言例也推變例
以正褒貶若有何無九則傳有變簡二傳而去異端左
氏不解則就三傳而簡用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
其合義者雖去其異端者
左傳統箋 杜序
左氏之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則傳論而闕之
本意也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則傳論而闕之
則傳論其可疑之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然劉子
處而闕其所不知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然劉子
駿創通大義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驥漢武帝置五經博士
文解經故曰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
漢通大義賈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達
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諸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
儒之美末有賴子嚴者雖淺近其後又有賴子嚴名春
難復亦復名家然亦淺近春秋故特舉劉賈許賴之違
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以見同異則議論之
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以見同異則議論之
可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

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
其傳附于本年之下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
各隨而解之又解傳文名曰經傳集解謂聚集經傳而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
地名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
地稱號諸第謂世族國譜歷數諸相與爲部每類各爲
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爲一書義例有異同者從而
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皆表顯而出之從而
釋之以異同之類名曰釋例故以釋例爲名將令學者
親其所聚將使學者觀我異同之說釋例詳之
也釋例具載已詳學或曰杜預又假設春秋之作孔子
作春秋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
之早晚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
左傳統箋 杜序
云麟義爲而至爲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
孔子之作春秋也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
二修春秋說左氏者謂孔子自衛反魯立素王此又問
年之說素王也謂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
臣之說素王也謂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
至今爲孔子而王故知孔子爲素王也丘明爲素臣
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故知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丘明傳春秋爲素臣也故知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此又問王魯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唯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此即黜周王
魯之危行言孫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康其言以
說也危行言孫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康其言以
辟當時之害謂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故微其文
微而不著隱其義其義隱而不顯凡此公羊經止獲麟
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

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敢問所安言已上四條說皆

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仲尼曰文王既沒言文

答曰異乎余所聞則異於是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此

王既死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此

之後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此

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歎曰鳳鳥不至

大時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

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河不出圖伏義時龍馬

不復出圖矣吾已矣夫

之政也杜預言孔子傷時王麟鳳五靈四靈并白虎而

五王者之嘉瑞也言此五靈乃王者今麟出非其時

出於衰虛其應上無明王則而失其歸是失其所歸也此

左傳統箋杜序

聖人所以為感也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絕筆於獲

麟之一句者孔子作春秋至西

文成而固所以為終也既因感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

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或人又問春秋終於

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遷國考乎其時則相

接未是其時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魯晉為其

位為列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者是其福祚設使平王能撫養下

命紹開中興又能紹先王之烈隱公能弘宣祖業

能大宣乃祖光啟王室又能光啟則西周之美可尋

同心如此則雖遷東周而文武之迹不隊雖非文武而

西國之美政尚可尋求也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

也隱公隱是故因其歷數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

則因其年附其行事維乃附君臣之行

月之歷數附其行事維乃附君臣之行

舊典以會成王義一王之大義垂法將來

萬世垂於將來以為所書之王

指周平所用之歷

王也所謂之公

也所謂之公

左傳統箋杜序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魯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子曰如

有用我者孔子言今世如

此其義也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與周何音

之文此答微其文所以彰往考來

校方情見乎辭

來情見乎辭

之意辭約則義微

之常非隱之也

當時之忠非所聞也

使門人爲臣此答其素王素臣之說孔子疾病孔子以

爲欺天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子以告老不當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今諸儒乃謂仲尼爲素臣也又非通論

也則是誣孔子以欺天先儒以爲制作三年孔子自衛

反魯便作春秋文成致麟乃致麟出之瑞既已妖妄

其後三年而獲麟文成致麟乃致麟出之瑞既已妖妄

又謂獲麟是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先

至書孔丘卒以前皆是所修之經亦又近誣此說又近

據公羊經止獲麟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

左傳統箋杜序

獲麟之後猶是孔子所修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

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故余以爲感麟而作預以

爲孔子四獲麟作起獲麟春秋之作四則文止於所起

有感始作春秋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

一句而絕筆也爲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

拭面公羊之說稱吾道窮公羊傳解孔子問獲麟反袂

亦無取焉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霑袍

左傳統箋卷之一

會稽姜希微定庵父集注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如封之君周公之

女孟子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仲子爲夫人生桓公惠公薨隱公始長當立以

惠公欲立桓公故迫成父志將以國授之以其

向火故隱公攝位未及傳而遇弑既在位十有

一年其位曰隱

即平王宣曰元年已未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

四十九年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三年

年祀惠公十年宋穆公七年齊僖公九年秦文公四十

四年晉郭侯二年楚武王十九年衛桓公十三年蔡宣

公二十八年鄭莊公二年魯公室子生隱公公室子生桓公

十二年餘小國皆不錄公室子生桓公公室子生桓公

左傳統箋卷之一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

得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申姜

姓周也鄭武公娶申國之女曰武姜者姓姜而謚曰武

也生莊公及共叔段武姜生二子長子莊公也次子名

莊公寤生武姜寐時生莊公寤生以其寤寐而生故名

曰寤生遂惡之武姜因驚遂惡愛共叔段送愛大子欲

欲與大叔君若欲以鄭國傳於叔段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段以爲君也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鄭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言無用除之將自及彼將自及於禍也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叔段又收之以爲己邑至於原延原延亦邑名言所侵愈多也子封曰公子呂可矣言今可厚將得衆大將得民心公曰不義不順言叔段而不義於君爲厚將崩雖上地廣大民心不附大叔完聚叔段乃完其城繕甲兵繕治甲冑與兵器具卒乘具備其車將襲鄭將不測而夫人將啟之立叔段知其將襲鄭也故將公問其期莊公密探伺而曰可矣言叔段罪惡同政之公問其期知其襲鄭之期已盈今可以左傳統箋卷之一隱公元年三

城穎鄭地名莊公伐叔段并而誓之曰毋與不及黃泉武姜遂置之於城穎之地而誓之曰毋與不及黃泉之泉也無相見也死後方相見於地下也既而悔之莊公一時忿怒誓不領考叔為領答封人穎之谷也時穎考叔為官聞之考叔問莊公有獻於公以物獻公賜與封爵之官聞之考叔而悔有獻於公以物獻公賜之食禮遇賤官之常食舍此考叔受食而不受美公問之莊公問何故對曰小人有母叔自稱皆皆皆小人之食矣皆皆皆小人之食者未嘗君之美國君之美請以遺之今君賜食故微公曰爾有母遺在家可以遺之緊我獨無母可以遺之也我獨無賴考叔曰政問何謂也見存而左傳統箋卷之一隱公元年四

何也公語之故莊公以誓母之且告之悔且告考叔意對曰君何患焉言莊公不患其若爾地及泉通而相見以見母則是教公掘地為道由此其誰曰不然得而非之有以公從之掘地為道以迎母公入而賦大隧之解于前誓矣見武姜乃作詩而云其樂也融融樂融和也中歌之其辭畧曰大隧之中云云其樂也融融樂融和也句亦詩姜出而賦大隧之外歌詩其辭畧曰大隧之外云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亦詩遂為母子如初莊公情遂復其舊君子曰君子之言以為論斷然多後嗣不情折之以正大之理今姑存之以備一類考叔純孝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遂能感發莊公詩曰既醉大雅孝子不匱孝子之心篤於永錫爾類又能以已之孝感君之其是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人之詩皆不與說詩者同特取其大意耳後凡引詩書皆依此○愚按左氏此篇始叙鄭武娶申至叔段奔共忽入春秋書法以立斷案乃再叙置母城穎而出考叔調停母子之法又以君子曰斷之叙事議論相錯雜而行遂為千古作文之法後如司馬遷班固唐宋諸能文之家往往效之至其春秋立斷難之也以後忽入遂置姜氏左氏文筆之妙直徑徑下斬然無迹此三年辛酉是歲周平王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此亦推原其事之所由始也左傳統箋卷之一隱公三年五

子重為周司王貳于號號叔王季之子也時號公亦仕王朝平王欲分政於鄭伯怨王此鄭伯指莊公也王曰無之我無此意故周鄭交質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平王以其子名狐鄭公子忽為質於周莊公以其子王崩平王崩周人將昇號公政遂成將以政事與號公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足仲也溫周邑名四月麥熟莊公怒周秋又取成周之禾人員約使祭仲統帥兵師奪而取之秋禾熟鄭又奪而取之○按杜注謂以周正言之四月夏正之二月秋乃夏正之夏麥禾俱未熟乘其未熟周鄭交惡周鄭自此而交踐之以澤忿耳二說備考周鄭交惡而相疾惡

也君子曰信不由中言周鄭之誠信實無益也雖各以

何益明恕而行明則此心相知恕則不責其所要之以

禮而文以禮文雖無有質誰能問之問去苟有明信

澗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澗方池曰沼蘋

藻藍藻之菜蘋大萍也藻白蒿也藍藻聚藻也皆筐筥

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筥皆竹器無足曰錡行潦之水也

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言有明信則雖微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而禮以行之又焉用質何必以子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三年六

風有采葉采蘋召南國風有此二詩雅有行葦河酌大

有行葦之詩取忠厚為義又有河昭忠信也此四詩者

酌之詩取可共祭祀為義河音迺昭忠信也明有忠信

左氏不當並稱周鄭又不當曰結二國之信周亦不當

與侯國交質東萊博議辯之詳矣

宋穆公疾宋商之後也子姓公爵始封之召大司馬孔

父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宜公之子也屬謂付托於

曰此下是屬先君舍與口而立寡人先君謂宣公乃

賢故不立其子而特立穆公焉寡人弗敢忘不致忘先

君之若以大夫之靈推崇孔父而得保首領以沒保全

首領而善先君若問與我於地下與宣公相見宜其

將何辭以對我有何言語可請于奉之我今所以請汝

為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亦有辭以告先君對

曰羣臣願奉馮也馮莊公也穆公之子言父死子立羣

意公曰不可穆公言不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

棄德不讓設使我自棄其德是廢先君之舉也是我棄

賢也豈曰能賢不讓則豈光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

昭先君讓國可不務乎其可舍此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志而補立與口是不廢先君之功也使公子馮出居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三年七

于鄭既立與口故出其宋穆公卒此年八月殤公即位

殤公與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殤公立

殤公不立子其子饗之穆公卒復立與口是命以義夫

義者宜也言宜公遜商頌曰殷之俊故引之殷受命

咸宜詩意言商湯武百祿是荷故能任荷天之其是之

謂乎言宣公命以義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

穆公遜國于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

矣穆公遜國于姪而使之殺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

者此比而是史還本紀可考而商未嘗以此致亂豈商

子藏目。季札之流往往。陳禍蓋世。風日下。雖盛德之事。亦有所不可。為乎。迨其後也。趙宋金。勝之事。抑又甚焉。魯齋居正之論。殆為後世立之程也。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此亦推原其事。國侯爵始封之君。康叔文王之子也。齊姜姓。國亦侯爵。始封之君。太公也。東宮太子官也。得臣太子名也。妹女弟也。莊姜姓美而無子。莊公娶姜。美於色。又賢。衛人所為賦。碩人也。詩以問之。為人作碩人之。又娶于陳。曰厲嬀。陳嬀姓。國侯爵。帝舜之後。始封之君。胡公與杞宋二王之後。謂之三恪。衛莊公再娶陳女。嬀姓而謚曰厲嬀。尤危生孝伯。厲嬀生子蚤死。未成人。其姊戴嬀生桓公。古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之國。以婦姓。廢之。戴嬀莊姜以為己嬀者。厲嬀之姊也。戴亦嬀也。生桓公。名完。莊姜以為己左傳統箋。卷之一。隱公三年。人。

子莊姜無子。故撫養桓公。猶已。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子雖為莊姜子。而儲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而得。有寵而好兵。州吁獲寵。愛於莊公。弗禁。公子弄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而喜。學用兵。公弗禁。公子弄宜。禁莊公寵之。莊姜惡之。惡州吁。恐石碏諫曰。石碏衛大受。故弗禁之。莊姜惡之。其為亂。石碏諫曰。夫諫衛公。約。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友也。言愛其子者。當以義方教之。弗納於邪。不可。納之。驕奢淫佚。驕謂恃已。凌物奢謂過度。佚謂所自邪也。四者之末。言驕奢淫佚。放恣無節。所自邪也。四者之末。言驕奢淫佚。寵祿過也。寵祿所以愛之。過則將立州吁。言欲立州吁。乃定之矣。則宜早若猶未也。若不階之為禍。州吁必緣寵而作。夫寵而不驕。能不驕。矜者。驕而能降。能以驕。矜而禍也。夫寵而不驕。能不驕。矜者。驕而能降。能以驕。矜而禍也。

者降而不憾。雖降其心而憾。而能珍者。珍珍同重也。雖重其鮮矣。言此四說而能。且夫賤妨貴。妨貴之賤。而身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遠間親。近之臣。而離間親。新間舊。少陵長。犯年長者。遠間親。近之臣。而離間親。新間舊。謂六逆也。此六者。皆君義。君能制臣。臣能行君之義。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此六者。皆去順效逆。吁其於六逆。則賤妨貴。少陵長。其於六順。則弟不敬。是去順而效逆也。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而又不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石碏之子石厚。禁之。使勿與遊。不可。石厚桓左傳統箋。卷之一。隱公三年。九。

公立。莊公卒。桓公立。在乃老。石碏乃告周桓王。四年。王戌。宋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因叔穆公子馮出奔鄭。穆公使欲納之。以爲宋君。○衛州吁立。試衛桓公。而自立。時將修先君之怨。于鄭。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救師。伐衛。衛南鄙計滑之亂。二年。鄭而求寵于諸侯。人伐衛。事在衛桓公時。故曰先君之怨。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會則不復討。故州吁欲求此寵。榮而歸。鎮撫其民。使告於宋曰。州吁使君若伐鄭。以除君害。鄭欲納以入于宋。是君爲主。敝邑以賦。敝邑衛自稱也。宋君之害也。君爲主。敝邑以賦。周制以田賦出。

經 131-14

之物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器用色采飾所以謂之為物不入法度則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蒐索也春田夏苗夏田曰苗王除秋獮殺也秋田取也蒐冬狩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四時田獵而講武猶必擇三年而治兵三年而大習也治兵謂始入而振旅入曰振旅謂治兵已畢歸而飲至歸則告至於宗振整其徒旅而還也昭文章昭著車服旌明貴賤明貴賤明將帥之貴賤辨等列之等列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習威儀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鳥獸之長前入則在後左傳紀事卷之一隱公五年士
肉不登於俎田獵所取禽獸而其肉皮革齒牙骨角毛不足登宗廟之俎者羽不登於器羽謂其物之材而不足登於法度之器以為則公不射言此等微物君不當親古之制也言上文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器用之資此皆器用阜隸之事隸言役賤小臣所為官司之守官司自非君所及也人君不當親公曰吾將畧地焉畧公不從其謀遂辭答之曰我欲按行邊境西則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遂往崇地大信伯稱疾不從諫不聽不飲從書曰公矢魚于棠失陳也陳非

禮也且言遠地也崇地去魯都甚遠九月考仲子之宮考成也仲子魯惠公再娶宋國之女桓公之母也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至此廟成而祭之也禮諸侯將萬焉萬舞公問羽數於衆仲魯公問衆仲以舞對曰天子用八每份八人諸侯用六每份六人大夫四每份四人士二每份二人共四每份四人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閭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融風也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由故自八以下惟天子得諸侯以下公從之公從衆仲之言於是初獻六羽初獻左傳紀事卷之一隱公五年士
鄭人以王師伐宋時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人以王鄭人入其郭入宋之郭以報東門之役報四年圍鄭宋人使來告命告宋人遣使公聞其入郭也鄭兵入將救之將發兵問於使者曰問宋師何及言鄭兵對曰未及國公知師已入郭而故問故使公怒怒者答乃止遂不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謂

宋鄭公也言君遣使來告我使
我同憂恤汝社稷之難難去聲
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然則我不敢與聞其事也遂

六年甲子 晉哀侯元年

鄭伯侵陳鄭伯莊公也傳例曰九大獲擄掠大往歲鄭
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前年鄭莊公將陳侯不許五父

諫曰陳公子佗親親近仁人而國之寶也君其

許鄭君何不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陳桓公答云宋衛

難去鄭何能為若鄭之小國豈遂不許言所以見侵之

由君子曰善不可失人之有善當保惡不可長人之有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六年古

遇而勿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之求成此

使必大故深長惡不悛長其惡而不悛則自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言不復商書曰商書盤惡之易也

言惡之易長也今盤庚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不可

近之則被焚其猶可撲滅而撲滅乎周任有言曰大夫

各任在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莫崇

之莫刈也口殺也絕其根本勿使能殖如此則惡之不

生則善者信矣善惡無兩立之理惡者不

鄭伯如周鄭莊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則鄭交惡王不

禮焉桓王怒其取麥與禾周桓公言於王曰桓公名黑

公者食采於我周之東遷周幽王為犬戎所害晉鄭焉

依東遷之初晉文公鄭武公夾輔王室皆善鄭以勸來

者當時王室微弱諸侯不朝桓王猶懼不飽猶恐他諸

至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桓公五年鄭伯不朝張本

七年乙丑 是歲秦夏城中邱書不時也

八年丙寅 秦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忽鄭莊次子即昭公也去年陳

迎也鄭以媽氏歸陳鍼子送女陳使大夫鍼子先配而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六年古

後祖禮娶婦必先告祖廟而行鄭忽先

夫婦鍼子見其歸而後告廟故譏誣其祖矣非禮也何

以能育何以能生育而有後於鄭乎為

齊人平宋衛于鄭先是宋衛與鄭屢相侵伐使來告成

三國齊侯遣使來魯國公使泉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

言三國不叶而相圖今齊以鳩其民鳩聚也三國釋故

倍公能為會以解釋之寡君聞命矣公曰寡君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君有明德如此寡

無駭卒無駭魯羽父請謚與族羽父公子擊也死而謚

而加之則公制有蓋法周禮太師職之公問族於衆仲
族氏也古者同一姓而各分爲族氏
同何以爲無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天子立有德因生以
賜姓因其所生之地而賜爲姓若胙之土而命之氏分
賜姓由其所封之地而賜爲姓也諸侯以字得賜姓故其
氏若胡公封於陳命曰陳氏也諸侯以字得賜姓故其
臣但以其祖爲謚因以爲族或使用先人之官有世功
之字爲氏也爲謚因以爲族或使用先人之官有世功
則有官族謂世姑其官而有功則以其官邑亦如之或
所封之邑爲族若晉之士氏中行氏之類公子展魯孝公
之韓趙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爲展氏公子蓋無駭之
祖也隱公從衆仲之言命以其祖之字爲展氏云

九年丁卯 秦桓公元年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八年

夫

北戎侵鄭之戎鄭伯禦之鄭莊患戎師憂其難曰彼徒我
車莊公言戎用車戰懼其侵軼我也恐兵車不利而爲戎
公子突曰公也獻策於莊公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
去之嘗試也勇則敢於試寇無剛則不以君爲三覆以
待之退走爲難故可使之嘗寇而速走也君爲三覆以
不整其食而無親志於貪利勝不相讓惟其貪也故得
行列惟其無親也故兵敗先者見獲必務進
獨先鄭使勇者嘗寇則戎人必逐之在先者進而遇覆必速
奔見其有所獲則務在速進而棄其後後者不救後者見先者敗則無
奔兵必速迴奔走也後者不救走必不相救則無

繼矣則戎兵無可乃可以逞逞快也言可以從之莊公
策矣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果然戎兵之先者祝聃逐之
祝聃鄭大夫也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秉戎
奔至後伐兵起我還走祝聃逐之也祝聃井反秉戎
師謂戎兵困於三伏前後擊之伐兵前後盡殲戎人之
兵者盡殲殺死殲一計反戎師大奔後者不救
十年戊辰

公會齊侯鄭伯伐宋前書宋公不共王職鄭莊公爲
敗宋師于菅菅地名蓋鄭伯後期而隱鄭師入郕郕宋
鄭兵後至公獨戰敗宋師也皆背奸鄭師入郕郕宋
而歸于我以與魯入防鄭兵又入之歸于我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十年

七

公處此以王命討不庭言宋公不正鄭以王命討之
於庭不食其土既取二邑不庭者下之事上皆成禮
中庭不食其土自食而有之以勞王爵勞者叙其勤以
逆之以養餽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得正之體也鄭
人以二邑歸魯故曰以勞王爵勞去聲正之體也
正之體也

滕侯薛侯來朝滕姬姓國文王之後薛任姓國奚爭長
二侯爵同薛侯曰我先封言我祖奚仲夏所滕侯曰我
故爭爲長薛侯曰我先封言我祖奚仲夏所滕侯曰我
周之卜正也言我祖爲周卜官薛庶姓也薛任姓非王
族故曰庶姓

也我不可以後之。言我同姓不可公使羽父請於薛侯

曰薛侯不直故隱公使君與滕君辱在寡人。稱薛君與

臨於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度其材而用之

人之國有禮主則擇之。擇其宜而行之者周之宗盟

反賓有禮於客主則擇之。擇其宜而行之者周之宗盟

有盟誓之書異姓為後。然後及異姓寡人若朝於薛設

我魯君來不敢與諸任齒。言諸任乃薛之同姓我姬姓

朝於薛國無朝異姓之國即長異君若辱賜寡人。賜言薛

按周制無朝異姓之國即長異君若辱賜寡人。賜言薛

賜於我寡君也則願以滕君為誦。則我願如周之宗薛

侯許之。隱公之言遜而有乃長滕侯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二十一年 大

鄭伯將伐許。許姜姓國男爵授兵于大宮。鄭祖廟也禮

祖廟而奉遷公孫闕與賴考叔爭車。公孫闕鄭大夫也

叔挾輈以走。輈輈也廟中授車未有馬駕于都投棘以

逐之。于都即公孫闕也棘及大遼大遼路可容弗及

不及于都怒。怒考叔秋公會齊侯鄭伯伐許。許至是兵

傳於許賴考叔取鄭伯之旗蜚以先登。蜚音飛賴考叔取

之旗登謂先鄭兵子都自下射之。子都因恨考叔取

也登音謀孤音孤子都自下射之。車故射之射音食賴

考叔登瑕叔盈又以蜚孤登。瑕叔盈亦周麾而呼曰叔

而死。君登矣故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鄭兵見君

登於遂入許。攻城克許莊公奔衛許敗齊侯以許讓

公。三國同克許齊侯公曰君謂許不共君謂許國不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許君出奔是雖君有命

見讓寡人弗敢與聞。拒而不受乃與鄭人齊魯既不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鄭莊公見

亦不敢自取許國故使許莊公之弟許曰。此下莊公戒

叔居許東鄙又使其大夫百里奉之。飭百里之辭

天禍許國言許國之禍也鬼神實不逞於許。鬼神實怒

其志而假手于我寡人。言許之鬼神借手寡人唯是

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也言我父兄其敢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二十一年 大

以許自為功乎。兄敢以克許寡人有衆弟謂共

協言我有一弟尚不而使御其口於四友。乃使我弟寄

元年太叔段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

出奔共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

此民也。汝百里當奉許叔以撫吾將使獲也佐吾子

鄭大夫公若寡人得沒於地。若我將善終天其以禮悔

禍于許。言天雖禍許國我死之後無寧茲許公復奉其

社稷。無寧猶言豈不也豈不使此唯我鄭國之有請謁

焉。許公復奉其社稷之祀乎唯我鄭國之有請謁

之父母其能降以相從也。爾許國必能降心無滋他

重昏曰其能降以相從也。以從今日之約也無滋他

獲待我死則亟去之是不
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
翟爲後人之所累也累去聲

而作不徵辭言辭相違而不明證其辭不察有罪二國相忌而不辨曲直犯五

不韙韙是也五者不足而而以伐人乃敢先加其喪師
也息皆犯之韙音偉不亦宜乎

羽父請殺桓公隱公有遜桓之志未及行也羽父將以

求大宰欲以殺桓公功求為公曰為其少故也言為桓

故攝其位吾將授之矣我將欲以使管菟裘菟裘魯邑名隱

室菟吾將老焉我將以國讓桓而羽父懼桓公懼桓公

音徒之聞斯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反譖於桓公曰隱公

之下殺公之為公子也魯君將與鄭人戰於狐壤鄭地

止焉為鄭人所獲鄭人因諸尹氏四隱公于鄭路尹氏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

而禱於其主鍾巫鍾巫尹氏所主之神也既賂尹氏以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鍾巫於魯以答神貺也十一月

公祭鍾巫公蓋歲祭此神齋於社圃將祭而先齋社

於寯氏寯氏魯大夫羽父使賊弑公於寯氏寯氏魯大夫

之公而立桓公而討寯氏罪嫁寯氏也有死者復不能

誅之但置寯氏不書葬不成喪也葬者蓋弑之際隱不

正終桓不正始喪禮有缺故不成喪而不書葬亦所以

罪桓也恩按春秋隱十年伐宋之役隱不待公命而

帥師往會書法已罪其專而削其氏卒成桓公弑君之

惡者仰翠也隱公平時不知其臣之不良使之操兵權

而專國政至于請殺桓公以求太宰則翠之心事已大

可見矣猶不知斷而坦然自若其及於難不亦宜乎是

以人臣謹無將之誅而校雷堅冰之漸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戒也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

圭

之耦則古之命也。古人曾以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
 始兆亂矣。晉亂之端兆於此矣。兄其替乎。穆侯愛少子而命名如此師服因知成師之黨。
 必盛於晉以領宗國而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其
 兄之子孫必衰替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而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桓叔即成師也昭侯危不自安乃封桓叔成師靖侯伯。
 靖侯之孫欒賁傳之。得貴寵公孫爲之傅相也欒賁之後。遂爲晉欒氏。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本貴手強大枝葉貴手弱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則王國爲大侯國爲小諸侯立家侯國爲大而家爲小卿置側室卿立庶子之長以爲側室之官則卿爲大而側室爲小。大夫有貳宗。大夫立大室。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二年

沃武公弑小子侯次年遂滅晉其冬王命立哀侯之弟
報于晉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
寶器歸于周僖王僖王命武公

為晉侯然則師服之言驗矣

三年 王申 晉小子侯元年是

五年 甲戌 是歲陳桓公卒其

王奪鄭伯政 隱公三年周人將界虢公政八年虢公作

公復知 鄭伯不執 莊公賁恨 王以諸侯伐鄭 王以蔡衛

兵伐 鄭伯禦之 周襄王弱臣強故 王為中軍 分三軍而

軍 號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 林父王之卿士二

也 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 黑肩周桓公名陳國之兵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五年 五

下叙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子元鄭公子拒

鄭師 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子元鄭公子拒

王右軍 為右拒以當陳人 以敵王左軍 曰陳亂民莫有

闕心 言陳國政亂民志 若先犯之必奔 陳人既莫肯開

敗北 王卒顧之必亂 中軍以左右二軍之勝負為勇怯

也 王卒顧之必亂 王卒顧見陳人之奔不能堅壁而

潰散 蔡衛不枝回將先奔 王卒既亂二國之師亦將喪

既而幸於王卒可以集事 左右二軍皆敗乃聚兵而攻

破王從之 鄭伯從子 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

師也 從之 鄭伯從子 曼伯為右拒 祭仲足為左拒

二人各將一 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 原繁高渠彌皆

本鄭伯之令 為魚鼈之陳 魚鼈陳各其法見 先偏後伍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步卒 伍承彌縫 謂以伍承

五人為伍蓋以車當前以伍次之 伍承彌縫 偏之隙而

彌縫其間而此 戰于繻葛 名繻音須 命二拒曰楯動而

鼓 楯也通帛曰旗蓋大將之麾也 鄭先令 蔡衛陳皆

奔 王之二拒左右軍不能 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三國既奔而皆奔北 王祝聃射王 祝聃鄭大夫 中肩

卒故大敗果如子元之策 祝聃射王 祝聃鄭大夫 中肩

射王中肩無君 王亦能軍 言王雖軍敗身傷猶 祝聃請

之甚也 中去聲 王亦能軍 言王雖軍敗身傷猶 祝聃請

從之 王也 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 言君子不欲多 况敢

陵天子乎 况桓王為天子 苟自救也 言不得已而禦王

其國 社稷無隕多矣 其為幸已多矣 夜鄭伯使祭足勞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五年 六

王以王親誦三軍而 且問左右 兼問王之左右之安否

不朝見計不知服罪 諸命而敢抗王師至于射王中肩

其無君不道甚不臣矣 杜注乃謂鄭志在苟免王討之

非也 毋乃未之思歟 愚按左氏深知兵法其言戰陣

之事窮極工巧 咸中機宜自古韜鈴之書無及此者 故

能出其範圍矣 子元之歷觀傳所具載後世用兵之道則悖

而兵謀則誠我欲以左氏籌策告天下 之學為兵者故發諸簡端以該全傳云

六年 乙亥 陳厲公伐元年是歲蔡人殺 楚武王侵隨 楚蠻荆之國 羊姓子為始封之君 熊繹傳

也 使適章求成焉 遠章楚大夫求成求 軍於瑕以待之

取隨地名楚軍於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侯寵愛之

此以待隨之報 隨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侯寵愛之

盟也謂兩君不相見而使人往臨之關伯比言於楚子曰關伯比亦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漢水名伯比言我楚國所以我則使然益我楚國我張吾三軍我楚方且張而彼吾甲兵使三自失策也我張吾三軍以武臨之漢東之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甲與其利兵以武臨之漢東之諸侯彼則懼而協以謀我諸侯見我楚威武之可故難問也所以難于離間其權則相與協力而謀我故難問也所以難于離間其坐此悲漢東之國隨為大此下乃伯比為楚盡策言漢問去聲漢東之國隨為大東諸侯之國惟隨國為獨大隨張若能使隨君必棄小國隨必棄絕小國小國離小離心則隨楚之利也隨勢孤而無援少師後隨之勢孤楚之利也隨勢孤而無援少師後請羸師以張之欲使楚子載其精兵示以羸弱之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 七且北曰且此亦楚大夫也季梁在言必能諫其君何益楚雖羸師羸師伯比曰以為後圖言今雖未得志而少師無補於事關伯比曰以為後圖言今雖未得志而少師得其君謂季梁雖能忠諫不遇一見從耳不王毀軍而納少師楚子從伯比之計乃少師歸少師入楚軍請追楚師少師不知楚計謂楚隨侯將許之信少師季梁止之季梁果諫止隨曰天方授楚言楚勢方盛楚之羸所以侯勿追楚師益藏其精兵而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弱其誘我也計以誘我也君何急焉言當緩以圖臣聞小之能敵大也能抗大國者小道大溢必小國有民則乃可與敵也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民戴之信

於神則神上思利民忠也為君而盡已之心思正辭信也祝史之官實其言辭而今民餒而君逞欲民皆餒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飲是無利民之忠也祝史矯舉以祭祝史詐稱功德以辭之臣不知其可也如此則是吾國無道而楚亦公曰吾牲牷肥腍牲牛羊豕豕也牷純色也腍秦盛豐備黍稷其也盛音成下同何則不信隨侯言我之事神如對曰夫民神之主也季梁言鬼神依人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成就然後致力於神也故奉牲以告曰故祝史奉牲博碩肥腍言其牲廣謂民力之普存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 八也言告神以博碩肥腍者蓋緣民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謂其不疾癘蠹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謂其不疾癘蠹也惟民力普存故能養育以時存故所養之畜似食以理攝刮以法而謂其備膺咸有也惟民力普存人皆遠樂故奉盛以告曰祝史又奉黍潔粢豐盛言黍稷之潔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言告神以潔粢豐盛者蓋緣春秋三時其政奉酒醴以告曰祝史又奉酒嘉栗有酒言美味之酒嘉善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言告神以嘉栗有酒者蓋有嘉善之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盛酒醴所以言馨香者無譏無違上之心也

愿也非酒介之馨香乃民德故務其三時此言成民之
秋之三時而修其五教修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親其
使農無廢業親其五教而民有常心親其
允族親其五教而民有常心親其
精意以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信於神而神降之福
幸之於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故動則有成祭則受福而今民各有心今隨國之民各
而鬼神乏主民為神之主民心不君雖獨豐君之事神
其何福之有神將吐之必君姑修政君宜且修政事而
親兄弟之國而親睦漢東庶免於難庶幾可免於
懼而修政隨侯問季梁之言楚不敢伐楚與為成侯其
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九
八年楚伐隨張本○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
于自此遂盛終于抗衡中國故傳傳言其事以終始之
北戎伐齊北戎即隱九鄭太子忽帥師救齊齊僖公求
莊公使子忽大敗戎師忽所敗公之未昏于齊也
公三年娶齊侯欲以嫁鄭忽大子忽辭文姜不肯要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
有耦也齊大非吾耦也與齊大國為耦詩云詩大雅
自求多福言順理則在我而已求福由已大國何為
倚大國以君子曰善自為謀君子論鄭忽能自為及其
為重乎齊而敗戎師齊侯又請妻之時文姜已嫁
敗戎師也齊而敗戎師

請以他固辭又不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
女妻之固辭又不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
功於吾猶不敢娶齊之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以救齊而受室以歸娶齊之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之急而受室以歸娶齊之女今以君命奔齊之急
為已民其謂我何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
利也民其謂我何鄭國風有女同車序云鄭人刺忽之
不存于齊幸以無大則之助至于見逐又按左氏曰善
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之言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投
以成敗論是非也惟東萊呂氏云忽得之于辭昏而失
之干微弱使其不辭而娶文姜則拉
九月丁卯子同生桓公生子名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初生未定其為太子即莊公也以以大子生之禮舉之
生之禮舉之重適也禮在下文接以大子
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十
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
母所謂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
食之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
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公欲命子之
乃降宗婦同宗之世婦也公問名於申繻
中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
為信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
能昌盛周國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
知其必能發兵誅暴也以類命為象
仲尼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而人有鎖鯉者取於父為
類若今子同生與不以國國君之子不以官
官職之不以山川不以國國君之子不以官
號為名不以山川不以國國君之子不以官

避不以畜牲不以六畜不以器幣不以祭器王周人
以諱事神自殷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各終將諱之有
諱法則命名之後終故以國則廢名以國為名則終諱
久諱之而不敢道也以山川則廢
國名以官則廢職以官為名則終諱此官以山川則廢
主以山川為名則必改其山以畜牲則廢祀以六畜為
用此牲以祭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
是廢祀也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為名則不敢用此
晉以倍侯廢司徒此引實事以證之晉倍侯名司宋以
武公廢司空宋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之官而改名中軍先君
獻武廢二山魯公名武故廢二山之官而改名具是
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 士

以大物不可以命所以凡國家之大物皆公曰是其生
也與吾同物物類也桓公言此命之曰同蓋用取於父
為類法也

七年丙子 陳厲公羅元年是歲曲沃
八年丁丑 晉侯緡元年曲沃武公滅晉其冬王命緡
元年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史記以六年為晉侯緡
公卒出公立

隨少師有寵此事在六年隨少楚鬬伯比曰可矣伯比
謂少師得其君以為楚鬬伯比曰可矣前年
後隨者今則可矣楚鬬伯比曰可矣前年
也不可失楚子伐隨楚武王從其軍於漢淮之間漢水

之北淮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弗許而後戰楚子不
水之南季梁請下之季梁請隨侯弗許而後戰楚子不
然後所以怒我而息寇也師怒彼我怒則可戰也
與戰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恐失楚
及與隨侯禦之隨侯果不從季望楚師季梁曰楚
人上左季梁言楚國之法以左為貴蓋君必左言楚
軍皆精兵也無與王遇其精兵且攻其右且先攻右無
良焉右軍王不在必敗右軍偏敗左有二軍眾乃携矣
則左軍不攻少師曰不當王軍是不當楚王也非敵也
而自潰散矣少師曰不當王軍是不當楚王也非敵也
如此則是不從又從少師戰于速杞速杞地名隨師
敢與楚敵也不從而從少師戰于速杞速杞地名隨師
左傳統箋卷之二 桓公六年 士

敗績大崩曰隨侯逸隨侯脫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
少師鬬丹楚大夫也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
為楚所隨及楚平楚既敗而服楚子將不許楚子意欲滅
其鬬伯比曰天去其疾矣伯比言隨有少師如人之有
疾隨未可克也前言言有難不可失故今乃盟而還謂
既平故為盟而還二國

九年戊寅 秦
曹大子來朝曹伯有疾故使其寶之以上卿禮也諸侯
子未嘗于天子而攝其君則以皮草曹大子初獻樂奏
吊饋于男故待之以上卿之禮

而歎施父曰施父魯大夫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燕樂之時
非歎思之所明
年曹伯終生幸
十年 已卯

初虞叔有玉虞姬姓國公得周大王之子仲虞公求旃
旃之也虞公弗獻虞叔與之也虞叔虞公之弟也虞叔悔
求虞叔之玉弗獻虞叔與之也虞叔虞公之弟也虞叔悔
曰四大無罪匹夫單獨之人也與匹夫何言匹夫周諺有之
罪蓋由人利其璧以害其玉焉用此虞叔謂我其以賈
身則是懷璧所以為罪也安用此玉其以賈
害也言適所以賈買乃獻之又求其寶劍虞叔
創虞公叔曰是無厭也已無厭足之心無厭將及我
又求之叔曰是無厭也已無厭足之心無厭將及我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十年 十三
心既無厭遂伐虞公乃以兵故虞公出奔其地
必將殺我遂伐虞公乃以兵故虞公出奔其地
叔以各逐君共音恭

十一年 庚辰 是族鄭莊公卒祭仲立公子忽是為昭
子突而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公
子突歸而充之是為厲公昭公奔衛
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楚大夫貳軫郢人軍于蒲騷
各蒲騷之邑也鄭國出兵將與隨絞州夢伐楚師
於蒲騷之邑也鄭國出兵將與隨絞州夢伐楚師
州夢四國各師兵將合莫放患之莫放楚官名時屈瑕
四國同伐屈瑕之兵莫放患之莫放楚官名時屈瑕
之兵屈瑕曰楚大夫郢人軍其郊莫放楚官名時屈瑕
為患屈瑕曰楚大夫郢人軍其郊莫放楚官名時屈瑕
不誠恃其近城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時曹人約四國同
必不為備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時曹人約四國同

度其君次於郊郭以禦四邑郭楚地名國康使屈瑕就
來郭以井反我以銳師宵加於郢乘夜以伐郢師郢有
虞心四邑必來而恃其城又在郊內莫有鬪志必無
意於若敗郢師楚師既敗四邑必離四邑聞郢師之
戰國若敗郢師楚師既敗四邑必離四邑聞郢師之
放曰盍請濟師於王屈瑕疑楚兵少又欲封曰師克在
和不在衆圖康謂兵之請於王以益其兵商師之不敵武
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以伐紂紂師君之所聞也紂
其族若林武王兵少而勝紂兵多而敗君之所聞也紂
周武勝敗之事乃成軍以出言我楚兵既又何濟焉何
屈瑕之所素知也成軍以出言我楚兵既又何濟焉何
請於王以莫放曰卜之屈瑕未信更對曰以決疑屈瑕
求益兵也莫放曰卜之屈瑕未信更對曰以決疑屈瑕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十年 十四
言有可疑之事方不疑師今日之事無可遂敗郢師
卜於神以決之方不疑師今日之事無可遂敗郢師
於蒲騷從國康之言人卒盟而還楚卒與貳軫二

十二年 辛巳 鄭昭公元年時出奔衛是為厲公
楚伐絞楚伐絞國以軍其南門陳兵于致莫敖屈瑕曰
屈瑕為楚統小而輕輕敵小輕則寡謀必無計謀請無
扞探樵者以誘之行軍之法別有從役以供採樵之役
人故請從役徒入山采樵從之楚國從屈絞人獲三十
而不使人扞之扞音汗從之楚國從屈絞人獲三十
人為絞人所獲也楚之入山采樵者無人扞楚人坐其
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之入山采樵者無人扞楚人坐其

北門楚人用兵守綏之而覆諸山下別設伏兵於所大

敗之楚人爭出驅山中之役徒而為城下之盟而還城

之盟諸侯所深伐綏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名近羅

水以會伐綏羅人欲伐之羅境思逐利伐之也使伯

嘉謀之三巡數之伯嘉謀大夫謀何也欲伐而不敢輕

為下文楚伐羅張本

十三年壬午 陳莊公 衛惠公元年

楚屈瑕伐羅去年楚伐綏羅國人圖伯比送之送屈

而反謂其御曰私謂其御莫放必敗言屈瑕此行必舉

左傳統纂卷之二 桓公十三年五

趾高心不固觀其足而知其心之不堅固也遂見楚

子曰必濟師伯比入見楚武王難言屈瑕之辭焉楚王

謝絕之入告夫人鄧曼也楚王之夫人乃鄧曼之女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謀夫人在言伯比之意其謂君撫

小民以言伯比欲楚王慰撫訓誨以德教訓諸將

率之以而威莫敖以刑也獨以刑威加之屈瑕使莫敖

狃於蒲騷之役所以然者緣屈瑕敗郢人于蒲騷遂習

敗在綏而將自用也將自用其計必小羅必以羅國為

君若不鎮撫君若不以刑罰鎮撫其不設備乎則屈瑕必

取敗夫固謂君誦衆而如鎮撫之伯比之意蓋欲楚王

辭集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召軍之諸司而見莫敖而

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告屈瑕以上天之意不少假借

也易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伯比已知楚兵盡

去楚于使賴人追之賴國名楚王問鄧曼之言不及

其去已遠莫敖使徇于師曰伯比使人往追屈瑕

以伐羅事諫我及駭屈瑕兵至駭亂次以流兵度鄧水

遂無次因是遂不且設備以爲之備及羅國羅

與盧戎兩軍之羅兵與南蠻盧戎大敗之屈瑕之莫敖縊

左傳統纂卷之二 桓公十三年六

于荒谷大敗自斷且懼罪而縊也荒谷楚地名愚按

他卿一官以敵之曰兵戰也敗也

取之衣師千石為師公卒于諸兄立是

十四年為襄公又秦狄出公立其兄武公

十五年甲申 齊襄公同秦武公元年是

祭仲專鄭祭仲為宋人所執逐鄭伯患之厲公患祭

使其圻殖糾殺之使祭仲之女婿雍姬知之雍姬祭仲

之妻也知其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雍姬欲告則殺夫

二將殺祭仲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不告則殺父故問

誰觀其母曰人盡夫也母答言凡人皆父一而已

有一父胡可止也言夫之親也遂告祭仲曰祭仲以

雍氏即其夫也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感之以告

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

公載以出隱其見殺故載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使雍糾早

知此二語必不今雍糾知之

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來魯也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車服上之

所以天子不私求助謂侯有

十六年乙酉是歲冬城向

冬城向書時也城向書時也

左傳統纂卷之十八桓公十五年

初衛宣公悉于夷姜一之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屬

諸右公子為之娶于齊而美吉明正順為公娶之豈可

生壽及朔屬壽于左公子左公子之國以為說

兄弟別外而夷姜繼夫寵而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指

子於宣公使諸齊使監待諸菜兩使字相緊更指將殺

之行毒乃而華地陽壽子告之明是殺星無奈使行

去不可行也曰和父之命惡用子知也惡安有無父

之國則可也反就及行飲以酒行也壽子載其旌以先

以先行欲盜殺之益見莊桓謀以急子至急子後曰我

之求也語益曰君欲此何罪而枉殺我乎又殺

之二子乘舟詩序所謂衛宣公二公子故怨惠公急子

付託於二公子今皆為宣姜惠立公子黔牟前十二年

公讒賊而置之死也故怨之立公子黔牟惠公已立

是歲二公子逐之而惠公奔齊史記在去年至莊

立黔牟黔牟是歲榮桓侯卒哀侯獻舞

十七年丙戌是歲榮桓侯卒哀侯獻舞

十八年丁亥是歲榮桓侯卒哀侯獻舞

公將有行桓公將遂與姜氏如齊人姜氏偕往齊國中

緇曰如存家當安于夫之家男有室妻之室無相濟

左傳統纂卷之二桓公十五年

也違此則男謂之有禮不相濟易此必敗反易此禮而

禍亂公會齊侯于濰濰水名公遂及文姜如齊不從申

齊侯通焉齊襄公文姜之兄也而與私通此南山公謫

之桓公知之以告文姜責責夏享公齊襄公為燕享使

公子彭生乘公享禮既畢桓公登車齊公幾于車彭生

齊侯使之拉桓侯使彭生與公同乘公幾于車彭生

居不敢安來修舊好所以至齊國而禮成而不反事畢

而死無所歸咎不知公死之惡於諸侯齊人殺彭

以彭生除之言因彭生與公同車而致公死齊人殺彭

生從魯之請也為莊公八年齊侯見豕張本

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周公即周桓公也名黑肩王子克莊王之弟于儀也

辛伯告王周大夫辛伯知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與莊王同

謀而王子克奔燕惡故出奔燕國初子儀有寵于桓

王之少子也故寵愛之桓王屬諸周公桓王以子儀付託周公使輔翼

之辛伯諫曰諫周后而如后庶子得寵而政

國政而如二君而如二國如二國亂之如二國也四者有一皆周公帶

從輔之不從辛伯之諫故及所以至是而及於

左傳統箋

卷之二 桓公六年

九

左傳統箋卷之三

莊公名同桓公之子在位三十有二年元年戊子

四年莊公十八年齊襄公五年秦武公五年晉

侯爵十二年史記作十四年楚武王四十八年衛惠公

七年特出奔在齊蔡哀侯二年鄭子儀二年是歲陳莊

公卒其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二年己丑陳宣公元年是歲宋

三年庚寅宋

四年辛卯楚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楚先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法至是始創陳兵之法而名之曰荆尸使後人遵行之

方言曰戰謂之子取名于鉤子也上有刺刃下有鉤刃

是擊刺之兵是時楚師始參將齊授兵于前故先入告

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齊者其心湛然純一武王將齊而

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夫人知武盈而蕩人生則心氣

天之遺也消息人亦如之先君其知之矣言楚宗廟

祿盡矣故臨武事謂伐而蕩王心焉先君使之然也

若師徒無餘敵人所敗王薨於行道國之福也不

于戰是為王遂行帥師而行卒於櫛木之下櫛木名也果如

楚武王之于熊費立是為文王

壬辰 楚文王元年

令尹莫敖皆楚官名闕所

臨隨也

盟隨侯屈平

又謂陸侯爲
于漢水之外

楚國矣無復

此此彙以行之
之奸人國矣

文王

是夫人

冉男義男清

吳帶年三男

亂不及早

圖說之
盡當其可及

之時而聞之
人將不食吾

從三至三

行三日之直

楚子伐鄢十

之言 齊齋

傷之謂亦慝

八年乙未

齊侯使廵邾管至父戍葵丘邾公使之守葵丘之地科

瓜時而往瓜熟之耶曰及瓜而代俟明年瓜熟使

人代
捧成
人出
非音
基
公問
不至
成之
命
諸代
弗

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命也生公孫無知

有寵於僖公僖公甚寵愛其姪 承服禘祫如適一如

襄公糾之糾乃糾其恩例糾音甄二人因之

以作亂奉無知以作亂 逆和有從妹在公宮無節齊宮

而不爲襄使問公使連稱之妹曰提吾以女爲夫人

謂此女曰其事克捷則我冬十二月齊侯遊于姑棼

遂田于貝丘因而田獵于貝丘之地也見大豕從者曰

公子彭生也。公之從者見之，皆以爲公子彭生。公怒，

開從者曰彭生敵見言彭生爲鬼敢見形以示我射之遂發矢豕人

立而啼公懼見怪于車下傷足喪屨因墜車而捐

喪去反歸齊誅燬于徒人費誅貴也徒人徒役弗得自

失履而乃責于費鞭使之見血。怒其徒人費走出而走出。

遇賊于門則諸人作亂者劫而束之羣賊劫徒人費日

三
日本外史
五

我奚御哉費言我不為君而而示之背乃肉袒而示
創信之賊不信其費請先入請先人為計伏公而出
費先入乃藏義公于死于門中所殺石之紛如死于
階下臣亦國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公居牀為賊所
殺口非君也不類言面貌見公之足于戶
下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叔牙公于小君使民慢政令
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叔牙公于小君使民慢政令
故民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齊桓公也莒姜姓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
糾來奔糾亦魯公庶子也二人奉之以奔于魯
九年西申齊
雍廩殺無知先是無知虐于雍公伐齊齊莊公納子糾
去年管召糾以爲齊君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也
齊微納子糾以爲齊君也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也
于齊故子糾不克而納也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乾
齊地時水名旱則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公
水洳故曰乾時我師敗績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公
喪戎路也傳乘而歸乘他車泰子梁子以公旗辟于
下道二子公卿及戎右也是以皆止二
皆爲齊鮑叔帥師來言曰鮑叔牙帥齊師子糾親也
人所獲鮑叔帥師來言曰鮑叔牙帥齊師子糾親也

糾是齊桓公之庶弟請君討之以兄弟之故不欲自管召魯也
召忽奉公以伐齊且請受而甘心焉我將快意而
射中桓公則我之魯也乃殺子糾于生寶魯爲齊兵所
數殺之蓋鮑叔欲生得乃殺子糾于生寶魯爲齊兵所
管仲故托辭以欺魯也乃殺子糾于生寶魯爲齊兵所
通遂殺于糾召忽死之召忽子糾之傅管仲請囚有轉
于生寶之地召忽死之召忽子糾之傅管仲請囚有轉
佐桓公之志故鮑叔受之鮑叔亦有有用管及堂阜而稅
不死而請囚鮑叔受之鮑叔亦有有用管及堂阜而稅
之堂阜齊地名鮑叔必至齊地而後解其縛歸而以告
日鮑叔歸至齊國而管仲吾治于高侯公從之言齊桓之所以霸
之才過使也之輔相公從之言齊桓之所以霸
十年丁酉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
齊師伐我齊桓公以魯納公將戰曹劇請見
劇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肉食者謂在位有祿
能謀之又何問焉肉食者謀之肉食者謂在位有祿
所見和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問公何以
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
惠未備曹劇答言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
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從也民心未必
也祭祀之禮不必以信政事正辭不對曰小信和乎
言此特小信未神弗福也神心未必降公曰小大之獄
能大乎于神神弗福也神心未必降公曰小大之獄

小以平訟之類雖不能察明雖不必以情必盡已之情
大獄設傷之類雖不能察明雖不必以情必盡已之情
對曰忠之屬也盡情察伏不使有枉是能可以一職上
利民則民思報上戰則請從若與齊戰公與之乘莊公
故可與以一戰戰則請從若與齊戰公與之乘莊公
曹刖其乘兵戰于長勺公將鼓之便欲鳴鼓刖曰未
車乘去聲戰于長勺公將鼓之便欲鳴鼓刖曰未
可齊人三鼓刖曰可矣今可鳴鼓齊師敗績曰敗績
公將馳之公便欲馳車刖曰未可下視其轍而視齊車
之轍登軾而望之又登車前之轍刖曰可矣今可馳
遂逐齊師既克魯師公問其故刖曰夫戰勇
氣也戰勝以氣一鼓作氣初所以作勇氣也再而衰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六
至再戰則三而竭勇氣盡矣彼竭我盈齊師三鼓勇氣
勇氣衰矣此我所以夫大困難測也多詐不可測度
懼有伏焉恐其先有伏兵吾視其轍亂見其轍跡之紛
亂望其旗靡登軾而望則見其旗靡故逐之故逐之不疑也
十一年戊戌
宋大水傳例曰北平原公使弔焉魯莊公使曰天作淫
雨淫過宮於棗盛傷穀是害及于若之何不弔此天災如
不對曰孤實不敬孤實有不敬之罪天降之災故天
災以罰又以爲君憂之憂而來弔拜命之辱政拜謝女
我之辱

臧文仲曰魯大夫臧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天下有罪則
之其興也淳焉而盛桀紂罪人而歸之于人推其亡
也忽焉而速且國有凶刑孤大凡諸侯遇災則禮也
此又合言懼而名禮言懼謂罪已其庶乎言宋慶幾
於禮也言懼而名禮各禮謂解罪已其庶乎言宋慶幾
而問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桓公名臧文仲初
宋其興乎後來方問知是御說宋公答魯使者之辭而口
年宋亂問公遇臧而宋與之言不驗故傳載此以辨說
悅臧孫達曰文仲是宜爲君御說明年爲君之後臧孫
爲宋有恤民之心言御說有恤民之心所以爲君也
乘丘之役年公以金僕姑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七
孫生母之而顏孫生母取之謂養之也不善養未爲母
也宋人請之請于魯魯宋公斬之曰戲而相愧曰新宋
之戲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勿敬子矣既爲囚則
病之病不以爲戲而心自病之病之爲宋萬弑君傳
十二年巳亥是歲周莊王崩倍王胡齊
宋萬弑閔公於蒙澤宋大夫南宮萬恨閔公之遇仇牧
于門批而殺之手擊遇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仇
太宰督皆立子游之立閔公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
宋大夫立子游之立閔公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
萬之難而奔也南宮牛孟獲帥師圍毫牛萬之子孟
萬之難而奔也

御說 肅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肅已
也肅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
名叔字大心及宋五公之殺子游于宋以其為賊所立
子孫以曹國之兵討賊
桓公立公子御說為孟獲奔衛孟獲與宋為同南宮萬
桓公若足為桓公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以人駕車
里言萬宋人請孟獲于衛桓公既立乃請于衛人欲勿
之衛人欲庇孟石祁子曰衛人欲勿天下之
與衛人不與宋人惡一也言就逆之賊天惡於宋而保於我孟獲為惡于
乃保下之所同惡保全此等惡得一大夫而失一國雖得一
全之保之何補保全此等惡得一大夫而失一國雖得一
夫宋國與惡而棄好與惡人為黨而非謀也非善衛人
左傳統纂卷之三莊公
歸之于是衛人以宋諸南宮萬于陳以略又納賂于陳
歸之于是衛人以宋諸南宮萬于陳以略又納賂于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酒為有力故使婦人醉而以犀革暴
之暴以犀革之宋人皆醢之以南宮萬并孟
周倍王十三年庚子宋
元年十三年桓公元年
十四年 辛丑
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地名厲公以魯桓十五年出奔
音及大陵大陵亦獲傳瑕夫傳瑕曰苟舍我傳瑕
公苟能舍音請納君使我復其位與之盟而赦之厲公遂
我舍音拾音請納君使我復其位與之盟而赦之厲公遂
盟誓使必納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鄭子即子儀也傳
我而後赦之

不敢背盟乃殺子儀而納厲公送納厲公初內蛇與外
并殺子儀之二子而納厲公復歸鄭國初內蛇與外
蛇歸於鄭南門中蛇死門內之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其後
傳瑕殺鄭子納厲公聞之召莊公問問於申繻曰申繻
公應內蛇死之兆蛇聞之妖問於申繻曰申繻
夫猶有妖乎有蛇妖而應對曰人之所忌子儀常畏忌
名其氣陵以取之其氣陵以取之其氣陵以取之
國其氣陵以取之其氣陵以取之其氣陵以取之
言蛇本無妖由人無業焉設使人心心妖不自作則妖亦
子儀自召之也人無業焉設使人心心妖不自作則妖亦
典人棄常則妖興言子儀之心無業焉故有妖所
有蛇妖焉厲公入既獲殺傳瑕以取有二使謂原繁曰
厲公又使人謂傳瑕取言傳瑕事子儀又納周有常刑
左傳統纂卷之三莊公
周家有經既伏其辜矣傳瑕既伏罪而納我而無二心
者苟能納我而不加吾皆許之上大夫之喪也言大夫將
川之以吾願與伯父圖之伯父無喪言女初無約入今
也且寡人出厲公言方我伯父無喪言女初無約入今
入又不念寡人將之意寡人憾焉言我不無對曰先
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廟桓公鄭始封之君也宗廟
祭公謂自先人以來出社稷有主言鄭子儀為君而外
為宗廟守臣音石社稷有主言鄭子儀為君而外
其心公是外其心其何二如之如此則是社稷國
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不常有二心天之帥也

十六年 癸卯 是歲曲沃武公踰二十八年伐晉僖公
武公之遂奔晉國盡以其寶器納賂于周僖王王
曰命武公為晉侯又
秦武公卒弟德公立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 桓公十五年祭仲殺雍糾
祭仲之
黨與去祭
 殺公子閔 公子閔恐是隱公十一年與諸考
通
 刑強鉏 刑強足也 二子皆祭仲
之黨明者月鉏奔魚反
 公文定叔出奔衛 叔
節共叔段
 三年而復之 出奔三年厲
之孫也
 曰不可使共叔段
 無後于鄭 鄭公言叔段雖有
罪不可絕其祀也
 使以十月入 使定叔以
 良月也就盈數焉 故十月為良月也
 君子謂強鉏不能
 衛其足 言不能早避害故
為厲公削其足也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士
 十七年 甲辰 秦德公元年是歲周僖王崩子湫立是
為惠王不見經以史記年表補之杜注惠王立
在去年之末又晉武公
卒子懿諸立是為獻公
 周惠王 十八年 乙巳 晉獻公元年是
元年
 號公晉侯朝王 惠王即位
二君來朝
 王享醴 王為之設享
命之賓
皆助也謂命之以
 皆賜玉五莢 雙玉為一
幣帛助其敬也
 馬三四 王賜
玉馬之
 數皆同 非禮也 王命諸侯 上公九命
數其禮常以
 不以禮假人 今侯與公同賜是以
命數為飾
 十九年 丙午 秦宣公元年是歲楚文王卒
初楚武王克權 權國
 使鬬緡尹之 鬬緡楚大夫王取權
名
地為邑而使緡尹之

也以叛國而殺之緒以遷權於那處那處地名遷使閭

放尹之放亦楚大夫及文王卽位與巴人伐申巴國名申而

驚其師驚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因驚其師遂門於

楚攻楚閭放游涌而逸涌水名閭放水不能楚子殺之其

族爲亂閭放失事之罪而殺之巴人因之以伐楚閭放族人之亂乘楚子禦之大敗于津巴人而反爲巴

還還齊齊弗納師齊弗納楚子禦之大敗于津齊弗納遂伐黃楚子禦

黃黃師敗黃師于蹇陵蹇陵黃姓之國還及湫有疾還及湫有疾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十一

自殺也而墜于經皇齊季犯其君致死自謂有罪故自

臨之以兵齊季以兵懼而從之楚子禦齊季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子禦齊季於其足其罪楚

人以為大閭謂之太伯若今城門使其後掌之其子孫世

君子曰齊季可謂愛君矣齊季所爲非人臣之法諫以

自納於刑以兵諫君而刑猶不忘納于善自納於刑

也忠諫

二十年丁未楚堵敖秦穆侯元年
史記以十八年爲堵敖元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五大夫爲國邊伯詹父子會祝說也

之鄭厲公見號叔曰號叔號公寡人聞之謂我嘗

哀樂失時常樂而哀當哀殃咎必至此如者必今王

子頹歌舞不倦言其舞六樂禍也是以禍夫司寇行戮

其行刑戮也君爲之不舉行戮之日天子不而況敢

樂禍乎何況敢以紆王之位謂于頹逐王而禍孰大焉

將有殺戮之臨禍忘憂方且歌舞憂必及之言必不免

左傳統箋卷之三莊公十一

胥命于弭鄭地同伐王城子頹在王鄭伯將王自

閭門入田門周城門也鄭厲公號叔自北門入號叔從

門而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闕西辟

也王既入國鄭伯乃享王樂備亦備六王與之武公之

畧自虎牢以東畧界也昔鄭武公傳平王王賜之地自

與原伯曰原莊鄭伯效尤尤過也言效子頹舞備樂查

亦豈可歌舞其亦將有咎言鄭伯亦必有殃咎也是

而安樂之乎鄭厲公卒于捷立是爲文公

五月鄭厲公卒王巡就守選得于號國也號公為王宮于埤號

王與之酒泉以酒賜也鄭伯之享王也其先王

以后之鞶鑑予之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也號公

請器王予之爵爵飲鄭伯由是始惡于王此鄭伯厲公

錫婦人之物非所以賜有功而爵者人之所貴以為父

年鄭執王張本恩按平王未命以武于號而鄭交

惡卒有申之禍至是則平王旗之難則鄭既憐然故

而一微者也使惠王處之得其平不改貶廢夾輔之舊

則強大諸侯猶未敢升墜王室也此之不恤而竟以燕

之戒不其然乎嗟乎此東周之所以不復振也

左傳統纂卷之三莊公古

二十二年已酉鄭公元年是歲楚成王

陳公子完奔齊陳人殺太子御冠公齊侯使為卿齊桓

之故使辭曰羈旅之臣辭為卿自稱羈旅之臣幸若獲

存所幸得及於寬政寬大之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赦

不閑習于而免於罪戾其罪戾弛于負擔弛去離也營

教訓之罪而免於罪戾其罪戾弛于負擔弛去離也營

得息肩君之惠也所獲多矣君亦已多矣請以死告

為卿以玷以速官諛不德而居高位是速請以死告以

自誓而詩云逸詩翹翹車乘翹翹遠貌引古詩云車乘

招我以弓古者招士以弓言既以豈不欲往我豈不欲

畏我友朋但恐為朋友使為工正既辭為卿桓公乃飲

桓公酒桓公賢之故樂桓公曰以火繼之公飲酒樂

以辭曰臣卜其豎禮當卜日故曰臣已卜其豎矣未卜

其夜若夜飲則不敢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

洽洽則為淫矣義也辭夜飲得以君成禮使其君依

弗納於流不使夜飲而仁也辭夜飲得初慈氏卜妻敬

仲之字也將妻以女而卜其吉凶此所卜之辭雄曰

曰吉慈氏之妻占其是謂鳳凰飛此所卜之辭雄曰

妻和鳴鏘鏘離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如任婦

左傳統纂卷之三莊公古

之後陳公子完將育于姜齊姜姓國言敬仲將

世其昌並于正卿大夫也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其位

高大無與為此也陳厲公生敬仲公之子也其少也敬

年少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之太史能以周易陳

侯使策之馬公使周史占敬仲遇觀之否本卦為觀變

四爻變也之吉也是謂觀國之光易言觀之六四近九五之

利利其占為利于為王朝之賓此其代陳有國

乎仲將代陳得國而為諸侯也不在此謂敬仲不在此

異國當得非此其身非自身得國在其子孫必敬仲之

同贊今大夫與宗是無別也是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家齊而後國治所以而由夫人亂之今乃因娶哀節也為治國之大節也美而亂男女

二十五年壬子是歲衛惠公卒于未立是為懿公

夏六月辛未朔杜注以長曆推之辛未實七月朔也日有食之日月遇朔則交會也鼓用牲于社鼓伐鼓也

非常也言非常鼓之月唯正月之朔正月正陽之月也

蓋指建巳六月陽之月乃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今經書六月朔而傳曰非常者日置問有差誤以建午之月為六月也

恩未作建巳之月純陽日有食之而日為月所正音政

左傳統策卷之三莊公

食是陽不于是乎用幣于社以請教伐鼓于朝退而自勝陰也于神也

按此乃諸侯之禮其天子之禮見文公十五年

二十六年癸丑衛

二十七年甲寅

晉侯將伐虢去年秋冬虢人兩度士蒍曰士蒍晉大夫

不可言虢公驕言驕公為若驟得勝于我時虢驕

驟得必棄其民既驕得勝必易無衆而後伐之棄民則勝也是無衆也

然後伐之欲禦我誰與雖不為之用也與音余夫禮樂慈愛禮義也樂和也戰所畜也畜聚有素然後可與

樂慈愛禮義也樂和也戰所畜也畜聚有素然後可與

人戰也畜大夫教民讓事和樂禮尚讓讓故曰讓事親哀喪愛親慈也愛極然後而後可用也民間書此四

二十八年乙卯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無子齊姜武公之妻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戎又娶二女于戎

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之後姬姓出自狐伯行故以戎狐姬生重耳

平小戎子生吾小戎子生吾吾小戎子生

左傳統策卷之三莊公

之驪公伐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之君男爵以其女歸之驪公

生奚齊驪姬歸晉生其幼生卓子驪姬之弟廢生子驪

姬嬖驪公寵欲立其子驪姬欲立奚齊賂外嬖梁五與東

關嬖五驪公有外嬖大夫姓梁名五又有嬖大夫在東關外者亦名五梁五與東

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成師所封蒲與二風君

之疆也曲沃晉國之疆場也不可以無主無主之宗邑

無主曲沃宗邑則民不威則民無所疆場無主曲沃疆

無主曲沃宗邑則民不威則民無所疆場無主曲沃疆

于民慢其政民不威而慢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

今君若能使申生居而重耳曲沃以爲宗邑之主吾主蒲與風又使重耳
居焉則可以威民而懼戎如此則內可使民知畏
之且旌君伐又可以旌表吾使俱曰庶使吾國翟之廣
莫絕指言蒲與風也於晉爲都今使二公子主之是晉
也晉之啓土晉自是以可以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二五之
言而使大子居曲沃爲宗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爲主
琴公子皆鄙其他衆公子唯二姬之子在絳絳晉國所
琴卓子皆使居趙邑二五卒與驪姬諸琴公子而立奚齊中已
公子皆出居外故譏晉人謂之二五二五
得行而奚齊卒爲太子晉人謂之二五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楚相號爲令尹子元其名也
爲館於其官側乃祭館于夫而振萬焉振動也
以盡之夫人間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言先君文王習
戎備也惟用之以習兵戎之備今令尹不尋諸仇仇
仇仇也有部曲行伍即陣法也今令尹不尋諸仇
元何故奏不亦異乎于元曰婦人不忌與婦人尚能
不忘討我反忘之我乃丈夫而秋于元以車六百乘伐
鄭飲以悅入于桔柣之門鄭遠郊子元闚御縣闚梧耿

之不比三人爲旆爲之者舉旆曰旆以帛續旆末爲燕
尾者也子元與此三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後軍衆
人特建旆以居前也關班王孫游王孫喜殿後軍衆
車入自純門及遠門也遠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
縣門施于內城楚言而出出兵而救楚言告鄭子元曰
鄭有人焉見其開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既整暇而
子元體而鄭人將奔桐丘桐丘地名諸侯告曰楚幕
存乃止直待間謀探伺之人來報曰楚之軍幕有烏
上也鄭人知楚師果遁於不復奔
三十年宣公卒成公立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謂前年秋而處王宮欲逐文夫人
關射師諫謂廉也諫于則執而格之子元怒廉之諫反
日秋中公關班殺子元中惡名楚之縣尹皆爵稱公也
關殺於菟爲令尹關殺於菟即子文也子元爲自毀
其家自毀其以紓楚國之難紓緩也以家財濟國患難
音舒難
三十一年戊午秦
齊侯來獻戎捷齊桓公北伐山戎非禮也凡諸侯有四
之功諸侯伐四則獻于王則獻捷于王王以誓于天子
以共

功而體 中國則否 若伐諸侯而有 諸侯不相遺俘 存征
口實 養也言雖口實之俘諸侯亦不以相 遺則齊侯獻捷之非禮也遺去聲
三十二年 巳未

有神降于莘 莘地地名有神下降于此蓋能 惠王問諸

內史過曰 周惠王問內史之 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

咎神降之 臨其德也 國君之德 將云神又降之 觀其惡

也 以觀其德 故有得神以興 故有國神降 亦有以亡 亦

因神降而 虞夏商周皆有之 四代之典 王曰若之何

其國亡者 虞夏商周皆有之 四代之典 王曰若之何

何神對曰 以其物享焉 神必用祭故 其至之日 此解其

禮神對曰 以其物享焉 神必用祭故 其至之日 此解其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王從之

謂神以何 亦其物也 謂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 王從之

日也 亦其物也 謂如以甲乙日至則祭先 王從之

惠王從其言 內史過往 往至莘 問號請命 內史過問號

以其物享之 內史過往 往至莘 問號請命 內史過問號

賜土田 反神而反 曰號必云矣 虐而聽于神 而聽命于

之命 神居莘六月 乃去 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昭享焉 公使

神居莘六月 乃去 號公使祝應宗 區史昭享焉 公使

太祝名應宗 人名區太 神賜之土田 神有賜 公使

史名區三人 同往享神 神賜之土田 神有賜 公使

初公築臺 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莊公築臺 遇 見孟任從

之闕 孟任黨氏女 公欲私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為割

臂盟 公 孟任猶恐莊公不信 故 生子般焉 既為夫人

其後大 講于梁氏 講肆也 謂陳設 女公子觀之 女公子

零祭天 講于梁氏 講肆也 謂陳設 女公子觀之 女公子

國人舉自牆外 與之戲 慢言戲女公子 子般怒使鞭

之公曰 不如殺之 是不可鞭 因其人多力 殺之除 犖有

力焉 能投蓋于稷門 投蓋也 稷門魯南城門 犖走而自

此一事如 公疾 問後於叔牙 叔牙曰 公之病 公與

之有力也 公疾 問後於叔牙 叔牙曰 公之病 公與

可為對曰 慶父 慶父亦桓公之叔 叔牙曰 公之病 公與

後者對曰 慶父 慶父亦桓公之叔 叔牙曰 公之病 公與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王從之

公授國 問於季友 季友亦桓公之叔 莊公復問于季友

于弟也 問於季友 季友亦桓公之叔 莊公復問于季友

對曰 臣以死奉般 般莊公之子也 父子相繼 為正故 公

日鄉者牙曰 慶父材 言以告友 成季使以君命命倍叔

成季 季友 待于鍼巫氏 鍼巫氏魯大夫季友以君命命 使鍼

季既之 酒飲之 則死 因牙欲立慶父 故以君命命 殺之

陳成季即季友也出奔陳國避慶父之亂也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平方八歲

左傳統箋

卷之三 莊公

三

左傳統箋卷之四

閔公名啓方史記名閔莊公庶子在位二年魯法在他適難曰閔啓開二字之亂蓋因漢

景帝諱之

惠王元年庚申陳宣公三十二年杞成公二十三年宋桓公二十一年齊桓公二十五年秦

懿公八年蔡隱侯十四年鄭文公十二年

邾人伐邾邾邾姓國周公之後管敬仲言于齊侯曰邾

仲即管仲也戎翟狄也戎翟之性不可厭也不可使戎

及邾邾邾近也指邾不可棄也不可棄也邾安安邾

不可懷也懷服也言服于安詩云出車篇豈不懷

左傳統箋卷之四

言將帥出征者豈畏此簡書然而不致懷歸者以簡書

同惡相恤之謂也之言蓋戎翟之亂人所同惡當相救

也請救邾以從簡書以從簡書之說齊人救邾從仲

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姑齊地名請復季友也去年齊亂成

嘉季友之賢與齊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季友出公次于

邱以待之鄭魯地名閔公待季友于此

齊仲孫湫來省難齊大夫仲孫名湫桓公歸曰仲孫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去年殺于幾仲孫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桓公問如何對曰難不已仲孫言慶父將自

一一

17

131-44

後必復其始言其後當復為公侯也也趙魏三家其後其分晉國周威烈王因命
仲之至亦此類也然此等或幸而言中又恐好事者
為之故不可盡信

二年辛酉 是歲秦成
公卒穆公任好立

其仲使卜齋賦公于武圍卜齋大夫也也共仲即慶父也也共仲即慶父也

成季以倍公適邾邾公問公康兄也邾公問公康兄

共仲奔莒莒公問公康兄也莒公問公康兄

乃入立之季友乃以倍公也季友乃以倍公

父莒人歸之父歸于魯及魯也父歸于魯及魯

左傳乾鑿卷之四也卷之四

季友求教其罪季友求教其罪也季友求教其罪

奚斯之聲也奚斯之聲也也奚斯之聲也

是日經成季之將生也也成季之將生也

卜之桓公使以龜卜其吉凶也桓公使以龜卜其吉凶

右若謂當相問于兩社也問于兩社

公室輔季氏則魯不昌也則魯不昌

之遇大有之乾本卦為大有變卦為也本卦為大有變卦為

為中女大有上離而下乾今變敬如君所也敬如君所

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友為名也也友為名也

友為名也季氏所以盛言

翟人伐衛二國皆受其禍也二國皆受其禍

有乘軒者故大夫車也公好鶴也故大夫車也公好鶴

者皆曰使鶴兵士皆曰何鶴實有祿位也兵士皆曰何鶴實有祿位

余焉能戰我安能與公與石祁子也我安能與公與石祁子

子矢莊子使守也莊子使守

示以當失示以當失也示以當失

其文章順序命夫人也順序命夫人

嬰齊也右車右也前驅也也右車右也前驅

左傳乾鑿卷之四也卷之四

衛師敗績民不樂戰故遂滅衛也民不樂戰故遂滅衛

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也是以甚敗

華龍滑與禮孔華龍滑與禮孔也華龍滑與禮孔

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

先之先入衛至則告守者曰也先入衛至則告守者曰

其至也夜與國人出也夜與國人出

敗諸河衛人將走渡河也衛人將走渡河

齊人使昭伯承于宣姜也承于宣姜

云公子頑通乎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君母即其事也
昭伯生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多患即難也及
此五子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多患即難也及
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侯夜渡河衛之逃民男女七
百存三十人敗餘所存益之以其膝之民爲五千人
衛二別立戴公戴公名申懿公戰死其國人立以廬于
曹也曹邑也曹衛邑名爲許穆夫人賦載馳驅序云許
穆夫人賦載馳驅序云許穆夫人賦載馳驅序云許
之亡力不能救思歸唁其齊侯使公子無穀帥車三百
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也無穀齊桓公子武孟歸公乘馬
祭服五稱半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牀歸也四馬曰
左傳統箋卷之四 閔公 六
糾門材使先立門戶時衛文公將還歸夫人魚軒爲
之餘百物皆置故齊桓以遺之也歸夫人魚軒爲
夫人之重錦三十兩錦之熱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
車也鄭人惡高克不顧其君國人惡之使帥師大子河上
鄭人惡高克不顧其君國人惡之使帥師大子河上
雅久而弗召召之既久而不歸高克奔陳懼罪出鄭
人爲之賦清人乃危周王師之木故作是詩也
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臯落氏赤翟別
諫曰里克晉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有祭記社稷
之事則太子從以朝夕侍君膳者也君朝夕膳食則太
君而奉素盞也子侍之言不可離
君左故曰冢子于衆子也君行則守而有行則使太

子守有守則從君使大臣守國則從曰撫軍太子從行
單言助君鎮守曰監國太子守國則號曰監國古之制
撫士卒也也夫帥師專行謀者必專謀軍事將督軍旅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此乃國君與執政非太子之事也
太子不當帥師在制命而已帥師而爲將者稟命則不威
自專兵權師在制命而已帥師而爲將者稟命則不威
設使太子凡事稟命于君而後行則雖不在已而無將之威
行則雖不在已而無將之威專命則不孝不孝命而
自專則理有不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專命是君帥師不威帥師而待稟將焉用之二者皆所
失其官也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將欲與晉君其舍之子
焉將哉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將欲與晉君其舍之子
左傳統箋卷之四 閔公 七
敗後殺傷君何不公曰寡人有子獻公之意謂爲我未
捨中生勿使往也蓋微示其將廢不對而退里克諫不見聽
知其誰立焉太子之意也太子之意也太子之意也太子之意也
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申生亦知文欲廢已故以問里克也對曰告之
以臨民是告以臨民之事教之以軍旅是教以軍旅之事
之不共是懼此二事在大責重太何故廢乎何故以廢
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自修己而
人則免于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獻公爲偏色之衣
異色其半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兕友曰友爲
似公服也佩之金玦玦如環而缺不連用兕友曰友爲
太子衣身之偏君身之半握兵之要言將下軍得在
車右衣身之偏君身之半握兵之要言將下軍得在

此行也此行兼是二者子其勉之欲使太子勉偏躬無慝分君
半以衣之兵要遠災程權要于手可以親以無災分半
非惡意也又何患焉孤突歎曰先友之言歎其不知君心
親之害時事之徵也在天為時所衣身之章也為身之文章所以
佩衷之旗也旗表也衣之有佩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
果欲敬太子之事歟則賞以春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
夏當以四時之始而命之也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
衣以純色之衣也用其衷則佩之度謂君果欲用太
度當以玉為佩也今命以時卒今不命以始而命之干
閱其事也則非敬其事也衣之龍服不衣之純而乃遠
左傳統箋卷之四閱公
其躬也則非服其身也乃佩以金玦不佩之度而所佩棄
其衷也則非用其衷也乃服以遠之則遠其身也時以
閱之則閱其事也龍涼冬殺意時用窮冬則有肅殺
之金寒玦離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寒胡可恃也四者皆
意象何雖欲勉之雖欲勉力翟可盡乎得而盡殺乎梁
餘子養曰時梁餘子養為帥師者受命于廟將授兵必
為將者受服于社出師則宜于社為有常服矣戎車自
受命焉受服于社將者受服于社戎車自
謂韋弁不獲而危今太子不得常服命可知也君命如
之服也不獲而危今太子不得常服命可知也君命如
知死而不孝子之名猶不孝也不如逃之而免禍也罕

曰曰時罕口亦龍奇無常危難奇怪金玦不復金玦有
意無復雖復何為雖復何為雖復何為雖復何為
先丹木曰後軍車右是服也謂偏衣狂夫阻之狂夫
雖盡敵假使能猶有內讒猶有內讒猶有內讒
去之而狐突欲行欲從先丹木羊舌大夫曰時羊舌大
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然而去之則取子其死之太子何不太子將戰羊舌
大夫之言而狐突諫曰不可言不昔辛伯諗周桓公云
左傳統箋卷之四閱公
總告也事在桓公內寵並后內之寵安外寵二政外嬖
專政如嬖子配適寵愛適子大都耦國大都勢強亂之
本也周公弗從伯之策故及于難故為莊王今亂本成
矣嬰子曲沃為大都四者皆亂之本立可必乎言申生
立之而安民為安民子其圖之言太子當圖孝
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言有功益兒害是危身以召罪也
倍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口儀封衛于楚丘二國皆以
故齊桓邢遷如歸衛國忘云如歸其故都忘其國之滅
更建之邢遷如歸衛國忘云如歸其故都忘其國之滅
也功衛文公知布之衣大帥之冠也也

為冠蓋諸侯。務耕訓農。蓄積木材。通商惠工。通商使以
諒。其器用。敬。勸。學。勸。勉。為。學。授。力。任。能。任。才。能。之。人。
元年。革。車。三。十。乘。車。兵。車。也。文。公。以。此。年。冬。立。明。年。
季。年。乃。三。百。乘。季。年。在。僖。公。二。十。五。年。文。公。能。招。懷。之。
所以。霸。衛。散。放。其。未。年。乃。致。十。倍。之。富。傳。言。齊。之。

左傳卷之四

卷之四

十

左傳統箋卷之五

僖公 名也。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惠王 元年 壬戌 陳宣公三十四年。杞成公查無所。十八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衛穆公元年。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文公元。蔡。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二。年。癸亥。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地名。產良馬。垂棘地名。山。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于虞。故荀息請以玉馬賂虞。借道焉。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于虞。虞公肯借。吾猶外府也。

府庫也。謂雖以玉馬與虞。公吾并伐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府之玉馬而寄之外庫也。公曰。宮之奇左傳統箋卷之五 僖公。

存焉。言虞有忠臣。宮之奇在。必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儒而不能強諫。秉性懦弱。不能且少長於君。兄宮之奇。

養之以君。君之而和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于虞。曰。從其言。使荀。冀為不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而息以玉馬往。冀從。冀之既病。言冀受病。告則三門。鄭。冀。也。各言其。冀之既病。言冀受病。告則亦唯君故。以冀公能報伐故也。言此。今虢為不道。今虢亦其為不道。保於逆旅。言說和道。人分。依以侵敝邑之南鄙。時以侵伐。晉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故我今假道于虞。請問虢。

國云晉以何虞公許之且請先伐執不俟晉兵先往伐
罪而見伐也說蓋喜得玉馬之
路欲以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與遂克荀息師
師會虞師伐虢晉不信虞故遣滅下陽也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人內奄官貂多魚
人者六人外則幸易牙監之國終以此亂國傳

言始始桓桓寵漏洩桓公中機密為齊亂張本
號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名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

三下陽不懼下陽為晉所而又有功又敗戎是天奪之

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此愈輕視晉國而不撫其民矣

左傳統箋卷之五僖公

三年甲子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蔡姬桓公夫人共遊于苑

也公懼變色色變也而禁之不可蔡其不得為而公怒

歸之未絕之也一時之怒也蔡人嫁之憤其出而後改嫁

四年乙丑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謂諸侯楚獨恃強不服

蔡也桓公不先伐楚而先蔡潰其土曰潰遂伐楚由

而遂伐楚者楚子使與師言曰與諸侯君處北海
出共不意也之師言君處北海
北海寡人處南海齊楚境未至南海而日處南海者乃因

也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北相誘日風馬牛風逸化

代管仲對曰桓公使管仲答楚使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

齊始封之君也故曰先君五侯九伯五等諸侯女實征

賜我先君履又賜太公以夾輔周室命齊率諸侯以夾

程隨北至于無棣程隨無棣爾貢包茅不入此以下皆

左傳統箋卷之五僖公

無以縮酒祭祀用茅以縮酒也楚不共也共音恭

以何故不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也南巡狩

也敢辭其罪不敢不共豈敢不共給以昭王之不復

君其問諸水濱言漢水非楚境昭王溺死非我之罪

而責其細何也師進楚不服罪次于陟陟音刑楚

子使屈完如師屈完楚大夫也楚子師退故齊師退

于召陵召陵亦齊侯陳諸侯之師陳列諸與屈完乘而

觀之完來觀師故桓公齊侯曰豈不穀是為不穀諸侯
公言諸侯之附先君之好是繼乃是尋我先君之好也
從非為我也齊交接故與不穀同好如師與我齊君好否對曰君惠
如此云微福于敝邑之社稷微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
辱收寡君不以辱故肯收楚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
此眾戰而用之以此諸侯之兵誰能禦之言必勝之以此攻
城而用之以此諸侯之兵何城不克言必破之對曰君若以德
綏諸侯誰敢不服若以力楚國為城以為城漢水以
為池雖眾無所用之能攻我城池也屈完及諸侯盟
左傳統箋卷之五齊侯與屈完盟陳轅濤塗謂鄭中侯曰轅濤塗陳大夫
于召陵而退陳轅濤塗謂鄭中侯曰申侯鄭大夫各
師出于陳鄭之間謂伐楚之兵若取道于國必甚病則
二國當有供給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之費必甚病若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日循海而歸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濤塗以告不知其詐齊侯許之出東方申侯見曰師
老矣言兵出若出于東方而遇敵設使取道東懼不可
用也恐吾師老若出于陳鄭之間其資糧屏屨
用也恐吾師老若出于陳鄭之間其資糧屏屨
屨也言二國當供此其可也敵之恐也齊侯說與之虎
牟公取以賜之執轅濤塗謂其誤軍道故執之也為

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男而以侯凡諸侯薨于
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諸侯命有三等公為上等
於是有以衰飲衰公服以公服飲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此事傳在莊卜之不吉以
不筮之吉以吉公曰從筮獻公意欲立驪卜人曰筮短
龜長言筮之數短龜之象長卜人飲公從卜不如從長
且其繇曰其卜兆專之渝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懷公
之倫公于也公心既變則驪姬必能除公之所美也
燕一齊燕燕香草也謂驪姬之黨十年尚猶有臭雖積十
左傳統箋卷之五齊侯與屈完盟陳轅濤塗謂鄭中侯曰轅濤塗陳大夫
于召陵而退陳轅濤塗謂鄭中侯曰申侯鄭大夫各
師出于陳鄭之間謂伐楚之兵若取道于國必甚病則
二國當有供給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之費必甚病若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日循海而歸若出于東方觀兵于東口而觀視兵威
濤塗以告不知其詐齊侯許之出東方申侯見曰師
老矣言兵出若出于東方而遇敵設使取道東懼不可
用也恐吾師老若出于陳鄭之間其資糧屏屨
用也恐吾師老若出于陳鄭之間其資糧屏屨
屨也言二國當供此其可也敵之恐也齊侯說與之虎
牟公取以賜之執轅濤塗謂其誤軍道故執之也為

二十八年不愼築城不固寘薪焉多寘薪于城而築之吾訴之訴士為築城之不謹也公使讓之獻公使人責士為也士為稽首而對曰稽首臣聞之也無喪而感凡無喪而感者憂必警焉必召憂事無戎而城凡戎懼而警必召必保焉必召冠警之保今公無故而築築城者保其城冠警之保是召冠警來又何愼焉何必為冠警而守官廢命不敬言不保據也又何愼焉堅築其城哉守官廢命不敬言不城則是守官而廢君同警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之命有不敬之罪同警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保守有不忠之罪失忠與敬不敬不忠何以事君失此二者何道詩云懷德惟寧言懷和其德以宗子惟城德安國則宗子君其修德而固宗子言公信當修德安民之固若城矣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以保固其宗子也時左傳救災卷之五傳公七獻公有殺三公子何城如之言宗子之固有三年將尋之意故微諷之言宗子之固有三年將尋師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兵以伐蒲屈也至此年焉用獻公果使寺人披伐蒲明年又使賈華伐屈焉用俱言用兵不久何退而賦曰狐裘龍茸言以狐皮為裘其毛亂雜以與下句一國三公言獻公與重耳吾誰適從言棄城不堅之意一國三公吾若三公然吾誰適從則為公子所訴為公所讓堅之則是固警及難及申生公使寺人披之保進退不知所從適音滴及難及申生公使寺人披伐蒲內官名枝者伐重耳曰君父之命不伐君父所命枝計乃徇曰枝者吾警也下令徇邑中曰若有人與伐即吾警也踰垣而走重耳樹聊其祛追之已及而復遂出奔重耳遂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于召陵也宣仲即游塗也反已召陵事在
去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公與申侯以虎曰美城之其
堅固大名也言邑號虎半子孫不忘言女之子孫將保
吾助子誥請于諸侯乃為之請于諸侯而城之美宣仲
于諸侯為築其城遂請諸鄭伯曰宣侯遂請申美城其
堅固而美為去聲遂請諸鄭伯曰宣侯遂請申美城其
賜邑言齊侯賜之虎將以叛也將據其城以叛鄭申侯由是得
罪鄭伯信之為下七
晉侯復假道于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官
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言虢恃虞以為表虢亡晉所滅
左傳統箋卷之五
虞必從之虞必與虢晉不可啟言晉心無厭冠不可假
晉兵如冠一謂之甚言二年假道滅其可再乎諺所謂
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言唇舌相依唇亡則齒
牙也其虞虢之謂也言虢為表如口之唇公曰晉吾宗
也晉與虞皆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對曰太伯虞仲
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也二人皆周大王之子穆生
大伯不從時商道衰太王因有旁商之意而太伯不是
以不嗣太伯長子當立以遜國故遠不嗣于周也太伯
祖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
季獨昭故其子為穆也號仲

封東魏為鄭所滅事見隱公元為文王卿士言號仲虢
年魏叔封西魏為今魏公始祖言號仲虢
王之朝而魏在王室王也王功曰勳藏于盟府言文
仲叔為盟誓之書將號是滅言虞魏皆與晉同宗今
而藏于同盟之府將號是滅言尚不愛魏而欲滅之何
愛于虞豈以虞為同宗且虞能親于桓莊乎桓莊始封
伯其于也獻公乃桓叔之曾孫莊伯其愛之也桓莊之
之孫至親也不但若虞為同宗而已其愛之也
肯愛虞公乎桓莊之族何罪言桓叔莊伯之子孫而以
為戮莊公二十五年獻不惟偏乎言獻公所以重殺之
晉國親以寵偏言桓莊之族至親猶尚害之獻公猶重
况以國乎利於虞有一國之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
左傳統箋卷之五
我見神必安于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鬼神非
親近惟德是依惟有德者故周書曰秦仲之皇天無親
皇大也言天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又曰君陳黍稷非
祭言至希之馨足以感神明德惟馨蓋以明德又曰族
民不易物言不祭不貳易其物惟德馨物祭語辭也其
此乃是物其一人無如也周書三篇則非德民不和神
德雖有物神不享也如是不神所憑依見神所以
不享矣和而神亦不享其祭也神所憑依見神所以
去將在德矣將必在德之人矣言若晉取虞而明德
以勝晉若晉修德祀能以神其止之乎則虞國社稷

以晉有德而享其祀不吐之弗聽許晉使許其假官之

也豈必據虞公之享祀乎

奇以其族行知虞必滅故華曰虞不臘矣虞終祭神

歲終而在此行也見虞必亡晉不更舉矣晉必即伐虞

舉兵也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號所問于卜偃曰吾其

濟乎問晉兵能對曰克之言必勝公曰何時問何時對曰

童謠云卜偃答以童子丙之辰丙子龍尾伏辰龍尾辰

日月所會也日月會于均服振振均同也戎事上下同

尾星故尾星伏而不見均服振振服也振振盛貌振音

與取號之旂勝號而奪鵠之賁賁賁賁鳥之狀也言

然見之于南天策煇煇天策煇煇天策煇煇無火中成

左傳統箋卷之五信公

言鵠火星正中時號公其奔晉滅號而號公走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卜偃以童謠丙子旦

此年十二月朔日日在尾于尾星之次月在策在夜半

乃夏十月朔也日在尾于尾星之次月在策在夜半

月行遠至平旦時鵠火中于南方午位之中必是時也

必以此時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果以此此號公麗奔京

師恐無此理無乃好事者附會焉之未可信也師還晉

滅館于虞復取道于虞遂襲虞掩其滅之并滅虞國

也先是荀息請以璧馬賂虞公按梁穀傳云荀

息操璧牽馬而前曰璧則猶是而馬齒加長矣

六年丁卯

楚子聞許時諸侯伐鄭故楚成王聞許以救鄭也諸侯

許叔居許叔居許叔人于許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

十五年許叔人于許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

城蔡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

于後惟見其面手縛大夫衰經許之大夫衰經從士與

不能執楚故術之大夫衰經許之大夫衰經從士與

概概也許之士與概從之皆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

問何以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如是

待許君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如是微子啓如是

為武王親釋其縛武王親解受其璧而祓之受其璧而祓之

之祓除不祥焚其概與之禮而命之以禮待使復其

所安其處楚子從之待微子也

左傳統箋卷之五信公

七年戊辰是歲周惠王崩子鄭

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去年伐鄭孔叔言于鄭

伯曰心則不兢之不能言鄭伯何憚于病憚難也何得

而不屈服既不能言其心又不能言其心所以斃

也此乃取國危矣鄭國為齊所請下齊以救風請下齊以救風

救鄭國公曰吾知其由來矣文公初欲服齊而不得

之止履公曰吾知其由來矣文公初欲服齊而不得

說齊之所姑少待我公意欲殺申侯假對曰朝不及夕

由來矣姑少待我公意欲殺申侯假對曰朝不及夕

齊申侯之危何以待君將復何為夏鄭殺申侯以說于

齊申侯之危何以待君將復何為夏鄭殺申侯以說于

諸也。傳言文公信諸塗之諸本意欲殺申侯姑借之以說于齊耳。初申侯申出也。國申

之生有寵于楚文王。為楚文王之所寵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公十九年。

與之璧使行。使無日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女之為

財利而予取予求。從我而求不女瑕疵也。女為罪孽後

之人將求多于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女必不免

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女不可復居無適小國又不可

將不女容焉。小國政佚而法變既葬楚文王出奔鄭又

有寵于厲公。鄭厲子文聞其死也。申侯之被殺發曰古

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申侯之短弗可改也已。古人

左傳統箋卷之五傳公

不可改也。易也。

秋盟于寧母。寧母地名也齊桓謀鄭故也。鄭猶未服管

仲言于齊侯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招撫以禮言惟有

以招來也。懷遠以德懷遠方之人德禮不易。二者無

無人。懷人無有不齊侯修禮于諸侯。桓公從其言乃

諸侯官受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于齊受其方所

代諸侯出。鄭伯使太子華聽命于會。鄭文公猶未肯親

諸侯之會。言于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若君去之以為成

齊君命令者三族實使之然若君去之以為成

若桓公能去此三族我以鄭為內臣。則我舉鄭國以事

蓋子華欲乘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是不利之

有齊侯將許之。華從子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

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者而以姦終之。始以禮與信而

以有禮與信也。屬音獨。而以姦終之。終之以姦則諸

侯之合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

者離矣。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為子而不犯父

奸音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是違此二者

無姦莫大焉。命今于華奸父之命而不守公曰諸侯有討

于鄭未捷。桓公又言諸侯今苟有戮。子華犯父命從之

不亦可乎。從子華之言而得對曰君若緩之以德。君能

左傳統箋卷之五傳公

而緩之。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

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懼我齊也。若總其罪人以

臨之。總領也罪人謂子華得罪于父也。若鄭有辭矣。

則我受其罪何懼。則不復畏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今因為會而從何以示後嗣。不崇德而列姦

放之何以為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威之以刑或待

之以禮或無國不記。諸侯各有國史記姦之位。會而列

諸侯君盟替矣。如此則諸侯皆作而不記。雖復吾國史

不書非盛德也。亦足以勝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則鄭人

之德必夫子華既為太子且鄭既立子華為太子而求介

于大國介助也大國齊國也以弱其國今子華乃求助于齊取鄭

亦必不免處心如此必將不免于罪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

言鄭君雖昏庸而有未可間也其國也問去聲齊侯

辭焉桓公從管仲之請子華由是得罪于鄭鄭伯聞之而

十六年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不聽子華故請盟也

公至正足以服人之心耳齊之不聽子華此管相桓成

乃以權術傾危為取威定霸之要畧秦漢以還取天下

者有所未免彼其謀國之臣抑有愧于管仲也遠矣

八年年史記在明年左傳統箋周襄王元

宋公疾宋桓公大子茲父固請曰茲父襄公也目夷長

且仁目夷父之庶兄子魚君其立之願立子魚公命

子魚桓公命子魚辭曰能以國讓子魚言茲父仁孰

大焉其為仁德臣不及也我之德不及之且又不順廢于不

遂走而退乃趣走

九年庚午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

王使宰孔賜齊侯胾宰孔宰周公也齊桓公會諸侯于

北于二日天子有事于文武言天子行祀事使孔賜伯

舅胾宰孔稱名謂天子使我來賜胾也齊侯將下拜將

時桓公九命作伯故以伯舅稱之

階而拜謝孔曰且有後命宰孔止之盲天天子使孔曰

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年級升階之等也言天子以公

一等不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君尊如天其威

前也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公自稱名言我

命不下恐階越下恐階越下恐得罪于天使以遺天子蓋

階而拜恐階越下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乃拜于堂下而

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已會曰凡我同盟之人此盟誓之

謂諸侯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各修和好宰孔先歸侯不與

盟而遇晉侯晉獻公來會葵丘曰可無會也宰孔令晉侯

先歸遇晉侯左傳統箋卷之五公

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言桓公不務修德而故北伐山

戎在莊公三南伐楚四年召西為此會也今年葵丘之

也遠畧東畧之不知但不知東畧耳非西則否矣言西既

不復來蓋宰孔知晉將亂其在亂乎在祭也飲使晉侯

而齊無暇為晉經理也其在亂乎歸去祭其國之亂

也君務靖亂子故宰孔以靖亂無動于行行以求

晉侯乃還不復與葵丘之會

晉獻公卒里克平鄭皆晉大夫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

作亂時晉已立奚齊而二人欲納重耳為初獻公使荀

息傅奚齊公疾疾病也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奚齊初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謂言語之玷缺難治于白圭也。荀息有焉。荀
君于其事非其正既許獻公以死終不肯食其言所謂言語之玷不可爲者也。晉卻芮使曰吾
重賂秦以求入。時重耳曰吾出奔在外重耳長而賢秦伯秦伯求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國本他人所有我何入爲君
以賂入而能民土於何有。能入國而得從之從卻芮秦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惠公卽曰吾秦伯利其賂故與齊共納
之秦伯謂卻芮曰。秦伯穆公也公子誰恃。問曰吾恃誰以爲重對曰臣
聞亡人無黨。吾出奔在外故稱亡人也無黨謂無所持有黨必有讐。既有
必有先讐無黨無讐。吾寡不好讐言幼小之時能鬪不
鬪則約之爲易也。吾寡不好讐言幼小之時能鬪不
左傳統箋卷之五。傳公
過雖能鬪爭長亦不改。及其年長不識其他其他則吾亦有節制亦如幼時不識其他。其他則吾
蓋言其可公謂公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穆公問之吾其定
乎。吾入晉能定其國否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則法也唯有法者可以定國
詩曰。詩大雅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黜順帝之則。惟順上帝之主宰也
又曰。又抑篇云不僭不賊。不爲過差不爲傷害鮮不爲則。能
此而不爲人之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上意法則者少矣
惡私惡也忌猜疑也克好勝也不識今其言多忌克。今
知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至于忌刻。吾之言既僭且難哉以此定國民無
賊是多忌刻也。難哉則焉故曰難哉公曰忌則多怨。穆
言曰吾猜忌必喜又焉能克。雖好勝而不能勝人也是吾利也。此
殺戮而多招讐怨。

則不能害我也夫秦穆公受賂而納昏庸
之君又以其忌克而為已利是誠何心哉

十年 辛未 宋襄公

晉侯殺里克以說以解說于人言已將殺里克公使謂

之曰微子則不及此微無也言若不因女作雖然子弑

二君與一大夫謂里克殺奚齊卓為子君者不亦難乎

言不如女意對曰不存廢也齊卓子之廢君仰以興公

何以待興起欲加之罪言君但欲加我其無辭乎又無

辭以責臣聞命矣我已聞君見伏劍而死自刎而死

晉侯敗莒其大子也秋孤突適下國下國曲沃

左傳莒箋 卷之五 穆公 太

邑遇大子中生死孤突大子使登僕先是伐臯落氏

復使登車以而告之曰吾無禮武曰無禮者謂曰吾

未知余得請于帝矣中生死言我請于上帝將以晉界泰

界付也言將秦將祀余秦國將祭對曰臣聞之神不歆

非類答言民非其族類者民不祀非族神非其族類者

祭君祀無乃殄乎如此則太子之且民何罪言罪不在

晉民失刑乏祀豈可以晉界泰而使民君其圖之欲太

國謀君曰諾許諾吾將復請于七日新城西偏將

有巫者而見我焉七日後曲沃新城之西偏將及期而

往復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言再得請于帝止罰

秦敗于韓韓敗也韓晉地名為十五

十一年 壬申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襄王也召武

周大夫也諸侯即位受玉而晉惠公受瑞玉過歸內史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天子賜而脩于受瑞

先自棄也已容止敬情其其何繼之有豈有繼禮國之

幹也國之有禮猶木敬禮之興也禮之主敬猶不敬則

禮不行無與故禮不行則上下昏無禮則國無幹君何

左傳莒箋 卷之五 穆公 九

以長世何以長有子孫于後世乎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二

十二年

癸酉 是歲陳宣公卒于欽立是為穆公

王以戎難故初惠王寵于帶欲廢太子鄭而立之齊桓

帶患不得立去年討王子帶其召王子帶奔齊為二

年召子齊侯使管仲上卿天子命卿也齊桓公使管仲

卿之禮饗管仲上卿天子命卿也齊桓公使管仲

賤有司也故謙辭上卿之禮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

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管仲言國若節春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

秋從之當時節來承王命而國高二卿何以禮焉古我

上卿之禮則又將以陪臣敢辭者侯王臣也故諸王曰

何禮而待國高也陪臣敢辭者侯王臣也故諸王曰

引氏故稱其臣為引氏余嘉乃勲言我嘉女之功應乃

德德又報德女謂督不忘德德厚也言我嘉女勲往慶

乃職其往而踐若無逆朕命女無得逆我之命管仲受

下卿之禮而還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

讓不忘其上國高位在其上詩曰早麓篇愷悌君子言

子有樂神所勞矣以管仲之勲當時莫敢而猶不貪天

子之寬命固讓于國高蓋周禮重命卿雖有功之臣不

得不以禮自處而功高不矜乘權不擅其于同列猶不

十三年

甲戌 陳穆公元年

晉荐饒大亂之後使乞糴于秦以給秦伯謂子桑與諸

乎公問以糴給之否乎對曰重施而報言我厚施于君

將何求言無損重施而不報厚施于晉晉而吾能報君

不直其君秦也秦往伐之無聚必敗言戰其敗民亦

其心必離攜而討焉秦往伐之無聚必敗言戰其敗民亦

必謂百里與諸乎百里奚虞人也晉假道伐魏知虞公

矣可與對曰天災流行言饑饉之災國家代有言有國家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

此天救災恤鄰鄰國有災道也行道有福必降福而行天

災百里奚之言實渾厚無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輸運也

計救利害之心真賢臣也秦于是乎輸粟于晉輸運也

之言以自雍及絳相繼秦國都絳晉國都絳秦都之

栗給之命之曰泚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汾

止一次十四年乙亥是歲蔡穆侯卒

秦儀秦國亦使乞糴于晉以去年言輸晉人弗與之施

不與慶鄭曰皮鄭晉大夫背施無親是無親也幸災不

仁幸災之災食愛不祥食借已物不祥也怒鄰不義幸災

左傳統箋

卷之六

三

十五年

莊公元年

故秦伯伐晉。

討其背
開羅之

罪 孽

徒父箠之

徒父秦之掌
者以著筆之

卜吉

左傳統箋

卷之六

四

狡情
憤風

氣攸戾而
滿于外

陰血虧作

而動作于

身張脉償

興
脈張

還音旋淳 公號慶鄭惠公急而 慶鄭曰復諫違卜 復諫 乃定反 諫謂違慶鄭之言而乘小驪違卜 罔敗是求如此則是 又何逃焉事由避免 遂去之不願 梁由靡御韓簡使韓 戎車而梁 執射為右為戎輅 秦伯 輅與逐同謂將止之 秦伯將為 鄭以救公誤之慶鄭出救惠公反 遂失秦伯 晉所獲 秦伯因 秦獲晉侯以歸于是惠公反為秦 晉大夫反首 得走去 反首頭髮下垂也 拔舍謂草舍 秦伯使辭焉 使人辭謝 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泰伯使辭焉 晉大夫 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泰國諫言從女晉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踐也 左傳紀筴 卷之六 六 寐而見申生故謂之妖夢申生言蔽于 豈敢以至言不 韓故我將晉侯西行以厭息此語耳 執晉侯而 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歸秦也 公足履后土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穆公云不敢以至 而顛戴皇天 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是有歸晉侯之意 也故晉大夫謝云今日 羣臣敢在下風 言我眾臣在君 之言天神地祇皆聞之 穆姬聞晉侯將至 執而 以大子帶弘與女簡璧 登臺而履薪焉 帶弘穆姬二子帶即康公也簡璧穆姬 之穆姬欲自罪故積薪焉 帥 使以免服衰絰逆 禮初死 其子女輓于其上而登之 為凶服以迎穆公也免音問衰音崔絰大結反 且告 穆公以穆姬欲自殺之意 按今文左傳此下有日上 天降災使兵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晉君朝以

入則婢于夕以死女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
靈臺凡四十六字考釋及乃疏義皆云後人所加今不
復錄姑大夫請以入執晉侯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
也言我始執晉侯將既而喪夫人或自殺歸焉用之大
夫其何有焉雖女大夫且晉人感愛以重我謂反首天
地以要我謂皇天后土實聞不圖晉憂晉人感愛如此
重其怒也則人益怒也我食吾言而執之以入是自食
其背天地也天地既聞我言今而執之重怒難任重怒
我難以當背天不祥我背天地則必歸晉君然後可也公
之任晉王禁曰秦大夫不如殺之請殺無聚懸惡相聚為惡子
左傳統箋卷之六 傳公 七

桑曰子桑公歸之而質其大于請歸晉侯而留必得大
成如此則晉服秦晉未可滅言晉國強而殺其君徒殺
君何補祇以成惡國之仇怨且史佚有言曰周武王
名無如神莫先無怙惡無恃人亂無重怒人己怒已重
怒難任陵人不祥恃強陵人亦乃許晉平與晉和平晉
侯使卻乞告瑕呂怡甥名也字于金晉侯問秦許之平
故使卻乞且召之使來迎已于金教之言曰呂甥教朝
告呂甥也且召之使來迎已于金教之言曰呂甥教朝
國人而以君命實惠公無道呂甥恐國人不順故令先
且告之曰既賞乃假惠公孤雖歸孤諸侯自貶之稱辱

社稷矣然為君而見執已其卜貳罔也太于名言可卜
太子使代眾皆哭國人聞之皆哭晉于是乎作爰田爰
也分公田之稅應入公呂甥曰乞言又自言君亡之不
恤言惠公喪亡在而羣臣是憂而乃愛恤羣臣之至也
非思患之至將若君何問國人何以眾曰何為而可人
何以如此對曰征繕以輔孺子以輔太子諸侯聞之
又問呂甥對曰征繕以輔孺子以輔太子諸侯聞之
喪君有君難喪舊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使
侯受晉者惡我者懼有所畏惡晉者廢有益乎如此庶幾
有所勸勉惡我者懼有所畏惡晉者廢有益乎如此庶幾
也眾說皆喜悅晉于是乎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焉州
左傳統箋卷之六 傳公 八

釋甲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伯姬即穆姬也將嫁
歸妹之睽本卦為歸妹之卦為史蒺占之曰不吉史名
蒺其繇曰士刳羊之卦故云士刳羊亦無益也史名
蒺上六與六三為正應而二爻皆陰不復女承筐信
相應故為刳羊而下無血之象益音竟女承筐信
所掌故亦無睽也睽睽為承筐而上六居卦之極仰無所
歸妹上六爻辭云女承西鄰責言此下乃史蒺衍卦意
猶泰也嫁女于西而卦意不可償也無以報償也歸妹
如此知有責讓之言也歸妹之睽睽睽為承筐而上六居卦之極仰無所
之睽歸妹也嫁女于西而卦意不可償也無以報償也歸妹
相去震之離上六變而為離亦離之震亦能變而為震

九

+

其然公必不秦伯曰是吾心也言女之所言改館晉

侯僕七年焉牛年各一為一年蛾析謂慶鄭曰蛾析

夫盜行乎言惠公將歸子對曰昭君于敗謂呼之不往

夫秦敗而不死君敗而已又使失刑今出奔不待戮是

非人臣也臣而不臣人臣而失行將焉入雖出奔而必

晉侯歸秦伯殺慶鄭而後入刻終不化也是歲晉又

饒秦伯又佩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言其君可怨

且吾聞唐叔之封也唐叔武王之子成王之箕子曰箕子

紂之庶兄其後必大言唐叔之言其君可怨晉其庸可冀乎子之

左傳統箋卷之六備公士

言觀之以見晉姑樹德焉為秦之計以待能者以待後

國未可取也於是秦始征晉河東征其地也晉河東之地與秦

河外列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收河東之稅也十八年

女妻之是為懷公

十六年丁丑

會于淮齊桓公謀鄭鄭叔姓國子爵時為淮口所且東

畧也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西城鄭諸侯為役人病

疾而有夜登丘而呼曰役人不堪久齊有亂不果城而

還因是罷役也明年齊果有亂故傳錄之還音旋

十七年戊寅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因歸惠公而送秦歸河東而妻之

河東晉惠昭秦之地十五年秦已征河東今惠公之在

梁也梁國名梁伯妻之梁嬴梁伯之孕過期

產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卜招父梁太卜其子曰將生一

男一女所謂學招曰然亦以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

名男曰圉女曰姜因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

秦妾為宦女焉從兄事秦

齊侯好內言齊亂之由多內寵內多內嬖如夫人者六

左傳統箋卷之六備公士

人內寵並后亂之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勝少衛

姬生惠公公子元也鄭姬生孝公公子昭也葛麻生昭公公子

密姬生懿公公子商宋華子生公子雍傳言內嬖六

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傳言桓公不能修身以齊

易以為大子為太子雍巫有寵于衛其姬雍巫同雍

武孟易牙既有寵于桓公為衛姬滿立無虧夫既與管

仲率五公子皆求立以其母皆有寵十月齊桓公卒

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內寵內官之有寵者

初易牙有寵于長衛

姬因寺人昭以進羞于公而得寵而公子無虧易牙至是二人合謀而作亂邪音獨

于無虧之孝公奔宋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十二月

母故立之乙亥起齊以桓公之卒期辛巳夜殲因五公子爭立桓公不得殮尸出于

戶也杜注云六十七日乃殯一云七日

十八年已卯齊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楚子賜之金銅為赤金既而悔之

以銅為兵楚金利恐其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業已賜之為兵以伐楚也故悔

之盟使不得故以鑄三鐘鄭人因盟故以鑄鐘為兵器也

十九年庚辰左傳統箋卷之六僖公

宋公使邾文公用郕子于次睢之社邾子鄫國君也雖水之次有妖神焉

宋襄公使邾文公殺郕欲以屬東口屬聚也蓋口羅畏鬼襄公假此妖神

以誘之使相聚來歸已司馬子魚曰司馬官名子魚即目口古者

也時襄公欲圖霸故也六畜不相為用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畜許六反

事不用大牲若祭廟用羊豕門及大室用雞之類而况敢用人乎民神之

主也民為貴社稷次之用人其誰饗之豈有正神而齊享此祭者

桓公存三亡國元年省魯難信元以屬諸侯以存亡年城邢二年封衛也

義而合義士猶曰薄德謂微因取魯今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又用諸淫昏之鬼

祭于今六月會盟又執鄫子

又殺之以將以求霸不亦難乎言霸業無可成之理得死為幸恐其

衛大旱卜有事于山川卜曰視于山不吉甯莊子曰甯莊

子衛昔周饑周武王時克殷而年豐武王伐商討而今邢方

無道時邢國當罹諸侯無伯齊桓公既死諸侯無天其

或者欲使衛討邢乎言天久不雨無乃從之衛文公從

邢師與而雨

宋人圍曹此年宋公盟于曹南曹人討不服也宋欲圖

威子魚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崇國名崇崇國名崇

左傳統箋卷之六僖公

周文王軍三旬而不降用兵三十日退修教而復伐之

文王退而修德因墨而降墨軍墨也言不增兵詩曰

教乃復伐之刑墨而降墨軍墨也言不增兵詩曰

雅思刑于寡妻刑儀刑也寡妻謂至于兄言文王之

妻以至御治也言家齊今君德無乃猶有

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身之不正盍始內省德乎何不

修省其德無闕而後動可以討人梁者之主名以梁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自取滅亡非關他國也初

梁伯好土功力役過多民疲勞而不能應命則又施則曰其寇將至

其民曰其國將寇我將其民而用之

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又無故而擊池環繞其官懼民不從又非曰秦人將掩我之不

師而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秦遂乘虛而取之故云

二十年 辛巳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漢東之國隨為大楚闕穀於竟帥

師伐隨楚使令尹取成而還隨服楚與之君子曰隨之

見伐隨之所以見不量力也以其不量力而動設

力之強弱其過鮮矣善敗由已成其自取而由人乎哉

不可歸皆于人

宋襄公欲合諸侯欲為臧文仲問之曰文仲魯大夫以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 五

欲從人則可言能屈已之欲從人以人從欲辭濟今襄

屈人以從已之欲未必能有濟

二十一年 壬午

宋人為鹿上之盟鹿上宋地名襄公以求諸侯欲為楚

人許之許與公子目口曰即子小國爭盟宋小國也而

禍也取禍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幸而軍敗

夏大旱不雨公欲焚巫尫巫女也尫瘠病之人其面

故為之早魯公以巫尫雨不驗而臧文仲曰非早備也

言焚巫尫非修城郭力以修城郭為守備也貶食省用

君不舉盛儀節約務橋勸分登理已早之稼穡又此其

勢也凡此所以巫尫何為巫尫何罪而天欲殺之設若

為早欲使則如勿生則天何如勿若能為旱果能致旱

焚之滋甚則焚之是逆天意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公從臧文仲言而修早備

諸侯會宋公于孟孟宋地名宋襄公求諸侯子魚曰禍

其在此乎子魚前言小國爭盟君欲已甚言襄公剛斷

其何以堪之諸侯不其堪也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執宋

會且與諸侯同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薄亦地名也宋公被執請

左傳統箋卷之六 僖公 十六

子魚曰禍猶未也言吾所謂禍未足以懲君言宋公猶

也為明年戰

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四國皆風姓後義實司太皞與

有濟之祀大皞即伏羲也四國皆近于以服事諸夏附

小國不遠于天子但服事中國而已邾人滅須句須句來奔須句君于

奔于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于公曰須

子魚言崇明祀保小寡保小寡之謂周禮也蠻

夏大旱不雨公欲焚巫尫巫女也尫瘠病之人其面

故為之早魯公以巫尫雨不驗而臧文仲曰非早備也

雖有濟之祀而修周禮又德馨馨而舒周禮也舒
二十二年 癸未

初平王之東遷也 周平王因犬戎辛有適伊川 辛有周
水也 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被髮者戎也 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 此地必為戎 其禮先亡矣 被髮而祭 秋秦晉遷陸
渾之戎于伊川 元年東遷至是蓋百二十三

年但不知幸有以何年適伊川也然
晉太子圉為質于秦 七年將逃歸謂臧氏曰 臧氏秦所

也與子歸乎 欲與秦長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 辱而
左傳統箋 卷之六 倍公 七

為質于 子之欲歸不亦宜乎 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
秦國 子婦人之卑稱也巾以執手 以固子也 蓋欲堅固女

節以理髮言秦君使我嫁女也 女歸晉 亦不敢言 以告于
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 女歸晉 亦不敢言 以告于

吾君 恐遂逃歸 應史應遂歸其國
邠人以須句故出師 邠人恨魯公取須 公卑執言邠不

設備而禦之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不可以其小
無備雖眾不可恃也 則我兵雖多不詩曰 詩小雅 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 懼其如履薄冰 懼其又曰 周頌 敬之
敬之 再言敬之者 天維顯思 顯明也 思語辭 命不易哉

天命靡常 先王之明德 此解詩意言我度先 猶無不難
也 猶曰命 無不懼也 猶且戰戰 況我小國乎 况魯國之小

而忽之乎 君其無謂邾小 邾豈有焉 然有盡能養
而况國乎 此之蜂 弗聽 終不 公及邾師戰于升陘 升陘

各 我師敗績 邾果為 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胃縣也
門公自將敗績 邾果為 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魚門邾城

共 胃邾人縣之 城門示勝以辱公也
楚人伐宋以救鄭 公伐鄭故 宋公將戰 大司馬固諫曰

卿于 天之棄商久矣 宋商之後故云 君將與之 言公將
欲與復 弗可赦也已 恐逆天意不 弗聽 楚戰 及楚人戰

左傳統箋 卷之六 倍公 七

于泓 泓水 宋人既成列 宋兵列 楚人未既濟 楚兵尚未
司馬曰 彼眾我寡 及其未既濟也 何不乘其未 請擊之
困迫諸險 公曰不可 人于險 既濟而未成列 楚兵盡渡
未 又以告 子魚又 公曰不可 不肯擊其 師陳而後擊之
楚兵成陳 宋乃 宋師敗績 公傷股 襄公 門官殲焉 門
擊之陳者陣 師行則在軍左右 國人皆咎公 兵既陳而擊之 公曰
君子不重傷 重再也 言敵人被傷 不禽 二毛 敵人之髮
子不忍 古之為軍也 不以阻隘也 不迫人于險 寡人雖
亡國之餘 宋商之後故自 不鼓不成列 敵人不擊鼓以進

通女器。言伴賦非近婦人之物以見楚之非禮也。楚子入饗于鄭。楚子入鄭
 九獻。用上公之禮九獻酒而禮畢。庭實旅百。旅數也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加蓬。
 豆六品。食物六品加于蓬豆也。饗畢夜出。其夜楚子遂出。文芊
 送于軍。文夫人芊氏。取鄭二姬以歸。楚子取文芊所生二女以歸。叔
 詹曰。叔詹鄭大夫。楚王其不沒乎。言楚子必不得其死。爲禮卒于無別。
 言取二男女。是無別也。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無禮則危故知不得其死。諸
 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諸侯因此知楚威王不能成霸功也其後卒爲商臣所弑。

二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三

二十三年甲申是歲杞成公卒弟姑容立是為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成得臣子王也遂取焦焦陳邑城頓

而還頓亦陳邑子王子文以為之功子文以子玉取之使為

令尹使代已叔伯曰子若國何言子玉不

若楚對曰吾以靖國也安靖楚國也夫有大功而無

貴仕言子玉有大功其人能靖者與則其人能安靖不

聲有幾言能安靖者不多也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晉惠公卒子周立是懷公命無從亡人時重耳出亡在

無得從期期而不至無赦上朔如字約也下期音非一

其行者期期而不至無赦年也懷公與其國中親戚相

約滿一年不召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時狐突

歸者殺之無赦狐突不召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召

重耳在秦國弗召二子歸晉懷公執狐突以其子不召

子來則免則不殺汝對曰子之能仕凡人子長父教之

忠為之於所事者古之制也策各委質賈形體也言人

王之策委身體而貳乃梓也薛罪也復有二今臣之子

君事之質音致貳乃梓也心則加之罪也今臣之子

名在重耳言狐毛狐偃各有數年矣若又召之教之貳

也教之懷父教子貳而教子以忠何以事君刑之不

也二心也

濫刑而不濫及於無辜言懷公君之明也臣之願也

淫刑以逞若濫殺其刑誰則無罪罪而殺之也臣聞命

矣乃殺之終不肯召二卜偃稱疾不出見狐突無罪

周書有之康誥乃大明服言君大明已則不明懷公自

而殺人以逞而殺戮下辜不亦難乎難人民不見德晉

之民皆下而唯戮是聞但聞有無辜其何後之有言懷

見君之德而唯戮是聞但聞有無辜其何後之有言懷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遭驪姬之難晉人伐諸蒲城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父之命言為臣子者所而享其生祿而受其養於是乎

得人有君父之祿故有人而校既得人矣乃用其罪莫

大焉吾其奔也寺人拔斬而走遂奔翟從者狐偃趙衰

顛頤魏武子司空季子趙衰趙風之弟也魏武子魏犢

行者不止此五人而獨舉翟人伐屠咎如別種也魏姓

此者以賢而有功者言之翟人伐屠咎如別種也魏姓

各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翟人二女

公子取季隗重耳自生伯鯈叔劉伯鯈音以叔隗妻趙衰

以長女生盾即趙宣子也文公卽將適齊重耳將去謂

與趙衰生盾位仍逆趙與其母將適齊重耳將去謂

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重耳臨行屬對曰

111

四、

鄭固將禮焉禮當以况天之所啟乎况重耳乃天意所不以弗聽禮之及楚至鄭而楚子饗之楚成王曰公待之乎弗聽禮之及楚至鄭而楚子饗之楚成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不穀諸侯謙稱言何以報對曰子女玉帛子女謂妃妾也玉則君有之則楚自不毛齒毛齒之羽毛獸之齒則君地生焉楚地其波及晉國者其餘波沾及君之餘也皆楚君享用之其何以報君言晉國無物曰雖然何以報我必有以對曰若以君之靈言若假借楚得反晉國復歸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而二國之兵相其辟君三舍兵當退三舍而避楚左傳統箋卷之七 倍公五
兵所以報德若不獲命若退三舍而楚不其左執鞭弭也辟音避若退三舍而楚不其左執鞭弭鞭馬捶也弭弓末之右屬藥鞭屬者也藥以受箭者無緣者弭莫爾反右屬藥鞭屬者也藥以受箭者在兩手欲避右帶藥鞭之文故云以與君周旋然後與左執屬音屬藥音藥鞭居言反以與君周旋然後與接戰子玉請殺之子玉成得臣也段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廣大者易至奢儉而文而有禮文華者易至於儉以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能敬者易至福惡忠而能加忠誠者未能有力而晉侯無親晉侯指惠公也以內外從者能加以勤力而晉侯無親晉侯指惠公也以內外惡之外之諸侯內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封之君府叔也其後衰者也必時有與者故其將山晉公子乎能與

必公子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重耳也天將興之誰能廢之誰能逆天意咎我若殺之是違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秦穆公以於重懷麻與焉懷麻與焉秦穆公以耳秦穆公以去秦秦穆公以聲秦穆公以晉匹也言秦晉皆大何以早我何為早我公子懼秦伯怒降服而內乃降服自他日公饗之秦伯饗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狐偃自言我不如請使衰從以重耳公子賦河水河水遠詩也義取朝公賦六月六月小雅左傳統箋卷之七 倍公六
耳耳歸晉必能佐天子也趙衰曰重耳拜賜趙衰使公子賜公子降拜稍首公降一級而辭焉秦伯下階一級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此責望重耳敢不拜佐天子趙衰言秦伯以二十四年乙酉杞桓公宋秦伯納之秦穆公納重耳及河將渡子犯以璧授公子子犯以璧授公子下子犯以璧授公子而奔走於天下也纓馬繯也言從君臣之罪甚多矣言多於臣猶知之我猶自而况君乎况吾君而不請由此云

言君自此歸國 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此重耳設

有如水言我心即汝心如投其璧于河蓋以爲質信

濟河入於曲沃晉宗朝於武宮武公以曲沃并晉使殺

懷公于高粱懷公奔高梁使人追而殺之占呂卻畏佩呂

文公所備害卻去逆反將焚公宮而弑晉侯欲殺文公

寺人披請見寺人內官也名公使讓之披曾伐文公

人讓之且辭焉辭不見蒲城之役五年獻公使君命一宿

其後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汝不待

左傳統箋 卷之七 僖公

大宿雖有君命言二者雖奉獻公何其速也夫祛猶在

祛衣袂也蒲城之役被斬其祛故女其行乎言我不欲

汝汝何不對曰臣謂君之入也晉其知之矣庶幾知君

若猶未也猶未知君又將及難將有禍難乘於君命無

二大凡奉君命者古之制也除君之惡謂前此奉命而

君除唯力是視爲君除惡當盡蒲人翟人言公在獻公

在惠公時余何有焉我彼時視汝爲蒲翟之今君即位

其無蒲翟乎言安知無起自蒲翟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管仲相莊公九年魯納子糾與齊戰于乾時管仲若

易之言公若反易齊桓之何辱命焉則我將自去無行

者甚衆謂罪而出奔豈惟刑臣豈獨我哉拔奄公見之

以難告告呂卻欲焚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不使人知

秦伯以公宮火呂卻不知公出故取甥卻芮不獲公乃

如河上知公在謀不秦伯誘而殺之爲晉討晉侯逆夫

人嬴氏以歸因會秦伯乃迎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

紀綱之僕新有呂卻之難故以兵防衛晉侯實充也制

凡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人介初晉侯之豎頭須豎頭

各頭須守藏者也爲文公守其出也文公竊藏以逃須

左傳統箋 卷之七 僖公

痛其庫藏盡用以求納之盡用其物及入文公求見頭

求見公辭焉以沐文公以方洗謂僕人曰頭須謂公沐

則心覆言沐則低頭而心心恥則歸反心反覆則凡心

反其宜吾不得見也心志反常宜吾居者爲社稷之守

言羣臣居國者行者爲羈縻之僕其從行者所以負其

亦可也或始或行何必罪居者何必以居者國君而

匹夫爲一國之君乃懼者甚衆矣畏罪者將僕人以

以頭須之公遽見之

文公妻趙衰謂之女妻衰生虢同所拊摟嬰三子趙姬所

名也原屏樓其所食邑也趙姬請逆盾與其母文公先以翟女叔隗妻衰生子盾皆在翟故趙姬請衰俱迎之歸也子餘隙子餘衰字以既娶公女姬曰得寵不敢復迎前娶及子也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叔隗從亡之時所娶也今爲晉卿而娶公女則得寵矣不迎叔隗是忘舊也忘舊則人將固請許之衰猶不肯姬見其薄而疑之何以使人乎固請於公以爲嫡子卿立歸晉以盾爲木姬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卿立君主之故姬請于公公初未肯故須固請也而使其三子下之同括嬰也爲庶子則讓之居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卿之正妻爲內子以叔隗先娶故尊之爲正妻矣已爲妾而居其下也

晉侯賞從亡者文公賞前日相從出奔之羣臣介之推不言祿介姓之推名公

左傳統箋
卷之七
伯公
九

之微臣也推亦祿亦弗及。文公願祿亦推曰獻公之子

九人皆死。國惠喪無貺。惠公懷公皆叶。

力。外之諸侯內之三公存焉。其性非柔悅害而無親久。

內乘之臣民無不棄之天未絕晉絕晉之祀必將有王

主晉祀者主晉國宗廟社稷之祭者非君而誰非屬之文公而誰天實

而三子以爲已矣

公之復國焉不遠也。誣有入之於前日之廷也。今文

不亦詘乎疾猶謂之吝况食天

之功以爲已力乎。則又甚于竊財矣。豈非益之以類乎。

下養其罪。在下者以食天之功爲立。上賞其奸。在上者

事其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

上下相蒙
上賞其奸是上蒙其下

與處矣。難與之並處於朝矣。其母云。之推母。盍亦求之。何不自求賞也。以死

誰慙。不求而死誰代汝怨慙者。對曰。尤而效之。尤過也。表以彼貪天者爲過。今自求賞是效其罪又甚焉。則我罪又且出。怨言不食其食。不當更食其祿也。

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雖不求之亦當使其知之。對曰。言身之文也。所以文飾其身也。身將隱。吾身且將隱遁於山林矣。焉用文之。何用假言辭以文飾之。

是求顯也。若自言之是迹難隱而心實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其母賢之。

乃曰。汝乃與女偕隱。我願與汝俱隱也。遂隱而死。母子俱隱而死。晉侯

求之不獲。文公使人求之不知所在。以緜上爲之田。遂以緜上之田爲介推田以供

紀
曰以志吾過
以此四諫
且旌善人
推之以善也

左傳統箋
卷之七
伯公
十

王將以翟伐鄭襄王使人如鄭助衛請汧鄭伯執之王怒故欲以翟兵伐鄭也富辰諫

臣聞之大上以德無民言上聖之

民視同仁無親其心見也日月之其大聖之人則

其大音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親其所親以漸

於遠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二叔管蔡也。咸，和也。周公攝政，管蔡流

言而挾武庚以叛故周公傷故封建親戚故大封同姓

侯以等屏即以為周室之害矣乃使屏所志士乃重耳

以蕃屏居藩離屏蔽也管蔡處霍霍衛毛聊苛孫曹

滕罪原鄧卬文之昭也

晉應韓武之膠也。此四國者皆武王之子也。

為膠也邪音山壽邪山丰山杰山周山公山之山山山此六國者皆

于應平聲
戶荊邢茅肱祭周公之船也
周公之嗣也

不言昭穆者周公不取昭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穆公
經文王之後也祭音蔡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召穆公
厲王宣王時卿士也類善也厲王之時周道既衰故糾合
宗族于成周於是糾合宗族於而作詩曰此詩小雅常
棟詩周公所作故其序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而當辰乃以為召穆所作者蓋言召穆公述周公之樂
歌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華外發也韡韡光明也言此
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華外發也韡韡光明也言此
光則手以與兄弟和睦則九今之人莫如兄弟人而無他
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闕于牆言在家內也牆外禦其侮
之親也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如是以此詩則兄弟雖有小
言兄弟在家內雖不和猶如是以此詩則兄弟雖有小
宜外扞異族之侵侮也如是以此詩則兄弟雖有小
念則如兄弟之間難不廢懿親懿親之美也今天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子不忍小忿言襄王今不以棄鄭親鄭與周同姓是懿
親也其若之何庸勲親親親其親族驪近尊賢親其道
賢其有德之大者也即韓從昧就其耳目者與頑用
與其心而者好之大者也棄德崇奸有此四德而棄之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熱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王
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周厲王棄嬖寵而用
三良棄嬖寵而用三良謂叔於諸姬為近諸姬
惟鄭去四德具矣四德謂勤也親也近也賢也耳不聽
五聲之和為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有耳目不別五色

之章為昧五色蒼赤白黑黃也有目心不則德義之經
為頑行道而有得之謂德處物而得宜之謂口不道忠
信之言為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有口而翟皆則
之翟人以此四奸具矣翟具四奸不可崇也周之有懿
德也當周公盛時猶曰莫如兄弟周公作詩猶故封建
之而大封建其懷柔天下也懷撫也猶懼有外侮猶恐
使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其詩言兄弟外禦其侮故知
故以親屏周故以同姓諸召穆公亦云周公作之召公
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鄭之親而伐之是變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以從諸姦以翟之姦而崇無乃不可乎棄德崇奸禍之
民未忘禍莊十九年有子顏之亂倍十一王又與之今
用翟代鄭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弗聽不從當
是與禍也其若文武何言將廢文王武王弗聽不從當
使顏叔桃子出翟師顏叔桃子二子皆翟伐鄭二子以
之取櫟取鄭之櫟王德翟人王之德翟人將其女為后立
翟女翟女富辰諫曰不可言翟女不臣聞之曰報者德矣
大凡報人之施者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翟固食
我雖口力倦矣施者未厭彼責我之報者其翟固食
林戎翟之性木王又啟之今以其女為后如德無極婦
之志近之婦怨無終怨無已翟必為患言致怨翟女
則不知止婦怨無終怨無已翟必為患言致怨翟女

患王又弗聽又違其諫卒甘昭公通於隗氏甘昭公即
也王又弗聽以翟女為后甘昭公通於隗氏甘昭公即
邑於甘隗氏即所立王替隗氏襄王知之叔桃于率
翟后也子帶私通之王替隗氏襄王知之叔桃于率
大叔以翟師伐周太叔即甘昭公也襄王知之叔桃于率
也大敗周師大為翟王出適鄭襄王出處于地
音太大敗周師大為翟王出適鄭襄王出處于地
鄭子賦十六年鄭殺好聚鵠冠
可用為飾聚鵠冠以鄭伯聞而惡之其非文公聞而惡之
為冠非法之服也鄭伯聞而惡之其非文公聞而惡之
盜誘之使人以計殺之于陳宋之亂子賦至二國君子
引之而來殺之于陳宋之亂子賦至二國君子
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章身故不衷則為災于身也服
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賦之服不稱也夫詩曹風
左傳統箋卷之七信公
言彼小人在位其德不足以稱所服之詩曰自詒伊戚
章服傳引之以喻子賦所服之不稱詩曰自詒伊戚
其子賦之謂矣他人殺之實子賦所自取正合小雅之
言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本虞書大禹謨故傳稱之曰
五行既序是天成其施上下各得其宜也愚按天冠
地服冠之不稱則一身之天地有不平成之象故傳取
其義非
宋成公如楚宋襄公為楚所敗成公還自楚入于鄭鄭
鄭伯將餐之宋公問禮於皇武子皇武子對曰宋先代
之後也謂商於周為客周尊先代天子有事祭宗廟
之膳焉則賜之有喪而宋弔之拜焉則王特拜豐學叩

也言天子尚尊敬之故當鄭伯從之送加禮以
豐厚其禮以待之可也鄭伯從之送加禮以
王使來告難告大叔帶之難曰不穀不德王謀得罪
于母弟之寵子帶子帶襄王同母之弟故曰母弟鄭在
鄭地邑鄆野也致使我野敢告叔父稱之曰叔父故
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謂之蒙塵敢不奔問官守官
王之羣臣也天子至尊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驪
敢斥言故但曰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驪
父告于秦簡師左驪天子無出傳言天子以天書曰天
王出居于鄭天子無出而經乃書天辟母弟之難也致
有難而避之則失天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棄祖廟而行
子之重而若有出矣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棄祖廟而行
左傳統箋卷之七信公
殺諸侯之稱故曰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降名皆自罪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
官具于汜司具其器用省息井反而後聽其私政鄭
君臣先省視官具禮也得先君後
而後聽其國政禮也已之禮
二十五年丙戌是歲衛文公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夫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守謂
正卿國子言不得我請昆弟仕焉為奔邢以求仕乃
往得仕其計而用之也二十五年春一衛人伐邢
二禮從國子巡城禮至偕其弟從邢按以赴外殺之手
持人為校二禮手執國子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
授之城外使衛人殺之

也故名殷衛侯名也惡其滅同姓故春秋書名以罪之禮至為銘曰自矜其功
余披殺國子莫余敢止言那人莫敢有止之者自言
如耻而反銘功于器傳勇也夫設詐以謀人國乃不

秦伯師于河上公泰穆將納王納周襄王狐偃言于晉侯曰犯

文公云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王則可以勤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

諸侯信之勤王則可以勤其納王乃所以求諸侯也且大義也室天下之大義也

文之業昔平王遭大戎之變而東遷也晉文而信宣於

諸侯侯侯先有功于王室故勸公繼其業也今為可矣今日納王使卜偃卜之

猶疑而使其吉內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昔黃帝與神農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勝之今得其非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言我無黃帝之對

曰周禮未改周禮雖衰而周今之王今日之古之帝也

言則王自當帝公曰筮之使以筮之筮之遇大有之

朕木卦為大有之卦為曰吉遇公用饗于天子之卦也

周易九三爻辭曰戰克而王下遇阪泉之兆是戰克

公用亨于天子也筮得大有之卦是王

也吉孰大焉言卜筮且是卦也不繫于一爻天為澤

以當日乾為天兌為澤乾變為天子降心以逆之不亦

可乎日之在天垂耀在澤是天子在上大有去朕而復

去舍也復還也言即舍之卦之聚而還論木卦亦其所

也亦有天子降晉侯辭秦師而下文公四卜筮皆吉故

晉師順流而下蓋欲次於陽樊陽樊周地晉

自專納王之功也左師逆王分兵迎襄王入于王城

于溫溫故分兵圍之左師逆王王于汜也王入于王城

于周取大叔于溫而獲太叔殺之于圍城晉人殺之

各晉侯朝王王饗醴襄王為之設命之佑伯助也命

以助其請隧掘地道通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懸棺

正宜不免吾弗許襄王曰王章也王云是禮所以章

天子之禮也言周德雖衰而晉而存二王則是有二王也

亦叔父之所惡也言天下而有二王雖晉君亦惡之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與之陽樊溫原橫茅之田既不許陸乃割四邑以

晉于是始啟南陽陽樊以陽樊不服周難與之而陽

聞之欲以兵倉葛呼曰倉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中國有禮

而後刑以威四口四口用征伐故宜吾不敢服也言我

也秦何以待四口者此誰非王之親姻謂若此地者孰

其俘之也俘執之也乃出其民文公乃逐出其

秋秦晉伐邲邲小國名在秦楚之界二楚闕克屈禦寇

以申息之師戊商密商密邲別邑楚命二子帥二邑之

師戊午析邑以援商密秦人過析邑限人而係輿人

以圖商密隱藏為隱於折邑隱蔽之處潛入而轉與

而傳焉傳薄城也於晉時薄城不使商密宵坎血加

是皆又擄地為坎埋血其中偽與子儀子邊盟者示二

若盟之條者又加之以盟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示二

秦而與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中商計幾子

儀子邊反楚歸秦乃降郡人以無秦師因申公子儀息

而折為秦所取也乃降郡人以無秦師因申公子儀息

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折成亦祇而楚令尹子玉追秦

師勿及言晉者秦為兵主遂闕陳納頓子於頓因不及

無虛出故闕陳頓國各將陳人逐頓子故秦人納之復國

冬晉侯圍原原人亦不服命三日之糧具三日糧原不

左傳統箋卷之七七

降若國之三命去之則命晉師諫山諫謂使人密探曰

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軍吏請於文公且公曰信國

之寶也民之所庇也民無信得原失信言我已命退師

得一原而失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云滋多得原所待是難

信於我師也何以庇之無信何所云滋多得原所待是難

退一合而原陷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趙襄為原

大夫狐溱為溫大夫漆狐毛之子去周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勃鞞即寺人拔也以對曰昔

趙襄以壺餐從徑行也餒而餓行自餓而不取

盟守而問之寺人且哀從亡之士有大功股肱也豈樂

勿食細事也以股肱之臣而由奄人以進置其大數而

錄其小節用人如此何足以為後世法乎

二十六年丁亥年

齊孝公伐我北鄙孝公桓公子欲為盟公使展喜鶴師

倍公使展喜以酒食使受命于展禽於展禽受其辭命

勞齊師猶若報反使受命于展禽於展禽受其辭命

應答也展禽即柳下惠也名齊侯未入竟音境展喜

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足將歸於敝邑好臨使

下臣竊執事不敢斥尊者故託言齊侯曰魯人恐乎曰

小人恐矣在下之小君子則不在上之君齊侯曰寧如

左傳統箋卷之七七

縣如當作而將盡也言居室野無青草食之野又無草

何恃而不恐魯之所恃者何對曰恃先王之命恃者先

命故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二公相周為周夾輔成王

不恐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二公相周為周夾輔成王

夾輔而輔相之成王勞之功而慰勞之而賜之盟

與二公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

為盟誓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此盟誓之辭言齊魯

在盟府載於盟書而藏大師職之時太公為太師兼主

別為副本與太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

公自收主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爾先君桓公為盟

之而謀其不協諸侯有不和協者彌縫其隙諸侯有隙

與彌而匡救其災諸侯有災患者昭舊職也言桓公所

婦大夫之致伴者也子文被于
 玉為令尹故賀其所舉人也子文飲之酒客以酒
 為買尙幼父也其年尙小後至而後衆客不賀獨不賀子
 文問之不賀對曰不知所賀賀者何事也子之傳政
 於子玉十二年子文使子玉為令尹靖國也谷叔伯之言靖諸
 內而敗諸外雖靖于內而必敗于外也所獲幾何言得
 喪也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蓋山汝之所舉以敗國本欲舉
 靖國而適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言子玉為人內剛
 不可以治民遇三百乘若使所將兵車過三百乘以上其不能以入也
 其必不能入前敵矣甚言苟入而賀荀子玉幸能入
 子文舉子玉為不當也左傳斂箋卷之七僖公
 後之有未為晚也言子玉之必敗
 楚子及諸侯聞宋諸侯陳蔡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
 公之孫也宋服晉而楚先軫曰先軾晉下軍報施救患
 聞之故告急於晉也取治楚之威於是乎在免此
 殺宋貽馬之施取威定朝晉之業於是乎在免此
 宋受困之急狐偃曰楚始得曹曹初而新昏于衛楚成
 宋之一舉也若伐曹衛曹若先伐楚必救之楚愛曹衛則齊
 之女若伐曹衛曹若先伐楚必救之楚愛曹衛則齊
 宋免免去年楚使申叔戌穀以偏齊今於是乎蒐于被
 蒐地名蒐音搜作三軍閔公元年晉獻公作二謀元
 帥元長也謂中軍帥趙衰曰御綏可臣亟聞其言矣周

都殺說禮樂而敦詩書都殺所喜悅者禮樂所詩書義
 之言也詩以美刺書惡為義書以紀述政禮樂德之則
 之府也事為義府者殺也言義之所聚也禮樂德之則
 也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德義利之本也利國利民之
 本夏書曰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賦納以言言帝舜舉
 賢始則取納以明試以功而考其事績也功車服以庸有
 言而觀其志也明試以功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都
 車服以用之也君其試之勉文公以帝舜用乃使都
 殺將中軍都殺幸先軫代之明年都漆佐之狐偃將上
 軍狐毛而佐之之兄命趙衰為卿讓于樂枝先軫
 樂枝樂枝樂實之孫貞樂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因襄得林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主
 父御戎魏犢為右荀林父中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二年欲
 用之教民二年子犯曰民未知義言民未知尊未安其
 民民無義則苟且於是乎出定襄王以示之義納襄
 入務利民入國而務為利民懷生矣民皆懷德居將用
 之文公又子犯曰民未知信言民未知不未宜其用明
 也言未明於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退一舍以示信民
 見用之信也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退一舍以示信民
 易資者不求豐焉謂以貨物相賣易明微其辭約皆分
 明公曰可矣呼子犯曰民未知禮言民未知少未生其

共民不知禮則恭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今年大蒐于
 貴明伯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也新民聽不
 感上之命無所從惑而後用之然後用民為兵以役出
 殺戊申叔去穀釋宋圍又使子王去宋所謂楚一戰
 而明年與楚戰於城濮文之教也由晉侯以文
 左傳統箋卷之七 僖公 主

左傳統箋卷之八

僖公四

二十八年已丑 齊昭公元年是歲陳

晉侯將伐曹以曹從假道于衛曹在衛東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先是晉已出師及衛境上四衛不肯假侵曹

伐衛遂聲罪伐衛取五鹿衛地名晉郤穀卒原軫將中軍

胥臣佐下軍上德也郤穀為中軍將而卒先軫以下軍

季子也補晉侯齊侯盟于欽孟衛侯成請盟晉人

弗許因不衛侯欲與楚因晉不許盟國人不欲衛國之

左傳統箋卷之八僖公

晉而不故出其君以說于晉以成公附楚背晉故

出居于牛襄衛地也因國人之公子買戌衛買魯公子

以說焉魯僖公見楚下勝故懼于晉子謂楚人曰不卒

戊也實因畏晉而殺買乃說晉晉侯圍曹以兵圍曹

門焉攻曹之多死攻門之士曹人尸諸城上曹人取晉

城諸城晉侯患之以攻城失聽輿人之謀曰與衆也

之稱合於墓而舍于曹人之墓示將發其塚以移軍

師遷焉其策而遷師于曹人之墓曹人克懼晉師將

發其塚果見兇兒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曹人遂將所殺

者歟以棺而出與晉軍因其兇兒而攻之聽其兇兒

不固故乘此叩入曹果破曹而歟之以其不用僭負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入曹國而數其君臣之罪以僭負

曹乘軒者三百人則祿且日獻狀且令曹人自獻其不

位而小人進用可知且日獻狀且令曹人自獻其不

罪令無入僭負之官僭負僭用僭用僭人之

無殺僭負報施也以報前日魏犢顛怒魏犢武子也

此等小惠義僭負僭氏魏犢傷於胷二子同殺

左傳統箋卷之八僖公

魏犢公欲殺之欲殺而愛其材猶未忍也使問且視之

病且視其將殺之將殺之魏犢束曾見使者結束其胃之

使者使曰以君之靈言藉君不有寧也故不以病故

躍三百距躍言距地向而越物過也杜註云百

謂謂百為謂謂百為無所據杜氏意以傷病之人必不能六

躍正以見能直云三百何不徑提手據音曲踊三百

謂謂上跳而乃舍之魏犢殺顛顛以徇于師罪而獨

殺顛顛刑宋人如晉告急門尹般宋大夫

宋音師求公曰右舍而不拔則宋

告楚不許若告楚令退師我欲戰矣與楚戰齊秦未可

齊秦二國若之何楚以激二國使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先軫獻策云今當使宋舍齊秦之二國藉之告楚假借齊秦

請退爾宋之我執曹君我曹則悅而分曹衛之田以賜

宋人又以其二國之田與宋也楚愛曹衛曹衛乃楚

而曹君見執二國之必不許也楚怒則決不許喜則怒

如見奪則齊秦喜得宋賂能無戰乎齊秦必將自公訟

文公悅先軫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皆以激楚

趙子入居于申申邑在方城內故曰申使申叔去穀所謂出穀使

左傳統箋卷之八倍公

子玉去宋所謂釋宋曰無從晉師楚子我子玉使晉侯

在外十九年矣此皆楚子之言晉文公以五年奔翟而

果得晉國而為之君險阻艱難險阻艱難之事備嘗之矣備嘗之矣

天假之年獻公之子惟文公而除其害除患懷日天假之年

所置此乃天意欲其可廢乎豈人力可得軍志曰古之

允當則歸告我則志者蓋謂我已開宋今齊秦又來又曰

知難而退引此志者蓋謂晉之力又曰有德不可敵此

志者蓋謂晉侯有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言今與晉遇當

子玉使伯勞請戰伯勞謂伯比之孫越椒也請戰者請

曰非敢必有功也言與晉戰不願以間執讒惡之口

者謂為賈言言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于王欲決王怒

楚于使子玉無從晉少與之師子玉兵唯西廣東宮楚

師今乃請戰故怒之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楚武

子有官甲亦分以給之與若教之六卒實從之楚武

宗父葬若故者即子王之祖也六卒子玉子玉使宛春

告於晉師曰宛春楚大請復衛侯而封曹衛侯未出境

曹伯已見執失臣亦釋宋之阻子玉要晉先復曹子犯

曰子玉無禮哉子犯問宛春之請君取一欲以釋宋圍

左傳統箋卷之八倍公

為晉臣取二臣謂子玉也言子玉不可失矣言無禮如

之患臣取二欲以復曹衛為已患不可失矣此當惡學

失也先軫曰子與之未當故曰汝且許之定人之謂

禮言安定諸侯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玉以一言而定

能定人不為禮楚一言而定三國謂子玉以一言而定

我則無禮我不能定人而又何以戰乎以無禮敵有禮

不許楚言不許之是棄宋也則楚必怒救而棄之本出

軫畫策也。機辭也。言不如私計。二。執宛春以怒楚。執楚
國使之告絕于楚。是離楚之策也。公說。文公喜先。乃拘
其怒。既戰而後圖之。而後定計也。宛春於衛。以激楚怒。且私許復曹衛。私許二國。曹衛告
絕於楚。二國喜得晉命。子玉怒。使者被執而二。從晉師
也。晉師退。退楚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晉文君也。子
楚是君也。且楚師老矣。已疲。何故退。而避之。子犯
曰。師直壯。言明兵者以曲為老。以理曲登在久乎。言
之老不以微楚之惠不及此。文子還楚楚于享之且退
久出故也。微楚之惠不及此。諸秦故言微楚之惠則不
至。退三舍辟之。九十里也。所以報也。初文公與楚子
左傳統箋 卷之八 僖公 五
原其辭。晉三舍故。背惠食言。背楚之惠而食前日。以充
其。楚也。亢音抗。我曲楚直。而此則是晉之理。其衆素
飽。充飽於腹。不可謂老。不可謂楚。我退而楚還。設使我
亦歸。我將何求。則我固無。若其不還。設使我退舍。君退
臣犯。是晉君退避而楚。曲在彼矣。而此則直在晉。退三
舍。晉師退。楚衆欲止。楚人欲于玉不可。子玉獨欲戰。更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泰小子慈大干城
濮也。城濮衛地名。天上聲慈。魚鮒反。濮音卜。楚師背鄧
而令。于其處。待有隙也。鄧音夷。晉侯患之。患後楚兵聽

輿人之誦曰。輿人也。恐衆畏險。原田每。高平曰。原
原田之草。每。舍其舊而新是。言可以謀立新功。
然盛也。每音每。舍其舊而新是。言可以謀立新功。
公疑焉。言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言文疑。衆謂子犯曰。戰也。
勢必得諸侯。言必可以。若其不捷。言必可以。若其不捷。
外河而必無害也。言有山河猶可自公曰。若楚惠何。言
過楚時受。樂貞子曰。樂枝。漢陽諸姬。漢水之南。皆姬姓。
楚實盡之。今楚盡。思小惠而忘大耻。思其贈送之小惠。
之大。不如戰也。言不若與楚一。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
楚子伏心而盪其腦。言以決勝負。晉侯夢與楚子搏。搏徒手。
左傳統箋 卷之八 僖公 六
古。是以懼。懼其。子犯曰。吉。我師大。言侯向上。楚侯
其罪。楚子向。吾且乘之矣。言所以乘物者。今人用猶。
侯之。則是我能乘之也。杜注云。子玉使鬬勃請戰。國
于犯。審見事。宜故。謹言以答夢耳。子玉使鬬勃請戰。國
于上也。前伯勞。請戰。請於。口請與君之士。以戰為戲。
於楚也。至是請戰於晉也。口請與君之士。以戰為戲。
甚也。君焉。戰而觀之。戰車前橫。木請首。君焉。得臣與賓
目焉。得臣以爲目也。與去聲。晉侯使欒枝對曰。使答。寡君
聞命矣。言我晉君已。楚君之惠。送之惠。未之敢忘。言所
戰者。以不取也。是以在此。所以在此。爲大夫退。而爲汝退。
楚君之惠。故也。是以在此。所以在此。爲大夫退。而爲汝退。
去其敢當君乎。言敢與楚。若既不獲命矣。今既不得楚
聲。其敢當君乎。言敢與楚。若既不獲命矣。今既不得楚

政煩大夫謂二三子敢煩國勅戒傷戒師車乘戒師車乘
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去聲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百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事言四者皆備見駕乘修舉無不周也敬師車乘
晉反執倚兩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敬師車乘
兵曰少長有禮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以戰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陳于莘北莘國之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敬師車乘
率其軍與陳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敬師車乘
左傳統箋卷之八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也百人為卒此蓋今日必無晉矣敬師車乘
左子上將右子西晉臣蒙馬以虎敬師車乘
皮晉臣以虎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奔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曳柴而偽遁敬師車乘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之原軫卻漆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敬師車乘
親軍也橫衝楚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敬師車乘
伯也以西之上軍夫楚左師潰敬師車乘
敗楚子西所將左軍楚左師潰敬師車乘
敗是大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敬師車乘
晉師三日

師穀食楚軍及癸酉而還師穀師穀師穀
此雅作王宮于踐土踐土亦鄭地襄王聞晉戰勝
去聲師穀師穀師穀師穀師穀
之三月鄭作鼎追言向者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師穀
以兵助為楚師既敗而懼始欲助楚今見楚師穀
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成盟
子人氏七年子華傳云泚氏孔氏子人晉樂枝入盟鄭師穀
氏三族實違君命今九必語之後也師穀
伯鄭與成公盟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師穀
師所次丁未獻楚俘于王獻所獲楚師穀
而盟也丁未獻楚俘于王獻所獲楚師穀
乘徒兵千步卒千人皆獻鄭伯傳王鄭伯相禮
左傳統箋卷之八敬師車乘敬師車乘
平禮也王以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已酉王饗敬師車乘
醴王設享禮命晉侯俾命之幣物王命尹氏及王子虎敬師車乘
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
使三官以策書命晉侯為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敬師車乘
侯伯也周禮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大輅金輅也敬師車乘
服則驚戎輅之服戎輅軍輅也兵事所彤弓一彤弓赤敬師車乘
見也戎輅之服戎輅軍輅也兵事所彤弓一彤弓赤敬師車乘
彤矢百每一弓則張弓矢千張黑弓也矢千則弓十矣
音拒拒一拒拒一拒拒一
祭其宗廟用以降神也虎賁三百人周禮虎賁氏以虎敬師車乘
王所趨今賜晉侯曰王謂叔父此策命辭也晉與周敬
三百人也賁音奔

服王命使之敬事以綏四國以安四方糾迷王思其有
王者科晉侯三辭之辭從命然後曰重耳敢再拜稽
而遠之晉侯三辭之辭從命然後曰重耳敢再拜稽
首奉揚天子之不顯休命以奉揚王之大顯美命
策以出受其策出入三規未受命則三辭已受命衛侯
聞楚師敗懼山奔楚遂趙陳懼也自衛侯欲與楚故至此
又適陳陳亦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衛侯弟也衛侯使
虎而來盟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王庭王庭踐土王宮
宋公齊侯秦侯鄭伯衛叔武皆子也要言曰言要平聲
皆獎王室言諸侯皆當無相害也有淪此盟敢
左傳紀筴卷之八 僖公 九
變今日明神之師俾隊其師使之隕墜其衆謂無克祚
之盟者明神之師使之隕墜其衆謂無克祚
國無有能及而玄孫第四代孫無有老幼及其玄孫
皆受變君子謂是盟也信合於義信謂晉於是役也
能以德攻謂城濮之役能以文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
纓弁皮弁也纓所以結於頤下而未之服也先戰未戰
之夢河神謂已曰界余子玉夢河神告云以余賜女孟
諸之康孟諸宋戴澤名也康與潤同謂水草之文弗致
也子玉不肯以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
玉附復二子不敢自弗聽榮季曰榮季死而利國猶或
諫故令榮黃進諫

為之忠臣義士况瓊玉乎死而不愛何况瓊玉是冀土
也達人觀之所謂而可以濟師言子玉從神之所求則
用命爭先故云將何愛焉何必愛此冀弗聽子玉終不
可以濟師也將何愛焉何必愛此冀弗聽子玉終不
也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非河神使令尹敗令尹
其不動民愛瓊玉是實自敗也今日之敗皆自既敗王
使謂之曰楚王使人大夫若入汝若欲復其若申息之
老何中息楚滅二國以為邑也言其子弟皆子西孫伯
曰子西之子大心也得臣將死子玉已將自殺二臣
止之我二臣者止曰君其將以為戮且勸子玉往及連
左傳紀筴卷之八 僖公 十
穀而如子玉反至連穀而楚晉侯聞之晉文公聞楚而
後可知也喜見於曰莫余如也已首侯言子玉既死
焉呂臣實為令尹為令尹為令尹為于委反奉已而已但能
苟無過不在民矣言其無大志也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元咺也立叔武矣立之為其子角從
公角元公使殺之信或人之辭以為實立叔不廢命
雖衛侯疑元咺奉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
不廢君之初命奉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
後即奉叔武居守六月晉人復衛侯以衛叔武受盟
也衛武子與衛人盟于寗濊武子各命孔子稱其邦有

屈是衛侯殺士榮則鍼莊子以正誣謂齊命忠而免之
以其心實忠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臣則晉正其罪
衛侯免其罪歸之京師衛臣則晉正其罪
故衛侯以真詣深室因之也衛子職卿藥館焉以其君在
以衣食為已職衣裘也亦可盛食傳曰為之軍食與
肉納諸橐以與之是也值幣藥也利者曰幣渚者曰藥
衛子之意恐君傳湯且防醢元師歸于衛立公子瑕恒
也其忠之所慮者深矣
也公子瑕即公子適也
會于溫諸侯晉侯召王師朝周以溫去京師差近因加
溫諭令王以諸侯見朝于王所見音現且使王狩召王
就位受朝以諸侯見朝于王所見音現且使王狩召王
之事欲令王以出狩為名仲尼曰孔子修春秋乃以臣
此殆諷而不正之甚者也仲尼曰孔子修春秋乃以臣
左傳統箋卷之八 僖公 十三
召君是以臣召君也不可以訓訓于天下故書曰天王
狩于河陽所以孔子書言非其地也冬獵曰狩蓋天子
內今河陽屬晉而天王狩焉是失
其地也然則晉侯召王之罪者矣
晉侯有疾文公曹伯之豎侯鬻貨筮史豎小臣也侯鬻
史者謂納賂於晉掌十筮使曰以曹為解侯鬻意晉侯
之官也豎音樹鬻奴候反使曰以曹為解有疾必問于
上筮故納賂于筮史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
使之以滅曹為說也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此以下皆
解說之辭齊封異姓者今君為會而滅同姓君謂晉文
齊姜姓衛齊皆姬姓也今君為會而滅同姓君謂晉文
姓皆晉與曹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鐸曹始封之君文
昭文王周穆故曹叔先君唐叔武之穆也唐叔晉始封
焉昭也穆達各反

子也昭所生日穆武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為兄
玉國昭故唐叔為穆武且合諸侯而滅兄弟曹與晉為兄
而滅之非禮也故云非禮與衛偕命復曹衛而不與
偕復曹伯至今不復非信也許之復同罪異罰曹衛皆
晉侯之罪今乃非刑也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有兄弟
復衛而不復曹乃非刑也故云非刑禮以行義既有兄弟
意決洽以信以守禮既以誠實之意守之刑以正邪無信
則謂之邪然後合此三者禮信刑三者所係君將若之
何如此則無以公說晉文公問鞏史斯復曹伯乃復遂
會諸侯於許以諸侯之晉侯作三行以禦翟時翟方張
侵衛故作三行以禦之晉初置上中下三軍今復增置
三行通前實六軍因避天子六軍之名故變文曰三行
左傳統箋卷之八 僖公 十四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三人皆晉大
疑不立卿
以大夫卿
二十九年共公元年陳
春介葛廬來朝介東門之國葛廬舍于昌衍之上舍客
曰介葛廬名一云公在舍與介君相見也饋之芻米禮
也魯東南昌平城公在舍與介君相見也饋之芻米禮
也魯客之官以周冬介葛廬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
之加燕好燕禮也燕禮也燕禮也燕禮也燕禮也燕禮也
三犧皆用之矣聽牛鳴而知其情言此牛生三其音云
牛之音問之而信魯人因介君之言疑而問諸宰獻者
如是果如是也按周禮口諫掌與鳥言瘖

五月及人
名

其藥土爲日赤也

聞秦伐鄭之謀故因樞輦以正眾擊之必大捷焉言晉心也過執我謂越晉而伐鄭也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等戍鄭曰鄭人使我

掌其北門之管杞子使人告秦穆公云鄭若潛師以來

秦大夫穆公以蹇叔曰勞師以襲遠言勤勞兵事以遠

所聞也我未聞如此師勞力竭其力必盡遠王傅之

之君必知無乃不可乎言鄭必不師之所為秦兵所鄭

必知之鄭固豈有勤而無所秦兵勤勞必有悖心悖逆

左傳紀事卷之八唐公

之心而妄為也其後三且行千里自秦至鄭其誰不知

誰人不知秦之所為者公辭焉穆公不召孟明西乞白

乙孟明姓百里名視西使出師於東門之外使三帥出

門蹇叔哭之哀其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言秦兵必敗公使謂之曰穆公怒其哭爾何知

言汝何所知識壽百年下壽者六十年爾墓之木

拱矣將至不可與謀事也蹇叔之子與師蹇叔之子亦

哭而送之蹇叔哭而曰晉人禦師必於殽言殽地有險

地邀秦兵殽有二陵焉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

而擊之

畢祭之祠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殺之北陵

故可以避必死是問言其子必死於南陵之間

風雨也秦師遂東而往焉

地收汝秦師遂東而往焉

之骨也秦師遂東而往焉

三十三年晉襄公

秦師過周北門秦兵伐鄭者過左右免冑而下

大將居中御者在左今秦無大將故御者也兵車

居中不下但居左右者去冑而下車也也兵車

乘車而乘之所以示其勇也王孫滿尚幼周之王孫名

年答楚問鼎者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此時年尚小也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

無禮輕謂起乘也無禮謂過天子輕則寡謀故知其少

左傳紀事卷之八唐公

慮無禮則脫以其無禮故知其脫也入險而脫

又不能謀又寡能無敗乎及滑滑鄭商人弦高將市

於周鄭之商人姓弦名高遇之至滑而以乘韋先牛十

二犒師韋去毛華四馬曰乘因以乘為四韋也遺人之

二牛也物以輕先重故弦高犒秦師先以四韋而致十

先去聲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師欲敗其謀

故詐言鄭君問汝帥師也敢犒從者敢以此物犒汝

不勝為禮不厚敝邑為從者之淹我鄭國為汝從居則

齊師使傳達告其事于鄭國鄭穆公使視客館三十
伯使杞子逢孫揚孫三子戌鄭鄭穆公館之至是則東
開弦高之報故使人至其館視三子之何所為也則東
戰勝兵秣馬矣果見二子束矢載弓屬兵秣馬使皇武
子辭焉使大夫皇武子曰吾子淹久於敝邑言汝三子
唯是脯餼餼餼我鄭國脯餼餼餼鄭之有原圖我鄭國有原圖
為吾子之將行也為汝之將鄭之有原圖我鄭國有原圖
秦之有具圖也亦猶汝秦國有具圖吾子取其麋鹿三
子何不自取原圖為皆養鳥獸之圖也吾子取其麋鹿三
之麋鹿以馬行資以問敝邑庶使鄭得開暇若何不可
乎杞子奔齊杞子即掌北門之管者逢孫揚孫奔宋二
左傳統箋卷之八倍公主
與杞子同戌鄭者故出奔宋蓋孟明曰鄭有備矣孟明
三子以事不濟皆不敢歸秦也至滑
見鄭人來犒師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
故知其有備也不可冀也其國不攻之不克將伐之則
不可圖之不繼將圖之則以兵吾其還也不如兵滅滑而
還此楚叔所謂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也
齊國莊子來聘國莊子齊卿國歸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日郊勞送去日禮成而加以之敏敏謂無失禮也滅
贈賄勞去聲
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時國非齊猶有禮言能以禮
君其朝焉時晉文公卒無伯主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
之衛也庶賴其屏衛社稷之
功也是歲信公如齊

晉原軫曰先軫也秦違蹇叔言秦穆公違而以貪勤民
而貪於得鄭天奉我也此乃天與我以秦不可失天意
以勞瘁其民秦之機舍也秦不可失天意
也敵不可縱敵國不縱敵患生討是生患也違天不祥
違天意而不必伐秦師必違秦師藥枝曰未報秦施言
顯是有納文公之施而伐其師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
穆有納文公之施而伐其師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
晉向未報秦施非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晉文公新卒
而即背秦施意也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言晉文公新卒
不死其君之意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前日
而伐吾同姓秦與晉同姓而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前日
何足吾問之一日縱敵一日有敵國數世之患也則必
於教謀及子孫為子孫除可謂死君乎此乃所以不
世也世之患可謂死君乎此乃所以不
左傳統箋卷之八倍公主
發命從先軫之言違與姜戎姜戎姜姓之戎屬晉者
子墨衰絰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內服從戎故梁弘
御戎萊駒為右二人皆晉人名一敗秦師于殽果如蹇
敗必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晉執秦文嬴
請三帥文嬴晉文公之夫人秦穆公之女曰彼實構吾
二君許言彼三帥者實交構我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
言我秦君恨此三人者雖若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
食其肉猶不以為厭足也若何辱討焉言不勞晉君討
使歸就戮于秦若使三帥得歸以逞寡君之志庶幾使
得逞其志也若何此為可公許之襄公從其請先軫朝
我此三人也

朝襄公也問秦囚之先軫問襄公所囚秦曰夫人請之襄公言
三帥吾舍之矣吾已從其請先軫怒曰武夫
力而拘諸原言我輩武夫盡力僅能婦人暫而免諸國
乃聽婦人卒暫之言婦人實而長冠婦人暫而免諸國
而遂免三帥於國內言彼三帥者既
我經之得去是白其冠也言彼三帥者既
歸必同報復是長其冠也言彼三帥者既
則晉之亡不顧而唾言彼三帥者既
不久矣言彼三帥者既
陽處父追之言彼三帥者既
在舟中矣言彼三帥者既
孟明言彼三帥者既
左傳統箋言彼三帥者既
是計遂不復還但於舟君之惠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中稽首以答之稽首改君之惠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不殺我累囚之臣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取其血以塗鼓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之以為戮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三年之後必來謝晉君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之賜言將報伐晉也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知鄉師而哭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秦伯素服郊次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乃素服以待於
之官以辱二三子言謝晉不以鼎臣驟鼓
致汝二三子以四
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之用之以取敗孤之過也大夫何罪言非三且吾不以
一肯掩大德言非三且吾不以

作於此時而夫子錄之取其能悔過也
翟伐晉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獲白狄子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先軫匹夫逞志于君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言曰匹夫逞志于君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自討乎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殺翟人歸其元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季使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與之歸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左傳統箋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聚也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矣德以治民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出門如賓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如此則心存而不失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是為仁之準則也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可乎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於羽其舉也與禹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賊也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伯康詰曰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功康詰曰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子乃疾厥子也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子不祇言晉侯敗翟于箕箕晉地名晉襄公與
所謂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

厥考兄不友為兄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弟不共心也兄亦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弟不共為弟而不友其弟即今康誥所謂弟不共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也不相及也今康誥云作罰刑茲無赦而此言不相及者蓋謂四者各以其法而治其罪不以父有罪而及其子不以子有罪而及其父不以兄有罪而及其弟詩曰詩鄰國風采葑采菲其也非萊名無以下體有惡而棄其萊猶用人者不以其根也其父有惡行君取節焉可也君但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從曰季之言反自箕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也復與之言曰季有率師以一命命卻缺為卿以卻缺有獲白翟子之功復與之言曰季有率師晉陽處父侵蔡蔡與踐土與溫之盟楚子上救之子也楚使與晉師夾泝而軍泝水之兩岸也泝水名晉楚之兵軍於思之師之相持也使謂子上曰君聞之文不犯順有文必不犯順謂汝楚若涉水而武不違敵有武德者必不舍亦不舍子若欲戰言子上果欲則吾退舍則我晉兵于濟而陳汝成陣而後戰遲速唯命或速唯命是聽不

然紆我言汝若不肯先渡水則汝當退持不退則我自老亦無益也彼此皆乃駕以待乃駕以待以得楚子上欲涉水以與晉戰大孫伯曰不可孫伯即子成太心也言不可先渡晉人無信言晉人言半涉而薄我設使楚於險而伐我悔敗何及雖悔之無及也不如紆之也乃退舍於楚上退陽子宣言曰乃揚言於衆云楚師遁矣言楚兵畏遂歸楚師亦歸楚師亦歸楚師亦歸也大子商臣謂子上曰先止之言子上受晉人之賂楚元年大晉太受晉賂而辟之而退師避之左傳統箋卷之八傳公王之耻也大為楚罪莫大焉受賂辱國王殺子上成王信

左傳統箋卷之九

文公上名與傳公在位十八年

史記作二十七年元年乙未陳共公六年杞桓公二十六年齊昭公七年秦穆公三十四年楚威王四十六年衛成公九年蔡穆公二十年鄭穆公二十年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叔服周大夫為內史公孫敖開

其能相人也公孫敖慶父之子也相人謂見其二子焉

使相叔服曰穀也食子穀文伯也食子謂能奉

之難惠叔也敗子謂葬子也惠穀也豐下豐下謂其

也必有後於魯國言當為孟孫氏之後也按文伯生仲

左傳統箋卷之九

於是閏三月言置閏之差也按漢律歷志謂閏當在此

月為天近後也二說不同未知孰是非禮也言於禮

此月置先王之正時也左氏因言先王殷端於始

問也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歷元其時月日五星皆起於

舉正於中每歲有二十四氣立春驚蟄清明立夏芒

也節氣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

小雪冬至大寒謂之中氣每月皆有中氣惟閏月獨無

中氣也閏前之月則中氣在晦日閏後之月則中氣在

朔日舉中氣以正月則置閏不差矣故云舉正於中也

歸餘於終置閏之法以氣盈朔虛而歸日月之餘分

一度自今年冬至至明年冬至方一周天實計三百六

十五日零三箇時辰也而一歲十二箇月止有三百六

十日更有五日零三箇時辰無所歸着是為日行之餘

分每歲只均分在二十四氣上所謂氣盈者也月之行

也日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常以三十九日中強而與

日合于朔是月又有半日弱無所歸着是為月行之

餘分故月不滿三十日而有一日弱故十九年而置七

積日月是為一章之數故云歸餘於終也然唐孔氏又

云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

然大凡閏月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此蓋不

簡氣則是係分積至半月便當置閏矣若侯攸攸攸一

方置之為閏則閏月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時序無愆

安得而無中氣耶履端於始序則不愆時序無愆

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民心無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置閏得宜則四時得

所故作事無悖亂

晉文公之季年傳公三年諸侯朝晉以晉為盟主故諸侯

左傳統箋卷之九

衛成公不朝成公恨其執晉襄公既祥喪再期日祥祭

除使告于諸侯而伐衛襄公欲繼文公為盟主故

居曰且居先軫之效尤禍也言衛以不朝晉故伐之今

致禍請君朝王時襄王在溫臣從師且居自將

也王于溫居之請先且居背臣伐衛晉臣曰季也魯齊

以此而討衛之不朝已哉

之舉無謂立恒在少者言楚國得立者未必且是人也
臣也繇曰而孫聲其目如繇之繇其聲忍人也此人必
行不不可立也按去平商臣講殺弗聽卒立商臣既
又欲立王子職王多愛又欲立而黜大子商臣已立而
之商臣聞之而未察其察其實告其師潘崇曰潘崇楚
王使為太子師潘崇若之何而察之以察其實也潘
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江芋王之外戚敬則江芋
必怒而害其從之之潘崇怒不敬已曰呼役夫呼
實也役夫從之之潘崇怒不敬已曰呼役夫呼
稱以稱商臣也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言汝不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如此則楚王將殺汝而告潘崇曰信矣商臣聞之告其
立王子職乃其宜也問商臣能為職曰不能商臣言我
潘崇曰能事諸乎之臣而事之乎曰不能不能事彼
也能行乎潘崇又問曰不能商臣言我不能行大事
乎潘崇又問曰能則能之十月以宮甲圍成
王之兵甲而圍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蹯難熟冀久弗
聽商臣王縊成王自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
而加惡諡王曰不瞑諡曰成乃傳言楚王之靈猶
乎諡之惡也諡法亂而不損曰靈安民立政曰成
穆王立商臣自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商臣德
以自為太子昭王居室使為大師尊其位且掌環列之
內財物侯委盡以與之

尹環列之尹衛宮之官列兵而環守
穆伯如齊穆伯即公始聘焉文公立而禮也得諸侯那
凡君之立新君卿出並聘使卿出外而並踐修舊如
有舊日之好因是而要結外授大國可恃以為援者因
假行之好去聲下同要結外授大國可恃以為援者因
好事鄰國講和好之以飾社稷社稷之衛也忠信卑諛
之道也者忠信卑諛忠信卑諛
之固也確實為信故卑諛德之基也卑諛則自下而人
殺之役晉公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師晉公秦師
秦大夫及左右皆曰言於秦是敗也言致敗孟明之罪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也由孟明寡謀而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穆公自
是我之周芮良夫之詩曰周大夫芮良夫良夫作桑
罪也風有隨蹇蹇良夫之詩曰周大夫芮良夫
風有隨蹇蹇良夫之詩曰周大夫芮良夫良夫作桑
已有貪心也聽言則對言昏亂之君於道聽塗
如醉聞而不欲聞也匪用其良臣之言覆仰我悻
我為悻亂是貪故也穆公釋詩意以為此孤之謂矣詩
所謂貪人正如此也言我先有貪孤實貪以禍夫子夫
心故孟明之言由此蹇蹇而入孤實貪以禍夫子
指孟明也言我實貪得夫子何罪汝孟明何復使為政
再使孟明治秦國之政

二年 丙申 楚

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殺之役

之晉襄公親先且居將中軍

無地郤戎邑于王官谷

也及秦師戰于彭衙

謂秦邦盼之師

三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

襄公縛秦囚

秦囚也

左傳統箋

斬囚

從公遂以為右

先軫黜之

難先軫也

之

不登於明堂

則必死

為不義之人也

謂之勇其首恭

知吾所以怒者

矣上之人不知我言子姑待之
既陳至是年與秦戰于彭衙
焉師所殺晉師從之而攻秦兵
功君子謂狼臯於是乎君子
言君子如怒言君子如怒言
又曰皇矣篇王赫斯怒言文王
亂怒不作亂作亂以害在上之
敗秦可謂君子矣則其怒也君
秦伯猶用孟明而猶用之為政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重施於民厚施於民欲用
也問孟明之修秦師又至言秦
懽而增德言孟明因敗而懽不
也詩曰文王篇毋念爾祖言其
德以顯之也孟明念之矣今孟
修德而修其可敵乎明其可與
秋大事于大廟大事神也晉用
也故升於閭公逆祀也有父之
之上踐淺西反逆祀也
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夏父
弗忌為宗伯夏父弗忌為宗伯

弗忌意欲且明見曰弗忌明言其吾見新鬼大新鬼謂
尊崇億公且明見曰弗忌明言其吾見新鬼大新鬼謂
死時年五十餘又故鬼小八歲又為弟也故謂之小
先大後小先倍公是後小順也弗忌不知其躋聖賢以
德故升而居上明也弗忌不知失明順禮也明且順合
也禮君子以為失禮為君子之論以斷其非禮無不
順無不順者祀國之大事也國之大事而逆之而行之
可謂禮乎可知子雖齊聖也聖通明也言不先父
食久矣其祭於宗廟不以于先父也言久故毋不先
禹聖人也而祭不先於湯不先於契皆契為祖而湯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其十三世文武不先不宿女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
之孫也文武不先不宿女王武王皆聖人也而祭不
文武其遠孫也宋祖帝乙宋始封之君後鄭莊王始
不宿后稷之子猶上祖也言二國下以帝乙為王始
封之君桓公猶上祖也言二國下以帝乙為王始
願曰詩魯頌春秋匪解無有解倦春秋享祀饗祀不忒
其所享祀皇皇后帝皇皇美也后帝天之主皇祖后稷
又差不差言祭天而以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
皇祖后稷親之也君子曰禮謂其後稷親
而先帝也所以合禮者謂后稷難詩曰詩那國風問我
諸姑歸則先我歸不我後言得遂及伯姊姊也伯長也諸
君子曰禮謂此詩之謂其姊親而先姑也謂其姊難親

而必以如仲尼曰孔子後來論斷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為先也仲尼曰孔子後來論斷臧文仲其不仁者三
處心不公不知者三故曰不知者三故曰不知者三
其利澤不廢六闕六闕所以禁絕末遊而安織淵使妾
及於民廢六闕六闕所以禁絕末遊而安織淵使妾
為席以與三不仁也作虛器枕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
下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枕之飾無其位而虛有其
器縱逆祀非禮而弗禁之祀爰居於魯國東門外而使
祭之三不知也
三年丁酉
秦伯伐晉報彭衡濟河焚舟示士卒以取王官及郊王
與鄭皆晉人不出將必避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濟
晉地也晉人不出將必避之故不出也遂自茅津濟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先渡河處舟已焚封殺尸而還蓋埋藏其骨也遂霸西
矣故自茅津而濟封殺尸而還蓋埋藏其骨也遂霸西
戎秦穆公之為君也論穆公舉人之局也用人不以
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論穆公舉人之局也用人不以
一惡而棄與人之壹也用人不以二句言能信用孟明
其善也與人之壹也用人不以二句言能信用孟明
明之臣也為臣其不解也生解怠之心能懼思也因
恐懼而有子桑之忠也論子桑其知人也明之賢能舉
善也之是能舉善也詩曰風采蘋焉于以采蘋白
于沼于汴言采蘋於沼汴之中也于以用之謂供公
侯之事言蔡雖至微之物而秦穆有焉言秦穆用人不
棄小善則采蘋

也 夙夜匪懈 大雅燕民篇美仲山甫 以事一人 盡其心力以事

于孟明有諠 言孟明事君不貽厥孫謀 王有聲 美武

王能遺其子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桑以善謀也 以燕翼子 燕安也 翼成也 謂子桑有焉 子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也 女來不見尊貴故不為國人所敬 曰貴聘而賤逆之

五年

曰今周書洪範篇其于商
人所說故傳解尚書也
沈淅剛克克能也惟深沉不
也沈特林反漸音港高明柔克
之者謂其一於用剛惟高明不剛弱
而乏沈潛之意思也
其不没乎必不得其死也
天爲剛德乘
陽故其猶不干昧猶且寒暑相
德焉剛實不用絕剛
況在人乎况爲人而可
且華而不冗且處父之爲人口患而實不至信草木有華而不結實也
口惠而實不至
則衆人皆怨之
犯而聚怨用剛則犯人
則不能安定其
余懼不獲其利言我之所懼者以其率而不實故不獲其利也
身必遇害也
而離其難又剛以犯人必取禍難
是以往去無利有難
之也明年晉果殺陽處父
思拔千石知人之鑑不越
甯龜數言而君子之所以自淑其身而有幸茲之佩者
左傳統箋
卷之九
文公
亦于是乎
加意之哉

六年 庚子
晉蒐于口音地名春狩曰蒐因治兵而田也蒐音搜 舍二軍倍公二十七
軍三十二年作五軍至是年晉初作二使狐射姑將中軍射姑狐偃
舍去二軍而復三軍之制之子賈季
也代先且居將 趙盾佐之趙衰之子也使代陽處父
中軍射音亦 改蒐于董董亦易中軍使趙盾將
至自溫去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晉 故黨于趙氏
佐陽子成季之屬也成季即趙衰也陽處父曾爲其屬大夫
所以阿黨於 且謂趙盾能處父又解曰使能國之利也
趙衰之父 子能 是以上之所以自中軍之佐宣子於
乃晉國之利也 升之而爲帥也

是乎始為國政宣子所證也晉中制事典制國事正法

罪正罪法辟刑獄辟未決之刑董道逃有罪而出質

要防詐欺治舊海治理舊日木秩禮秩禮所以辨上

績常職常職所以守世出滯淹滯於下位者既成宣子

國政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太師太傅晉之官也

之公族曾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宣子使行諸晉國

使二子行其以為常法定之法

泰伯任好卒任好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

虛為殯三兄弟葬大夫氏也公之葬以皆秦之良也三言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三

之善人國人哀之莫不哀之人為之賦黃鳥秦國風黃鳥

刺穆公以人從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言其

死而作是詩也君子曰秦穆之不為盟主也宜哉言其

之盟主者固其宜也死而棄民善人者天民之秀也今

先王違世遠世而沒也猶治之法向立法度而況奪

之善人乎何況善人乃所以輔詩曰召爰篇人之云云

人謂善人邦國殄瘁善人亡則邦國無善人之謂之云

亡與無同邦國殄瘁殄瘁而瘳病也無善人之謂之云

亡之義乃無若之何奪之而有善人古之王者知命之

不長言古之聖王知有生必有死是以竝建聖哲聖哲明

也竝建者言其樹之風聲因土地風俗分之采物旌旗

用非一人也樹之風聲而立之聲教分之采物旌旗

難故晉人恐其欲立長君故欲合盟公趙孟曰立公子

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求遭喪之禮

之樂章物色各有著之語言以教後世為之律度

也度丈尺此同律度量衡陳之藝極法傳曰貢之無藝

又曰貢引之表儀為標表威儀下子之法制制謂冠昏喪

祭之告之訓典王之書也教之防利防患典利委之常

秩委任官司道之以禮尊民以禮者所以防民之使毋

失其土宜其因禮以土宜教民保衛益使眾隸賴之使其

下至徒隸皆而後即命雖然後可以就命聖王同之聖王

無不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能立法以遺子孫而又收其

良以死而收其善人難以在上矣難以居乎人之上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三

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言秦之子孫不復能

之盟主也

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其人

日將焉用之其從者云文子曰佛豫不虞慮有不可虞

焉之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求而無之實難求之則卒

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

晉襄公卒果如季文靈公少靈公襄公之子晉人以

難故晉人恐其欲立長君故欲合盟公趙孟曰立公子

季文子將聘於晉季文子季孫行父也使求遭喪之禮

以行行父聞晉侯疾故使求大夫聘而遭喪之禮其人

日將焉用之其從者云文子曰佛豫不虞慮有不可虞

焉之古之善教也此乃古人求而無之實難求之則卒

得過求何害過慮而先求

而近秦國大而且近足以爲援可托之爲外援母義子愛遷偏姑寧季
先君愛其子故曰子愛足以威民有威而民畏之立之不亦可乎立公子雍夫何
不可之有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趙盾使二子迎
公子雍公子雍買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殺諸郕買季自以已意
召公子樂樂至晉趙盾殺之郕晉地名買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買季本將中軍
陽處父改蒐于董而陽之故怨之也而知其無援于晉也處父黨于趙氏而買季知其無
援者想宜子得政之後外示使人召公子樂宣子殺公大公不以處父爲私恩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時買季亦
子樂故買季怨而作亂也冬買季奔翟晉殺續鞠居故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宣子使其屬大夫史駢送買季之妻于史子朱反駢請壓反帑音奴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去
之蒐此年春晉蒐于夷買季戮史駢戮辱也時買季將中軍史駢犯其令故執而戮
史駢之人欲盡殺買氏以報焉史駢之從者欲盡殺買季妻子以報前日
之怨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古之書志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謂有惠於人不可責報於其子忠之道也
此乃忠厚之道也言買季雖有怨其妻子何罪吾何爲盡殺之夫子禮於買季言宜子行禮於
買季故使我以其寵報私怨我蒙宣子眷寵而無乃
送其妻子也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因宣子之寵而損怨益仇非
知也殺買季妻子欲以除怨宜子又以私害公非忠也
以私怨害公釋此三者釋猶棄也三者勇也知也忠也何以事夫子不

不知不忠何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之吏驛盡具買季以事宣于平親帥扞之親率士卒而扞送致諸竟之境界也

七年辛丑晉靈公

宋成公卒子杵曰立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公孫友

為左師目也麟臚為司徒桓公生公子麟麟生東鄉公

子蕩為司城桓公也子武公華御事為司寇華元之

六卿皆昭公將去羣公子也公族盛大夫樂豫曰不可

樂豫戴公元孫為宋司馬公族公室之校葉也木公室

猶木根也公若去之公族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枝葉則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本根何所庇廕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言葛之蔓葉繁滋

乎庇必利反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者猶能庇其本

也故君子以為比詩王國風葛藟篇況國君乎何況為

君而可去公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休諸

族之庇廕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引休諸

說謂樹木藉枝葉之庇反放尋斧以害之必不可斷不

也八尺曰尋謂以尋量木而以斧伐之也必不可斷不

公族君其圖之而國度之親之以德言公若能以德

皆股肱也於已猶手足也誰敢攜貳豈有敢攜離若

之何去之奈何無故不聽昭公不從穆襄之族率國人

以攻公穆公襄公之族王昭公所欲殺公孫固公孫鄭

六卿謂左師右師司馬司徒司城司寇也宋先代樂豫之後故備六卿之官和公室謂和公族之攻公者樂豫

舍司馬以讓公子耶康以司馬遜之者欲以示公族之

賢也耶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殺之者非一

名且言非其罪也為所殺者亦不稱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從趙盾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

有呂卻之難衛二十四年文公從秦入晉無乃多與之

徒衛多與步卒穆羸曰抱大子以啼于朝人移羸襄公夫

公何罪言襄公之太舍適嗣不立乃捨而不立而外求

左傳統箋卷之九文公

君乃召公子雍將焉寘此將置此于出朝則抱以適趙

氏夫人既啼于朝而出又頓首於宣子夫人拜宣曰先

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言先君襄公奉此太曰公付託

之此子也才成其才吾受子之賜則是我受汝不才此

若不成吾唯子之怨不教吾子也今君雖終言辭在耳

而襄公之言猶而棄之今外求若若何若之何宣

子與諸大夫皆患穆羸時穆公雖小資質不美諸臣皆

人焉且畏佩且畏國人以乃背先蔑而立驪公適先蔑

迎公子雍今畏夫人而立以禦秦師時秦康公用兵送

宣公故背之也背音佩

兵部 箕鄭居守 也 箕鄭晉上軍帥 趙盾將中軍先克佐之
之 先克先居 荀林父佐上軍 故佐獨行 先獲將下軍 先
千代狐射姑 荀林父佐上軍 故佐獨行 先獲將下軍 先
既與上會使秦逆公子雍矣 先都佐之 先都 步招御戎
致命先還故仍將下軍也 先都佐之 先都 步招御戎
戎津為右 步招戎津皆人名 凡言都戎車右皆君在行
中設此二職則知靈公 及董陰 晉地 宣子曰我若受秦
亦在軍故箕鄭居守也 則秦為晉 不受冠也 則是秦
言秦送公子 秦則賓也 則是秦為晉 不受冠也 則是秦
難而晉受之 秦則賓也 則是秦為晉 不受冠也 則是秦
也 既不受矣 今既自立君而 而復緩師 而乃緩秦將
生心 則秦必生計 先人有奪人之心 奪敵人之戰心
軍之善謀也 此右兵法 逐寇如追逃 逐寇如追逃 逐寇如追逃
左傳統箋 卷之九 文公 九
殺軍之善政也 此古兵法 訓卒利兵 整頓兵器 秣馬
食 秣也 秣食謂早食於 潛師夜起 潛師夜起 潛師夜起
敗秦師于令狐 至于刳首 首兵敗秦師于河東令狐 先
獲奔秦 先獲迎公子雍者為 士會從之 士會同迎公子
先獲之使也 迎公子雍時 荀林父止之曰 荀林父止之曰
止先獲 夫人夫子猶在 謂穆與 而外求君 而外求君
勿使往 夫人夫子猶在 謂穆與 而外求君 而外求君
此必不行 必不成 子以疾辭 以疾辭 以疾辭 以疾辭
然若行將及 禍將 攝卿以往可也 攝卿以往可也 攝卿以往可也
何必子 親行哉 同官為寮 同官為寮 同官為寮 同官為寮

左行故云同 吾嘗同寮 汝同官 敢不盡心乎 敢不盡心乎
官為寮家也 吾嘗同寮 汝同官 敢不盡心乎 敢不盡心乎
以告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汝手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林父蓋謂荀林父之言 又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自當聽信况同官乎 又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弗聽
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 荀伯即林父也 送先獲
為同寮故也 言以同官之故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
即先 其人曰能亡人於國 與士伯俱亡而去晉國 不能
見于此 與之相見 焉用之 何用如 士季曰 士季即
與之同罪非義之也 故同奔秦非義之義也 將何
見焉 既不重其義 及歸 自秦歸晉 遂不見 遂不見
左傳統箋 卷之九 文公 十
為正卿而不諫正且俱出奔 惡有黨也 惡按晉人此
舉使秦禦秦逆君立君視主器若綴旒 棄都交為故國
蓋政出多門而三卿分國之漸已見其後
亡也幸矣使趙盾成子而在定不為此舉也
鄆舒問於賈季曰 鄆舒相也 賈季 趙衰趙盾孰賢
問趙氏父子孰為賢也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衰
衰初危反盾使木反 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衰
愛之 趙盾夏日之日也 趙盾如夏
穆伯娶於莒 穆伯公孫叔 曰戴已 戴已 戴已
聲已 從戴已而嫁 生惠叔 戴已卒又聘于莒 戴已
室 莒人以聲已辭 既又妻以他女故辭 則為襄仲聘 則為
人不肯則更其說為其冬徐伐莒 徐伐 莒人來請盟 徐
從父昆弟襄仲聘此女

見伐後穆伯如莒盟穆伯以晉君且為仲逆先已為
結魯穆伯如莒盟今往臨其盟且為仲逆先已為
是乘便為及鄆陵也登城見之美穆伯登鄆陵城遠
色自為娶之送自仲請攻之襄仲怒穆伯奪其妻叔仲
惠伯諫曰惠伯公牙之臣問之兵作於內為亂言用
國之內則孫也諫止文公臣問之兵作於內為亂言用
是為亂於外為寇外則為寇冠猶及人衛能害人
亂自及也足以自害也今臣作亂今襄仲請而君不禁
而文公且以啟寇讐結為寇讐也若之何其之何公
將許之以啟寇讐結為寇讐也若之何其之何公
止之從惠伯惠伯成之與襄仲使仲舍之使襄仲舍
娶公孫叔及之又使穆伯復為兄弟如初女則兄弟
左傳紀事卷之九文公
之好如未從之公從惠伯之言以處穆伯兄
爭時也弟也為明年公孫叔奔莒傳
晉卻缺言於趙宣子曰時宣子為政日衛不睦言往自
晉不睦故取其地元年先且居晉臣今已睦矣二年陳侯
和睦故取其地伐衛而取戚田今已睦矣二年陳侯
晉可以歸之可以威田叛而不討設使衛叛而何以
示威侯威警之意服而不柔無思以柔之何以示懷則
以示諸侯非威非懷又不示懷何以示德侯則無以示諸
懷德之意無威何以至盟侯則無以至盟也子為正卿古軍將
無德懷之德何以至盟侯則無以至盟也子為正卿古軍將
宣子將中軍是以主諸侯而相晉國以而不務德而不
之正卿也將如諸侯諸侯至而不務德而不
快諸侯將若之何侯何哉夏書曰禹謨篇大戒之用休
之德

謂人有善則勸董之用威人有罪則勸之以九歌又
戒之以休美董之用威人有罪則勸之以九歌又
勉以九功之德勿使壞功不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
使人歌而樂之勿使壞功不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
下譯書之意謂九功謂之九歌所以謂六府三事謂之
惟叙則其德皆可歌謂之九歌所以謂六府三事謂之
九功合六府與三事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天
九功所以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六者天
以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正德謂正民之
之用厚生謂厚民之生無此三者則六府不能以常存
三者皆君之所制所以謂之三事也然六府之中正德
為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從其宜而行之所以謂之德無
禮不樂在上為政無禮則所由叛也由不樂故若吾子
之德吾子謂莫可歌也古者九功之德皆可歌今宣子
左傳紀事卷之九文公
其誰來之近者不悅則盡使睦者歌吾子乎睦者謂衛
衛人歌宣子之德手蓋宣子說之明年晉侯使解揚
宣子使歸衛田也宣子說之明年晉侯使解揚

左傳統箋卷之十

文公下

八年王寅 宋昭公元年

襄王崩子王臣立

穆伯如周弔喪魯使之往

不至穆伯不以

幣奔莒以弔周之幣

從已氏焉已氏穆伯去年所奪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襄夫人宋昭公之

生故不敬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氏之族

以殺襄公之孫

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叩皆昭公之黨也三人皆襄

左傳統箋卷之十 文公

公孫而棄于昭公以不禮襄夫

司馬握節以死故書官

節國之符信周禮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守邦用者

至死握之不去于手不廢君

司城蕩意諸來奔意諸公

之難而來奔于魯效節于府人而出

公以其官遊之

年卒劉奔晉其宜子問其位子產子產曰卿達從大



意諸名皆無
畢故曰貴之
周頃王九年 癸卯

楚子越椒來聘子越椒令尹子文執幣傲聘者必執幣

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子越椒

之後傲其先君神弗福也

十二年傳曰先君之飲器使

皆告祖廟而行今子越椒之傲非傲魯實自傲其先君

矣故神勿福而必致滅宗為宣四年楚威若敖氏張本

十年 甲辰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息楚邑名

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厥貉亦地名

左傳統箋卷之十 文公

御事曰御事奉元

楚欲弱我言楚以宋為先為之弱乎

何不先示之何必使誘我

我實不能言

宋實不能民何罪

乃逆楚子宋畏

楚子勞且聽命楚子勞且聽命

遂道以田孟諸宋遂引

公復遂為右司馬期思

畏為左司馬子朱及文之無

命風駕戰楚命諸侯從田者早為

宋公違命風

無畏扶其僕以徇無畏扶其僕以徇

或謂子舟

經 131-103

曰文之無畏國君不可戮也言宋公乃強國子舟曰當
官而行謂官何彊之有不以宋公為詩曰詩大雅剛
亦不吐詩美仲山甫雖有柔亦不茹雖有柔德而不合
不長強禦此詩大雅民勞篇言無德以謹罔
也茹首汝母縱詭隨此詩大雅民勞篇言無德以謹罔
極中正之人也是亦非辟彊也釋詩之意以為此皆非
避敢愛死以亂官乎宜公十四年宋殺子舟張木
初楚范巫喬似范楚邑名巫事鬼神之官謂成王與子
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以鬼神之道測之強死強健
得共死也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城濮
左傳範箋卷之十次公三
子玉為師罪當死先是成王曾問喬似之官至此時不
忽德之欲使巫之言不驗故使人止子玉勿死也
及止子西先止子玉未子西益而縣絕縣絕同于西自
王使適玉遂止之王原有止之之命故使者使為商公
因其不死故王又汧漢汧江將入郢汧漢汧江將入郢
使之為商邑尹也汧漢汧江將入郢汧漢汧江將入郢
故汧漢汧水而下至江乃汧漢汧水將入于郢王在汧
宮南小洲中有官也下見之王下汧官而懼而辭曰命
商公無故入郢故臣免於死城濮之敗又有讒言謂巫
懼罪而為之辭說臣免於死城濮之敗又有讒言謂巫
將逃又有讒言云臣臣歸死于司敗也陳楚皆名司敗
有讒言而特來就獄也王使為工尹之官又與子家

謀弒穆王至是又與仲歸穆王聞之其謀五月殺關宜
申子西及仲歸子家
十一年乙巳
鄭驕侵齊鄭驕翟國名防風氏之後在遂伐我因伐齊
不齊諱公卜使叔孫得巫追之吉文公卜帥蓋翟侯叔
夏御莊叔莊叔即得臣侯叔夏縣房甥為右富父終甥
駟乘二甥皆魯人名也敗翟于鹹魯地獲長翟僑如僑
鄭驕國之君也蓋長三富父終甥稱其族以戈殺之僑
大獲不齊魯考工記戈長六尺六寸得及僑如之族者
蓋兵車之制三人共乘今魯宋與長翟戰車皆駟乘敗
左傳範箋卷之十次公四
其舊制其乘必埋其首于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
高故及嬰也得臣待事而名其三子因各其子宜伯
故詳以命宜伯日僑如以進其功待事者生子未各待
其事而後命之名初宋武公之世鄭驕伐宋在春司徒
也其大日應日初宋武公之世鄭驕伐宋在春司徒
皇父帥師禦之司徒宋六卿之官皇彰斑御充石彰斑
為成都公子般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翟于長丘
彰音而公子般甥為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翟于長丘
宋獲長翟緣斯僑如之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般甥
地獲長翟緣斯僑如之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般甥
千庫獨彰宋公於是以門賞彰斑使食其征食其獲翟
班受賞謂之彰門因班食之晉之滅潞也潞亦翟國
年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魯桓十鄭驕伐齊

齊王子成父齊大獲其弟榮如榮如榮如之弟也魯桓十六年至宜十五年一
百三歲矣其長兄猶在身長且善皆異于人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齊北
有周首亭齊城縣東北衛人獲其季弟簡如伐齊退走鄭肅由是至齊見獲鄭肅由是
遂亡

十二年 丙午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西乞術即同孟明欺且言將伐晉
先是秦納公子雍于晉秦仲辭玉使秦仲辭其玉也言秦仲日
君不忘先君之好言秦君不忘我照臨晉國言秦仲日
之魯鎮撫其社稷以鎮安撫存重之以大器重申也大
左傳紀事曰秦之十文公五
秦君敢辭玉秦君則已聘而還主璋今云
對曰不腆敝器秦自稱曰敝器與他與反不足辭也
言使器不厚王人三辭秦仲三實答曰西乞術秦君願
微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秦公伯舍周公之子也言我
先公使得事晉不腆先君之敝器出聘必告于廟使下
臣致諸執事言尊者故云致諸執事也以為瑞節也
玉所以傳信要結好命和好之命所以藉寡君之命
藉此而通結二國之好以結魯秦二是以敢致之所以
秦君之命秦仲問使臣之辭命和其
于執事也秦仲曰不有君子通故知秦有君子也

能國乎言無君子則國無疆矣言以此見天下無厚賄
之於是厚其贈送之禮

秦為令狐之役故報七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邑

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林父代卻缺將上軍

代其與駢佐之代林樂枝子晉甲佐之臣

先都范無恤御戎代步以從秦師于河曲秦駐師河曲

亦從之與駢曰秦不能久言秦兵遠伐請添壘固軍

以待之深壘即高壘蓋深則固也固軍謂軍所舍

從之晉從之秦人欲戰秦不能久秦伯謂士會曰時士

左傳紀事曰秦之十文公六
秦若何而戰則有何策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與駢

言史駢乃趙盾之屬大必實為此謀必實史駢設為將

以老我師也為此謀者將以趙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

是為趙穿傳晉君之婿也趙有側室曰穿言趙氏有

年小不在軍事未嘗涉好勇而任又任好勇而且惡與

駢之佐上軍也言其意正欲若使輕者肆焉言秦若使

而即退也其可以得勝也秦伯以璧所戰于河

秦師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從士會趙穿追之地

好勇而任故不及秦君皆往而即反趙穿怒曰襄懼坐

浮晉地名六卿在朝旦夕聚集而特云相見者將欲害謀慮其滿泄故相約野外屏人私議諸洋當是郭外之近**趙宣子曰**宜子謀其事於諸卿**隨會在秦**七年先蔑買季在

買季狐射姑也六年奔翟難日至矣言二人在外皆能為晉害也**若之何**何以

中行桓子曰桓子荀林父也嘗將中行因以馬氏行首抗**請復賈季**以其父狐

不復之郤成子曰成子即郤缺也**賈季亂**六年賈季為亂且罪大殺

陽處不如隨會不若復土會**能賤而有耻**雖賤而不恥辱**柔而不**

犯雖柔而不**其知足使也**又有才智可以任使**且無罪**乃宜子背

之非其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閱公元年封畢萬於魏壽餘其後也晉使

齊餘詐以誘士會因用計密誘魏壽餘其後也晉使私臣降秦以誘士會土會歸晉也執其帑於晉

左傳統箋卷之十文公

秦而妻子被戮使夜逸走而降秦請自歸于秦

秦伯許之秦康公許履士會之足於朝

秦伯師于河西康公帥師于河西將以取魏也魏人在東

秦之勢秦伯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

東方之人且有才能可與魏吾與之先

使士會康公以士會為晉人土會辭

很也言晉人性如虎**若背其言**設使我既入魏而晉

死則我必為晉妻子女為戮**無益於君**亦無補

不可悔也及矣**秦伯曰若背其言**約而不以魏降

冬公如晉朝且尋盟魯文公朝于晉尋七年尾之盟也衛侯會公于沓

孝也

周匡王十五年 已酉 齊懿公元年是歲秦

齊人或為孟氏謀 公孫放乃慶父之子慶父與莊公為

人亦稱孟氏也故即移伯生二子長曰叔仲文伯次曰

叔仲文伯八年移伯出奔齊從已氏別生二子于言及

至而卒于齊未有歸喪之命故齊人為之畫策以歸喪

也曰魯爾親也 移伯與文公館棺置諸堂阜 喪大記傳

齊魯境上地名傳棺不焚示無所歸以勸魯人也 魯

必取之 魯自取之 從之 孟氏從齊 卜人以告 魯卜邑大

之棺告 惠叔猶毀以為請 要極哀也故初卒惠叔已毀

立于朝以待命 立朝不遇 許之 公從取而殯之 孟氏

之喪終叔 齊人送之 齊曰齊人歸公孫教之喪為孟

氏且國故也 因齊人送之故齊人所以許其歸殯葬

視其仲 以罪降今故亦如之 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聲

惠叔姊也故從言女故不視其棺也 仲云帷堂非古自

公甫 喪仲欲勿哭 七年移伯卒 喪仲仲 喪仲

之終也 兄弟之死乃 雖不能始 言兄弟始 善終可也

善其 史佚有言曰 官名佚 兄弟致美故乏 各盡其美

賀善弔災 有善則賀之 祭敬喪哀 同祭祀以致其哀情

雖不同 兄弟初時雖有內相答 毋絕其愛 至此致事則

能紀其 親之道也 此乃兄弟 子無失道 勉其仲自盡何

怨於人 不必以書 喪仲說 天理感動故悅帥兄弟以哭

之於 是自降兄 他年其二子來 生者他年來歸魯國

孟獻子愛之 孟獻子名蔑乃魯之子也 今按叔惠卒

後魯人復立仲孫蔑為孟氏後叔服所謂

殺子 或人謂其於獻子曰 獻子以告季文子 以或人之二

子曰夫子以愛我聞 獻子以之愛 我以將殺子聞 而二

以將殺獻子 不亦遠于禮乎 獻子孟氏之宗子也 二子

宗子已非禮矣况以殺我愛非 遠禮不如死 二子言我

禮之中又不情焉故曰遠也 遠禮不如死 與其遠於

生猶死也 一人門于句 句 魯邑名 有魯攻門而

一人門於戾丘 戾丘亦 皆死 二子被魯欲求所以自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同莊公非禮也

前傳解非常謂非常鼓之月也此 日有食之 此則言建

得常鼓之月而於社用牲為非禮 日有食之 此則言建

此他月 天子不舉 天子不 伐鼓于社 擊鼓于社 諸侯用

幣于社 社之言用幣則見用牲為非禮矣 伐鼓于朝 自貢

朝音朝 以昭事神 總結上文言天子不舉諸侯用訓民

下同 事君 尊卑異制皆所以 示有等威 以示威儀 古之道

也 事君 尊卑異制皆所以 示有等威 以示威儀 古之道

齊侯侵我西鄙齊侯懿公商人也謂諸侯不能也料諸侯不能也

不能遂伐曹入其邪以曹者魯之與國討其來朝也

夏曹伯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言必不巳則無禮

齊侯人以而討於有禮者謂齊侯相朝禮也曰女何故行

禮謂齊侯禮以順天以小事大畏天之道也謙以制

禮謂齊侯禮以順天以小事大畏天之道也謙以制

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而致討伐

天難以免矣詩曰無正篇胡不相畏此詩責羣臣上

不畏于天乃是不畏天也君子之不虐幼賤人皆天之

幼賤而虐賤也畏于天也言所以詩曰我將焉畏天

左傳紀事卷之十文公三

之威言人君能以時保之故能威懼以不畏于天齊

侯不知將何能保其何以保以亂取國謂其欲君之

禮以守假使能奉禮猶懼不終猶恐以反天而多行無

禮兄又多行弗能在矣必不能久在人上矣為

十六年庚戌年文公元年秦

楚大饑時楚莊王即位之三年也戎伐其西南戎山口也至于阜山

西南境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管枝

之山也陽丘管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皆楚邑名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之僞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之僞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將伐楚欲借兵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申息二邑北門

危危之故楚人謀徙於阪高阪高楚之險也楚人謀徙於阪高

曰不可為買孫叔敖之我能往言阪高雖險我冠亦能

往我能往彼則冠不如伐庸庸為羣蠻之夫麋與百濮

謂我饑不能師言庸人與濮人必料我故伐我也所以

楚若我出師若楚與兵必懼而歸則庸人漢口必懼我

當伐他皆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離散而去各還其居

矣誰暇謀人漢口將自謀不乃出師買之言旬有五曰

百濮乃罷果皆罷自慮以往振廉同食言楚之伐庸也

左傳紀事卷之十文公十四

于斯斯與軍中同食上下無異也次于句滋楚西使

盧戎黎侵庸戎黎盧大夫也使盧大夫率其邑之及庸

方城庸地庸人逐之逐戎黎囚于揚子揚應戎黎官屬

三宿而逸逃曰庸師聚羣蠻聚焉應戎黎四三夕而

此不如復大師師既告敗情且進策曰不如將方城之

且起王卒合而後進且發王所將之卒與庸師叔曰

楚大夫始又與之遇以驕之師叔令衆黎且與庸人彼

驕我怒彼謂庸也而後可克然後庸先君蚡冒所以服

臣服也蚡冒杜注以為楚武王父史記以為武王兄也

臣服也蚡冒杜注以為楚武王父史記以為武王兄也

臣服也蚡冒杜注以為楚武王父史記以為武王兄也

臣服也蚡冒杜注以為楚武王父史記以為武王兄也

匿音利又與之遇戰黎又與七遇皆北七次交兵唯裨
僑魚人實逐之楚使三邑人逐楚師庸人曰楚不
足與戰矣庸人不知楚兵詐遂不設備遂輕楚而楚子
乘驛會師于臨品地名楚莊王次于句瀝至是乃會
最黎分爲二隊隊部也子越自石溪子貝自勿以伐
庸子越子貝楚大夫子越圖椒巴人從楚師二國相率
蠻從楚子盟蠻蠻皆畏楚遂滅庸羣蠻服則庸之勢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年穀
竭其粟而貸之民此言公子之恤民也年自七十以上
左傳紀事卷之十文公五
宋之老人年七十無不饋詒也無不饋遺以飲時加羞
珍異若有四時珍異之物又加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日請六卿之國之材人宋國有賢無不事也皆師事
言公子之親自桓以下其族親則自桓無不恤也皆之
教賢也也此言公子公子鮑美而盡襄夫人飲通之而不可夫
之親親也公之親親也乃助之施助鮑施昭公無道國人奉
禮自持而不可公之親親也乃助之施助鮑施昭公無道國人奉
公子鮑以因夫人宋昭無道國人皆欲鮑爲君于是華
元爲右師華元華督曾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代
子孫驪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代華初

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也應代請使意如
爲之意如即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君無
必辭吾官司城近棄官則族無所庇若棄官則本子
身之貳也指意姑紆死焉以官授子暫且雖亡子猶不
亡族雖子及禍而亡已在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
之衰夫人不欲親見其公知之昭公知祖盡以實行盡
國之寶器蕩意諸曰盍適諸侯言公何不出公曰不能
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至國人君祖母諸侯祖母之稱
諸侯誰納我難出奔而無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失
左傳紀事卷之十文公五
出奔奇寓他國不如死與其出奔盡以其寶賜左右使
是再爲人臣也不如死與其出奔盡以其寶賜左右使
行宋昭欲死故以其寶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夫人不欲
其難故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既已爲其
意使之去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言既已爲其
難君臣之道一也今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
未至孟諸名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兵
二百里曰甸宋先代蕩意諸死之前戴族之難殺諸公
之後故有天子之制蕩意諸死之族故逃今君亡故死
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名臣罪臣文公即
位襄夫人既殺昭公而使母弟須爲司城代意華耦卒
而使蕩也爲司馬華耦病死而以意

十七年 辛亥 宋

晉侯蒐于黃父晉侯靈公春講武曰蒐黃父晉地名一各無幾遂復合諸侯于

扈既蒐而即會諸侯扈鄭地七年晉大夫曾于此盟諸侯平宋也不能討其篡弒之罪而姑平宋

以立公不與會齊難故也齊伐外書曰諸侯無功也刺

平宋而復於是晉侯不見鄭伯鄭穆公也以為貳於楚也鄭

伯有伯有二心於楚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子家鄭公子歸生也執訊

通訊問以告趙宣子子家為書曰此下傳寡君即位三

年言鄭穆公即位之三召蔡侯而與之事君召蔡莊公

也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而往朝晉君敝邑以侯宜

左傳統箋 卷之十 文公 七

多之難宜多以授立穆公之故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

偕鄭穆公因是不行也十一月克減侯宣多少減損宜而

隨蔡侯以朝于執事難未盡除而遂同蔡莊公以朝于

之十二年六月晉文公歸生佐寡君之嫡自歸生子家

口靈公名也子家言我輔以請陳侯于楚陳共公將朝

鄭太子口先而朝諸君楚既許往乃十四年七月晉文

三寡君又朝鄭穆公又以蒧陳事以救成陳國前日十

五年五月晉文公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陳靈公新即

朝于晉 往年正月晉文公燭之武往朝也鄭大夫燭

子口往 八月寡君又往朝鄭穆公又自朝于晉以上以

陳蔡之密邇於楚二國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國事

而懷二心焉則敝邑之故也二國之服晉雖敝邑之事

君此又言鄭國之事何以不免言鄭之事君至矣何在

位之中自鄭穆公一朝于襄謂三年十一月隨蔡而再

見于君謂十四年七月以蒧陳與孤之二三臣相及

於絳絳晉都邑也口謂鄭太子也二三臣謂絳之雖我

小國則復以過之矣其事晉者無以加之矣今大國曰

爾未逞吾志汝鄭國如此猶未敝邑有亡但此則鄭門

左傳統箋 卷之十 文公 大

已無以加焉不能復加其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管如

既畏其首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以

又畏其尾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所餘能幾何哉以

立也又曰鹿死不擇音音與蔭同言鹿死不擇底蔭

國也音小國之事大國也以鄭小國德則其人也大國

加我則我以不德則其鹿也不以德而以兵則我德而

走險疾走而趨於險也鹿之避死故急何能擇勢急矣豈

處哉以喻鄭急則命之問極言晉之命令過亦知亡矣

鄭亦知不免將悉敝賦起兵故兵謂之賦以待於脩晉

以距晉也脩直留反唯執事命之以待晉執事文公

二年鄭文公二年魯莊公二十三年也朝于齊朝齊四年魯莊公二十五年也為

齊侯齊桓公為伯左亦獲成於楚鄭與楚成居大國之

間鄭介居於而從於強令而從於大豈其罪也言出於

非可執大國若弗圖言今晉君不無所逃命或戰或和

以爲罪晉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池爲質焉趙穿晉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齊侯戒師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及秋將死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左傳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不及期齊鞏公將伐魯故而有疾將出師晉曰不

職怒其已曰人奪女妻而不怒言怒

乃不怒一扶女庸何傷有何所傷而遂怒乎職曰與

則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怒公攝汝父之尸而刑乃

謀弑懿公二人因此合納諸竹中尸于竹中歸舍爵而

行言無所畏忌也齊人立公子元是爲惠公

文公二妃敬麻生宣公二妃次敬麻嬖而私事襄仲有

千文公而又以襄宣公長而屬諸襄仲立嫡不立長今

仲秉政故私事之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文公幸而襄仲欲

託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文公幸而襄仲欲

庶之正仲見于齊侯而請之求助干鄰國之君齊侯

左傳齊侯而請之求助干鄰國之君齊侯

新立而欲親魯許之齊惠公新立勢孤亦欲求援于鄰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惡魯文公太子素人出

齊日子卒諱之也先君既葬不稱君者魯史諱也仲以

君命召惠伯傳于殺惡及視之下即云立宣公其實宣

人故詐以于惡之其率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伯之

命召惠伯傳于殺惡及視之下即云立宣公其實宣

內有變恐非子惡之命必及難也叔仲曰死君命可也

死不可避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言

果君命自應往就死萬一非弗聽幸言乃入魯殺而

車公游于申池申池齊之地名以扑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

也申池齊之地名以扑扶職時二人浴于池而

卒惠伯之家 既而復叔仲氏 殺其身而不 夫人姜氏歸
人避難奔蔡 大歸也 歸大者言其無罪 將行哭而
于齊 故歸齊也 大歸也 歸大者言其無罪 將行哭而
過市曰天平 訴之 天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適音 市人皆哭
魯之市人 魯人謂之哀姜 終不允於 皆哀而哭 魯人謂之哀姜 終不允於
宮紀公生大子僕 僕立為太子 又生季佗 又生大子
愛季佗而黜僕 既又愛其長子 且多行無禮於國 紀公多
之事於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僕因舉心以弑之 故 以其
其國人 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僕因舉心以弑之 故 以其
寶玉來奔 王來奔于魯 納諸宣公 納宣公 公命與之邑
邑封魯僕 曰今日必授 邑宣公出令謂今日即授魯僕之
左傳載 卷之十 文公 主
氣類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司寇刑官也 季文子使之
相入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司寇刑官也 季文子使之
曰今日必達 言今日即出 公問其故 宣公問何 季文子
使大史克對曰 魯太史名克也 以其有文 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事君之禮 宣公問何 季文子
奉以周旋 文子奉其 弗敢失隊 不致棄失而墮 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 則盡忠者 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則事
之如孝子之 見無禮於其君者 則盡忠者 事之如孝子之
事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 則盡忠者 事之如孝子之
之逐鳥雀也 則逐而絕之如 先君周公制周禮 魯之
則公作周 曰則以觀德 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與禮之書 曰則以觀德 則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則者為吉德 德以處事 既無失德乃 事以度功 既為
此則者為凶德 德以處事 既無失德乃 事以度功 既為
必度量功 功以食民 功以食民 功以食民 功以食民
之有成者 曰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以成後人 曰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毀則為賊
賊人謂之藏言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其惡藏罪人也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竊賄為盜
之 主藏之名 主為藏匿 賴姦之用 賴姦之用 賴姦之用
好 主藏之名 主為藏匿 賴姦之用 賴姦之用 賴姦之用
極大之凶德 有常無赦 有常無赦 有常無赦 有常無赦
載在九刑之書 終不遺忘 以誦宣公 行父還觀魯僕
言季文子周旋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言魯僕之一身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莫可則也
為吉德 已此能順其則者 故為吉德 盜賊藏姦為凶德
左傳載 卷之十 文公 主
查賊藏姦 好見上文此皆 夫魯僕 今夫魯僕 則其孝敬
法其孝於父 則弑其君父矣 但見其不孝不敬矣 則其忠信
而敬於君 則弑其君父矣 但見其不孝不敬矣 則其忠信
將取法其忠 則竊寶玉矣 但不見其竊寶玉 其人則盜賊
信以自處乎 則竊寶玉矣 但不見其竊寶玉 其人則盜賊
也 以言魯僕之為人 則竊 其器則姦兆也 以言魯僕之
為奸之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 今宣公又保其人而利其
也 以言魯僕之為人 則竊 其器則姦兆也 以言魯僕之
以訓則昏 此魯僕昏德之人民無則焉 無一事可以
不度於善 盡其所行無一自居於 而皆在於凶德 賊奸
之皆凶德也 是以去之 而不吝少殺也 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 高陽氏 顓帝之號 其 蒼舒 檣 散 檣 大 臨 龍 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八人者即垂益禹皋之倫庭堅皋陶

降戶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齊聖肅也聖通明也廣大也

也誠實也言此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謂愷也天下

人有此八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

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八人者即稷契

共懿宣慈惠和忠盡已也肅敬也共肅莊也懿美也宜

也和中節也言此八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者善之長

人有此八德共音恭天下之民謂之八元

之八士此十六族也總入愷八元世濟其美

不限其名不墜前世以至於堯堯不能舉

左傳統纂卷之十文公

堯舉八愷舉高陽氏使王后土

事使宅百揆莫不時序

平天成水土既平而天道乃得其成也此言舉八

元舉高辛氏使布五教于四方

以母親教母兄友弟共

此所謂五教也內平外成

舉入元而獨言契事亦昔帝鴻氏有不才子

也元德為才子故四掩義隱賊

凶皆號為不才子帝鴻黃帝

好行凶德盜賊藏奸為凶德而

醜類惡物類惡之物

頑闇不友與夫心頑而不則德義之經口謂而不道是

與比周此不才子專與此等

通之此即驕也

廢忠謂忠不足行而毀壞之

靖肅庸回安於諛譖

盛德有盛德之人則為

工也顓頊氏有不才子

也不知語言

言傲很明德傲很很戾以害

左傳統纂卷之十文公

之民謂之梟杌梟杌頑凶無倫也

世濟其凶世世以凶

不能去未及送

食之欲冒于貨賄

可盈足無盈滿無厭

有窮無不分孤寡

之民以比三凶非帝王子孫故

三苗也舜臣堯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

投諸四裔

投棄之於以禦螭魅使當螭魅罔兩之為民害者螭魅

四遠之地于南州北裔也放驩荒于崇山南裔也是以堯崩而

三苗于三危西裔也殛鯀于羽山東裔也是以堯崩而

天下如一舜稱位二十同心戴舜朝覲訟獄以為天

子此舜所以能匹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得宜合于

夫而有天下也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得宜合于

天下好善惡惡之公心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虞書舜

慎徽五典慎謹也徽美也五典君臣五典克從從五典

之無違教也舜克從之義以明曰納于百揆百揆百事

百揆時序百事當理無廢事也釋時序之義以明曰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穆穆肅清之意無凶人也釋穆穆之義以明

左傳統纂卷之十文公五

舜有大功二十去四凶也而為天子天下同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史克言季文子雖未能去一凶矣已能去

如四凶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舜有大功二十而庶幾

免於戾乎非敢言功也庶幾可免于罪戾乎○齊齊朱

逐一莠莠歷數其罪而不以寡就國而行父不討顧乃

公也彼直公果人也固宜庶幾汗下無藉躬之所矣三

家擅權益始于此傳曰東門襄仲殺驍立庶

魯君子是乎失政嗚呼其所由來者漸矣

左傳統纂卷之十一

宣公名倭又作委一名接文公庶子祔太子惡

五年元年文公三年晉靈公六年杞桓公二十九年宋

共公元年楚莊王六年衛成公二十年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公十八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人將為魯討齊時齊懿公皆取賂而還荀林父受鄭

穆公曰晉不足與也以其受賂遂受盟于楚時楚莊王

諸侯多從之者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卒在文十二年陳靈公

左傳統纂卷之十宣公十

受盟于晉不禮于楚秋楚子侵陳以其盟遂侵宋以前

合諸侯于肩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棠林因楚伐陳

之棠林鄭地以伐鄭也鄭受盟于楚故伐楚為買救

鄭將以救鄭遇于北林與晉師相遇于四晉解揚晉

夫為楚晉人乃還而還晉欲求成于秦失利于楚故欲

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趙穿晉大夫為北秦

秦之與國故晉侵崇秦秦以兵救之也晉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

弗與成穿之策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報解揚于是

晉侯侈晉靈公無趙宣子為政趙盾將中驟諫不入

晉侯侈晉靈公無趙宣子為政趙盾將中驟諫不入

晉侯侈晉靈公無趙宣子為政趙盾將中驟諫不入

樂諫有急遠之意諫而故不競于楚言晉所以衰而楚不入之事迹亦見明年
二年甲寅是歲周匡王崩弟立是為定王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鄭穆公受命于楚故宋師歸生受楚命而伐宋

敗績所敗囚華元華元率師之子也獲樂呂樂呂

之曾孫也鄭人及甲車四百六十乘甲車有甲之俘二

百五十人誠百人左耳為獻在役駘鄭人夫以駘迎

鄭人入于井鄭人失指而倒戰而出之在役反創戰

出獲狂狡鄭人既出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失

戎之禮違元帥之命曲法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之道須明此果毅之法常存于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此

耳者之于心然後合于軍禮

上文果毅二字之義致力行也言能殺敵易之若變易

人則為果能力行此殺敵之果則為毅此道反

不愛人則毅也應出鄭人于井而自居于禽將戰宋

將與鄭華元殺羊食士以犒士其御羊斟不與羊斟

元御車不及羊羹之賜此雖華元親之及戰及與鄭

之意亦是不許密處斟音針與音預及戰之時曰

噉昔之羊子為政羊斟怨華元故云前日今日之事我

為政今日與鄭戰使我與入鄭師羊斟故意御華元故

敗故宋兵敗而君子謂羊斟非人也無人以其私憾敗

國殄民以羊羹之私怨而敗宋于是刑執大焉以刑法

果矣詩所謂人之無良者詩大雅其羊斟之謂乎詩云

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變民以逞言羊斟

新其以比羊斟因私怨而喪師也變民以逞言羊斟

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加以文馬之以贖華

元于鄭宋以華元為質半入方入其半華元逃歸不待

還先自立千門外告而入後入言華元之不進入告而見叔

駘即羊斟也為子之馬然也為好言以安慰之言前

駘對曰非馬也其人也駘因我為政之言已駘然不

合而來奔合答也駘既答華元之言即來宋城宋人增

華元為植國有大役為之將巡功巡察役城者謳歌人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華元以睥其目睥其目睥其腹睥其腹棄甲而復

甲而還國也于思于思思其多贊之棄甲復來與棄甲

意使其驂乘謂之曰華元亦作歌而使牛則有皮言牛

可辱兕尚多其皮亦可棄甲則那那猶何也言牛

之何害也役人曰華元從其有皮言棄甲則那

丹漆若何若何而得之也華元曰去之令驂乘車勿

其口眾我寡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勝役夫之

晉靈公不君失君厚飲以彫牆厚飲于民從臺上彈

人處臺之上行道者而觀其辟丸也人避彈以資

快樂辟 宰夫膈熊蹯不熟 膈責也熊蹯熊掌也責之難
音避 殺之 宰 真諸春 春草器也真宰夫 使婦人載以過
朝 使婦人載其尸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 士季即士
之手 露于春 問其故 被殺之故 而患之 患公將諫
外二臣見之 問其故 被殺之故 而患之 患公將諫
宣子將 士季曰諫而不入 士會言宣子設使 則莫之繼
也 行則無以繼其後者 會請先 士會請不入 若君則子
繼之 然後令宣 三進及溜 士會三進三伏而宣公不省
力救 而後視之 見及至偏近然後視之 曰吾知所過矣
公言我已自將改之 請自今改過也 蓋公惡 稽首而對
左傳統箋 卷之十一 宣公 四
曰士會喜君改過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改過
遷善矣故 詩曰 靡不有初 言人君之德無 鮮克
有終 故少能有終者為難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 可
有過而能補 君能有終 公能改過 則社稷之固也 則晉
者亦甚少也 豈惟羣臣賴之 豈特晉之羣 又曰 孟民焉
以安固也 表示君之上服也 君有失也 惟仲山甫補
之 仲山甫相宣王 君能補過也 夫詩言補過者言 君能
補過 今宣公能 褒不廢矣 則哀職無闕可 猶不改 宣公
改過而無 宣子驟諫 元年言宣子驟諫 公患之 宣子是
道如故 而不入此可見也 公患之 宣子是 果政大

臣故尤忌 使鉏麇賊之 鉏麇晉之力士也 宣公使為刺
其諫已 使鉏麇賊之 鉏麇晉之力士也 宣公使為刺
晨往 天明而 寢門關矣 宜子之家已 盛服將朝 見宜子
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 不覺朝 麇退 宜子而退 曰不忘恭
敬 言其盛服生 民之主也 賊民之主不忠 以爲百姓之
不自欺而 棄君之命不信 受君之命以刺人而棄 有一
於此 信二之則不忠不發則不 不如死也 忠信不能兩全
觸槐而死 宜子庭有槐樹 鉏麇 晉侯飲趙盾酒 宣公使人
設計 伏甲將攻之 先伏兵于宮中乃召 其右提彌明
知之 宜子之車右提彌明 趙盾曰 而登先 臣侍君宴過
左傳統箋 卷之十一 宣公 五
三爵 言宜子侍公 非禮也 遂扶以下 謂明見事急故
遂扶之以 公喉夫葵焉 葵使大也犬高四尺曰葵蓋
下堂而去 公喉夫葵焉 葵使大也犬高四尺曰葵蓋
反葵 明搏而殺之 葵明擊 盾曰棄人用犬 責公不養士
用 雖猛何為 犬雖猛何所用之 公羊傳載盾之言曰君
闕且出 與之闕而逃 出奔 提彌明死之 爲伏兵 初宜
子田于首山 先是宜子田獵 舍于翳桑 舍止也 翳桑桑
見靈輒餓 靈輒首人 問其病 靈輒曰不食三日矣
食之 宜子設之以 舍其半 而留其半 問之 問何故 曰宦
三年矣 爲官也 未知母之存否 有母在家 今近焉 家近

請以遺之故留所食之使盡之宜子使而為之軍食與

肉與肉也軍也謂以器盛飯實諸橐以與之者也以軍食

與內納諸橐中使既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至是靈輶

留與母也靈輶乃制用其戰以禦問何

故宜子問對曰對曰駟桑之餓人也言我餓于駟桑時

問其名居宜子復問其姓不告而退不望遂自亡也

子出奔趙穿攻靈公于桃園趙穿之廢子為制室

公而宣子未出山而復時宣子出奔聞公遇弒太史

書曰趙盾弒其君趙盾弒君之罪以示于朝策以示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臣宣子曰不然言弒君者對曰子為正卿宣子

亡不越竟出奔而不踰反不討賊此其反國又不非子

而誰如此則弒君者雖非宣子曰嗚呼嘆息而我之

懷矣懷也自貽伊慙詩文無此二句相連者武遂詩也

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聞其事而追論之董狐古之良史

也謂史官之良者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趙宣子古

之良大夫也又言趙盾可謂為法受惡受惡君之惡名

惜也惜其以良大越竟乃免言趙盾則君臣之義絕可

日孔子于春秋書趙盾弒其君口鼻不應有此諱論本

朝既陽公疑之是也然謂趙盾實弒之亦非也意者盾

之出奔也趙穿承其風旨而弒之是靈公之死為盾而

不為穿也所以董狐發其惡而書之若夫為法受惡以

下疎無義理恐非聖人之旨也○靈公遇弒

後趙盾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

元年三年乙卯成公元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楚子莊王也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水

名周所觀兵于周疆觀示兵威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都也王孫滿周大夫也時楚強周弱定王楚子問鼎之大小

輕重焉莊王問其大小輕重欲奪周九鼎而取天下對

曰在德不在鼎在王孫滿答言有天下者昔夏之方有德

也言夏德之由也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山川貢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金九牧九牧收牛鑄鼎象物乃以九州之金鑄為九鼎

上百物而為之備使民見之而為備使民知神姦見神

若不遇妖怪螭魅罔兩螭山神也魅怪物莫能逢之民

不能相見也用能協于上下易之鼎卦所謂正位也

以承天休以受天之福祐蓋築有昏德鼎遷于商故湯

而取其載祀六百義祀取祭祀之義昔年之別名也商

紂暴虐鼎遷于周其鼎于周維也德之休明休美也

德休明雖小重也是積其勢若增重然其姦回昏亂

肯不肯公伐莒宣公怒取向邑向式亮反非禮也信修
禮之平國以禮不以亂禮而不當用兵伐而不治責公
而禮治官亂也是以亂以亂平亂又以亂平之
有無由能治無治何以行禮禮所以治亂無
楚人獻鼃于鄭靈公鼃似龍而大靈公穆公子宋與子
家將見公子將見靈公二子公之食指動也第二指忽然
動以示子家示之以食指曰他日我如此言我每常必嘗異
味必得奇異及入公庭宰夫將解鼃見治庖而將解相
視而笑二公子相視而笑公問之為而笑子家以告子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公指動及食大夫鼃及鼃熟而分賜召子公而弗與也
之事告及食大夫鼃諸大夫食音嗣
召子公而不與鼃食子公怒怒公不樂指於鼎所烹鼃
飲使指動而不驗子公怒怒公不樂指於鼎所烹鼃
之嘗之而出嘗其味公怒怒公不樂指於鼎所烹鼃
之所以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公謀于子家曰畜老猶
憚殺之言六畜之老者人猶家欲先殺公
而况君乎而况君乎而况忍獄之乎
反譖子家子公見子家不子家懼而從之及遂從其謀
而獄君子曰仁而不武言子家初稱畜老憚殺猶有仁
也無能達也故不能自達其初心之仁愛也○魯齊朱
子鄭人立子良子良穆公辭曰子良以賢則去疾不足

去疾子良名也言將立賢以順則子堅長將順長幼之
乎則我不足以為賢也以順則子堅長
居長當乃立襄公襄公襄公將去穆氏欲逐去而舍子
良子良亦穆氏以其子良不可襄公曰穆氏宜存言穆
孫若宜則固願也則我願也若將亡之若公必
留之則皆當去疾何為言何為者哉乃舍之遂不逐諸
大夫使諸穆皆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良子文之弟子文曰必殺
之勑子良是子也指越椒熊虎之狀觀其形狀而豺狼
之聲則其聲音弗殺必滅若敖氏矣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楚先君若諺曰很子野心言很子心在山
越椒乃諺語其可畜乎其心於野豈子良不可殺之
文以為太感為已大受及將死子文將聚其族曰聚
而屬付之椒也知政言越椒若乘乃速行矣吾族當速
無及于難無使少緩而及且泣曰子文既語鬼猶求食
言人死為鬼猶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無人奉祀其鬼
必餓及令尹子文卒國殷為令尹字子揚之子子越為司
馬子越為買為工正伯賈諡子揚而殺之國殷為司
王而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已為子越又惡之買也乃

以若敖氏之族用若敖氏通族之人圍伯麇于轅陽而殺之圖四

轅陽楚地遂處焉也兵于楚將攻王王以三王之子為質

焉文成穆三王之子王弗受弗受師于津澨津澨水名澨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澨地名伯芬射王汰斬及鼓射

伯芬即越也射車轅澨也車上不得置簣簣以禦

鼓故為作射若敖之轅澨也言射轅澨車較而及至鼓

也著于丁寧音帝云伐勝鍾鼓聲其罪也戰以洋于丁

獨節鼓鉦洋于也獨鉦也即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兵車

丁寧言矢至鼓射著于鉦也又射汰斬以貫笠轂兵車

尊者則鐘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師懼退王師

日笠轂言伯芬又射過車較及王之蓋也吾先君文王

發矢命中故王使巡師曰王見師退故使吾先君文王

而退也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

左傳統纂卷之十一宣公

克息歲息獲三矢焉與于常矢伯芬竊其二盡于是矣

言叔蓋其二矢故能命中今一者丁寧一貫笠鼓而進

較則二矢已盡不足畏矣王蓋以壯軍心也鼓而進

之獨論軍士畢遂遂滅若敖氏楚族竟符于丈之言初

若敖娶于邲邲音云生鬬伯比所生若敖卒從其母畜

於邲邲音云鬬伯比所生若敖卒從其母畜

所鬬邲子之文邲音云鬬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邲子夫人

生子是為子文邲音云鬬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邲子夫人

又呼虎為於菟於菟音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因此命于文之名

於菟音為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因此命于文之名

時孔何實為令尹子文言子文所以其孫箴尹克黃使

于齊箴尹官名克黃子陽之子蓋子文之孫還及宋

還至聞亂聞若敖氏之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克黃之從者言

宋國宋國箴尹曰棄君之命克黃言為使而不反獨誰受之雖出

箴尹曰棄君之命克黃言為使而不反獨誰受之雖出

君命之人君天也君天也君者臣之天可逃乎天不可逃則

矣遂歸復命復使齊之命而自拘于司敗司敗主刑之

子文無後言子文之功如何以勤善則何以勤善則何以勤善

左傳統纂卷之十一宣公

復其所遂克黃使敗命曰生敗命克黃之名曰生謂

五年丁巳秦莊公秦莊公

九年辛酉是歲晉成公卒子欒立是為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孔寧與儀行父皆陳

女陳大夫御叔之妻也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

公君臣皆與之私通焉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和服

近身衣也衷裏也謂者之洩治諫曰洩治諫曰公卿宜落

示淫亂之事于朝民無效焉效以為法也且聞不令

國人聞此君其納之君其納之君何不公曰吾能改矣公言

不善之事君其納之君其納之君何不公曰吾能改矣公言

此過二子請殺之二子請殺之孔寧儀行父公弗禁公弗禁

矣二子請殺之二子請殺之孔寧儀行父公弗禁公弗禁

洩治二子遂孔子曰追而詩云詩大雅民之多辟辟邪
君子處民多邪無自立辟辟不可自立法但可其洩治之
謂乎此詩之義也

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時楚與晉爭鄭六年伐楚鄭取

晉御缺救鄭時鄭服晉故楚鄭伯敗楚師于柳夢柳夢

名鄭襄公恃晉國之人皆喜唯子良憂子良

之弟去疾也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言小國勝大

言我未知死在何日也自是晉楚交兵我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十年壬戌晉景公衛穆公元年是庚左傳統箋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十四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飲酒于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徵舒似女徵舒似女是徵之子也女音汝

亦似君行父戲言云徵舒亦似公恐是公之子也對曰

人之子矣豈以夏徵舒病之病其母淫故公出飲酒而

自其廐射而殺之徵舒執弩以伏于馬廐伺靈公之

二子奔楚二子孔寧儀行父也爲

十一年癸亥陳成公

楚子伐鄭楚自柳夢之敗不得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

兵爭言二國不務以德撫與其來者可也晉楚來伐則從

從晉楚無信二國既盟而又我焉得有信我待其來者

今尹爲艾獵楚令尹即孫叔敖也城沂沂楚邑向無使

封人慮事封人掌封域之事以授司徒司徒掌徒役

地之廣狹即知役之多量功命日量其功之多寡分財

用財分所需之平板榦板夾土以築者榦當稱畚築畚

土之器築築土之杵杵者量其程土物土物土物謂畚鍤

輕重均負土與築者之力也程土物土物土物謂畚鍤

預備也議遠邇以均勞逸略基趾略基趾略基趾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十五

基趾具饌糧食之乾食度有司度有司謀分在監

築城之事三不愆于素不愆于素不遇其平素

晉御成子求成于衆翟成子御缺也求成衆翟疾赤翟

之役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赤翟

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

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

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

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衆翟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楚子莊王也以陳國因伐陳謂陳

人無動楚子令陳將討于少西氏言我但致討于其家

遂入陳陳人不禦楚殺夏徵舒轅諸栗門計其弑君之

栗門陳因縣陳時陳成公在晉楚申叔時使于齊時楚

大夫也其時出反自齊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

使齊國使去聲反楚復命而退復使齊之王使讓之

曰楚子使人夏徵舒為不道言陳國夏弑其君靈公寡

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我以諸侯討其罪而戮之諸侯縣公

皆慶寡人楚辭稱王故其縣大夫皆稱稱女獨不慶寡

人何故言何但復對曰猶可辭乎申叔時答尚可王曰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宣公

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

君能討其罪而抑人有言曰然而俗諺牽牛以蹊人之

田蹊徑也謂牽牛行于人之而奪之牛乃主怒之牽牛

以蹊者信有罪矣彼牽牛者固不得為無罪而奪之牛

乃并奪罰已重矣如此則其罰諸侯之從也諸侯從楚

日討有罪也蓋謂討夏氏今縣陳今滅陳以為縣是猶

貪其富也則是貪一國之以討召諸侯討罪為說猶公

道而以貪歸之其歸諸侯也乃貪無乃不可乎言縣陳

以明其不王曰善哉楚子聞叔時吾未之間也反之可

富貴也

乎復封陳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謙言我輩小人無高見遠識但譬如取人物乃復封陳

于其懷而復還之猶勝于不還也

封陳國鄉取一人焉以歸于陳之諸鄉各謂之夏州

取之人自為一邑名曰

夏州以記討夏氏之功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下

十二年 甲子

楚子圍鄭 去年鄭受楚盟又有二心旬有七日久圍鄭

人卜行成不吉 欲行成于楚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

國將危云故吳臨于祖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

舉國之人及守城之 楚子退師 因其窮 鄭人修城 乘其

卒皆哭告楚以窮也 楚子退師 三月克之 圍九十日

不肯服也 進復圍之 進兵圍之 三月克之 圍九十日

入自皇門至于遠路 楚師入鄭城門 鄭伯肉袒率卒以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遊 鄭襄公肉袒率卒以迎 曰孤不天 言鄭不為不能事

君 不能堅 使君懷怒 致使楚君懷 以及敝邑 而親至于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 登敢不惟楚 其俘諸江南 設

俘諸鄭民使之 以實海濱 以充實海濱 亦唯命其翦以

賜諸侯 設若割地鄭地 使臣妾之 臣女為楚妻 亦

唯命若惠顧前好 楚鄭世有盟誓之好設若 微福于厲

宣桓武 桓公武公鄭始封之君也桓公周厲王之子不

其社稷 言楚能不損滅鄭之社稷 使改事君 使鄭得

事楚 口于九縣 楚曾滅九國以為 君之惠也孤之願也

非所敢望也 此固鄭之所願但不 敢布腹心 敢以腹心

于楚 君實圖之 惟楚君實 左右曰 楚子左 不可許也

君 得國無赦 當取鄭國 王曰其君能下人 言鄭君

伯之請 必能信用其民矣 其國之民矣 庸可幾乎 同謂豈

而人 必能信用其民矣 其國之民矣 庸可幾乎 同謂豈

可冀幸而 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楚退一舍而 潘尫入盟

入鄭盟 子良出質 鄭伯弟為 晉師救鄭 楚伐而晉救之

荀林父將中軍 代御缺 先穀佐之 叔季代 士會將上軍

趙朔將下軍 代榮 樂書佐之 樂書之子 趙括趙嬰齊為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二 宣公

中軍大夫 二人皆趙 鞅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

為下軍大夫 同趙嬰兄 韓厥為司馬 韓萬 及河間鄭既

及楚平 鄭已服楚 桓子欲還 桓子荀林父也時

于鄭而勦民 職是徒勦殺晉民也勦于少反 焉用之楚

歸而勦 如使楚兵歸然 不後 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

將上軍以林 會聞用師 兵之道 觀彘而勦 觀敵人有間

失之言為善 會聞用師 兵之道 觀彘而勦 觀敵人有間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 言楚于此六者行之 不可敵也 楚

可與敵也 不為是征 言征伐以討有罪不為 楚君討鄭

怒其貳而哀其卑 鄭之貳于晉也則怒之及其 叛而伐

之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及其服楚也而舍之德刑成矣伐之所以
所以伐叛刑也楚之有刑也柔服德也楚之有德也二
者立矣此見楚之德昔歲入陳去年計今茲入鄭民不
罷勞楚之民無以爲君無怨謫楚之君無有怨政有經
矣其政有常經故能如是荆尸而舉楚也尸楚陣名
法以戰此見楚之政不易也荆尸而舉楚也尸楚陣名
爲陣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言楚但以士卒從征而爲
者皆不廢其生而卒乘輯睦步卒兵車皆安事不奸矣
其也買音古而卒乘輯睦步卒兵車皆安事不奸矣
此見楚之事不易也爲教爲宰叔敖也時爲令尹擇
楚國之令典善者而用之軍行右轅常軍行之時在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三
以爲左追尋使之上草也在車之左者前茅慮無前茅
制也在前者持之以慮有無之事恐其中權後勁中軍
卒有變故則預告軍中而爲之備也中權後勁以制
兵以爲之股百官象物而動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
軍政不戒而備軍之政令不待能用典矣此見楚之其
君之事也楚君之舉內姓選于親于同姓則選親族外
姓選于舊于異姓則選故舊舉不失德無有賢德賞不
失勞無有功勞老有加惠臣民年老者則旅有施舍旅
之臣新來者則施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君子謂有位者
以恩惠舍其勞君子謂有位者
其衣服皆有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各有等差其禮
尊卑制度

不逆矣此見楚之德立刑行德則上六事而言以政成事
時其政成就典從禮順禮有從而無違若之何敵之六
不易其無彙可乘如見可而進然後進兵知難而退知其
之何其可敵也則當退兵此二言者兼弱攻昧衰弱者可乘并之武之
古者治軍之善政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
善經也此一言者古者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謂林父姑
軍政而經武猶有弱而昧者其也諸侯豈無弱之何必
之武功乎楚非弱而昧者楚子曰不可中軍言不可還師晉所
楚何必與之戰也楚子曰不可中軍言不可還師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以兵師之威武而今失諸侯代而不
能教必不可謂力是其臣不有敵而不從有敵而不從不從之戰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四
不可謂武是其師之由我失霸前人或霸業今不如死
不如一死且成師以出兵而退今聞楚
之爲快也非丈夫也命爲軍帥爲三軍之帥而卒以非
師非夫也非丈夫也命爲軍帥爲三軍之帥而卒以非
夫不威丈夫唯羣子能唯汝諸人我弗爲也若我則不
所爲以中軍佐濟先殺在中軍獨以知莊子曰莊子荀
也之弟也時爲下此師殆哉言先殺之周易有之在師之
軍大夫知音智此師殆哉言先殺之周易有之在師之
臨師封初六日師出以律師初六爻辭云兵師否臧凶
若無節制此之謂矣先殺在中軍主帥而先果遇
雖善亦凶也此之謂矣先殺在中軍主帥而先果遇
必敗果與楚遇斃于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雖免而歸
必敗必喪其師斃于尸之言當在雖免而歸雖免而歸

歸必有大咎亦必受大殃咎也明韓獻子謂桓子曰子

韓厥也時為司韓厥也時為司鉤子以偏師陷言先毅以中軍子罪大

矣則林父富子為元帥是元帥也師不用命先毅獨

之誰之罪也號令不行失屬亡師鄭國周楚是失屬也

師為罪已重其罪已重不如進也不若同進兵事之不

提設使戰楚惡有所分庶幾惡名與其專罪與其先毅

帥專受六人同之孰若三軍皆進而六卿分受其罰乎

也上軍將士會也其佐御克也不猶愈乎責元帥乎

師遂濟晉三軍楚子北師以師自次于郟鄭北境沈尹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宣公五

將中軍楚沈尹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子重子反皆楚將

飲馬于河而歸將來飲馬于河以聞晉師既濟聞晉兵

河王欲還楚子欲不嬖人伍參欲戰嬖人便嬖使令之

與晉戰飲馬而歸孫叔敖弗欲孫叔敖即為放曰昔歲入陳

今茲入鄭不無事矣不可謂戰而不提設使與晉參之

肉其足食乎雖欲食伍參之肉參曰若事之提孫叔為

無謀矣不提參之肉將在晉軍則我將為晉兵所擄可

得食乎雖楚欲食晉令尹南轅反旆孫叔敖回車南向

欲遂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荀林父為中未

能行令其德望未足以其佐先穀剛愎不仁鉤子為中

無仁愛未肯用命不肯用主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其三

帥欲專其所聽而無上聽命于下而眾誰適從一眾不

行而不得此行之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况楚王君也

莫知所從此行之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况楚王君也

楚若還是以若社稷何豈不辱楚國王病之楚子聞伍

君而逃臣也告孫叔敖使復大于管以待

之管地各楚子晉師在敖部之間晉兵在敖部二鄭

皇戊使如晉曰鄭使皇戊為使至鄭之從楚社稷之故

也蓋以救鄭之社未有貳心其貳心于楚楚師驟勝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宣公六

而驕今楚兵驟然勝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而不設備

又不防鄭其志遂驕其師老矣且其出兵已而不設備

合謀必鉤子曰敗楚服鄭言晉敗楚兵於此在矣在此

必許之成之請樂武子曰武子樂書也楚自克庸以來

于與與而言也民生之不易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不

去禍至之無日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

情在軍楚君之無日不虞戒懼之不可以怠常警戒

重申其于而言勝之不可保此下皆楚君訓民之言

常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商紂雖屢戰勝武王滅之卒絕其後訓之以若敖
紛冒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此言楚君訓民以楚先君勤
先君筆路以柴爲車也蓋獲衣被而獲藍縷然也啓
山林鑿山以通往來也紛扶枌反筆音畢縷里主反族
之曰楚君又作族民生在勤惟在勤力勤則不匱勤以
則不不可謂驕以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先大夫子犯有
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見傳公二我則不德今我晉而
微怨于楚而與楚爭鄭是我曲楚直楚之理曲不可謂
老以此觀之則皇成所謂其君之戎其楚君分爲二廣
分爲左右二廣每廣有廣有一卒百人爲卒以今廣法
車十五乘廣去聲下同廣有一卒論之每車一乘有一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 七
百人卒卒偏之兩周制車十五乘爲夫偏二十五人爲
子忽反卒偏之兩兩楚以五十人爲兩以舊偏法論之
一卒百人之外又有此五十人之兩也蓋楚一車乘周
此說見唐太宗李右廣初駕每日常廣數及日中數
時刻至于日中左則受之廣而駕馬以至子昏至于日
而止數上聲其內官近者爲次序以當以待不虞
內官序當其夜其夜若今宿直更者是也子良鄭之
以防不不可謂無備楚不設備者不可信也子良鄭之
良也子良鄭之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居楚師叔入盟
今楚使師叔子良在楚鄭使子良楚鄭親矣可見楚鄭
入盟鄭伯子良在楚鄭使子良楚鄭親矣可見楚鄭
矣來勸我戰今鄭使皇成來我克則來我勝楚則不克

遂往我不勝則鄭以我卜也蓋以我之勝負鄭不可從
皇成之說趙括趙同曰大夫率師以來唯敵是求言我
不可從也趙括趙同曰大夫率師以來唯敵是求言我
而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一屬國不此之從又將
是求取也克敵得屬又何俟一屬國不此之從又將
何所必從魏子必從先較之知季曰知莊原屏咎之徒
也原趙同屏趙括言此趙莊子曰趙樂伯善哉實其
言必長晉國言樂武子其言如此之善若其身楚少宰
如晉師曰楚子使少宰之寡君少遭閔凶言我楚君小
憂難謂穆不能文言以此不學而問二先君之出入但問
王之喪也不能文言以此不學而問二先君之出入但問
成王穆王常往此行也今楚君爲此將鄭是訓定以鄭
來于代鄭之役此行也今楚君爲此將鄭是訓定以鄭
左傳統箋卷之十一 宣公 八
有二心而豈敢求罪于晉求罪取二三子無淹久言晉
來訓定之豈敢求罪于晉求罪取二三子無淹久言晉
帥無久留隨季對曰隨季士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于此地隨季對曰隨季士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言周平王東遷時命與鄭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
我晉先君文侯有云與鄭夾輔周室平王命晉與鄭夾
毋廢王命不得廢天子今鄭不率命而背晉以從楚寡
君使羣臣問諸鄭臣而問罪于鄭豈敢辱侯人豈敢辱
何侯望敢拜君命之辱敢謝楚君命令鉅子以爲詔先
以士會之言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趙括宣子之弟也時
爲詔于楚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趙括宣子之弟也時
之敗士會之行人失辭謂晉之使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對更音庚行人失辭謂晉之使寡君使羣臣遷大國
之迹於鄭言楚以大國之君親至鄭國是有迹于日無

辟敵晉君喻我羣臣不得羣臣無所逃命君命如此羣臣不得而逃

也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許其盟有日矣

楚許伯御樂伯樂伯乘車許伯為御攝叔為右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楚師示不飲和以疑晉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

庭摩壘而還靡庭疾驅也摩壘以車樂伯曰吾聞致師

者左射以取左車左也凡兵車自非元帥皆射者在左

取矢之代御執轡轡事代御執轡欲使御下車也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兩師也掉正也下車刷刮其馬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車右入敵壘折其兵之耳執俘而還又獲其俘

左傳統纂

卷之十一

九

執之皆行其所聞而復射取代御執轡折馘執俘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晉人惡其車挑戰故逐樂

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因樂善射晉兩矢一而

已樂伯僂僂與于前射麋麗龜忽有麋與于前樂伯即

存一矢麋與于前射麋麗龜以此一矢射麋矢着于

隆起之處晉鮑癸當其後鮑癸追楚使攝叔奉麋獻焉

左尊右卑故使攝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有獻禽

時猶六月故云敢膳諸從者因無禽可饗即以此鮑癸

非時而禽未至止之日勿復追其左善射伯也其右有辭謂攝叔有君

子也皆君既免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錡魏錡子

大夫晉君未及欲敗晉師幸其師之敗請致師因楚人

弗敢追乃亦請車兵弗許林父知其有請使許之

楚師意使終不得和遂往請戰而還使楚本以約和今魏錡

復征楚許之潘黨潘黨之子魏錡請戰及榮澤追錡及

楚潘黨逐之潘黨潘黨之子魏錡請戰及榮澤追錡及

今屬開見六麋射一麋以顧一麋乃同頭潘黨獻曰

楚軍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于鮮新殺之禽為鮮言

旅之事掌獸之人必無敢獻於從者以此麋獻左右叔

繁命去之潘黨見錡應對開敘喜其有趙旃求卿未得

左傳統纂

卷之十二

十

伯錡叔來致晉師晉師不迫而失之請挑戰弗許

亦欲敗師故請挑戰以怒楚晉人請召盟許之意必

知其忿恐其挑戰致敗故不許故說言請率使往召楚與魏錡皆命而往命而往楚

人焉盟以允其求成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于晉

郤獻子曰時佐上軍二憾往矣言二子皆有恨于晉

楚使和弗備必敗先備乃取則必戰戰無魏子曰先般不

不可成弗備必敗先備乃取則必戰戰無魏子曰先般不

之言故鄭人勸戰弗敢從也言皇戌末勸戰晉既楚人

為此語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怯懦不敢從其所請楚人

求成弗能好也楚使人來求成又師無成命既不能戰

不能結成以和是徒出多備何為命無一定將殺軍或

師而不能成一定之命多備何為無以立功雖多設備

亦將士季曰士季知先穀素剛便備之善師以為善若

何焉士季知先穀素剛便備之善師以為善若

二子怒楚楚人乘我楚必以師乘我攻其無備也喪師

無日矣無備受敵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若楚

心求誠無他惡意我除何損于好不以好而若以惡來

有備不敗若楚外欲求成心實欲戰舉且雖諸侯相見

軍衛不敵且不論兩軍相對即諸侯以禮警也所以警

也鏡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設七覆于敖

前二人為上軍大夫使置伏兵故上軍不敗士季將上

而不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嬰齊中

未戰之時先使步兵具舟于河潘黨既逐魏錡追言前

左傳紀事卷之十二宣公

趙旃夜至于楚軍二人雖同受使命不偕行席

于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于楚軍門之外以示無

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廣楚陣名乘廣車陣右

廣鳴鳴而駕日中而說說音稅未曉無左則受之日入

而說右軍既稅則左軍無故日受之亦許偃御右廣

餐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軍但有車右及

王乘左廣以逐趙旃以偕師旃棄車而走林旃不能

而走屈林中屈蕩搏之徒手擒得其甲裳不得旃但得

其下衣也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輓車

名道申欲潘黨望其座望見輓使聘而告曰晉師至矣

使人疾驅以告主軍楚人亦懼王之王入晉軍也趙旃

者曰晉師來攻楚矣楚人亦懼王之王入晉軍也趙旃

輓車至將與王遇故遂出陳出陳以孫叔曰進之孫叔

愛王之入于晉軍也遂出陳援王孫叔曰進之教令

進進寧我薄人寧我薄人無人薄我無人薄我詩云

雅六元戎十乘詩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以先啓行啓

月篇道也先人也啓行之義軍志曰古之先人有

人而為先人也啓行之義軍志曰古之先人有

奪人之心言先人而制人所薄之也釋奪人之心之義

遂疾進師楚疾速進兵車馳卒奔乘晉軍車與卒俱衝

也桓子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兵所鼓于軍中曰乃擊

左傳紀事卷之十二宣公

就令于先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二軍爭

軍中日先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二軍爭

舟中之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所斷手指故舟中之指

河舟中之指可掬也二軍爭舟所斷手指故舟中之指

敗走晉師右移上軍未動晉之三中軍上軍在左中軍

下二軍敗走故見軍之在右者皆移動工尹齊將右拒

卒以逐下軍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將右拒

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二人皆楚大夫唐厲也不穀不

德而食楚子謙稱不穀以遇大敵故遇晉不穀之罪也

者從唐侯以爲左拒拒方以從上軍晉惟上軍不敗故
也戰伯曰上軍佐也待諸平言待楚兵之來隨季曰會
也上軍楚師方壯言楚兵若萃于我若聚兵而吾師必盡
將也則晉兵必盡不如收而去之不若收兵分謗生民所以
爲楚所殺也分衆人之謗不戰不亦可乎殷其卒而退
所以全晉民之生不戰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也殷不敗以見士王見右廣將從之乘
廣逐趙盾今還師而屈蕩尸之曰尸之止君以此始必
以此終君始乘左廣則必終乘之而自是楚之乘廣先
左舊制先右今楚君以左晉人或以廣廣兵車名晉
左得勝遂改其制而先左軍之中有乘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 十三
兵車隊不能進其車陷于隊道楚人基之脫肩基救之
者見晉人不進而救之肩車前橫木以約車上之兵器使
不落者車在隊中則橫木不得之不能前進故使脫之
少進馬還旋行還音旋又基之投旆投衡乃出旆
旗也街車前駕馬之木旗遇風則搖動而馬盤旋故又
教之投旆投衡上則旗偃而不搖風車輕而馬不旋矣
故晉人之軍始顧曰晉人顧楚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言我徐徐而來不若汝楚趙旆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大國之兵敗而數奔也趙旆以良馬二濟其兄與叔
父中故旆以二良馬救之歸以他馬反自乘他遇敵不
能去中途復遇敵兵棄車而走林故棄車而走避林達
大夫與其二子乘達氏之爲晉大夫者謂二子無顧同

敗軍奔逃之中獨其二子顧曰趙使在後二子不聽父
不得回顧蓋恐見趙旆也趙旆在後怒之使下之故怒也兵車不容多人故使
長老之稱二子下而指木曰尸汝于是指路間之木謂二子必
是授趙旆綬以免以綬授旆使登車明日以表尸之日
戰罷表所捐木以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皆死而累楚熊負羈
囚知罃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故
以其家族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
大夫每射抽矢數納諸厨子之房莊子每射必抽矢擇
故也箭房蓋軍中御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
者亦帶箭也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 宣公 十四
者言莊子爲其子而進師則當盡射之能以求勝而求
其子以歸今得善箭而舍之是不求子而愛箭也故厨
子怒其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河東澤名言董澤之
不智必愛知季曰莊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言此戰不
也之子以爲質楚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吾留善矢得人射
其肯歸我子乎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獲殺之而載射
公子穀臣楚王囚之未死而以二者還此一行也獲及
晉楚師軍于泌夜敗兵而屯于晉之餘師不能軍亂而
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聲言其衆多也丙辰楚重至于
鄆重軍之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言楚王何

民也無德而強爭諸侯德不足以服諸侯何以和衆利人
之幾以晉之危而安人之亂以晉之亂以爲已榮言因
不和乘其危亂而攻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武有七
德武有上文我無一焉而我皆無何以示子孫將以何
我之其爲先君宮但當爲楚先告成事而已以戰勝之
子孫君作宮于此告成事而已事告于先
君而已蓋古者出兵必載先廟之主以行此言作先君
宮告成事者謂奉所載之主以致祭于宮中而告之也
武非吾功也武有七德我皆無古者明王伐不敬不敬
式王命而肆爲暴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也能吞
人吞併小國也取而封之謂殺之而小魚以喻不敬之以爲大戮爲大戮
以土封其尸也錄其京反觀音倪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宣公
來者于是乎有京觀京觀卽所封之尸以懲淫慝大示以
惡者知今晉非不敬而而民皆盡忠以死君有滿惡可以
命敎晉民之死者皆盡又何以爲京觀乎有滿惡可以
示懲戒者何所祀于河楚子乃致作先君宮作宮以奉
取以爲京觀乎祭于河神
告成事而還告戰勝之事
晉師歸戰敗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以敗晉侯欲許
之景公欲桓子諫曰不可言林父不可殺城濮之役
傷公二十八年晉師三日穀晉兵三日食文公猶有憂
晉敗楚于城濮晉師三日穀晉兵三日食文公猶有憂
色晉文公雖戰勝左右曰左右之臣有喜而憂言戰勝
猶且憂形于色怪而問之有喜而憂言戰勝

反以如有憂而喜乎晉如人有可憂之事而以公曰得
臣猶在文公言楚令憂未歇也言子玉戰敗必思報怨
困獸猶鬥困獸欲再鬥况國相乎况子玉為楚國之
平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文公方有喜曰莫予
毒也已文公言子玉既殺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士貞
城濮之戰晉已勝楚而子楚是以再世不競楚國因此
于穆王再世言今歲晉敗或是天而不競于晉今天或者大警晉也意以此大警戒于晉
國而又殺林父是如楚之以重楚勝重再也是楚再其
毋乃久不競乎如此則豈特再林父之事君也兄荀林
左傳載箋卷之十三宣公
之事進思盡忠進諫于君則退思補過退省其私以社
稷之衛也是晉國社稷若之何殺之有臣如此夫其敗
也今歲之敗如日月之食焉譬如日月何損于明難食
而無傷于本然之明以况林晉侯使復其位之讓使林
父復居其位
楚子伐蕭蕭宋之蕭潰國滅而申公巫臣曰巫臣居至
邑之師人多寒言當冬月士王巡三軍莊王乃親巡拊
而勉之慰拊而勸勉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三軍
忘其寒如挾遂傳于蕭其城也還無社與司馬卯言

號申叔展楚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叔
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兩軍相敵耳日
使無社楚無社麥麴山鞠窮皆無社之物欲無社方
叔展又問無社若無祭何祭必有稷藁之疾矣奈何曰目于晉井而拯之意解
已于廢井而拯出之也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
結茅以表井直至上聞哭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
聲此乃我也然彼方應言蕭人無固志
經存焉號而出之如叔展之約也傳
十三年 乙丑
十四年 丙寅
左傳載箋卷之十三宣公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申舟即文子無畏也曰無假道于
宋使之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亦過鄭
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公十年楚穆王田孟諸曰鄭
昭宋聲申舟言鄭之人昭而晉使不害晉使出鄭鄭人
我則必死我使由宋宋王曰殺女楚子言殺若我伐之
宋以教之見卑而行子託王示必死也及宋無畏
人止之宋怒其不假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言無畏過
鄙我是以我宋為鄙我亡也是以我為殺其使者
必伐我楚必伐我伐我亦亡也宋受楚伐亦亡一也

十五年 丁卯

經 131—133

速就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為人君者能制作臣能承命為信為人臣者能稟示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臣之信載君之義君命是謂之信而行之謂利人臣謀國而不失以衛社稷以此而并民之主也如此則是義無二信謂君制命為信而責其食言是行兩信也信無二命謂臣承命為信見解揚不當受君之賂臣楚子之不知命也不知制命受命以出之命而有死無質堅君之命也不可賈又可賂乎豈可行賂而使改其言臣之許君許楚子以成命也蓋欲成其君命也不許則死而成命命而後死臣左傳統纂卷之十二宣公王之祿也為臣而不辱君命可謂能保寡君有信臣晉君而我以下臣獲考考成也我承君死又何求亦無憾矣楚子舍之以歸遂釋解揚楚師將去宋宋九月而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申舟曰毋畏知死言申舟也知必為而不敢廢王命不敢廢王之王棄言焉王許申舟以伐宋宋今宋未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叔時為室反耕者言築室于宋分兵歸田宋必聽命則宋必懼命從之從叔時宋人懼楚子不去使華元夜入楚師華元元以夜出潛登子反之牀子反楚公子倒也以楚軍法入楚軍中

反之罪見華楚之子反方臥曰寡君使元以病告言宋元之有謀也楚之華元起之日寡君使元以病告君使我宋告曰敝邑易子而食言宋國糧盡民聞以析骸以楚言宋國無薪但析人之骸骨以焚雖然宋人之病城下之盟城下盟諸侯有以國斃國不能從也從城下之盟去我三十里若楚退唯命是聽則惟楚國子反懼子反夜為華元與之盟而告王私與華元盟而以退三十里楚為退宋及楚平盟曰我無爾詐言楚不爾無我虞言宋不潞子嬰兒之夫人潞赤翟別禮其晉景公之姊也夫人左傳統纂卷之十二宣公王舒伯為政而殺之舒伯相潞氏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晉之諸臣皆言鄧舒有三雋才言鄧舒有三者絕異之不如待後之人若待其後人無才伯宗曰必伐之言伯宗言舒有五罪如何補焉言不足以不祀修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章之謀而奪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傷子嬰兒五也不祀得罪于神下怙其雋才恃其絕而不以茂德茂其德茲益罪也此所以增後之人或者將

敬奉德義後人繼鄒舒而為政者以事神人查鄒舒之
人而盡其事而申固其命申其命令則謀復而不厭若
神人之道待其如此則不討有罪令鄒舒有罪反曰將
之何待之待其如此則不討有罪令鄒舒有罪反曰將
待後又曰不如後有辭而討焉則彼將有辭于我矣毋
乃不可乎彼既有辭夫恃才與眾恃才之傷亡之道也
商紂由之由用也格致獸強足拒諫此紂之才故滅
商紂特此二者肆為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
妖則為妖異民反德為亂則為禍亂妖災生民既
則天地妖災故文反正為乏言古人篆字青書正字則
由此而生也左傳載箋卷之十二宣公
左傳載箋卷之十二宣公
是生則國滅言恃才與眾反德晉侯從之
從伯宗之滅路滅路之子鄒舒奔衛衛人懼而晉人
殺之鄒舒無道
秦桓公伐晉次于晉輔魏顆敗秦師于輔氏魏顆擊之
果獲杜回杜回者秦之力人也杜回乃秦國初魏武
子有妻妾武子魏犢也無子武子疾魏犢初命願
曰命其必嫁是言我死後疾病則曰必以為殉
又言我死後及卒死後魏犢之其子選曰疾病則
以此妻從葬及卒死後魏犢之其子選曰疾病則
亂魏犢言人病吾從其治也我所以嫁此妻者不從吾

也及輔氏之役至是與秦桓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魏顆見一老人杜回躡而顛杜回因此失足而故獲
之所以為魏夜夢之曰其夜魏顆夢余而所嫁婦人之
父也而汝也老人言我乃汝爾用爾先人之治命言汝
其父未亂之言余是以報以報德也
晉侯使趙同獻翟俘于周同趙衰之子晉大公子趙盾
不敬劉康公曰康公周大夫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
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言其不敬是天奪其精爽為
十六年戊辰
左傳載箋卷之十二宣公
晉主會滅赤翟去年晉滅赤翟氏獻翟俘于王晉侯請
于王請以士會以獻見命士會將中軍獻見命孤卿之
軍帥未嘗請于王此特且為太傅太傅孤卿加此于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士會執取羣盜羊舌職曰羊舌職
夫之子叔吾聞之禹稱善人昔者大禹不善人遠故不
向之父也此之謂也夫言晉用士會如詩曰小雅戰戰
兢兢言戒如臨深淵言其如履薄冰言其善人在上也
則無不戒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則國無幸民則國之受其
諺曰民之多幸不善之民國之不幸也則國之受其

無善人之謂也言善人不在上

晉侯使士會平王室作亂晉侯使士會往平之定王享

之王以享禮原襄公相禮也使往享禮殺殺殺殺殺殺

也子也武子私問其故武子士會也士會謂已殺王享

公也王問之王問武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

乎王享有體薦言天子享禮則半解其體實有折俎禮

則體解節折升之于俎物皆可公當享言諸侯來朝則

卿當宴設享仍常用宴禮王室之禮也此王室待賓

武子歸而講求典禮晉侯講求典禮之禮以修晉國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宣公

之法言知修晉法以見晉

十七年已巳是歲蔡文

晉侯使卻克徵會于齊晉侯公欲為斷道之齊頃公帷

婦人穀梁傳謂婦人是齊侯之母蕭使觀之惟婦人于

克郤子登齊侯使齊侯使婦人笑于房以笑迂敗獻

子怒齊侯之傷已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言若不報齊

無能涉河渡河而東獻于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克

樂京廬齊侯待命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欲得齊之罪

歸晉使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故不許請以其

私屬克又請自以其又弗許為成二年齊侯使高固晏

弱蔡朝南郭偃會齊侯使四及欽孟至欽孟高固逃歸

恐被晉執更會于斷道討貳也諸侯會于晉斷道之地

盟于卷楚即斷道之別辭齊人以其來不晉人執晏弱

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齊侯辱卻克又不

各于其所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于晉侯曰賁皇楚

子楚滅若敖氏賁皇奔晉食邑于苗晏桓子即晏弱

晏弱在野王賁皇因出使過其地而見弱也賁皇焚

夫晏子何罪言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

建言前時諸侯事晉皆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言晉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二宣公

諸侯皆有貳志諸侯因此齊君恐不得禮齊侯恐晉不

故不出所以自而使四子來但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

齊侯左右之人必曰君不出左右之人云齊必執吾使

有沮止其謀者也若今不親出

執吾使者故高子及欽孟而逃所以高固至欽

者曰其晏弱蔡若絕君好言我三人若皆逃歸則是

歸死焉故寧會晉為是犯難而來所以三子者明知

若善逆彼我晉若能以以懷來者則可以懷撫吾又

執之今晉又從以信齊沮沮止者其言實矣吾不既過

矣乎此則晉過而不敗晉既失矣而又久之又久執以

隨武子而其致政也其意乃以屬郤克蓋以郤子之才而有深怒于齊不授以政不足以雪其欲報之私而國

晉善之也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周定王元年辛未陳成公九年杞桓公四十七年宋十七年元公二十一年晉景公十年齊頃公九年

秦桓公十五年楚共王元年衛穆公十年蔡景公二年鄭襄公十五年

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瑕嘉晉大夫庸劉康公微戎

公王季子微將遂伐之康公意戎與周和必不設戎服

要也微音僂將遂伐之傳故欲要其無備而伐之戎服

曰叔服周背盟而欺大國晉與戎平而伐之是背盟也

也此必敗背盟不祥神故不祥欺大國不義得罪于

國故神人弗助大國人不助將何以戰將何所恃不

義神人弗助大國人不助將何以戰將何所恃不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

聽不從叔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果焉戎所

二年壬申是歲宋文公卒子圉立是為定公

齊侯伐我北鄙邠邠邊邑也齊叛晉而魯新與國龍

邑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盧蒲就魁二嬖人囚

之獲而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勿入而封惜此二嬖人

之許盟而不復使弗聽齊侯之言殺而聘諸城上而

兵入其封城也齊侯親鼓士將士進戰陵城三日

之曰勝殺二嬖人勝齊侯親鼓士將士進戰陵城三日

父石稷石稷四寧相命向禽將侵齊將為晉與齊師

遇時齊伐晉還而石子欲還欲還師孫子曰不可

敗于新築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

與齊師遇反避之若知不能則如無出若自不知不能戰

今既遇矣不如戰也不如一戰以復君命

矣大敗矣子不少須之言孫子不少待救兵

也子喪師徒何以復命而喪其徒東何以復君命

對孫良夫皆置之罔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

又進言曰也將被執之可也今孫子子以衆退我此

國之正卿若見敗而見獲則辱國矣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

乃止孫子其降泉而退去毋致失正卿以辱且告車來

其泉石稷又告軍中木援之兵車甚衆也齊師乃止

次于鞠居齊師聞獲至故止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

子也桓子即林父也桓子是以免兵所獲既衛人賞之

以邑有功以邑賞之辭不受請曲縣云王官孫謂四

縣如官城也諸侯軒縣謂去其南面繁縷以朝繁縷

皆諸侯之制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謂孔子未生及

繁步干反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謂孔子未生及

惜也言此而繁步干反許之衛人從仲尼聞之謂孔子未生及

不可以假人之名不可以假人之名不可以假人之名

註謂齊侯不知戎禮傳言雖及切考獲則取之明耻敦
 戰求殺敵也戎事以殺敵爲禮齊侯謂射君子爲非禮
 不知戎禮也 射其左越于車下 齊侯射厥之車左中 射其右
 斃于車中 厥之車右中簡而 其母張喪車 蔡母姓張名
 所乘 死車中竟符其夢 道逢韓厥請寄 晉大夫失其
 之車 從韓厥曰請寓乘 居于厥車中 從左右皆肘之
 使立于後 以肘示意使張立于厥之後蓋以左右皆死
 焉不 韓厥俛定其右 右之斃者仆在車中故厥俯身而
 吉耳 父與齊侯易位 厥與張俱不及見也 愚按叙事之文
 遇詳則有煩冗之譏遇畧則有脫漏之患非有化裁之
 巧不能使人意解而神會也此節敘叙韓厥追齊君不
 知丑父易位之事先下射右斃于車中一語懸下韓厥
 俛定其右一語則不見易位不煩申說已自曉然自後
 韓厥執紼再拜等語皆向丑父而言以爲此齊侯也丑
 父見其如是乃使公下車取飲如君之使其臣者而君
 乃得還其事甚巧而左氏文筆之隱括亦可擬于化工
 矣 逢丑父與公易位 公齊侯也丑父見戰不利恐危
 及奉泉 奉泉水名近 驂絪于木而止 驂馬爲樹木所
 父寢于轡中 轡棧同士車也傳敘叙丑父之失事故蛇
 出于其下以肘擊之傷而匿之 有蛇出于所臥車下自
 時志飲爲右自匿 故不能推車而及 故戰時厥傷未寒
 其傷不使人知 韓厥執紼馬前 韓厥爲晉司馬追及齊侯逆執
 稽首 拜齊侯也 奉觴加璧以進 進于齊侯 曰寡君使羣臣爲
 魯衛請 韓厥言晉君使羣臣 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 述
 爲二國請救于齊

先王有天下而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播源之物各從其利
故詩曰山南則北在其西我疆我理東南其畝武東其西其畝
中言南則北在其西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
畝而已乃言齊國境內田唯吾子戎車是利古者井田
之代齊師難遇今復盡東其畝則無顧土宜不顧地勢
所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非先王疆理天下反先王
則不義今晉違先王之命何以爲盟主何以對諸侯其晉
實有闕凡此實皆晉四王之王也夏禹商湯周文王樹
德而濟同欲焉皆樹立德化而濟五伯之霸也伯長也
左傳統纂卷之五
商大彭宋周齊桓晉勤而撫之德不能如三王之樹
文之成霸業也伯如字勤而撫之德不能如三王之樹
伯以役王命以服事王命不敢今吾子求合諸侯合諸
伯以逞無疆之欲以自扶其無有疆畔之欲而詩曰
主布政優優言商湯敷布政令百祿是遒故福祿之
而歸之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今改不能克和諸侯何
晉焉豈能爲諸不然許我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
之命子以君師辱于敝邑言故以晉君之不腆敝賦
我齊君有不以犒從者不致言戰故言齊以兵待畏君
厚顧敝之兵晉兵若以酒食犒師也畏君
之震畏君師師徒撓敗由而致敗吾子惠敝齊國之

福言汝惠我齊國而若不戢其社稷不戢齊國使繼舊
好齊晉舊有和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敝器謂
之寶玉土地以辱晉師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
敗之餘意背城借一齊城而更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命之是從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豈敢不聽
齊師諫曰二國皆齊疾我矣言齊兵敗而其死亡者皆
親驅也其戰而死云若若不許若不從齊晉我必甚
齊必甚以齊唯子則又何求彼何所求子得其國實
得齊之紀我又得地衛所使地而紆于難齊師既敗
左傳統纂卷之五
其榮多矣我之榮齊晉亦唯天所授齊晉皆大國
豈必晉豈必晉晉人許之齊克乃許對曰尋臣師
賦與賦兵也與車也言晉以爲魯衛諸命于齊若荷
有以藉口而復于寡君藉口也若報命于晉君若
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及齊國佐盟于愛妻人佐
諸侯同盟于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汶陽之田本是魯
受妻之地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地爲齊所侵至是
魯人使齊公會晉師于上鄆公成賜三帥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車也木路大夫車也三命三帥晉都克
服先路車也木路大夫車也三命三帥晉都克
車所建所服之司馬司空與師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

服諸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師主與車侯正主斥侯亞
族亦大夫也魯侯皆因其所宜服而賜以斬之
宋文公卒文公始厚葬則制諸侯之室有用歷炭歷炭
供園之歷炭歷炭始之類燒歷炭歷炭益車馬益車馬
炭以樂風不當用而用故曰用益車馬益車馬
車馬今始用殉宋救之自此宋常用殉故曰始重器
更益之始用殉宋救之自此宋常用殉故曰始重器
傳一切飾物所用梓有四阿棺有輪槍四阿四注梓也
有四阿諸侯不題矣則無四阿輪槍旁飾天子梓題
棺棺上飾皆王禮不當有而有故曰有君子謂華元
樂舉二宋於是乎不臣臣不盡臣治頻去惑者也禮之類
使適中心之惑者去之是以伏死而爭有類與惑必
使當聖乃盡人臣之道是以伏死而爭以死爭之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文十八年宋死又益其侈謂
左傳範箋卷之十三公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今
是棄君于惡也以君有惡不可不止何臣之為之人臣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公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夏姬有美色
申公巫臣曰申公楚申邑之不可言夏姬若召諸侯官
王帥屈國以討罪也豈以討罪今納夏姬今以夏姬
以伐陳則食其食色為滿食女色者滿為大罰滿
食其色也則食其食色為滿食女色者滿為大罰滿
為罪則周書曰周書康明德慎罰言文王昭明其道
莫大焉周書曰明德慎罰言文王昭明其道
王所以造周也文王能如此所以明德務崇之謂也明德
臣解釋書意以為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明德
崇之者欲崇其道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明德

同若與諸侯今莊王與諸以取大罰若取夏姬是貪色
非慎之也非文王房君其圖之而圖皮之王乃止王
乃從其言子反欲取之子反欲取之子反欲取之
不取夏姬子反欲取之子反欲取之子反欲取之
人也是不祥之人是天子蠻蠻蠻蠻蠻蠻蠻
殺御叔御叔御叔御叔御叔御叔
殺御叔御叔御叔御叔御叔御叔
所殺夏南大年莊王入出孔儀孔儀孔儀孔儀
喪陳國莊王因何人不祥如是人之不祥人生實
難人之有生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天下多美
婦人天下美婦人何必是不祥之人子反乃止
左傳範箋卷之十三公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今
其言不王以予建尹襄老建尹襄老建尹襄老建尹襄老
老死于郢不獲其尸在宣公十一年其子黑要烝焉烝焉
巫臣使道焉使人曰歸吾聘女歸鄭必來聘又
使自鄭召之又使人曰尸可得也尸可得也必來道之必
自來道之自來道之自來道之自來道之
其說實否對曰其信事也知魯之父成公之妻也
父奇首也為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中行伯之季弟也
新佐中軍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而善鄭皇戌
子其子知魯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

有首與皇成善故必因鄭而歸楚公鄭人懼于鄭之役
子殺臣及與老尸將以順知也鄭人懼于鄭之役
敗晉人感鄭故鄭人懼也而求媚于晉
必許之其必許晉為未知晉人可待之吉為不妄也
夏姬歸王信臣之言故遣夏姬歸鄭迎喪老尸也
送行之不得尸吾不反矣
聘諸鄭鄭伯許之夏姬棄已歸鄭及共王即位
為陽橋之役楚伐晉至陽橋在此年冬
齊師令也巫臣盡室以行
其父將適郢至楚屬邑之郢地
左傳統纂卷之十三
夫子有三軍之懼謂告師期戒懼之事也
而又有桑中之喜桑中
不反反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
復命自娶將奔齊齊師新敗
不處不勝之國危也
子與巫臣有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
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子反怨巫臣取夏姬請以重
止禁錮巫臣其自為謀也則過矣
則過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其謀莊王勿納更卿則忠

社稷之固也臣能盡忠則社稷安固
且彼若能利國家設使巫臣能利國家
將可乎許我必不
晉師歸敗齊于
子曰武子士會文
日師有功文子答言晉兵
入若先
也是主帥有克敵之功而我代
左傳統纂卷之十三
吾知免矣美文子謙遜不伐
曰子之力也夫勞之對曰君之訓也
二三子之力也諸將皆受君之訓而
叔見范叔即文子
所命也荀庚將上軍而不山文子以
惟美其變何力之有焉
對曰變之部也樂鳴將下軍故推美于上
上變之命書何力之有焉
楚令尹于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謂為陽橋之役者指

此曰君弱共王新即位羣臣不如先大夫楚之羣臣又
也之師衆而後可然後可行詩曰詩大雅濟濟多士言
之王朝廷中多有賢文王以寧文王以多士輔夫文王猶
士濟濟然而盛文王以寧在故得安寧夫文王猶
用衆夫以聖如文王况吾儕乎何况我之儕輩其去文
乎儕土且先君莊王屬之曰我楚先君莊王無德以及
遠方言設使無德以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莫若以
恤其民而乃大戸于是大已資除其建陳老及救乏
之救罪赦其悉師師族王卒盡行王之精彭名御戎蔡
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王車雖行王身不在故不立戎
左傳卷之十三成公
王車當左二君弱皆強冠之蔡許二君皆童年未可冬
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冠欲其歸戎故強冠之
楚師侵衛先往遂侵我師于蜀又侵我師之師蓋楚我
名使滅孫往使宜叔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楚師
山師已久不得我往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自退有何
禦固已先欲退去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自退有何
受楚之名于義不敢居也楚侵及陽橋魯孟孫請往
蓋派宜叔不欲往而爲此辭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賂之魯大夫孟孫子蓋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
百人義斷匠也義執女工也義在義婦帛者公衡爲質
公衡成公子楚人許平而許和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也出賈于楚楚人許平而許和十一月公及楚公子
則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

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言春秋
當者名而隱盟也以隱盟脫之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今不書者隱盟也以隱盟脫之于是乎畏晉而竊與楚
盟故曰隱盟終不同是隱盟之道也蔡侯許男不書
書二乘楚車也謂之失位車爲之左右則失諸侯之位
矣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居位者何可不蔡許之
君一失其位不得列于諸侯二國之君至貴也一乘楚
君其不況其下乎況諸侯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既
其不況其下乎況諸侯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既
勢于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其是之謂矣言二君
楚師及宋師至宋公衡逃歸自宋滅宣叔曰衛父不
左傳統卷之十三成公
忍數年之不宴言公衡不能忍耐以棄魯國言逃歸則
以生爾惠是國將若之何衛父一身之計誰居焉後
之人必有任是夫言後人必有當此國棄矣言魯國爲
矣是行也言晉辟楚言勝齊而逃歸不取畏其衆也
畏楚兵之衆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言不可大夫爲
政于重楚大猶以衆克以服諸侯况明君而善用其
衆乎其衆必無敵于天下也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
人同者衆也周書太誓云受有億兆商人離心離德予
十風得泉而典也有

然則德我乎改今得歸則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言晉楚
二國各為而求紓其民而求紓其民民使遂其生各懲其忿二國各
社稷之謀以相宥也而相宥焉兩釋繁囚晉釋殺臣之囚楚釋殺臣之囚
日戰爭以相宥也而相宥焉兩釋繁囚晉釋殺臣之囚楚釋殺臣之囚
之忿以相宥也而相宥焉兩釋繁囚晉釋殺臣之囚楚釋殺臣之囚
以成其好以成二國二國有好臣不與及於我無其誰
敢德又豈敢以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
言我未嘗君亦不任受德君亦未嘗無怨無德不知所
有怨于君君亦不任受德君亦未嘗無怨無德不知所
報有怨則報怨有德則報德王曰雖然必告不穀汝必
以相報對曰以君之靈言信君彙臣得歸骨于晉使果
之事對曰以君之靈言信君彙臣得歸骨于晉使果
臣得以寡君之以為戮罪而刑戮之死且不朽則
歸于晉國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而此恩不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從君之惠而免之若從君之惠而免之
于晉以賜君之外臣首首荀之之也荀之之也荀之之也
荀首其請于寡君請命于晉君而以戮守宗荀首得君
我于荀亦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若不得命若不得命若不得命
氏之宗而使嗣宗職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為後使繼次及于事其大則
君不而使嗣宗職而使嗣宗職而立我為後使繼次及于事其大則
戰軍旅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之以修封疆而修封疆而修封疆
之事而帥偏師其父為上軍之以修封疆而修封疆而修封疆
場以祭雖遇執事雖遇執事雖遇執事雖遇執事雖遇執事
殺身但當竭盡其力無有二心言一心事以盡臣
禮以盡為臣所以報也言忠于晉者乃王曰晉未可與

爭其王則荀之言忠直重為之禮而歸之以厚禮待
不局故知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以厚禮待
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荀庚林父之子來聘于荀侯
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尋盟七年元赤練之盟公問諸臧宣
叔曰問待兩國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三時晉荀克
首在之荀庚將上軍是位在三乃下卿也諸侯之禮惟
合三卿三卿第為上中下晉立三卿將佐有六三人之
外皆下孫子之于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與誰對曰次
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
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小國降大國一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次國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春秋之
雄史書時事以地之大小為序仲尼作春秋未嘗改
易故宋公在齊侯之下許男在曹伯之上不復計爵之
尊卑昭五年傳言晉有革車四千乘計衛比于晉不過
當五六分之一耳晉為大國而衛為小國故減孫云不
得為次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二人位同以盟丙午盟晉
國也丁未盟衛禮也
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去年既盟于爰婁今遂行相朝之
間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宜十七年
子齊頃公使婦人帷而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克怒
飲主伐齊之謀上年敗齊師于鞌有爰婁之盟故今年
齊侯來朝是齊侯為婦寡君未之敢任晉君不敢當君
人之笑而辱朝于晉也

已而來耳此克面晉侯享齊侯朝畢有齊侯視韓厥泉
之役厥追及齊侯故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尚謙齊
齊侯謙之而履顧也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尚謙齊
侯曰改服矣而貌如故明言謙厥也韓厥登舉爵曰舉
而進臣之不敢愛死臣昔兵車之上不為兩君之在此
堂也而在此一堂之中也
荀鶴之在楚也荀鶴未鄭買人有將寘諸楮中以出
也鄭之買人有賀易于楚飲既謀之既與荀未行而楚
潛以荀鶴藏諸楮中歸于晉既謀之既與荀未行而楚
人歸之適晉求荀鶴于買人如晉荀買人如營善視之
荀買人如營善視之荀買人如營善視之荀買人如營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此謀而未及行敢有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吾小人
之是無其功也敢有其實乎豈敢受其厚待吾小人
買之流不可以厚誣君子豈可無功而享其遂適齊
小人也遂更往齊
國貿易
四年甲戌是歲杞襄公
公如晉朝于晉晉侯見公不敬公而弗敬季文子曰
晉侯必不免季孫行父言晉詩曰詩周頌敬之敬之
造戒成王重言敬之天維顯思思語辭言人君不可不
者丁寧反覆之至也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在諸
命不易哉天命靡常受其夫晉侯之命言晉侯天在諸
侯矣言晉侯為諸侯盟主諸侯可不敬乎不敬諸侯是
之從違天命之去留係焉可不敬乎所以自絕于

天秋公至自晉成公朝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
也秋公至自晉成公朝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公怒晉侯
秋與楚結季文子曰不可從楚晉雖無道景公雖未可
好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從楚晉雖無道景公雖未可
叛也未可以其不國大臣雖羣臣又韓睦而還于我
魯國教而遂叛之國大臣雖羣臣又韓睦而還于我
相近諸侯聽焉皆聽命焉未可以貳未可有二心也
佚之志有之則武王太史名曰非我族類言凡非我
其心必異則必不肯楚雖大非吾族也與魯異姓又是
族類其肯字我乎肯字愛我乎公乃止遂不求
晉趙嬰通于趙莊姬初晉文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又
嬰趙嬰即樓嬰乃盾之弟莊姬晉成公女趙朔妻也朔
趙朔之子蚤死莊姬寡居故趙嬰通之是為其姪婦也
左傳統箋卷之十三成公
五年乙亥杞悼公元年是歲周
原屏放諸齊原同屏括怒其弟嬰之嬰曰我在故樂氏
不作言樂氏欲害趙氏以我在故其我亡今若吾二昆
其愛哉言我二兄原屏必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我雖
為淫亂而能使舍我何害雖舍重我罪而弗聽原屏不
莊姬獲趙氏舍我何害雖舍重我罪而弗聽原屏不
之為八年晉娶嬰天使謂已祭余嬰為妖夢天帝也
自余也夢帝使余福女而賜之福使問諸士貞伯以
人謂嬰祭帝也余福女而賜之福使問諸士貞伯以
貞伯有識者也貞伯曰不識也辭之以不知既而告
使人以夢問之貞伯曰不識也辭之以不知既而告
其人曰貞伯自語其曰神福仁而禍淫福于淫者天理
左右之人

之常而無罰福也宜得禍而未加之罰祭其得云乎無

幸矣而又祭以祈福是祭之明日而云伯之言

梁山崩梁山在晉地穀梁傳晉侯以傳召伯宗傳舉也

之故欲其速來故以傳車召之伯宗辟重辟開也伯

有重載之車在道故伯宗曰辟傳伯宗命重人避我傳

宗辟之使退也辟音闕曰辟傳車無阻我行辟音避

人曰待我載重車者若不如捷之速也不若取捷

也蓋重車運動極問其所伯宗見其言有理因曰終人

也終音之問終事焉伯宗又問近日曰梁山崩將召伯

宗謀之問將若之何伯宗問梁山既曰山有朽壤而崩

左傳紀事卷之五成公

重人答言山以可若何人力無國主山川

之故山崩川竭故凡有山崩君為之不舉為國君者為

降服盛服乘纓緣者徹樂音去出次再宿以上為

大祝幣命祝官史辭命史官撰述以禮焉禮其山之神

其如此而已其禮止此雖伯宗若之何伯宗將召伯宗

伯宗故答言如此伯宗請見之伯宗賢人之言不可

重人遂以告而從之告景公而行之

鄭伯如晉拜成謝前年子游相公子偃授玉于東楹之

東禮授玉于兩楹之間今鄭士貞伯曰晉大鄭伯其死

乎自棄也已此鄭伯將死之徵也志視流而行速其視

不安詳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身不安其位

周簡王六年丙子是歲鄭悼公

晉侯謀去故絳新田亦號絳邑故謂此為故絳諸大夫

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郇瑕氏古國名晉諸大夫

而近鹽鹽田良沃五谷饒多且近產鹽之地郇瑕氏土

君樂民富則國資其利財多則不可失也必欲遷都

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獻子韓厥也五年晉作

僕之官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于寢庭朝退適路寢聽

左傳紀事卷之五成公

政此寢庭是路寢之庭也又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

位掌相和韓獻子既為太僕則路寢燕朝是其所掌也

謂獻子曰何如問獻子可遷對曰不可答言其地郇瑕

氏土薄水淺言郇瑕氏之地其其惡易觀其土薄水淺故

易觀則民愁地多穢惡故民民愁則墊隘民既愁苦則

狹隘之于是乎有沉溺重脰之疾以其墊隘故多患沉

腫之疾腫之疾不如新田不若遷于土厚水深其土則厚居

之不疾土厚水深故有汾澮以流其惡又有汾澮二水

疾不生且民從教且其民能十世之利也新君即位

之小成也夫山澤林鹽積石曰山水鍾曰澤國之寶也

國者皆利源所出故為國之寶國饒則民野逸民野逸而財易得則近實公室乃食近實則民皆商賈而不務本貧富兼井食者也不可謂樂君何樂焉公說言而喜悅從之從獻子遷于新田于是遷都新田之邑○愚按管子曰水為道源故建都立國必擇水原之地尊原之言即周公卜遷都之遺謀也夫至于國饒民逸近實乃食與沃土民淫瘠土好義之言後先符券有國家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

楚子重伐鄭楚使令尹子重伐鄭重平聲鄭從晉故也去年鄭請成晉欒書救鄭欒書晉中軍將帥師救之與楚師遇于繞角與楚師相遇地楚師還楚畏晉師故還晉師遂侵蔡蔡乃楚之黨故晉兵侵之楚公子申左傳統箋卷之三 成公 五

公子成公子而為申邑之公名子成者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之二縣祭諸桑隧祭晉師于蔡趙同趙括欲戰同括即原屏地之桑隧知莊子范文子請于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樂書也將從同括之請韓獻子諫曰不可莊子荀首佐中軍文子士變佐上軍獻子韓厥將新中軍三子皆諫言不可與吾來救鄭言晉兵之楚師去我楚兵遇我楚戰也楚師去我楚兵遇我楚戰也吾遂至此我不即歸遂是遷戮也遷戮而治蔡也戮而不已此因而至于是蔡是遷戮也遷戮則不義怒敵無止時又怒楚師兵之怒戰必不克戰必不克則難當故無勝楚之理雖克不令幸而勝楚亦成師以出成師以出出故云成師而敗楚之二縣楚之二縣僅能戰敗申息二邑之兵何榮之有焉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

設者不能為辱已甚以大而為小勝辱之甚也不如還也不若乃還還之諫而遂歸于是軍帥之欲戰者眾當時諸將與楚武謂欒武子曰武即軍帥中聖人與眾同欲聖人之欲戰者是以濟事事無不成就子盍從眾子為大政政為中軍大政將酌于民者也凡事當斟酌于眾元帥主晉六軍卿佐除元帥外有荀首荀庚士燮卿欒趙同韓厥趙括章穀韓穿荀躒趙旃凡十一人其不欲戰三人而已厥三人不欲戰耳欲戰者可謂眾矣其條無不商書曰今周書三人占三人占從二人從其眾故也一人則寡二人武子曰善鈞從眾鈞等也樂書言從則眾故當從眾眾者必其所見之

左傳統箋卷之三 成公 五

乃可從之夫善泉之主也天下有至善之理人心三卿為主知韓范三卿皆晉可謂眾矣三賢而所見皆從之不可亦可乎從三卿之言乃所以從眾也傳美樂書得若必云其國乘勝之役晉之太軍皆奮乃必勝之兵也樂書必從三卿之善言全師而還民保國不亦優乎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二

七年丁丑 鄭成公元年

吳伐鄭吳姬姓國子爵奉伯仲雍遜國於王季俱奔荆蠻荆蠻立奉伯以爲君國於吳泰伯無子仲雍嗣之按年表是歲吳子壽夢二年也鄭成鄭爲吳所伐鄭麻姓國子爵少吳氏之後鄭音談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季孫行父言中國不振整軍旅蠻蠻口入伐吳

蠻口之國蠻口之國而莫之或恤中國莫無弔者也夫弔恤也言

用兵伐而莫之或恤詩曰詩小雅節不弔昊天詩刺在上者不能

覆內侵詩曰南山之篇不弔昊天詩刺在上者不能

天之亂靡有定言天下之亂無有上不弔文子釋詩意

告之亂靡有定言天下之亂無有上不弔文子釋詩意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

至不恤其誰不受亂則世靡有定誰吾亡無日矣如此

中國其誰不受亂則世靡有定誰吾亡無日矣如此

之死亡殆君子曰知懼如是文子因蠻口入斯不亡

矣存而不忘亡矣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師還自宋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爲

賞田請分申呂二邑之軍功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申呂

所得言此申呂所以邑也量以爲賦以御北方言申呂

以成邑取此田之兵若取其田實

無以出兵賦晉鄭必至于漢既無禦北方之邑則藩衛

如無二邑矣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是以怨子反欲取

水矣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是以怨子反欲取

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止子反而子反亦怨之二怨

未及共王卽位在魯成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闔子

蕩及清尹弗忌名弗忌而官爲清尹者與闔蕩及襄老

之子黑要以夏姬故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

尹沈邑與王子罷音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

之室皆沒其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時巫臣仕於晉聞之

云曰爾以讒慝食怵事君讒慝謂二子諧於君以滅其

其室怵而多殺不辜而又多殺族食怵謂二子諧於君以滅其

力合反而多殺不辜而又多殺族食怵謂二子諧於君以滅其

死謂奔走君命以救邊境之惡罷音皮巫臣請使於吳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

巫臣於是請命於晉吳子夢壽說之夢壽卽季札父悅

君而出使於吳國吳子夢壽說之夢壽卽季札父悅

乃通吳於晉先是吳國僻陋在口不與中以兩之一卒

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此

言以兩之一卒適吳先言二十五人又言百人蓋百二

十五人適吳也舍留于吳也謂留車九乘更留二十五

人與吳也聘使無將兵車者蓋在與其射鄧并留射

晉卽以教吳代楚爲謀故如此與其射鄧并留射

吳乘車口覆不能車戰今教之戰陳口覆不曉中國陳

戰教之叛楚先是吳常屬楚今置其子狐庸焉狐庸

名使爲行人於吳爲吳行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皆

子重奔命救巢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吳兵入楚子重自

鄭奔命因伐鄭而子重子友于一歲七奔命自吳叛楚之後
大為楚害二子一蠻口屬於楚者先時蠻口之國吳盡
年之問七次奔命蠻口屬於楚者先時蠻口之國吳盡
取之以吳盡其國是以始大吳方城通吳于上國諸夏
與會盟之事急按春秋之時南方奇土之國抗衡中
夏者惟楚自巫臣出奔句吳始通于晉其後吳越之君
遂爭盟上國相繼稱霸皆起于巫臣一人之身而實夏
姬桑中之約有以讓成之一失行婦人能聲譽口政變
之魯中國之政令從此
一大變易焉真可異也
八年 戊寅

晉侯使韓穿來言汝陽之田歸之于齊二年羣之戰晉
田今齊既服晉故使韓季文子饒之季孫行父私焉與
穿來言復歸其田于齊季文子饒之季孫行父私焉與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

韓穿曰大國制義晉為大國凡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
德畏討所以諸侯服者懷其無有貳心一心事晉謂汝
陽之田先是晉君謂敝邑之舊也木是晉之舊而用師
於齊所以二年使歸諸敝邑使齊歸田於今有二命
使齊師伐齊日歸諸齊日歸諸齊日歸諸齊日歸諸齊
前日之命日歸諸齊日歸諸齊日歸諸齊日歸諸齊
行其義以成命事必合義然後小國所望而懷也有信
大義則小國望信不可知今既子而復奪則信不可知也
義無
之而懷服也信不可知今既子而復奪則信不可知也
所立非義與齊則無所立矣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無義
則四方之諸侯無所立矣詩曰風民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
不解體而難飯者詩曰風民篇女也不爽婦人作詩以

之夫不士二其行而大夫反不一其士也因極
敢過差二三其德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
有窮極二三其德德不令一而二三之引此詩者以喻
心反二三七年之中此首尾七年一子一奪始則取田
奪以二三孰甚焉晉之二三其士之二三或二三其德
歸齊二三孰甚焉晉之二三其士之二三或二三其德
猶喪妃耦猶且不得其妻之心而况霸王何況晉國為
霸王將德是以為伯主者所而二三之德而二三之
何以長有諸侯乎侯而使之不解體乎詩曰板篇猶
之未遠猶謀也詩言王是用大簡簡諫也所以用行父
懼晉之不遠猶以晉之不能久遠其謀而失諸侯也自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成公

此而失諸侯是以敢私布之所以敢私布此
晉樂書侵蔡六年侵蔡未得遂侵楚因而獲中驪
夫申楚師之還也謂六年晉侵沈沈小國屬獲沈子楫
楚國之君子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
韓晉人虜獲之初從知范韓也六年晉師侵蔡而楚
言不與楚戰自是常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樂書從善宜
從其謀出有功君子曰從善如流言樂書從善宜
哉其有功詩曰早麓篇愷悌君子詩言君子有樂易
不作人遇初也初不能用人之善求善也夫釋作人
義作人斯有功績矣能用人之善是行也鄭伯將會晉
師會伐蔡門于許東門過許見其無大獲焉鄭師獲許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五年趙嬰通於莊姬原屏故諸齊諍之於晉

侯莊姬怨原屏曰原屏將為亂言趙同趙樂卻為徵氏

遂證其作亂二子晉討趙同趙括景公信之武從姬氏畜

于公宮武趙朔之子莊姬所生莊姬晉成公之以其田

與祁奚祁奚晉大夫景公韓厥言於晉侯曰韓厥成

季之勲成季趙衰也有宣孟之忠宜孟趙盾也而無

後故不立其後為善者其懼矣自此為善者皆以趙三

代之令王夏禹商湯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夏祀四百商

年八百皆數百年夫豈無辟王三代豈無賴前哲以免

左傳統纂卷之十四成公五

也但賴其先王周書曰周書康不敢侮鰥寡無妻曰鰥

人之所侮文文王如此所以其德益明也

王獨敬恤之所以明德也上文言克明德謹罰欲使景

公恤趙氏乃立武而反其田焉景公從其言乃立趙武

之孤也按史記有屠岸賈者有寵于靈公為司寇追趙盾

獄君之事殺趙朔趙同趙括而滅其族考其年傳樂書

將下軍於時朔已死至此年同括為莊姬所誦朔不得

與之同死也于時晉君明諸臣疆無容有屠岸賈得周

其間專恣如此又云公孫杵曰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

武山中居十五年因晉侯有疾韓厥乃請三武為趙氏

後與左傳全不合焉還

朱也臣與之曰城已惡已甚也臣言渠莒子曰渠

立於城池之上言莒國僻陋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言僻

云僻陋在口言莒國僻陋其孰以我為虞虞度也言僻

國度之者不假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臣

城郭之固也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臣

答言狡僞之人思開大其何國蔑有此等狡僞之唯然

封城疆土以利其社稷者何國蔑有此等狡僞之唯然

故多大國矣所以互相吞併唯或思或縱也世有思啟

有不修備其食掠者勇夫重閉假使匹夫之勇猶

唐人當以此二者為患勇夫重閉且重閉門關以自

固況國乎況有國家者而可以僻陋

晉士燮來聘士燮范文子也言伐鄭也言將伐鄭以其

事吳故七年鄭公賂之請緩師成公賂范文子文子不可

左傳統纂卷之十四成公六

不交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則失信於

魯路曰君命無貳言奉君命者不失信不立則失信於

君無以禮無加貨朝聘有贈賄之禮成禮而事無二成

自公之事不可兩成言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

不可從私請而緩師言君後諸侯今晉召諸侯以伐

寡君不得事君也則是晉君不得事焚將復之言將以

言告於季孫懼季文子恐使宣伯帥師會伐鄭宣伯叔

之盟七年諸侯盟于馬陵故晉欲尋前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時范文子來召魯成
公故與季德則不競責晉景不能尋盟何為魯人必
不范文子曰勤以撫之言勤力以寬以待之待諸侯堅
服范以御之堅忍強毅以明神以要之要結諸侯柔服
而伐貳諸侯之從服者懷來德之次也言如此則德雖
諸侯大于是行也將始會吳因巫臣通吳吳人不至
季文子如宋致女宋共公娶魯伯姬也禮女嫁三復命
文子歸自宋公享之成公以享賦韓奕之五章韓奕詩
而復命於君賦父嫁女於韓侯為女相慶所居無如韓
之可樂文子賦此章者以喻成公有厥父之德宋公如
左傳載箋卷之十四成公七
韓侯宋土穆姜出於房穆姜伯姬之母也問再拜曰謝
亦如韓樂穆姜出於房文子賦詩自房中出再拜曰謝
文大夫勤辱言文子勤勞不忘先君伯姬宣公之女以
及嗣君伯姬成公之姊施及未亡人伯姬穆姜所生故
婦人夫死自先君猶有望也言先君宣公亦敢拜大夫
稱曰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
之重勤敢以此拜謝文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綠衣詩
篇各其卒章云我思古人實
獲我心以美文子能得已意
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于楚也晉既伐楚救鄭為馬陵
執諸銅鞮銅鞮晉別邑執鄭樂書伐鄭鄭人使伯獨行
成伯獨鄭大夫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兩國交兵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為晉晉侯觀于軍府
不斬來使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與國也晉侯觀于軍府
見鍾儀七年楚子重伐鄭于汜諸侯救鄭鄭囚楚鄭公
侯見鍾儀鍾儀獻于晉晉人以鍾儀歸四千軍府至是晉
之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有司對曰鄭
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晉侯使召而弔之弔其再拜稽
首鍾儀謝首問其族問其世對曰泠人也泠人泠世為樂
公曰能樂乎問汝能對曰先父之職官也言其先父以
官敢有二事父于世守其官使與之琴景公使操南音
楚國在南方故公曰君王何如為人何如對曰非小人
之所得知也鍾儀自稱小人之言已固問之景公再對曰
左傳載箋卷之十四成公八
其為大子也言共王為師保奉之師保救太子之以朝
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子重也側子反也朝聘適子
卿教不知其他此他則不知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
老也卿教不知其他此他則不知公以語范文子文子曰楚
囚君子也言鍾儀如此是言稱先職稱先父不肯本也
是不肯違背乃賢人君子也言稱先職稱先父不肯本也
其父棄也樂操土音琴操不忌舊也是不遺忘稱大
子其少時以示性所自然抑無私也則是不私名其二
卿斥子重子尊君也則尊敬不肯本仁也不肯本則
不忌舊信也不忌舊則安無私忠也無私則不阿尊
君敏也尊君則善辭仁以接事仁心為之信以守之

以實之謂信以此忠以成之此而忠以敏以行之此而敏以
而守其所為之事此而忠以忠以成之此而敏以
才俊之謂敏以此事雖大必濟此而忠以君盡歸之此而敏以
公何不歸此而忠以使合晉楚之成此而敏以公從之此而忠以
之於楚此而敏以使合晉楚之成此而忠以公從之此而敏以
言重為之禮此而忠以使歸求成此而敏以公從之此而忠以
成發此而敏以使歸求成此而忠以公從之此而敏以

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莒邑名也渠丘城惡去年申
言城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已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公子平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子平則我所得爾莒之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俘亦將還爾交相易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左傳紀事卷之十四城亦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亦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莒城亦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莒城亦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莒城亦惡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善之大者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善之大者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善之大者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善之大者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善之大者也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郭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郭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郭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郭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城郭渠丘城惡渠丘城惡去年申渠丘城惡去年申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已也借此以言物無精粗美

十年齊景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十年齊景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十年齊景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十年齊景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十年齊景公元年是歲晉景公有疾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晉景公有疾夢見

足踊躍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足踊躍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足踊躍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足踊躍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足踊躍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余得請於帝矣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余得請於帝矣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余得請於帝矣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余得請於帝矣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余得請於帝矣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

召前此示而殺之不勝故示之以奉而殺之將食公
占夢者張然展展如廁建起陷而卒遂因於廁而死小臣
麥張張去聲遂以爲殉遂以小人殉葬傳言巫以明

有晨夢負公登天至曉而夢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其

十一年辛巳年晉

聲伯之母不聘聲伯母叔盼妻也不聘穆姜曰吾不以

妾爲妃比弟之妻相謂爲妃穆姜宜公夫人叔盼生聲

伯而出之嫁于齊管于奚以歸聲伯其子聲伯以其外

夫生二子而寡管于奚以歸聲伯其子聲伯以其外

左傳紀事卷之十四公

弟爲大夫管于奚所生子而嫁其外妹于施孝

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同母晉卻鞅來聘從父兄弟也

晉使來聘魯求婦於聲伯聲伯公孫嬰齊也聲伯奪施

氏婦以與之施氏施孝叔魯惠公五世孫也婦人曰

伯外鳥獸猶不失儷配匹耦今再嫁則禽獸不如子將

若何謂聲伯如曰吾不能死亡致國禍而身有死之

婦人遂行不得已從聲伯生二子於卻氏施氏婦歸

二子卻氏二子晉人歸之施氏復歸孝叔施氏逆

諸河孝叔迎其沈其二子于河沈直禁反婦人怒其

怒而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言幸叔既不能庇其

已音以伉儷音麗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氏之二孤而沈

之于將何以終爲人如此必遂誓施氏施氏爲婦

十二年壬午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九年晉趙鍾儀歸求成楚使公

晉使如楚如楚以報公子辰之使景公卒不克作好

宋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樂武子去年華元

如晉楚至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樂武子去年華元

二國之成華去聲盟於宋西門之外子罷許偃同盟

凡盟必有載書此九晉楚無相加戎言二國無得

下乃載書之言也惡同之好則同享其利同恤苗危則同心以憂恤之

左傳紀事卷之十四公

備救凶患二國若有凶荒患若有害楚諸侯若有

伐之則晉當爲在晉若有害楚亦如之晉以討之交費

往來二國聘使義費道路無壅路途之間謀其不協諸

有不和協則而討不庭有不朝於王庭者有渝此盟二

有敢變盟者明神殛之則明神俾隊其師使之殛墜其衆無

克胙國無有能福鄭伯如晉聽成聽受也晉楚既會于

將登堂將登金奏作於下忽聞地下驚而走出不知所以
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子反遂鄉至入寡君須矣我君已
吾子其入也而卒事也賓曰賓鄉君不忘先君之好施
及下臣下臣推其惠以及我賦之以大禮賜之以享重
之以備樂樂之以備如天之福設若天兩君相見使二
君以和何以代此則所傳之樂言設若天
好相見何以代此則所傳之樂言設若天
辭以爲不致當此大禮也子反曰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使二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言晉楚
不肯相朝唯戰乃相見其相見之焉用樂
時不遇以一矢相遺與耳去聲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君須矣吾子其入也重申賓曰若讓之以一矢謾責也
國相責以一禍之大者二國交兵其何福之爲豈可謂
矢相加遺此大禍也
福世之治也諸侯開於天子之事諸侯當王事
朝也於是乎有禮相朝之時有享以訓共儉
朝也於是乎有禮相朝之時有享以訓共儉
所以示共儉以行禮禮可以治躬故恭慈惠以布政政在
慈惠以布政政在
故慈惠可政以禮成治民莫善於禮民是以息政以正
皆安百官承事百官無不朝而不夕見君謂之夕朝焉
無事故有旦此公侯之所以并城其民也公諸侯能結

好鄰國以故得故詩曰周南免起武夫起武貌
其民若城然也且之詩起武夫起武貌
侯干城言起然雄武之夫及其亂也諸侯貪冒財好
日食盡侵欲不忌無所畏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
利日冒侵欲不忌無所畏忌爭尋常以盡其民八尺曰
以相侵伐盡殺其民畧其武夫畧取雄以爲已腹心股
肱爪牙使武夫爲已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兕且之
赴武夫公侯腹心此舉治世之詩以證亂世之事言公
已腹心以天下有道結上文兩則公侯能爲民干城外
害鄰國也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亂則反之
干城而制其腹心內以自制亂則反之
蔽其民乃以武夫從已腹心爲今吾子之言
已腹心爪牙以侵害他國也
左傳統箋卷之十四
亂之道也是名曰和奸其實仍懷爭戰之不可以爲法
不爲治而爲然吾子主也然今日之事子至敢不從遂
入卒事於是入而歸以語范文子其至歸晉以文子曰
無禮必食言言子反一矢之言無吾死無日矣夫背盟
侯侯故知死亡不久也
爲十六年郭陵戰張本
十三年癸未
晉侯使郤錡來乞師郤錡郤克之子也晉將將事不敬
而容貌不敬孟獻子曰仲孫也郤氏其亡乎
身之幹也樹木之有根幹敬身之基也如增屋之有基

以爲十七年
殺郤錡張本

三月公如京師也朝

及諸侯朝王

左傳疏

卷之十四 成公

主

力在下之小人則事其力以事其上

勤禮莫如致敬
所謂勤禮者莫如臨事致敬

以爲曾受業

于仲尼之門或

5

于厥心改移公

隕又恐晉爲秦所隕滅是以有殺之師所以攻秦兵于殺事猶願
 救罪于穆公襄公既敗秦師猶願穆公弗聽不肯而
 卽楚謀我按文公十四年傳云初鄆克四天誘其衷幸
 心之理成王隕命謂僖公三十三年敗殽大穆公是
 以不克逞志于我謂楚有墓絃之亂故穆公之穆襄卽
 世文公六年晉襄公秦穆公皆卒康靈卽位是年秦康公立康公我之
 自出康公伯姬之甥也又欲闕剪我公室謂文公七年秦納
 也剪截傾覆我社稷傾危覆滅我帥我螽賊螽賊食禾
 日蠶食節曰賊以兮以來搖蕩我邊疆謂于雍來蕩搖
 公子雍也蠶音牟左傳乾鑿卷之十四成公
 猶虫之食禾也然于雍之末晉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我
 以敗秦師于令狐事康猶不悅康公又入我河曲在文
 在文公七年令狐聲二伐我涑川涑川水名俘我王官俘虜也王官地名伐
 年無見惟文公三年秦剪我鞮馬鞮馬地名其我是以有
 穆伐晉取王官及郊我所以戰于河曲東道之不通晉在秦之東
 河曲之戰其時秦兵夜遁也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絕晉之好及君之嗣也
 也言公四年我景公引領西望我晉景公引曰庶撫我乎
 秦桓公立望秦桓公君亦不惠稱盟桓公又不惠然稱晉利吾有
 撫恤我晉謂宣公十五年晉入我河縣其年秦桓公伐晉次
 狃難滅赤翟潞氏時

焚我箕部 箕部二邑名入河縣焚 焚口我農功 言損害
然 度劉我邊陲又殺戮我邊 我是以有輔氏之聚 我
以聚 於輔氏以拒秦也 正義曰以上有殺之師令
法 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為文亦有
耳 君亦悔禍之延 言秦桓公亦悔 而願微福于先君獻
穆 而欲求福于晉獻秦 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伯車秦桓
曰 吾與女同好棄惡 伯車來言曰秦願與晉 復修舊德
修 復舊 以追念前勲 以追念前人 言誓未就 當初約誓
日 之德 以追念前勲 以追念前人 言誓未就 當初約誓
就 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 晉厲公立與秦
泰伯 不肯涉河 君又不祥 責桓公又前 背棄盟誓 其年
左傳統纂 卷之十四 成公 九
晉成 白翟及君同州 白翟居北翟之西 君之仇誓
翟與秦世 而我之昏姻也 白翟與晉為昏姻 於傳無所
為 先誓 而我之昏姻也 考經杜注以文公納季隗之
事 實之然季隗乃赤翟之女恐未必然且此章多証 君
贈 蓋欲親翟以曲秦故以翟為昏姻耳不足深辨之 君
來賜命曰 秦桓公使人 吾與女伐翟 言秦欲與晉 寡君
不敢顧昏姻 我晉君聞秦之命於是 畏君之威 畏秦而
受命于吏 送受秦吏之軍 君有二心於翟 汝秦君用心
心 於 曰晉將伐女 又與白翟言晉 翟應且懼 白翟亦知
三 故雖口應秦命而 是用告我 以秦君之言 楚君惡君
心 實猶秦之無信 是來告我 楚共王使人
之二三其德也 言楚人亦惡秦 亦來告我 來告我晉云

曰秦背令狐之盟 言秦與晉盟于 而來求盟于我 又來
于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 此述秦桓公盟楚之
楚 公也楚三王成 曰余雖與晉出入 秦之為盟告于天
王 穆王莊王也 余唯利是視 我惟利之是從 不殺惡其無
云 我秦雖與 余唯利是視 不誠心與晉也 不殺惡其無
成 德 此甚疾惡之無成德謂二三其德 是用宣之 因以
宣 示 以懲不壹 心不一之人 諸侯備聞此言 列國諸侯
其 言 斯是用痛心疾首 言諸侯痛心疾 軀就寡人 皆來
於 寡人帥以聽命 我今帥諸侯以 唯好是求 所以來者
結 好君若惠顧諸侯 然顧我諸侯 矜寡人而賜之盟則
左傳統纂 卷之十四 成公 十
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 我當承君之意 豈敢微
亂 豈敢用兵 君若不施大惠 秦君若不施大惠 寡人不
依 其不能以諸侯退矣 當以諸侯之兵與 敢盡布之執
事 敢以所懷盡布露 俾執事實圖利之 或和或戰使秦
而 秦桓公既與晉為令狐之盟 此以下左 而文召翟
與 楚欲道以伐晉 引導曰翟與 諸侯是以睦於晉
皆 惡秦之無信所以親睦於晉蓋呂相 晉樂書將中軍
之 言多証秦故特持此以証秦罪也 荀欒佐之 代士 韓厥
荀庚佐之 代荀 士燮將上軍 代荀 荀欒佐之 代士 韓厥
將下軍 代荀 荀欒佐之 代趙 趙旃將新軍 代韓 荀至佐

之代趙 郤穀御戎樂鐵爲右 穀郤至弟 孟獻子曰 魯仲
時在諸 晉帥乘和 言晉之軍帥與兵 師必有功晉侯以
侯之師 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 麻隧秦 秦師敗績獲秦成
差 秦大 及不更女父 不更秦晉女 曹宣公卒于師師遂
濟涇 濟涇 及侯麗而還 侯麗秦地名 迂晉侯于新楚 亦
地名晉侯麗新楚不隨侯麗之師 成肅公卒于瑕 晉
故師從侯麗還新楚而迎之以歸 成肅公卒于瑕 晉
名終劉子之言 愚按呂相絕秦婚辭激說以甚
敵國之罪布諸聽聞此後世移檄之文所自始也

左傳統箋

卷之十四 成公

主

左傳統箋卷之十五

成公三

十四年 甲申 是歲衛定公卒子衎立是爲
獻公 秦桓公卒子后立是爲景公

衛侯如晉 衛定公 晉侯強見孫林父焉 林父以七年奔
衛侯之來朝欲歸林父使復其位 定公不可 父故不肯

故衛侯雖不飲見而強使見之 見 夏衛侯既歸 朝畢 晉侯使卻棼送孫林父而見之 送

見衛侯使衛侯欲辭 衛侯初見不 定姜曰 定公 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嗣也 同姓之卿爲宗卿按世本孫 大國又以

爲請 大國晉也 不許將亡 見討而國亡 雖惡之 雖惡
左傳統箋 卷之十五 成公 十

不猶愈于亡乎 復所惡之臣不 猶 君其忍之 忍其宿怨
之安民而宥宗卿 從晉則不見伐而民得安所府 不亦

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從夫人之言 衛侯享苦成叔 晉侯
邑于苦成叔共謀衛定 衛惠子相 衛相佐禮也 苦成叔

教 教不 寧子曰苦成叔其亡乎 言衛定公 古之爲享食
也 古之人制 以觀威儀省禍福也 可畏曰威可畏曰儀

人之故詩曰 詩小雅 柔 兕觥其觶 兕觥 兕觥也 兕牛

肯酒思柔 言君子行禮飲美酒者皆思柔和之 彼交匪
傲 彼君子與人交接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傲 非有傲慢之心 萬福來求 故萬福來求 今夫子傲

今御準行禮而微慢取禍之道也則萬福就來求之乃取禍
宣伯如齊逆女宣伯叔孫僑如也魯成公稱族孫僑如
尊君命也以君命為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夫
至魯舍族僑如書尊夫人也以夫人為尊故故君子曰
春秋之稱言春秋書微而顯辭微而志而晦約言以記
文婉而成章婉曲其辭盡而不汙紆曲汙音紆懲惡
而勸善貶惡以善以示勸非聖人誰能修之言若非聖人如
秋使成上五例也此章訓釋已詳見稱文
衛侯有疾衛定使孔成子孔達甯惠子立敬嬖之子衍
左傳統箋卷之十五成公
以為大子使二大夫立太子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
姜氏既哭而息哭而止見大子之不哀也因息而得見不
內酌飲心傷之甚不能納一歎曰是夫也指將不惟衛
國之敗父喪不哀既無其必始于未亡人必多行無禮
如所謂果妻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天禍衛國生吾不獲
使余是也使余是也大夫聞之無不聲
憚也使主社稷其賢而不得為嗣大夫聞之無不聲
懼恐有廢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于衛文子林父
其所防之實器盡寘諸戚戚孫氏而甚善晉大夫衛侯
以為授為襄十四年衛侯出奔傳

十五年乙酉衛侯公秦景公元年是
晉侯執曹伯曹伯名負其子成立是為平公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亦曹宣公庶子諸侯
立為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於天命無可不可如
曹伯子臧辭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於天命無可不可如
武章命之類次守節其大則自守已分而不失節其
者不安已分取非其理為君非吾節也言身是庶子雖
後世無賦之徒皆如此為君非吾節也言身是庶子雖
不能聖我難不能如敢失守乎豈敢失其所守遂逃奔
宋
秋八月葬宋共公夏六月宋公固卒至是於是華元為
左傳統箋卷之十五成公
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公孫華喜為司徒
之玄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
少司寇鱗朱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
公子肥輕公室之弱故殺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
師所司也右師之官職今公室卑而不能正蕩澤卑公
討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不能盡其職而又居
平乃出奔晉自引罪而去職二華戴族也元喜皆司城
莊族也師莊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師朱
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元歸

晉三郤害伯宗
三郤謂郤犇郤錡郤
至也三子皆害伯宗譖而殺之
譖伯宗
於晉侯

有勝矣行人早讓有禮故知其必勝楚鄭人問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

時之而疲民以逞晉人無罪而勞民以逞欲則非正邪之刑民不知信上既無信
 故民不進退罪也或進或退皆恐得罪人恤所底底至也人人各憂其身不知性
 命之其誰致死其誰肯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所至
 此行必敗而死鄭之使楚者未返子駟問無復再相矣姚句耳先歸鄭之使楚者未返子駟問
 焉子駟鄭穆公子名對曰其行速言楚兵過險而不整
 又過險阻之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喪去聲志失
 處行陣不整慮也楚懼不可用也楚兵出
 列喪外喪其列將何以戰何所恃楚懼不可用也雖出
 恐不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士癸中軍位
 可用言我詐為畏可以紓憂庶幾可緩晉夫
 曰我僞逃楚佞以逃楚兵
 左傳紀事卷之五成公
 合諸侯會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不敢指言晉侯無德不
 已能以遺能者不如釋楚以遺我若羣臣韓睦以事君
 我晉羣臣有能安多矣其所得亦多矣何必戰乎文子
 韓睦睦以事吾君樂書中軍帥也晉楚遇於鄢陵鄢陵
 故其言武子曰不可言不可逃楚
 鄭地名二國之鄭地名二國之范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倍公十
 軍相遇於此五年秦
 晉戰于晉惠公軍敗身執箕之役倍公三
 韓境不能振旅而歸
 晉敗翟先軫免胃入翟師死鄭之師宜公
 于箕先軫不能復命于君
 年晉楚荀伯不復從不能復從故道皆晉之耻也子
 戰于鄢荀伯不復從不能復從故道皆晉之耻也子
 亦見先君之事矣文子亦親見先今我辟楚又益耻也

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翟齊楚皆強有北四
勢皆不盡力先君若不子孫將弱則子孫微弱將所以
亟戰也今三強復矣今秦翟齊敵楚而已與晉為敵者
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聖人安不忘危故雖外自非聖人
人一等外寧必有內愛則外之敵國既寧必盡釋楚以
為外懼乎有所懼不至驕倨以召亂也甲午晦六月甲
月終謂楚晨壓晉軍而陳時晉兵未備楚兵乃軍吏患
之楚已范匄趨進曰有文子之塞井口屯軍之
則陳之陳于軍中而號行首營壘為戰道晉楚唯
左傳統纂卷之五成公
天所授言二國勢均力敵唯天何患焉何患之有文子
執戈逐之怒其子曰國之存亡天也晉若勝楚則屬公
天之速晉童子何知焉汝童子豈知此樂書曰楚師輕
不持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
勝焉擊其惰歸彼無卻至曰楚有六間可乘有六者不
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相王卒以舊楚王之
不次此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陳而行變軍而不陳
二間也鄭陳而不整鄭兵雖布陳而行變軍而不陳
雖成軍而不能陳不遠晦晦日陳兵此五間也在陳
而據楚雖成陣而士卒合而加驚而益宜詳各顧其後

此見士卒各自憂顧其莫有關心戰國之心舊不必良
後所謂人恤所底也王卒以舊以犯天忌天時之忌我必克之以此觀之
未必精兵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車上有櫓為巢車子重使太宰
伯州犁侍于王後奔楚楚用為太宰王曰聘而左右何
也左右曰召軍吏也召各軍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
軍吏皆集與張幕矣曰度卜于先君也既謀于人復謀
卜微幕矣曰將發命也卜定計策乃甚露且塵上矣曰
將塞井口而為行也去其井使地平而便于行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車右復執兵器下車
左傳統纂卷之五成公
之晉戰乎曰未可知也雖為戰勢未知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既登車復下車伯州犁以公卒告王伯
告晉人知晉車故指晉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公之卒伍以告楚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晉君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之情苗賁皇言於晉
且楚東多故與楚戰與賁皇意相左苗賁皇言於晉
侯曰楚之良楚國之在其中軍王族而已以王
族皆在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請分晉之精兵以而三軍
萃於王卒而合三軍之力必大敗之公筮之占筮其
吉史曰吉其卦遇復六爻不變曰南國城楚者言南國

共王中目應差者之言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發弓衣也射中鈎項鈎仆而伏于弓衣之上以一矢復命以所餘一矢復命于

王官一發而下車郤至三遇楚子之卒當戰時三次見楚子必下也免胄而趨風自斃鑒也下車免胄而疾趨如風以禮楚王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楚王使工尹之官名襄者也曰方事之殷也謂當戰事之時有韋章之附注韋服色也韋熟皮也附注若袴而屬於附與袴相連韋音未附音夫君子也有著此服者也識見不穀而趨言此人似議我者每見我必疾趨如風然無乃傷乎恐因免胄趨郤至見客客即工尹襄也免胄承命免胄而受楚王之命以示敬也曰君之外臣至左傳紀楚卷之主威公土

晉卿故稱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以楚君威靈問蒙甲冑楚之外臣聞銷近也言濕不敢拜命說云介者不拜故不甲冑以從戎事敢告不寧君命之辱敢告於楚君云以君辱賜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但肅使者而已肅手至地也三肅使者而退答君命乃三肅工尹襄而退追逐其御屢顧不在馬御者心亂目不在馬則失轡控之法車行不速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二年華之職乃止不獲追鄭伯郤至從鄭伯和擊其右弗翰胡曰至之謀略之輕車也用反余從願為謙輕車非謙而云謙者是時鄭伯敗走弗翰朝欲使輕兵逸其前以阻之出其不意亦如謙也

之乘而俘以下越兵阻其前則鄭不顧其後我自後登鄭伯車執之以下郤至曰傷
國君有利亦止亦有罪故亦不追石首曰衛懿公唯不
去其旗是以敗于焚焚之戰在乃內旌于毀中之襄新
羽于旗竿之首曰旌九旗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豈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大則也言石首一敗而
君之親臣子敗則軍必從之而大則且執御與車右不
同御者可以御車而退而車右不能故獨石首御君而
免而已止于乃死唐荀止楚師薄于險迫于叔山冉謂
轉由基曰雖君有命難楚君之意不欲為國故子必射
為國事安危所乃射再發盡殪晉軍遇叔山冉搏人以
佐齊統箋卷之十五 成公士
投疾手搏晉所投之人中晉之晉師乃止長
子之能不四楚公子夜襲鉞見子重之旌子重楚令尹
欽復進請曰晉侯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其以令三
樂鉞望言楚人之彼其子重也此乃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
言如此也言我往子重問晉國之勇國以何者為勇臣對
也使楚之時子重問晉國之勇國以何者為勇臣對
日好以聚整我答言晉之君臣日又何如問其臣對
日好以暇我又答言好以暇今兩國治戎治兵以
戰行人不使共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不可謂整臨事而
食言前月整暇之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請持

以實整公許之許之公使行人執植承飲造于子重承飲
使行人執以日寡君之使此行人自謙之辭使鉞御持
請子重之所言承乏為使也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獲
予樂鉞為車右故言如此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獲
楚之使某攝飲故言如此是以不得犒從者所以不獲
從者楚之使某攝飲故言如此是以不得犒從者
於楚子重意樂鉞往必是故也必以此之故不亦識
乎言謙樂受而飲之於是受其所免使者而復鼓時方
從脫晉使復旦而戰見星未已至日曉星出子反命軍
吏察口傷察士卒之補卒乘卒乘之繕甲兵繕治展
車馬列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令軍士飽而聽晉
左傳統箋卷之五 成公士
人患之患楚必兵苗賁皇猗曰申明約束蒐乘補卒
蒐聞也不可當蒐馬利兵利馬利兵修陳固列整
晉補卒伍之缺者晨起飽食而重明日復戰乃逸楚
固其行列尊食申禱申禱祝于神明日復戰乃逸楚
囚者飲使歸而言之王聞之復戰之言召子反謀
明日殺陽豎獻飲于子反反內豎也子反醉而不能見
戰事殺陽豎獻飲于子反反內豎也子反醉而不能見
醉不能見王王曰天敗楚也夫言楚之敗余不可以
待我不可更乃宵遁其夜楚晉入楚軍三日殺楚兵既
根食故三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於戎馬之前日君幼
日食共殺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立於戎馬之前日君幼
未更事諸臣不佞無才辯何以及此復此勝也君其

戒之戒厲公勿可周書曰周書康惟命不于常天之眷
有德之謂天子釋書意以為有德者乃楚師還及瑕
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徙者君不在言于王
之罪也今我親在軍而子反再拜稽首曰謝君君賜臣
死死且不朽身雖死而王之臣之卒實奔時子反將中
卒實臣之罪也其罪止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頃師徙者
官往日子王初喪師而亦聞之矣不聞其事也盍國
之欲使子反亦自殺也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無
左傳卷之十五
也子反言假使無大夫命側側于反名也今側敢不義
先大夫子王之事我豈敢不以側亡君師我豈敢不以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共
又使人止子弗及而卒使人未至戰之日齊國佐高無
各至于師無咎高固之子晉與楚衛侯出于衛公出于
壤墳魯邑名齊衛皆失師期非獨魯宣伯通于穆姜成
母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季文子孟獻子也衛如欲去將
行公出師會晉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指
之辭曰請反而聽命當出師之時不便更置大臣姜怒
不奉命公子偃公子鉏趨過二子公庶弟之指之曰穆姜
而怒

子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汝不肯逐季孟二子公待以壤
墳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因穆姜之言恐本國
防之所以使孟獻子守于公室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
勝者言魯侯所以待于壤墳而不進郤欒將新軍且為
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齊魯皆取賂于宣伯而訴公于
晉侯郤欒取賂如之賂晉侯不見公聽其
曹人請於晉曰請命於自我先君宣公卽世十三年國
人曰若之何愛猶未弭義之宜公既葬子藏將亡國人
左傳卷之十五
晉將從之而又討我寡君去年晉侯執以亡曹國社
覆之鎮公子時諸侯欲立子藏是大民曹也言曹君既
子又亡是大民先君無乃有罪乎言曹之先君何罪若
有罪若以今曹君為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戚曹伯
有罪若以今曹君為則君列諸會矣去年會于戚曹伯
已與同盟則不復討君唯不遺德刑德以柔服刑以伐
者無所以伯諸侯故能以此為豈獨遺諸敝邑何獨遺
遠矣不取私布之敢以此言私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
舍乎曹伯歸曹吾歸而君而汝也言子藏既子藏反
之辭曹伯歸曹之辭曹伯歸曹之辭曹伯歸曹

不復出仕終不
義伯故也

宜伯使告御鞅曰時御鞅將新軍盡主東方魯之有季

孟言魯國有季孟二氏猶晉之有欒范也亦魯國之有政令於

是乎成二國政令賴今其謀曰言有此謀晉政多門

晉國政令不出不可從也寧事齊楚齊楚亦大國有亡

而已難亡國茂從晉矣不能事晉也若欲得志於魯欲

使晉請止行父而殺之請御鞅執季文子而殺我我猶茂

也我則自殺孟獻子也而事晉既去季孟二氏則茂有

貳矣自此事歸一魯不貳心魯既一小國必睦小國皆

左傳卷之十五成公

和雖面不然季文子歸必叛矣則季子既歸晉人執季

文子于若丘公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子叔聲伯公

人既執文子晉御鞅曰荀去仲孫茂魯國若能而止季

孫行父我則執季文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則我親汝魯

之公室也時御鞅受對曰僑如之情魯伯各言僑如之

僑如之路故言如此情在於滿穆姜而

去季孟也子必聞之矣若去茂與行父是大棄魯

國若殺二子是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若魯國猶不而

惠微周公之福微求也則公魯之始祖言晉使寡君得

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二子存亡則若

朝亡之魯必亡言二子死以魯之密邇仇讐以我魯

齊楚之國亡而為讐使魯國亡而屬於齊楚治之何及

至此雖欲治御鞅曰吾為子請邑魯國又欲為聲伯請

之亦無及也使不殺對曰嬰齊魯之常諒也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

季文子對曰嬰齊魯之常諒也乃魯之賤官也敢介大

國介助也言我豈以求厚焉而自厚焉承寡君之命以

請命以請季孫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他何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文子士樊季孫於魯相二君矣相

宜公妾不衣帛之妻無衣帛馬不食粟無食粟可不謂忠乎

其忠於國可知信纔惡而棄忠良信信如纔惡之言若

左傳卷之十五成公

諸侯何如此何以子叔嬰齊率君命無私言聲伯率魯

受御鞅謀國家不貳而堅心圖其身其自為不忘其君

皆先其身若虛其請其所請是棄善人也聲伯謂子其

國之乃許魯平救季孫僑如奔齊逐叔孫十二月季孫

及御鞅盟于扈歸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取周禮

與所指而僑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僑如出奔叔孫

與所故殺之此年七月聲伯使豹請遣于晉聞魯人將討僑如豹乃

其難先奔齊生二子而魯乃召之故襄二年初始見

于經此傳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晉既勝楚使郤與單襄公語

襄公王之三公也食采
驟稱其伐數數自單子語諸大
夫曰襄公以告於溫季其亡乎
溫季曰必不得善終位於七
人之下
鄒至佐新軍其上有三而求掩其上功以蓋
其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又為亂之階何以
在位
何以安居其夏書曰之怨豈在明不見是阿之怨
所伏不必著明即人之將慎其細也
不見之怨怨之細
將慎其細也
今而明之其可乎
明者也豈可任乎為明年晉
殺三郤張木
晉齊朱氏曰三郤之亡也雖曰有以取
之然亦可謂之不幸矣而左氏必吹毛求疵歷歷三郤
之罪不少假借則是殺之者無罪而世無不幸而死者
害其甚矣左氏以成敗論人是非頗皆如此特摘其甚
者而論
左傳紀事
卷之十五
成公
大

十七年 丁亥

晉范文子反自鄆陵
去年戰于鄆陵而歸使其祝宗祈死
祝人宗
祝者使時於
曰君驕侈而克敵又勝楚師是天益其
疾也
是天增益其疾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者惟當
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
無致我范氏之禍也
此乃神
禍也
六月士燮卒
劉校曰士燮之卒適與此會
齊慶克通于聲孟子
慶克慶封之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
輦而入于闕
乘衣者亦蒙婦人服與婦人飽幸見之幸

叔牙以告國武子
武子齊
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召而以
慶克久不出
暫卧于家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
夫人怒
怒國子
國子相靈公以會
會衣
高鮑處守
高無
率中
及還將至
公還將至魯閉門而索客
公未入而
國都
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
門故以
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盧高氏邑
齊人來召
鮑國而立之
國奉之弟鮑文子也在魯
初鮑國去鮑氏
而來
有故而去其
為施孝叔臣
施孝叔魯大
族出奔魯
夫臣家臣也
施氏卜宰
左傳紀事
卷之十五
成公
九

匡句須吉
匡句須施氏臣
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施氏
此邑與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國而致邑焉
使匡句須
為之邑而匡句
施孝叔曰子實吉
謂句
對曰能與忠良
吉孰大焉
其指也忠
鮑國相施氏忠
宰者大夫之相
主故齊人取以為鮑氏後
故齊人取
仲尼曰鮑莊子之
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仲尼作春秋而追論之莊子
是者不問身矣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是衛其足以
此率之則足也
鮑國率居亂不能危行言舉以取禍
初聲伯夢涉洹
聲伯夢子叔嬰齊也往年
或與已瓊瓊
瓊玉也瓊珠也
食之
食食珠玉有
泣而為瓊瓊盈其懷
或人以此贈已
死而合之象

哭泣其下復化為焉從而歌曰濟沮之水亦言歸乎我以瓊歸乎歸乎亦死之兆瓊瑰盈吾懷乎珠玉已懼不敢占也聲伯恐其妻還自鄭至於
狸服而占之狸服地名聲伯至此曰余恐死言我初得
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今衆人繁多又
我之凶夢散在無傷也故今占之此言言之之莫而卒此言
晉厲公侈其性多外嬖外多愛反自耶陵欲盡去羣大
夫欲盡殺而立其左右更立所愛幸者以為大夫因耶
左傳載卷之五晉克之子也宜公八年祁氏而
嬖於厲公晉克之子也宜祁氏而公八年祁氏而
厲公公八年祁氏而公八年祁氏而
父母妻子同一轅同轅之既燔燔亦嬖于厲公其後
公幸樂書怨祁至以不從已而敗楚師也祁氏之戰
至不欲廢之祁氏使楚公子夜告公曰公于夜以歸今
在此戰也祁至實召寡君王使伐晉蓋証之也以東
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與軍帥之不具也荀息佐下軍
新軍乞師是謂曰此必敗晉軍如北必敗之勢也吾因

奉孫周以事君我因晉師之敗廢厲公而立與公告樂
書以表之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
平祁氏之戰祁至兒胃風趨楚子使問以弓樂書據此
之時故死不暇何暇于敵國之使受君盍嘗不信何
其問遺乎惟其與楚有約故如此耳君盍嘗不信何
使諸周而察之孫周在周今祁至奉使于周觀其祁至
聘于周說使至聘于京師樂書使孫周見之樂書密使
見祁公使覲之晉侯別使一信果見其與人令孫周
至果有廢立之心故怨之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
酒後使大夫殺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祁至奉承
左傳載卷之五寺人孟張奪之以為人寺人孟張其名李之
承于公寺人孟張奪之以為人寺人孟張其名李之
至射而殺之之故射承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謂祁
祁至射殺孟張之承使不得獻公是厲公將作難祁至
夫晉重日必先三祁三祁祁氏故勸公先殺之族大多
怨言祁氏族大去大族不偪不偪害公室敵多怨有庸
計多怨者則公曰然祁氏聞之祁至欲攻公祁至欲
曰雖死君必危祁至曰人所以立人之所以自立者信
知勇也以有三者信不叛君所貴乎誠信者知不害民
所貴乎明者也勇不作亂以其不害民也失茲三者
以其不害民也勇不作亂以其不害民也失茲三者

公則三其誰與我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將安用之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其謂君何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矣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安得乎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臣者受其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而後命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八百將攻郤氏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助之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左傳統策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若與清涕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求與實助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婦等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溫季曰逃威也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舉之威乃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舉三邪之尸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以舉其罪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有口之子也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行憂必及君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晉之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也余不忍益也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對曰人將忍君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二子二子將臣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亂在外為姦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在內為亂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亂作於內者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御姦以德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亂惟利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臣偏而不討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立姦軌並至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公使辭於二子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復職位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惠也二臣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遊於匠麗氏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左傳統策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果執用公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而將欲之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曰昔吾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有言曰殺老牛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乎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何用召我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十八年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晉樂書中行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之外地名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以車一乘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使荀息士飭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逆周言其力者死而多怨况舉兵則殺者

會子類親于武趙朔于此四人其
祖父皆有勞於晉國故使之為卿
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屬樂書之
無忌為公族大夫荀家荀會不詳其所自出屬樂書之
惠荀會文飲樂屬果敢無
忌鎮靜故使為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
大夫職掌教訓故使訓卿
之子弟令之恭儉孝弟也
使士渥濁為太傅渥濁士貞也按國語
諸士貞子帥志傳聞而
宣惠於教使為太傅
使修范武子之法武子士會曾為景公太傅
故使士貞
右行辛為司空辛之先祖曾將右行因以為司空
修其法
使修士蔣之法士為士會之祖也曾為獻公司空故使右行辛修其法
弁糾御戎弁糾扶國語以為樂糾能
校正屬焉校正屬焉主馬
官也使之屬
使訓諸御知義御戎是御官之長使與校於御戎之官
使訓諸御車者令知節
左傳載美
卷之十五
義荀賓為右荀賓不詳其所出按國語荀賓有力而不暴故使為戎車之右
司士屬焉
司士車右之官使
使訓勇力之士時使戎右是諸右之屬於戎車之右
使訓勇力之士
卿無共御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以供時之使
卿無共御卿謂諸軍之將也前此常有
立
軍尉以攝之惟立軍尉之官臨
祁奚為中軍尉按國語祁奚果有軍事使兼攝之
祁奚為中軍尉按國語祁奚果有軍事使兼攝之
敢而不辭故
羊舌職佐之職羊舌大夫子也按國語羊舌職聽飲肅給故使佐祁奚
使為中軍尉
魏絳為司馬絳魏犇子也按國語魏絳勇而不亂故使之為中軍司馬
張老為候奄
侯奄主斥候之官也按國語
張老知而不詐故使為候奄
鐸遏寇為上軍尉按國語鐸遏寇侯奄主斥候之官也按國語
夫教而信置故
籍偃為之司馬籍談悼師舊職而共儉
使為上軍尉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
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從車者為卒佐車者為
司馬

馬各教其士卒使之程鄭為乘馬御程鄭荀氏別族也相親以聽在上之命程鄭荀氏別族也不為邪好謀而不惡六駟屬焉六駟之屬也六駟之屬也故使為御乘車之僕六駟屬焉六駟之屬也六駟屬焉訓羣騶知禮乘馬御車駕官之長使與六駟九六官之長成公三年晉作六軍以六卿統之皆民譽也所稱譽者也六卿賢舉不失職所舉用者皆堪其官不易方所則羣官可知舉不失職官無有失職者官不易方之官各守其業爵不踰德所授之爵各稱其師不陵正不踰易其方也爵不踰德所授之爵各稱其師不陵正師二千五百人之師也正軍將命旅不偪師旅不偪師師也師帥卑於正不敢侮其正旅不偪師師也師帥卑於正師帥卑於正民無謗言公之政事無不當於所以復霸也晉之霸業至景厲而衰今悼公復能與之此所以復霸也傳通言悼公所行之事不必皆在即位之年

左傳紀事 卷之五 成公 五

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遂會楚子伐宋與楚子期而出至是合兵

取朝邾邾地楚子辛楚大鄭皇辰鄭大侵城郕取幽丘同

伐彭城三地皆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

以十五出奔楚今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留三百乘戍

師宋人患之患彭城之戍兵西鉏吾曰何也宋大若楚

人與我同惡以德于我楚既德我則大國無厭鄙我猶

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楚既德我則大國無厭鄙我猶

憾言我事之而大國之求無厭以我為不然而收我憎

使貸其政若不與我同惡而收我所憎之以聞吾譽

政乃所以何我亦吾患也如此者皆今將崇諸侯之姦

而披其地崇長也長諸侯之姦以披分諸侯以塞口庚

封魚石於彭城蓋塞其道也逞姦而攜服封魚石是快

見楚之助賊雖已諸侯而懼吳晉諸侯惡楚此舉有

服者皆將攜貳也諸侯而懼吳晉諸侯惡楚此舉有

故懼吾庸多矣庸功也楚雖害宋而結諸侯之非吾憂

也楚將自困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且宋平日事晉欲

授也今見宋受侮

楚代宋令尹子宋華元如晉告急宋使華元求韓獻子

為政宋之將中軍曰欲求得人言晉欲求必先勤之則

左傳紀事 卷之五 成公 五

先勤也成霸安疆業而致安疆也自宋始矣而始也今

宋有急不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從韓厥之言遇楚師

于靡角之谷靡角楚師還長晉強

晉士魴來乞師為救季文子問師數于穀武仲問出師

武仲宣對曰伐鄭之役智伯實來十七年伐鄭下軍之

佐也荀偃時為今疑季亦下軍佐季即如伐鄭可也

亦如伐鄭事大國無失班爵以使臣之遊而加敬焉

以大國之使禮也從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

襄公

名午成公子在位三十一年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周簡王元年

巳丑陳成公三十七年杞桓公六十五年宋平公四年晉悼公元年齊景公二十年

秦景公五年楚共王十九年衛獻公五年蔡景公二十年鄭成公十三年吳子壽夢十四年是歲周簡王卒子

為靈王

元年

二年庚寅

夏齊姜薨

成公初穆姜使擇美楨穆姜成公母榘梓之楸少而穆姜以自為櫬與頌琴必以頌琴詩有雅頌故

名頌琴二者皆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欲以送終也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襄公

無所逆

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養姑今虧損姑之葬具以成

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

婦之葬禮是姑反葬焉逆

順德之行順德以形逆節季孫于是乎不哲矣

非且姜氏君之妣也

齊姜為襄公嫡母故曰妣詩曰為

酒為醴烝界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

詩周頌豐年篇

俗福也詩言敬事祖妣則神降之福為甚備今季

孫為君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背詩言矣

鄭成公疾

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子駟鄭公子驤也欲從

之息公曰楚君以鄭故

成公謂楚共王親集矢於其目

射中其目

非異人任惠不為他人寡人也故也若背之

若背楚

是棄力與言一則棄楚國之力其誰驅我無信

而從晉是棄力與言一則棄楚國之力其誰驅我無信

難有親我免寡人唯二三子貴全賴汝革臣矣鄭伯賂

卒子兒頑立是為於是子罕當國楚國多難故成公

顧命使子罕當子駟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

鄭未服故諸大夫欲從晉欲遂子駟曰官命未改先君

改不從先君意也未曾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諸侯

孟獻子曰時獻子從諸請城虎牢以偏鄭今屬晉獻子

以鄭人不從故諸請知武子曰善武子荀偃也鄭之會

去年獻子與齊之崔吾子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

杆大干即鄭慈陵反吾子聞崔子之言時崔子與獻子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襄公

言獻子以今不來矣今崔子勝薛小邾之不至三國皆

告武子今不來矣今崔子勝薛小邾之不至三國皆

今亦皆齊故也皆畏齊而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

不來皆齊故也皆畏齊而寡君之憂不唯鄭言我晉君

要齊共城虎牢得請而告齊人從請乃告吾子之功也

以觀齊之向背得請而告齊人從請乃告吾子之功也

此是獻子之功若不得請從其請不事將在齊將先伐齊

請城虎牢諸侯之福也諸侯皆豈惟寡君賴之晉君賴

衛山在吳興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甲成練文被練以以使吳人娶而擊之出其不意獲鄧廖之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楚軍得脫者僅焉吳人子重歸既飲至三日自孫其克焉茲至衛山人伐楚取駕吳人與師以報焉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既失善地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一鳴不敵楚人以是咎子重各其子重病之而巳以此為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公如晉襄公即位至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孟獻左傳統箋卷之六子相相襄公公稍首頭至知武子曰天子在言天子而君辱稍首稍首事天寡君懼矣恐懼不敢孟獻子曰以飲邑介在東表言晉國密邇仇讐親近齊楚寡君將君是望我晉君吃無所恃敢不稍首如禮也晉為鄭服故去年鄭人行且欲修吳好又欲與將合諸侯將為使士句告于齊士句意曰寡君使句晉侯使以歲之不易以歲事之多不虞之不戒又以不可虞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我晉君所以願與以謀不協以謀不協諸侯之請君臨之請齊靈使句請盟使我先就齊侯不和叶者

欲不許靈公不飲而難為不協時諸侯皆然故靈乃盟於彤外乃與士有盟於彤祁奚請老祁奚為中軍晉侯問嗣焉悼公問誰可稱解狐解狐以自其替也解狐素與將立之而卒解狐未卒又問焉再問祁奚對曰午也可午祁奚於是辛舌職死矣辛舌職佐祁奚晉侯曰孰可以代之悼公又問祁羊舌對曰赤也可赤羊舌之子也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祁奚羊舌赤佐之以代羊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所舉得稱其替替解狐不為詔詔以永福而祁奚則非左傳統箋卷之六立其子子謂不為比他人立其子則必在親舉其偏偏謂羊舌赤是不為黨他人舉其偏則為相阿商書曰其屬官之子無偏無黨於已無所偏私王道蕩蕩王大也其祁奚之謂矣無偏黨解狐得舉未得位而死祁午得位得代其伯華得官羊舌赤字伯華官建一官而三物成尉佐同官故曰建一官得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唯祁奚是善人詩云詩小雅惟其有之德已是有是以似之故所舉得祁奚有焉此詩也諸侯同盟于雞澤晉悼公盟諸侯晉侯之弟揚于亂行

於曲梁揚干晉悼公之弟也亂行謂亂魏絳戮其僕時
行是御者之罪故戮其僕晉侯怒之戮僕謂羊舌赤曰
合諸侯以為榮也言合諸侯同盟本揚干為戮其僕被
干受何辱如之晉之辱莫必殺魏絳以雪其辱無失也
不可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之為人無有二心事君不辟難
平日事君雖有罪不逃刑假使有罪必其將來辭
有難而不避有罪不逃刑
其辭何辱命焉不必辱君命
外至授僕人書公之御者將伏劔將以自殺也
張老止之止魏絳勿伏劔
左傳紀事卷之十六
人曰日君之使之使臣斯司馬
衆以順為武我聞師旅兵衆順軍事有死無犯為敬
事者雖有死難不致遠君合諸侯公合諸臣敢不
令而合衆人是不致遠君合諸侯公合諸臣敢不
敬我豈敢畏死君師不武
事不敬若義事之人是死而罪莫大焉
懼其死我若不討則以及揚干
是我罪加重不能致訓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臣之罪重是我之罪重
之請歸死於司寇公既而出死不便穿履

既足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我所謂揚干為戮何辱
也吾子之討軍禮也汝之討我揚干之僕寡人有弟
弗能教訓平日不能以使干大命一旦使之干犯
人之過也此乃我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為請敢以此說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言
絳以刑佐民反役難與之禮食
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絳士富為侯奄
四年壬辰是歲陳威公
左傳紀事卷之十六
穆叔如晉穆叔如晉
聘也武子聘
名見周禮其二日
王之三日文王詩大雅篇名其二日
拜工歌鹿鳴之三日皇皇者華又使樂工歌此三詩也
三拜穆叔一拜
其名也晉韓厥使子
員問於穆叔員音云
使於先君之禮以先君
禮樂為吾子合其大而重拜其細與文王重拜其細

三拜鹿 敢問何禮也 敢問此禮 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 元侯謂九牧二伯諸侯之長也 使臣不敢與聞
言我是諸侯之使不敢 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 文王以
與聞此樂故不拜也 臣不敢及 我不得與在其間
而國諸侯相見乃歌此詩 臣不敢及 我不得與在其間
也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 君命來使詩嘉我叔乃所以
嘉也 敢不拜嘉 敢不拜嘉 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 四
詩序言勞使臣之來使也 敢不重拜 敢不重拜 晉君以
所以勞使臣之來使也 敢不重拜 敢不重拜 晉君以
皇皇者華 其序言君 君教使臣曰 詩教我云 必諮於
周道於忠信之人 諸音音 臣聞之訪問於善為諮 此句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六 襄公 七
詩中諸字之義謂者 容親為陶 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容
者乃是訪問善道也 容親為陶 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容
容禮為度 此句釋詩三章周爰容度之義謂問親戚曰請
首章周爰容度之義謂 容難為謀 此句釋詩二章周爰
問政事曰 容難為謀 容難為謀 容難為謀 容難為謀
臣獲五善 陶度陳謀之五善 敢不重拜 敢不重拜 晉君
之意
定如薨 義公 不殯于廟 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容
段朝而殯于廟 此句釋詩四章周爰容
及傷八年皆以不殯于廟為非禮 無視 義公即位而
其君等亦當生時有概今 不虞 義公即位而
不為預備陳方作也 不虞 義公即位而
其喪制素 匠慶謂季文子曰 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
無終備也 匠慶謂季文子曰 匠慶謂季文子曰 子為正卿而

小君之喪不成 貴季孫所議之禮 不終君也 優其母是
之道 君長誰受其咎 成必有任其罪者謂季孫之不終季
孫為已樹六楨于蒲圃東門之外 蒲圃場圃名文子匠
慶甫木 匠慶甫木 季孫曰 季孫曰 季孫曰 季孫曰
慶用蒲圃之楨 即季孫使其略取 季孫不御 季孫不御
以止 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君之母而不使成喪一無禮也豈無棺木可用而使之
畢取于民間又無禮也本欲畧人而已反被畧豈非自
乎及
公如晉聘政 晉襄公朝晉以受 晉侯享公 禮待公 享公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六 襄公 八
請屬部 義公請以部屬 晉侯不許 從其請 孟獻子
曰時襄公年七歲 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誓 言晉君親近
之而願固事君 以事晉君 無失官命 司發憂之命 鄭
無賦於司馬 乃小國本無賦以入於司馬 為執事朝
夕之命故邑 乃有微令於晉國 故邑 為執事朝
關而為罪 則得罪於晉 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義公即位而
國以助 晉侯許之 悼公乃從晉前六年言滅鄭晉人從
賁賦也 賁賦也 賁賦也 賁賦也 賁賦也 賁賦也 賁賦也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無終山戎國名其君子爵名
嘉父使其臣孟樂以使於晉

難曰處難日壯言界武不可重言有國家者用不恢干之所思惟在田獵夏家夏家以重武事故雖其取有獸臣司原獸臣虞人自原野原野致告僕夫致告僕夫致告僕夫以虞歲如是虞歲如是言武之事之事致告僕夫王時王時虞人可不懲乎可不懲乎可不懲乎以故魏絳及之故魏絳及之然則莫如和戎乎然則莫如和戎乎貨貨易土貨貨易土一也邊鄙不聳一也邊鄙不聳左傳統纂左傳統纂無稽人成功無稽人成功三也以德綏戎三也以德綏戎不賴不賴修民事修民事邠人莒人伐邠邠人莒人伐邠孤貽孤貽

不能皆具魯于是乎始壘不能皆具魯于是乎始壘五年五年季文子卒季文子卒左傳統纂左傳統纂器備器備也三而無私積也三而無私積六年六年宋華弱與樂善宋華弱與樂善勝矣勝矣

宋華弱來奔失職而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刑也

于朝與被枯于朝者其罪同今專戮于朝罪孰大焉人

也引而人是不選國法亦逐子蕩子罕言亦須逐子

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蕩問子罕并

任見逐我往矣不幾日問汝亦從我俱行也子罕善之

如初在宋而子罕不忿其見辱仍善待之一如初時杜

廷以爲春秋之世君弱臣強莫不蓋失掩罪以相忍爲

國向成欲蓋華臣子罕不怨樂舉皆忍求安之事傳

非尤其從惡也

七年乙未祀孝公元年是歲鄭公子

左傳紀事公立其子嘉是爲簡公

夏四月周四月三卜卜吉日不從三卜而乃免牲

不郊而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仲孫蔑言我

之有夫郊事后稷后稷周之始祖也郊者以祈農事也

神也祀天之後祭以後稷配享以祈農事也

郊之所以祈農事是故敬蠶而郊水節也是時節郊以

郊而後耕擇日而耕今既耕而卜郊而二月始卜

宜其不從也

晉韓獻子告老獻子韓厥也公族穆子有瘵疾穆子韓

子名無忌時爲公將立之將使代韓辭曰穆子詩曰南

族大夫身有瘵疾疾將立之謂行多露所懼者多露之

豈不夙夜言人豈不欲謂行多露所懼者多露之

人不可以非禮而妄行引此詩又曰小雅節南弗躬弗

親言在位者苟庶民弗信則庶民不聽信其命也引此

政無忌不才穆子稱名言我讓其可乎而後可乎請立

起也韓起爲卿與田蘇游言韓起從之賢人而曰好仁而

之好仁詩曰靖共爾位詩言君子安靖好是

正直好是正直之明篇靖共爾位詩言君子安靖好是

助之以恤民爲德靖共其位所以正直爲正正直已心

正曲爲直正人之曲參和爲仁謂德也正也直也三者

德是爲如是韓起則神聽之則神聽之則神明必介福降之必降

左傳紀事公立其子嘉是爲簡公

之立之不亦可乎立之使宜子朝宣子韓起也使遂老

韓厥晉侯謂韓無忌仁韓公謂無忌能使掌公族大夫

大夫之長

衛孫文子來聘文子孫林父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

子與與叔孫穆子相也相相禮也趨進曰諸侯

之會言諸侯寡君未嘗後衛君魯君與衛君今吾子

不後寡君今汝乃衛之臣寡君未知所過魯君未知何

之吾子其少安言汝何不孫子無辭文子無亦無俊容

亦無俊容穆叔曰孫子必亡言文子有爲臣而君臣

爲臣而君臣

爲臣而君臣

爲臣而君臣

而以君過而不悛有失而無亡之本也此乃取亡詩曰
召南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詩言大夫自公門而退食
羊篇謂從者也從者順行故銜而委蛇不折不順道而
委蛇必至于毀折也為十四年林父逐君張本
八年丙申鄭
鄭子國子耳侵蔡子國鄭穆公子名發子耳子良之子
也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蔡人皆以燮子產
不順子產子國之子名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言鄭
國不修文德禍莫大焉此乃鄭國也楚人來討楚人為蔡
而有武功左傳載卷之十六襄公
左傳載鄭能勿從乎鄭敢不從之鄭既晉師必至晉兵必晉楚
伐鄭楚二國自今鄭國不四五年自今以後鄭國不
弗得寧矣楚失寧之歲矣言四五年後子國怒之其父
多言曰爾何知國有大命大命今而有正卿自其正卿
童子言焉出而借言將為戮矣必將受其刑戮矣其後
楚子囊伐鄭子囊楚莊王之子公子討其侵蔡也果如
之子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國子耳子孔子靖子展欲
待晉子孔穆公之子名嘉子靖之子名董子展之子

秋子驪曰周詩有之周之曰俟河之清河水本濁而
人壽幾何可待也語云河水三十年乃清兆云詢多
兆卜也詢謀也兆職競作羅則競作羅網之雉而謀之
既卜而詢謀又多職競作羅無成功者職此之由所謀之
多族言鄭之族民之多遠人各有心事滋無成所謀之
益無民急矣今楚兵來討民姑從楚以紓吾民不若且
死殺吾民之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但當敬以共
音以待來者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小國事大之機
往玉帛盟用待於二竟待於晉楚以待疆者以待
與之盟會而庇民焉庶幾旦夕之安可冠不為害之
左傳載卷之十六
左傳載鄭能勿從乎民不能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
展曰子展不小所以事大小國所以信也小國無信以
之小國而兵亂日至如此則二國交亡無日矣其亡國
矣五會之信謂鄭與晉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成今將背
之今將背雖楚救我晉兵之伐將安用之信將何用
之親我無成親我以同姓而末鄙我是欲楚欲滅鄭而為
不可從也子國子耳不如待晉晉君方明晉悼公四年
軍無闕四軍開上中下軍及新八卿和睦八卿謂四軍
和睦則必不棄鄭鄭而不救楚師遯遠楚兵至鄭糧食

將盡所資糧食有必將速歸不能何患焉舍之聞之于
稱杖莫如信人之可倚狀完守以老楚今但完守吾杖
信以待晉倚杖誠信不亦可乎子駟曰子駟必詩云詩
也雅小吳謀夫孔多詩言謀事是用不集故彼是此非其
也發言盈庭發言者多而誰敢執其咎誰肯斷決是非
者如匪行邁謀匪非也行道路也適往也言若非是用
不得於道為是之故用不請從楚待晉驛也受其咎子
而受其咎乃及楚平之謀使王子伯駟告于晉
伯駟大夫鄭使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而改也賦兵
告晉以從楚之故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也言修治故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 襄公 七
之兵傲而師徒傲師徒以討亂略其有作亂而侵蔡人
不從蔡人恃楚不敵邑之人鄭國之不敢寧處悉索敵
賦盡索鄭國以討于蔡以討蔡人獲司馬燮虜獲蔡司
獻于邢丘今年會于邢丘之今楚來討今楚人以伐蔡
曰汝何故稱兵于蔡言汝安得擅焚我郊保郊外曰郊
楚人焚鄭馮陵我城郭鄭國之城郭言鄭國之敵邑之
國之郊保馮陵我城郭鄭國之城郭言鄭國之敵邑之
衆夫婦男女夫婦已嫁娶者不遑啟處不暇脫起居處
也以相救也死其男未嫁娶者不遑啟處不暇脫起居處
所控告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鄭國民人死非其父兄非

子命子命即其子弟即是父兄夫人愁痛人人憂愁不知
所庇不知所以庇民知窮困困于楚兵也而受盟于
楚皆不得已而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言鄭之受
心我君臣不敢不告不敢不以事之知武子使行人
能禁止之武子荀息也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
子員對之曰武子荀息也君有楚命言鄭君有楚
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言鄭不遣單使告魯于晉
而即安于楚楚受楚盟君之所欲也此乃鄭君誰敢違
君誰敢違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諸侯之兵以
臨鄭之唯君圖之唯君圖之之明年而晉伐鄭
左傳統箋卷之十六 襄公 八
晉范宣子來聘宣子士何也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
于鄭晉將伐鄭公享之禮待宣子宣子賦標有梅
南門南門宣子賦標有梅
庶士求之宜及其時宜宣子賦標有梅
小及季武子曰武子季孫宿也誰敢哉誰敢不今譬於
草木寡君在君我君君之臭味也如草木氣味歎以
承命飲樂以何時之有遲速惟命武子賦角弓角弓
雅篇名詩言兄弟婚姻無不遠矣武子賦賓將出
此詩者謂晉與魯乃兄弟之國當相親也賓將出禮畢
將出武子賦形弓形弓詩小雅篇名武子賦此詩飲宜
子曰城濮之役晉楚戰于城濮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

左傳文公八年勝至于齊棄用襄王親受彤弓于襄王
形弓使傳專征伐以爲子孫藏以傳于孫何也先君守
官之詞也父祖爲先君之守官敢不承命武子之教命
君子以爲知禮形弓之義義在晉君故士何受之君子
非命則

左傳范笑
卷之十六
襄公
十九

左傳範笑卷之十七

襄公二

九年 丁酉

宋災 天大日災宋人因天象
也宋六卿右師左師司馬司司空司城司寇當以右師華
國爲執政之卿樂喜卒在其五面乃爲政者蓋華國乃
華元之子元有大功故宋以爲六卿之首而子罕賢智
雖官爲司城特主國政猶齊用管口吾魯用叔孫若皆
位卑而使伯氏司里以下皆預使伯氏司此城內諸里
之長各率里內之民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以斷其
延燒大屋數陳春揭 有黃龍基土器也 具便缶 水索
塗之使不費 卷之十七 襄公
左傳範笑 卷之十七 襄公
有漢 傳水器之屬量輕重 計人力 蓄水潦積土塗 皆以
巡丈城 大度也 繕守備 之修治也 度量城數以修守禦
表火道 大起則從其所施 使華臣具正徒 華臣亦華元
徒役使也 令隨正納郊保奔火所 隨正官名五縣爲隨
是其所至 民使隨火所起奔往救之司徒既具正徒是郊內之民
已分蓄木塗土備役其郊外屬逐者乃郊野保守之民
不可全離所守故令隨正量其多少納之于國 華閱討
隨火所起奔往救之司徒既具正徒是郊內之民
右官官庀其司 之官令各官具其所司不使曠缺也
向戌討佐亦如之 國計其所司也 使樂遺庀刑器亦
如之 樂遺爲司寇刑器刑書載于鼎物者如鄭傳刑鼎
如之 叔向賁之晉鑄刑鼎仲尼譏之是也以國之所重

悉為所使皇郎命拔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焚也 皇郎以司馬拔正主馬之官工正主工之官車
之所自出馬車馬甲兵以守其國都防森冠也使西組
吾庀府守 皇二年魯火出禮書御書藏象魏告以典
籍為 令司宮巷伯徹宮 內之事故令徹成宮中也 二
師令四卿正敬享 四卿大夫各一人因火災而編記
也 祝宗用馬于四墉 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為
之土積焉為積陰之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盤庚宋微子
氣或能制火故祀之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 八世祖獨祀
盤庚不知何義不別言牲知其亦用馬也 按晉侯問於
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祭城及盤庚皆非禮也 晉侯問於
士弱 士弱之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公
左傳疏義 卷之七 義公 二

則宋人自知天何故何故先對曰古之火正古者有大
道將有火災 何故何故先對曰古之火正古者有大
主火 或食於心 心東方宿名也火正死而為神後世或
食於味 味柳星也南方之宿又言火 以出內火 季春
見南方時則令民放火故日出火季秋大火星伏在
目下夜不得見時則禁民放火故日內火與納同是
故味為鶉火 鶉星在午位為鶉火之大鶉音純心為大
火 心星在卯位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陶唐氏堯
為大火之次 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 陶唐氏堯
堯遷之千商丘閼音遇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閼伯既居
大火心星而祀季春 祀大火而火紀時焉 閼伯既居
出火季秋內火之時 相士因之 也封于商丘因閼伯之
故國而祀 故商主大火 所以商丘之商人閱其禍敗之
大火心星 故商主大火 地屬大火也 商人閱其禍敗之

舉必始於火 閼伯教也謂商人為王時數商 是以日知
其有天道也 宋商之後又在商丘之地故自知天道公
日可必乎 憚公又問宋有對曰在道 各言在其君國亂
無象 國若無道災變亦不可知也 故不可知
穆姜薨於東宮 穆姜魯襄公之祖母也 攝於叔孫御知
死 始往而筮之 初從居東宮之時 艮之八 擇著之法遇
六為老陰遇七為少陽遇八為外陰仁老變而二少不
變穆姜筮得艮卦初二四五爻九五爻皆變唯二得八
為少陰不變故 史曰是謂艮之隨 史官言本卦是艮五
日艮之入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 史官言本卦是艮五
隨其出也 卦有出之義 君必速出 此將速得出蓋妄
左傳疏義 卷之七 義公 三

對以悅 姜曰亡言無可 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
穆姜又引周易隨卦彖辭以折史之妄也 穆姜之法遇
五爻變者當以之卦不變之爻辭占 據此當用隨六三
係小子失丈夫為斷是則史之 元體之長也 按此下一
野國要而穆姜亦未為是也 文官昇同疑古者本有此語後來孔子作文官乃采而
用之也 元始也 於人為首故曰體之長也 文官體字作
善亨嘉之會也 亨通也 萬物亨通之 利義之和也 利義
主斷制故少於和萬物成遂 貞事之幹也 貞正而固也
自然和悅故於義為和也 貞事之幹也 貞正而固也
可以為幹故貞 體仁足以長人 仁即元也 元包四德猶
為中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 仁即元也 元包四德猶
不忌而萬物各得其所 嘉德足以合禮 君子有嘉美之
故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嘉德足以合禮 君子有嘉美之
故嘉德足以合禮也 利物足以和義 君子利於萬物則
文言德字作會字 利物足以和義 君子利於萬物則

兵戰而不然楚戰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又知武子曰
決勝負不然楚戰無成則楚來伐鄭人又知武子曰
許之盟而還師荀彘言且許鄭以敵楚人楚之兵力吾
三分四軍晉有上中下軍及新與諸侯之銳又選精銳之
兵以逆來者更迭爭鄭於我未病三部之兵更番而出
楚不能矣晉三部各一出而楚兵三猶愈於戰其與楚
戰者其謀蓋出於此暴骨以逞若使二國暴骨以戰不
可以爭矣則勝負相半而不能與楚爭大勞未艾與楚爭
勞役未得休君子勞心則能治人小人勞力則治
息也先王之制也此先王以君子治小人之法如此也
左傳紀事卷之七襄公
諸侯皆不欲戰諸侯之兵亦乃許鄭成行成十一月
已亥同盟于戲諸侯盟鄭服也將盟鄭六卿禮止二卿
六公子驂公子發公子嘉公子孫叔耳公孫董
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期之子皆從鄭伯
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也凡為盟皆曰
自今日鄭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
者吳志謂有如此盟如此建公子驂趨進鄭子期不受
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鄭國處於晉楚大
國不加德音晉楚不以德而亂以要之但以兵力使其

鬼神不獲歆其祀受兵則鬼神不其民人不獲享其
土利受兵則人民不夫婦辛苦墊隘辛苦難售之味也
無所底告無所底至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
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鄭國苟不惟有禮者有力者
而敢有異志者乃或有異志亦如之亦如此遠盟之
此蓋不肯荀偃曰改載書因于驅之言不專公孫舍之
曰舍之昭大神要言焉言凡為盟者要言若可改也大
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荀偃我實不德言無
服而要人以盟但以盟晉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既
左傳紀事卷之七襄公
非禮何以主姑盟而退不如且修德息兵而來晉君能
政休息終必獲鄭服于我何必今日何必飲速而我
之不德修德政民將棄我雖晉之民且豈惟鄭國不
晉若能休和若能休民之遠人將至則近者悅服何恃
於鄭又有事特一乃盟而還書而為盟
公送晉侯晉悼公侯鄭而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公送至
河上問公年襄公幼小未季武子曰公谷會于涉隨之
歲其合在成寡君以生寡君以晉侯曰十二年矣會是
百九十二年矣是謂一終言十二年一星終也所以

終者以歲星十國君十五而生子國君十五歲以後冠
二牛而周天也冠者成人之禮生子者成人之事冠
而生子也故必冠禮既成乃可娶而生子禮也君可以
冠矣大夫壹為冠具言季武子何不為公冠具武子對
曰君冠言國君必以祿享之禮行之祿謂酒也冠
神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鐘磬為節以先君之祧處之冠
在廟請侯以始今寡君在行在外未可具也樂之文
黃冠禮未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請還及同姓之國
可具也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假鐘磬焉飲速故
成公之廟成公是衛獻公之曾祖冠
左傳統案卷之七禮也言得禮之
享之禮師魯乃祭耳禮也
楚子伐鄭鄭服晉故子駟將及楚平公子驛
曰驛音與大國盟今歲與晉口血未乾盟者飲血飲酒
新仍而背之便背盟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戲之
鄭為唯盟是從鄭國雖有禮與強今楚師至晉不我救
則楚置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言鄭從楚乃是從前且
要盟無質况晉要我為盟神弗臨也雖盟而神所臨惟
信必有忠誠之信者言之瑞也言而有信如瑞節善之
主也信則實有是善是故臨之所以神明神不獨要盟

鄭也今晉要我為盟而無背之可也假使背之亦無
誠信神必不祭其盟而臨之害也况未嘗背
平乃及楚平鄭又公子罷戎入盟罷戎楚同盟于中分
鄭城中楚莊夫人卒共王王未能定鄭而歸因夜急
晉侯歸悼公伐謀所以息民以伐鄭未得志謀飲魏絳
請施舍施恩惠輸積聚以貸貸出積聚以貸自公以下
至于卿荷有積者盡出之凡有積聚者國無滯積而無
大夫積亦無困人亦無困而公無禁利與民同之亦無
不穀民亦不食而所以幣更幣而易貨實以待往待
食民皆知禮遜器用不作器用仍其舊車服從給車服從以
左傳統案卷之七美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晉國之事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也三駕三犬與師也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
師於牛首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也
十年戊戌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偃陽姒姓而封宋何戌焉何戌
夫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荀偃曰城小而固
飲賦偃陽而封之以為附庸之國荀偃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城小則勝之弗勝為笑則則恐或不克豈固
請二子丙寅國之弗克如智孟氏之臣秦董父獻子
之宋重如役至軍中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其
開城門縣門發至則發機而下之今諸侯之士攻偃

余寡弱可重任乎不任受汝此重責七日不克今與汝約若七日不克偏陽之
 城必爾乎取之前不克之罪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
 帥士卒攻偏陽之城親愛矢石躬在矢石之間甲午滅之遂破其城而滅其國以與
 向戌以偏陽之地對宋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
 偏陽光啟寡君而以偏陽之地羣臣安矣宋之羣臣皆安於晉君之
 賜其何貺如之見賜之厚無以加此若專賜臣若專以賜向戌是臣與諸
 侯以自封也是臣與起諸侯之師以自封為利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
 冒死以請乃于宋公從向戌之請以偏陽與宋平公
 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書傳曰湯伐桀之後大旱七年自為雉而禱于桑林
 左傳載案桑之七葉公士
 桑林之社雨大至方數千里遂製樂以桑林名荀偃醉
 皮樂大賈反桑林皆天子樂宋及後得用之荀偃醉
 不敢當天子樂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于是觀禮宋王
 故為晉侯禱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魯三年大禘則
 魯周公後皆用天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魯三年大禘則
 祭羣公則用前侯樂按禘祭禮之大者羣公不得與同
 而于賓禘者教鄰國之賓故用大祭之樂也祭統云大
 會禘升歌清廟下而象管仲尼雲居云而君相見亦升
 歌清廟下而象管是天子享諸侯與祭同樂也愚謂賓
 禮與禘必有重輕當時魯禮必有缺失脫云荀偃
 士句引選鄆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此言是也宋以
 桑林享君不亦可乎魯從宋舞師題以旌夏舞師樂師也
 旌也題也舞初入之晉侯懼而趨入于房非常之旌
 將以大旌來換其行列晉侯懼而趨入于房非見之而
 心懼故退去旌卒享而還晉侯懼而趨入于房及著雍疾
 以避之

歸至晉者桑之卜桑林見因病而卜其兆荷偃士句欬
地晉侯疾作桑林為桑也奔請禱焉欬奔還宋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我先辭樂宋荀有鬼神於彼加之若鬼神欬加罪必晉
自用之耳疾差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曰俘執偃陽
侯有間也于晉而獻于武宮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曰俘執偃陽
名之曰俘也○愚按傳公滅中華之國而捕其君本
非口也而指之曰俘○愚按傳公滅中華之國而捕其君本
不仁甚矣晉之瓜分○愚按傳公滅中華之國而捕其君本
內史遷其族嗣內史掌爵祿廢置之事使晉侯使之也
納諸霍人霍人晉邑納偃陽族禮也不滅其祀歸
師之孟獻子以泰盞父為右以其勇力生泰盞茲事仲
左傳統彙卷之七尼重父力其子
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管毋宋地圍宋門于桐門宋城門
衛侯救宋師于襄牛衛亦晉之真鄭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衛救宋是異于楚而鄭得罪于晉前與
而復從楚是又得罪于楚將若之何既不能晉則當從
得罪于晉矣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于二大國
必亡其國必亡病不猶愈于亡乎亡之禍諸大夫皆以
為然鄭之諸大夫故鄭皇耳帥師侵衛皇耳皇楚令也
受楚之孫文子卜追之鄭獻兆于定姜獻所卜之姜

氏同錄韓卜先之曰兆如山陵有夫山征而喪其維維
現之兆也楚若山陵也有夫我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冠
國之夫也喪雄禦冠之利也夫人因錄測義以大夫圖之謂文子宜衛人追
之因先吉而孫蒯獲鄭皇耳于大丘孫蒯大丘衛地
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晉從晉故楚人鄭還圍蕭克
之自魯旋師復圍宋子耳侵宋北鄙鄭師獨進薄宋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楚不遠而鄭獨進豈非
也道周猶不堪競况鄭乎使周天子用兵征伐何當謙有
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果政
左傳統彙卷之七大夫傳
昔人問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鄭諸侯有事討鄭之諸
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于牒太子宜
上卿而晉悼公以齊太子光先請使而已酉師於牛首
至故使之居牒侯之上以重其之已酉師於牛首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向有忿爭之隙將禦諸侯之師而
駒其車駒其車子駟以爭故特減尉止之車數尉止獲
侯之又與之爭子駟又與尉止爭尉止獲
也遇抑尉止言其所將之車過多贈尉止云從軍之車
也未必有定限子駟心懼尉止之來當故以此罪之
遂弗使獻以車多為罪勿初子駟為田漁清田昨之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司氏素富其田必有
子分有刑則滅給他人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司氏及
五族退散也子師氏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司氏及
得放恣者皆聚于五族同怨焉司氏及
作亂入年子師氏所殺於是子駟當國是時子駟子國爲
司馬公于子耳爲司空公孫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
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侯帥賊以入率賊晨攻執
政于西宮之朝執政子駟等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
以如北宮劫若以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于嘉也預
其難也爲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士也大夫謂鄭子
左傳卷之七西聞盜不傲而出子西子駟子公孫夏也尸而追盜先
父尸然盜入于北宮伯劫鄭乃歸授甲歸來授甲臣妾
後追盜盜入于北宮伯劫鄭乃歸授甲歸來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其家人逃散而器子產聞盜子產子爲
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行軍成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尸而攻盜于北宮
子駟師國人助之公孫黃帥國人爲殺尉止子師侯盜
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尉駟尉止司齊司臣奔
宋二賊子孔當國事于子孔代爲載書爲盟而以位
序使諸大夫以聽政辟之法不得預朝政大夫諸司

門子弗顧鄭之大夫與諸有司及卿之將誅之子孔欲
者子產止之令勿請爲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子孔不可
曰爲書以定國言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衆怒而焚之
爲政也是衆共執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言衆
怒不易專欲難成一已之所欲合二難以安國合二難以安國合二不
安鄭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安衆人子得所欲子
得政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若專一已之犯衆
與禍犯衆人之怒子必從之子必從衆人之意乃焚書
於倉門之外子孔從其勸不於期內焚書可也乃焚書
左傳卷之七而後定鄭見焚書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戊之晉連年伐鄭而宋服故屯晉
師城梧及制梧制皆鄭舊地士魴魏絳戊之二年涇城
之今鄭復振其城書曰戊鄭虎牢非鄭地也言
將歸焉鄭及晉平成于晉楚子囊收鄭十一月諸侯之
師還鄭而南楚師不還知武子欲
退有善狀曰今我逃楚楚師不還知武子欲
駟則可其最矣我易勝樂展曰逃楚晉之恥也駟則可
不爲合諸侯以益私不如死而服鄭乃反增焉

專其人民故假立中軍因而敗作于是 告叔孫穆子曰
三家三分公室始專兵甲而公室卑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征賦稅也三家各 穆子曰政將及
子子必不能 政者霸國之政今將徵求于子蓋禮大國
不其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 變易故欲盟之
乃盟諸僖閔 僖公之 詛諸五父之衢 五父衢道路名在
盟而復祖重其事也既 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三分公室 三子各毀其乘 前此民皆屬公公有二軍
子自以采邑之民為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
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公乘皆為己有不公更立私乘故
之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 乘之人即所
左傳紀事 卷之七 襄公 太
分有一之人也役謂供官力役即今之丁也邑謂賦稅
若今之租調也季氏之令其人若以役與邑皆求入季
氏者則無 不入者倍征 設齊法欲舉民使入已故昭五
年傳曰季氏盡征之盡 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取其
民之半為已臣也四分其乘 叔孫氏使盡為臣 盡取其子
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 叔孫氏使盡為臣 弟為已臣
而以其父 不然不合 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合其故
兄歸公 不然不合 而改作也此盡三家盟祖之言說云
如上所分三家所得又各分為四分季氏盡取四分叔孫
取二分而二歸公孟氏取一分而三分歸公盡分國
民為十二公得其七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 自八年以來晉楚更 諸大夫曰不從
晉國幾亡楚弱於晉 晉得諸侯楚勢 晉不吾疾也 晉之
兵強乃行成晉盟 同盟于亳 亳地 范宣子曰不悞 言晉

又不吾疾 若晉楚將辟之 楚必避晉而 何為而使晉
師我死於我 兵當作何計而使晉 楚弗敢敵 使楚人畏晉
而後可固與也 如此而後可 子展曰公孫舍 與宋為惡
鄭先 諸侯必至 諸侯必為 吾從之盟 我姑受 楚師至 楚
宋 吾又從之 楚 則晉怒甚矣 如此則晉之 晉能驟來
晉三分其軍與諸侯之 楚將不能 楚人全軍而出不勝
就更背而出故能驟來 楚將不能 其勢必不能驟來
吾乃固與晉 如此則鄭可以 大夫說之 諸大夫悅 使疆
場之司惡于宋 使守疆之吏 宋向戌侵鄭大獲 因鄭疆
而大獲其俘焉 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 宋可矣 若我
左傳紀事 卷之七 襄公 太
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 諸侯救宋 吾乃聽命焉 諸侯
聽命而 且告于楚 已不待不使 楚師至 楚因服晉 吾又
與之盟 楚 而重賂晉師乃免矣 又賂晉使不問盟楚
國之 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
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 東門其莫 晉荀偃至于西
郊東侵舊許 許之舊國鄭以為 衛孫林父侵其北鄭六
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 北行而西 次于瑣 北林
地 鄭國鄭觀兵于南門 示兵 西濟于濟隧 名鄭人懼 諸
侯之 乃行成晉盟 同盟于亳 亳地 范宣子曰不悞 言晉

震怒以殲服而威恐之使不敢爭鄭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楚不能與晉爭而怒鄭之從晉故執其使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鄭人自此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丁亥鄭子展出盟晉遂服于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晉會諸侯于蕭蕭魚之地赦鄭囚伐鄭所俘獲者皆禮而歸之以禮納斥侯不復相禁侵掠復也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羊舌職之子相犯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赤之弟也仲公使之告諸也侯以平公使臧孫紇對曰臧孫紇即臧武仲也凡我同盟凡我諸侯同小國有罪言鄭國昔有大國致討率諸討之苟有以藉手以薦藉其手鮮不赦宥則晉無不放左傳載箋卷之七寡君聞命矣晉之德義如是我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獨鄭欽堅事晉賴之庇鄭故納賂焉廣車軌車淳十五乘廣車廣車軌陳之車軌車屯守之車皆兵車也淳甲兵備車中之凡兵車百乘廣車三十乘益以他歌鐘二肆同虞為一肆言二肆者三十二鐘也及其鐸磬鐘也磬大磬也鐸磬之女樂二八女人能奏樂晉侯以大者以一虞特懸之女樂二八者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悼公思魏絳之功以鄭日子教寡人和諸戎翟戎戎在四年以正諸華使得專力八年之中四年和戎至九合諸侯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年凡八年矣九合諸侯會邠八年會邢丘九年會于戲

金石之樂 金謂鐘也 石謂磬也 禮也 禮大夫有功乃賜樂

十二年庚子是歲吳子壽夢卒長子諸樊立

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禮也周廟文王廟吳始通故臨其喪凡諸侯之

喪異姓臨于外於城外向其國張帷哭之同姓于宗廟所出王之廟若異姓諸侯

無所出王之廟者其同宗于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于禰廟

父廟也同族是故魯爲諸姬臨于周廟同姓故也爲邢凡蔣

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

聖王求后于齊周王欲聘齊女爲后齊侯問對於晏桓子何辭桓

子對曰吳先王之禮辭有之先王所制之禮有此對答之辭天子求后

左傳統纂
卷之十七
襄公
三

于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者而人

妻婦之子若而人言非嫡也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

古人謂父之姊爲姑
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先

君之齊侯許昏從主王使陰里結之陰里肩大夫結成也爲十五年割夏

建王
后傳

十三年 辛丑 吳子
諸樊元年

荀彧士飭卒二人皆晉卿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將令

必蒐而命之所謂與士有范宣子使士匄將中軍也使伐簡書辭曰

伯游長士有辭以昔臣習于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

故為其國之所取信言刑善也是詩言為法之善也及其衰也及幽王之時其詩曰小雅北山之篇大夫不均詩刺幽王役使大夫勞逸不均我從事獨賢以特從王事在上獨言不讓也自云已賢是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有才能者在下位則君子尙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小民則皆厚力以是以上下有禮君子讓下小人事上是皆有禮也而讒慝黜遠為讒慝者自無所來若黜絕而遠去之也遠去聲由不爭也蓋由上如是謂之懿德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在下之小已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人則自矜其能以憑是以上下無禮君子是皆無禮也亂虐並左傳統纂魯之七義公生上為虐而由爭善也蓋由上下不謂之昏德昏德國家之敝致衰壞者恒必由之其始常由於不讓善也傳之言吾所以與愚按樂盛之汰得能言之而中行伯者試其君者也范宣子之讓得無畏其個與子之以政使其志得選宜子或有機權焉但以禮讓稱之亦楚子疾共王告大夫曰召諸大夫而告之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王未及習師保之教訓師保皆教太子之官言已習其教訓而應受多禍為君也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鄧成公十六年戰于以辱社稷楚社稷之辱為大夫憂其弘多矣為辱為憂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

鄭良霄大宰石臬猶在楚十一年鄭使二子告將服于晉楚人怒而執之至今不遺

與敎石臬說令尹子

石臬言於子囊曰襄使歸良霄

先王卜征五年征行也謂延守言先代聖王將有遷

守之行必預前五年而卜其吉凶而歲習其祥

也祥吉也歲卜同因

而其吉相因祥習則行

五年五卜相因皆吉則出延守

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吉不相因是謂不習如此則增修其今楚實

德更以卜吉為始又得五吉乃行也

不競今楚不若先王之修

行人何罪為使人者

止鄭一鄭止謂執也

以除其偏貴者多則勢相偏今楚執鄭

卿卿謂良霄也

以除其偏一卿乃所以除其偏內相偏

之使睦而疾楚鄭卿勢不相偏必相

以固於晉鄭既惡

楚堅固為用之

何用久留良使歸而廢其使

言往年鄭左傳統箋

卷之七襄公

楚其意正欲楚執良霄而鄭得堅事晉四今楚君遣良

霄歸鄭則鄭不得堅事晉乃所以廢其遣使之本意也

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良霄既留於楚今若歸之則

而相必自怨其君而自惜其大夫

率引也使相率引令鄭國大臣

不猶愈乎豈不勝於

楚久執之乎

人歸之從石臬之請

遣良霄歸鄭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三

十四年

壬寅 楚
康王元年

吳告敗于晉

前年為楚所敗

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晉會諸侯于鄭地為

吳謀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

吳伐楚喪故以

之卒不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

莒莒于楚故將

執戎子駒支

晉將討戎子之罪而范宣子親數諸朝

向之朝位也土有親曰來姜戎氏

來呼之使來也四岳

數戎子之罪而責之

之使皆姓姜又別為

姓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美戎之祖名吾離言

左傳統箋

卷之十八 襄公

瓜州乃祖吾離被苦蓋

苦蓋白茅也言汝祖無布

之地乃祖吾離被苦蓋

帛可衣惟衣草也故音披

棘言無道路可以來歸我先君

言其窮困而來我先君

惠公有不腆之田

不厚也與汝剖分而食之

分而食之

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

皆不如昔日之心

蓋言語漏洩

晉之命今漏則職女之由

詰朝之事

明曰平旦爾無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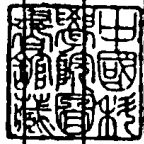
與會則我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

公負恃其民之衆食

于土地而食我諸戎所以迫逐我諸戎也按信

陸渾之戎于伊川蓋秦食其地惠公獨其大德

晉食其人所以共誘而遷之也



德而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也

四嶽堯時方伯也裔

是共裔也

母是翦棄

不翦滅之賜我南鄙之田

與我南方狐狸所居

言其地非豺狼所嗥

驅其狐狸豺狼

驅逐其

除翦其荆棘

惡草而更布之驅其狐狸豺狼

驅逐其

居處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

以臣事于晉之先君至

于今不貳

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

秦穆公從鄭之武而舍戊焉

揚孫戎鄭而

人竊與鄭盟

秦穆公從鄭之武而舍戊焉揚孫戎鄭而

于是乎有殺之師

所以僖公三十三

晉禦其上

當殺

晉兵迫秦

戎亢其下

秦師不復

秦師不復

秦師不復

秦師不復

秦師不復

秦師不復

何惡之能為豈能漏洩言不與于會不許我與之會亦無將焉我亦無所問語焉賦青蠅而退青蠅詩小雅篇名或于賦焉兵強反賦是詩而退者與他卿君子無信信于辭焉或于辭婉而理直使即事于會使之意意于辭焉故士句辭謝之諸侯成愷悌也盡飲實愷悌于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子叔齊子即叔老季武子季孫宿魯故事明自是以會國故使二卿會晉季孫宿為使叔老為介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晉人重魯故減其禮幣之數介不列會介不列會今叔老雖介也經所以並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十二年吳子壽將立季札季札諸樊諸樊居長當立以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季札為賢而遜之季札左傳載箋卷之十八 襄公三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謂負有也以其義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逃而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得復其位君子曰能守節當時君子之倫以君義嗣也今諸樊諸長誰敢奸君誰敢干有國非吾節也使我有吳國而為札雖不才願附于子臧願自比于以無失節無使為下固立之諸樊堅執棄其室而耕季札棄其家乃舍之季札而自立季札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九年秦人侵晉晉不能報秦師敗至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行不

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命將及涇不濟涇水出安定師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晉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即風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叔向退而具舟因穆子之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蟠見衛北宮懿子曰公孫懿見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既與人矣乃猶取北宮括既從晉伐秦而不肯若社稷何晉惡必見伐非懿子說進師將見惡于晉也所以安社稷也懿子說悅子蟠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勸諸侯之師濟涇而次駐師秦人游涇上流師人多死置毒藥于水中諸死鄭司馬子蟠帥鄭師以進之先驅師皆從之至于械左傳載箋卷之十八 襄公四林泰地不獲成焉秦人荀偃令曰荀偃晉中軍帥鳴而起明日起壘井口壘其地井平口其電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皆樂驪曰也屬音點晉國之命晉國之未是有也從前未有馬余馬首欲東我馬首但乃歸歸之自之而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左史莊子曰大夫魏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言汝不待莊子曰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指荀偃也樂伯吾帥也下軍魏絳佐之吾將從之我今先歸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乃從命乃待也伯游曰伯游吾令實過言我馬首是

過悔之何及今雖悔之已無及矣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乃命
大還命諸軍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樂鉞曰鉞弟
鉞音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十一年敗于櫟故飲以報之後又無功
行又晉之耻也不能吾有二位于戎路戎右是我家有
無功敢不耻乎敢不以無與士鞅馳秦師樂鉞同之馳
也敢不耻乎功為耻乎士鞅反乃歸樂厲謂士句曰余弟
戰秦死焉鉞乃為秦士鞅反乃歸樂厲謂士句曰余弟
不欲往言樂鉞本而子召之召鉞以往余弟死我弟而
子來汝子是而子殺余之弟也樂鉞耻其無功與士鞅
歷誅之弗逐汝若不余亦將殺之我必殺士士鞅奔秦
如此左傳統箋卷之八襄公
士鞅秦伯問于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
其樂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汰侈有取對曰然樂厲汰
虐已甚樂厲汰侈猶可以免免其身其在盈乎盈樂
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武子樂書厲之父
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樂書雖死晉人感而思愛其甘棠
召公嘗聽訟于甘棠之下周人况其子乎樹猶愛之况
封植其樹勿剪伐詩在召南厲乃其子而
不愛樂厲死若厲既盈之善未能及人樂盈雖有善武
子所施沒矣樂書之德施于民而厲之怨實彰而厲之
結怨于民者于是乎在所以其禍必秦伯以為知言
方且彰者于是乎在所以其禍必秦伯以為知言

知聖之言為之請于晉而復之使召士鞅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文子孫林父也惠子甯殖
二子使皆服而朝皆服朝服以日旰不召待會至日晏
共安食皆服而朝待會于朝日旰不召而公不召
而射鴻于圃公方且射二子從之二子遂從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皮冠今獻公不釋皮冠又不與食二子怒
公之孫文子如戚林父歸其私孫蒯入使林父之子從
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小雅篇名其卒
之康無辜無勇職為亂階戚衛河大師辭恐傷林父以
上已公以喻文子居此為亂也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誨為之師曹樂工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左傳統箋卷之八襄公
師曹誨歌之意曹師曹鞭之因其不率公怒鞭師曹三
百怒其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歌巧言以激
公而公使歌之公不知師曹遂誦之恐孫蒯不解詩中
言之為荆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知其懷忌不先
必死欲先公并弔于戚戚為孫子食邑其子孫蒯別居
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
傾覆將若之何意欲廢君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臣
義不取雖奸之庸知愈乎犯之而更立一君安遂行從
近關出伯玉懼難作故出奔齊都不當四境公使子驩

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三子皆衛公子丘宮近

與孫子皆殺之顯然子展奔齊子展獻公如鄆使子

行于孫子子行亦羣公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

之敗公徙于阿澤地名初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尹公

二人姓名佗與差皆爲公孫丁御公公孫丁善射故差學

也二子追公佗與差皆爲公孫丁御公公孫丁善射故差學

曰公差也射爲背師言欲射丁則不射爲戮又爲孫氏

所射爲禮乎但當以禮射尹公佗曰子爲師佗言差從丁學我則遠

謂射爲禮也尹公佗曰子爲師故以丁爲師我則遠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公

矣我不從丁學則與乃反之佗乃獨公孫丁授公轡而

射之公孫丁以馬轡令獻貫臂丁射中佗子解從公

獻公之及竟因之公使祝宗告亡獻公使太祝宗人

母弟也且告無罪且告無罪而定姜曰無神何告

故且告無罪且告無罪而定姜曰之嫡母也無神何告

言若以爲無神若有神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

則不必告也若有神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

有罪而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言獻公不信大臣一

罪也先君有冢卿冢大也言孫子以爲師保所以爲

之而茂之而茂之不召不釋皮冠之類二罪也余以巾櫛事

先君爲定公之夫人而暴妾使余而放敢暴虐使三罪

也告亡而已但可告以無告無罪不可告無公使厚成

叔弔于衛魯襄公使其大曰寡君使將叔名聞君不

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魯衛使

瘠敢私于執事使我來私弔曰有君不弔言獻公不

臣不敏言孫子不達君不赦宥以其不弔故臣亦不帥

職以其不敏故增滌發洩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滌惡

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曰羣臣不佞得罪于

寡君寡君不以卽刑我衛君不以諸而悼棄之乃自傷

諸臣以爲君憂君之憂念君不忘先君之好之好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公

弔羣臣又重恤之重見敢拜君命之辱敢謝魯君命令

重拜大貺又謝魯君憂厚孫歸復命厚孫即語臧武仲

曰告臧孫臧孫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內守有母

弟歸以出外二子皆賢故也或撫其內太叔儀或營

其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邾國爲齊所

使衛侯及其復也以邾糧歸糧以歸其食如此右宰穀

從而逃歸殺衛大夫從衛侯衛人將殺之以其從君辭

曰余不說初矣言余之不悅于君初已然余狐裘而羔

袖狐裘于羔言一身盡善惟少乃救之不殺衛人立公

孫劉穆公孫是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于諸侯聽之
衛侯在邾滅紇如齊唁衛侯其失國與之言虐言皆暴
虐之退而告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不能其言糞土也
其言皆踐踏草亡而不變何以復在國如此庶幾失國
臣如糞土者出亡有所懲創而思
敗今亡而不改國人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道
難容之而使復乎
順乎滅叔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
推之前率為輓欲無入得乎國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職侍于晉侯晉樂師名曠晉侯曰衛人出其君公不
亦甚乎以臣廷君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臣之罪良君將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 九
賢善而刑落賢良之君當賞有善者刑有惡者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故民之奉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
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民之奉君如夫君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國之有君所以奉祭祀而為神若
困民之主若為人主而匿神乏祀空廢祭神百姓絕望
惠澤不施無社稷無主祭祀不修無將安用之安用如
以副民之望社稷無主以為神之主天生民而立之君必立聖賢使
弗去何為神怨人叛去之宜也司牧之使為民之司為民勿使失性勿使失性有君而
為之貳國之有君必有使師保之為君為保勿使過度

勿使其君越其法度之常是故天子有公所以天子則諸侯有卿
則有卿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大夫有二宗大夫則有宗
佐之官卿置側室卿則置支庶人工商阜隸圉牧皆有親暱
士有朋友士則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圉牧皆有親暱
工制器者商通貨者阜造成事者隸隸屬于吏者牧
養牛者圉養馬者自庶人以下皆有親信暱比之人
相輔佐也自天子至于牧圉各善則賞之其上有善
則匡之其上有過患則救之則救解之失則革之上有過
則更其上有過自王以下庶民各有父兄子弟既各有臣僕以相
父兄下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史為書而又有史官為
有子弟以補察其政察其得失史為書而又有史官為
舊為詩有詩以諷諫工誦箴諫有樂師以誦大夫規海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 十
有大夫以在士傳言士傳言士甲不得徑達問庶人謗不得與
規誨之事君遇則傳告大夫庶人謗不得與
政聞君過則商旅于市陳其不正之物以諫君也百工
獻藝百工見君不善各獻其所故夏書曰胤征道人以
木鐸狗于路道人行令之官也鐸鈴也金口木舌官師
相規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百工正月孟春夏
建寅于是乎有之有道人有道人諫失常也恐人君失其常
天之愛民甚矣上文所云皆天所立豈其使一人肆于
民上者放肆于民之上以從其滯事從音縱而棄天
地之性人君不能司牧放肆必不然矣天意不如此

民謀論足以懲懼君心與孟子結為獨夫君為冠帶同意而語意尤婉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劉夏也周靈王將昏曰昔

伯舅太公齊異姓國故稱伯舅右我先王太公佐右股

肱周室師保萬民世昨大師太公為周太師使世世襲共爵以表東海

表顯也顯封太公東海之地王室之不壞我周王室所以繫伯舅是

賴繫發諸聲言皆依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

之與王命靈公幸纂乃祖考以繼乃祖無忝乃舊無辱

之舊敬之哉無廢朕命無棄今日之命杜註云

不能命有功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十一

楚子囊卒子囊公子貞也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

子庚公子午也亦莊王子代子囊為令尹子庚君子謂子囊

忠忠言其盡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去其將死不忘衛社

稷謂今屬子可不謂忠乎非忠于楚忠民之望也國有

民所詩曰小雅都行歸于周德行歸萬民所望可謂萬

望忠也以其忠信

十五年癸卯是歲晉悼公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報二年約之聘尋見孟獻子尤其

室責其室日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有令聞則

以訓俗而為美室豈賢者所望于獻子者乎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

勞且不敢聞也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聽其實

鄭尉氏司氏之亂在十其餘盜在宋未獲之賊指鄭人

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

刑之以馬四十乘百六與師伐師樂工名表與慧者

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子哲質于宋司城子罕以堵女父

尉尉關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故縱之逸

去托諸季武子魯而託之于武子寘諸下邑鄭人隄之

三人也鄭人將宋所歸之賊隄之以正其罪在師慧過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十一

宋通宋朝而入宋將私焉便也其相曰朝也言此宋之

朝不可慧曰無人焉言朝中無人相曰朝也何故無人

官所聚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

洛樂之賒必無人焉故也千乘之相謂子產等也言宋

必待其以樂工為賒而後歸之是重洛樂子罕聞之固

請而歸之樂工還鄭傳言子罕問過知改

宋人或得玉宋國獻諸子罕子罕樂子罕弗受獻玉者

曰以示玉人言我以此示玉人以為寶也玉人以我故

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言我以無所貪爾以玉

為寶汝以此若以與我皆喪寶也是我貪而汝失不若

人有其寶我今不受則我不貪而汝不稽首而告曰得

者稽首而小人懷璧言我小人也一不可以越鄉必因

為盜納此以請死也今獻此玉所以子罕真諸其里子

乃留得玉者真使玉人為之攻之使治成器富而後使

復其所得玉者而遣歸焉

十六年甲辰 晉

晉侯與諸侯宴于溫會畢而宴于溫杜注浪水出河內

東南至使諸大夫舞起舞以曰歌詩必類詩當使以類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

相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心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

志矣時晉君折立疑諸侯有異心齊為使諸大夫盟高

厚高厚逃歸厚不肯盟而逃于是叔孫豹晉荀偃

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諸侯朝聘皆成禮于庭

穆叔如晉聘穆叔如晉聘如作亂豹奔齊魯人逐偃如召豹于齊而

立之至是晉平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

之未禘祀晉君居悼公之喪尚未吉祭與民之未息晉

兵新伐許及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朝夕釋憾于敝邑之地言齊人朝夕代是以大請

所以敢大敝邑之急其勢急也朝不及夕言急比執

事之閒息民閒暇之時恐無及也恐解之亡見中行獻

子獻子荀偃也其父荀林父賦圻父圻父詩小雅篇名

故賦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賦圻父使百姓受獻子曰偃

知罪矣言我不能憂恤魯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不從得國諸臣而使魯及此乃使魯人無見范宣子

士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亦小雅篇名卒章言鴻鴈于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

齊侯伐我北鄙齊靈公白圍桃桃有桃虛高厚圍臧乾于

防之邑齊人獲臧堅乾之族人齊侯使夙沙衛唁之

被且曰無死勿自殺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拜君命之

抑君賜不終暗之是君賜也而姑又使其刑臣禮于士

風涉衛奄人故曰刑臣暗以杙抉其傷而死杙小木也

傷處也以杙者來暗義不受

辱故抉其體之傷處而死

宋華閱率華臣弱阜比之室臣閱之弟阜比閱之子臣

之使賊殺其宰華吳吳阜比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盧

劍閣盧門宋城合左師之後賊齊至向左師懼曰老夫
門發華吳于此賊屋後無罪向戌見賊疑來害已故賊曰畢比私有討于吳
言畢比私遂幽其妻吳妻曰界余而大壁界與也而吳家有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畢比乃
壁故索之之故言臣不大亂宋國之政使賊私發華吳必逐之
惟發暴其宗室是使賊私發華吳必逐之正紀綱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顧國之耻也不如
蓋之雨卿相顧大臣不和乃國家之耻乃舍之宋公侯
言不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極也向
逐臣之夫乃自為短策懷之每過華臣門以策戊悔其初謀
助御報馬疾馳而去惡臣不欲與相見也十一月甲午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國人逐癘狗癘音制癘狗入于華臣氏犬通入國人從
之逐犬華臣懼遂奔陳心不自安見國人逐宋皇國父為平公築臺時皇國父為宋太宰為妨于農
收正妨農事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子罕請于平公欲待
與公弗許築者謳曰築臺之澤門之哲澤門宋東城門
國父白色居于實與我役實與我役此人為公築臺邑中之黔
也言子罕黑色居實慰我心實慰我心此人的公請俟農功
于邑中實慰我心實慰我心此人的公請俴農功
聞之親執朴親執朴親自執以行築者臺者之心也而扶
其不勉者見有不勉力曰吾儕小人皆有閭廬言我輩

猶有門戶以辟燥濕寒暑閭廬舍所以避天今君
間塞廬舍以辟燥濕寒暑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謳者本稱譽于
扶之故或問其故何故扶之子罕曰宋國區區小國而
有詛有祝而詛者有詛祝之言蓋譽子罕禍之本也此
召禍之根本齊晏桓子卒父仲晏嬰纓緇斬斬不緝也緇在直經帶
杖菅屨服虔曰直麻之有黃者馬氏云黃即象實麻之
要皆曰經此言經者謂首經也凡喪服冠纓帶屨皆同
吉時惟變之使危惡耳其衰與經則新造之以明義衰
當心經在首是發哀之主首為四體之先故制服以
表其哀制要經之下又有教帶此言經帶杖三者經帶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用麻杖用竹其色皆食醫居倚廬寢苦枕草食醫者謂
宜也昔醫非廢也食醫居倚廬寢苦枕草朝一溢米
春一溢米也盧倚東牆為之故曰倚苦編草也禮記喪
服傳昔云枕由此云枕草古禮未必無枕草之法也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其老晏氏家臣之長當時所行
行當時以為士日唯卿為大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禮故疑而問之日唯卿為大夫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時禮經變夫遂使大夫與士服制不同仲心知其非
故守其經制又不敢斥言時人之失故說言惟卿為大
夫我大夫但行士禮盡遜辭以答家老云愚考家語
曾子問此事孔子曰晏平仲可謂能避害也不以已足
而毀人之非遜辭以避害義也夫喪服之制是非較然
晏子確守其至正然猶不敢顯言時人之失使習俗
之迷謬可知而士君子當世末流其危行言通委蛇避
禍之方雖在父母之喪猶不可徑行直遂有如是也然
則特身制行安可以不知時變哉

十八年 丙午

中行獻子將伐齊晉悼公卒而齊靈公欲晉數行不義

獻子有夢與厲公訟晉厲公為樂書荀偃所執弗勝荀

不公以戈擊之荀偃首隊于前荀偃跪而戴之

厲公取其奉之以走以兩手捧其首見稷陽之巫臯

邑名其巫名臯他日見諸道臯臯于路與之言同亦

夢見奇征巫曰今茲主必死主謂荀偃也言若有事于

東方齊侯則可以逞則可以逞志也獻子許諾焉然晉侯伐

齊齊侯伐晉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毀將以禮神

左傳紀事 卷之十八 襄公 七

故以朱絲繫而禱曰齊環佑恃其險斤靈公之名

川之負其衆庶之衆庶棄好背盟棄諸侯之好陵虐

神主神主也而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曾臣也

有天子有天子以告神也其官臣偃實先後之也官臣守官臣

諸侯以討齊苟捷有功而無神羞不至敗事

官臣偃無敢復濟言已不復濟河也偃信唯爾有神

我之願神裁沉玉而濟其玉而後齊侯禦諸平陰

齊邑名靈公守登巫山以望晉師之多少晉人使司馬

此禁諸侯之兵斤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到處必施

而疏陳之必疏建旌旗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使乘兵車

左而僞以衣履為以施先施以先驅與曳柴而從之

以與曳柴從車之後以揚塵也齊侯見之登巫山畏其

此皆詐為兵多以恐齊也齊侯見之登巫山畏其

衆也果畏晉乃脫歸乃不張旗師曠告晉侯曰烏鳥之

聲樂鳥鳥得空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

伯有班馬之聲馬不相見故鳴齊師其遁叔向告

晉侯叔向年日城上有烏城上兵去無齊師其遁齊以

齊師齊侯之兵風沙衛進大車以塞隨而殿之齊人也

左傳紀事 卷之十八 襄公 八

齊師齊侯之兵風沙衛進大車以塞隨而殿之齊人也

師以師以人齊之屏也謂其軍子姑先乎使衛乃代之殿

衛侯衛侯殺馬于隘以塞道衛侯二子欲已故殺馬于

之晉州綽及之州綽晉人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殖項

日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乎不遇為三軍所獲

而巳若奔而不肯止我天將顧曰為私晉殖綽回顧曰

方不可止也州綽曰有知日明不殺也乃弛弓而自後

縛之止不奔而州綽縛之也其右具丙具丙其名亦舍

兵而縛郭最皆矜甲而縛矜甲不解甲也坐于中軍之

鼓下飲以示音人欲逐歸者追齊奔魯衛請攻險守之
已卯荀偃士句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
樂盈以下軍克郭樂盈死其子樂盈在趙武韓起以上
軍圍廬勿克邑名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
魯大夫趙武同之共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
大干門中追喜御者名孟莊子斬其櫛以為公琴莊子
速也櫛勸倫反已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帥
木名公魯公
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劉難士弱皆晉大夫難乃多
池惟此門有池前殺懿公反申池齊南城西門齊城無
納諸竹中其地多竹水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襄公
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門齊東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
枚數圍還音旋枚馬也國門國門屬也州綽之左驂急迫
示不齊侯駕轡而駕將走郵堂齊邑大子與郭榮叩馬
太子光也言諸侯之師但欲將退矣
榮齊大夫曰師速而疾暑也暑地無久攻意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
待之靜待將犯之齊侯不聽將犯之而行大子抽劍斷鞅乃止
在馬腹日執斷
之使不得行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子孔公子嘉也去將叛晉而起
楚師以去之飲使楚伐鄭而逐使告子庚子孔使人告
諸大夫故飯晉也

子庚弗許楚子聞之楚康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楊豚
王使尹名宜也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言楚人謂我而
不出師兵計代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不穀即位
卽位在于今年五年師徒不出兵自出人其以
不穀為自逸自求安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忘先君大夫
圖之命子庚其若之何此子庚嘆曰君王其謂午愾
安乎言王疑已懷安吾以利社稷也所以不從鄭人之
人以利見使者子庚出稽首而對曰稽首謝君諸侯方
睦于晉言晉方臣請嘗之我請試其若可設若其君而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襄公
繼之然後吾君自不可若其勢收師而退則我收可以
無害不至為君亦無辱吾君亦不至輕出子庚帥師治
兵于汾襄城縣東北于是子驕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
子張公子孔子展子西守子西公孫夏子二子知子孔
之謀去諸大夫飯晉從楚之謀完守入保完城郭子孔
不敢會楚師見二子有楚師伐鄭至于魚陵魚陵在
陽以下皆所右師城上棘遂涉潁至于旃然楚之右師
以晉之也故于水邊檣檣小城以為進退之為子馮公子格率銳
師侵費滑晉靡獻于雍梁晉靡獻于雍右回梅山楚師

鄭之梅山山在侵鄭東北至于蠡牟而反子庚門于純
榮陽密縣東北之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當兩宿于城下時鄭人知子
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而下有澗水甚雨及之適有大
楚師多凍深冬涉水又值役徒幾盡役徒給役使之
兵楚師多凍大雨故多凍也師曠曰不害言楚不害驟歌
晉人聞有楚師將救之師曠曰不害言楚不害驟歌
北風吹律而歌北又歌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南風
不與律多死聲楚必無功以此可知楚董叔曰
天道多在西北禾韋一名取嘗言是年歲星當亥之南
師不時南國用兵必無功以此可知楚叔向曰在其君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主
德也叔向言國之強弱係
十九年丁未是歲齊靈公
諸侯還自沂上去年冬十一月諸侯之師東侵盟于督
揚即地曰大毋侵小盟誓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
在十遂次于泗上名酒水疆我田諸侯正邾取邾田自滌
水歸之于我邾田在邾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蒲圃魯也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賜惟無先給賄荀偃束帛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中軍元帥故特加賄五匹為
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

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荀偃疽疽生瘍于頭
鄭之梅山山在侵鄭東北至于蠡牟而反子庚門于純
榮陽密縣東北之純門信于城下而還當兩宿于城下時鄭人知子
功涉于魚齒之下魚齒而下有澗水甚雨及之適有大
楚師多凍深冬涉水又值役徒幾盡役徒給役使之
兵楚師多凍大雨故多凍也師曠曰不害言楚不害驟歌
晉人聞有楚師將救之師曠曰不害言楚不害驟歌
北風吹律而歌北又歌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南風
不與律多死聲楚必無功以此可知楚董叔曰
天道多在西北禾韋一名取嘗言是年歲星當亥之南
師不時南國用兵必無功以此可知楚叔向曰在其君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 襄公主
德也叔向言國之強弱係
十九年丁未是歲齊靈公
諸侯還自沂上去年冬十一月諸侯之師東侵盟于督
揚即地曰大毋侵小盟誓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伐
在十遂次于泗上名酒水疆我田諸侯正邾取邾田自滌
水歸之于我邾田在邾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公享晉
六卿于蒲圃蒲圃魯也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
與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賜惟無先給賄荀偃束帛加
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偃中軍元帥故特加賄五匹為
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

季武子以所得于齊之兵從晉伐齊作林鐘林鐘六月
六寸季孫盞鐘而銘魯功焉作爲銘文銘于臧武仲
而應此律之聲也鐘上以紀魯功臧武仲
謂季孫曰武仲臧非禮也夫銘凡銘天子令德德而不
銘諸侯言時計功諸侯舉動得時大夫稱伐大夫則自
功今稱伐將稱伐乎則下等也則下等也則從大夫之例計功
勞今稱伐將稱伐乎則下等也則下等也則從大夫之例計功
將計則借人也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則
功則借人也力非已功也言時則妨民多矣則
妨民農務不何以爲銘無可且夫大伐小大國伐取其
可謂時也所得以作爨器宗廟常器銘其功烈銘其功烈以示
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一則以懲敵國之無禮今將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襄公
借人之力魯假晉以救其死以救吾國若之何銘之有
功烈之小國幸于大國以魯之小國而而昭所獲焉以
怒之而乃昭揭所獲兵器亡之道也取亡
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顏驪皆
姓因以爲號諸子仲子戎子中有仲子戎子二人皆宋
懿聲其諡戎子雙得幸仲子生牙屬諸戎子仲子以戎子得幸
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齊侯許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
廢立期問諸侯難其事難成光之立也列于諸侯矣
已列諸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諸侯之尊今廢之

是黜諸而以難犯不祥也以難成之事干君必悔之
不成必公曰在我而已齊侯謂遂東大子光廢而徒使
有後悔公曰在我而已齊侯謂遂東大子光廢而徒使
高厚傳牙以爲大子風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
光靈公疾時行使疾病而立之靈公病篤而光殺戎子
微服迎故太子疾病而立之靈公病篤而光殺戎子
慈其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刑雖有刑不在朝
市雖犯死刑夏五月晦齊靈公卒莊公卽位卽執公子
牙于句瀆之丘以風沙衛易已以其改易儲衛奔高唐
以叛高堂在視
鄭公孫蒧卒子赴于晉大夫范宣子言于晉侯以爲善
左傳統箋卷之十八襄公
于伐秦也十四年諸侯伐秦子驥晉侯請于王王追賜
之大路大路天子所使以行禮也使以賜車行禮大
二十年戊申齊
衛甯惠子疾惠子召悼子悼子甯喜也惠子
于君謂十四年悔而無及也後雖悔而名藏在諸侯之
策我之名字諸侯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史策皆書君
入則掩之衛君復入則若能掩之汝能納君而吾子
也則是汝能若不能汝若不猶有鬼神言雖死而鬼吾
有餒而已餒爲飢不來享矣不享汝悼子許諾受父惠

子遂卒
衛侯歸傳
爲二十六年

襄公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

襄公四

二十一年 巳酉

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竊其漆與季武子

以公姑姊妻之
季孫宿以襄公之姊及姊皆有賜于其

從者
從庶其而來于是魯盜多季孫謂臧武仲曰
季孫

子也武仲
子也武仲子盍詰盜
治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

不能治盜
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

司寇
司寇乃詰將盜是務去
以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左傳統箋
卷之十九 襄公

日子召外盜
各言汝召外盜而大禮焉
以公姑姊妻之何以止

吾盜
何以止子爲正卿
汝爲魯而來外盜
而引致外

使紇去之
反使我將何以能
此我所以庶其竊邑于邾

以來子以姬氏妻之
姬氏謂公姑姊二而與之邑
食其

所稱
二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

大邑
大盜謂庶其也嫁與其次阜牧與焉
其次謂庶其

與吏僚僕臺圉牧人
其小者衣裳劍帶從者之微與者

等賤役之人賜之
使我去盜其或難焉
此

亦有所愛
是賞盜也賞而去之使我去盜
其或難焉此

之所以
紇之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洗滌其私心壹以

待人誠信專壹軌度其信軌法也行有法可明徵也言
可明以待乎人軌度其信軌法也行有法可明徵也言
民皆趨上而不為上人不為而民或為之而民或有是
也而放之上而不為上人不為而民或為之而民或有是
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則民無不懲若上之所為若
先為惡而民亦為之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上行下效又可
禁乎夏書曰今虞書大念茲在茲念此所行之事欲施
于其身然釋茲在茲釋除也有所除治于此人必其在
後可行之釋茲在茲我此身無有罪過然後可除之也
名言茲在茲名此言此亦皆當令可允出茲在茲
誠信之心生于此身惟帝念功大禹言舜帝念此
則善亦誠在此身也惟帝念功大禹言舜帝念此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虞公
本意今姑從信由已壹誠信釋書之意以為在上而後
註疏解之信由已壹者要信實由已專一而後
功可念也然後有善功之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
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地故書其人書其人
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于申叔豫申叔時
子馮以其有識故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貴臣強而國
不可為也恐有遂以疾辭方暑時正闕地下冰
而牀焉上以受涼便冬服也重商衣裘餘食而寢
而牀焉上以受涼便冬服也重商衣裘餘食而寢
服減飲食所以示疾也楚子使醫視之其復曰復令
瘠則甚矣其復曰乃使子南為令尹用

之人皆告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言能
向不答王鮒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言能
老聞之宋宰之長曰樂王鮒言于君無不行言晉平公
聽信求赦吾子而赦叔向吾子不許言叔向不祁大
夫所不能也祁奚不能使而曰必由之必祁大夫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言其能何能行豈敢言祁
大夫外舉不棄解其舉內舉不失親謂其舉三年
其獨遺我乎豈肯棄我詩曰抑之篇有覺德行詩言有
德之人四國順之無不順之夫子覺者也言祁奚乃先
晉侯問叔向之罪于樂王鮒平公果問王鮒對曰不棄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虞公
其親叔向為子其有焉必與叔虎同謀也蓋王鮒恨叔
于是祁奚老矣祁奚請老聞之叔向乘駟而見宣子
欲其速至故乘傳車駟同曰詩曰烈文篇惠我無
疆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子孫保之故周之子孫書曰夏
亂征聖有謨勳謨有功勳明徵定保當明證其夫
謀而解過夫有謀謨而少過失惠訓不倦者而無厭倦
則惠我無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此國家社稷所猶將
十世宥之假使其十世子孫以勸能者有能如此者今
豈不免其身今叔向一以其弟有罪以棄社稷社稷之

臣也今殺之不亦惑乎此不可曉 餘極而禹興昔無臣
是棄社稷也此其甚也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既
此不以父罪及其子也 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太甲既
伊尹放太甲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卒無怨色太甲終無怨
尹復之太甲仍以伊尹為相伊尹之色此
不以小怨 管蔡為戮周公攝政管叔蔡
管蔡為戮周公攝政管叔蔡
兄蔡叔周公弟王謂有成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
為相也此言兄弟罪不相及也 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
稷今奈何以叔虎之罪戮子為善汝若力誰敢不勉
不相勉以多殺何為人必多殺人然後 宣子說悅
為善者多殺何為 宣子說悅
與之乘與 以言諸公而免之言諸平公而不見叔
向而歸叔向不見叔向徑歸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
左傳統箋卷之九 五
朝叔向不告于祁奚即往朝初叔向之母妒
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叔虎之母有美色 其子皆諫其母
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美虎之母余懼其生龍蛇以禍汝
敵族也汝乃敵國多大龍
以離間不亦難乎
見汝使往視寢
父也使往視寢
有舅力多舅力
于難樂盈過于周
周西鄙掠之周之西方邊邑

辭于行人樂盈致辭于天 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自
臣得罪于王之守臣范宣子為晉命卿 將逃罪罪重干
郊甸又再得罪于王之 無所伏無伏避 敢布其死敢
死罪昔陪臣書能輸力于王室
王施惠焉天子賜 其子厥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其子
保全在茲樂 大君若不樂書之力大君謂天子也言天
力臣猶有所逃 若樂書之力若樂
舊日而思歷之罪而思樂歷 臣戮餘也則我乃歷之子
將歸死于尉氏尉氏將伏罪于尉 不敢還矣不敢
左傳統箋卷之九 六
敢放布其四唯大君命焉
言我本尤晉逐樂氏 其又甚焉其遇有
而自掠之是放尤也 其又甚焉其遇有
氏者司徒寧會舊民之卒伍以此 歸所取焉其所掠取
樂使候出諸輟輟候出諸輟輟
會于商任晉平公會諸侯 銅樂氏也侯皆不得容
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晉大夫 皆樂氏之黨也樂
人出奔齊樂王 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二子乃樂
士也不可棄之 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二子乃樂
何獲焉豈肯為 王鉞日子為彼樂氏言汝若能如樂
乃

亦子之舅也則二子荷汝之恩齊莊公朝臣朝指殖綽

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在齊莊公朝君以為

雄言莊公自以誰敢不雄則人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

之役襄十八年齊晉先二子鳴殖綽郭最皆為我所執

鳴也先是州綽執二子莊公為舅爵設爵秩以殖綽郭

最欲與焉自以為州綽曰東閭之役在十臣左驂迫還

于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于此乎州綽以公曰子為

晉君也莊公謂汝之舅力對曰臣為隸新僕臣未得效

勇于然二子者郭最者譬于禽獸譬如禽獸臣食其肉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 襄公 七

而寢處其皮矣我曾射而縛之如殺禽獸取其

二十二年庚戌

臧武仲如晉公與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晉之守

過御叔御叔魯御邑大夫臧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

用聖人武仲多智時我將飲酒而已惟知飲酒雨行何

以聖為出行不先知時穆叔問之曰叔孫不可使也言

叔不在使而安得稱智穆叔問之曰叔孫不可使也言

賦言穆叔能用教

晉人徵朝于鄭晉平公召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

官也公孫僑子產也以其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當魯

入寡君于是即位鄭僑公以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

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子駟公子驍也言朝執

禮于寡君寡君懼致使我因是行也四此朝我二年六

月魯襄朝于楚晉不見禮晉于是有戲之役是年晉伐

戲楚人猶競與晉爭鄭而中禮于敝邑是年冬楚人伐

也敝邑欲從執事堅心從晉而懼為大尤又恐為曰晉

其謂我不共有禮申禮于鄭而鄭不恭以此見尤是

以不敢攜貳于楚言鄭所以受盟于楚者我四年三月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 襄公 八

魯襄之先大夫子蟠又從寡君以觀釁于楚子蟠公孫

而曰觀釁晉于是乎有蕭魚之役是年晉伐鄭謂我敝

邑晉君責邴在晉國與晉諸草木吾臭味也

草木同類則氣味皆而何敢差池而不敢差池不專一以從晉也

楚亦不競楚不能與晉爭我寡君悉其土質盡出其土

重之以宗器申重以宗廟禮樂之器謂鐘以受齊盟以

諸侯之遂帥羣臣隨于執事鄭君遂帥羣臣以會歲終

從晉歲終之會晉來貳于楚者子侯石孟石孟石鼻也

楚歸而討之鄭君既歸乃討其罪而逐之其實鄭使與

也漢梁之明年魯襄十六年晉平公即位會諸侯于夷儀侯于夷儀其明年則十七年也子蟠老矣

是時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公孫夏子西矣已告老致仕

與執燔焉于是鄭君執燔而嘗之而鄭君適以此府朝晉晉平公見于嘗耐耐重釀酒也時耐酒新熟平公為于

東夏是歲齊莊公即位而新四月又朝其年四月鄭以聽事期先澹淵會兩月不朝之間其間不無歲不聘一

歲而不往無役不從無一役而不以大國政令之無常

言晉國號國家罷病致使鄭國不虞荐至又不虞度晉

仍若而無日不惕鄭之君臣豈敢忘職豈敢忘職大國之職守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襄公九

大國若安定之晉國若能其朝夕在廷旦夕鄭君何辱

命焉又何勞使若不恤其患鄭之憂患而以爲口實有

實出之于口其無乃不堪任命如此則鄭國之命令而翦爲

仇讐謂不堪翦削則鄭從敝邑是懼鄭國以此爲懼其敢忘君

命委諸執事敢以如前所言委執事實重國之傳言于

所以免大國之討

鄭公孫黑肱有疾黑肱鄭大夫召室老宗人立段室老家

子石也而使黜官薄祭使其子段減其祭無多祭以

特羊股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牢三年足以供祀盡歸其

餘邑食邑足以供祭祀之曰賜其吾聞之生于亂世貴

而能貧位雖貴而民無求焉民之貪者無可以後亡此

必在他人後也敬共事君與二三子鄭君及其二三子

生在敬戒言人所以保全其生者不在富也伯張卒

黑肱君子曰善戒美其善詩曰抑篇慎爾侯度謹守

之法川戒不虞可虞度之事鄭子張其有焉

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南楚子南寵未益祿觀起未

有馬數十乘寵少故多馬益祿楚人患之患觀起

王將討焉楚康王將討于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襄公十

子南之子棄疾疾爲康王御車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王

三次見敢問誰之罪也問王其王曰令尹之不能王言

爲令尹爾所知也汝爲其子豈國將討焉討其罪爾

其居乎汝父死後能對曰父戮子居言戮其父君焉用

之焉用此洩命重刑若漏洩君命使我父臣亦不爲亦

不爲此也言王遂殺子南于朝殺令尹而觀觀起于四

竟車裂觀起以刑于三日棄疾請尸請父王許之許棄

既葬其徒曰行乎棄疾之黨曰吾與殺吾父殺

我父而先與我謀是行將焉入雖出奔曰然則臣王乎

我與于殺也與去聲

如此則曰棄父事讐言背棄其父而吾弗忍也遂繼而事王乎言背棄其父而而棄父自經復使遺子馮為令尹前年使子馮為令尹尹子馮許疾不肯為今復有龍于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八人不義致富一如使為之有龍于遺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八人不義致富一如起他日朝與日華與申叔豫言叔豫申叔時之子弗應而退申叔不答從之子馮追入于人中申叔入于又從之子馮又追遂歸申叔不答退朝見之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于朝三困我謂弗應也吾懼恐懼不不敢不見故來吾過我有子姑告我實告我何疾我也何惡我不答對曰吾不免是懼恐不免與何敢告子曰何故對左傳統箋卷之九士

曰昔觀起有寵于子南猶人入者有子南得罪今將觀起車裂八人者將何故不懼將至矣自御而歸子馮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我已死而申叔申叔肉之言知我者如夫子則可汝八人者為知我心有更生之惠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必如申叔之相正以相處不然若不能請止請自今後辭八人者於是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心不疑子馮

二十三年辛亥是歲杞孝公卒弟益如立是為文公

晉將嫁女于吳為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析歸父齊大夫夫子家也

送慶女于晉令與姑俱行也按禮諸侯嫁女于異姓之國則同姓之國媵之今晉嫁女于同姓而齊以異姓媵之皆非以藩載樂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不飲人其心腹牙之士納諸曲沃晉曲沃樂盈故邑樂盈夜見晉午而告之晉午曲沃之大夫必對曰不可晉午晉午天之所廢言樂氏之廢誰能興之誰能違天子必不免言必吾非愛死也愛惜一死知不集也蓋慶其事盈曰雖然因于而死若依汝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難我不為子無咎焉天者故可因也許諾許之伏之而筋曲沃人以酒飲其衆樂作作樂午言曰今也得樂左傳統箋卷之九裏公士

子何如午同來人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盈我故主而猶不死也雖死猶皆歎感歎有泣者有悲樂氏爵行又言前行飲酒晉午又及皆曰得主何貳之有言得盈不盈出乃出徧拜之之思已樂盈率曲沃之甲統車曲因魏獻子以登入絳獻子魏舒將晉國所都也初樂盈佐魏莊子于下軍莊子魏舒獻子私焉私相故因之故因行入絳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樂氏成八年莊襄謂趙韓趙方睦韓趙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樂氏十四年秦伐晉樂氏

逆有命曰余聞首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氏子在中知悼子少

于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與大夫與之七與官名下軍與帥七人與之

與樂也樂王鮒侍坐于范宣子有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

懼桓子曰桓子卽樂王鮒奉君以走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守衛者必無害

也不爲樂氏所害且樂氏多怨晉國之人多怨樂氏子爲政樂氏自外爲政

有權自
子在外
其在位
其利多
矣身為執政掌國利權
既有利
權又執
民

柄既者言國用和之權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

乎而可强取也固可以强劫而取之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子其無怠于用權可矣公有姻喪人有兄弟之

王師使宣子墨綬冒經墨其綬而以經冒其首胄自

鳥爲宣子畫策使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樂氏有內應故

奉公以如固官晉語范襄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官范鞅

逆魏舒用王鮪計欲強取之故往迎則成列既乘兵已成行列舒自登陣將之將

逆藥氏矣其意將帥師 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正藥氏之名爲

厥
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父士有二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

子奉命而來請驂乘持帶驂乘者必持帶備隋隊遂超乘便跣上獻子車

右撫劍左援帶也命驅之出聖車出行僕請問所執日之

公至公所也宣子逆諸階及至公所士甸迎獻子執其手賂之曲沃恐其

臣曰督戎有力之家臣名督臣國人懼之畏其勇斐豹謂宣子曰苟

焚丹書我殺督戎泯其罪跡宣子喜曰而殺之爾但往殺督戎

所不請于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誓而許之乃出豹而閉之閉之

督戎從之來敵踰隱而待之豹踰短堦督戎踰入踰

豹自後擊而殺之去一巨寇矣范氏之徒在臺後范氏之兵

樂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

言事危不執用劍以帥卒魚兵掛單欒氏退攝車從之
可不死戰欒氏退攝車從之

車追樂氏遇樂樂族曰樂名免之免汝死將訟

女于天言畢死翁樂射之射不中又注復屬矢于乘

槐本而覆其車轆槐根而或以戟鉤之或人用戟斷肘

而死斷藥之藥傷藥盈奔曲沃戰敗而奔

曲晉人圍之晉兵乘勝盡殺樂氏之族黨惟樂飭奔宋餘無得免者

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先驅前鋒軍也王孫揮爲帥穀榮御之召

揚爲右爲前鋒車右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驅次前鋒軍也莒恒爲師成秩御之

申鮮虞之傅摯爲右傅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戎御戎衛公之戎車也晏

父戎爲右肅廣上之登御邢公公之副車爲肅廣邢公爲帥上之登御之虞

蒲葵爲右啓牢成御襄罷師右翼曰啓襄罷師爲帥牢成御之很遽疏

為右肱商子車御侯朝右翼曰肱侯朝為桓跳為右大

殿南子游御夏之御寇後車為大殿夏之御崔如為右

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曰駟乘亦殿車也傳具自衛

將遂伐晉齊侯納樂盈于曲沃知晏平仲曰君恃勇力

晏嬰言莊公以伐盟主晉為盟主若不濟若伐晉國之

福也則君知恐懼而不德而有功勝晉而有功愛必

及君君必恃勝而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問

大國之敗齊因晉有而毀焉伐之必受其咎幸人之災

殃君其圖之勸莊公自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須無武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襄公十五

子崔日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于君君

弗聽也以為盟主諸侯尊晉以而利其難今我利其患

羣臣若急事勢既急君子何有欲試莊公以說于晉子

其止之汝姑止君文子退告其人曰左右崔子

將死乎言崔杼謂君甚其惡已甚而又過之行欲試

惡又過于不得其死以善終過君以義其君之過猶自

抑也尚當自抑不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

朝歌朝歌今為二隊分兵為入孟門登大行晉河

山張武軍于焚庭焚庭張設旗鼓以戊邴邴邑取而

守之封少水封晉尸于少水以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

趙勝帥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楚勝趙旂子東陽晉之

之地晏楚齊大夫

季武子無適子魯季孫宿公彌長公而愛悼子悼

紇也二子皆庶出公彌欲立之欲立悼訪于申豐季氏

夫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難言立少申

豐趙退盡室將行不飲與聞故他日又訪焉武子又對

曰其然言必欲將具敝車而行意告之乃止紇訪

于臧紇終欲立紇又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酒以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襄公十六

為禮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大夫季氏屬大夫既獻

酒初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絮之于堂上北面設重席

以示召悼子降逆之臧孫下大夫皆起致敬及旅而召

公鉏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廢子之禮季孫失色恐

鉏不以公鉏為馬正公鉏弗得立故愠而不出被廢而

視閔子馬見之子馬問馬父曰子無然勸公鉏禍福無

門禍福初無也往見公鉏曰子無然勸公鉏禍福無

不患無所不患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廢置在父若能

孝敬汝若能孝以事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日

故立之穆姜以嫡昆弟之子臧賈臧為出在鑄賈為皆

兄向出在臧武仲自邪使告臧賈使人告且致大蔡焉

母家鑄國臧武仲自邪使告臧賈其長兄且致大蔡焉

大蔡蔡地所出之曰紇不佞自稱失守宗祧宗謂親廟

大龜也以致于賈曰紇不佞自稱失守宗祧宗謂親廟

失守謂出奔敢告不弔敢告于兄言已紇之罪不及不

祀言我非有大罪不子以大蔡納請使臧賈納大蔡于

其可許之賈曰是家之禍也言是我臧非子之過也賈

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臧賈使弟臧為納遂自

為也臧為得龜不為臧孫如防防臧氏邑臧武使來告

曰告紇非能害也言非能作知不足也使甲從已但非

左傳範箋卷之九九

敢私請非敢私有所請苟守先祀苟得立後守奉無廢

二勲大功曰勲無廢文仲敢不辟邑敢不避防邑而去

以魯故孔子乃立臧為臧為臧氏後臧紇致防而奔

齊既立後紇遂以邑其人曰防防氏後臧紇致防而奔

大夫以臧孫曰無辭言廢長立少季孫所忌必將盟臧

氏將與武仲之罪惡盟季孫召外史掌惡臣惡臣謂奔

之而問盟首焉盟首也對曰外史盟東門氏也在宣

年曰載書母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不從文公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公子惡襄盟叔孫氏也在成公曰載書毋

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欲廢國蕩覆公室謂諸成

孟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不及孟叔曰孟叔孟

孫千服蓋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季

惠伯也蓋以其犯門斬關言何不以其犯鹿門之禁季

孫用之季孫用乃盟臧氏乃陳臧紇之曰載書無或如

臧孫紇干國之紀犯也犯門斬關而斬其關臧孫問

之問載書曰國有人焉故知有誰居誰居猶言誰其孟

叔乎

齊侯還自晉齊莊公自遂襲宮輕兵掩莒門于且于攻

邑且于傷股而退被傷明日將復戰齊侯欲復期于壽

左傳範箋卷之九九

舒約戰于莒杞殖華還載甲二子齊大夫先夜入莒郊

二子宿于明日先遇莒子于蒲侯氏蒲侯氏近莒子重

路之莒黎北公使無死使二子無死曰請有盟欲以盟

無死華周對曰貪貨貪莒子棄命棄齊君亦君

所惡也有臣如此亦昏而受命昨曉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日未中而棄何以事君何以盡事莒子親鼓之莒

怒乃親從而伐之從而伐之從而伐之獲杞梁即杞莒人行成

官勝大國蓋齊侯歸齊莊公遇杞梁之妻於郊杞梁

妻行遇喪使弔之辭梁妻辭曰殖之有罪言杞殖若何

辱命焉何必辱君若免于罪若犯而死猶有先人之敝

庭在猶有祀氏先下妻不得與郊弔下猶廣也婦人無

不得受君齊侯弔諸其室齊莊公乃弔無外事故言喪妻

齊侯將為滅乾田齊莊公欲以田滅孫聞之武仲聞將

見乃在見于齊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其對曰多

則多矣戰功日多上多字戰功也下多字多抑君似鼠

所為有夫鼠晝伏夜動晝則藏伏夜則出動不穴于寢廟寢廟不

即以為安必須畏人故也所以其畏人今君聞晉之亂

穿壁而後作焉而後起兵伐晉寧將事之晉寧又將事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九齊公

非鼠何如非鼠之所為而何武仲知齊侯將敗乃弗

與田莊公果怒乃不仲尼曰孔子後聞其知之難也用

之有滅武仲之知能避齊禍而不容于魯國而不能見

抑有由也作不顧而施不怒也齊侯之謂順推已之謂

施之人是施不怒也夏書曰今虞書念茲在茲念此身

言行事當常順事恕施也釋書之意以為作事必順而施事必恕也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五

二十四年壬子 杞

穆叔如晉晉使叔孫豹如范宣子逆之士有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

昔句之祖士有自誇其自虞以上為陶唐氏虞以上謂

陶唐氏堯之號也在夏為御龍氏御龍氏劉累也能

言其先世出于堯在夏為御龍氏御龍氏劉累也能

商為豕韋氏豕韋商之新國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

唐遷其國于杜豕韋劉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齊公

氏又為其是之謂乎言已世世為與家可穆叔曰以豹

所聞此之謂世祿如宜子所言只非不朽也魯有先大

夫曰滅文仲滅孫既沒其言立傳于後世其是之謂

乎是文仲雖死豹聞之大上有立德上聖之人其其次

有立功次于上聖為大賢其次有立言次于大賢者其

雖久不廢此三等入其德其功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若但保其始祖之氏以守宗祧廟廟門也以祀

祀其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范宣子為政晉士有將中諸侯之幣重諸侯朝貢于晉

子產寓書以告宣子鄭子產作書與宣子曰子為晉國為晉國執政

四鄰諸侯不問令德鄰國不問而聞重幣諸侯之幣僑

也賦之僭問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若欲諸國之財而則諸侯貳

則諸侯有若吾子賴之若欲自利賴其則晉國貳人

離心于晉則晉國貳人則晉國貳人

離心于晉則晉國貳人則晉國貳人

離心于晉則晉國貳人則晉國貳人

離心于晉則晉國貳人則晉國貳人

離心于晉則晉國貳人則晉國貳人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樂只君子德可樂邦家之基則能立國之有令德也夫

乃輕幣從千產

楚子伐鄭以救齊晉會諸侯于口儀將門于東門鄭東

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儀還晉侯使張幣輔陳致楚

師二千晉大求御于鄭欲使鄭人為御鄭人卜宛射犬

吉宛射犬子大叔戒之曰游吉大國之人不可與

也不可與等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

小國大國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栢部婁樹小阜也松栢

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幣輔既食而後食之

乃食言假于禮也使御廣車而行兵車已皆乘乘車

左傳統箋卷之十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二子先乘安車待將

晉侯嬖程鄭寵之使佐下軍代樂鄭行人公孫揮如晉
聘揮于羽也為鄭行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
之子羽不能對不曉所問歸子羽以語然明然明
道所問然明曰是將死矣言程不然將亡不死則貴而知
告能知畏懼而思降畏懼而能乃得其階如此乃
道下人而已不遇謙抑以又何問焉此理易知且夫既
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夫人既登貴位而求降下不在
程鄭程鄭以嬖幸升卿位其有亡葬乎此必身有罪禍
始程鄭夫豈明智之人哉其有亡葬乎程鄭夫豈明智之人哉
階也不然其有戚疾必有迷將死而憂也憂死期之
左傳統纂卷之二十四
年程鄭
果卒
二十五年癸丑是歲吳子諸樊伐
齊棠公之妻棠公齊棠東郭偃之姊也姊女東郭偃臣
崔武子為崔杼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崔杼往弔見
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使偃取之偃使偃為偃曰男女辨
姓偃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臣出自桓桓公小白東
姜姓故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變史皆曰吉卜
不可示陳文子無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
之意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物者變而且其錄曰困于石
風隕妻不可娶也風能隕物者變而且其錄曰困于石

據于茨藜入其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爻辭六三處三
五之剛困于石之象也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茨藜之
象也六三上六非陰陽使故則又不見其妻之象也
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水為險水之據于茨藜所恃傷
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生物入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既
歸也原且危死其將至妻其可得見耶今卜晉而遇此
卦六三失其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喪其妻失其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此凶兆于我不害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往也
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不為崔猶自崔子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晉
左傳統纂卷之二十五
之難而曰晉必將報乘難而伐之晉欲弑公以說于晉
將因晉之報伐而不獲問晉之問公鞭寺人賈舉而又
試公以悅晉而不獲問晉之問公鞭寺人賈舉而又
近之乃為崔子間公舉慈公鞭已乃為夏五月莒為且
于之役且于役在故莒子朝于齊服罪甲戌饗諸北郭
于崔子稱疾不視事欲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
氏姜入于室退入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
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閉衆于外不得甲與
崔子伏甲以待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莊公至是皆起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
于廟弗許廟自發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不能

命近于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干掇有渎者不知
二命干掇行夜之名自稱陪臣行夜而得渎人故公踰
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被創遂弑之賈舉州綽那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倭堙皆死此賈舉非侍人賈舉也八
所嬖者與公俱死于崔氏之官祝佗父祭于高唐佗父亦莊公之嬖也
復命祭畢而不說弁而死于崔氏弁得祭服申廟侍漁
者監取魚退謂其宰曰申廟之爾以帑免帑謂宰我將
死言爾宰妻子以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言若我
反子死君與之皆死崔氏殺慶茂于平陰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六
大夫門外嬖稱言莊公所養非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
國士故死其難者皆嬖寵之人晏子左右問曰曰獨
故晏子立于其門外其人曰死乎晏子左右問曰曰獨
吾君也乎哉言君是衆吾死也我何為獨曰行乎又問
將出曰吾罪也乎哉言君死非吾行也我何為而曰歸
乎又問然則曰君死安歸言君死非君民者豈以陵
民豈徒居民之上社稷是主社稷以主臣君者豈為其口
實實為君之臣者豈社稷是養社稷以奉故君為社稷死則
死之臣亦為為社稷亡則亡之臣亦從若為已死而為
已亡君為已死非其私驅苟非平日誰敢任之誰敢當

且人有君而弑之衆人有君而吾焉得死之吾何為而
而焉得亡之又何為而將庸何歸君死矣安門啓而入
崔子啓門枕尸股而哭晏子以君尸枕既哭三踊而
出踊者人謂崔子必殺之殺晏子以崔子曰民之望
也言晏子之賢舍之得民豈之不殺虛蒲癸奔晉王何
奔莒二十八年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叔孫還奔齊公子納
如成十六叔孫還納其女于靈公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宣伯
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景公靈公之子莊公之
之慶封為左相慶封崔杼之黨盟國人于大宮崔慶恐國人計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七
公之曰謂盟所不與崔慶者國人有不為晏子仰天歎
曰謂盟書未終晏子仰晏子仰天歎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
與意謂崔慶不忠于君有如上帝指上帝乃歆乃歆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之史官直書崔子殺之太
史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太史之二弟相繼又書
其弟又乃舍之不殺故也南史氏聞太史盡死齊之南
太史兄弟執簡以往執簡策以聞既書矣則聞其少乃
還南史氏聞問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
出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推嬰妻曰君昏不能匡危

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慝匿藏也。匿親也。謂娶之妻三者為臣之道皆不能盡而逃其誰納之。以此出奔行及奔中將舍。奔中將舍。將

宿嬰曰崔慶其追我知二人逃。解庚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在佚路止容一人與遂舍而即令枕轡而駘。恐失

食馬而食後自食。既出奔中道廣可遂來奔。崔氏側

慶之聚不可當也既出奔中道廣可遂來奔。崔氏側

公于北郭側。崔氏側。丁亥墓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四

三日便墓不待四。喪車之飾諸侯不踞。踞止行人

諸侯五月之期四。喪車之飾諸侯不踞。踞止行人

下車七乘不以甲兵下。車運墓之車。齊舊儀上公禮九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

晉侯濟自泮泮水。會于口儀。會諸侯謀伐齊。口儀本邢

衛侯失國伐齊以報朝歌之役。朝歌在齊。齊人以莊公

說以試莊使陽鉏請成之。曾孫慶封如師。慶封封男。女

以班班。齊之男女各。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

樂器鐘自六正三。五吏。十三帥。武職皆軍。三軍

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每軍各有大夫百官正長及

處守者皆有賂前所則皆在軍中之。晉侯許其使叔

向告于諸侯在會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晉公使孟

君舍有罪以靖小國許其成是。舍有罪之齊國。君之

惠也寡君聞命矣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在二十。當陳隨者井。型木刊。鄭地

塞之有木則伐之鄭人怨之。怨其行。六月鄭子展子

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乘夜穿。遂入之。陳侯扶

其大子偃師奔墓欲逃。聚。遇司馬桓子曰。載余。府陳

步故遇司馬之車日將巡城。不飲。其君。遇賈獲。陳大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乃下。母妻而。以車授之。也

公曰舍而母謂賈獲置。故。辭曰不祥。雖危急男女不祥

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亦免。于難。子展命師無入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

公宮與子產親御詣門欲服之而已。故。陳侯使司馬

桓子賂以宗器以賂。陳侯免。國。被。故。服。山。服。擁。社。主。示

也使其眾男女別而繫以待于朝男女各。自。為。羣。子

展執禁而見禁。馬。經。也。執。之。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奉觴示陳侯侯修。臣。僕。之。禮。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不夫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視

視社視。社。史。之。官。司。馬。致。節。也。兵。符。司。空。致。地。乃。還。陳。正

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子產。獻。捷。于。晉。之。功。戎。服。將。事

安定之乃班師歸子產。獻。捷。于。晉。之。功。戎。服。將。事

云軍旅之晉人問陳之罪問。陳。何。以。對。曰。昔。虞。關。父。為

周陶正陶。冶。之。官。陶。音。通。以。服。事。我。先。王。先。王。謂。我

先王賴其利器用也關父所與其神明之後也又出以關
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胡公關父之子名滿武而封
諸陳封胡公以備三恪又封後總曰三恪言敬先聖
之後則我周之自出言陳之子孫至于今是賴有賴周
也桓公之亂魯桓五年陳桓蔡人欲立其出陳厲公蔡
人欲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殺太子
立之蔡人殺之魯桓公六年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我
又與蔡人立厲至于莊宣宜公皆我之自立皆鄭夏
氏之亂魯宣十一年又成公攝蕩成公奔晉又我之自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
入自晉因鄭君所知也晉之本末今陳忘周之大德大
謂胡公之後皆蔑我大惠皆鄭之所自立棄我姻親
姻親謂陳鄭介恃楚衆介因也言其依以馮陵我敝邑
鄭如之好不可億逞其欲逞志于鄭我是以有往年之
害于鄭告晉諸侯未獲成命未得成則有我東門之役
去年陳從楚當陳隨者當陳兵所并壘木刊有井則塞
伐鄭東門敝邑大懼不競恐因勢而耻大姬太姬周女嫁胡公
之敝邑大懼不競恐因勢而耻大姬太姬周女嫁胡公
恐上辱太天誘其衷所賴上天誘啓敝邑心同導其心
陳知其罪授首于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其用敢獻功

所以來獻晉人曰何故侵小晉人又謂何對曰先王之
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各致其法以誅之言且昔天子
之地一圻周制天子之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
降也謂大國七十今大國多數圻矣于天子之地矣若
里小國五十里無侵小國而非侵小何以至焉其國何以若是之大
人曰何故戎服晉人又問子產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桓卿士城濮之役魯公二十八年文公布命布命今日
各修舊職舊職之事命我文公戎服輔王命我鄭文公
王以授楚捷楚之功不敢廢王命故也今日所以戎服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
城濮之士莊伯不能詰莊伯士弱也與羣卿同蓋于產
命也復于趙文子文子趙朔之子趙武也代士文子曰其辭
願言子產之言犯順不祥人願理而已犯乃受之受其
之仲尼曰孔子志有之言以足志志之所向必文以
足言言文以成之不言誰知其志雖有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雖行其言晉為伯伯為諸侯鄭入陳鄭與兵
非文辭不為功使非于產言而有文慎辭哉言人皆當
楚為掩為司馬為子馮子木使庀賦治其數甲兵數之
甲午為掩書土田書土地度山林量山林之材鳩數澤

爲聚也乘成數澤使民不得
 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爲冢墓
 焚瘞壞之以爲田獵之處
 表淳鹵淳鹵瘠薄之地表而異之輕其賦稅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規偃
 豬偃豬下濕之地規町原防廣平日原防隄也隄防間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爲小
 町牧隰臯隰臯水涯不濕爲甸牧之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則以爲井田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量入修賦量土之所入而治聖其賦稅賦車周制六十四井
 夫九夫爲井爲甸出長穀一束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籍馬疏
 人步卒七十二人楚制雖無可攷亦可類推
 其毛色歲齒賦車兵車兵徒卒步兵甲楯之數使器仗既有常數
 以備車用
 成以授子木禮也

成以授子木禮也

晉程鄭卒去年問子羽以降階者子產始知然明然明料其必死其言果驗子產

左傳訛箋

卷之十

十一

問爲政焉問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恐不仁者爲民之害子產喜言然明之言以語子大

叔子太叔游吉也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然明名蔑今吾見其

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治田日

所以戒民之利除民之害思其始而成其終始又思

其終乃見人朝夕而行之夕盡力而行之行無趨思事不虛

如農之有畔有畔岸焉其過鮮矣差然亦少矣

衛驪公使與甯言口儀之邑使人與悼子言求復其
國驪卒之二十年甯惠子臨死囑悼子大又父子聞

納獻公悼子許諾故今許之

各風小弁之詩言今我不
能自容悅何暇念其後乎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言悼
子必

身受禍不得善其後也 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終可成 思其復也思其

可復行如此
書曰
周書秦仲之命其
辭與今文小異
慎始而敬終
謹其創始

敬其終以不困故其終無困窮之患詩曰詩大雅夙夜匪懈爲人臣者

自早至夜以事一人以盡事君之道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今

其何以免乎安能免禍奕者舉棋不定言

不勝其耦其對敵者而況置君而不定乎

君可輕易乎 必不免矣 免禍 九世之卿族 武公代為衛

舉而滅之言悼子必因此可哀也哉明年

喜納獻公後年

二十六年 甲寅 齊景公
吳子餘祭元年

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秦景公使其弟鍼講和于晉叔向命召行人

子員叔向羊舌肸也召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
子員欲使答蔡命
御進也

受君三云如是三
命也言之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言已同

何以黜朱于朝當御天而不使是黜朱也撫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二國講和幸而成事二國晉國賴之二國

息兵則晉不集若不幸其三軍暴骨二國交兵則三子

100

員道二國之言無私言子員如此子常易之汝傳二國之言常敗
易姦以事君者是以素邪事其君也吾所能御也言我
此等拂衣從之向朱撫劍將圖故叔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平治吾臣之所爭者大吾臣之爭為國師曠曰
樂官公室懼卑言晉之公室恐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心
忠而懼不務德而爭善不務為德而爭私欲已侈則心
之私欲已能無卑乎爭權則公室卑矣以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子鮮獻公之母弟名傅辭不敬
刻強命之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無信恐
左傳載箋卷之二十襄公十四
之使多所廢暴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雖君不信以吾
已亦不免禍也敬如曰雖然以吾故也雖君不信以吾
許詣因母言乃初獻公使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
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故必使之在其故公
使子鮮因甯喜子鮮不獲命于敬如受母命出以公命
與甯喜言以獻公之命曰苟反我不得政由甯氏國之政
甯祭則寡人祭祀而已甯喜告遽伯玉君之事伯玉曰
愛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言不得聞獻公因何而入遂
行出從近關出按十四年孫氏奔遂獻公伯玉從近告
右宰穀以其事告衛之右宰穀曰不可言不可獲罪于

兩君先是甯惠子逐獻公今悼子天下誰畜之天下誰
悼子曰吾受命于先人言惠子臨終時不可以二許諸
不可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請使于獻公遂見公于口
儀時獻公入反已見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
魯襄十四年獻公而無憂色亦無寬言亦無寬猶夫人
也為人如故若不巳止其謀死無日矣則被戮將悼子
日子鮮在言有子鮮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三
于我何為言子鮮若欲踐言言不可廢多悼子曰雖然
弗可以已意必欲孫文子在戚林父在孫嘉聘于齊孫
左傳載箋卷之二十襄公十五
襄居守嘉襄林父之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
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甯子出舍于郊不勝
伯國死因傷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因襄死故甯子復
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即衛侯則無及大子角書曰
甯喜弑其君則言罪之在甯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按
以歸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
君之義則進合義否則奉身而退不合義專祿以周旋
戮也若不合其祿則奉身而退是為罪矣林父事則甲午
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國人納之大夫迎于竟者

衛之大夫出境 執其手而與之言 獻公親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
而迎獻公者 公但坐車 逆于門者 大夫迎領之而
大夫迎 言道者 自車揖之 公但坐車 逆于門者 大夫迎領之而
已 言獻公驕心易生 公至 獻公 使讓大叔文子 使人責
曰寡人淹恤在外 言我久 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
國之言 衛之諸臣能通惠 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也
儀有置君不如奕棋 言于外使我知之 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 昔人嘗
當怨者 寡人怨矣 怨者故怨也 對曰臣知罪矣臣不
我實 不能負羈縻以從杆牧圉 牧養馬日困言不能
從君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謂獻公出 有居者 謂公系到
左傳統纂 卷之二十 襄公 七十
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我內不能懷一心而通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 敢不乃行 從近關
出 衛有近關其路 公使止之 使人留之
鄭伯賞入陳之功 入陳在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 子展為
示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 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 先八
邑 以路及命服為邑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二十
四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 自上而至于
井 以兩為數 臣之位在下 上卿子展大卿子西十一年長
此定制也 臣見經十九年乃立子產為卿
故位 且子展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

乃受三邑 位次當受二邑因 公孫揮曰 羽也 子產其
將知政矣 政如國 讓不失禮 遜讓而不失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鄭 二國伐 至于城麇 鄭 皇頡戍
之 皇頡鄭大夫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 穿封戌
也 董成獲皇 公子闢與之爭之 公子闢共王之子即靈
正于伯州犁 伯州犁晉伯宗之子出奔在 伯州犁曰
請問于囚 言當問于皇 乃立囚 而問之 伯州犁曰所爭
君子也 言二人爭獲汝 其何不知 汝豈不 上其手 州犁
手以指 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 此乃楚君
左傳統纂 卷之二十 襄公 七十
貴盛之 下其手 又下其手以 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
弟也 乃楚國方城外山之縣尹也 州犁必上下其
之縣尹也 手而抑揚其辭者 蓋州犁畏王子飲皇頡曲
言王 誰獲子 問皇頡言此囚 皇頡已曉 頡遇王子
獲也 曲言我戰 弱焉 戰敗而王 成怒 穿封戌爭 抽戈逐王子
而遇王子 弱焉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圍 殺之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
成城麇 與皇頡同成城麇之地 楚人囚之 董父亦為
獻于秦 楚人以皇頡歸 鄭人取貨于印氏以請之 鄭人
氏之族出貨 子產曰不獲 必不許 受楚之功 秦受楚之
財以順董父 子產曰不獲 必不許 受楚之功 秦受楚之
而取貨于鄭 貨小利也 不可謂國 秦大名而國小 秦

不其然泰必不若曰拜君之勤若言拜謝泰鄭國微君

之惠微無也言鄭君若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則楚

未退其可共辭如此弗從鄭人不能遂行以貨賈重泰

兵也秦人果更幣從子產乃別更幣而從子而後獲

之然後得董父也傳言子產每事敏于人

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威之封疆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威城西北

懿城因姓以名城于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晉人執

齊喜北宮遺使如齊以先歸遺北宮括之子衛侯如晉

左傳紀事卷之二十晉人執而囚之于士弱氏晉主飲秋七月齊侯鄭伯為

衛侯故如晉飲共晉侯兼享之兼享齊晉侯賦嘉樂大

篇名取其嘉樂君子顯顯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小

篇名言思澤及遠若露之子展相鄭伯賦緇衣鄭風

在蕭以喻晉君澤及諸侯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

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鄭天

二詩所趣不同故國子使晏平仲私與叔向曰私與叔

晉君宜其明德于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晉為林父叔

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

告二君以殺晉成三百國子賦鸞之采矣楚詩見周

諸侯若柔子展賦將仲子今鄭風義取象言可畏言

之御剛馬晉侯乃許歸衛侯因二詩之風叔向曰鄭七

穆罕氏其後亡者也鄭七穆謂子展公孫舍之罕氏也

國氏也伯有良霄伯氏也于西公孫夏卿氏也子產公孫

孫氏也伯石印段印氏也穆公十一子公子嘉子

然士子孔已亡于羽子展儉而一心專一子展子罕之

子故云罕初宋芮司徒生女子來大夫赤而毛素諸堤下長其狀

左傳紀事卷之二十共姬之妻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其母名之曰秦

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秦

也而視之尤因其美而姬納諸御嬖母因其視也使

佐平公生子名惡而婉貌惡而太子痤美而狠平公太

心美而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也長寺人惠墻

伊戾為大子內師伊戾寺人名惠墻其氏而無寵龍于

太楚客過宋楚之使者聘大子知之舊與楚請野享之

請楚客于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諸從太公曰夫

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言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

不敢遠君子雖惡之而好之不敢近君子雖愛之而敬

以待命子之命也敢有貳心乎不敢以好惡縱有其

其外今太子之出也莫共其內若我不行恐無臣

請往也遣之至幸楚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亂既與楚客盟矣于野外謀作亂公曰為我子又何求

宋國固彼之有也又對曰欲速言太子欲公使視之

使人往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

皆曰固聞之欲反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左傳紀事卷之二十襄公

佐心宛可使召而使請乃召佐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

死矣不見佐來傳命左師問之合左師問太而與之

語而太子死也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平公後

太子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

者步馬也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

君夫人余胡弗知向戌謬言誰為君夫人我何不知其

之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也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

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

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晉父椒伍舉娶于王子牟王

子牟為申公出得罪而出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疑舉送伍舉奔鄭出將遂奔晉恐鄭不足恃

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

也布荆席地而坐相聲子曰子行也汝且吾必復子

取汝以歸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好以再諸侯之兵

通使于晉蔡本楚黨晉楚將和還如楚聲子自晉令尹

左傳紀事卷之二十一襄公

子木問晉故焉子木問建也代適子焉為令且曰晉大

夫與楚執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惟晉之大

皆卿才也其才皆如杞梓皮革皆如杞梓之木自楚往

也晉產于楚雖楚有材雖楚材晉實用之皆出奔于晉

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言晉豈獨無宗族姻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聲善為國者賞不僭而

刑不濫賞不僭及于無德賞僭則懼及滯人及于滯人

之刑濫則懼及善人刑濫則惡及若不幸而過刑濫

借無濫寧可實僭與其失善與其刑濫而寧其利滯

賞爵而及無善人則國從之所以然者恐失善詩曰詩于諸人雅人之云云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釋詩之意故夏書曰今虞書大與其殺不辜與其刑無罪之人寧失不經寧可不常之罪謂實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詩商頌不僭不有罪而幸免也詩言成湯賞不不敢怠皇不敢怠情命于下國故為下國以爲天子封建厥福而封建建立其此湯所以獲天福也由湯不僭不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民不倦恤民之心賞以春夏順天時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故其將行賞也加膳則飫賜則酒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三

食賜下無此以知其勸賞也以此可見古將刑爲之不舉其將用刑也爲不舉則微樂減膳則不用此以知其畏刑也以此可見古夙興夜寐未明而起朝夕臨政臨政夕此以知其恤民也以此可見古三者禮之大節也勸賞畏刑恤民三者非是有禮無敗爲國以禮今楚多淫刑今楚國多其大夫逃死于四方故楚之大夫奔死而爲之謀主謀事之主以害楚國其所謀者皆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謂不能也此吾所謂楚人子儀之亂文公十四年楚莊王立析公奔晉析公子儀之黨也楚子儀及公子變作亂殺子儀析公體而奔

晉人真諸戎車之殷晉人置析公于以爲謀主使之繞角之役成公六年晉樂書救晉將遁矣晉兵將析公曰楚師輕窳析公言楚易震蕩也易以震蕩若多鼓鈞聲若多擊戰鼓以夜軍之乘夜而楚師必遁楚兵震蕩晉人從之從析公楚師宵潰楚兵果夜晉遂侵蔡楚兵晉兵襲沈又侵沈獲其君獲沈敗申息之師于桑隧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獲申而還成公八年晉樂息之師救蔡蔡蔡諸柔楚失華夏楚失華夏楚失鄭國于是不能政南而自是鄭畏晉強不楚失華夏楚失鄭國國諸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諸雍子雍子雍子及其父左傳統箋卷之二十 襄公三

不知何人君與夫人不善是也楚君與夫人當其父兄雍子奔晉亦不知晉人與之郤郤晉邑名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成公十八年楚納宋五人魚石等晉楚遇于靡角之谷靡角宋地名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雍子發命曰歸老幼言軍中有老反孤疾孤疾者反之二人役二人役有二人歸止留一人簡兵簡兵蒐乘車乘去聲秣馬辱食早食師陳焚次兵皆列陣而焚其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晉人當歸者遣使行楚兵宵潰楚兵而歸諸宋以彭城以魚

石歸晉以魚石等五大楚失東楚東小國及陳見楚

子辛死之襄公五年楚人以陳叛故則雍子之爲也子

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申公巫臣也子反而雍害其事

子反亦雍害巫臣子靈奔晉事見成公二年晉人與之

邢晉邑名以爲謀主扞禦北翟北翟晉扞通吳于

晉成公七年巫臣請使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

國之中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使爲行人

于是伐巢巢屬楚取駕駕楚克棘棘亦入州來

楚罷于奔命子重子反一至今爲患吳至今則子靈之

左傳統箋卷之十 襄公

爲也若敖之亂宜公四年越椒以伯賁之子賁皇奔晉

伯賁伯越椒也晉人與之苗苗晉以爲謀主鄢陵之役

成公十六年晉楚晨歷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許見成公若塞井口龜

塞其井口其龜成陣以當之以當楚之謂簡易兵

以誘之樂書范燮中軍之將佐也易行謂簡易兵中行

二郤必克二穆郤中行行便上軍之將佐也至新軍佐

將左軍子吾乃四萃于其王族中軍王族必大敗之

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口師王口謂呂錡射中共王

滅也子反死之鄭叛吳興鄭人自此日強楚失諸侯

諸侯從晉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風建言

是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言又有甚于析公雍椒舉

娶于申公子牟椒舉伍舉也子牟得戾而亡獲罪君大

夫謂椒舉楚之君臣女實遺之謂汝使子懼而奔鄭

畏而引領南望今則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

以爲意今在晉矣鄭而適晉晉人將與之縣將以縣

比叔向叔向也彼若謀害楚國伍舉豈不爲患又甚

子木懼恐伍舉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增伍

左傳統箋卷之十 襄公

齊人城郊之歲在二十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

夫廩丘東襲衛羊角取之羊角城遂襲我高魚高魚城

地也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介于其庫庫而介

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此城又取邑于宋于是范宣子

卒范諸侯勿能治也不能治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

之文子言于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盟主之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烏餘所侵之

見討而食之晉反食是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地歸諸

侯公曰諾孰可使也使人對曰胥帶梁能無用師胥帶梁
大夫言其有權謀可不煩師旅而定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 襄公 三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一

襄公六

二十七年 乙卯

胥帶梁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者謂齊魯宋也周
密也必密來勿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
使烏餘知受地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眾出封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
致邑封而遂執之盡獲之獲烏餘之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退烏餘傳言趙文子賈故平公所侵邑諸侯是以睦于晉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一 襄公 一
平封字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服不稱其德必有
患美車何為猶之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
知也鄭風篇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賦
衛甯喜專公患之專擅國政事不由公故獻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
免餘衛公曰微甯子不及此無甯喜不吾與之言矣言
大夫由甯事未可知祗成惡名恐謀之未必克止也殺之之
氏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言我自當之乃與公孫無地公
孫臣謀二公孫皆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公曰臣也
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父為孫氏所殺今臣又為公死夏免餘復

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穀尸諸朝陳二大之石惡將會

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飲以亡飲

善而後自懼不免懼久留不且曰受命矣乃行既受盟

已出亡懼不免子鮮曰子鮮公之逐我者出

言孫林父逐君宜納我者死乃被殺戮而死賞罰無章

何以沮勸何以止人為善君失其信而殺害喜而國

無刑無刑謂不能不亦難乎治國且鮑實使之且又是

君納遂出奔晉公而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

之又使人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還衛託于木門

左傳統箋卷之三三

于晉木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仕于

仕而廢事罪也若事而不事其事從之昭吾所以出也

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總

服總總服細而希非五服之常于鮮之卒公痛之故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

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非卿而受臣弗敢

聞勿敢且弭于惟多邑故死之速及也則危身

而召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為少師公使初使為少

師既又使

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其心專一不

乃使文子為之文子大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向戌宋左師與又善於令尹子木

又與楚令尹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侯之兵以為已名

如晉告趙孟此意告趙武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

曰起兵民之殘也言用兵財用之蠹又損財邦小國之

大苗也小國被兵將或弭之今向戌雖曰不可事未必

行必將許之從其言弗許不能楚將許之以召諸侯

召諸侯而為會則我失為盟主矣是楚代晉晉人許之

左傳統箋卷之三三

遂從向如楚楚告屈建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因攜吾民矣我勿許是欲攜兵民將焉用之齊人

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向戌使

就宋地為會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

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尼使舉是

禮也以為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故逆趙武趙

仲尼因舉是會之禮而施用之以為後人戊申叔孫豹

之法以此享多文辭其文辭為可法也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盈從趙武

至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丙辰邾悼公至小國其君自來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于晉時令尹子木止陳造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

辰滕成公至于木謂何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之

從晉楚者庚午向戌復于趙孟趙孟曰晉遼齊秦匹也不能強

皆大晉之不能于齊猶楚之不能于秦也不能強楚君

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于齊朝楚王

申左師復言于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告王王曰釋齊

左傳統纂卷之二十一襄公四

秦他國請相見也舍齊秦不相朝其七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是夜也趙孟及子哲盟以齊言子哲公子黑肱字

不伐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二國大

木俱曹許之大夫皆至以濟為軍以濟離為軍不築壘

也晉楚各處其偏晉處蒲之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晉大夫曰

楚氛甚惡氛氣也望氣懼難必楚人趙孟曰吾左旋入

於宋言有急則左若我何楚必無辛巳將盟於宋西門

之外諸侯入宋東門楚人衷甲楚人著甲在衣中伯州犂曰州犂

宗子三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乃行詐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諸侯皆以誠是以來服所以相不信

行詐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國請子木曰晉

楚無信久矣言二國詐事利而已但求事苟得志焉苟擊

志焉得用有信何必大宰退伯州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

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但求快志志將逞乎豈有棄信

志志以發言在心為志發言以出信與人為信必信以

立志於人有信乃參以定之志信言三者皆信信亡

不何以及三何以及三年平趙孟患楚衷甲恐楚以告

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假使早賤之猶不

左傳統纂卷之二十一襄公五

可猶止不單斃其死單盡也斃賤也言不若合諸侯之

卿若今諸國之以為不信行其詐必不捷矣必無得食

言者不病言弭兵而自劫盟是食其言非子之患也非

食言者又夫以信召人楚本召諸侯以而以僭濟之而

何患焉夫以信召人結盟會之信而以僭濟之而

成之必莫之與也同為惡也安能害我晉楚爭先而

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未嘗

也非匹敵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言晉楚

之德只只語辭也言諸侯從非歸其尸盟也非謂晉能

也子務德以服諸侯無爭先且諸侯盟從來諸

小國固必有尸盟者主牌兵者楚為晉細楚今自同不

亦可乎乃先楚人遂與楚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王

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座子本與之

言弗能對趙孟不叔向侍言焉侍趙孟而子木亦不能

對也叔向善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野之外

宋城門也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子木問於

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武子士會也其賢對曰夫子

左傳統箋卷之三襄公

之家事治夫子謂士會也能言於晉國無隱情忠於其

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信於子木歸已合於以語王

以士會之德王曰尚矣哉言士會可能敬神人享其祭

人儀宜其光輔五君宜其輔佐文襄景景以為盟主

也自文公以來世主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

向以佐其卿叔向佐之楚無以當之楚人無足不可

與爭未可與晉荀寅遂如楚蒞盟荀寅之子中行文子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

叔二子石從二子石甲段公孫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

武也七穆皆鄭公族之選而請皆賦以卒君貺詩各賦

之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武亦即所賦詩以子展賦草

蟲召南篇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趙孟曰善哉

民之主也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君子

有賦鴉之貨賁鄭風篇衛人刺其君湫風鴉鵲之不若

趙孟曰淋第之言不踰閭閻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也中第之言不聞閭閻之外野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雅

烈烈征師召伯成之以趙孟比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

能焉推功于君子產賦烝桑小雅篇義取思見君子

左傳統箋卷之三襄公

子其樂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

之趙武飲于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篇取我願今趙

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于相遇印段賦蟋蟀唐風篇

太康職思其居好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樂無憂良士懼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與國之人皆懷其願望公孫段賦桑扈君子有禮文

天之祐趙孟曰彼交匪敖福將焉往此系尾卒章趙

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卒禮文子告叔向曰伯

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詎其上鄭伯無其事而公怨

之以為賓榮趙孟倡賦詩以自寵故其能久乎幸而後

亡言必叔向曰然已後以武言為然且言所謂不及五

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穀熟也穀一熟文子曰其餘皆

數世之主也皆當久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謂

賦我心謂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詩中意樂以安民樂與

宋左師請賞左師向戌也既合晉曰請免死之邑欲宋

功加厚賞故謀楚而請賞於其君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何成義其賞

言請免死之邑言九諸侯之晉楚所以兵威之

畏而後上下慈和惟以晉楚大國之兵威為可畏慈和

左傳紀事卷之主義公

而後能安靖其國家若民慈和然後其以事大國以事

之說言小國所以存無威則驕驕若無兵威則

令驕則亂生驕則生亂無威則驕驕則生亂所以亡

也如此小國之所以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五者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是五材之金故不兵之設

久矣自古以來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所以警不法

國家之聖人以典聖人以典聖人典民伐罪亂人以廢亂人身試

兵威廢典存亡昏明之術德刑禮義是為典典為存亡

為昏兵威則必為昏兵威則必為昏兵威則必為昏

之術皆兵之由也兵威則必為昏兵威則必為昏兵威則必為昏

子求去之不亦誣乎豈非誣以誣道蔽諸侯誣既以

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縱使國家不大而求賞

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子罕乃削其左師辭邑於是向

受向氏欲攻司城向氏之黨左師曰我將亡向戌曰我

賞有取夫子存我今子罕責我以義而德莫大焉又可

攻乎君子曰彼已之子彼已之子猶言此子也邦之司

直是為邦國之樂喜之謂乎直道不阿向戌何以恤我

又引運詩云何以我其收之言以為藥石向戌之謂乎

左傳紀事卷之主義公

二十八年丙辰是歲周靈王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歲在星紀而

淫于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

今先在玄枵以有時苗陰不堪陽時苗無冰也盛陽用

陰行失次蛇乘龍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也歲星木也木為龍

宋鄭之星也木位在東方心房為宋角宋鄭必饑玄枵

虛中也玄枵三宿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

失常淫入虛耗之地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

蔡侯歸自晉蔡景公朝入于鄭鄭伯享之鄭伯享之鄭簡公留

而享之

不敬蔡侯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曰其過此也前日朝
也鄭使子展廷勞于東門之外子展公孫舍之也廷往也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彼時我言蔡侯猶能改也今還受享而還自晉
而情也慢乃其心也昔微今情乃其本君小國蔡為小國之君事
大國楚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若蔡侯
必由其子必為其子所執其為君也淫而不父溺太子班之道僑
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淫而不父故有子禍三
蔡侯之如晉也蔡侯朝鄭伯使游吉如楚游吉子及漢
太叔至楚人還之叔還曰宋之盟去年盟君實親辱為
左傳統纂卷之三襄公
盟時約以諸今鄭君不至寡君謂吾子姑還
我寡君使吾將使駟奔問諸晉我使人乘傳車往問晉
汝自歸吾將使駟奔問諸晉國云鄭君當親來否知
音而告却以晉之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
楚君命諸侯將而亦使安定其社稷如此則當安定鎮
撫其民人與撫小國以禮承天之休使得歲時行禮此
君之憲令此乃楚君之而小國之望也而受天之福祿此
寡君是故使吉鄭君所以奉其皮幣聘禮用乘以歲之
不易以鄭國當饋饌之歲聘於下執事聘於下執事者
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次大夫也豈得必

使而君必使改鄭棄而封守棄爾封跋涉山川蒙犯霜
露以逞君心以求快楚小國將君是望我小國正有敢
不唯命是聽敢不聽楚之無乃非盟載之言無乃不合
謂利小國以關君德盟而背之是而執事有不利焉
之言乎不便也小國是懼我小國所不然若非以其何勞之
之執事亦不為一求也子大叔歸歸至復命復命告子展
敢憚豈敢畏勞而子大叔歸歸至復命復命告子展
人之言告公孫舍之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不自修其德而
食昧於諸侯使來朝已以逞其願以求快欲久得乎周
易有之在復之願木卦為復之卦為曰速復凶六爻辭
左傳統纂卷之三襄公
云居卦之終速於復其楚子之謂乎楚君可當欲復其
善之道所以四也其楚子之謂乎楚君可當欲復其
願今楚欲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復歸無所失道已遠是
謂逃復復道者也能無凶乎君其往也楚君勿送葬
而歸楚君必死併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楚王死後不
未能恤諸侯也六有十年不克征之辭故云如此吾
乃休吾民矣自此可暫休息吾民矣此後八禪竈曰今
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禪竈歲棄其次謂星而族于
明年之次謂星也明年當在玄枵而今以害鳥帑周
鄭惡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失次于北禍衝在南南為

楚子受其咎此與梓慎各伸其說傳備舉以示占

子產相鄭伯以如楚鄭簡公朝楚子舍不為壇但為草

土為壇以受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郊勞之禮

四國未嘗不為壇皆為壇以今子草舍不除草穢無乃

不可乎於禮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答言大國之君

適大小國之君苟舍而已足矣焉用壇僑問之大適小

有五美有其罪戾小國有罪赦其過失有過誤救其苗

患有苗患賞其德刑有德刑教其不及有不及之事則

者皆美小國不困國所困懷服如歸如歸家焉是故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襄公十一

作壇以昭其功以明大宣告後人明告無怠於德使無

修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小國有罪戾請其不足不有

往陳請行其政事奉大國共其職貢供大國從其時命

從大國朝會之命不然若非此則重其幣帛則是增

幣以賀其福大國有慶事而弔其凶大國有喪事皆小

國之禍也通上五惡皆焉用作壇以昭其禍以明小

以告子孫所以先告無昭禍焉可也不必自昭

齊慶封好田而嗜酒慶封為相不修政事惟好田與慶

舍政以國政付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內實貨物

于樊家樊普結易內而飲酒數日慶封與樊交易其內

反慶封屬大夫易內而飲酒數日人而飲酒數日不已

困還朝焉就于盧蒲氏朝見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他國者若其人能捕得故反

盧蒲癸癸莊公黨以癸臣子之子之即慶舍癸有寵妻

之舍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

何也慶氏盧蒲氏皆曰宗不辟余言舍欲余獨焉辟之

我何慶氏盧蒲氏皆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蒨有求于慶

詩者斷取其一章癸言王何而反之何亦莊公黨二十

而巳豈顧全詩癸言王何而反之何亦莊公黨二十

癸何出奔今還求寵二人皆嬖有寵使執寢戈而先後

于慶氏為莊公報讐二人皆嬖有寵使執寢戈而先後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襄公十一

之寢戈寢室之兵器或在封公膳日雙雞卿大夫會朝

如賽人竊更之以從薄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

洎饋御進食者洎其器及肉汁也賽人御者皆受癸子

雅子尾怒二子皆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盧蒲癸曰嘗

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使析歸父告晏平仲

欲與謀于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自言

不足以討風智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既不與謀亦不敢

盟以誓于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盟子言不泄即

告北郭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

能也佐子車名皆凡人各有材能以陳文子謂桓子文子
之事其君此非我材之所能及也
之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秉亂而取對曰得慶氏之
無宇于六執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已善其
木百車于莊時封有此木積
于貨財言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
可守家以所卜之
舍曰或卜攻警敢獻其兆不言所攻泛言子之曰克見
血以兆斷之主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陳文子知有變故
令其得先慶季卜之母封為無宇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歸視母慶季卜之母封為無宇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
泣皆詐欲歸也乃使歸慶嗣問之之族曰禍將作矣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義公
謂于家速歸子家封禍必作于嘗秋祭時歸猶可及也速
猶及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後改子息曰已矣幸而獲在
吳越子息慶嗣字言必當出亡幸而得速陳無宇濟水
戕舟發梁使封得渡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
必不提矣言不與我謀事不得濟癸告之告欲姜曰
夫子懷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其性剛憤拒諫不聽
止之反不出若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
舍泄事臨祀盧蒲姜告之告以且止之止其勿弗聽曰
誰敢者言柄在我遂如公至公庶嬰為尸為祭慶莫為

上獻上獻先獻也祭祀之禮主人先獻此時公及慶舍
不可以禮者也上獻者與為上獻者蓋慶舍使之
以甲環公宮廟在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圉人牧人
名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善驚數驚也士慶
身以便而飲酒束馬畢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
之樂高陳鮑之徒樂子雅高子尾陳須介慶氏之甲因
氏之士釋甲子尾抽梯擊扉三梯梯屋椽也扉門闔盧蒲
故取而介之子尾抽梯擊扉三梯梯屋椽也扉門闔盧蒲
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左肩猶援廟
柳動於裝裝屋之棟梁與柳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左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義公
祭器言舍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
之多力言欲尊公室故國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官無須
慶氏非為亂也慶封歸遇告亂者歸自丁亥伐西門弗
入內官言懼也慶封歸遇告亂者歸自丁亥伐西門弗
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官陳鮑在公弗克反陳于獄
獄里名還反請戰弗許鮑弗許遂來奔獻車於
季武子慶封以車美澤可以美色而光澤展莊叔見
之莊叔魯大夫曰車其澤言其車人必瘁則民必困瘁也
宜其亡也宜有今日叔孫穆子食慶封叔孫穆子慶封汜
祭祭食有祭示有所先也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

工樂師也茅陽亦不知封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吳
魯詩制不教吳勾餘子之朱方以朱方之邑予之聚其族
故又奔吳慶氏之族富於其舊言時子服惠伯謂叔孫
焉而居之聚居朱方富於其舊言時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惠伯孟椒也叔孫言天母乃富慶封又富
矣慶封名豹皆魯人天殆富淫人言天母乃富慶封又富
矣此天何富之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言善人致富淫
人富謂之殃是天禍之天其殃之也天其或者其將聚
而殲旃蓋將聚其族而滅之也昭公
崔氏之亂二十一年齊喪羣公子齊公子故鉏在魯叔
孫還在燕買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及慶氏亡之慶封
左傳統箋卷之三 七
逐皆召之召羣公與晏子弗受平仲以下皆貨去慶氏
其郛六十有六十邑弗受平仲以下皆貨去慶氏
富人之所欲也言人無不何獨弗欲怪平仲辭邑何
對曰慶氏之邑足欲言慶氏以多故亡故有被吾邑不
足欲也我之邑少益之以郛殿乃足欲乃足欲
亡無日矣不日又在外不得幸吾一邑若出亡在外雖
得主之况不受郛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恐因此而併
耶殿乎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通幅所以為使無
退也故無退夫民民亦如生厚而用利生計重厚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必用正德以為之幅也此解大使無黜
變使無放驕謂之幅利言正德所以為利利過則為敗
利過厚則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
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諸
公以為忠故有寵寵子釋盧蒲癸于北竟放之齊求崔
杼之尸將戮之正其獄不得匡之叔孫穆子曰必得
之以理度武王有亂臣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
以葬杼不能葬而令十人同心故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
壁崔氏之吾獻其柩于是得之十一月乙亥朔齊人遷
左傳統箋卷之三 七
莊公殯于大寢二十五年崔氏例莊公于以其棺尸崔
杼于市陳崔杼之尸于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
之尸不得疑以他尸代之故此陳
尸國人皆識其形曰其崔子也
元年二十九年子惡立是為襄公吳子餘祭遇於
立
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公魯公在國則
楚則不朝正于廟楚人使公親視衣死人夫曰楚人使公親視
楚人使公親視衣死人夫曰
比于遣使之禮公患之穆叔曰被殯而禮則布幣也
王使除殯之凶邪而行禮乃使巫以桃茢先被殯
禮則與朝而布幣無異

木荊黍稷周 楚人弗禁 弗敢 止被 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 禮云荊若帶 使公 楚郊敖卽位 嗣康王也楚人 謂未成君曰敖 王子圉爲令尹 屈建爲 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 鄭伯在楚 是謂不宜 言楚君令 必代 之昌 令尹必代 松栢之下 以喻令 其草不殖 以喻楚君 不能兩盛也昭公元年子 圍果執鄭敖而葬其位 公還及方城 歸自楚 季武子取卞 取卞邑 使公治問 公治 問大夫使 璽書追而與之 璽印也公治先在道以璽曰 問公起居 璽書追而與之 書追至與公治使進于公 曰 問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 詐言討 左傳統箋 卷之十 襄公 公治致使而退 干公而退 及舍而後聞取卞 公發 之 公曰欲之而言叛 祇見疎也 言季氏欲得卞而欺公 謂公治曰吾可以入乎 見季氏如是恐有異 對曰君實 有國誰敢違君 言可 公與公治冕服 以卿服立 固辭強 之而後受公欲無入 季氏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成伯名 大夫却風篇言式微式微胡不 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 歸義取寄寄微微勸公歸魯也 其邑于季氏 得邑今以還之 而終不入焉 氏來 曰 欺其君何必使余 必使我往使 季孫見之則言季氏 如他日不見則終身不言季氏 則公治言季氏政事如

平時若不就見則終身 及疾聚其臣 大夫曰我死必無 不肯復言季氏政事 以見服飲非德賞也 言公畏季氏而賞其 葬我 不義季氏欺君故生不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闢 闢其足使 使守舟 今闢 餘祭觀舟 餘祭吳 闢以刀弑之 傳述之以爲人 鄭子展卒子皮卽位 子皮卽罕虎 于是鄭饑而朱及奈 民病 子皮以子展之命餽國人粟戶一鍾 餽也六 鍾在喪故 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 卿以餽果得 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子善民之望也 鄰 左傳統箋 卷之十 襄公 善人民之所望蓋子罕 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 以果借民 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 子罕借民 子罕請之 爲大夫之無粟者貸 大夫皆貸中有無粟可 爲德也 宋無饑人 君臣皆貸故 叔向聞之曰鄭之罕 子宋之 樂罕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 得掌 民之歸也 民 之所歸故 施而不德樂氏加焉 不自以爲德則 其以宋 應得國政 施而不德樂氏加焉 其德加倍矣 升降乎 言隨宋 晉平公杞出也 母杞 故治杞 治者理其 地修其城 六月知悼子合 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知悼子晉大夫荀盈也 鄭子大叔

見大叔文子子太叔游吉也太叔文子曰甚乎其城杞

也太叔儀言晉勞諸侯子大叔曰若之何哉言無如晉

國不恤周宗之闕晉周同姓也則同宗之而夏肆是屏

杞夏之休也乃築其城而為之屏故斬而其棄諸姬是

棄諸姬姓亦可知也已此意亦諸姬是棄諸姬皆同姓

之國也其誰歸之誰肯吉也聞之棄同即異就異族是謂離

德所謂平離詩曰正月篇協比其鄰詩言人君能知昏

姻孔云則昏姻之國晉不鄰矣不親其親其誰云之

左傳統纂卷之三王展公手

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獻子士執也公享之展莊叔執

幣公將以射者三耦二人為一耦公臣不足取于家臣家臣

展瑕展玉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

鄒鼓父黨叔為一耦言魯公室卑微公

晉侯使女叔侯來治杞女叔侯女叔齊也弗盡歸

也魯不盡晉悼夫人愠悼公夫人杞曰齊也取貨齊叔

言叔侯受魯賂先君若有知也先君不尙取之向當取

殺公告叔侯平公以悼夫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

八皆姬姓也皆晉同晉定以大晉皆滅之此若非侵小

設使晉非侵伐將何所取何所取以武獻以下晉自武

小國而吞併之亦甚多矣誰能治之矣有能治晉而取其

以兼國多矣杞夏之後而即東而即東方之晉周

治也杞夏餘也故曰夏餘而即東而即東方之晉周

公之後也之始祖而睦於晉而睦睦以杞封晉猶可

以杞封晉而何有焉歸其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

致貢無玩好時至玩好服公卿大夫相繼於朝魯君

所至杞史不絕書史官記魯朝聘府無虛月府庫

而晉之朝史不絕書史官記魯朝聘府無虛月府庫

不受如是可矣魯之事何必瘠瘠以肥杞今割魯田

魯以且先君而有知也魯之事何必瘠瘠以肥杞今割魯田

左傳統纂卷之三王展公手

吳公子札來聘札吳壽夢之子季札也見叔孫穆子

叔孫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言不得好善而不

能擇人穆子好善而智不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

魯宗卿三家皆桓公之後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乃不謹

何以堪之此重責禍必及子牛之禍禍於此年豎牛已

得寵矣季子知其必請觀於周樂成王賜魯以天子

請得觀之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魯使樂工曰美哉始

基之矣言文王之化猶未也由有商紂之亂故其然勤

而不怨矣然可見文王憂勤政事無怨怒之音矣為之歌邯鄲衛按三國武庚三監之地康叔封衛而有之今三國之詩皆衛詩也而必別而三之者豈非以疆土不同故音調亦從異曰美哉淵乎淵深憂而不困者也宜公淵淵懿公然猶采蘋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康叔衛始封之終不用能孫言我同二君德化是其衛風乎此得非衛國風之詩入人之深故能如是王周平王也周之東遷王室下曰美哉思而不懼宗周開滅故民憂思由其詩不得入雅曰美哉思而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謂其故事民不堪也國人不今是其先亡乎先亡乎乃為之歌齊曰美哉決決乎弘大左傳說箋卷之五王義公
大風也哉言其風大表東海者其大公平封國於齊為者得非太化弘大國未可量也言齊國或為之歌按今國風公之德乎之終與此大序不同者蓋此曰美哉蕩乎蕩乎廣樂而時未與夫子制定之手也得非周公遺不淫商民樂於農事不為其周公之東乎變居東之勝焉此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言秦起自西戎至秦仲夫能夏則大夏有大大之至也以西戎而有夏其周之舊乎此得非別室舊地之音調乎蓋秦襄公佐為之歌魏曰美哉颯颯乎颯颯中大而純今魏風多刺福迫之險而易行言魏國險約其道以德輔此以本之以餘而則

明主也則可為賢為之歌唐此晉詩也而謂之唐者曰思深哉歎其風俗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晉國所封乃俗猶有不然何憂之遠也何其若是之非令德之後承繼陶唐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所畏懼故曰其能久乎其滅亡自郇以下無譏焉歌都魯二國風不復譏刺以其敬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貳其民思文反叙怨而不言難怨商紂之政其周德之衰乎得非周之詩猶言先王之遺民焉民故使周德未得大也為之歌大雅曰廣哉廣大熙熙乎熙熙和曲而有直體其聲左傳說箋卷之五王義公
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得非文王為之歌頌曰至矣哉言德可歌頌直而不偪此下言頌之音有此意此其德至極矣直而不偪言雖直而不失於偪曲而不屈難曲而不偪通而不遏難通而不偪遠而不攜難於攝難攝而不淫德有遷動而能以復而不厭政教日人所厭薄哀而不愁難遇凶災樂而不荒難當遇樂用而不匱用之不巳而廣而不宜志難廣大而施而不費難好施與而取而不食難或有所取處而不底難便而不底難所費損行而不流難常運行五聲和宮商角徵羽五八風平八方之節有度八音守有序無相盛德之所同

也三頌盛見舞象簡南箭者箭者皆舞者所執象簡武
之樂也言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大武
簡音則曰美哉猶有憾言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大武
樂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言武王與周見舞韶濩
者之樂曰聖人之弘也言湯德寬而猶有慙德猶有
可慙之德謂始以聖人之難也以見聖人處見舞大夏
狂役而得天下也聖人之難也
者大夏焉曰美哉動而不德言大禹勸力治水非禹其
誰能修之非大禹之聖誰見舞韶箭者簡與簡同音曰
樂之總名曰德至矣哉言舜德至大矣與天地
也情音篇曰德至矣哉此極矣
無不轉也如天之無不覆者如地之無不載也
左傳範箋卷之三十一
雖甚盛德聖人有甚其茂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請已蓋魯用四代之樂季札其出聘也傳
季札此行蓋魯用四代之樂季札
出聘之故通嗣君也蓋魯用四代之樂季札
杜注獨謂餘祭禮也○按買遠服虔之說皆如此而
問喪也此說不然且祭禮上國而後死以六月到魯未
豈得云通嗣君也死經先書則殺吳子餘祭其後乃書
吳子使札來聘豈有書已哉之君使人來聘之理若以
為季子出時未聞君喪故可請觀周樂則季子自魯又
歷聘諸國而動歷歲時豈得不聞喪不奔喪乎杜氏以
季子之賢不應以君喪而聽樂故由為之諱故遂聘于
護耳要之季子口人不可存以中國之禮也故遂聘于
齊自魯而說晏平仲而悅之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
已無政乃免於難如此則不取怨於人齊國之政將有

所歸蓋謂政將未獲所歸難未歇也齊之禍難故晏子
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桓子名無字是以免於樂高
之難昭公十年陳鮑延聘于鄭自齊見子產公孫僑如
舊相識故交相知以心也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
辭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
獻已所貴示損已而不必為彼刑
政後謂伯有難將至矣明年子皙果政必及子伯有死
子為政慎之以禮當謹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自鄭
說趙瑗趙伯史朝之史狗史朝之史鰌即史魚公子荆公子名
公叔發公叔文子朝衛公族無子朝公叔發曰衛
左傳範箋卷之三十一
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自衛國將宿于戚戚孫林
之問鐘聲焉林父擊曰異哉之可怪吾聞之也辯而不
德凡爭辨而必加於戮於殺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懼猶不足猶且不足而又何樂何樂夫子之在此也林
在猶燕之巢于幕上以喻君又在賓卒而後公
樂乎豈可作樂遂去之不宿文子聞之聞季終身不聽
琴瑟聞義而適晉適晉說趙文子趙武韓宣子韓起魏獻子
魏舒魏舒之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其後韓趙魏說叔向
將行季札將去晉國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言晉不

又多自大夫皆富諸大夫之家政將在家大夫之家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計無及於難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伯有良賢也公辭曰楚鄭方惡

不難於楚子哲言鄭方而使余往是殺余也楚所殺也伯有曰世

行也言汝世為行子哲曰可則往則往難則已則勿往

何世之有人安得不往伯有將強使之子哲怒將伐伯

有大夫和之諸大夫勸盟於伯有氏裨諶曰裨諶鄭是

盟也其與幾何必不能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雅詩小

左傳紀事卷之五今是長亂之道也言是盟道

禍未歇也二子之然明曰政將焉往將得為政裨諶曰

善之代不善答言善人代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伯有

必以子產代舉不踰等若以為用人不則位班也則子

位齊次當擇善而舉若以為必擇善則世隆也則子產

知政也天又除之况天又為之奪伯有魄使伯有喪其精

高也子西即世也伯有既死子西亦卒將焉辟之言子產欲

不可得也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不然將

亡矣政鄭必亡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二

襄公七

三十年戊午 衛襄公吳子口昧元年是歲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即位穆叔問王

子之為政何如時王于圍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

懼不給命而不免于戾焉與知政言食其祿而聽其政

令而獲罪安能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

有大事將欲子蕩將與焉子蕩遠罷字將與助之匿其

情矣不言其為政之事是助子圍藏匿其邪惡之情矣

左傳紀事卷之五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鄭簡公朝晉于叔向問鄭國之政

焉問子產鄭國對曰吾得見與否言死生未可期不在

此歲也駟良方爭駟氏子晉良氏伯未知所成未能若

有所成吾得見若和方得乃可知也知其叔向曰不既

和矣乎言大夫已和而對曰伯有汰而愎子晉好在人

上莫能相下也二子不雖其和也外貌猶相積惡也心中

相惡至無日矣此年秋子晉

三月按杜氏長曆乃孔氏疏當癸未長曆以為晉悼夫

三月作二月蓋夏之十二月也

人食與人之城杞者與衆也食謂以飲食餽之也城終

縣人成年長矣老人不無子故自愛役而往與于食

悼夫人有與疑年疑此老人之年使之年使之言曰臣

小人也不知紀年不曉紀臣生之歲但紀得我正月甲

子朔其年正月一日甲子蓋夏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

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其季謂第四百四十五箇甲子矣

日甲子一旬有六十更走問諸朝走問于卿大夫

曰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

伯會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魯文公十一年

左傳統纂卷之三

莊叔于是乎敗翟于鹹莊叔敗翟得獲長翟僑如及虺

也豹也僑如虺豹皆所而皆以名其子事而爲之名是

年因各宜伯日僑如七十三年矣午首末七十四年矣

而日七十三者蓋計其全史趙曰名趙亥有二首六身

數而首末滿七十三年也亥有六身

言亥字上二豎爲首六豎爲身如下二如身

其之六者三也春秋府有此字體下二如身

亥上二豎往是其日數也

以亥之二豎爲二再之數以三六士文伯曰

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此說上文亥字之日數也

四百四十五箇甲子合有二萬六千六百日也趙孟問

其季之甲子方得三分之一故少四十日也

其縣大夫趙孟問此則其屬也則此老人乃趙孟召之

而謝過焉趙武知其非常人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

之以晉國之多虞以國家多不能由吾子而用之

吾子辱在泥塗受使汝賢人而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之

敢謝我不遂仕之令老使助爲政爲國政辭以老

才之罪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使爲晉君主以爲絳縣師

掌地城辨其而廢其輿尉尉其與人之于是

者在晉適在晉國歸使者以語諸大夫

武子曰季孫晉未可始也

左傳統纂卷之三

有伯殺以爲佐佐之有史趙師曠而咨慶焉

謀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此二人者其朝多君子

子者皆晉其庸可始乎勉事之而後可

初王僖季卒周靈其子括將見王而歎

公子忽期爲靈王御士卿士單公之過諸廷

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言括必歎得人以告王且

曰必殺之以括之數告不感而願大視躁而足高

感而不感其志願甚大心在他矣

目視躁急舉足甚高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侯夫

王曰童子何知時忽期

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侯夫

靈王子 侯夫弗知戊子偕括圍葛逐成愆為周邑成愆

成愆奔平時亦周五月癸巳尹官多劉毅單茂甘遇羣

成殺侯夫五子皆括瑕廖奔晉子瑕不及括廖也

書曰天王殺其弟侯夫罪在王也以侯夫不

或叫于宋大廟叫呼曰諱諱出出諱諱也出鳥鳴于

亳社社如曰諱諱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

而後下堂故死于火君子謂宋其姬女而不婦

不知為婦之道女待人氏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也伯

左傳統纂 卷之三 鄭公

鄭子產如陳泣盟二十五年鄭入陳自是歸復命子產

復命 告諸大夫曰陳事陳亡國也言將不可與也其

結聚禾粟繕城郭特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其

之志公子侈皆公子大子卑太子大夫傲大夫政多

門政權以介于大國如此而又介能無亡乎不遇十年

矣此去正十年矣

鄭伯有者酒良宵死為窟室窟地而夜飲酒擊鍾焉朝

至未已伯有之家臣來朝者已至飲猶未已朝者曰

公焉在公不見伯有故問其人曰吾公在壑谷指窟室

皆自彰布露而罷分數既而朝其後伯有則又將使子

皆如趙前年既以爭而和歸而飲酒子皆以駟氏之甲

伐而焚之伯有奔雍雍而後知之家幾身出遂

奔許大夫聚謀相聚而謀所以子皮曰仲虺之志云

相左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安存者固而重之

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皆豐公伯有侈汰

故不免三家當盛而伯有不人謂子產就直助疆或人

言我皆國之禍難有禍亂之誰知所蔽誰能預知或主疆

左傳統纂 卷之三 鄭公

直彼三家者勢果難乃不生則禍難何從而生也三家

姑成吾所欲以無所子產欽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為

飲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三家故不謀而出奔也印

段從之子產而從之出子皮止之子皮罕虎衆曰人不

我順言子產不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于死者言子產

子石入子產入伯有伐舊北門自外伐鄭駟帶率國人

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皆皆召子產伯有駟子產曰

兄弟而及此弟今乃相攻至此吾從天所與無所伯有

死于羊肆也子產穠之枕之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伯有家臣之冢既而塋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怒其產子皮怒之怒駟氏欲曰禮國之幹也言國之有禮如故業之殺有禮子產有禮禍莫大焉是國無幹其乃止有幹焉殺有禮而汝殺之禍莫大焉乃止不攻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鄭大子子驁之卒也此以下追敘前事子驁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公孫黃卒在十九年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以莠喻伯有于是歲在降婁木星降婁中而旦降婁作中星而旦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左傳統箋卷之三義公左傳統箋卷之三義公六妻也歲星十歲不及此次也已言歲星不再及此降及其二也今伯有歲在敷管之口管室東壁為敷管亥也今三十年在敷管是二十八歲星為玄枵歲星守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果如裨竈不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蔣掩去年公子圍為令而取其室國殺掩而取申無宇曰無宇楚王子必不免言子圍必其家之所有宗主王子相楚國楚令尹將善是善人國之主也封殖當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是去國之宗主且司馬令尹之偏司馬乃令而王之四體也皆股肱絕民之主善人為國之去身之偏司馬為已之艾王之體大臣為王而絕之王之體

而艾殺之以禍其國以貽楚無不祥大焉其為不祥何艾音又以得免子圍為靈王昭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以子辭曰國小而偏鄭而偏近族大寵多公族甚大而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大國以聽言我師羣臣誰敢犯子誰有敢犯子善相之汝但其國無小無小而不小能事大小國能國乃寬為大國所仇也子產為政代子有事伯石伯石公孫段也賂與之邑邑賂之示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言羣臣當賂與之邑產曰無欲實難言人難得皆得其欲使人皆得以從其左傳統箋卷之三義公左傳統箋卷之三義公七事而資以治而要其成因面責非我有成事既有成將其在人乎既成則功在何害于邑邑將焉往其邑仍在也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子產曰非相違也言所邑者非與而相從也乃欲相從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史曰安定國家言人欲安定必大焉先其大族姑先安大族我且先以待其所歸以要既伯石懼而歸邑聞子歸所歸邑卒與之子產終伯有既死又追叙伯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不受大史退則請命焉太史因其辭不已為卿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三辭命乃受策入拜石

乃受策命以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使位次已共
人拜請于君子產使都鄙有章
公卿大夫士田有封洫民田皆限以廬井有伍
各有所色廬井有伍
五人爲伍大人之忠儉者
使之相保國而餘于家者
功而泰侈者因而斃之
賜之豐卷將祭
張公孫良請田焉請田弗許曰唯君用解
之予也請田弗許曰唯君用解
衆給而已若東臣之祭但東
徵役召兵飲
卷其攻子產
左傳紀事卷之三
三年而復之乃召之歸
與其三年之所從政一年與人謂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畜之于產使上下有服
之故僭衣冠者皆取而藏之
也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謂之曰我有子弟
子產諱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不奪農功使
誰其嗣之誰能繼其
三十一年已未
穆叔至自會去年魯叔孫豹與諸侯
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共言
不似民主不似君且

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
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必韓起也
以樹善使季孫與韓
平公無遺起結交立善
將失政權若不樹焉
政在大夫于諸大夫之家
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齊楚又無足恃者
所恃可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
不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倫
夕不及其夕
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倫也而又甚焉今孟孫言朝不
左傳紀事卷之三
伯卒明年趙文子卒又與季孫語晉故
從及趙文子卒在昭
宜子爲政不能圖諸侯晉趙侯
苛求于晉是以有平丘之會
公作楚宮其宮歸而作之
必從之今同書大晉無此
從楚故若不從適楚必死是官也
作其宮若不以適楚必死是官也
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公之
也而從取之
由是得罪魯人薄之故子
立胡女

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次于季氏次即秋九月癸

已卒毀也哀毀滅性而卒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即昭公

穆叔不欲叔孫豹不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有太子

弟則立無則立長無母弟則立庶子之年長者年鈞擇賢庶子同年生

立義鈞則卜其德又同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言子野

子何必弟之子齊歸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居

之喪而在感而有嘉容有嘉美之容是謂不度是謂不度是謂不度

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國之害者若果立之必為季

氏憂其後三十五年武子不聽卒立之是為公比及葬至

左傳紀事卷之三王義公十

哀公三易衰昭公所著衰服三次衰絰如故衰莊為兩

于云以掩衰旁際者也謂衰服三次于是昭公十九年

矣猶有童心言年長而如童見之迷君子是以知其不

能終也昭公秋喪季氏

公薨之月是歲六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鄭簡公朝晉

晉侯以我喪故平公以魯未之見也未出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子產使人盡毀而納車馬焉使車馬由士

文伯讓之士文伯名句又作弓字伯要此士曰敝邑以

用政之不修盜賊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

諸侯之卿大夫辱來見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

閭閭音吉杆厚其墻垣以無憂客使使賓客使者居今吾

子壞之雖從者能戒雖從者自其若異客何他國賓客

之以敝邑之為盟主為諸侯繕完葺墻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何以應諸寡君使句請命請問毀對

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大國之責是以不

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聞迫遇晉

聞而未得見未得見又不獲聞命又不得聞未知見時

在何時見不敢輪幣以幣帛輪納于庫亦不敢暴露不

左傳紀事卷之三王義公十

其輪之則君之府實也則此幣帛乃晉非薦

陳之薦陳其幣帛不敢輪也則不敢專取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又恐時雨不常以重敝邑之罪

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官室卑庫公之所居無觀臺榭

無可供觀望之臺榭也以崇大諸侯之館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館舍之制大庫廡繕修館中有庫以藏幣帛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司空以掌邦土為職使圻人以

時填館官室填塗泥也圻人以塗館舍之官室諸侯賓至

旬設庭燎有有人以黃僕人巡宮僕人以友巡車馬有

世

十

為子羽為人能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知謂侯之所飲而辨于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
否且能辨諸侯之臣凡其族姓之而又善為辭令而長于
應所出班位之貴賤才力之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封應祿能謀善于謀于野則獲謀于野外謀于邑則否
謀于邑中則不然登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國之為于子羽以其能知四國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
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既定乃
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
子所謂有禮也專引子產行事
鄭人遊于鄉校鄉校之以論執政謀大臣然明謂子產曰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義公古
然明設毀鄉校如何患人于中謗議子產曰何為言何
毀也朝政故毀之子產曰何為言何
之夫人朝夕退而游焉早見曰朝暮見曰夕言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
是吾師也彼議政者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我
以減損怨善可不聞作威以防怨不聞作威防怨豈不遠
止若作威以防之然猶防川譬如築堤大決所犯一日
而川傷人必多其溺人必多矣吾不克救也防怨而至
大決傷人必多防怨亦由是也吾不克救也防怨而至
傷人我不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小決使道
復能救矣不如姑留鄉校使我常然明日蔑也今而後
而樂之也聞謗言以為已棄石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

知吾子之信可事也然明稱名言子產如小人實不才
故有毀鄉若果行此若果行此此誠可尊而事之也
三臣不特羣臣仲尼聞是語也孔子是年方十歲曰以
是觀之謂以子產所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罕虎欲使尹子產曰少尹何未知
可否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尹何為吾愛之不吾叛也之
為邑必治邑否也使夫往而學焉始使往治邑夫亦愈知治矣病
不我叛使夫往而學焉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
日愈言尹何以不知治為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病今使往學則其病愈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而使之為政猶未能操刀而
左傳統箋卷之三王義公古
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非以利之徒其
誰敢求愛于子如此則誰敢于鄭國棟也鄭國有汝
棟折榱崩榱棟也設使汝誤事而僑將厭焉則我居
為其所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必不使不
也大官大邑大夫大官也身之所庇也此吾身之
也而使學者製焉顧使學者為政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也邑之重宜不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
行此必有所害非徒無以利之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
獲禽若射御皆貫然若未能登車射御則敗績厭復

則壞車壓覆之患
方且懼其不免

豈暇思得禽乎

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

者小人狃于所見我小人也衣服附

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之言吾不知也
吾終不自他
知其失矣

爲吾家以庇焉
我自治吾家
事以庇身焉

乃自知不
以謀其家
自今請雖
吾家聽

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

而如吾面乎

統箋

所謂危又言雖不敢謂汝家
但于我心有所不安

皮以爲忠故委政焉

于產之治出
皮委任之力

在楚朝楚未歸北宮文子見令尹

仲見儀言于衛侯曰令尹似君

他志纂就之志雖獲其志不能終

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

知之對曰詩云
大雅抑
敬慎

故可以爲令尹無威儀

民之法則

選臣于周 相率來辰 下詔士之

10

天下誦而歌舞之為詩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德行之
 者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以文王有威儀故
 君子在位可畏此下詳言君子之威儀施舍可愛或施
 人皆進退可度一進一退周旋可則容止可
 觀其容儀可作事可法其行事可德行可象身為聲氣
 可樂律也動作有文舉動言語有章出言以臨其民此
 其下民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統義卷之二十三

昭公名裒七年凡三十二年法威儀共明曰昭

周景王元年庚申陳襄公二十八年杞文公九年宋

四年平公三十五年晉平公十七年齊景公七

二年鄭簡公三十五年楚悼王四年衛襄公三年蔡靈侯

二年鄭簡公三十五年吳子口昧三年是歲楚公子圍

名度是為靈王

楚公子圍聘于鄭楚將為號之會故且娶于公孫段氏

公子圍娶其女伍舉為介伍舉為介伍舉敬奉也將入館就

鄭人惡之知楚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舍城

既聘將以眾逆楚欲以兵入鄭逆婦于產患之恐其因使子羽辭

左傳統義卷之二十三

子羽辭之行人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不足以

使致辭於楚人請於城外除地焉令尹使大宰伯州

卒對曰令尹公君辱脫寡大夫圍君鄭謂圍將使豐氏

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之氏也而汝也圍布几筵告于

莊其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若野賜之若於城外

賜是委君脫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

不卑惟是不特又使圍蒙其先君言告先君而來不特

使我欺其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將老則辱先君之命

先君也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將老則辱先君之命

其蔑以復矣其國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我

小國本恃其罪恃大國而不侮以將恃大國之安靖有何罪特實其罪取滅亡則是罪也已鄭將恃楚以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欲大國乃也謀我鄭言其以兵小國失恃是鄭失其所恃而懲諸侯侯以鄭人將為不利也無不恨楚或使莫不憾者之行詐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自此諸侯舉不信而楚君之令不然若楚國飲邑館人之屬也則鄭之在楚與其敢受豐氏之祧豈敢受之遠祖廟而伍舉知其有備也知鄭人請垂棄而入不以成禮乎伍舉知其有備也防已請垂棄而入夫也其兵垂棄而許之行入城入逆而出公子圍入鄭入城示無弓也許之行入城入逆而出公子圍入鄭會于號會諸國大夫尋宋之盟也楚會諸國盟于宋左傳紀事
午謂趙文子曰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在年之盟楚人得志於晉楚爭先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以爲戒懼又如宋盟之得志也子木之信稱於諸侯尹諸侯皆稱其信猶詐晉而駕焉且要甲爭盟况不信之尤者乎况公乎楚重得志於晉得志于晉晉之耻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楚公二十五年云七年者不再合諸侯二十五年會口儀三合大夫教令春言
再合諸侯二十五年會口儀三合大夫二十七年會于宋三十服齊二十八年齊夏齊二十九年齊平秦亂二十六年城淳于二十九年

晉之師徒不頓單族不為國家不罷民無謗諸侯無怨者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有大功者而終之以耻使楚再得志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詐晉是以禍人武有仁人之心我之疑楚是楚所以駕於晉也楚所以得志今武猶是心也猶前日楚又行僭不信非所害也何害武將信以爲本我惟執信循而行之信而譬如農夫是穰是莠穰也所以除草雖有饑饉水旱無常必有豐年然穰穰不忌必有豐年之報以左傳紀事
也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能守信者必吾未能也也但恐未詩曰大雅不僭不賊不爲不信辭不爲則能信耳詩曰大雅不僭不賊不爲不信辭不爲則是者罕有不信也釋不僭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必爲人之法則信也釋不僭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必爲人之法則信也釋不僭楚令尹國請用姓請於晉讀舊書加於姓上而已往年盟宋之書加於姓上而晉人許之從子圍不欺血恐晉人乎先飲故也晉人許之從子圍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陳也謂陳兵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款其華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國禮君行有二執蔡子家曰公孫蒲宮有前不亦可乎言公

在會已稱藩焉王官而居之以自楚伯州犁曰此行也
殊異則雖以二戈前導不亦宜乎
辭而假之寡君言臨行之時乞假于楚君故行此禮伯州犁聞諸大夫議之故代為傳辭云
鄭行人押曰假不反矣言將送伯州犁曰子姑憂子哲
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哲殺伯有背命放誕子羽
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樂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樂疾
有當璧之命則雖取國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子羽及伯州犁
州犁亦尋謂國所殺故國為以焉可慙陳公子昭曰不
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成事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左師訖矣卷之三
吾知其而已合左師向戌也言奉承大晉樂王貍曰小
旻之卒章善矣我從之小雅小旻卒章言不唯暴虎馵
王貍從之故退會合畢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燒切
直也讀其似君反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感否故曰簡樂
王簡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四子與子家持之子謂子皮
而猶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謂五子齊衛陳大夫其
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
而憂楚事不及子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
趙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

憂憂能無至乎開憂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蔡
季武子伐莒魯季武子宿取鄆季孫邕也降於莒人告於會
大夫與於會之會楚告於晉趙武曰尋盟未退尋宋
之盟而魯伐莒潰齊盟尋盟以弭兵也今魯請戮其
使時魯使叔孫豹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貍也
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為豹請使請帶焉王貍難言求
弗與利弗與梁其經曰梁其經曰貨以藩身言貨財可以
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
左師訖矣卷之三
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諸侯必與兵以是禍之也如此是
何衛之為又何以衛人之有墻以蔽惡也所以屏蔽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我將以衛社吾又甚焉又
出季處叔孫為次卿當出使有自來矣此法從吾又誰
怨今趙武然附也賄好弗與不已勢不召使者
者裂裳帛而與之裂其下裳之曰帶其褊矣
示不逆其意趙孟聞之孫言曰臨患不忘國言叔孫
國受師忠也思難不越官謂已職信也國國忘死

小國而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又何必治此乎封
疆之削國之封疆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辨之誰能
治此吳漢有彙吳在楚東漢在楚南楚之執事豈能顧
盟豈復顧弭兵之盟而莒之疆事莒國疆楚勿與知楚
不必不乘彙以取其地乎諸侯無煩諸侯不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郕二國爭
與知往討其罪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苟不為莒國可無亢也
不必禦去煩宥善去煩宥善去煩煩之事莫不競勸則人爭勉子
其圖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送免叔
趙孟叔孫豹曾大夫入于鄭會鄭鄭伯兼享之子皮戒
左傳統箋卷之三
趙孟成告享禮終戒禮趙孟賦椒葉小雅椒葉篇言古
雖椒葉兔首子皮遂戒穆叔亦告告趙孟之
與賓客享之詩取薄物為獻剛故子其從之子
穆叔曰趙孟飲一獻知其飲行一獻禮子其從之子
皮曰敢乎以一獻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敢夫
指趙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五獻聘之制大國之卿
趙孟辭自以此來非聘私于子產曰私武請于冢宰矣
冢宰子皮請乃用一獻趙孟為客一席之禮終乃晏享
肅賦椒葉既畢又行晏禮蓋卿會公穆叔賦鵲巢召南詩言鵲有
侯享晏皆折狙不體焉穆叔賦鵲巢召南詩義取
趙孟治之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芣將物可以為

公使率其信 曰小國為蔡大國省積而用之其何實非
不來其厚 曰小國為蔡大國省積而用之其何實非
命穆叔言小國微薄猶蔡大國能省愛 子皮賦野有
死腐之卒章 召南詩卒章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恤兮
趙孟賦常棣 弟趙孟言晉欽親兄弟之國 且曰吾
兄弟比以安也也可使無吠 故申言此意穆叔子皮及
曹大夫與拜 三國皆兄弟 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于
戾矣 兕爵所以罰不敬舉之 飲酒樂趙孟出曰吾不復
此矣 不能復 見此舉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頓 頓水名趙武歸自會至於
左傳載 卷之三 王 劉子定公名夏美哉禹功而思禹
之館于洛汭 水之北 劉子曰公名夏美哉禹功而思禹
功之明德遠矣 言禹明德深遠故 微禹吾其負乎 皆美
也 吾與子冕弁端委 冕弁皆冠也端委 以治民臨諸
侯 內以治百姓 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 勸趙孟大庇其民 對曰老夫辜戾是懼 言當視
罪及焉能恤遠 豈能念吾儕偷食 幸祿食朝不謀夕 朝
及于夕何其長也 豈能為長 劉子歸 以語王 以趙武
告景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老之者 諺俗語有云言人
及之 力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

人乃自此於徒 朝不謀夕 不為遠慮 以民棄神人矣 民者
主棄其民 神怒民叛 棄神神怒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
矣 見明年 神怒不飲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 神
不從事 又何以年 趙武果卒
叔孫歸 曾天謂曾早曰 曾叔孫 旦及日中吾知罪矣 言
其內焉用之 欲受楚戮是忍于外今 早曰數月于外一
旦于是庸何傷 言叔孫數月勞後季孫 買而欲贏而惡
左傳載 卷之三 王 公 魯平 曾諸商賈水利者 卑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
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叔孫也魯有季 乃出見之
鄭徐吾犯之妹美 徐吾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穆公
已納幣聘之 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 公孫黑字子首子
娶其妹也舍屬也 犯懼 告子產 子產為政故 子
產曰是國無政 言鄭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 二
惟汝意 犯請於二子 於子南子皙請使女擇焉 請二子
擇其妹自 皆許之子皙盛飾入 以衣服盛 布幣而出 帶
而出 子南戎服入 若軍旅之 左右射 執弓挾矢超乘

艾也先世之總澤在國于天地有與立焉言其輔助不

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平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

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

稔鮮少也少商當歷趙孟視蔭曰視日影朝夕不相及誰

能待五趙武志衰以日景自昏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

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曰翫得皆貪也言執政其與幾

何言不能久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山戎及羣翟于大原即大崇卒也

也聚卒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便車戰不以什

左傳載集卷之三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困諸阮又克車每困于

故必請皆卒去車為自我始創為乃毀車以為行先自

克其馬車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

而為步陣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

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不肯舍新以狗魏舒新之有

功為伍陳以相離制步卒為五陣互相救授蓋以道阮

建屬易兩于前伍于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其居前之陳名曰兩一也其居後之陳名曰伍二也其

右軍之陳名曰專三也其左軍之陳名曰參四也其前

拒之陳名曰偏五也以誘之見以此陳非常所翟人笑之

笑其不未陳而薄之乘翟人未陳大敗之善言有吳

晉侯有疾晉平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鄭簡公使且問

疾公疾叔向問焉問子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

駘為祟謂二神史莫之知此史無識敢問此何神也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高辛帝伯曰閼伯季子曰實沈

居於曠林不相能也不相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征伐后

帝不臧帝堯不善遷閼伯于商丘從閼伯居主辰使之

辰星辰星大商人是因商之先祖相土封於故辰為商

星故大火為商國之星已遷實沈于大夏遷實沈居

主參主參星宿也唐人是因唐之先祖實沈之故國

左傳載集卷之三以服事夏商自唐虞歷夏及其季世曰唐叔虞唐人之

君曰叔虞按注說此唐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

叔虞非下文邑姜所生者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

也太叔成王之弟叔虞也夢帝謂已邑姜夢見余命

而子曰虞我命汝子之名曰虞取將與之唐將以唐人

之地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

手曰虞其手自然成遂而命之遂命其及成王滅唐武

季世叔虞立遂滅唐而封大叔焉取其地以封弟叔

為晉星晉者叔虞之子實沈之神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按天文十二次參在申其大之實沈昔金

天氏有裔子曰昧金天氏少昊也為玄冥師木官生允

格臺駘駘生二子長名臺駘能業其官繼其父業宣汾

洮洮水障大澤障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帝

臺駘封諸汾川封臺駘於汾水沈如孽黃實守其祀國

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汾川祭祀之神抑此二者實沈

二不及君身不能降禍晉侯山川之神若臺駘為則水

早疫癘之災此若國家有於是乎祭之於是祭祭山川以

日月星辰之神若實沈焉則雪霜風雨之不時若國家

左傳此箋卷之三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變於是乎祭之於是祭祭日月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

哀樂之事也此等不節皆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焉

聞之君子有四時夕夜朝以聽政政事晝以訪問問政

夕以修令修令夜以安身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以此

更遠以宜其氣勿使有所壅蔽底若土壅水也不使行

底謂氣止節宣其氣不使有此四者以露其體散則伏

食減損而茲心不爽致使此心不明而昏亂百度察

失宜而昏亂今無乃壹之色而壹其四時乎則生疾

矣所以宣散不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同姓之

矣所以宣散不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不以同姓之

其生不殖若取同姓則生疾美先盡矣人於同姓相

愛之夫則相則相生疾美盡而君子是以惡之惡取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卜而得吉必達此二者達

堂四時取同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也今君

內實有四姬焉今同晉君內官有姬其無乃是也乎亦

疾若由是二者若因查四時取弗可為也已則其疾非

治四姬有省猶可若於四姬減省無則必生疾矣如無

則必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傳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

醫於秦秦有良醫秦伯使醫和視之秦景公使良醫曰

左傳此箋卷之三疾不可為也不可是為近女室因好女色

之非鬼非食不由鬼神減以喪志失其心志良臣將死

君之過臣將死矣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

之非不可近先王之樂之作樂也所以節百事也所以

百種故有五節謂宮商角徵遲速本末以相及其為聲

速從本至末緩急相中聲以降則樂終而五降之

後五聲不客彈矣復作於是有煩手淫聲五降不

吳聲是謂煩手此手所憚埋心耳使人之心乃忘平和

使人忘失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百事皆如至於煩至

平和之性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百事皆如至於煩至

類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以為心之
儀節使動非以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五行發為
不遇度也發見而為五色五色發見而為五色徵為五聲徵發而為
五聲發見而為五色淫生六疾淫生六疾六氣六氣六氣曰
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六氣之化分為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之時序為
五節序此四時以為五行之節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
過則為菑受用六氣有過陰淫寒疾陰過則陽淫熱疾
陽淫熱疾陽過則陰淫寒疾風淫手足風過則雨淫腹疾
雨淫腹疾雨過則風淫手足夜當安身夜當安身女陽物
左傳竟案左傳竟案而晦時而晦時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淫則生內熱蠱惑之疾
陽物故過用則生內熱之疾陽物故過用則生內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今君不節不時
得其時故過用則生蠱惑之疾得其時故過用則生蠱惑之疾告趙孟告趙孟
趙孟曰誰當良臣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對曰主是謂矣
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
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
禍興禍興而無改焉而無改焉必受其咎必受其咎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
不能禦不能禦大臣不能格君大臣不能格君吾是以云也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趙孟曰

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言溺於女色如溺水
疾其名疾其名於文其血蟲為蠱於文其血蟲為蠱
為蠱為蠱在周易在周易女惑男女惑男
女惑男女惑男謂之蠱謂之蠱
此二者皆蠱惑之象故以名皆同物也此二者皆蠱惑之象故以名皆同物也
良醫也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厚其禮而歸之
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郊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犂犂郊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
二子也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多楚公子圍將聘
左傳竟案左傳竟案子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子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
一月已酉公子圍至一月已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益而弑之入問王疾益而弑之
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右尹子干出奔晉
比宮廐尹子哲出奔鄭比宮廐尹子哲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郊殺大宰伯州犂于郊
葬王于郊謂之郊敖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鄭使赴于鄭
為後之辭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共王之子圍為長伍舉更之曰伍舉更之曰
二年二年
晉韓宣子來聘晉韓宣子來聘

昭公即位且觀書于大史氏魯之古書藏見易象與魯
春秋是時此二者未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
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注解並公享之季武子賦絲之
卒章大雅韓之卒章文王有臣故能以韓
弓小雅角弓篇言兄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
寡君有望矣起詩欲親兄弟之國武子賦節之卒章小
師之卒章取式說爾心既享宴于季氏公享畢復有嘉
樹焉季氏之宣子譽之稱樹之美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
以無忘角弓謝以志韓子之德遂賦甘棠召公宣子
左傳紀事
日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晉納幣為平公見
子雅子雅召子旗子雅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
也不臣志尤精有見子尾子尾見彊子尾宣子謂之如
子旗亦言大夫多笑之齊大夫多笑唯晏子信之曰夫
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誠信之人自齊聘
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衛風篇以宣宣子賦
木瓜亦衛風言欲
鄭公孫黑將作亂黑子欲去游氏去年黑為游楚所而
代其位代于大傷疾作而不果游楚所傷之瘡其疾

氏與諸大夫欲殺之昭氏黑之族也黑子子產在鄆時
邊邑聞之懼弗及欲及其未作乘遠而至乘傳車使吏
數之使有司數曰伯有之亂伯有貝霄也襄公三以大
國之事以國家共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
堪圖家不專伐伯有專擅與兵而罪一也昆弟爭室去
藥甲以見于南飲而罪二也蕭隧之盟去年六卿私女
僞君位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太史書曰七子而罪三也
有死罪三三罪皆何以堪之不速死若不速大刑將至
將加再拜稽首子產之命辭曰死在朝夕言傷重其無
左傳紀事
助天為虐天已虐我無更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
命也得終其天命作凶事為凶人改作凶惡之事不
助天我若不助其助凶人乎豈可助凶請以印為稽
師指師市官也子智又請于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
將使之鄭君自不才將朝夕從女旦夕將從汝女罪之不恤而
又何請焉又何力為不速死司寇將至言將命刑官斷
七月子智自尸諸周氏之衢陳其尸於通衢加木焉其
罪外木以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四

昭公二

三年 壬戌

鄭游吉如晉

游吉子太叔也

送少姜之葬

少姜齊女晉侯之妾也卒於去年太叔來

葬

梁丙與張趯見之

二千皆晉大夫

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

此來也

言卿送姜葬

子大叔曰將得已乎

言不得已而來昔文

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

吉四之事不勞諸侯

令諸侯三歲而聘

三年一次

五歲而朝

五年一次其君相朝

有事而會

後會諸侯不

協而盟

謂侯不和

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

使卿夫人夫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四

昭公

二

一

喪士弔

使士行

大夫送葬

使大夫足以昭禮命事謀

而已

朝聘以昭禮盟會以謀

無加命矣

此外別今變寵

之喪

公平

不敢擇位

不敢計擇而數於守適此於正嫡夫

人唯懼獲戾

唯恐得罪於晉

豈敢憚煩

豈敢畏其煩勞少姜有寵而死

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

不特此送張

翹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

吾幸而得然自今子其無事

矣

然自今以後汝

譬如火焉

火心星大火中南方之中

寒暑乃退

季夏火星昏見於中而暑退

此其極也

暑之

極季冬

能無退乎

極則必退以晉

晉將失諸侯諸侯

求煩不獲

無復弔賀

二大夫退

梁丙張趯大叔告人曰張

趯有知

言假使張

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猶不得爲君子之智也識其不

爲晉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

果如干太叔之言

曰寡君使嬰曰寡

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率質幣

欲自奉質幣以來朝

以無失時

之時則國家多難

以國家多患難

是以不獲

適先君之適

以備內官

焜燿寡人之望

意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

心之望

君若不忘先

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

收恤

微福於大公丁公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四

昭公

二

二

二先君

昭昭故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

及遺姑姊妹

及其餘非夫若而人言如常人不可

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

振整而還擇其可者

以備嬪嬙

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

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仇儔

在續經之中

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

夫人

以治

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

唐叔晉始封之君言歷代

嘉之

先君無不寵賚嘉美之也

既成昏

晏子受禮

晏子為齊 叔向從之宴 叔向 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
晏子曰此季氏也 言今乃齊 吾弗知其 齊其為陳氏
矣但知齊國必 公棄其民 齊君不 而歸於陳氏 民心皆
於陳 齊舊四量 總名也 豆區釜鍾 此齊舊日四量 四
升為豆 其各日豆 各自其四以登於釜 六升四區為釜
容六十 釜十則鍾 容六斛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陳氏以
升為豆 以齊之五豆為區 容一 鍾乃大矣 釜十為鍾 則
以家量貸 陳氏以其家之 而以公量收之 而收民之粟
厚貸而 山木如市 在山之木 弗加於山 山之價 魚鹽屋
薄取也 左傳統纂 卷之三十四 昭公 三
蛤往賣於市 弗加於海 海之價 民參其力 賦以三分計
之二入於公 其二分入 而衣食其一 民之所得為云公
聚朽蠹 齊之倉庫積聚 而三老凍餒 三老杜注謂上壽
壽也 國之諸市 諸市皆謂 屢賤踊貴 市中屢賤踊貴
以見齊多 人民人痛疾 齊人苦於公 而或煥休之 陳氏乃
受刑之 人民人痛疾 齊人苦於公 而或煥休之 陳氏乃
其痛而念之也 其愛之如父母 愛陳 而歸之如流水 陳
煥休痛念之聲 其伯直柄虞遂伯
氏 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自不能逃民 箕伯直柄虞遂伯
戲 四人皆齊之 後 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 胡公四人
封之君也 大姬周女 胡公之妻也 言齊將亡而陳氏將
代有齊國 彼四人者 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 雖我晉 今亦季世也 戎馬不駕 戎
不復卿無軍行 卿無所將之軍此言 公乘無人 公乘謂
右者非無人也 卒列無長 百人為卒非無長 庶民罷敝
而宮室滋侈 道廛相望 廛死者相 而女富溢尤 嬖妾之
尤 民聞公命如逃寇 警樂卻有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
入姓皆晉大族 政在家門 大夫之家 民無所依 百姓無
君曰不悅 日不復改 以樂慆憂 易憂禍 公室之
卑其何日之有 言其卑 諛鼎之銘曰 諛鼎為銘者未嘗
人昧旦丕顯 言人君每日早 後世猶怠 後世之君猶有
左傳統纂 卷之三十四 昭公 四
況日不悅 况今晉君 况其能久乎 晏子曰子將若何 將何
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 亡滅 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 宗族國君之枝葉也 公則公從之 君為根
能存 肸之宗十一族 其先祖同出一公有十一 唯爭舌
氏在而已 肸云 肸又無子 無賢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善
幸矣 豈其獲祀 未必有子孫得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近市 居近於市 湫隘囂塵 其宅下而
不可以居 請更諸夷墪者 夷明高燥之地 辭曰
宅 君之先臣客焉 先臣謂晏子之先 臣不足以嗣之 德

倘不足以於臣後矣我得居先人之宅已為後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時有所買求無小人之利也此乃我小人敢煩里
旅豐敢煩勞里公笑曰子近市議貴賤乎知物對曰既
利之既以近利敢不識乎豈敢不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
公繫於刑當是時景公有鬻踊者有作別者之故對曰
踊貴賤既已告於君傳言晏子既以此踊貴故與叔
向語而稱之故與叔向同晏景公為是省於刑因晏子
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詩小雅君子如祉如行也祉福也亂庶遘已則禍亂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四五
止其是之謂乎言晏子之言可及晏子如晉謂今往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歸則其既拜乃毀之乃折
而為里室里室中皆如其舊晏公本數里室以大
其則使宅人反之使掌宅之人以其且諺曰引俗諺之
非宅是卜卜其宅之吉凶也唯鄰是卜乃卜其人之
三子先卜鄰矣言彼鄰人之居於此違卜不祥一旦違
不祥為小人者不當違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豈敢違
使人犯非禮使人犯非禮卒復其舊宅使人犯非禮

鄭伯如晉鄭簡公公孫段相伯石甚敬而卑禮無違者
晉侯嘉焉授之以策賜命曰子豐有勞於晉國言伯石
功於余聞而弗忘我聞其事賜女州田賜以州以昨
乃舊勲以福汝先伯石再拜稽首謝晉侯受策以出君
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言人莫伯石之汰也伯石為人
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尚蒙况以禮終始乎况終身行
七年子產歸州田傳
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罕虎字楚人曰微敝邑以
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既篡立日敝邑之往言鄭君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四六
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恐晉國其不往若則
宋之盟云則魯襄二十七年盟宋之時進退罪也進則
於晉退則其約曰楚晉之從交相見也宣子使叔向對曰君
得辱有寡君言鄭君若在楚何害雖往朝修宋盟也是
修前日交君荷恩盟鄭君若能雖朝夕辱於
相見之盟君荷恩盟鄭君若能雖朝夕辱於
不棄盟言則主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能雖朝夕辱於
盟者免於罪矣君若不有寡君鄭君若能雖朝夕辱於
敝邑雖朝夕辱於寡君猜焉君實有心鄭君荷誠何辱命焉
不煩來言君其往也鄭君但往苟有寡君於我晉在楚
猶在晉也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鄭

在此小人冀除先人之敝盧曰子其將來持室以今子
年春年春小人失望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非上卿提
皮實來小人也故必用上且孟曰而將無事是春之言
大國尊夫人也齊侯田於莒
吉庶幾焉符趨之言
齊侯田於莒齊侯之東盧蒲癸見慶氏也廷娶於境
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然髮種種余奚能為年老不
公告二子子尾子雅子尾欲復之欲令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言髮雖老而其或寢處我矣言其志
也先是子尾子雅怒慶封告盧蒲癸對曰在害我
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故子雅有是言
左傳統纂卷之三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吉日小雅宜
楚子欲與鄭伯共田故賦之既享子產乃具田備具田備王以田江
南之夢楚之雲夢
齊公孫寗卒齊子司馬寗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司馬
夫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子旗子雅之子也其父
為十年陳氏遷樂商張本姜族弱矣齊姜姓公族而嬀將始昌陳氏
楚今方二惠競爽猶可二惠謂子尾子雅皆出齊惠又
弱一个焉今子雅死又美其危哉陳氏所有
四年癸卯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楚靈王欲會諸侯
致靈王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往日賜盟
之命盟在襄公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言諸侯從晉者使見
二十七年晉楚之盟以歲之不易以楚國年寡君願結驪於二
晉楚之盟云見晉現
三君楚君欲與使舉請問使我來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晉若四方無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晉之威
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司馬侯文楚王方俊天或者
欲逞其心天意或欲逞以厚其壽使其壽而降之罰然
降大禍降大禍未可知也將如此其使能終亦未可
本傳統纂卷之三
知也又恐天意晉楚雖天所輔二國皆大雅天意所不可
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得楚君所歸若歸於
德若楚君吾猶將事之實事之况諸侯乎誰有不若
適淫虐若楚君楚將棄之猶棄之吾又誰與爭不
必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其何敵之有
與我國險而多馬國有山河之險一不殆齊楚多難二
不殆之此三不殆也有此三者何鄉而不濟無所
不對曰特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此三者皆
也四嶽東嶽泰山南嶽衡山三塗太行轅轅陽城山名
西嶽華山北嶽恒山

所出大室中嶽荆山荆之山也中南終南山也九州之險也是
不一姓立國於此險地者夫豈冀之北土燕代之地也焉
之所生無與國焉未聞其地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則德通於人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難不可虞也不可虞也
虞虞之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
失其守宇若何虞難如何可以齊有仲孫之難莊公九年
孫無知而獲桓公因此得立桓至今賴之晉有里克之
難公九年晉里克不期而獲文公因此得立文是以
左傳統纂卷之五九
爲盟主晉國送主衛邢無難二國本無敵亦喪之元年
衛邢二故人之難不可虞也特此三者恃險與馬而
而不修政德國不修政亡於不暇黃危亡又何能濟
豈能無所君其許之再言以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
以頃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文王之興豈嘗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不
自來諸侯君實有之諸侯即楚何辱命焉何煩楚椒舉
遂請昏楚使椒舉來時晉侯許之又許楚子問於子產
曰子產從鄭伯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
在楚故問之

安晉君安於少不在諸侯其志不在其大夫多求諸臣
莫匡其君無正故在宋之盟往日又曰如一又有交
若不許君將焉用之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
必來從楚之盟承君之歡承楚君不畏大國無所畏何
故不來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
不可言求人以逞快已與人同欲盡濟
大雨雹雹雨季武子問於申豐曰武子季孫宿雹可禦
乎雹之爲災可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備夏十二月月二日行處
左傳統纂卷之五十
西陸朝覲而出之夏三月周五月日行昴畢乃西方宿
也其時可其藏冰也日在北深山窮谷山遠而難窮故
以出冰固陰互寒固也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陰閉
言窮固陰互寒固也於是乎取之深山窮谷陰閉
所以專達其其出之也日在西朝之祿位朝廷之臣
氣使不爲其其出之也日在西朝之祿位朝廷之臣
賓食喪祭賓客享食公於是乎用之不特供君自用其
藏之也黑牡秬黍黑牡黑黍也以享司宋司宋
有事於冰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桃爲弓以除其災
故祭其神祭冰至尊故用祭寒而藏之祭司宋獻羔而啟之
桃棘以藏冰祭冰至尊故用祭寒而藏之祭司宋獻羔而啟之
也獻羔而開冰公始用之君先用冰君先用冰火出而畢賦夏三

星初見時乃盡
新賦當受冰者其藏之也周
藏冰其用之也徧用冰則

冬無愆陽冬不夏無伏陰夏不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

出不震雷發聲而無苗霜雹無雷雹以為苗若苗霜雹

疾不降病疾天氣所為民不夭札無遺病疾今藏川池

之冰棄而不用自君用冰外他者皆風不越而殺以理

風散而暴雷不發而震雷不發而震雷不發而震雹之為苗不積

故為雨誰能禦之誰能禦之誰有能禦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風之災止其災者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左傳紀事

卷之三

十

楚子合諸侯于申晉人許之諸侯皆椒舉言於楚子曰

臣聞諸侯無歸言諸侯不禮以為歸乃從服之今君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

享今河南陽商湯有景毫之命今河南華縣有湯周武

有孟津之誓成王歸自奄大康有鄧宮

之朝始平鄠縣東有臺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齊桓

有召陵之師信四晉文有踐土之盟信二十君其何用

君謂靈王當于六王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二公之事擇用何禮王曰吾用齊桓用石

君其還焉良士宜擇而咨請焉王曰吾用齊桓用石

王使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如椒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

用之敢不薦聞小國謂宋大國指楚言獻公合諸侯之

禮六宋公魯放子產曰小國供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

會公之禮六獻此禮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宋先

公子產善相小國斷語文有委制王使椒舉侍于後

以規過正二子卒事不規會事始終椒舉未嘗王問其

故何以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

見楚宋嘗行故未之宋太子佐後至佐宋太王田于武城

出楚王久而弗見不見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

左傳紀事卷之三郭公

局有宗祧之事于武城言為宗寡君將墮幣焉墮輸也

公羊傳鄭人來輸平敢謝後見假其後至故言將因諸

見徐子吳出也吳之以為貳焉故執諸申吳其為吳必

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倭自為者倭椒舉曰夫六王二

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

仍之會夏桀會諸有緡飯之緡國之君商紂為黎之蒐

紂蒐於東口之東口之國周幽為大室之盟

於中獄太室戎翟叛之因此叛月皆所以示諸侯汰

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今君會諸侯而無乃不

濟乎不能成王弗聽不從叔子產見左師曰宋向吾不

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其強盛不過左師曰然不

十年後言楚君若非十其惡不遠則其惡不遠惡而後

棄惡及遠方善亦如之為善者亦須德遠而後興德及

遠方而其國與

楚子以諸侯伐吳因會而以諸圍朱方朱方吳克之執

齊慶封慶封以襄公二十八而盡滅其族果如叔孫

之言將戮慶封盟王欲解慶封叔率曰臣聞無瑕者可

以戮人言自己無瑕慶封唯逆命慶封惟其黨於

左傳統纂卷之三

以在此所以被其肯從於戮乎以蓋王篡弑而得君故

也播於諸侯若慶封出言不遜徒焉用之安用戮王弗

聽負之斧鉞使慶封自以徇於諸侯其罪以為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崔杼弑莊公弱其孤崔慶立

其功小而以盟其大夫且盟其大夫云慶封曰慶封亦

王之無或如楚其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慶王

殺名康乃其而代之其位以盟諸侯又為會而王使

速殺之惡其聲已之罪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

街壁士祖輿觀從之造于軍中賴子自縛其身惟繫其

賁士祖輿與觀從賴君後示王問諸叔率對曰成王

克許楚成克許許偃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

觀此楚成受王從之舉言遷賴於郢楚子欲遷許

于賴使鬬韋龜子文之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為許申

無字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此會召諸侯而來伐國

而克城竟莫拔築城于外境王心不違王心所欲民其

居乎王恃其威力民之不能安居民之不堪

王命乃禍亂也民不堪命

鄭子產作丘賦九夫為井十六井為丘每丘當出馬一

左傳統纂卷之三

故於牛馬之外別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其父

所殺已為蔓尾子產又為重賦毒害以令於國今國人

國將若之何國人將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渾罕也子

產曰何害言雖謗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善者

不改其度不改其所故能有濟民不可逞民不可使度

不可改法不可以詩曰禮義不愆無所愆失何恤於

人言雖有謗言吾不遷矣不以人言渾罕曰國氏其先

亡乎子產以父于國之族必先亡也君子作法於涼涼

其敝猶食其未流何有作法於食今子產立法取敝將

若之何其未亂之弊將有無如之何者姬在列者姬姓列為諸侯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基以蔡偏於楚曹偏於宋又加之以無禮鄭先衛三偏而無法鄭偏於晉楚又加之以無法政不率法今子產為政而不循前代之法而制於心但以私心自為制度民各有心民心不同必不服也何上之有何以久居民之上乎子產權時救惡澤罕議之正道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王夢天壓已弗勝夢天壓已弗勝力不能勝夢天壓已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色黑而肩深目而蝦左傳紀事魯之二十四年

喉目深而口象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從從者穆子夜夢既旦召其徒且曰志之也志謀及宣伯奔齊饋之宣伯饋如穆子之兄成十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兄始為亂已則有魯人召之不告而歸不告而既立在齊生孟丙仲王魯召之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問有子否女生對曰余子長矣能率雉而從我矣六歲奉勞勇反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試號其名曰唯果名牛故皆召其徒

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有寵穆子以牛應侯未必吉使為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而為子明所娶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仲王也田於丘菑丘菑之地菑音逆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使其家亂而豎與孟盟不可欲使從已叔孫為孟鐘叔孫為孟鐘日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饗大夫以落之以落猶血既具使豎牛請日孟使牛請日入弗謂謂白也豎牛既入不出命之曰詐命及賓至聞鐘聲叔孫不知卒牛曰孟左傳紀事魯之二十四年

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蓋豎牛投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彊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公與之環王環使牛入示之仲王使豎牛以不示不示孫出命佩之使仲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叔孫曰何為怪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叔孫不以仲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叔孫逐奔齊疾惡命召仲仲叔孫疾甚飲召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氏幸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食可

得無為去豎牛益杜洩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言
力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言
其不欲見人以使實饋于今而退與豎也个牛弗進以
止杜洩灌入見使實饋于今而退與豎也个牛弗進以
食則置虛命徹豎牛已舍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
食乙卯卒三日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之庶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使
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洩不與已同杜洩將以路葬
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乘路
葬焉用之且家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家卿謂季
謂叔孫左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也不可曰洩不夫
左傳紀事卷之五昭公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王思舊勲而賜
之路威其有禮以復命而致之君約不敢自乘復君不
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
謂季孫也書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
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今死而弗以是棄君命也
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府而弗用是廢三官之
所書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

左傳紀事卷之二十五

昭公三

五年甲子 是歲秦景公卒

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中軍季孫將左師孟氏

季孫為中軍于施氏成諸滅氏季孫不飲親其機

計又取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

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孟氏取其

半焉復以于弟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取二

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

左傳紀事卷之五昭公

書使杜洩告于殯告叔孫日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

故告四壁牛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偃闕諸

諸五父之衢皆在襄受其書而授之授也受季孫之

告帥士而哭之杜洩痛叔叔仲子謂季孫曰叔仲子

季孫命杜洩命使從杜洩曰卿喪自

朝魯禮也從生存朝吾子為國政未敗禮而又遷之子

而行善杜洩仲至自齊仲王聞父季孫欲立之立為叔

而後

南道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盛則此衰彼實家亂豎牛與仲王自
相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道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
庫之庭攻仲王也魯城內有大司官射之中目而死仲王
被脣庭氏之盧于其上作庫豎牛取東鄆三十邑以與南道取叔孫氏邑昭子
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殺適
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道昭子
其見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于孟仲
之殺諸塞關之外殺豎牛于齊投其首于寧風之棘上
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
左傳載之卷之五魯公
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勞不賞私
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言德行直則四
方順從之莊叔穆子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
遇明離下坤之謙艮下坤以示卜楚丘楚丘
名曰是將行此子主而歸為子祀爾祭祀以譏人入其
名曰牛卒以餒死明日也離為日明入地日之數十
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為
為與黃昏為謙日入為徐哺時為僕日映自王以下其
為盛則中日出則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自王以下其
二為公其三為卿王天子也天子至尊故居位公諸

夫也降于諸侯故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旦
其位居于第三日為三位明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明也離在
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日明故曰為子祀莊叔
而末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故曰為子祀莊叔
卜為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口于飛離為日為鳥
知為子祀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于鳥為垂翼
象日之動日動物也雖有口傷故曰君子于行明口初
有應君子象也在明傷之世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居謙下之位故將避難而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
且位在三又非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
離屬南方故為火離變為艮為火焚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
山火焚山則草木焦枯山敗可知于人為言艮為言敗
左傳載之卷之五魯公
言為讒言為讒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變
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見故純離為牛離為牛離為牛
主人有言言而見見故必讒言離為牛離為牛離為牛
故言純離為牛離為牛離為牛離為牛
離為牛世亂讒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為牛
離則讒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謙不足飛不翔謙不足飛不翔謙不足飛不翔
不遠垂不峻翼不廣故不能廣遠故曰其為子後乎
不遠知故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
知不遠去父子世為亞卿位不
是以終蓋卦體
公如晉魯昭公即位自郊勞至于贈賄諸侯相朝聘其
其去有贈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

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言何為自郊勞至于贈禮之儀也不可謂禮非禮之本也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于民者也以禮而固結民今政令在家魯之政令出不能取也而心乃禮之本也乃禮之本也弗能用也賢而魯君奸君不能有子家駒弗能用也賢而魯君奸大國之盟奸犯晉楚陵虐小國元年代利人之難去年取而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時三家盡征其民民食于他魯君仰食于三思莫在公羣臣思慮不圖其終無在君者不恤將有禍難左傳統纂卷之三其所恤之禮之本末所謂禮之將于是乎在在乎恤也而屑屑然習儀以亟魯君不知禮之本末而屑屑然言善于禮今吾君乃稱不亦遠乎乃遠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時晉平公亦失政故文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去年叔舉為楚王求昏晉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叔向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于其戒之汝適楚國當其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適足以自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謹吾為使者守之以

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教以為始必思終無不復知至終無有不從而不失儀吾可象之敬而不失威不可復行之事從而不失儀吾可象之敬而不失威恭以失吾道之以訓辭聖人教訓之辭奉之以舊法可畏之威道之以訓辭聖人教訓之辭奉之以舊法舊故之法考之以先王用先王之禮度之以二國楚之勢以雖汰侈若我何及楚宣子叔楚子朝其大夫靈王受羣曰晉吾仇敵也言素為苟得志焉荷有可志無恤其他他無所其來者今晉來上卿上大夫也子上卿叔向若吾以韓起為閹足而使之守門以羊舌勝為司官使為充官之長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左傳統纂大夫莫對遠啓疆曰可將欲諫之苟有其備吾君苟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朝聘之禮使者執設酒食以享賓賓小有述職小謂諸侯也朝于功諸侯以察其功設機而不倚雖設几而不取爵盈而不飲雖設酒而不取飲宴有好貨主君宴賓以賄鼎設饗食則有入有郊勞賓之入也則有郊出有贈賄賄之出也則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失此之遺則禍亂興則禍亂由之以典起也以上言聖王之

卿八大夫叔向本半吾氏食采于楊故文覽楊 楊石石叔向子 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半吾四而言十 其二縣故長較七百長較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但言強家 計遺守國者計遺守國者 奮其武怒武念怒之氣 以報其大耻楚而 報此伯華謀之 叔向之兄半吾中行伯魏舒帥之 中行伯魏舒帥之伯名 吳荀偃之子也魏舒魏獻 其蔑不濟矣何所向 君將以子魏絳之子也二人為將 覲易怨吾君將變如 實無禮以速寇數其二便是為 未有其備晉人來計又 使羣臣往遺之禽徒使我羣臣 以是君心以求是失 何不可之有啓羣首答言曰可王 左傳紀事 卷之五 昭公 七 日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以謝 厚為韓子禮王欲救叔向以其所不知墨王欲難叔向以不 而不能王之所同 亦厚其禮 楚子以諸侯及東伐吳楚墨王以陳蔡 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 遺射以繁揚之師會于夏洧遺射楚大夫會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楚 聞吳師出遺啓 疆帥師從之從吳 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盧江舒縣 楚子以駟至于羅洧駟傳也 吳子使其弟蹇由犍師吳 楚人執之靈王 將以彘鼓將殺之而取 王使問焉其血以塗鼓

卜來鶴師
得吉兆乎

之述
辭命

往觀楚王之怒發急如何

兆告吉曰克

乃默由自言
以驪好迎我

益而忘其死

焉震電馮怒

乃早爲之備

可以息師息亦

卷之三十五 蜀公

矣下言利且吉卜矣

之死生也

其

者一減一否

得吉卜而敗

也爲此行其

楚子

備楚無功而

100

乙丑 秦哀公元年是歲杞
文公卒弟郁釐立是爲平公

鑄刑書子產爲政鑄刑書于鼎以爲國法叔

虞于子予始者惟度汝以爲已法今則已

而議
刑
不爲刑辟
不預先而懼
詳爲書法

知猶不可禁禦然猶不能是
矣禁止爭者

之以政舉治以政行之以禮使無不正

而勿
信 奉之以仁
奉此仁心
以養民物 制

勸其從所以勸其順從教令嚴斷刑罰

其驕懼其未也然猶恐其未故放逸未能服民

卷之三十五 附公

聳之以行以聳懼之教之

役使之必以恭臨之以敬其間

之以剛
故斷之以剛果
猶求

明察之官以爲百官忠信

師慈惠民于是乎可

而不生禍亂民安君寧

民不畏上矣 皆有爭心 皆生

徵幸以成之

罪者或至幸免無罪者夏有
墮飛文不可得而治也

乃取焉時所斷獄制為定法作刑之書商有亂政既亂而作湯刑通因湯
獄制為定法周有亂政既亂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時所
作湯刑之書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乃取文武時所
之書三辟之典三辟即湯刑皆叔世也也非世日季
世則叔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漁產公三十年子立謗
政四年子產作丘制參辟用三代亂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詩曰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德後善也式用
善川法乎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田大雅文儀刑文
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故能日有安又田大雅文儀刑文
王言善用其法萬邦作孚故能為萬如是如詩何辟之
有何用刑民知爭端矣今民既知爭罪將棄禮而徵于
左傳卷之三十五鄭公
書必將建禮罪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至銳將盡爭之
言將建禮罪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至銳將盡爭之
幸免其巧終子之世鄭其敗乎於聞之國將
亡必多制必數改其此之謂乎蓋子產復書曰子產答
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不能為吾以救世也
始以救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亦不敢忘侯士
當世耳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亦不敢忘侯士
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言當周正五月火未
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是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同
而致災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鄭罕虎公孫
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鄭辭不敢見不取魯國固請
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
鄭伯見子皮如上卿鄭伯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
見子大叔以馬二匹以兩禁獨牧採樵禁止獨牧牛
不入田不犯不樵樹不采莪不伐嘉木為樵不抽屋不
強抽裂也不毀裂所舍之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
人降君子則廢不得居位舍不為暴主不恩賔恩惠也
舍不為暴主舍不為暴主往來如是往及歸鄭三卿皆知其將
左傳卷之三十五鄭公
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去年
時楚人弗逆不使人出公子棄疾及晉竟棄疾楚共王
之使至子竟晉侯亦將弗逆秋放楚叔向曰楚辟我
衷晉以其正若何效辟晉何舍正詩曰小雅角爾之
教矣所教民胥效矣相效從我而已言當使焉用教人
之辟何為而效書曰書聖作則法于天下無寧以善人
為則無寧也言寧而則人之辟乎而可以法人匹夫
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晉侯說悅叔向乃逆之乃使人
棄疾

經畧天子經營天下以四海爲之界諸侯正封諸侯正其封內使有定分古之制也

死焉故人人皆致死以討紂君王始求諸侯吾君初求為諸侯盟主而則紂

小故號政當之八月新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
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
滅者何也見小雅十月之交有此對曰不善政之謂也
所謂不滅者是國無政政事不用善不用善人則自取誦于
不善于為政也國無政政事不用善則自取誦于
日月之災則謂見于天而日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
已一日擇人擇賢人而用之二日因民因民所利三日從時順四時之所務
此三者為政之大務也
晉人來治杞田襄公二十九年女叔侯來治杞季孫將
以成與之成孟孫氏之邑也木是杞謝息為孟孫守時
息為孟孫守不肖以杞人有言曰雖有華餅之知
左傳紀事
水器也言雖有華餅為人不肖以杞人有言曰雖有華餅之知
餅之小小如餅者為人不肖以杞人有言曰雖有華餅之知
如也夫子從君今我孟孫從而守臣喪邑臣乃失其所
守之雖吾子亦有猜焉疑我之不忠也季孫曰君之在
楚季武子言我于晉罪也晉人不欲請侯朝楚故又不
聽晉今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以兵吾無以待
之魯無以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魯之問隙可吾
與子桃我以桃也成反迫至伐杞誰敢有之誰敢取之
歸之是得二成也是孟孫并桃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魯
晉討之憂而孟孫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
孫又多得一邑

乃遷于桃于是謝息晉人為杞取成
楚子享公于新臺魯昭公既至楚楚靈使長鬣者相楚
也欲誘好以大屈大屈弓名以既而悔之楚昭公遂啓疆聞之
大聞君之悔拜賀賀昭公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欲得此弓也寡君無適與也我楚君未知而傳
諸君今魯君君其備禦三鄰言三國將伐魯而慎守寶
矣謹守此寶敢不賀乎公懼言而恐乃反之之魯故以
其弓還之非寶
鄭子產勝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迎客私焉私曰
左傳紀事
寡君寢疾于今三月矣走羣望所祀山川皆有加無
瘳瘳愈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以子產傳
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鬼之有言晉君臣皆賢
昔堯遜鯀于羽山羽山在東海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郊以祀天三代祀之歷夏周二代道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故入韓子祀夏郊晉侯
有問病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
州田于韓宣子昭三年晉以州縣之田賜鄭公孫段是
韓起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能任其而賜之

大

丸

脾諫言鄭抑諺曰曩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

也弘矣其用物奉養其取精也多矣其取物之精其族

又大所馮厚矣伯有見其所馮而強死而以無病能

為鬼不亦宜乎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子皮鄭大夫罕虎也其族奢罕叔

殺罕魋公孫鉏子展之弟也展生罕虎罕朔奔晉而奔

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罕朔在何位子產曰君之

臣罕朔出奔乃是苟得容以逃死苟得見客何位之敢

擇何敢擇所卿違從大夫之位大凡卿以禮去國者罪

左傳紀事卷之五人以其罪降若以罪去國者古之制也朔于敝邑亞大

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冀之得免于死

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宜子為子產之敘也使從嬖大夫

而從嬖大夫但降一等不以罪降

公至自楚昭公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不能相禮

已乃諱之病之尚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三十四年僖

終官其事召其大夫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言禮之

故錄于此夫而屬之曰禮人之幹也在人猶

無禮無以立仲何以立吾聞將有違者曰

孔丘我聞將有違于至道者聖人之後也乃是聖人

也而減于宋謂六代祖孔父嘉為其祖弗父何以有宋

而授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祖宋厲公之子及正考

父考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輔佐戴公武三命茲益其

受三命為正卿位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一命而僂

而其再命而僂再命為大夫三命而俯三命為卿而其

俯皆是其再命而僂而其容僂三命而俯容俯也蓋僂

俯甚于僂所謂茲益恭也循牆而走不致安行亦莫余

敢侮雖過于恭而人僮于是僮亦謂也是希言曰

僮之中也以餬余口將此僂野以餬我其恭也如是

左傳紀事卷之五如此者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言聖人之後

正考父若不當世若不得居其後必有達人則其後嗣

至道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我若得必屬說與何

忌于夫子必以表二子使事之使以事而學禮焉以

定其位使之有禮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子

何忌也敬叔說也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有過而能

德之君詩曰君子是則是效言君子之人可以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僖子能補過是為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嬖人朔始生孟縶孔成子

廢縶叔謂已立元成子衛朔孔達之孫孟縶也元孟縶

余使囑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奇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

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番組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

成子告之夢夢協也也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

在二 期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繁之足不良弱行也孔成

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齊衛尚庶

主衛之社稷 遇屯 震下坎 又曰余尚立繁尚克嘉之

繁能善于元 遇屯之比 坤下坎上比 以示史朝史朝曰

元亨又何疑焉 元亨 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亨謂年長

非謂 對曰康叔各之可謂長矣 長也 孟非人也將不列

左傳統箋 卷之五 聖公

於宗不可謂長 足數非全人不 且其繇曰利建侯 繇卦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 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

而建 二卦皆云 有建侯之文 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

卦告之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外傳云大誓

卜襲于休祥戎商 弱足者居 故則偏弱居 侯主社稷臨

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

可乎 孟厥利居 故孔成子立靈公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六

昭公四

八年 丁卯 衛 衛公元年

石言于晉魏榆 晉魏榆之地 晉侯問于師曠曰石何故

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鴻焉 或石未嘗言而聽之 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 與作役

共怨謫動于民 怨謫之言 則有非言之物而音 與故有

不能言之物 今官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謫並作莫保其

性 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 有石言之異 于是晉侯方

左傳統箋 卷之五 聖公

築虢祁之宮 虢祁 叔向曰子野之言 子野 君子哉君

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謫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

故怨謫及之是官也成諸侯必叛 示人以後故 君必有

符 死云 夫子知之矣 師曠已先 知之矣

叔弓如晉 叔弓 賀虢祁也 以虢祁官成 游吉相

鄭伯以如晉 鄭公以叔相 亦賀虢祁也 史趙見子大叔

晉史官名趙 曰甚哉其相象也 言來賀晉乃相 可弔也

將叛可為晉弔 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

我賀將天下實賀 天下諸侯皆將 畏晉而來賀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樂也飲并治子尾之室
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子工皆來奔不齊而立
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強其臣曰子尾之孺子
長矣子良而相吾室欲兼我也兼齊授甲將攻之陳
桓子善于子尾亦授甲將助之陳桓子亦授甲于其家之從衆將助子尾氏以
攻子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子
道子旗不信或人之言則數人接續來告子旗遂如陳將往子尾氏之室又數人接續告變于道路
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桓子游服而逆之去或傳者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六
原謂命原謂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于開謂彊氏
子謂子旗曰弗聞子蓋亦授甲無字謂從桓子何不木
桓氏無字桓子名攻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讒之猶
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開謂之其若先人何先人謂子
世相好今若相攻子盍謂之無政我周書曰惠不惠茂
何以見其先人子盍謂之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不茂周書康叔也言當施惠于不康叔所以服弘大也
桓行桓子稱頌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樂氏所事吾猶
有望望子旗遂和之如初和樂高
地公子棄疾滅陳棄疾楚平王也時陳公子招公子穀
太子穀師而立公子晉襄公殺之

楚靈王使葉葉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壅袁克陳君嬖人
疾討而滅之與嬖袁克殺馬毀玉以壅袁克陳君嬖人
陳厚陳厚楚人將殺之請置之因楚人欲殺故既又請私
又請私私于嬴嬴私嬴私于嬴嬴私于嬴嬴私
君臣之禮君臣之禮私于嬴嬴私于嬴嬴私
楚臣使穿封成爲陳公成爲陳公爲陳公成爲陳公
故逃故逃使穿封成爲陳公成爲陳公爲陳公成爲陳公
不謂不謂國爭之成國爭之成刀逐子國故靈王稱其不謂不謂
酒于王酒于王王曰城麋之役王曰城麋之役王曰城麋之役
此此今日得爲楚君今日得爲楚君女其辟寡人乎女其辟寡人乎
知君之及此知君之及此若預知靈王若預知靈王臣必致死禮以息楚臣必致死禮以息楚
以殺汝所以盡臣禮也以殺汝所以盡臣禮也晉侯問于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六
曰未也陳頌頌之族也陳頌頌之族也出干頌頌出干頌頌歲在鴉火歲在鴉火
是以卒滅是以卒滅滅頌頌以水德王故以此年卒滅頌頌以水德王故以此年卒
陳爲頌頌之族故其滅陳爲頌頌之族故其滅今在析木之津今在析木之津
云亦當歲在鴉火之歲云亦當歲在鴉火之歲今在析木之津今在析木之津
也其斗之有也其斗之有天天將復由將復由復由復由復由復由
政于齊政于齊陳公子穀陳公子穀而後陳卒而後陳卒而後陳卒而後陳卒
仲齊齊仲齊齊云其後云其後而後陳卒而後陳卒而後陳卒而後陳卒
子得政正子得政正與此傳文應與此傳文應自蔣至于晉自蔣至于晉
古從蔣至晉古從蔣至晉無有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無有舜重之以明德實德于遂
遂天命而絕遂天命而絕絕嗣者絕嗣者遂世守之遂世守之遂世守之遂世守之
遂由舜有明德遂由舜有明德以置之也以置之也遂世守之遂世守之
胡公不滿胡公不滿其德不滿其德不滿故周賜之姓故周賜之姓故周賜之姓故周賜之姓
胡公事周武王賜姓曰胡而封諸陳

使寧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自舜至
百繼守將在齊繼陳以守齊之祀其兆既存矣陳氏與
其形先已見矣為十
三年復封陳起要本

九年 戊辰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大夫義也閻嘉晉閻
丙張趨率陰戊伐穎陰戊陰澤之戎也晉二大夫車
使詹三伯辭于晉詹王使大夫詹日我自夏以后稷先

夏之世 魏駘芮岐畢此五國之地吾西土也及武王
克商蒲姑商奄二國名在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四國吾南

左傳統纂 卷之三十六 四
土也肅慎燕亳三國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外薄四海
何近 文武成康之建母弟四王封建同母以藩屏周亦

其廢墜是為亦慮後世子孫廢墜豈如弁髦弁細布冠
子也 而因以飲之豈始冠之禮先用細布冠飲拾垂鬚

三加之後去細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以爲喻也先王后禘祝于四晉禘祝祭也
族授諸四裔今止言禘祝以禦禍也以禦怪物之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故其姦邪之族居于瓜州之地伯
父惠公歸自秦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執晉惠公既而誘
以來二十二年秦晉遷我周姬姓諸侯使偁我諸姬

我郊甸邑外爲郊則戎焉取之若非戎晉誘之使來戎
有中國誰之咎也皆晉之罪后稷封殖天下周自后稷修封
天今戎制之今戎得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

猶衣服之有冠冕晉國猶示服木木之有本原晉國猶

猶木之根晉國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晉猶民人天伯父

猶木之根晉國猶民人之有謀主也晉猶民人天伯父

若裂冠毀冕晉若果與周室譬如拔本塞源拔木之根

專事王專在已民雖戎翟其何有余一人言晉侯至

此則雖戎翟其何有余一人言晉侯至

改物宜能改正冀戴天子不遇異佐奉戴而加之以其

左傳統纂 卷之三十六 五
加以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子以宣

示其侈以侈靡之習諸侯之賦以故諸侯皆不亦宜乎

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悅叔向王有姻喪外親使

趙成如周弔趙成晉且致閻田與禚以閻田歸周且

反頽俾民皆饑之歸王亦使賁滑執甘大夫喪賁滑周

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

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火水妃

也火畏水故爲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今

火出而火陳大火星也火出于周為五月而以逐楚而

建陳也水得紀而與陳與則楚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合

也五行各相克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歲五及鴉火而

陳復封為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

後陳卒云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

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鴉火後四歲

四十八歲凡五及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為紀故五

及鴉火火

盛水矣

晉荀盈卒盈知羞之殯于絳終晉晉侯飲酒樂平公膳

宰屠劑趨入屠劑禮記檀弓作杜費請佐公使尊公使

尊獻酒居廟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樂官也檀弓以為

請為之佐

左傳統纂卷之六

之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耳以聰聽為主工辰在子卯

日辰遇甲謂之疾日疾惡也卦以甲子日喪樂以君微

宴樂君遇此日飲宴學人舍業習學之人遇此為疾故

也疾惡也是謂股肱股肱或廢卿佐

何痛如之其為痛疾甚女弗聞而樂義而不聞此是不聰

也此謂酒又飲外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曰

女為君目將司明也目以明視為主嬖服以旌禮言內

作衣服以表之如禮以行事如玄冕以祭視皮事有其

君之容非其物也當哀而樂而不見是不明也是為

而不明也故亦自飲也屠劑又酌日味以行氣謂和

行其氣氣以實志氣得和順所志以定言志既充滿所

言以出令言辭詳審所臣實司味二御失官今工不職

得御者具以發號施令而君弗命而君不出臣之罪也食味失官

失職也而君弗命而君弗命而君不出臣之罪也食味失官

故君無志氣以定言出公說謂善諷諫故平微酒初公

欲廢知氏平公心欲廢知氏故輕而立其外嬖飲立外

以代悼悼子之喪而作樂飲酒而止聞則之言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也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左傳統纂卷之六

十年巳巳是歲宋平公

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于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姜齊姓在薛姓齊薛居其維

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主將之維首客星出

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既嫁之女為處女

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二十八戊子達公以登星斯

於是乎出達公廣諸侯居齊地者曾以戊子日本登本

在故齊自齊吾是以譏之為晉侯

而以戊子日本吾是以譏之為晉侯

齊惠樂高氏皆省酒齊惠公之後信內多總信婦人之
強于陳鮑氏而惡之其族屬于陳鮑夏有告陳桓子曰
子旗自樂施子子良自高子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
子授甲而如鮑氏遺子良醉而聘及子良醉故遂見
文子大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則皆將飲酒
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將問我授甲則必還我及其飲酒
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樂高氏合謀而子良曰先得
公以公陳鮑焉往言得公則可遂伐虎門樂高欲入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六公
公門四族召之樂高陳鮑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平曰
何善焉陳鮑無助樂高乎曰庸愈乎各言無勝于陳然
則歸乎既無所助曰君伐焉歸公方我我公召之而後
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鉅車吉王黑齊大夫靈姑鉅公
率兵請斷三尺焉用之王黑不取用公旗戰于穆元后
樂高敗二族又敗諸莊六族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
齊城樂施高強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
公勸陳桓子以所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見利思義義利之本

也行義則有利生孽義利則利未可保而姑使無道
乎若無義利可以滋長義利則利未可保而姑使無道
子之而請老于宮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月莫三十
私具蠶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而反棘焉棘子山
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子子周
與之邑故更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千八百而皆益其祿凡
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邑國之貧約孤
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
利以錫天下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公與桓子莒之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六公
晉平公卒子立是鄭子皮將以幣行鄭平虎送蓋
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車百乘百兩必千
人車一乘用十千人至以千將不行其幣必不行必
盡用之必自費幾千人而國不亡千人之費不可子皮
固請以行既薨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
大夫之事畢矣言送葬而又命孤又欲請孤斬焉在衰
經之中服衰經其貌斬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無變
視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何說皆無

辭以見無說子皮盡用其幣果如子歸謂子羽曰非知

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因子產之言既我則

不足而我遂以幣行是我之不足也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名成子元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

之元公為及喪平公柳熾炭于位位喪次之位將至則

去之元公將至去炭比墓又有寵言元公好

十一年庚午 宋元公

景王問于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其弘周對

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其弘周對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六

有之然壘也蔡近楚故知楚將有之楚無歲及大梁蔡

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武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

楚凶此天道楚靈王召蔡靈侯欲誘而

侯將往不悟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于感蔡近于

侯其不從今幣重而言甘今楚以重幣誘我也

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醉而

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蔡之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

侯獲罪于其君其父景侯而自立而不能其民不得

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以討其罪何故不克然盼聞之

不信以幸用詐而悅不可再也何故不克然盼聞之

以討于陳孫吳陳悼太子無師之子也八年陳公子招

序前曰將定而國詐言將納陳人聽命陳人信之而

遂縣之遂縣陳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圖其國雖幸而

免而陳侯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榮克有釋

集為仍之會而勝之以喪其國紂克東

之而隕其身楚小位下比于榮紂則而亟暴于二王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六

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

于其有五材而將用之為人力盡而斂之

是以無極無可不可沒根如沒于水不可復拔此言天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稷祥修好禮也孟非存亡之由

之盟會以安邾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

泉丘遂奔僖子其條從之僖子使助遠氏之遣遠氏

莊曰有子無相棄也二女自僖子使助遠氏之遣遠氏

遠氏之女為僖子則妻別居在外反自稷祥宿于遠氏

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也

楚師在蔡之兵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八年楚

又不能救蔡皆不能救之物無以親此誰親我哉晉

之不能晉國之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

用之安用盟會于厥愆晉會諸侯于謀救蔡也侯以諸

鄭子皮將行會厥愆子產曰行不遠必不遠不能救蔡

也蔡小而不顧蔡小國也有楚大而不德楚大國也天

將棄蔡以塞楚蔡不顧故天棄之楚無德而盈而罰之

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能守其三年王其有咎乎此後不遠三年美惡周必復

為惡皆以數周而反復也王惡周矣元年歲在大梁

後三年歲星復至大梁王為王惡周矣元年歲在大梁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戚公視下言徐其視早下叔向曰

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有表著之位會朝之言必聞于

表以衣有衿衣則有帶有結文結處會朝之言必聞于

表著之位位則不失之徐所以昭事序也中節以昭

行事視不遇結會之中視而不遇會結之下所以道容貌

之序視不遇結會之中視而不遇會結之下所以道容貌

也欲其視之中節以言以命之言語以命容貌以明之

容貌以明失則有關武失今單子為王官伯成公為王

而命事于會使之視不登帶視下故言不過步言徐故

貌不道容所以尊容貌也而言不昭矣言不昭于表著

也不道不共容貌不導不昭不從言語不昭無守氣矣

神氣不守其體矣是歲冬單成公卒

齊歸薨魯昭公母死大蒐于比蒲蒐田貌也非禮也

史趙官史趙曰必為魯郊言昭公必出在侍者曰何

左傳卷之二十一 鄭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故曰歸姓也姓生也昭公不思親祖不歸也不思親則

所歸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死也國不廢蒐

蒐于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蒐于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蒐于有三年之喪為母齊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

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室不復振矣殆其失國

二十五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楚靈王滅陳蔡以為邑使棄疾為蔡

公棄疾共王之少子也是為平王問于申無宇曰申無

大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

之族 非皇親其由

平曰自食之飯主
至不食者以所祝也
其止

中傷也言投壘難中不齊君弱吾君與是弱之也歸弗

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將猶甚強盛卒乘

競勦步卒兵車皆今猶古也言德不衰齊將何事齊將不事

公孫使趨進使齊大夫曰日肝君勤言日見可以出

矣以齊侯出是率景公以出

季平子立言季孫意如繼而不禮于南蒯南蒯之子

也平子不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于

公室季氏子更其位更代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

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穆之子叔仲小也

左傳統纂卷之五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悼子季武子之

言叔孫之見命乃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

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制加為叔仲欲構二家

三命自季悼子以後傳皆追叙前事

小叔孫昭子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

其先平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自貶顯昭子曰叔孫氏有家

禍殺適立庶故婚也及此氏在四年若因禍以範之

則聞命矣言昭子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言三

命君所定昭子朝而命吏曰婦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

願偏也言我將與季平子訟

曲直于朝齊無致偏頗

季孫懼而歸罪于叔仲子

以三命踰父兄出干叔仲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慈謀季

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在今年夏南蒯懼不克以費

飯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則使子仲及郊

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

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南蒯之且言曰恤恤乎憂患

乎秋隱危貌此言南蒯之深恩而淺謀思慮深而

其知小而邇身而遠志身早近而志高遠謀家臣而君

圖其為非已所當為也有人矣哉今有人如此南蒯故

筮之不指其事遇坤之比本卦為坤變卦為曰黃裳元

左傳統纂卷之五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元大也故南蒯以示子服惠伯

以其卦曰即欲有事如何問占得此卦惠伯曰吾嘗學

此矣易忠信之事則可事乃可為之不然忠信必敗

外外內溫外卦坎險故強忠也和以車貞坎水而面

為以和而信也故曰黃裳元吉惟忠惟信可黃中之

色也中央屬土裳下之飾也裳以飾下體元善之長也

元者始也為中不忠不得其色中心不忠下不共不得

其飾為下不共事不善不得其極行事不善非元之義

外內倡和為忠君倡于內臣和率事以信為共行事以

信無有

虛詐故 共養三德為善 三德正直剛柔也以志意共給
合于正直 非此三者弗當 非忠共信三者不且夫易不
故謂之善 不可用以占 將何事也 問南鼎占此卦且可
可以占險 行險之事 將何事也 問南鼎占此卦且可
歸乎 之能為善 中美能黃 心若中能如黃 上笑為元
居上能為善 下美則裳 裳居下能為下 參成可筮
蓋傳吉 猶有闕也 設使三筮雖吉未也用 將適費
自其宋欲 飲鄉人酒 召鄉人而 鄉人或歌之 鄉人以南
而飲者季氏故或 曰我有圖 言我有種 生之杞乎
非可食之物而生于國非其所 從我者子乎 而不為
宜以喻南鼎適費為也 左傳 卷之三十六 公
者是為子也 去我者歸乎 去我而背我者 倍其辭者
者男子之美 去我者歸乎 去我而背我者 倍其辭者
耻乎 言其鄰近者 已乎已乎 言者度南鼎終不肯改 非
吾黨之士乎 言南鼎為也 非 平于飲使昭子逐叔仲小
小鼎二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于朝 仍入
家故也 曰吾不為怨府 言不能為季氏逐小身為聚
政 楚子狩于州來 狩冬 次于頓尾 三宿以在為大 使
侯潘子司馬督 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 五子
夫徐吳與國故 楚子次于乾路 水名在徐國 以為之援
圍徐以備吳 楚子次于乾路 水名在徐國 以為之援
為五大 雨雪王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 翠被 翠羽 豹舄
夫應援

為執鞭以出 出以僕析父從 楚大 右尹子革夕 子革
楚右尹之官 王見之去冠被舍報 臣大 王與之語 與子
章見日夕 王見之去冠被舍報 臣大 王與之語 與子
章 曰昔我先君熊繹 熊繹楚始 與呂級 齊太公之 王孫
牟 衛康叔 燮父 晉唐叔 禽父 周公之 並事康王四國皆
有分 齊衛晉魯四國王皆 禽父 周公之 並事康王四國皆
于周求鼎以為分 禹錫九鼎三代傳之今我欲使
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君熊繹辟在荆山筆路
藍縷 以桑為車 以處草莽跋涉山林 取涉險阻開啓以
事天子 供天子 唯是桃弧棘矢 以桃為弓 以供禦王事
左傳 卷之三十六 公 卷之三十六 公
以此弓矢為天子 齊王舅也 成王之母姜氏 晉及魯衛
共禦不辭之事 齊王舅也 成王之母姜氏 晉及魯衛
王母弟也 康叔武王母弟也 公 楚是以無分 楚獨 而彼
皆有 至親 周與以四國服事君王 今周與齊晉魯衛將
唯命是從 不得者 豈其愛鼎 敢惜此鼎而 王曰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 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昆吾少曰季連 舊許
是宅 昆吾居許地許地許地 今鄭人貪其田 此其地
鄭人貪其 而不我與 地不我與 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
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 鄭小國也 王
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美賦皆千乘

子與有勞焉子華亦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

四國者專足畏也言此四國又加以之楚楚以大國敢

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劍圭以為鉞鉞尹路

鉞斧也鉞柄也敢請命請其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

楚大夫吾子楚之望也言汝楚國之今與王言如響今

與王言曲徇王國其若之何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子

意如響應聲意如響應聲吾刃將斬矣將以此鋒刃斬王之

摩厲以待王之出言蓋因工諸鉞故借以為喻左氏叙及王出復語

此事意在言表奈何前賢注疏未之及耳王曰是良史也

左史倚相趨過左史之官名倚王曰是良史也

左傳統纂卷之五是龍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書序云伏義神農

新項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八卦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

之書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對曰臣嘗問焉

相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周行天下果八駿之馬造父

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欲使車轍馬祭公謀父作祈招

之詩謀父周卿也食邑于祭祈父司馬之官招其以止

王心以止退穆王是以獲沒于祗宮祗宮祗宮之名穆

善終于祗宮而臣問其詩以此詩問而不知也倚相不

免其賦之禍所招周詩尚不能知况其焉能知之王曰子

能乎同子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美司馬之志性

式昭德音明我王之德音也思我王度王之用使式如

玉用如玉式如金用如金形民之力若用民力當隨其

以器而無醉飽之心去其醉飽盈溢之心以穆王遠遊

王揖而入雲王威儀乃饋不食寢不寐數日饋而不敢

能寐如此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故不免于難神尼

曰古者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此

已復禮豈其辱于乾谿明年楚人叛王

王自縊而死

官使觀從從師于乾谿使觀從至而遂告之使乾谿之
使氣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先歸者各安其罪師
及營樂而潰王還至營樂王聞羣公子之死也王聞二
子被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言他人
其子亦與侍者曰甚焉人之愛子小人老而無子小人
年老知擠于溝壑矣則死而置于溝壑王曰予殺人子多
矣能無及此乎子乃人所右尹子華曰子華請待于
郊待于郊外以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
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求諸侯之兵王曰皆叛矣已如
左傳解義卷之二十七三
陳蔡不與許業曰若亡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國君也大
之類皆叛矣王曰大福不再言得國為君抵取辱焉以爲
納王也然丹乃歸于楚王面歸楚王繼于芊尹申亥氏
申亥尹無字之子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
于子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必反為棄于子曰
余不忍也不忍自子玉曰子玉即人將忍于汝雖不忍
忍于吾不忍俟也汝被殺也乃行觀從國每夜駭曰王
入矣時國人不知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棄疾
國人夜駭乃夜使國人大驚王實至使莫成然走告
人遁走國中而大呼

子于子晉曰棄疾又使成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國人
我主君及將來矣今又將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
怒如水火焉水能滅人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
棄至矣成然之言未將棄疾又使人呼二子皆自殺于
子晉不棄疾即位是為名曰熊居其自更墜于于于皆實
管叔不棄疾即位平王名曰熊居其自更墜于于于皆實
之以增國人時國人肉懼使子旗為令尹成封陳
蔡土陳惠公兵蔡平復還邑先是楚還許于棄城父
至是管致羣路所費路施舍寬民施恩惠舍道有罪
左傳解義卷之二十七四
奉職奉職修召觀從王曰惟爾所欲觀從教子于棄業
之義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在卜人使枝
如子躬聘于鄭楚大夫且致櫟櫟之田櫟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弗致知鄭自說鄭人請曰聞諸道路
將命寡君以櫟櫟致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櫟
櫟降服而對降服如令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
其手曰子毋勤謂子躬躬姑歸不殺有事其告子也王
其有勤有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
將後使之前事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
于地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界言天下乃區
區于地

而天不余必自取之我必違天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以昇我如歸家然初共王無氣適更迫有寵子五人寵子五人而所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編以璧見于羣乃奉一璧以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言五子有側者即見于羣神誰敢違之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于太室之庭共王乃與其妻巴姬埋其使五人齊五子而長入拜自長至幼以康王跨之時其璧靈王肘加焉拜時其肘子千子皆皆遠之所拜處與平王弱樂疾左傳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七五
抱而入使人抱再拜皆厭紐初璧璽時微見璧紐以為上闕章龜屬成然焉國章龜知樂疾必為君故且曰棄禮違命卜于神是棄立長之禮楚其危哉此所以致璧子千歸元年子千奔晉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千其濟乎能得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乘疾親特于千如市賈焉利以相求也何難對曰無與同好乘疾本不好誰與同惡則亦不得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一人也雖有大國之寵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而有主而無謀三也雖有內應有謀而無民四也雖有謀策而有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子千在晉辰晉國十三年矣自昭元年至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不聞達者不聞明達者明達者一人可謂無人族盡親叛無親族可謂無主無樂而動召子千時楚可謂無謀為羈終身終身為可謂無民亡未有大舉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王虐所愛微無愛念之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王虐民楚君子千楚國若借涉五難以弑舊君涉五難事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棄疾為蔡公時穿城外屬焉方城之外苛愿不作不為盜賊伏隱民不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命之左傳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七六
國民信之國民無怨心是半姓有亂半姓有亂必季實立必是幼子楚之常也獲神一也謂先神有民二也謂國民令德三也謂奇恩寵貴四也謂貴如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得有五利以去五難有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子千之官則右尹也則早數其貴寵則庶子也庶子以神所命則又遠之與璧相違則其貴亡矣其貴無其寵棄矣其父既死其寵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內無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二君亦出立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魯有鮑叔牙寅須

民而無德五也雖得民心而子千在晉辰晉國十三年矣自昭元年至晉楚之從晉楚之士相不聞達者不聞明達者明達者一人可謂無人族盡親叛無親族可謂無主無樂而動召子千時楚可謂無謀為羈終身終身為可謂無民亡未有大舉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王虐所愛微無愛念之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王虐民楚君子千楚國若借涉五難以弑舊君涉五難事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棄疾為蔡公時穿城外屬焉方城之外苛愿不作不為盜賊伏隱民不私欲不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命之左傳卷之二十七卷之二十七六
國民信之國民無怨心是半姓有亂半姓有亂必季實立必是幼子楚之常也獲神一也謂先神有民二也謂國民令德三也謂奇恩寵貴四也謂貴如居常五也謂棄疾季子得有五利以去五難有此五利以除誰能害之子千之官則右尹也則早數其貴寵則庶子也庶子以神所命則又遠之與璧相違則其貴亡矣其貴無其寵棄矣其父既死其寵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焉內無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二君亦出立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于魯有鮑叔牙寅須

無隔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衛姬衛之女也齊桓出奔莒二國在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齊桓出奔莒二國在齊肅其謀降于善人則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好學而不貳幼而好學生十七年有士五人遺襄姬之難有狐無道衰顛覆有先大夫子餘子犯武子司空季子比五士從之出奔有魏犢買佗以為股肱以為腹心子餘即趙衰子犯即魏犢二賢為之腹心有齊宋秦晉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則二賢為之手足有樂卻狐先以為內主樂枝卻狐先以為內主之左傳統纂卷之二十七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與之心文公獻無異親獻公九子惟文公在無他親屬民無異望天方相晉方天成伯業將何以代文以代文公者此二君者異于子干共有寵子其王又寵國有與主室西南隅曰與言國無施于民彼子于者內又無授于外侯之助去晉而不送晉人不送其歸楚而不送楚人不送其何以冀國去是無授也歸楚而不送楚人是無施也何以冀國得國而為君乎晉合諸侯于平丘自晉平公築宛邱之宮諸侯朝而次于衛地次于衛國之地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輕羣

九張行官室曰帳在上曰幕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每其過多每一及會亦如之至會亦止九之適宜叔解求貨于衛也字叔魚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餽錦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衛近于晉猶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于他日今晉之州草伐敢請之叔向受美反鉤受美者不逆其意反鉤者不利其貨曰晉有罕舌鮒者濱貨無厭亦將及矣將及為不役也此治芻蕘之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叔向君之命而其已則芻蕘之事也客從之叔向言左傳統纂卷之二十七未退而禁之客未退而叔向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二心不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天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何以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不必以告之以文辭先奉辭董之以武師次以兵雖齊不許君庸多矣晉君之計有天子之老天子之公稱曰請帥王賦我請自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此二句雅六遲速唯君言將助晉討齊或緩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于此今君弗利齊君不以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言諸侯與兵而則有尋盟乃有

以往教俱僕物遲速唯君叔向日諸侯有聞矣諸侯有聞不可以不示衆兵悉之八月辛未治兵乃以辛未建而不施建立旌旗而王申復施之大日乃曳其諸侯畏之畏晉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兵多不共不共得故之以畏魯晉侯不見公信其使叔向來辭請絕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動無勞魯子服惠伯對曰孟君信蠻口之訴言晉之讎以絕兄弟之國絕我同秦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言晉兵車也雖左傳批義卷之三十七昭公十

明日及父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已畢
傳言子產每及盟子產爭承與晉爭受曰昔天子班貢
事故于諸古及盟子產爭承與晉爭受曰昔天子班貢
班諸侯貢輕重以列其之輕重列尊貢重公侯伯子男
賦之數各其位列尊貢重公侯伯子男
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大夫采邑于此其地卑
于魯外公侯以其鄭伯男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地近故貢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
侯之貢使出懼弗給也恐地狹賦少敢以為請諸侯靖
兵自晉楚為好以為事以和行理之命晉國使人來
無月不至無月不貢之無藝不合不合小國有小國
左傳紀事卷之七諸侯修盟存小國也存全小
貢獻無極今求貢獻云可待也則小國之云存云
之制制貢輕則小國存將在今矣其定制自日中以爭
至于昏昏人則不許故自日晉人許之至暮乃既盟子
太叔咎之子產曰諸侯若討侯之兵討其可濟乎
其可濟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倫之不暇且猶自不暇
何暇討討鄭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何國之為
立其公不與盟晉伯不克之語故晉人執季孫意如將
罪以幕蒙之之也使翟人守之司射鐸大懷錦率
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飲冰以蒲伏焉

飲將以飲季孫意如蒲伏焉守者御之晉人以平子歸去之
服飲從一作飲子產歸歸于未至未至聞子皮卒哭
且曰吾已吾已矣夫無為為善矣吾無為更唯夫子知
我今已仲尼謂子產于是行也子產從君足以為國基
矣其手貢賦足詩曰小雅南山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能為國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子產是君子之人且曰
孔子合諸侯藝貢事藝貢賦之禮也非失禮而
季孫猶在晉平子被執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孟獻
晉有日魯事晉何以不如口之小國魯之小國魯兄弟
左傳紀事卷之七魯公
也伯禽與唐叔虞土地猶大土猶廣所命能具所命能具
具若為口棄之若為口棄之使事齊楚使之其何穆于晉
于晉之病親親與大賞其共同賞其共同
無所差親親與大賞其共同賞其共同
能者所以為盟主也行此四者行此四者子其圖之子其圖之臣一
主二不合則去吾豈無大國吾豈無大國大國尚多非穆
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言楚滅陳蔡不能救
為口執親乃為口執親將焉用之將焉用之乃歸季
孫孫子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孟獻子未合諸
侯而執其老正卿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命可也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昏亂也已有大惡而掠取美名其罪日昏

有之食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也食于貨賂以敗其發人

不忌為賊故其罪日賊那侯有之夏書曰逸昏墨賊發

死刑三者皆皇陶之州也請從之乃施邢侯乃行罪于邢侯

也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陳二子之尸于仲尼曰叔向

古之道直也孔子言叔向之治國制刑不隱于親

面有所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滅不從輕日義也夫

義所可謂直矣平丘之會年數其賄也無厭以寬

術國遂使無國免晉不為暴晉不為歸魯季孫

左傳範箋卷之二十七稱其詐也謂言飾以寬

不為虐刑之邢侯之獄言其貪也謂言其以正刑書

法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三言而除三惡

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殺有令名

鳥也夫叔向三數其弟之惡疑于傷義故再言猶

左傳範箋卷之二十八

昭公六

十五年甲戌是歲吳子

地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有寵故皆之欲去之欲逐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

子蔡子亦長矣汝之年而在下位而其位居辱也必

求之何不求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蔡人在王唯

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皆不如吳而在其上

吳之上不亦難乎自必及于難吳所害蔡人逐朝吳

左傳範箋卷之二十八朝吳出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

且表若非朝吳何以得國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豈不

然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然其謀有異于衆人吳

在蔡蔡必速飛必能使蔡人速飛而後楚去吳所以

竭其翼也所以窮蔡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荀吳中行穆子也圍鼓鼓邑

人或請以城飯飯鮮虞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

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

在上者好善惡則民知順下之好事無不濟

或以吾城叛設或有人以我晉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今人以城之誠叛降于他國吾獨何好焉實所甚惡之人若
所好何則吾所好者何若其弗賞者皆之實是失信也
何以庇民若力能則進吾力有餘則否則退則若退則
盡力而行度吾力之強弱吾不可以欲城而通奸可食
此一城而近得城通奸是所得者使鼓人役
叛人而繕守備者又使之繕治其守備也圍鼓三月
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穆子使鼓民見曰猶有食色
色未絕也始修而城且修而城軍吏曰晉之獲
左傳載卷三十一
城而弗取鼓人以城降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
吾以事君也言此正我所欲一邑而救民急
干守將焉用邑將安用一邑以買急與其急一邑而不
如完衛保守其民其買急無事買人急情棄舊不祥
則不吉也鼓人能事其君今不與其降其盡力守我
亦能事吾君我救民不怠是我率義不夷無所差失行好
恐不怨好善惡惡城可得而民知義所鼓民知義之
所有死命而無二心盡忠以死君命不亦可乎鼓人告
食竭力盡其使鼓人告云吾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殲

一人以鼓于戴襲歸戴襲鼓
晉荀息如周蓋穆后荀息有蓋之子文伯也是康景籍
談為介既既蓋除喪既蓋而以文伯宴待荀息樽以魯
壺其酒樽用魯王曰伯氏其大夫文伯氏諸侯皆有
以饗撫王室王言如魯人獻壺樽之類晉獨無有何也
文伯揖籍談籍談而進之對曰籍談諸侯之封也封皆
受明器于王室皆受明德之以饗撫其社稷故能薦拜
器于王所以能獻祭常晉居深山國在河北戎翟之與
隣而遠于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何以獻器
左傳載卷三十一
有服以葬王曰叔氏叔氏其介為叔氏爾忘諸乎叔父
唐叔晉始封之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安得反密
須之鼓與其大路密須若其國文所以大蒐也文王伐
得其鼓與大路關華之甲武所以克商也武王
唐叔受之叔受此鼓路以處參盧實居參宿
之虛其後襄之二路其後襄之二路文以大路或路鐵鉞拒斧
也鐵斧之大者形弓虎賁赤色之弓與文公
受之公受此賜以為侯伯以有南陽之田南陽之田亦
撫征東夏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

夫有功而無有績而載有勞績而奉之以土田有南極
之以美器引錄之以車服大器明之以文章蓋子
孫不忘為後世子孫不忘所謂福也所以保其福祚之
不登叔父叔父稱晉侯也古書使焉在此謂所更且昔
而高祖孫伯伯者孫伯也司晉之典籍以為
大政治晉國故曰籍氏因以所居及辛有之二子董之
辛有有同人也其二子董晉于是乎有董史二子因以所
董氏即女司典之後也之九世孫也何故忘之何為
其後也籍談不能對之所謂賓出王曰籍父其無
左傳紀事卷之五
後乎數典而忘其祖數典忘祖籍談歸自以告叔向
叔向曰王其不終乎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心
所樂必今王樂憂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終是不終其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二喪謂穆后
天子紀其喪三年喪也于是乎以喪實宴以喪之
又求美器又求美器樂憂甚矣憂甚矣且非禮
也且求器又美器之末嘉功之由由美器以獻其功非
由喪也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遂服天子禮
也王雖弗遂今王雖不能宴樂以早宜安樂太早亦非

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以喪求禮又無大
經矣言以考典言所以典以志經典法所以忘經而
多言事典王無大經而多言事典將焉用之
十六年乙亥吳
齊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鄭人莒人會齊侯
盟于蒲隧齊侯長齊計已故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
邑齊東南有甲父亭徐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
人得甲父之鼎以賂齊諸侯之無伯害
我無伯主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
還成今乃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能抗無伯也夫
左傳紀事卷之五
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百苟有位于朝
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孔張鄭大夫當從君于廟門外
廟門乃立于客間鄭大夫立于東夾南面立于客
孔張立執政祭之鄭之學臣適客後又立
于客間也執政祭之鄭之學臣適客後又立
祭之祭之適適客後客從而笑
之之事畢事畢富子諫曰富子諫曰夫大國之
人人不可不慎也待之不可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
其笑則必我我皆有禮我夫猶鄙我我
而無禮我何以求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耻

管玉環執政弗義執政解于產也弗義弗敢復也故不
求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君與大夫敢以為請于
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西周
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與商人用次序以艾殺此地除
治此地斬之蓬蒿藜藿新其而共處之與商人世有盟
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汝商人無我無強買我無得
商人毋或句奪我毋得句乞爾有利市寶賄商人有珍
還利于我勿與知知其事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
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辱以和而謂敝邑強奪商人
左傳範箋卷之三人
使表鄭國要奉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
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若大國
而使小國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為亦弗為也我亦不
無法之求鄭鄙邑也則是鄭國為亦弗為也我亦不
也倘若獻玉不知所成則是鄭國為亦弗為也我亦不
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微二罪豈敢求玉以取失敢
辭之鄭六卿僉宣子于郊六卿子產子太宣子曰
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子舊賦野有蔓
草子舊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宣子曰孺子
善哉吾有望矣君子相願子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則于
唐羔裘也

取其彼其之子舍命不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因子大
叔賦襄裘襄裘詩曰子惠我襄裘子思已將有襄裘之志如不承
思和宣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已今崇
復今人宣子曰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矣
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飲令歸求他人于子游
賦風雨子游賦帶之子驅偃也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
車取其美且和宣子曰喜曰鄭其庶乎宣子曰鄭其庶乎
二三君子以君命賦起賦不出鄭志六卿皆鄭風故
左傳範箋卷之三人
皆昵燕好也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
以無懼矣宣子皆獻焉焉而賦我將我將詩頃取其日
長天之賦言志在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
不拜德宣子私親于子產以玉與焉日子命起舍夫玉
玉環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死罪敢不藉手以拜
公至自晉去年冬晉昭公朝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晉昭公
子服昭伯也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晉昭公
六卿強而奢放將因是以習習為奢放之事習貫為
常而輕其君矣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伯

夫馳廐人走畜夫主幣之官車馬曰馳步日走爲救日食廐也此月朔之謂也

平水土
之官
爽鳩氏司寇也
以各司寇主刑獄之官
鶡鳩氏

則送 師夜從之 吳兵以夜三呼吳兵三皆迭對三人者
對 楚人從而殺之 楚人三楚師亂而吳人大敗之共
十八年 丁丑

夏五月 丙子風 其月
火始昏見 大火之星始
是謂融風 融風
火之始也 融風
戊寅風甚 過二日
七日其火作乎 必有大災
宋衛陳鄭皆火 果如神
王午大甚 又五日而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大庭氏古國名在

子產不可 子用 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
亡可以救亡 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
所及也 人及 何以知之 何以知 龜焉知天道 龜亦
知天道 是亦多言矣 豈不或信 不中乎 遂不與 以實
亦不復火 亦不再 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
將有大祥 里析鄭大夫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
及也 言將先 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

矣 子產知天災不可逃非 及火里析死矣未幾子產使
與三十人遷其柩 以其常與 火作子產辭晉公于公孫
于東門 晉人新來未入 使司寇出新客 新來聘者未知
禁舊客勿出于宮 為其知國情 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
至于大宮 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在大宮 使公孫登

徙大龜 大夫 使祝史徙主祀于周廟告于先君 主祀
使府人庫人各徹其事 府人庫人各徹其事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列居火道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
行火所 行火所
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野司寇各保其徵
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 郊人助祝史除于國北
玄冥回祿 玄冥回祿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
不使行人告于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
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陳不奉行火政不恤民
天也不義

秋塞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魯人往曹令葬者見

與之語不說學原伯不善學問之道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

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國亂多禍以及大人

夫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大

失道者以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以無害焉于是

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

乎不好學問如苗之不殖則田萊荒蕪矣

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治祓禳于四方振除火

災禮也振棄也得救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

左傳統纂卷之五十八公

期三日處小不得使除徒陳于道南廟北使除道之人

日子產過汝而命速除乃毀于而鄉而女也子產朝

朝過而怒之怒不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

毀于北方言子產仁不火之作也子產受兵登陴子產

使登城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是時晉公子公孫來聘

受兵登陴有若無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况

有災乎國之不可小可犯者有佛故也既晉之邊吏

讓鄭晉守邊之吏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

筮走望馬鄭卜筮宜勝何不愛往玉鄭之有災寡君之

憂也今執事憫然授兵登陴憫然有勤將以誰罪邊人

恐懼中恐之人恐不致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彼

邑之災君之憂也彼邑失政鄭國以政天降之災是天

又懼讒惡之閒謀之又恐讒惡之人以啓貪人

者之心存爲敵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

猶可說也猶可得說以不致不幸而亡君雖憂

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雖與他望走在晉所望望奔走

左傳統纂卷之五十八公

楚左尹王子勝言于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

以不禮于鄭十五年平王復遷邑許自晉鄭方睦鄭若

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于楚自以

不專心鄭方有令政許有賢臣許曰余舊國也許先

曰余俘邑也歷十一年鄭滅許而葉在楚國方城外之

微也爲方城外土不可易也易輕國不可小許不可俘

晉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于

析實白羽干傳時白

十九年戊寅

楚子之在蔡也為大夫時耶陽封人之女奔之耶陽生

大子建楚平王為大使伍奢為之師伍奢伍舉之子也

賈無極為少師賈無極諛惡人也無寵焉無極不為欲

諸諸王欲諸太子曰建可室矣年長王為之聘于秦王平

為太子聘無極與逆無極預無極預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麇

氏至自秦王自取故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飲客晉之伯也邇于諸夏以其近

而楚僻陋楚僻陋在南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實

大子焉使子建以通北方通北方諸王牧南方而南我

左傳統纂卷之八太

諸侯是得天下也南北兼取王說悅其從之故大子建

居于城父為明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齊故莒子奔紀鄆紀鄆莒使孫

書伐之孫書陳無字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孫

婦孫書及老託于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紡麻練為纆

紀鄆之城其纆以待外及師至則投諸外投諸城外

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絕而登登者六十人絕

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

丙子齊師入紀傳言卷不在大

鄭駟假卒于游娶于晉大夫先是駟假娶生無弱

其父兄立子瑕子瑕駟乞也子產憎其為人

且以為不順令子立弟弗許亦弗止亦不駟氏

其男晉人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

產弗遣請龜以卜卜其吉凶亦弗與大夫謀對

子產不待不待來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為天

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大死曰札小瘥曰瘥折日

死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

左傳統纂卷之八太

主駟氏諸父兄私族于謀不謀于朝而立長親

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亂亂是抑亦天

民有亂兵亂兵之亂猶憚過之憚人向不而况敢知天

之所亂况天意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問駟乞

寡君實不敢知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我諸臣又安

平丘之會在十君尋舊盟晉君介合諸曰無或失職若

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

縣鄙也則是鄭國乃晉何國之為失職事矣辭客幣

而報其使不受晉使之幣晉人舍之子產有辭故人也

鄭大水凡平原出水為大水龍圖于時門之外消涓時門鄭城門也消水出榮

陽密也言我若相國龍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圖龍不我覲也見

必不見覲于表龍圖我獨何覲焉禴之則彼其室也

之室吾無求于龍龍亦無求于我乃止也傳言子

令尹子瑕言厥由于楚子子瑕陽白也代子旗為令尹

弟厥由至日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俗語所

室家而作色楚之謂矣王怒吳王而執舍前之忿可

也舍前日之乃歸厥由吳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昭公

二十

左傳統箋卷之二十九

昭公七

二十年已卯 是歲春

費無極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去年

太子建居城父至是無極誘太子自以為猶宋鄭也

與其師伍奢將方城之外以叛其謀王信

之不信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納于建

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時奮揚未至而使遣之其父先使

左傳統箋

卷之二十九

昭公

一

人執已以至示其不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爾耳誰告

遺也誰告太子而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往日事建

如事余臣不候不能苟賦奉命以還奉王初命以不忍

後命不忍聞後來故遣之既而悔之已而亦無及已

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君之命召而不來

召之是再奸也是再犯逃無所入王曰歸

從政如他日若共處對無極曰奢之子材皆在吳

若則奔必憂楚國盡以免其父召之何不詐言見其

在吳彼

仁必來彼有受父之不然將爲患將爲患王使召之曰
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向在者之長子乃棠也
字子盾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之知謀我能
死爾能報爾能報父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不
可以親戚爲愛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
也我奔死以度功而行仁也奔死爲仁也擇任而
往知也以往不失爲孝知死不辟舅也我知必死而
舅辟以往不失爲孝各不可廢以廢各爾
其勉之相從爲愈此之相從伍尚歸者聞員不來曰
左傳卷之三十九
地君大夫其肝食乎肝日也言員將爲地患楚人皆
殺之并殺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吳王公子光
曰光是宗爲戮言子盾之而欲反其讐欲使吳伐楚
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私度國志余姑爲之謀
士我且乃國而師以待之而居居乃見館設諸
焉引之以見國而耕于師自耕于邊邑焉二
衛公孟縶兄狎齊豹衛司寇奪之司寇與鄆鄆之
其官有役則反之禁足不其故有役無則取之無役
仍自公孟縶北宮喜貞褚師圖欲去之禁欲逐公于朝

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公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
褚師圖公子朝作亂四人各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宗
引而見焉爲驂乘焉公孟使宗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
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令宗魯勿吾將殺之殺公對
曰吾由于事公孟由汝子假吾名焉以善名故不吾遠
也所以公孟親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
去然以懷利之故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于也是
公孟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亦所以於而
歸死于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衛下公孟有事
左傳卷之三十九
于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齊子氏子氏帷于門外齊子
外以待公孟之至而伏甲焉使祝龜實戈于
車薪以當門也以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
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閭中門中齊氏用戈擊
公孟齊氏伏兵使公孟宗魯以背蔽之受代公斷肱宗
子以中公孟之肩四擊中皆殺之公孟宗公間亂乘驅
自閭門入驅車疾入閭門慶比御公公南楚驂
乘使華實乘車公之及公官鴻駟馳乘于公鴻駟
乘一車四人公載實以出取官中所藏褚師子申遇

公于馬路之衢遂從從公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關內祖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蓋公而去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飲令追踰而從公門之復公如死焉死焉析朱鉏成子黑宵從寅出徒行從公宵夜也寅增寶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聞衛亂遂從諸死焉走請將事請行辭曰公亡人不佞出奔在外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汝于此將事是寅曰寅謂公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使我自比于臣不敢貳我來君命主左傳經義卷之十九公

親執鐸終父與于燎執鐸設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渠子以齊氏之志北宮氏之宰不與聞不知齊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滅齊公入復國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善本與齊氏同謀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圍子玉霄子高飭出奔晉齊氏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諡齊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晉從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諡及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齊侯將飲酒獨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齊侯左傳經義卷之十九公

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公子忌樂舍舍樂司馬昭向

宜向鄭宜鄭皆楚建楚平王之太子邱甲小都穆出奔鄭入

宋大夫皆公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閭入于之徒與也有

敗子城于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別走至晉華亥

與其妻必盟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先是華亥殺華

與太子樂與母弟辰公子地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

感向寧子羅華定之子幣與華氏盟以為質故華亥與

所質公子而使敗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

而後歸華亥患之亥以元公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

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于華費遂將攻華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九公

氏費遂大司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

言公欲攻華氏將以去其憂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患也恐發太子而憂益長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也詢也向寧欲

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向寧欲

殺大子華亥曰于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

有庸可以為使少司寇輕以歸以三公子歸公曰子之

齒長矣不能事人謂輕之年齒已長不以三公子為質

必免質也公子既入華輕將自門行公從

去門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女

所居齊侯疥疥當為疾小遂疔大瘡也景公初患小瘡後

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久留齊梁丘據與裔款言

于公公二子皆景曰吾事鬼神豐于先君有加矣此之先

加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不知

神之其謂我不敬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太

各因太史名羅誅此二人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

盟事在襄公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趙武趙武

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出言其祝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九公

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無可猜其祝史不祈不祈

于鬼神建以語康王以斯言告康王曰神人無怨無怨

不怨故神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成景之五君以

為諸侯主也使五君為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

故欵諫于祝史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外之為國內之上下無怨上之為臣下之

動無違事舉動無有其祝史薦信如此則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所言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福

其所以蕃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為神降之福也其

言忠信于鬼神其所以告于鬼神者皆忠信之言也其適遇溺君若遇人君之派外內顧邪上下級疾動作辟違凡所動作皆從欲厭私能其其情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新刈民力輪掠其聚民之積以成其違成其不恤後人不思防讎不憚鬼神不為子暴虐縱肆行無度無所還忌無後有顧神怒民痛無悛于心無所改悔其祝史薦信如其面祝史是言罪也是自言其罪也其蓋失數美其蓋蓋失是矯誣也是以罔進退無辭是則稱其是則言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其禍焉左傳疏義 卷三十九 公使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以其為暴君所其言僭慢于鬼神其所告于鬼神者皆僭慢之言也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詐祝史山林之木衡鹿守之置衡鹿守之蘄蒲舟楫守之置舟楫藪之薪蒸水鍾曰澤虞侯守之澤之官置虞侯海之鹽蜃所望守之置所望之官言公立此官與民縣鄙之人外縣之人入從其政入從國偏介之關介也縣近國都為縣征其私此官縣鄙從政之人為近也以別內外也暴征其私此官縣鄙從政之人為近也承嗣大夫大夫位為強易其賄此官縣鄙從政之人為近也布常無藝布其等常之飲飲無度飲飲民之賦官室

日更新溺樂不違溺樂之事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奪市外寵之臣僭令于鄙僭令私欲養求此養寵之臣求物供之不給則應民不供給則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詛夫匹婦無祝有益也假使祝史能祝其君詛亦有損則彼夫婦皆詛其君聊攝以東二城以東姑尤以西二水以西齊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反身修德然使可公說使有司寬政變關去禁法內外之禁薄飲已責除其賦飲左傳疏義 卷三十九 公使齊侯田于沛景公田招虞人以弓虞人掌山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旃大夫尊故以招弓以招士建詩云駕龍車乘招我皮冠以招虞人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守道者不若君子違之是虞人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臺名于猶馳而造焉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遼臺臺名于猶馳而造焉而造公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如據者謂之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水火醯醢鹽梅不同味以烹魚肉燔之

則德故詩曰國風狼跋之詩德音不瑕言心平則德音無瑕也自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同若以水濟水譬如用水濟水不成羹矣誰能食之誰能食此物也若琴瑟之專一琴瑟而專用一聲不成樂矣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一言同之異言同之異飲酒樂晏子侍飲而景公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古少皞氏之司寇也言季荊因之季虞夏諸侯代爽鳩自古初居此齊地者爽鳩氏也有逢伯陵因之達伯陵商時諸侯姜姓也蒲姑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者無死爽鳩氏因之蒲姑氏商周之之樂則始居于此地非君所願也宜君君所可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唯有德者政不嚴而民自服其次莫如猛德不及者莫若嚴以治之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故民少有死于火者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民之死于水者為多也故寬難政寬者民寬故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游吉代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民無所畏取人于萑苻之澤萑苻澤名為盜者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典徒兵以攻萑苻之盜數澤之地或車無所用之故起盜發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料之

以猛猛則民殘廢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
是以和詩曰詩大雅民勞篇民亦勞止止語汔可小康其可以小安之
乎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此欲其施毋從說
隨毋得縱此諸人以謹無良以謹無善之人式遏寇虐為
刑威用止遇惜不畏明彼寇虐之人不糾之以猛
也此欲其糾柔遠能邇慰安遠人以定我王
如此則王此欲其平又曰商頌長不競不
室定矣平之以和也之以此和也又曰發之詩不競不
紱言湯之為政不剛不柔不柔布政優優布行
而甚和百祿是道故百種福祿和之至也及
左傳統策卷之九王公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言子產愛人有古人之遺風
二十一年庚辰秦侯朱元年是康秦人逐之
天王將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
死乎於樂官州夫樂天子之職也制禮作樂天子職所當主夫音樂
之與也樂因音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天子省風以作
樂者風俗作以鐘之鐘聚也與以行之樂須音小
者不究小者不至大者不極大者不至於極和
于物物和則嘉成小大適均則能和物物故和聲入于
耳而藏于心心億則樂也億安寔則不咸極則不容心是

以威感實生疾今鍾極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寒細則
于人心大則心不堪寒不寒不寒不寒不寒不寒不寒不寒
有所成則隨所感而生七情之疾今無射之鍾極而積
大矣王心將不堪寒其能久
居其位乎為明年天王崩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齊烏枝鳴戌宋
師宋大夫師人漢曰漢宋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
心後人有待其衰先事而掩人者奪其心志也盍及其
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聚矣何不及吳師
且營與未定先伐吳師若待吳師得入南悔無及也
難攻是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
左傳統策卷之九王公
卒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吳大夫雒華登帥
其餘師以敗宋師華登復敗之公欲出奔廚人漢曰
吾小人可藉死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若君出亡則請
待之請君待乃徇曰揚鞭者公從也微從之
其言自揚公自楊門見之見國人皆揚鞭下而巡之
日國云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言宋國若
難此大夫國人之所共耻也豈專孤齊烏枝鳴曰用少
一人之罪盡元公以此言激其眾齊烏枝鳴曰用少
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齊兵也言以少擊衆
死力莫如去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帥之

因其敗北就而追之。厨人漢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人。
 漢以下衣裹死人首而荷其首以走詐言得華登之首矣。遂敗華氏于新里新里華氏所取邑。
 翟僕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翟僕新公臣居華氏地面。
 助公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莊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使新說甲歸傳言古之爲。
 軍不告小怨莊他口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
 宋曹翰胡大曹大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衛公子朝前年出奔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藉丘藉丘宋地鄭翩願爲勸其御願爲鶩鄭翩華氏黨鶩鶩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董爲右子祿子藏向宜干犇御呂封人華豹張句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左傳紀事。
 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反還戰將注豹則闕矣注傳矢闕引弓曰平公之靈尙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間出子城子廉之間將注則又闕矣曰不狎鄙狎更也城謂豹日若不與我更射則汝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句抽爰而下爰長丈二在車爲郤夫抽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句抽爰而下爰長丈二在車。
 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城射張句折句之股張句力疾句句擊公子城。
 折城又射之死句死干犇請一矢干犇華豹車御求一矢失死城曰余言汝于君飲活對曰不死伍乘君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皆死。
 今干犇同車三人其二已死故曰不死伍乘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
 干犯軍刑不死而從子君干犯軍刑不死而從子君乃射之殪殪又大敗華氏圍諸不堪爲君用子速殺之。

患之宋以義在諸侯之戌謀曰諸侯之大若華氏知困

而致死華氏知其窮困而致楚雖無功而疾戰楚人其

走則楚獨有功非吾利也二君皆非不如出之不若殺

以為楚功使楚人救其亦無能為也已幸向亦無

救宋而除其害諸侯救宋而又何求外此復乃固請出

之宋人從之宋人慮華氏更爲害必欲殺已巳宋華亥

向寧華定華驅華登皇奄傷皆滅士平出奔楚幸華已

不書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代華邊印爲大司徒下五子

代華定樂祁爲司城樂祁子仲慶爲左師代仲江孫

左傳卷之五樂大心爲右師代華樂範爲大司寇範子以培國

人終粹與之言三年而後死

王子朝寅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之長王與賓孟

說之欲立之孟自起也王劉獻公之庶子伯食

事單穆公獻公劉華伯食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

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子朝有飲位之賓孟適

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爲

宗廟故遂歸告王且曰鷄其憚爲人用乎人異于是雞

雖見寵傳然卒當見殺若人見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

已饑何害言殺使寵人如寵殺則不宜使人以相禍

之王弗應十五年太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飲立子朝

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

子朝飲田田俱先發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四月

十九日河南擊戊辰劉子率卒無子單子立劉金

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黨子盟

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太子壽之母弟故單劉

邾人城翼邾人還將自離姑邾姑邾已從離姑公孫組

日魯將御我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武城公孫組

武城徐組丘屬茅地三子都曰道下謂此山遇雨將不

出是不歸也將阻雨水不能出遂自離姑武城人

塞其前其前塞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邾師過之乃

推而屨之屨介也及邾師既過斷木之地乃推遂取邾

師獲組弱地取邾師不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姬

如晉晉人執之晉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姬言使人也

魯外內異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

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邾又口也

邾雖有東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有大夫請使

當之謂使當邪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邪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邪使叔孫聞之去衆與

兵而朝示飲以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日子弗良圖

而以叔孫與其營叔孫必死之營亡叔孫必亡邪必滅

報此報此邪君亡國將焉歸無所歸將益晉受子雖悔之

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取叔孫

是為諸侯皆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叔孫士伯聽其

辭而惡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景伯二子辭士伯

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邪館以如吏叔孫之屬先歸邪

左傳卷之九卷之九

子士伯曰以無堯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以刈

堯者之難難不易得魯之從者以此叔孫且而立期焉

為病將改館叔孫于別都謂其也叔孫且而立期焉

且至旦為期乃館諸箕合子服昭伯于他邑別四范獻

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以末冠取其冠法而與之兩

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法又遺二冠以為叔孫故申豐

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言我

貨賂之地見而不出出中豐不使得更人之與叔孫居

于箕者請其狀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叔

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

有所毀壞

吳人伐州來十九年楚城州來楚遣越帥師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時令尹子庚以疾從戎故遣越無其事

吳人禦諸鍾離于殺卒楚師吳楚之閒謂火滅為

子潘反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

畏楚而不獲已是以水非其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

威勝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在胡沈二國之君

陳大夫蓄壯而頑陳大夫名蓄者年頃與許蔡疾楚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政頃許蔡三國之楚令尹死其師燔帥燔多寵而為

而外無敵國之憂又無外懼今楚國焉用城今楚今吳是懼今楚

欬欬逆氣乃殺之汝則殺右顧而笑乃止汝則勿殺

來殺已故令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家臣如此故言為盟主不得是以久子孫以謂人不勝飲邑之
 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而叔孫受禮而歸
 鄭伯如晉鄭定公子大叔相相禮見范獻子獻子士也
 子獻子曰若王室何時周有子朝之亂故對曰老夫其
 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發不恤其緯
 婦也婦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之隕憂周室為將及焉
 所以憂者恐其今王實蠶蠶焉吾小國懼
 矣本如妾婦然然大國之憂也吾為諸侯盟主吾儕何知
 左傳疏義卷之十九
 焉何知吾子其早圖之詩曰小雅錡之磬矣錡小器
 焉者今所受焉惟錡之耻大器以晉晉也言錡已將
 重也以晉周室之王室之不寧王室不安晉之耻也獻
 子懼謂太叔之言恐而與宣子圖之乃微會于諸侯以
 室期以明年為明年會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謂河津人得諸河上自
 陰不侯以溫人南侵不侯教王大夫晉以盟拘得玉者
 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及教王定位不與
 之東營喜得玉故與之邑

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畧行也行吳沈尹戌曰此行也
 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勦而速之速召吳踵楚
 章之汧汧水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
 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圍陽而還陽吳人踵楚而邊
 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巢鍾離皆楚邑書滅用沈
 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吳之入楚王壹動而亡
 二姓之師二姓之師守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
 階至今為梗謂大雅厲烝其王之謂乎吳人郢傳
 左傳疏義卷之十九
 三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

昭公八

二十五年 甲申 杞 昭公元年

叔孫姑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 右師名樂大 語卑宋大

夫 言師之聞卑宋大 而慶司城氏 司城樂氏之大宗也

也昭子告其人曰 右師其人 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

後能及人是有禮 欲身之貴 今夫子卑其大夫而慶

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為定公十年樂

宋公享昭子明日宴 傳曰享以訓恭飲酒樂宋公使昭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昭公

子右坐 坐昭子于宋公右 語相泣也樂祁佐 退而

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

哀其可哀而 皆喪心也心之精爽精血也 是謂冤鬼 心

之何以能久 為此年冬叔孫

季公若之姊 季平子庶姊與公若 為小邾夫人生宋元

夫人 人生女嫁宋元公為夫 生子 宋元夫 以妻季平子

之季平子 昭子如宋 叔孫聘代 且逆之 女 季平子人臣

也而因鄭道 公若從 從去聲如字 謂曹氏 夫人 曹小邾

女強橫甚矣

姓也季公若 勿與 與平子 魯將逐之樂祁曰與之如是

若果欲 魯君必出 魯君必出 魯君必有 政在季氏三世矣 自季文

政歷武子平子凡三世矣 魯君喪政四公矣 自宜公孫

傳子未為卿而卒故不致 魯君喪政四公矣 未之有也

凡四世矣 無民而能逞其志者 君實無一民 未之有也

國君是以與撫其民詩曰 大雅 騁人之云云 言人心

之憂矣 此其所以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安得使其

而逐季 靖以待命猶可 靖以待命 靖以待命 靖以待命

于齊 靖以待命 靖以待命 靖以待命 靖以待命

會于黃父 晉會 謀王室也 有子朔之亂 趙簡子令諸侯

左傳統箋 卷之三十 昭公

之大夫 趙輸王栗具戍人 其人 其人 曰明年將納王 時天

若 子大叔見趙簡子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

聞諸先大夫子產曰 此下皆引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

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 天經地義其實一理也 而民實

則之 必以天地 則天之明 日月星辰天之明也 因地之

性 高下剛柔地之性也 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

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滿則昏亂 氣味聲色用之適度民

失其性 言天以氣味聲色養 是故為禮以奉之 聖人失

人之喜生于志之所好怒生于惡人之有怒生志之所好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信以行實而禍人令以行以制死生禍以制人之死福以制人之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樂之好者歟惡物哀也事之惡者哀哀樂不失人知生可樂而死可哀則皆為善以取福不為惡以取禍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四地和是以長久言而數美對曰禮參而長久也故能與天地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問太叔之上下之紀網上下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禮而成位猶以經緯而成文也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資以為生者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人性之善者自以禮而之使就于直人性之直者自以禮而之使就于曲謂之成人大以禮之所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執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簡子能守此言故終免于晉陽之難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不肯失我于周為客宋商王使汝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使客輪晉士伯曰士彌牟自廢土以來公盟諸侯于廢土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其盟誓之言云子焉得辟之今王室有難貴安得而辭免子奉君命奉宋之命以會大事議王大而宋背盟使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受輸果之辭命有賜鶴來巢賜鶴北方之鳥不踰濟水又穴居而不巢者今來巢于魯故為異也賜音飾鶴音欲

師已曰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鵲之

鵲之鵲之二字分言公出辱之言鵲公有鵲之羽公

在外野往饋之馬季平子每歲鵲跡跡鵲跡之公在

乾候乾候之在晉徵賽與禰徵賽也禰從者之衣履鵲

鵲之巢居貌遠哉遙遙鵲公出奔所居禰父喪勞鵲公名

也死于外宋父以驕為君故日以驕鵲鵲鵲往歌來

哭鵲公生出故童謠有是今鵲鵲來巢應此童謠其將及

乎吾君其將及于廟乎

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一公鳥子麻叔父申公鳥之

子鮑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

相其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季氏及季姬與襄人檀通季

公鳥娶鮑文子女妻而懼申夜姑乃使其妾扶

已扶升以示秦邈之妻秦邈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余

言公若欲使余不可而扶余又訴于公甫公甫平曰展

與夜姑將要余要劫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弟公之與

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下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

而哀之曰殺是殺余也公若哀夜姑無罪而泣下言

若與夜姑共相公鳥將為之請平子使監勿內監小臣

之室故欲當其罪

子不飲而拒公若戒日中不特請有司逆命執夜姑之

受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邱之難平

子邱伯二家相季氏介其雞將亦子播其羽也或曰

近故雞開邱音后季氏介其雞以膠步播之為介羽

邱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其不益官于邱氏使邱氏室

且讓之讓責故邱昭伯亦怨平子減昭伯之從弟會

子減為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

氏老事見此年冬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

季氏禘祭也萬舞也于禮公當三十六人季氏私廟之

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庸也豈大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一公鳥子麻叔父申公鳥之

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公為公且與之出射

于外而謀去季氏謀于公為告公果公貢果實皆公為

公果公貢使侍人榛相告公不取直告公寢將以戈擊

之公保怒將以戈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

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果實又使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公

小公果自言公果如公意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

告邱孫邱孫以可邱孫伯以季勸勸季氏告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微幸言公若邱孫之徒皆

氏以君微事若不克伐季氏君受其名則使吾君不可天之幸也而君受其名則使吾君不可爲也其謀舍民數世自宜公以來魯之以求克事公未勝不可必也勝負未且政在焉魯君政令其難圖也此公退之昭公不從懿伯辭不取退曰臣與聞命矣臣既預聞伐季言若洩臣不獲死恐受洩命之乃館于公氏之命矣叔孫昭子如聞事往之公伐季氏平子登以明不洩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待于魯城南沂水之弗許請囚于費氏弗許請以五乘亡以從事五弗許子家子曰伯也左傳統箋卷之三君其許之勸昭公從政自之出久矣魯國之政今出自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之民日入慝作言日暮之必有姦邪隱惡之人弗可知也其事不衆怒季氏之衆將起衆君而助季氏弗可知也其怒將蘊將蘊之不可蓄也不可使蓄而不治蓄其怒將蘊將蘊蓄積其怒民將生心則民將生心與心同求將合則與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昭公不從邱孫曰必殺之將合其謀言必殺公使邱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驪季平子吳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所助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也言無季氏隱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昭西北隅以入昭公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先是魯公徒逐之逐公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懿子亦見所助使登高望季氏氏侯望之人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昭伯時以告孟氏孟氏執邱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昭伯時就執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刳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僞若刳昭公以伐季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公田余不忍也不忍委與滅孫如墓謀謀先君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左傳統箋卷之三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自魯本不勝有司遂請陽州而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書曰公孫于齊遂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魯以請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得下人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齊侯曰自莒驅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爲社飲致二萬以待君命以待公之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之福祿天若昨君不過令公終不能過以魯足矣則公止封于魯失魯而以千周公于非周公社爲臣今君有魯而失之乃以誰與之立則從亡者皆

誰與之 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滅昭伯率從者
將盟 昭伯貳武仲之孫從公出奔 載書曰戮力一心好
惡同之信罪之有無 信明也處者有罪從 繼總從公
不離散 無通外內 外言不入內言 以公命示子家子
公命即載書之言也 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
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 言不能與之 而以爲皆有罪
從者昭君處者逐君皆有 或欲通外內 言故有此解說
罪也安得信罪之有無 且欲去君 貳武仲負罪以出奔令公自
惡定 汝諸從臣事昭 焉可同也 安可與汝章 昭君于難
左傳統纂 卷之三 昭公 九
勸君逐季氏以致 罪執大焉通外內而去君 通外內之
罪以 君將速入 得歸國 弗通何爲 將欲何爲 而何守
焉 何必牛公 乃不與盟昭子自關歸 關至是始歸 見平
子平子稽顙 意如稽 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 于後世 不亦傷乎將若于何 我
何以爲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敗事君 言叔孫若能使我
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 叔孫若乃與公言
意如欲納昭公 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 恐從者知叔
適公 公與昭子言于帷內曰將安衆而納公 昭子請公
歸安衆

徒將殺昭子伏諸道 伏兵 左師展告公 展魯 公使昭子
自歸 歸兵 平子有異志 不敬復 冬十月辛酉昭子齊
于其喪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取爲平子所欺 左師展將
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乘時也欲與昭
宋元公將爲公故如晉 請納 夢大子樂即位于廟已與
平公服而相之 太子樂元公太子也元公也平公元
與平公朝展 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兄
謂幸 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
首領以歿唯是福柑所以藉幹者 藉柑柑中零米也幹
左傳統纂 卷之三 昭公 十
請無及先君 貳武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
昵宴羣臣勿敢知 謂貳武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
國之法死生之度 謂死生之度 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
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 臣不忍
法自速 君命祗辱 言君命 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 明
年梁丘據 辭起本
初滅昭伯如晉滅會竊其實龜僂句 滅會滅昭伯從弟
以卜爲信與僂 僂信與不信也以上所爲 僂吉滅氏老將如
晉同 昭伯 會請往 代案 昭伯問家故盍對 故事 及內

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于耶伯妻不再三問不對歸

耶伯自及郊會遊問又如初對至次于外而察之皆

無之耶伯懷長不入其家乃大舍執而戮之逸奔邱邱

紡假使爲買正焉耶在東平無蓋縣東南飾假邱邑大

計于季氏送計傳臧氏使五人以戈楯杖諸相汝之聞

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

有惡相怨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爲會曰僕句

不余欺也龜言不信果驗傳言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一

二十六年乙酉 宋景公元年

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書至夏齊侯將

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以幣錦二

兩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縛一如珎齊侯使充耳易

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爲

高氏後粟五千庚若爲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庚庚十

六斗凡高高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曰魯人買之百

兩一布以道之不遇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

也言以此二兩爲先幣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

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代行其說故先示然據

有異焉異也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在前叔孫

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亦在前不知天之棄魯邪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以禍福君若待于曲棘使羣

臣從魯君以下焉下知可若可師有濟也下而可伐出

君而繼之茲無敵矣君以師繼進若其無成君無辱焉

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使成大夫公

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成孟氏已言

將以爲國之屏衛也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一

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飲樂用成已甚弗能

忍也用成之力厚飲已請息肩于齊言飲師齊以息肩

言飲降使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濶者曰將

以厭衆言非與飲伐齊不通以此厭衆心不齊成備而

後告齊人守備既曰不勝衆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師

及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子淵捷自公孫捷從射之中楯瓦瓦楯銘胸汰斬

七入者三寸入楯瓦也射車軛車軛車軛聲子射其馬

折軛廢敗獨人以爲慶戾也而助之在腹日載聲子射

腹之袂馬死而後改駕也馬魯人不識謂提誤
以爲腹提而助之人魯人也腹提叔孫氏司馬子車曰
齊人也子車即潤提自將擊子車魯人之先師潤提子
車射之噫其御曰又之又欲使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
可怒也言魯人之衆可以射怒之子囊帶從野洩叱之
囊帶齊大夫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欲以爲
野洩仰聲子不飲私又叱之子囊復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冉豎
報其叱叱之冉豎冉豎季氏臣陳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
射陳武子中手武子即陳子張子曰有君子白晳鬚鬚甚口甚有口辨與平子曰必
子疆也無乃亢諸子疆武子字言無乃對曰謂之君子
左傳統纂卷之三主
何敢亢之偶言不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爲
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不飲殺顏鳴去之其右見
去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飲使苑苑子刺林雍斷其足
鑿而乘于他車以歸鑿一足行刺旁旁反說文云鑿也
音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呼林雍共載言魯人皆
而相致力于季氏不以私怨
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于西子常棄元也子西曰大
子王弱太子王即昭其毋非適也王于建實聘之本建
所娶而平王其年幼小于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立長子則建善則
王奪之于理爲順

治建善人則其可不務乎可不以此子西怒怒于常曰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廣期立康是亂楚國之法又言平
國有外援太子之母秦之女不可潰也王有適嗣太子
人所生王也故言國有外援不可亂也不可亂嫡敗親速營不立王是敗
討是速亂嗣不祥以庶長亂嫡嗣神怒人怒我受其名
仇也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假使以天吾滋不從也楚國何
爲兄以楚國與我必殺令尹言必計令尹懼乃立昭王
晉師克鞏鞏于朝邑知陳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王子
子朝不濟乃王于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
左傳統纂卷之三主
宮周之典藉以奔楚尹石二族皆王入于成周甲
成盟于襄宮襄王晉師使成公般成周而還大夫十二
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命此三王者
爲諸侯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三
王所以封母命者一則不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
入于難一則恐後世之子孫皆迷失德喪敗則振救之
有其振起而救之至于口王王之父王愆于厥身怨
疾也口王諸侯莫不並走其望其國其國雖望之神以所

王身新王疾至于厲王厲王口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
召客王召客王居于我地各州人諸侯釋位去其所居
之以間王政治王之政事號曰共和宣王有志宣王厲
也義之亂宣王向幼不公虎取而長之而後放官也二
千宗厲王死宣王長而有志堪為人君而後放官也二
授其官取于王至于幽王宣王天不弔周天不弔王昏
不若若順也幽王昏用愆厥位以失擄王奸命王之少
子伯服也幽王娶申姜生太子宜臼王幸褒姒生諸侯
伯服飲立之而褒姒太子太子奔申是伯服奸命也諸侯
替之申伯與夫戎攻殺幽而而建王嗣立太子宜臼以用
遷邠邠邠邠是兄弟之能用力于
左傳卷之十
王室也至于惠王平王之天不墉周生頹禍心頹禍心
包藏禍心莊公施于叔帶叔帶襄王之弟也惠襄辟
十九年作亂施于叔帶公二十四年作亂惠襄辟
難惠王遷于頹之難襄王之子越去王都處于難地
則有晉鄭晉文公叔帶咸熙不端皆為王室去以緩定
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定王
之定王六年秦人降妖秦人降妖秦人有降妖者曰周
有其親王一王生而有親類者亦克能修其職此類
能修天諸侯服享國之所有二世共職二世之人諸侯
子之職諸侯服享國之所有二世共職二世之人諸侯
王景王王室其有間王位世之使王室當有間奪王
王景王王室其有間王位世之使王室當有間奪王

朝反以為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秦人妖言
王猛也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秦人妖言
子朝反以為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秦人妖言
果有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景王乃克終其
世有諸侯今王室亂單旗即單劉翟即劉文劉天
下立少君以制宣行不若專一行不謂先王何常之
有唯余心所命則命為君其誰敢請之其不然者陳請
羣不弔之人也以行亂于王室侵飲無厭無有厭足
規求無度規覓貪求貫清鬼神貫清鬼神慢棄刑法
王之刑法倍奸齊盟倍奸齊盟倍奸齊盟傲狠威儀傲狠威儀
左傳卷之十
一身之矯誣先王矯誣先王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
不顧立王于何而攝特之使思肆其罔極肆其罔極
之嗜茲不殺震盪播越不殺于朝自稱也言使我震盪
所京在荆蠻未有攸底止之也若我一二兄弟
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以從先王母
違天罰言早劉為亂無違天罰無違天罰不殺而其
則所願也則所願也敢違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經
而諸侯實派國之昔先王之命先王之下曰王后
無適則擇立長擇庚子年年鈞以德若年同則論德鈞

若德同則禡王不立愛王不立其私所寵愛之子公卿無私三公

古之制也按王后嫡子死則葬之子當立不專立長也此蓋子

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卽

單劉贊私立少單劉二子贊助景王私意而立少君以

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言諸侯也閔

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

晉之大遠離晉之大國而不依以專其志專行其奪

辭何爲

禮之除之祭以康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

之幸
主

不貳其命不可移易

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

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何損于災祝

公說乃止

路寢以寢齊君之正寢也公歎曰美哉室其誰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

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四升爲豆四

其取之

其施之民也厚謂以公量取公厚飲焉謂以私量貸齊君厚飲

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

與女式歌且舞式用也有喜悅之心用歌舞之陳氏之施民歌

後世若少惰後世子孫若少怠惰不自強于德政陳氏而不亡陳氏

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

之已止也言陳氏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之家所施

得
人 民不遷 四民不得 農不移 農庄 工賈不變 工

役買主負遷之
士不濫爲士者不得
官不惰凡

不得
大夫不收公利
大夫不得施
惠以收民心
公曰善哉我

卷之三 廟公 末

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天尊地卑而君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

不違君命而臣其而不貳不貳其心父慈而

子孝而箴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景于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年
元
年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延州來季子聘于

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上國即中國吳居水鄉故以中國為上國遂聘于

晉以觀諸侯親強楚秀尹然工尹康帥師救潛二尹楚官然康

其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在

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

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窮地名沙水名左尹郁宛工尹壽帥師

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遇窮之師當吳之前至潛之師要吳之使楚師強盛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在外告歸國不勝復以欲王

左傳疏義卷之三設諸黃帝二十一年日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

也吾欲求之先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蓋壽生四子諸樊餘祭不以國與子而與弟凡為季子也季子不受則國宜及諸樊之子祭昧之子也楚光而代札故光

自言王嗣自言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虞也至謂歸設諸曰

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自言我無若我何

日我爾身也言我身爾爾身言事汝母言夏四月光伏

甲于荆室而享王荆地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至光門

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蓋者獻體改服于門外

直門者直階者主戶者主廟者皆王僚親衛之人又夾

之以劍言守衛嚴密蓋進食也獻體解衣也進食者必

解衣易服于門外防奸無也執蓋者坐行而入坐行執鉞者

夾承之執劍者二人及體以相投也及進蓋者體光

偽足疾入于荆室恐難作王意鉞設諸真刺于魚中以

進全魚疾故可抽劍刺王鉞交于胸交鉞遂弑王闔廬

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

死事生以待天命哀王僚之死喪事闔廬之非我生亂

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殘而不

知力不能計復命哭墓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吳公

左傳疏義卷之三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

言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而還

楚師宛直而和宛楚左尹也以和按類國人說之郢將師為

右領郢將師大與費無極比惡之費無極令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諸郢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

先字詐言御光飲子常飲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詐言子

汝宗子惡曰我慶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

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無以爲報若何無極曰令尹好

甲兵子出之出其家所吾擇焉擇取其佳者取五甲五

兵無極取兵器曰寅詣門以此甲兵令尹至必觀之而
從以酬之皆無極及饗日御賓不知其帷諸門左兵于
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于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來救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
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此日字舉
皆誑也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此無極自言以斷
令尹使視郕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郕將師攻郕氏且燕
之且以火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燕國人素重
其家令曰將師不燕郕氏與之同罪當生或取
左傳卷之三主
一編管焉也或取一編管以焚郕氏或取一乘杆焉不
室也也或取一乘杆以焚郕氏國人投之國人志而投遂弗燕也
令尹炮之也或取一乘杆以焚郕氏盡滅郕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
及佗令尹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晉陳之族
呼于國曰郕氏賣氏賣氏自以爲王專溺楚國弱寡
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
如何令尹病之爲下殺無
會于扈晉會諸侯謀納公也公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請于范獻子取貨于季孫平子謂司城子梁

即宋樂與北宮貞子即衛北曰季孫未知其罪未知所
而君伐之請囚諸云請以五乘于是乎不獲皆不
君又弗克既與兵而自出也夫豈無備季氏豈而能
出君乎季氏之復季氏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使
息其怒而啓叔孫氏之心又聞叔孫氏不然若非
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而公徒皆釋甲執冰以游
叔孫氏懼禍之溢及于已而自同于季氏同以
此可見天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
甚得其民准與之有十年之備其所謂有
左傳卷之三主
齊楚之援公驪在齊而齊不致力有天之贊謂天有民
之助謂其民有堅守之心其心主于固守有列國之權
其權其民而弗敢宣也有此六者堅守事君如在國謂每
于諸侯而弗敢宣也故執以爲難故執以爲難二子皆國者也皆
成死之以二子懼二人皆辭皆辭而乃辭
小國在會者各使之歸而以難復于晉君愚按公
之事其季年乘權魯君之難魯君之難乃辭
人之國魯君之難魯君之難魯君之難乃辭

黑之對君無常位適爾執之志耳晉頃不悟不能援手
魯卿以振國紀豈惟不知恤降抑亦不知自恤晉之所
以終于失國也春秋屢書乾侯所
示戒者豈惟一人其義發而類矣
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人將戰子家子曰
天命不怙久矣怙疑也言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國
與魯戰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
敗也嗚呼爲無望也夫衆復敗則公其死于此乎子家
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近鄆地
楚御寇之難國言未已國人之謗進胙者莫不謗令尹
國中祭祝進胙言尚未止沈尹戌言于子常沈尹戌沈諸梁之父
爲楚右司馬以御寇
左傳範策 卷之三 子常
之寬言曰夫左尹與中庭尹左尹御寇也中庭尹陽令終也莫知其罪
不知得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自夏至今戍
罪之由也而子殺之以興謗謗至于今不已自夏至今戍
也滅之仁者殺人以掩謗假使殺人之可猶弗爲也且
不肯 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異于仁者
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鄭其
出蔡侯朱在二十二年無極取負于蔡悼侯喪大于建
在二十年蔡侯朱殺連尹奢即在奢屏王之耳日屏故也
子以方城殺連尹奢同上年 王之王之耳日王之王之耳日
王之目使不聽蔽平 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成
王莊無不及焉無有不及所以不獲諸侯還無極也以

其信近無極 今又殺三不辜三無罪之人謂鄆以興大
之讒思故也今又殺三不辜氏陽氏香陳氏
謗幾及于矣國人謗無極且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鄆
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即鄆氏陽氏香陳氏國之良也三人者
之善也而不愆位在位素吳新有君吳光新立而疆場日
駭楚國之疆境日楚國若有大事有軍旅兵子其危哉
衆情不附恐生他變楚國人必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
歸罪于汝而殺之此危道也
愛說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政不長
圖于常殺費無極與鄆將師用沈尹盡滅其族并族三
以說于國以解其于國人言害三謗言乃止
左傳範策 卷之三 子常
冬公如齊齊侯請餐之設餐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
又何餐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此公于大
不敵臣吳大夫使率爲主獻獻子仲之子曰重爲齊
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
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也十二年謀逐季
使重見從 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
夫人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一

昭公九

二十八年丁亥 吳王闔廬元年是歲

晉祁勝與鄆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 祁盈將執之

之盈祁午 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 叔游曰鄭書有之惡

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也言書 無道立矣子懼

不免言世亂 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言民多僻邪之

行當同流合汗無自立辟法以達 姑已若何姑且也 盈

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 遂執之祁勝賂荀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一 左公

驟荀驟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 祁盈之臣曰

釣將皆死釣同也言三人同 慈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

也以為快慈發節之音吾君 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

及楊食我楊叔向也食我叔向 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

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

氏夏姬 其母欲娶其黨叔向之母欲為 叔向曰吾母多

而庶鮮吾德勇氏矣叔父多妾而庶子 其母曰叔向

子靈之妻子靈五臣也 殺三夫謂陳御叔早天楚襄老

一君陳靈公為夏 一子楚莊王 而亡一國滅陳兩卿矣

孔率微行可無愆乎 可無愆乎可無所懲戒而 吾聞之曰甚美必

有甚惡天地之理無窮無窮故甚 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夏姬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貉之妹也子貉即鄭穆公 子貉

早死無後而無子 而天鍾美於是是謂夏姬也鍾聚

靈公及夏姬靈公早無子 將必以是大有敗也甚美必

故知夏姬流禍未已 昔有仍氏生女有仍古諸侯之 顯

而將大有敗於後也昔有仍氏生女 名曰玄妻因

名曰樂正后夔取之舜時樂官后夔 生伯封有仍氏生

封實有豕心其心貪 貪怙無厭貪財怙食 忿類無期忿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一 左公

也忿怒恨戾謂之封豕 伯封而號為封豕有窮后羿滅

之變是以不祀其祭絕 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共子即

也以驪姬 皆是物也物指美女也夏以妹喜商以妲己

而不得立皆為物也 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足

動移人苟非德義 苟不能以足乎已之德則必有禍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即食我也伯

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女也 曰長叔

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曰 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聞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 很子野心豺狼之子山野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言其必有滅族之禍遂弗視

魏獻子為政獻子名舒魏絳之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

縣祁一祁二平陵三梗陽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縣四塗水五馬首六孟七

一平陽二司馬彌牟為祁大夫太原買辛為祁大夫太原

楊氏三也司馬彌牟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

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

晉陽縣南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太

固為馬首大夫起孫孟丙為孟大夫孟孫樂霄為銅鞮

大夫上黨銅鞮趙朝為平陽大夫平陽趙勝曾孫僚安為楊

氏大夫平陽楊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

左傳敘筆卷之三三

師納穀王故舉之其勤王之功謂知徐吾趙朝韓回魏

戊餘子之不失職餘子晉官名卿之庶子為餘子能守

其業者也能保守其祖其四人者司馬彌牟孟皆受縣

而後見於魏子先受縣而後見者言以賢舉也魏子謂

成鶴魏子問焉吾與戊也縣言我以梗陽人其以我為

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不忘君近不偪同有寵

不遇迫同位常謙恭也居利思義在約思純其處窮約則思純正

有守心而無淫行有守善之心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

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以光大之德其兄弟之國者往

也以兄弟而往封于國者十有五人按武王兄弟封國者魯蔡鄭衛

凡十六人此言十五人者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亦約言

紀載不同不可強為之說姬姓之國者四十八人亦約言

強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皇矣

唯此文王帝度其心帝上帝也言天帝實授度其

德音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不失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其類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此則之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大國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之人長短相成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濟比方于文王之德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既受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帝之福莫安定貌言德教之其德克明克明克類物能使物

左傳敘筆卷之三四

心能制義曰度此以下復解詩之九德言文王之心

正應和曰莫其德正靜民皆應照臨四方曰明照臨四

不建故其德正靜民皆應照臨四方曰明照臨四

日克明動施無私曰類類物各得所是之謂類教誨不倦

曰長教誨其民無有厭倦賞慶刑威曰君賞人以作福而

威而愛人此慈和徧服曰順慈和徧服曰順慈和徧服曰順

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得經緯天地曰文經緯天地相

文也九德不怨九德不怨九此九者之作事無悔所以動而故

王之所及其遠哉其福祿亦將及於子孫也賈辛將適其縣將往所治之郡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呼其名也昔叔向適鄭驪茂惡也其貌惡焉欲觀叔向問叔向之賢從使之收器者從使使人收器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然明時發一言甚當於理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叔向素聞然明之下下執其手執然明之手以升堂曰昔賈大夫惡賈大夫惡娶而美賈大夫娶妻有美色三年不言不笑三年不言不笑射雉獲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如皐如皐言言其有才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一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驕叔向謂然明子若無言若無言堂下一言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叔向遂與然明今女有力於王室魏子語吾是以舉女為大夫以見才之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不可以已也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內奉其子遠不失舉外舉其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又聞命賈辛之辭以爲忠詩曰大雅文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也其舉賢其命也忠其命貞其長有後於晉國乎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戊爲梗陽大夫戊望輕以獄

上以其訟上其大宗賂以女樂賂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閭沒女寬二人魏子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謂魏子若受梗陽人若受女賂其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許入陳退朝君既退待於庭二大夫待於庭饋入饋入召之魏子召二大夫共食比置二大夫自始三歎既食使坐命二大夫魏子曰吾聞諸伯叔伯叔猶言前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因飲醉而不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至食自咎曰悔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魏子將軍中軍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魏子以屬厭而已屬厭我小人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必知此無過食也此所以爲之三歎也獻子辭梗陽人賂傳言魏氏之所以興也賂傳言魏氏之所以興也二十九年戊子年平子每歲買馬賈音古具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賈其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敗服敗服馬名塹而死死也公將爲之橫爲作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請以作棺之乃以幃裹之禮曰斂葬

馬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遂入羔裘公衍

也遂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陽穀齊邑公衍公爲之生也其

母偕出生時二母同出之產舍公衍先生公爲之母

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待已公白公三日公爲生其

母先以告公爲兄先告故公爲兄公私喜於陽穀

而思於魯魯公私以得陽穀爲曰務人爲此禍也務人

也始與公若喜且追思失魯之禍且後生而爲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

公衍爲太子

龍見于絳郊晉所都之邑也魏獻子問於蔡墨晉太史曰吾聞之

左傳魏獻子問於蔡墨史曰吾聞之

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以龍不可謂之知信乎龍

爲智誠對曰人實不知人不能致生龍非龍實知古者

然平哉對曰人實不知乃是人自不知非龍實知古者

畜龍得養龍之事故國有參龍氏參養也參龍氏前有

御龍氏御龍氏謂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

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展叔安古者有展之國有裔

子曰董父裔遠也玄孫之後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

飲食之以其所好龍多歸之乃擾裔龍擾順也乃順龍

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因舜賜姓氏曰豳龍豳龍

官有世功封諸豳川豳川之地豳氏其後也豳水上

姓董父故帝舜世有裔龍有裔龍之官及有夏孔甲孔甲少

九世也援于有帝其德能順于天帝賜之乘龍四龍爲一乘此言

龍之河漢各二河漢之龍各各有雌雄各有一孔甲不

能食孔甲得龍而未獲參龍氏未得參龍有陶唐氏既

衰其後有劉累劉累學擾龍于豳龍以事孔甲以擾

技服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

後豕韋國名彭姓更代也蓋龍一雌死所畜潛醢以食

夏后潛醢也劉累藏以爲醢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既

龍龍氏求致龍懼而還于魯縣魯縣魯縣以自貶退於是彭

左傳魏獻子問於蔡墨史曰吾聞之

豕韋復豕韋復范氏其後也豕韋復范氏獻子曰今何

故無之何故不對曰夫物物有其官每物各有其官修

其方居是官者必修其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

失官不食失其官守官宿其業居官者安其所其物乃

至則所掌之物自然而生若民棄之若民棄之其事不

修物乃抵伏止息潛伏鬱湮不育鬱湮淫塞不復生育

也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官之長實列受氏姓實以

神神及貴神之祀社稷五祀五祀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

神神及貴神之祀社稷五祀五祀之君長能修其業者死

祀與社是尊是奉俱為王者木正曰勾芒正官長也木
有芒取木生勾由而火正曰祝融火官之長號曰祝融
金正曰稷收金官之長其收以秋水正曰玄冥水官之長其收以冬
之長號曰玄冥取土正曰后土土官之長其收以土
水之陰而幽冥也為草木之主故稱后也
龍水物也木官棄矣後世廢木官之職矣故龍不生得木內之靈
物不然周易有之則以周易之辭在乾之姤姤初九爻
姤音曰潛龍勿用乾卦初九爻辭言陽氣在其同人九
二爻變曰見龍在田乾卦九二爻辭言陽氣出
為同人曰見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言陽德聖人其
變為大有曰飛龍在天乾卦九五爻辭言陽德聖人其
左傳統纂卷之三
夫乾為父卦曰亢龍有悔乾卦上九爻辭言陽剛之
坤乾為純坤曰兄茲龍無首吉乾卦用九爻辭言剛德
諸陽之爻無坤之剝坤上六爻曰龍戰于野
之極疑于無陽故陰陽交戰也郊若不朝夕見
外曰野上六居外卦之終故云野郊若不朝夕見
設使龍不誰能物之則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
朝夕出見則誰能知其動靜而得以物
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又問五官之長既食於
曰水皞氏有四叔叔其于孫也曰重曰該曰修曰熙
此四叔實能金木及水治其官使重為勾芒
之名該為稷收故使為金正修及熙為玄冥
正該為稷收故使為金正修及熙為玄冥

水世不失職四叔子孫世遂濟窮桑少皞居于窮桑此
其三祀也此木正金正顓頊氏有子曰率顓頊代少皞
率為祝融故使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子名為祝融故使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
子名句龍為后土故使為后土此其二事也
正之后土為社句龍為稷田正也稷為田官之長
山氏之子曰柱柱為后土故使為后土此其二事也
以上祀之夏后氏以前皆周棄亦為稷周棄亦為稷
自商以來祀之祀棄以為稷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墳趙鞅趙武之孫荀寅中行荀
左傳統纂卷之三
石為鐵取一以鑄刑鼎刑鼎刑鼎之故此蓋今泉出為鼓
焉宜于范何也曾作刑鼎刑鼎之故此蓋今泉出為鼓
乎失其度矣失其為國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
以經緯其民用之於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各以位
法民是以能尊其貴故賤而為民者能尊
其業貴而為官者宜其位貴賤不愆貴者執其權
安舉無愆失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主爵為
被廬之法法事在魯公二十七年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民知罪之輕重何以尊貴貴禮
豈復畏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貴者貴賤無序貴賤
者之威刑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范宣子之蒐也乃蒐
復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范宣子之蒐也乃蒐
口之法也晉國之亂制也是時一蒐口之後而三易
在文公六年晉國之亂制也是時一蒐口之後而三易
之徒作亂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蔡墨為范氏中行
故曰亂制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
法是法姦也刑鼎之役乃苟寅主之又加范氏焉宣子
久已廢矣今復與之既廢則范氏本可免禍
又加增范氏之惡焉易之亡也今復改易之使其必亡
其及趙氏趙氏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執意蓋不得已
左傳紀事卷之三王鄭公
而從若德若趙氏可以免可以免禍為定十二年荀
之三十年已丑
晉頃公卒子午立是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
伯詰之親舒使士彌曰悼公之喪襄公十二年子西弔
鄭公孫子蟠送葬公孫重今吾子無貳貳則也謂子太
夏未弔子蟠送葬末送葬今吾子無貳貳則也謂子太
也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有禮也禮也者小
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所謂事大則者在
字小在恤其所無字小國者當不以飲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豈敢忘共其

者多不及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
聘享三軍之事嘉好謂嘉禮聘享謂賓於是乎使卿晉
之喪事飲邑之賜適遇鄭國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挽
禮送葬必執紼此言鄭之先君若其不閒適遇鄭雖士
亦有會葬于晉而執紼者矣大夫有所不獲數矣雖使士弔大夫送葬亦有大國之
惠亦慶其加君自會葬是於先王之禮數者矣大
及數是於先王之禮明底其情其所以善其有加而不計
其情取備而已禮而已以為禮也小事大大字靈王之
喪襄公二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楚朝楚我先大夫印段
左傳紀事卷之三王鄭公
實往飲邑之少卿也君既在楚上卿王吏不計時天子
不計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
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則我鄭君方是以不共不得
親來從其省禮之時則吉在此矣則我已在此唯大夫
圖之晉人不能詰晉不能責其罪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二十七年閭廬吳王使鍾吾人
執燭庸鍾吾小國也公子燭庸奔鍾吾二公子奔楚楚
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王大封二公子與之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二千奔楚使逆之於竟也秀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胡田

之地將以害吳也將以爲吳子西諫曰諫吳光新

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

邊疆楚以和好接使柔服焉使吳自服焉猶懼其至猶

吳人恃強吾又疆其魯魯謂二公子乃王僚弟閔盧

之以師來伐之仇也我又大封以強其魯仇

之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夫吳之爲國

太王之子故爲而素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

諸華自比中光又甚文甚有將自同於先王昔太王王

國比于諸華今不知天將以爲虐乎天意或者欲使

左傳範箋卷之三王公士

窮喪吳國以自削其國而封大異姓乎以其土地封大

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終以禍吳乎其終不遠矣然觀

行事可以占我盍姑億吾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

而寧吾族姓而寧我宗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將焉用

自播揚焉將安用自播揚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

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壘山水已卯滅徐

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擣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

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口使徐子處之口城問於伍員曰初而言

伐楚而汝也初二十年前汝余知其可也彼時我固知

而恐其使余往也我所以沮汝之謀者恐又惡人之有

余之功也人謂王僚又惡我楚今余將自有之矣今我

伐楚而自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執政衆多意

有其一功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執政衆多意

一莫適任患國家有患無有若爲三師以肄焉肄猶勞

爲三軍以一師至初一軍彼必皆出出兵以敵我彼出

則歸楚兵既出則彼歸則出楚兵既出則楚必道

敵楚兵既出必疲亟肄以罷之亟數也我數勞楚多方

以誤之楚東擊西多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楚兵既罷

左傳範箋卷之三王公士

軍同力必大克之閔盧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爲定四年

三十一年庚寅年晉

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將用范獻子曰若召季

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

子使私焉使人私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我爲汝保季

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晉子何

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諫冠麻衣

跣行季孫爲喪服素練之冠麻布伏而對曰事君臣之

所不得也言我願事君而君自不敢逃刑命君若以臣

為有罪若皆指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
先臣之故以先臣不絕季氏別立子弟而賜之死若弗
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
願也敢有異心蓋季孫探言罪已季孫從知伯如乾侯
迎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子家勸歸一慙之不忍若不
一時而終身慙乎則潰死於外將公曰諸眾曰在一言
矣從公之衆皆云晉既憂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荀
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
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可從季公曰君惠顧先君
左傳統笑卷之三十一
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
人夫人謂季孫則我復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水指河
自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我晉君惟恐敢
與知魯君難今新君而不入豈敢臣請復於寡君以公
言復命復知魯國之難耶臣請復於寡君汝且歸魯子
于晉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攝君主祭子
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勸公棄其從者獨乘季孫
必與君歸季孫見君卑歸勢難公欲從之昭公欲從眾
從者脅公果從者恐公獨歸不不得歸
邪黑肱以澠水奔邪黑肱大夫也賤而書名黑肱非命

秋書其名重地故也以地為重故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
如是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書其地而不如其已已止也
之辱不若止而無名之為愈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必書以
非名而著其終為不義逐終身為弗可滅已傳之其世
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先正其心不
回不為義疚見義不為不或求名而不得或本欲求
其書或欲蓋而名章春秋特著其名慙不義也齊豹為
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殺衛侯之兄
其書為盜司寇卿也而春秋以盜書之此邪庶其
左傳統笑卷之三十一
以漆間丘來奔莒牟五年以防邪黑肱以土地
出三人窮求食而已不遇焉求不求其名非有心於賤
而必書三人非卿而春秋書其此二物者總上書盜書
所以懲肆而去食也齊豹書盜所以懲肆若艱難其身
設若有人身以險危大人位之大人而有各章微秋書
之使勇名章攻難之士將奔走之則樂於作難者若
竊邑叛君設若有人竊據以微大利以微作而而無名
而稱秋不貪冒之民將實力焉則樂於貪冒者是以春
秋書齊豹曰盜以沮攻三叛人名以警貪以懲不義以

忌戒不數惡無禮惡逆無禮之人其善志也此記事故

曰春秋之稱稱權衡也言春秋者微而顯義則著婉

而辨辭難曉而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

明善人勸焉善人得褒而淫人懼焉淫人畏貶而是以

君子貴之是以春秋之法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

轉以歌轉也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入郢必以庚辰日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一 七

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辰尾龍尾也

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月十二月今

之十月日月合庚午之日始有請火勝金故弗克

期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請火勝金故弗克

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雖食在辛

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

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

大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

也午火勝庚金楚氣猶壯故終亦不克

三十二年 辛卯

吳伐越越蠻口之國始用師於越也言吳始用史墨曰

越其有吳乎越將伐吳越得歲而吳伐之此年歲星在

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必受其凶則吳當反受其凶

有禍而吳先用兵以伐越也哀公二十二年

越滅吳此去九三十八年云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大夫請城成周王畏于朝之

城狹小請天子曰之命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一二同姓之

舅不皇啟處不得安居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動

戊五年謂二十八年百篇秦致余一人無日忘之無一

念諸侯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閔閔憂貌謂憂王室之

憂使與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放也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一 太

二文之業恢復文侯仇與文弛周室之憂徵文武之福

文武二王以固盟主以堅固其宜昭令名則余一人有

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昔成王時周公合諸以

為東都以其在王室之崇文德焉所以崇文今我欲徵

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祭俾戍人無動庶免諸侯

此諸侯用寧各得安寧茲賊遠屏得以免去晉之力也

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懲怨於百

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亦以汝為有大功也范

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亦云

欲罷成雖有後事築城之後晉勿與知可也晉勿復計

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

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伯音即韓不信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或緩或急之於是焉在

無不惟則所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夫于翟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平魏子南面居君衛彪

侯曰魏子必有大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後衛

犯君位以令成周之大非其德之所能當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

之淪不敢馳驅詩大雅或王者言當敬畏天之譴怒况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一如公

敢于位以作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士彌牟即計

丈數計所當城揣高卑度高曰揣揣度厚薄勿溝洫

之制勿溝洫深淺之準物土方議遠邇物相也相取

近之量事期知事幾計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

俟糧知用幾以令役於諸侯使供其役屬役賦丈所

當役之數賦書以授帥帥諸侯而效諸劉子也韓簡

子臨之以爲成命韓簡子即韓不信臨視其事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

琥玉一環一璧輕服紉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

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

其賜書曰公薨於乾侯言失其所也不覺路寢趙簡子

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

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謂左有三謂三有五

行謂五有陪貳陪副也謂王有故天有三辰日月地有五

行水火木體有左右如手足耳各有妃耦謂左右陪貳

配王有公天子以公諸侯有卿以卿爲諸皆有貳也此

以下皆有陪貳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其得政久矣民

之服焉天之所與民必服之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其世失

左傳統箋卷之三十一如公

季氏世修其勤修其勤勞民寇君矣魯人知有季氏雖

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故詩曰小雅十高岸爲谷岸本高也深谷爲陵谷本

或變而爲高陵詩言三后之姓虞夏商三后之於今爲

庶今皆爲庶姓矣此言主所知也此簡子所在易卦雷

乘乾曰大壯震在乾上天之道也乾爲天子震爲諸侯

若天上有雷昔成季友相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大姜

之夫人尤寵有大功於魯慶父執二君季友受費爲上

卿魯公賜以汝陽之至於文子武子季友生武子宿

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文公十八年薨而東門遂殺適
 立庶公子遂居東門是為東門襄仲魯君於是乎失國
 宣公既立季文子遂莒太子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君指季氏
 公四公矣宣公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
 名器車服也名爵號也不可以假人以此借人則君
 君不能謹此初假季氏權權柄終致昭公失國之禍

左傳統纂

卷之三

注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二

定公名宋襄公子昭公弟在位十五年

周敬王元年景公八年陳惠公二十一年杞悼公九年宋

哀公二十八年楚昭王七年衛靈公三十六年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翟泉魏舒獻子將以城成周

去年教王請城成周至是宋仲幾不受功仲幾宋大夫

晉為翟泉之會將築其城宋仲幾不受功薛辛曰薛大宋為

日勝薛那郭即小吾役也可使代宋薛辛曰薛大宋為

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使不得自以我適楚使我臣屬故

我常從宋從宋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公二十八年曰九

左傳統纂卷之三

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今將從踐土之若從宋將

宋之役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各復舊職則薛宜

之役也薛辛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為

之役也奚仲遷于邳其後奚仲遷于下仲虺居薛仲虺

大夫之後或云宋朱也以為湯左相時伊尹若復舊職將承

復居于薛應音升何故以役諸侯何故舍天子從仲

王官事天子為王官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

幾曰三代各異物事物各薛焉得有舊薛居周世不得

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景伯晉之從政者新言范

新代魏舒為政蓋魏子姑受功謂仲幾姑且歸侯我吾

祝諸故府以求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

以此抑晉也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微於

人言薛以三代典籍故事宋徵於鬼言是以山川鬼神為

宋罪大矣且已無辭無辭以而抑我以神而折我以詎

我也以不可考證啟寵納侮開啟寵人過其本其此之

謂矣仲幾修晉正合此義必以仲幾為戮當正仲幾乃

執仲幾以歸歸于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

三十日乃歸諸侯之戊先是子朝之亂晉籍泰致諸齊

高張後不從諸侯後期不及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

左傳統箋卷之三定公

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喪叔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穆

以延其祚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弘六年高張來奔起

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結之子去年昭

季孫曰季平子家子亟言於我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

志也與我志吾欲與之從政欲用為子必止之之且聽

命焉諸臣之去留皆子家子不見叔孫聞季孫言易幾

而哭幾會也不欲見叔孫叔孫請見于家子子意子家

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時成子君不命而薨

羈不敢見未受昭公之命叔孫使告之曰使人以季氏

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言二子始謀逐季氏致

未嘗與謀平于欲若公子宋主社稷宋昭公弟則羣臣

之願也九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汝意欲歸

歸子家氏未有後季孫氏願與子從政以續子此皆季

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之守龜在明則謀之羣臣羈弗敢知若從君者

則貌而出者入可也無怨者自可復歸冠而出者行可

也與季氏為冠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則昭公生時

左傳統箋卷之三定公

出而未知其入也昭公死矣不羈將逃也於義不

喪至自乾侯公即位公于宋即季孫使役如闕闕魯先

所公氏公氏猶言公死之家宅昭公將葬將溝焉欲溝

公先城不使榮駕鸞曰伯名鸞音加生不能事死又離

之以自旌也其罪也縱子忍之後必或耻之後必嫌之

乃止上而季孫問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諡欲為昭公使

子孫知之使後子孫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惡以

自信也信明也自明將焉用之乃止不加葬昭公于墓

道南雖不為溝猶別葬孔子之為司寇也在定公十而

合諸塞乃自昭公塞外為溝使與先昭公出故季平子
禱于場公九月立場公季孫廷君懼而禱于場公昭公
其

邾子在門臺有上臨廷開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

闕曰射姑旋焉便旋小命執之見其不潔弗得滋怒自

投于牀廢于爐炭爛遂卒也廢也先塞以車五乘殉五人

疾欲藏中之難故先內車及莊公卞慆而好潔故及是

三年甲午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一 定公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氣王也裘以如楚朝于獻一

裘一佩於昭王蔡侯服其一昭王服之以享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

之弗與蔡侯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成公唐成公亦三

朝有兩肅爽馬有駟馬兩子常欲之弗與唐成公亦三

年止之亦留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唐之國人子常歸

唐侯得馬乃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曰君以弄馬之故

弄君隱君身楚以憂約也見拘於棄國家今三年矣羣臣

請相夫人以償馬助養馬之人求必如之如所唐侯曰

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賞養馬及蔡人聞之

固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洗
晉晉曰余有所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晉不復蔡侯如

四年乙未是歲陳桓公卒于懷公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劉文公劉也晉人假王命以

謀伐楚也為蔡侯晉荀寅求貨於蔡侯荀寅荀弗得言

於范獻子執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

難乎難水潦方降春雨疾病方起寒熱不常中山不服

中山即解虞棄盟取怨伐之為棄盟無損於楚而失中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一 定公

山失伐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

晉敗楚方城祇取勳焉乃辭蔡侯范獻子從

人假羽旄於鄭首乃王者遊車之所鄭私之因謂

之羽旄人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合或者展也繼施曰

從合示卑鄭也晉於是乎失諸侯諸侯皆將會衛子

行教子言於靈公子行教子曰會同難難於

有煩也言至會時設莫之治也莫之才辨者則其使祝佗

從公曰善乃使子魚祝佗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

職卑解其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也若又共二

從行俾 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諫也 幸社稷祭祀 社稷不動 若無還國變 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 行社社 師出則先殺敵 擊鼓 然後殺牲取血以 祝奉以 從 奉社至 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 若但朝會以 君行 師從 二千五百人為師 卿行旅從 五百人為旅 卿 臣無 事焉 從行之制 公曰行也 其辭及阜 馳 將盟于阜 將 長蔡於衛 欲令蔡 衛侯使祝鮀私于萇弘 萇弘周 曰聞 諸道路 所傳 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 蔡叔康叔之兄也 康叔蔡之始祖 先衛不亦可乎 以兄 左傳統箋 卷之三 定公 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當德也 不以 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 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 下於周為睦 以盛德獨見 分魯公伯 以大路 大賂金路 侯之 大旂 交龍 夏后氏之璜 璜美玉名 封父之繁弱 封 車也 繁 弱 殷氏六族 殷之 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 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 帥領其同宗之親 輯其分族將 其隗類也 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 卽就也使六族 命之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 陪增也敦厚也言既分封于魯為大國 祝宗卜史 大祝 方五百里又加以土田增厚為七百里 祝宗卜史 宗人

太卜太史 傅物典策 備賜威儀之物及史官書策 官司 九四官 因商奄之民 商奄國名成王踐奄 命以 伯禽 時周公相王室故 而封於少皞之虛 曲阜之地乃 分康叔 文王子衛 以大路少帛 少帛旂名周禮 結夜 大赤之旗也結七見反夜步貝反 旂旌 通帛曰旂即大 卽旌也結七見反夜步貝反 旂旌 赤也析羽為旌 大呂 二月律 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饒氏終 葵氏封畛土畧 畛土畧也畧界也謂 自武父以南 武 衛之及圃田之北竟 圃田鄭數澤 取於有閭之土 有閭 侯地衛所 以共王職 取其土地之入 取於相土之東都 受朝宿邑 左傳統箋 卷之三 定公 相土商之祖地東 以會王之東蒐 取其所以入王東蒐時 都衛所受湯沐邑 以會王之東蒐 蒐田則以助祭泰山 聘季授土 聘季周公弟為周司 陶叔授民 陶叔為周司 叔康 命以康誥 成王封康叔於衛周公悉 而封於殷虛 朝歌乃 皆殷政 皆殷魯衛而言也居殷故 疆以周 康法也疆理土 分唐叔 武王子晉 以大路密須之鼓 密須國 關華 始洸 洸名應三月 懷姓九宗 唐之餘民 九職官五正 職主官事者有五長蓋司徒司馬司空 族地此為貴族以唐唐叔 命以唐誥 唐誥篇 而封於夏 使主領之所以榮寵之也 命以唐誥 唐誥篇 而封於夏 虛今太原晉陽是也 故以夏政 唐風俗 疆以戎索 大

士故以王今為盟書晉重大魯申公衛武叔蔡甲午莊鄭捷大
 齊潛公宋王臣成莒期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
 狄復文武之畧而不正其德不正其角將如之何義弘
 說告劉子公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游晉趙簡子為之臨聞其死甚哀
 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夫子語我九言指太曰無始亂不
 亂無無怕富不恃無恃寵不恃無違不違無敖禮不傲
 行無無驕能不以才無復怒不重人之忿無譎不德
 無為無無犯非義不義之事無為犯之
 諱之無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
 左傳總纂卷五十五定公
 沈人不食予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
 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使于楚之殺郤宛也在
 七年伯氏之族出伯氏郤宛之伯州犂之孫軫為吳大
 率人用之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在昭公二無歲不有
 吳師時伍員之徒蔡侯因之晉不為蔡伐楚故蔡侯以
 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
 楚唐侯不奮兵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自豫章與
 楚夾漢豫章漢江北地名吳自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
 必漢而與之上下必漢也豫漢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以方城外人還塞大隧直轅冥阮三者漢東之隘子

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

謂子常楚武曰吳用木也我用韋也不可久也吳用

兵備鈍我用韋為兵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

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

入城口三隘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

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再濟漢水至大別南入江三戰

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

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首致死以克吳可以

左傳集解卷之五定公

二師陳于柘皋柘皋吳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

之曰早晨獻曰楚天不仁楚令尹其臣莫有死志無死

志先伐之先伐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與吳

不用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言為臣者合

其言君命蓋古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死楚可入也以其屬

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因面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敗而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吳從楚師

及潰發潰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因獸猶闔况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事之蔑有

聞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

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楚師將為食吳

師奔走不暇食故吳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

人食其食而又追之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我以出

世族諸季芊界我皆平王涉雎雎水出新城昌縣縣東

女也服云界我季芊之字涉雎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

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楚火鎗

使赴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子山處

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夫槩王子山叔父懼

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左司馬戊及

息而還息吳南新息也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

左傳集解卷之五定公

初司馬屈闔廬故耻為禽焉司馬屈在吳為闔廬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言我若賤死誰

句卑吳人為司馬臣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三

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褻之司馬已

其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楚子涉雎濟江入於

雲中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

出子時在王側戈中由王奔鄭鄭公辛之弟將執

以背代受其戈中肩王奔鄭鄭公辛之弟將執

王鄭邑尹屬辛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平我殺

其子不亦可乎卒曰君討臣平王君也夏誰敢贊之君

命天也若令若死天命死將誰管可以天連國陵
弱王之王非勇也乘人之約乘其弱非仁也滅
宗廟祀族君非孝也動無令名無善名非知也
必犯是犯此數者余將殺女嬃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
吳人從之及隨謂隨人曰崩之子孫在漢川者楚
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使吳而君又寬之之
室何罪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報周室之惠
施及寡人吳亦兼姓之國以獎天衷獎楚子以送於我
之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
也主
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王兄逃王而已為王
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
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存我世有盟誓至於今
未敗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所以事吳君執事之患且
之所不唯一人一人而已若鳩楚竟若青鳩聚楚境敢
不聽命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申包胥楚其亡
也子胥奔吳在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楚國申
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
胥如秦乞師楚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食

上國其害先諸侯虐始於楚及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
臣告魯曰口無餘厭無厭若鄰於君與鄰疆場之
影也之害楚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共若楚
之逞亡君之土也楚地乃若以君靈攝之世以事君事
以報報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
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居下臣何敢即安
自就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無衣無衣賦此詩取王千與師修我戈矛與
之義九頓首而坐申包胥三朝首以謝秦師乃出
五年紀魯公元年
季平子行東野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瑋瑋飲瑋瑋仲梁懷弗與仲梁懷弗與曰敗步
敗王敗王公立侯臣位侯臣位則去矣則去矣賜虎飲
逐之告逐之告由不徂不徂曰彼為君也子何德焉不徂
季子也季子也為君不為君不既葬相子行東野相子行東野
洩為費率洩為費率道勢於郊桓子救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行行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肅子虎降車五百乘以救楚百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也言我使楚未知制吳之法術使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發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沂地吳人獲蘧射於柏舉蘧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楚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地楚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奔楚為唐繆氏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麇九子期將焚之楚子期將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言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飲膏祀言焚吳焚則復楚則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定公 古 不虞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鄉楚地 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圖與罷圖與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南先至吳而逃歸言吳葉公諸梁之弟后城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之母定城葉公終不正視之不義初剛辛剛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吳始入楚已有所爭爭而不已其勢必亂亂起其勢必歸安能定楚之地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有曰水藍尹壹涉其帑藍尹壹楚大夫先和

日水涉 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子西曰子常唯其妻于 恩舊怨以敗君何放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贊剛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關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爾懷九子皆從王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王曰有大功者大德減小怨道也難其兄免王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君乞師於秦王欲為君故難非以為身求實今君既已安定在我又復何求且我常以子旗為過其可又為子旗所為以自速禍乎旗憂成然也以有德於遂逃賞王將平王求飲無厭平王殺之在昭十四年 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左傳卷之五 卷之五 定公 古 前年楚大夫鍾建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司樂王之王在隨也昭王自屈奔隨 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子西昭王之王之車服以保國于脾洩脾洩楚邑權立關王所在安道路之人心 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使王孫由于復命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問城之高弗知由于不子西曰不能言汝能如辭則當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當復與對曰固辭不能言我國嘗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被傷之袒而示之背解衣示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復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三

定公下

六年 丁酉

公侵鄭取匡鄭地為晉討鄭之伐晉靡也晉靡周地周僭

之伐周之晉靡邑往不假道于衛過衛而不先及還陽

虎使季孟自南門入陽虎季氏家臣陽貨也時虎將逐

衛南門入出自東門自東門而出蓋不假舍于豚澤衛

侯恣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追擊魯師公叔文子老矣文

公叔發也公叔發也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尤責也既責魯人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三昭公之難季平子逐君將

代之非禮也魯既無禮效昭公之難季平子逐君將

以文之舒鼎衛文公鑄鼎成之昭昭之其先公得實地灼

之曰定之聲鑑衛定公有聲帶以鑑為飾今苟可以納

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衛之公子與諸侯苟

愛之諸侯苟有愛將以為之質則將以其子為此羣臣

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昔衛之飲納昭公如此

欲以不假道之小忿無乃不可乎大嬖之子太嬖文雅

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康叔衛始祖而效小人以棄之入

門之事乃小人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鑑之君

姑待之若何乃止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虎欲固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晉人兼享之

明經所以不傳書孟孫立于房外於更衣房之外

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

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息肩猶任重者止息其兼擔之

求息肩於晉若焉陽虎請晉必處之以中軍司獻子曰

寡君有官將使其人擇得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

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難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三取入焉微令晉人問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

吳大子終縶敗楚舟師終縶吳公子也楚楚國

大惕懼云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期吳公子也

吳戰又敗於繁陽之地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

也官國人知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改其政而

政而以定楚國楚國賴子

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

矣樂祁告其宰陳寅以與公陳寅曰必使子往因祁言

知公必使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

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吾室亦

不亡已為先人立後故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之使

宋君知樂邪見酒而行於君立以為後趙簡子逆而飲

之酒於縣上獻楊楸六十於簡子楸木為之陳寅曰

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買禍弗可

為也已納猶獻也知范氏必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

於宋以其為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

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

左傳紀事卷之三三

之衛為八年是歲陳懷

八年已亥是歲陳懷

公侵齊門于陽州攻其士皆坐列言無曰顏高之弓六

鈞顏高魯人三十斤為鈞六鈞百皆取而傳觀之陽州

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籍丘

子鉏齊人偃且射于鉏顏高擊于鉏所擊中頰墮子

死見顏高顏息射人中眉顏息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

也言志射其目乃誤師退申猛傷足而先猛魯人其

兄會乃呼曰猛也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

公侵齊攻康丘之邪邪邪主人焚衝齊人焚魯攻康邪

庫車也或濡馬褐以救之以水救其焚遂毀之邪主

人出原丘人師奔攻邪人少故陽虎偶不見冉猛者

曰猛在此必敗言若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偶

頭冉猛聞言怒逐康丘人反顧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

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軼趙軼荀寅救我不

去未入竟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

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執也簡子趙執也中

夫執鹿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卿不晉禮不敬公史墨之

左傳紀事卷之三三

晉師將盟衛侯于朝澤自瓦還就衛地簡子曰羣臣誰

致盟衛君者前年衛侯晉師齊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

大夫二子晉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牛耳主大盟者衛

故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

將歌涉佗授衛侯之手及碗授碗也血至授授衛侯怒

王孫賈趨進買衛曰盟以信禮也信禮有如衛君其敢

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言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而

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公以晉師

語之語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

公子以問先君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
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
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大夫
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肯負焉綫以從
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言有衛國有侵伐之禍難
工商皆行飲激亦未嘗不為工商之患使
公朝國人使買同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
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何可竭其買曰然則如叛之
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自衛
左傳紀事 卷之三 定公 五
季子言也季公鉏極公謂曾孫季公山不狃季氏費
叔孫氏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氏之
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陽虎欲去三桓三族皆
出桓公以季寤更季氏子代桓以叔孫更叔孫氏武
已更孟氏代叔自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文公二
公逆祀也陽虎將行大事故祈辛卯禘于僖公不于太
干先公始正同公於僖公之上陽虎欲
神故于僖廟行順禮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以壬辰

夜因辛季成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
氏而殺之成都車曰癸巳至壬辰夜殺季氏明日癸巳
以都車成卒公飲處父告孟孫公飲陽曰季氏成都車
攻二家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言汝不
兵車必及於子孟氏先傳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
亂期以兵救孟氏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先於已一口之鉞劍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之鉞劍也鉞盾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子昨謂林楚昨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
氏之良也而汝也言汝之先人爾以是繼之飲使林楚
以繼其先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達
左傳紀事 卷之三 定公 六
之殺死若遇之必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言未
晚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受死懼不免主桓子
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國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
室於門外實飲以饗不飲使人知故為築室林楚怒
馬及衛而聘林楚乃激怒其馬及通達陽越射之不中
築者闔門季孫既得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
與武叔武叔叔孫不取以伐孟氏公飲處父帥成人自
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以壬辰故陽虎與陽氏戰于
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城內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言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出寶玉謂夏后氏之璜

虎狼之而出奔合於五父之衢震而為食其徒曰追其

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魯人謂喜於殺死先是陽虎石

將殺之今得脫必何暇追余公飲陽請追之孟孫弗許

長陽飲殺桓子公飲陽飲因亂討孟孫懼而歸之不敢

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即季孫辨猶期

陽虎入于謹陽關以叛謹及陽關

九年庚子陳閔公元年是歲秦哀公卒

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傷有疾子明

左傳左傳謂桐門右師子明即樂祁之子淵也出右師子明叔父

子明逐曰吾猶衰經子明居而子擊鐘念其不違父喪

之思而擊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父喪故也既既答而

告人右師私曰已衰經而生子子明居父余何故舍

鐘百生子罪重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哉

氏樂氏不道晉將作亂也子明謂乃逐桐門右師之

在明年終叔

鄭駟飲殺鄆析駟飲字子然代子太叔焉而用其竹刑

鄆析飲飲鄆所殺刑無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

書之於竹簡謂之竹刑鄆駟飲殺其人而用其法君

子謂子然於是不忠駟飲殺國家賢能苟有可以加於

國家者九人才能苟有棄其邪可也此人雖微有邪惡

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詩駟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

女史記事現竿施何以告之取其忠也詩駟風也錄牛

心願告人以善道也言此二詩皆

以一善見采而鄆析不以善存身故用其道不棄其人

則悅釋美女彼妹者子皆不可棄詩云詩召南蔽芾

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言召南詩

為人之賢而愛况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况子然用鄆

乃其子然無以勸能矣必無以勸勉後來之賢能矣

左傳左傳陽虎歸寶玉大弓無益於用而取惡

殺器用曰得器用者謂樂祁之戚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

六月伐陽關詩駟風也陽虎使焚棠門詩駟風也

師以伐魯詩駟風也曰三加言齊若三大必取之可齊侯

將許之文子諫曰文子諫曰年九十餘臣嘗為義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也成公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君臣

七年齊人召而立之魯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庭猶睦能事大國善事而無天苗若之何取之陽虎欲

公三稜之稜衣也此稜三與之犀軒與直蓋犀軒卿車
而先歸之先歸無生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
者不敢立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
十年辛丑 蔡惠公

公會齊侯于祝其齊魯積年交實夾谷經書夾谷故傳

孔丘相時孔子為魯犁彌言於齊侯犁彌前年口儀

也夫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萊人齊

也口人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未定公曰士兵

之命士官以兩君合好而齊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

左傳統纂卷之三定公

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 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謂

君齊侯聞之遠辟之去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

出竟諸侯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魯人從齊征伐

十五百人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魯大曰而不反

我汶陽之田汶陽本魯田吾以共命者但令我供三亦

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梁丘據乃齊齊魯

之故二國之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

執事也是使勤勞齊且儀象不出門儀事象等列嘉樂

於朝廷宗廟

不野合嘉樂鐘磬也言享禮當享而既具是棄禮也是

棄禮之禮行於朝廟不合于原野享而既具是棄禮也是

稗君辱耻而四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

不昭君辱名惡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懷詐

齊人來歸鄆讎龜陰之田鄆也龜陰也龜陰之田

晉趙鞅圍衛報儀也儀也前年齊為衛伐晉初衛侯伐

邯鄲午于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

邯鄲音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燔午泉及晉圍衛午以徒七

十人門于衛西門殺入于門中衛門與午曰請報

左傳統纂卷之三定公

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啟門夫

謂邯鄲午殺入門中可謂勇矣然我若子

往攻其門衛人必不敢開門與我我若亦以徒七十人

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步行門左右

以示日中不啟門乃退反殺國衛晉人討衛之叛故曰

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于衛涉佗殺衛侯手

以殺手罪重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

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詩曰人而無禮胡

不遘死涉佗亦遘矣哉詩鄭風

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即叔

孫不敢武

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
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
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國人曰武叔之吾
以劍遇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將子以告必觀之吾
僞國而授之未則可殺也僞為國不知禮使如之公
若曰爾欲吳王我乎見劍何已理何之傳諸遂殺公若
侯犯以郕叛侯犯之私也侯犯言后武叔懿子圍郕武
叔何忌也皆討侯犯弗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武叔懿
齊師共弗克侯犯奔齊侯犯出奔齊人乃致郕齊其名
左傳紀事
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武叔若使郕
在君之他竟不與齊國寡人何知焉知其事屬與故
邑際齊相與故敢助君憂之邑於大孫對曰非寡君
之聖也各言齊之致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為也
之國所託也敢以家謀勳君之執事齊侯犯也夫不
令之臣犯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齊君
義在於討侯臣非
所以私為我智也
十二年
仲由為季氏宰為季桓子將墮三都三都三桓之私邑也
千乘臣將墮三都郕成也以其強魯將

為國害故毀於是叔孫氏墮郕季氏將墮費季孫斯
之重音障公山不狃叔孫叔帥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季孫斯不
人作亂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之登武子之臺季武
以襲魯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至臺下仲尼命申句須
樂頤下伐之時孔子為大司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
蔑二子奔齊不狃遂墮費將墮成邑孟氏公飲處父謂孟
孫墮成邑季孫齊人必至于北門魯之北境且成孟氏
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為不墮守不使
費公國成弗克
左傳紀事
十三年
齊侯衛侯大子垂襲費郕氏垂襲改名郕氏高平鉅野
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孫意故曰可齊大
夫銳師伐河內今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齊師晉
面告至晉之絳都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
矣晉自絳都非九十日不能出河而歸矣乃伐河內齊侯皆
飲諸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飲唯那意茲乘軒以其齊
侯欲與衛侯乘共與之宴而獨乘廣載甲馬先飲酒時
千門外豫于齊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使人齊侯曰比
乘之上載甲馬

君之駕也寡人請稱此猶待也言待衛君必駕悉便不
共其也乃介而與之乘驅之也或告曰無晉師乃
止乃止復驅傳言亮便
經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

許諾十年趙鞅國衛衛人貢貢五百家鞅置歸告其父

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

親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

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而後歸衛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孟不察其謀而使其從

左傳卷之三

者說劍而入涉廣不可說劍入涉廣臣不肯乃使告邯鄲

人曰吾私有討于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

使邯鄲人更遂殺午趙鞅涉廣以邯鄲叛夏六月

上軍司馬籍秦國邯鄲午荀寅之甥也午之甥荀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荀父曰荀寅而相與睦故不

與國邯鄲將作亂作亂成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家臣

告趙孟曰趙孟即先佛諸趙孟曰晉國有命有一一定始

禍者死爲禍首者爲後可也待其先發安于曰與其害

於民害民寧我獨死名而受罪請以我說可殺我以

自解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官范氏吉射之
實之族果伐趙氏趙鞅奔晉陽晉人聞之范
無懼于范吉射而欲爲亂于范氏范氏梁嬰父

嬖于知文子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

相惡中行文子與韓簡子不信也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臯臯代之荀

臯言於晉侯曰荀臯荀臯之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

在河洗之今三臣始禍三子俱爲禍首而獨逐鞅刑

左傳卷之三

已不鈞矣請皆逐之以齊荀臯子韓不信韓簡魏曼

多公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

強曰公十年齊魯避趙晉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

不可言已如良醫避趙晉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

矣我因伐君折肱在此故三家未睦智文子韓簡三家

救可盡克也取之克之既并君將誰與則晉君若先

伐君是使睦也是敵三家使相弗聽二氏不從遂伐公

國人助公二子敗行敗從而伐之范氏中行氏荀寅士

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氏中行氏荀寅士

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趙氏中行氏荀寅士

絳盟于公宮

簡子復歸晉都以前三案分晉之始

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

公叔文子公叔發也請退朝

而見史鮒而告之

史鮒即史鮒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

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

我不先以享公之說謀於子

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鮒曰無害

亦可以無害

子臣能執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

及上

同用戊也

戊文子之子

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

子之見

汝能如是

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戊必與焉

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

左傳範

去夫人之黨

七

去夫人之黨

南子之黨

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

十四年

乙巳

梁嬰父惡董安于

梁嬰父謂知文子曰

不殺安于使

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盡以其先發難也

何不

首發范中行討於趙氏

黃趙氏使

文子使告於趙孟曰

范中行氏雖信為亂

范中行氏使

安于則發之

氏先發其亂也

范中行氏使

安于則發之

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

二子出

敢以告

趙孟

患之

患無以

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

人誰不死吾死莫矣

其言

乃盛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

於知氏

復命

曰主命戮罪人

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安于殺

趙氏故簡

吳伐越

五年吳伐楚時越兵入吳至是

越子句踐禦之

陳于櫓李

櫓李吳池二

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會

焉

使敢死之士往亂其

不動

頭

句踐又使罪人當死者列

而辭曰

左傳範

去夫人之黨

大

奸旗鼓

之令

不敏于君之行前

刑

不致逃

敢歸死

之目

吳兵徑其所為

越子因而伐之

一履

闔廬足傷失

卒於陘

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

夫差每

必謂已曰夫差

其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越

後三年吳公元

越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

南子宋子姓女宋公

會于桃

齊侯宋公會 太子蒯聵獻孟通宋野 蒯聵衛靈公太子

于齊之施地 太子蒯聵獻孟通宋野 蒯聵衛靈公太子

歸吾艾殺 艾老也 太子蒯聵獻孟通宋野 蒯聵衛靈公太子

臣 從我而朝少君 少君夫 少君見我我願乃殺之速

曰諸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 不殺夫

人見其色 太子色變知 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 蒯聵公

執其手以登臺 其禍 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驅出

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 言速不進殺

被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 言速不進殺 夫人以致我

左傳彙纂 卷之五十五 太子蒯聵 太子無道使余

殺其母余不許將我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 罪於我

而誅之以 余是故許而弗為 我所以許 以紓余死 求

自解說 余是故許而弗為 我所以許 以紓余死 求

死耳 諺曰民保於信 言人有信則 吾以信義也 言世太

不信矣而從權合 義不害其為信也 十五年 夫差元年 吳

十五年 夫差元年 吳 邾邾公來朝 邾君名益 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三

焉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

平夏公堯仲尼曰賜不卒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四 哀公 名將定公子在位二十七年而

周敬王二年 元年 丁未 陳閔公八年紀魯公十二年宋

五十四年秦惠公七年楚昭王二十二年齊景公

十一年秦昭侯二十五年楚昭王二十二年齊景公

楚子圍蔡報柏舉也 在定里而裁 我欲報蔡為國里周

再築蕭 廣丈高倍 星厚一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

今人在里 廣丈高倍 星厚一丈 夫屯晝夜九日 夫猶兵也

辨別也男女各 使遷于江汝之間而還 楚飲使秦使國

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 秦于是乎請遷于吳 楚既遷秦

秦遷吳則年 秦遷吳則年 秦遷吳則年 秦遷吳則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夫椒吳地也 報橫李也 定公

年越敗吳于檇李 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會稽地 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 嚭為大夫名也 嚭幸於

夫差故 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

莫如滋 滋德如 去疾莫如盡 去毒如 昔有過澆殺斟灌

以伐斟鄩 過國者有窮后羿用朱泥為相殺其後羿因

斟氏二斟夏開姓 滅夏后相 相之孫也 夫國而依 后

斟方振 后相相 逃出自賣 實文 歸于有仍 后相有 生少

原缺

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時及共所為所以敗我也國虛所
於相今聞夫差次有臺榭波池焉宿有妃嬪嬪
御焉一宿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玩
之物必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魯而用之日新
以從行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魯而用之日新
新而日方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戊申

衛侯遊于郊子南侯子南靈公之子公曰余無子將嗣
將立女子南侯對曰邾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敗國君夫
人在堂夫人三揖在下邾大夫士謂之三揖司士
左傳紀事邾大夫士謂之三揖
三揖君命祇辱立廟當以禮與外內衛靈公
卒夫人曰命公子為太子子南侯君命也對曰邾異於他
子子南侯且君沒於吾手若左右若有之邾必
聞之且亡人之子子南侯乃立乃立晉趙鞅納
衛大子于戚戚衛地陽虎曰陽虎右河而南
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通元城界成在河外使大子統
哭而入哭而入人衰經偽自衛道者告于門
齊人輪范氏栗定公十三年齊人輪范氏栗
齊人輪范氏栗齊人輪范氏栗

般送之子南侯士吉射道之自朝歌趙鞅祭之
之師人遇于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
旃與罕駟兵車先陳車以先陳罕駟兵車
則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隨之不知其虛
實見車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戰龜焦
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言大夫皆大
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得吉兆言今既謀問可不須更
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得吉兆言今既謀問可不須更
易天明二子為臣不忠及易天道新艾百姓欲擅晉
左傳紀事邾大夫士謂之三揖

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上大夫受一下大夫
受郡下大夫受一士田十萬士田十萬
受方受方庶人工商進爵庶人工商進爵
志受志受庶人工商進爵庶人工商進爵
其若其有罪其若其有罪殺益以戮殺益以戮
木易木易庶人工商進爵庶人工商進爵
庶人工商進爵庶人工商進爵

重今云不設辟者辟君制耳素車換馬素車不以嬰柳
非正禮也屬音獨辟音壁素車換馬素車不以嬰柳
落也蓋用此無入于兆死于刑戮其葬下卿之罰也
車馬以載柩無入于兆死于刑戮其葬下卿之罰也
數者皆下卿之罰為衆設將戰郵無恤御簡子無恤即
賁自設罰所以能克敵將戰郵無恤御簡子
衛大子為右車右登鐵上鐵丘望見鄭師眾大子懼
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綬子良即而乘之曰婦人也
言其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
于陽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羣子勉之死不在寇
言有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三子晉羅無勇廉之康東
趙羅無勇不能乘車東將趙羅使在于車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疇疾
左傳統纂卷之五衛大子請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作而伏故東將之衛大子請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
諱其無勇故云文王烈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文祖襄公
文王周文王烈祖康叔烈顯文祖襄公文祖襄公
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
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執簡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
焉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
祖差微彌于神無中戈矛新絕筋脈無隊車馬折骨
祖差微彌于神無中戈矛新絕筋脈無隊車馬折骨
祖之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鄭人擊簡子
中肩斃于車中楚師獲其旗旗名大子救之以戈大
為車右故以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北獲溫大夫趙羅北獲溫大夫趙羅
戈救簡子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

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果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
也喜太子前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使
也喜太子前傳使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傳使
也言知氏將為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
後竟有晉陽之患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危稅焉
氏臣為范氏收周趙氏得而獻之以獻趙簡子史請
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以獻趙簡子史請
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趙氏之果得之
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鐙旗于子姚之幕下攻鄭
戰之鐙旗于鄭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股
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者既戰
戰簡子曰吾伏殺嘔血言中傷時伏鼓音不衰趙孟
左傳統纂卷之五今日之上也今日之事大子曰吾故
本主將戰言影今日之上也今日之事大子曰吾故
被傷而不絕鼓音今日之上也今日之事大子曰吾故
主於車以戈救退敵於下再伐鄭我右之上也我為車
上郵良曰我兩朝將絕朝以皮為之所引車者吾能
止之止使我御之上也功為上駕而乘材乘載池材橫
兩朝皆絕鄭良自言其功之後復以其馬駕車而載細
明止使不絕之功傳言簡子功不讓故其下齊自伐也
三年已酉衛出公元年是立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火賁公宮桓僖災桓公僖
火者皆曰顧府言常人受財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于宮教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馬書與曰元
女而不在死此具也言其死所子服景伯至命宰人
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命令不共有常刑待求之
校人乘馬巾車脂轄校人掌馬巾車掌車乘馬使四
行之百官官備國之百官府庫慎守官人肅給國有大
變難故濟濡帷幕穆攸從之穆攸火氣也濡物于水出
紫葺公屋以濡物目自大廟始外內以恆後大也先尊
之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
校人駕乘車乘車公車也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
左傳卷之三十人
外門象魏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火勢傷人則止
為不飲重財命藏象魏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于象魏
而輕民命命藏象魏使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傳而官辦者猶拾清
也槐富父終生之後游什也魯無素于是乎去表之
棄棄去其道風所道還公官相連還本又作環圖也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倍乎言桓倍親重而崩
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正常桓子之寵臣使付以南
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若生男告公而立之
女也則肥也可肥康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

在公南民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
國臣曰夫子謂季桓子謂臣正南民生男則以告于君
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
也公使其劉視之共劉劉大夫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
召正常正常不反長康子也傳傳
四年庚戌秦悼公元年是歲公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蔡公孫朝
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
守其門文之錯後至錯音措曰如牆而進多而殺
左傳卷之三十九
二人使衆人並行如牆側進以錯執弓而先朝射之
中肘錯逐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肝肝即
楚人既克口虎口虎蠻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
餘葉公諸梁致蔡于負函三千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
其東也其東也致方城之外于精關精關才陵反曰
吳將泝江入郢楚流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葉梁及霍
一昔一夜也魯當傳吳夜結期明日便襲葉梁使不
知之梁河南梁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
之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浮餘楚蠻子赤奔晉陰地
陰地河南山北自司馬起豐析與翟戎楚司馬取也析
上維以東至陸渾楚司馬取也析

前有豐卿皆楚邑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苑和在
此二邑人及戎羅右師軍于舍野上雒縣使兩陰地之令大夫士茂
大則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少習南縣武關也將士茂請
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于楚必速與之未寧
之聲中士茂乃致九州之戎九戎在晉將裂田以與
蠻子而城之許將焉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
與其五大夫以界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三戶亭司
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作焉蠻子而盡俘以
左傳集解卷之五

歸

五年 辛亥 秦
成侯元年

晉國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
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卑也昭昭子曰夫非而
魯乎對曰私魯不及公公宋之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
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柏人張柳朔謂其子爾
從之勉之我將止死使其子從吉射出奔趙孟王生授
我矣授我吾不可以僭之僭不遠死于柏人為吉射死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燕姬景公夫人諸子曹奴之子

茶嬰子產公于也需如景公矣諸大夫恐其為大子
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無嫡子若之何公
曰二三子聞於憂虞言諸大夫當國矣則有疾疾恐有
亦始為樂今無疾則且何憂於無君是時景公病矣
夫之齊東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為太子實羣公子
于萊齊邑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組公
子陽生來奔陽生悼公也諸公子萊人歌之哀羣公子
之賦曰景公死乎不與埋若死而羣公子不得三軍之
事乎不與謀國事軍旅之事羣公子師乎師乎官衆公
左傳集解卷之五

歸

六年 壬子 齊
宣公六年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國夏受命立茶陳每朝必馳
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凡所從行陳乞必曰彼皆僇蹇
將棄子之命僇蹇皆曰夫之言高國得君將必僇
我查去諸國將諸子子早國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
之下也需及朝則曰彼虎狼也彼謂諸大夫見我在子之
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又謂諸大夫
曰二子者禍矣言高國二子特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

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請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收鮑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昭子即高張戰于莊敗高張敗也莊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罔弦施來奔國夏之吳伐陳修罔楚子將救陳昭子師于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楚子退不可再敗楚師其死誓乎命公子申為王王兄也不可則命公左傳疏義 卷之五 楚子將救陳 昭子師于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其死誓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

若禁之禁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腹心王而實諸股肱股肱以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樂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郊外王曰三代命祀先王命諸侯祭不越望望山川星辰而已江漢雩津楚之有祀楚之望也此楚所當禍福之至不是過也境內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其敗於柏左傳疏義 卷之五 楚子將救陳 昭子師于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其死誓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

也差車主 曰此誰之命也 言立陽生出 陳子曰受命于
車之官 曰此誰之命也 于誰之命 陳子曰受命于
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 見鮑子之命 鮑子曰女忘君
之爲孺子牛而折其齒乎 孺子即茶君謂景公汝指陳
使孺子茶率之茶頓地遂折景公之齒 奈何肯先君
公之齒言先君鍾愛孺子如此而背之也 之所愛而立
人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 吾子謂鮑子也 若
我可爲君 不必亡一大夫 不必怨鮑子 若我不可爲君 不
必亡一公子 亦不必義則進 若我以爲宜 則退若
不以爲宜 則退 敢不唯子是從 廢與無以亂 或廢或立則
我本身而退 敢不唯子是從 廢與無以亂 或廢或立則
所願也 已故要之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 言陽生亦是
左傳統纂 卷之三 吳公 南
之何 乃受盟 受盟于 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 胡姬景公
子之號使胡姬來孺子往 公使朱毛告於陳子 使公既
居于賴邑 尋爲悼公所殺 悼公之立使大
夫朱毛告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 然器之器君
於陳信子 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 然器之器君
不可以二器二不匿 置器有二則更迭 君二多難 若有
則彼此相疑 敢布諸大夫 是時陳氏專權 悼子不對而
泣 恨悼公 曰君舉不信羣臣乎 舉皆也言悼公以齊以
齊國之困 內有饑 困又有憂 又有兵 少君不可以訪 子
初小不可 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 而幾見明亦
得而訪訪 不然夫孺子何罪 本有何罪 毛復命 復命于公
臣相察

悔之 悔其失言取 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
大謂國政 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莖諸
小謂殺茶 使毛遷孺子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 莖諸
受冒渾 恐駘人不從故毛駐于野張帳
七年 楚惠王元年 齊悼公
公會吳于鄆 鄆地名吳王夫差欲 吳來徵百牢子服景
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 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
宋且魯半晉大夫過十 范曄也昭二十一年聘 吳王百
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食而棄禮 棄先王 以大國
懼飲邑 扶晉之威 故飲邑十一年 初用七年士焚悉
左傳統纂 卷之三 吳公 南
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 上公九牢侯伯七牢 若
亦棄禮則有淫者矣 過于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
二 天子之牢不 以爲天之大數也 自子至亥 今棄周禮
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 必求 景伯曰吳將云
矣棄天而背本 棄天十二之數 不與必棄疾於我 棄四
矣 疾而求 乃與之大牢 詔召季康子 康子桓子 康子使子
貢辭大牢 詔曰國君道長 道長大於 而大夫不出門此
何禮也 君勞 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 畏懼大國不
國不以禮命於諸侯 如索百牢 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也

可謂也寡君既其命焉既奉吳命其老豈敢棄其國大
老大伯端委以治周禮禮立端委也委委冕冠也子貢
之太伯仲雍其本服自治中國之禮仲雍嗣之新髮
文身其身謂刻其肌膚以丹青涅之也仲雍以爲飾
爲禮豈禮也哉豈以文身有由然也由其禮時制宜
反自鄫魯人會以吳爲無能爲也棄禮知其不能霸也
季康子欲伐邾季孫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
所以事大信也信則不得大所以保小仁也仁則能保
背大國不信與吳盟而背伐小國不仁與邾邾而伐之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四夫
民保於城民恃城城保於德城恃德失二德者不德危
將焉保其將安保孟孫曰孟孫子二三子以爲何如諸
大夫不言其將安保惡賢而逆之言景伯賢人也安有賢人對曰
大夫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
今其存皆無敵牛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互相吞
於此言諸侯相知必危何故不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
伐使古然也知必危何故不言大夫以答孟孫所怪
且阿魯德如邾孟孫惡大夫阿阿季氏故舍而答而
季孫魯德如邾孟孫惡大夫阿阿季氏故舍而答而
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乃罷享而出秋伐邾及范
門魯猶聞鐘聲不知魯樂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

告於吳成子邾大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柝而木相擊
邾擊柝相邾擊柝相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
不足有足以成子以茅叛成子知邾必亡師遂入邾處
其公宮衆師盡掠掠取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師宵
掠以邾子益來益邾子也獻于亳社亳社其亡國
囚諸貨毀負毀故有釋貨毀負毀故有釋邾之釋民
邾茅口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邾茅口鴻以東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晉而遠吳言魯欺晉爲馮特其衆而背若之盟吳辟
君之執事以吳執事之臣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四七
邾之執事以吳執事之臣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
不取自備備君威之不立所以求救者以魯背盟而不
下君威不立小國之憂也存若爲可憂若夏盟于鄆衍
今年之夏與吳結盟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遠
魯有遠之者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之今不且魯
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魯國大是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
邾國小是吳以私奉貳魯魯取邾是以私屬之唯君國
之私屬也以私奉貳魯魯取邾是以私屬之唯君國
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
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子思子產子國宋人有曹鄭之
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泉君

與焉卒終也終得三百人任行有及稷門之內三百人行至稷門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微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固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此舉及宜十我未及虧今有此之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吳人輕易而不能久持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魯人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以言不見從故負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子服何即子服景伯釋舍也魯人不以盟為了欲因留景伯為質于吳既得吳之許復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左傳統纂卷三十四 羊
九年乙卯 紀
九年丙午 紀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鮑皆史史鮑曰是謂沈陽大陽得可以與兵兵陰類也故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爾宋姜大帥之使大屬利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盈水行于姓又得北方水位二水俱盛故不可干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大瑞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既盈而得水位故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濤不可避也為如川之濤不可

不吉不知其他故鄭則當伐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乾下坎上坤上之需泰六五變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子服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為甥舅之故以爲宋吉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吉在彼則我十年丙辰 是康齊人欲其子簡公王十一年丁巳 齊
左傳統纂卷三十四 羊
齊鄭伐鄭鄭在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齊齊地有清季孫雨其率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一子謂季二子從公公諸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復力不能使求曰居封疆之閭封疆竟內季孫告二子二子謂竟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師師背城而戰若二子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師者非魯人也不戰焉不臣魯之羣室果於齊之兵車羣室都一室敵車侵矣之兵車有魯用子何患焉二子已居宋一室敵車侵矣之兵車有魯用子何患焉二子之不飲戰也宜政在季氏力二子之不飲戰也宜

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俟於黨氏之溝黨氏溝
武叔呼而問戰焉武叔即叔孫對曰君子有遠慮
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量力而共
者也小人冉求自稱言子所問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
夫也知冉求非已不退而蒐乘蒐孟孟孺子洩帥右師
孟懿子之顏羽御洩為右二子孟冉求帥左師管周
父御樊遲為右樊遲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
有子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
左傳紀事
已徒卒步兵老幼守宮次于魯門之外南門五日右師
從之右師孟孺子洩所帥之師公叔務人務人公為見
保者而泣保者曰事充務稅政重賦稅上不能謀士不
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
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不踰溝樊遲
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言齊師非不能踰溝請三刻而
踰之與東三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師入齊軍冉求右
師奔齊人從之逐右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涉孟
之側後入以為殿之側孟氏族也字及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不飲不飲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五人不狃曰誰不
如我我不如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戰惡足為
身徐步而死言齊非無壯士師獲甲首八十冉求齊人
不能師不能齊謀曰齊人遁也冉有請從之三
齊師齊師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
洩二子與孟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我不從戰而
能默心難不飲洩曰驅之言驅馬公為與其雙僮汪錡
乘皆死皆殞皆俱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
也特人殺重子當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
左傳紀事
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背戰不背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
其族轅咺建稽顙梁換腹脯焉以相米為禮酒換乾飯
方成即具此日陳阻况阮反換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所鑄
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秋以五月克博壬申至於贏
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

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偃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
背子占也微 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屬也相屬同致死 桑
掩胥御國子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將戰公孫
夏命其徒歌虞殞虞殞送葬歌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
子行陳逆也具合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短
人曰尋吳髮短欲以繩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口
與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大曰吾不復見子矣將
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
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左傳統笑卷之三 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公以兵使將戰吳子呼叔孫叔孫武曰而事何
也問何對曰從司馬從吳司王賜之甲劍敝曰奉爾君
事故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賜子曰州仇奉甲從
君而拜之拜受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
實之新篋裝之以玄纁髮為也髮為其加組帶焉實書
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衷善也下國魯
故稱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率其羣臣王及列
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喜越之唯子胥懼曰是魯吳也
夫將以殺之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吳越而
有欲於我併其地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
事焉早擊得志於齊從使伐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不可越越不為沼若不吳其泯矣吳必為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不除其病根未之有也盤庚之語曰商書盤
其有顛越不共言諸臣乃有顛越則則殄無遺育此
之人必討言諸臣乃有顛越無俾易種于茲邑無俾易種于茲邑
左傳統笑卷之三 今君易之吾君天易此道將以求
大求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子胥私遣屬其子於鮑
氏為王孫氏改姓為王孫反役使者王聞之使賜之屬
鑊以死屬鑊以自殺將死曰樹吾墓橫可材也木
長大可以吳其亡乎此時越人三年其始弱矣此去三
弱盈必毀越人朝之伐齊勝之天之道也越人吳傳
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即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仕
其姊嬖姊所娶子朝出奔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
自以其女疾使侍人誘其初娶之姊實於犁而為

正種須各得其所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五

哀公下

十二年 戊午

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七年公不欲

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固信也故心以制之以中心公不飲

以奉之玉帛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要以其義玉帛

苟有盟前日于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

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吳殺會于衛吳在橐皋亦使子羽曰公孫吳方無道無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五 哀公

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先是衛魯侵吳行子木曰大夫衛國

無道必棄疾於人棄人而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足

為衛之往也長木之斃斃折無不標也所擊者不遺其

國狗之疾皆國狗之疾無不噬也人無不噬而况大

國乎

衛侯會吳於鄆鄆地名即吳人蒞衛侯之舍作蒞衛國

之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

致禮侯伯為盟主當地主歸餼所會之地主人以相辭

也各盡其禮而退今吳不行禮於衛吳為侯伯而不致而蒞其

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十端為束語

及衛故與太宰言因及衛事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

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恐其懷故將止之將以子貢曰

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或欲或否是以來緩議論未決

其欲來者子之黨也與吳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與吳

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是使欲來者計失而夫墮

子者得其志矣衛侯執是墮汝且合諸侯而執衛君

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

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口言學吳子之尚幼孫開年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五 哀公

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口乎執焉而又說其言既遭吳執

效之從之固矣是堅固其志以從口也

冬十二月螽時已開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

火伏而後螽者畢火心星也火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歷官失一同得何論之傳

十三年 己未

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單平公周卿士也

之會越子伐吳越子伐吳吳子欲伯南侯故為二隧也嚭無餘

驅陽自南方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

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趙師泓水名庸見姑蔑之旗姑蔑地
今東陽曰吾父之旗也姑蔑人得其旗不可以見
營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待之庸庸不
可屬徒五千局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庸復噤無餘
地獲鄒陽越子至王子地守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
大子友王孫庸庸壽於姚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
聞也惡其聞自到七人於幕下以絕其口及盟吳晉
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言祖太伯為大王晉人
曰於姬姓我為伯以姬姓諸侯言之長子故為長趙執呼司
左傳統纂卷之三
馬寅曰日肝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趙簡子及建鼓
整列立戰鼓而擊之整行列而與二臣死之長幼必可
知也勝者為長對曰請姑視之司馬寅言反曰肉食者
無墨墨氣色下也言有爵位肉食今吳王有墨今吳王
若者國勝乎得非國為太子死乎太子為敵且口德
輕且口德之德不忍久請少待之勿與乃先晉
人於先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
合諸侯則伯帥侯收以見于王伯王官伯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于伯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

飲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
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飲邑將改
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若吳以魯見晉侯則
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而知邾以事晉如邾六且執
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
而悔之謂景伯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何
伯名言已已立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
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
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自
左傳統纂卷之三
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
將告神云景伯不介生爲吳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
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七人何損焉言非卿故大宰卻言於王曰無損於魯
而祇爲名通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
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象今
象然服傳魯大夫魯無所繫之可以爲佩也旨酒一盛今
一盛以爲盛余與得之父睨之初睨者之我但與
不得對曰梁則無矣梁精纍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
庚癸乎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軍中不得出則誥則
庚癸乎根故申叔儀在首山作爲語爲號

其請蓋有山氏素備糧食登山待其呼則誦而與王欲之也此言吳王不與衆同儂所以致其亡也

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與吳子之卒欲大宰

駱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吳強宋弱故可勝吳冬吳及

越平伍子胥所謂三年吳始弱者驗之乎此

十四年庚申

西狩於大野大野在魯西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氏之車士子姓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

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魯人乃復取之於是孔子感麟

後經文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幸故并錄以存所修之經耳

左傳統纂

卷之三

五

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

及即位年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

諸御執言於公大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弗聽子我父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

遂執以入執通陳氏方睦故謀齊國使疾而遺之潘泚

餽酒肉焉使詐病四饋潘泚并得納禦守囚者醉而殺

之而逃守者陳氏殺守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

初陳豹欲為子我臣氏族使公孫言已言已介

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曰有陳豹者長而上俊

望視日事事君子必得志若子謂止言若使服欲

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恐多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

其在我也言陳族何害在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

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

氏矣言已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何盡逐焉遂告陳

氏子行曰子行即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于公宮

子行逃而隱于陳陳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氏今又隱於公宮子行子行舍于公宮子行子行舍于公宮

政之處子行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及閉門禦人禦之

左傳統纂

卷之三

六

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

遷諸寢徙公使公執戈將擊之廷其飲大史子餘曰非

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成子出舍于庫以公聞公猶

怒將出曰何所無君言何國無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

也言需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言子若欲出我必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闕與大門也

宮中小門大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彘中適

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執止殺諸郭

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

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人車及彫聚知而東之知其婦命
東郭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道爲余請
豹與余車余有私焉言陳豹爲我請免罪陳豹以車事
子我而有私於其贊何以見魯衛之士子方欲奔衛故
之士傳言陳氏務施東郭買奔衛買即庚辰陳恒執公子舒州公
曰吾早從執之言不及此陳氏
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桓魋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
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
釜易薄釜向魋邑薄公邑欲因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五 七
所乃益羣七邑而請享公焉傳喜于以日中爲期家傳
龜往私家甲兵之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
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顧神之所
惡也而况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請
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鉤問鉤聲公曰夫子將食既
食又奏楚公曰可矣以乘車往使皇野以乘車往日迹人來
告主迹舍曰迹澤有介廉焉地理志言迹澤在萊陽間
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稱君懼告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即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即

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向巢下拜司馬曰即
先若言使禍難及于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
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
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司馬無怒者其新臣曰從吾君之
命遂攻之子願聘而告桓司馬子願桓魋弟桓司馬
欲入司馬祖司馬子車止之車亦曰不能事君而又伐
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哀八年宋
已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
左傳紀事卷之三十五 八
國內大夫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
欲以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
合之舍曹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
曰寡君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
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
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牛
魋弟也莊何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求夏后
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
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

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與氏

魯人也奉山南城縣西北有與城錄其卒葬所在魯賢者失所阮音同

十五年辛酉齊平公元年

楚伐吳報入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弔吳為及良而

卒良吳地名貞將以尸入按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

命吳子使大宰嚭勞行郊勞且辭尸入曰以水滌之不

時無乃阻然原大夫之尸恐致貞子之尸以重寡君之

憂貞子之死已為吳憂寡君敢辭上介謂貞子也辛尹

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城厥民人寡君使

左傳紀事卷之三季子玉家公

蓋使備禮也弔君之下吏不敢斥尊故無祿陳無人

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于良禾棄世事廢日共積行

道之日以供具所積聚之用一日遷次大不取久留君命今君命

逆使人也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

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之禮聘禮也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聘禮

云聘遇喪入境則還也文公六年季文若不以尸將命

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禮越

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侯主先民

有言曰無祿虐士身以死士為僇使奉尸將命苟我寡

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雖遇水淵而隕則天命

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涉人舟吳人內之按貞子死於

內故弔尹引禮以深抑之

齊陳確如楚確陳成子之兄過衛仲由見之時子路在

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既

滅而也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天意其使陳氏亦不可

知也若善魯以待時陳氏若能與魯親不亦可乎何必

惡焉何必與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受命子使告我弟

左傳紀事卷之三季子玉家公

恒冬及齊平從子路子服景伯如齊結成子轅為介見

公孫成公孫成魯成邑宰公孫宿曰人皆臣人而有背

人之心改為臣于魯齊人雖為子役今齊人事汝者

其有不貳乎豈有不效于子子周公之孫也宿魯國

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雖飯得而而喪宗國以已

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

而衛與齊同好景伯揖子轅而進之景伯使代已對

對曰寡君之願也言亦欲昔晉人伐衛在定公齊為衛

故伐晉冠氏冠氏晉邑名齊為衛人喪車五百因與衛

地以齊地自濟以西其地東至嵒媚杏以南北至於燕

邑音書社五百二十五家為一社凡萬二千吳人加餽

邑以亂八年吳齊因其病因我為吳取讎及闕取魯二

年寡君是以寒心言齊待衛之薄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

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以成邑

衛孔圉取大子蒯賁之姊孔圉孔文子也蒯賁魯公太

生惲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豎小孔文子卒通於內

通於孔太子在戚衛人精于戚孔姬使之焉成見太子

左傳經傳卷之三大子與之言與良夫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當使

服大夫之服三死無與三死與之盟為請于伯姬良夫

請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園晉二人乘衣而

乘二人太子與良夫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寧

間之稱姻妾以告自釋婦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

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介被甲與殺服

孔惲於廁墮盟之孔惲飲令逐執遂劫以登臺樂寧將

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氏召獲

駕乘車召獲衛大夫駕行爵食炙奉衛侯轅來奔季子

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

曰吾姑至焉且飲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已

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子羔遂出子路入

衛及門至公孫敢門焉公孫敢衛大夫曰無入為也言

利祿有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難有使者出適有使

出乃入子路因曰大子焉用孔惲言蒯賁得國必雖

殺之惲被殺必或繼之言已必繼孔惲且曰大子無勇

又言若燔臺牛勝蒯賁切孔必舍孔叔蒯賁必得大子

左傳經傳卷之三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二子蒯賁當使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

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惲立莊公莊公蒯莊公害故政

臣執政者為已害欲盡去之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

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

果比褚師學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十六年壬戌衛

衛侯使鄆武子告於周武子衛大夫名肸蒯賁得

罪于君父君母定公十四年蒯賁殺其母趙竄于晉晉以王室之

故同姓不棄兄命真諸河上河上威邑天誘其衷獲嗣守封

焉使下臣胥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單平公胥以嘉

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能悉成其復爾

祿次還居侯敬之哉有社稷有民方天之休自外得國是方授

休美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杜預以長曆考之孔丘卒至是孔子公諱

之以示仍俾之仁賢閣下故稱晏天曰晏天不弔弔至也言天不恤

不慈遺一老也怨且俾屏余一人以在位屏蔽笑笑余

在疚我笑然若嗚呼哀哉尼父嘆息而無自律

左傳紀事卷之五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

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

之非禮也是為失稱一人天子自稱一人非名也是為

面君兩失之其後哀公果

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

納焉納財醉而送之夜半而還之夜還者慙負孔載伯

姬於平陽而行孔悝載載及西門平陽使貳車反祁

林西圖使貳車還取所主西圖孔氏子伯季子初為孔

氏臣新登于公升為請追之孔悝遇載祁者殺而乘其

車子伯殺許公為反祁許公為人姓名孔悝怪載祁遇

之遇于伯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

必使先射必使子伯先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

禮傳言子伯不或以其車從從公得祁於囊中孔悝出

奔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昭公十九年費無極譖奔鄭初自

氏之亂于鄭鄭人殺之又與晉人謀襲鄭鄭其子曰勝

建之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楚葉縣尹吾聞勝也詐

而亂無乃皆乎為楚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

左傳紀事卷之五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

利不為不利舍諸邊境使衛藩焉為楚葉公曰周仁之

謂信仁乃謂之信率義之謂勇乃謂之勇吾聞勝也

好復言不顧道理惟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將有復讐

言非信也言近於義則言可復而勝期死非勇也死而

則非勇也但欲復其言非信之正也期死非勇也死而

公為白邑宰請伐鄭欲為父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

今有節制不然吾不忘也我不敢忘他日又請許之未起

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及以兵與之盟勝怒怒于西曰鄭

人在此言子西不為已伐鄭而誓不遠矣子西乃勝

自屬劔子期之子平見之子期公子結也其曰王孫何

自屬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期

與子西皆親兄弟言白公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

鳥卵言白公余翼而長之使之生有長成毛羽也楚國第

用人皆有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

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必殺子西若子西得

不悛不信勝將殺之言勝謂石乞石乞勝曰王與二卿

士二卿士子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

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熊宜僚勇士也若得之可以

左傳統纂卷之三王孫

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欲

作亂宜僚承之以劍不動按劍相勝曰不為利諂不為

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陰

也慎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獲鎗杖兵器許之遂作

亂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楚

葉公在蔡先是蔡遷于州來而方城之外皆曰城

楚山可以入矣入楚討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

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難如衡偏重必致離敗葉公聞其

殺齊管修也管修楚賢大夫而後入不附然後入討之

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平王子名啟五子闔不可遂

劫以兵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

及於我啟之願也敢不聽從若欲專利以傾王室不

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遂殺而以王如高府高府楚

石乞尹門尹門圍公陽穴宮公陽楚國大夫負王以如

昭夫人之宮昭夫人王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遇葉

高曰君胡不胄何不戴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

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從其

言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

左傳統纂卷之三王孫

民知汝來可其亦夫有奮心計賊之心猶將旌君以狗

于國向欲表汝於眾以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

甚乎乃免胄而進葉公又從其言遇箴尹固箴尹之官

帥其屬將與白公帥其私屬將子高曰微二子者子西

楚不國矣定公四年柏舉之棄德從賊今汝棄二子存

之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使白公

公奔山而繼其徒微之微也其黨生拘石乞石乞白

也不殺而而問白公之死焉何所對曰余知其死所而

拘之

長者使余勿言長者白公也臨死時囑我其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

也克則為卿言白公勝則我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

乃烹石乞終不肯言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

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

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疾太子疾也亡君出公教也

孰擇其有言二人皆莊公所生之子召若不材器可得也孰若不材可廢豎告大子

疾太子大子使五人與殺從已劫公而彊盟之盟求必且

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曰請三之後有罪

左傳經義卷之三十五 謀公

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癸亥是歲楚人滅陳晉人伐衛衛人出莊公

公復入般師出衛人作亂執莊公復立般師齊人伐衛立靈公之子起執般師以歸

衛侯為虎姬於籍圃於籍圃之國新造姬成求令名者

而與之始食焉始食以燕其大子請使良夫以良夫應

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紫衣狐裘紫衣至虎袒裘

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率以退數之以三罪

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

句卒鉤伍相者判為左右屯句古侯反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

以御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

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情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氏之虛今濮陽城中

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縣縣瓜

良夫言已有以小成大之功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本

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言衛侯無辜公親筮之胥彌救占之

筮曰不害言所夢不害于事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辜

取以實封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也

左傳經義卷之三十五 哀公

勢則尾赤衛侯貞卜正卜夢其繇曰如魚窺尾也

國滅之將亡閭門塞實乃自後踰此情冬十月晉復伐

衛齊代未入其邪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

滅國者無後不飲乘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

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鄧入般師出般音班也

音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州問之以告問此何地從

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窮之何填其

公使匠人久不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

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

折股終如卜言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踰從公疾
弟戎州人殺之殺太子疾公子青公入于戎州已氏已氏武初
公自城上見已氏之妻髮美使脫之以為呂姜呂姜莊公
夫人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已氏曰殺
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
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璧執般師
以歸般師乃晉所合諸路邑
公會齊侯盟于蒙齊侯簡公弟平公放也蒙在東莞陰縣孟武伯相齊侯
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
左傳統纂卷之五
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鄆衍之
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鄆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鄆
二年石魋石魋武伯名也鄆衍則太武伯曰然則我武伯名也鄆衍則太
伯自以為可執武伯名也鄆衍則太
十八年甲子是歲周敬王崩于仁立是為元王按史
執是始從史記為正云衛出公復入于衛
巴人伐楚圍鄆巴近楚小國鄆楚邑鄆音憂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
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為令尹時卜為右司馬得吉兆故
命之命以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
子

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王曰襄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也
之役襄尹吳由子以背受矢工尹三月楚公孫寧吳由
圍執楚襄尹吳由子以背受矢工尹三月楚公孫寧吳由
于遂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
知用其意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之辭也官占卜筮之官蔽斷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
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不煩卜筮
元年王十九年乙丑衛出
二十年丙寅
越圍吳越自大夫叔之敗常執報吳十二趙孟降于喪食
左傳統纂卷之五
趙孟降于喪食趙孟降于喪食
喪食于北居喪飲食又降殺焉趙孟降于喪食
喪親之極也主又降之又殺於無乃有故乎豈有
孟曰黃池之役十三年吳子會先王與吳王有質子與
吳有曰好惡同之言吳晉二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
業而敵之飲飲越非晉之所能及也吳晉相距甚遠吾
是以為降我所以降於喪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官雖不能救吳但使吳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王知吳子愛吳之意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
乃往楚隆先造於越軍曰吳犯閭上國多矣聞君親討
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我

人吳面觀越人許之人告于吳王曰楚陸玖義寡君之老無

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

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之難無恤不

敢懼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

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一簞珠簞小也使問趙孟使楚陸玖曰句踐將生憂寡人

欲使我生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答趙孟吾將有問

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史黯晉太史秦墨也墨公三十

左傳統箋左傳統箋王曰宜哉宜其得

無謗言于私室王曰宜哉宜其得

二十一年丁卯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賁稽首賁十七年齊侯為

齊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數也高

地言魯人皐數年不知齊唯其備書以為二國憂

二國齊邾也言魯邾周禮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先期

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息閭丘明之

故言在軍羣臣將傳越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

君之軍

為僕人之未次為魯君僕從之人未有次請除館於舟

道舟道辭曰敢動僕人不致勤齊僕

二十二年戊辰

二十三年己巳

宋景曹卒景曹宋元公夫人小季康子使冉有弔冉有

家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肥康

競是以不得助執紼送葬者使求從與求冉有名

曰以肥之得佛爾甥也甥也康子父之有不腆先人

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薦也進諸夫人其可以

左傳統箋左傳統箋王曰宜哉宜其得

稱旌繁乎稱旌繁乎

二十四年庚午

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

十六年二宜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在成寡君欲微而於

周公願乞靈於臧氏以臧氏世勝齊臧石帥師會之取

顯丘石顯齊大夫晉君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取天

暴暴齊大夫晉君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取天

率多矣又焉能進是短言也短言也役將

班矣言晉之役晉師乃還果如萊饋減石牛生曰大史

謝之晉太史曰以寡君之在行在軍半禮不度不如敢展

謝之終祇氏有

公子荆之母嬖刺哀公將以為夫人使宗人彘夏獻其

禮宗人禮官也彘子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宗人立

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之姓孝惠娶於商子姓之女也稱自桓以下娶於齊

之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

之以荆為太子國人始惡之惡哀公之所為

二十五年辛未是歲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五

衛侯為靈臺于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執而

登席聲子即褚師比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足有若

見之君將設之設唯吐也是以不敢不取公愈怒大夫

辭之不可共辭謝公褚師出公執其手抵從手屈曰必

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

亡為公之入也在十年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而奪司寇

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

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

水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

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姊妹之孫少畜於

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役殺

盟爭彌使役殺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

比公孫彌牟喪邑公文要者司寇亥奪政司徒

期者因三匠久役與季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

者執斤斤工匠使季彌入于公宮信近之而自太子疾

之宮太子疾大夫謀以攻公鄧子士請禦之鄧

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

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則勇也不逞言不且君

左傳統纂卷之三十五

皆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眾怒不犯休而易聞也

輒出奔嘗以十八年復歸故言豈必不反其聞當今乃

不可與爭泉之方怒必不可免泉怒休息而後易聞乃

出將適蒲蒲近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野野齊晉界上

謀之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冷冷近魯邑彌曰魯

不足與請適城鉅城鉅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

言有君乃適城鉅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

乃載寶以歸載行已為先而因載寶歸衛也公為

支離之卒支離因祝史揮以侵衛祝史衛人病之懿子

知之知揮為見子之子之公孫彌請逐揮文子曰無罪

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法不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

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

察私共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君間不審揮在朝使吏道諸

其室難而逐之揮出信弗內再宿為信五日乃館諸外

里外里公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衛求入

公至自越去年哀公如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魯南

郭重僕見二子謂季曰惡言多矣郭重告公二子君請

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上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

曰請飲請武伯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

左傳載筆卷之三孟公

不獲從君以君守之故不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郭重

從君劬勞公曰是食言多矣蓋借郭重以譏能無肥乎

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

二十六年王申衛悼公元年是歲周元王崩于介立

之庶弟悼公也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育諸公宮周元公

也得昭公也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

大司馬皇懷為司徒皇懷非我靈不緩為左師不緩子

之樂夜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朱鉏樂六卿

右師大司馬司徒左師司城大司寇三族降聽政三族皇靈樂因大尹以

達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

命以令不告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

盈其罪盈滿重而無基能無敝乎言勢重而無德冬十

月公游于空澤空澤辛巳卒于連中連中大尹與空澤

之士千甲甲士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奉公尸也梁國

名空桐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言下

六卿共畫計策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

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啟奉

左傳載筆卷之三孟公

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夜使宣言于國

曰大尹惑燕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

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言大尹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

門之外得即昭公景公所畜公孫周之子也盧已為烏

而樂於其上得又自夢身化為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

門曰余夢美必立味鳥啄也桐門

少寢盟但以君命無乃逐孫復盟之乎復與六卿為使

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地名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

我襄祝皇非我因子路子路門尹得樂左師謀曰民與

我逐之乎言宋國之民與我親睦何不逐大尹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

尹或盡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

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戴氏即與我者無受

不富衆曰無別惡其別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樂得

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彼謂大尹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

于大尹施罪于大尹大尹奉啟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

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以弓問子贛城鉏宋邑且曰吾其入乎

便入於衛子贛稍首受弓對曰臣不議也私於使者曰昔成

左傳統箋卷之五 宣公

公孫於陳倍公二十八年衛成公甯武子孫莊子爲宛

濮之盟盟在倍公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在襄公子鮮子

展爲口儀之盟事在襄公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言出

五年奔魯今內不聞獻之親內而兄弟則不聞有外不

聞成之卿子孫莊子盡忠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

詩曰詩大雅抑篇及無競維人言國無強競四方其訓

之荷得賢人則四若得其人言衛四方以爲主而國於

何有

元定王二十七年 癸酉

晉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荀瑶即鄭駟弘請放于齊

弘駟齊師將與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

音屬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服乘車兩馬大夫召顏涿

聚之子晉曰盟之役而父死焉國役在二以國之多難

未女恤也令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

救鄭及留舒違殺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及濮

雨不涉濮水自陳留陳縣傍河子思曰大國在敝邑

之宇下是以告愆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成子衣製

杖戈製雨衣也反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軍中之

左傳統箋卷之五 宣公

不肯出者助知伯聞之即知乃還長其得曰我卜伐鄭

不卜敢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

鄭之罪也十七年楚傷陳陳非鄭之罪蓋知故寡君使

瑤察陳衷焉察陳之善也謂晉君使已謂大夫其恤陳乎若

利本之類瑤何有焉言陳誠於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

不在知伯其能久乎言人之多侵侮他人者皆不在於

位中行文子告成子其位知伯陵人如此其能久於其

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

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寡弱者無畏衆之雖過千乘敢

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焉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

今知所以亡自恨已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

入焉謀一事則當處此三變然後今我三不知而入之

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復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

多疑不信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

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言已得壽終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

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

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出奔邾乃遂如越自邾適越欲求兵以逐三

左傳統纂卷三十五公公

桓魯人立其子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有山氏即公孫有

卑是焉仲公山氏者以公自其家出故也臣氏也施罪於有

終子貢之言君不沒于魯

左傳統纂三十五卷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國朝姜希轍撰希轍字二濱餘姚人明崇禎壬午舉

人

國朝官至奉天府府丞此書循文衍義所据者特杜

預林堯叟孔穎達三家叅以朱申句解其所引證

又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國

荃金陵刻船山遺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家說

三卷》提要

春秋家說目錄

卷一上

隱公九論 桓公十四論 莊公九論 閔公三論

卷一下

僖公三十一論

卷二上

文公十九論 宣公十四論

卷二下

成公二十二論

卷三上

襄公二十三論

卷三中

昭公二十九論

卷三下

定公十四論 哀公十六論

春秋家說敘

先徵君武夷府君早受春秋於西陽楊氏進業於安成劉氏劉氏畢業而疑疑帖經之術已疏守傳之述未廣也已乃研心曠日歷年有得惜無傳人夫之夙賦鈍意欲請而不敢歲在丙戌大運領府君於時春秋七十有七悲天憫道誓將謝世乃呼夫之而命之曰詳者略之開也明者晦之迪也雖然恭詳而得略恭明而得晦不渺矣三傳之折衷得文定而明河南之舉要得文定而詳習其讀者之所知也經之緯之窮於幅日之月之窮於陰習其讀者之未知也小子其足以知之乎夫之蹠然而對曰敢問何謂

春秋家說敘

也曰文定之於春秋也錯綜已密所謂經緯也昭回不隱所謂日月也雖然有激者焉有疑者焉激於其所感疑於當時之所險阻方其激不知其無激者之略也方其疑不知厚疑之以得晦也夫之請曰何謂激曰王介甫廢春秋立新說其言曰天戒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文定激焉廢災異指事應祖向歆尙變復孔子曰畏天命非此之謂也畏刑罰而忠者臣之道薄畏譴責而孝者子之誼衰若此者激而得滯滯而得略天人之微不詳矣載憤辨之心以治經而略者不一也夫之進請曰何謂疑曰宋之南渡金挾除毒遁稱臣妾韓岳劉張擁兵強盛建炎臣主外憂天

春秋家說敘

福之覆車內患陳橋之反而外憂者正論也內患者邪說也文定立廷論道引經比義既欲外亢仰首趾之尊復欲內防削指臂之勢外亢抑疑於內僭內防又疑於外疎心兩疑說兩存邪正參焉其後澹菴南軒師其正斥王倫之奸秦張萬俟卨其邪陷武穆之死而一出於文定之門效可觀矣春秋貴夏必先趙武尊王授權桓文其義一也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經世之略惡乎其不晦哉或明之或晦之而得失相雜不一而足矣夫之受命怵惕發蒙執經而進敘問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說沒其已淺疏其過深折其同三傳之未廣詰其異三傳之未安始於元年統

二

天之非終於獲麟瑞應之誕明以詳者不復伸略以晦者弗有誦也幾於備矣越歲不辰歲在丁亥黃地既裂昊天復傾不弔毒酷府君永逝迄今二十有二載夫之行年五十悼手口之澤空存念齒蠅之生無幾恐將佚墜敬加詮次稍有引伸尙多疎忘豈曰嗣先聊傳童稚云爾

著雍涪灘之歲相月壬子望不肖男徵仕郎夫之謹述

春秋家說卷一上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隱公

春秋有大義有微言義也者以治事也言也者以顯義也非事無義非義無顯斯以文成數萬而無餘辭若夫言可立義而義非事有則以意生言而附之以事強天下以傳心心亦終不可得而傳蓋說春秋者之所附也春秋之書元年非有義也事不足以載義義亦不得而強附之凡數之立以目言之則二繼一以序言之則二繼初自以相竝而彼此列序以相承而先後貫其理別矣故易言初言二

春秋家說卷一上

以達于上春秋書元書二以訖于終乾始不可以言九一春秋不可言一年也乃為之言曰元仁也乾之資始坤之資生者也夫乾之資始坤之資生仁也惟仁以始惟仁以終故曰乃統天統天者統天之所有進而六位時成一元矣浸令天之以元始以亨利中以貞終則始無貞而終無元俯仰以觀天地之化會是有各有所而而不相貫乎故夫人君之以仁體元也自踐阼之初迄顧命之頃無異致也初年而元將二年而不元矣其將取法于亨乎而體仁長成人之德豈一年而竟乎志學之事在謹于始疑道之功必慎于終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天以仁覆地以仁載

應終如始而大始者不勝故春夏生而亦有其殺秋冬殺而固有其生有序成無特用也備然以始居仁而莫統其後則亨者倚于文利者倚于惠貞者倚于諒矣嗚呼為此說者之強言立義而強義附事夫君子不如其已之也無一時之立不足以陷愚人無大義之託不足以成忍人是以前子惡佞恐其亂義也因時而適宜舍小以成大皆義說也陷隱公于愚者必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成鄭莊之忍者必曰禍在宗社兄弟為小持之一日協之眾口而謂不然者鮮矣微子非不諒紂之足以亡而去之若諫亦以人臣無將耳舜不以忍試之象顯封之而且以弭其姦

春秋家說卷一上

二

故義者先發于己次發于物不以己徇物則制物之義已立矣故曰義內也非義取而可無義也義在內故外無權以心生義以義從心從者之義說乃閑斷而不敢試于前魯鄭之君恍于利慄矣愚足語此利賊義佞乃乘之而大禍起可但已哉

子之于父母天也可自致者無不致而有其不能致者不得以求己之遺求親也故事父母以諫而有所不諫豈胎君之于叔齊帝乙之于紂魯惠公之于軌屈道以徇愛宗臣之所必違廷臣之所必爭天下後世之所必摘而伯夷微子之與隱公道不得而與夫以親之有大惡而已不得

與其存也不諫其沒也不違則人子固有所忌而不敢致者矣身在故也身固輕于親則捐身以從親事親立身皆身事也則誠身以順親故曰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殺粟子欲隱公之據其位以為正親之道失其所事親之身而道圯久矣孝子之立身親之得失且姑置之而況其他乎

隱公無可立之義則可以攝隱公固有可立之義則不得復為攝矣不得為攝故隱公之立為爭國春秋必細其亂不得為攝則桓公之立為弑君故春秋必目其賊周公無嗣周之義是以攝而不慚微子有元子之尊是以去而不恤別嫌明微而後義喻于心

夫婦之道從以為順別以為正從而不得其別別而不悖其從履正而行順矣從者天也天以合為德使人殊于坤木之無情也別者人也人以辨為紀人之殊于鳥獸之非性者也生而從者婦之順生而別者夫之正逮其沒矣孝子慈孫為合而從之以敦親也合而從之必辨而別之以致尊也不辨無別一之相從則是為其生之相合也以情而徇之而性數與夫孝子慈孫以道尊親而豈其然哉故曰合葬非古也古之為葬者丈夫從于丈夫之黨以其昭穆而附于主父婦人從于婦人之黨以其昭穆而附于王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三

春秋家說卷一上

四

姑崇別者使之居正以終所謂以道事親而尊之者至矣母之喪服特于父父在則不得伸其尊其葬合矣則將等夷之而無所替邪抑使之相就而無替之邪無使相就而故替之斯以義制禮而尊其母者可伸故喪有異服而葬無異制別則得以伸恩也且夫耐廟之禮耐于王姑而弗同寢厚其別也至矣別之既厚乃可合之以敦親故有事則告配而合食合食者親之也告配而後合則以示夫合之者子孫之義而非先人之志欲尊親之義並行不悖矣夫祭者以享神也葬者以藏形也神聖性形開情性奉道而尤不苟從情統欲而且使無別是為導諛之子孫不能以性事親而愛以姑息也故曰合葬非古也古道替禮意運私欲橫行天理不復乃有如宋人之制皇后先薨則葬以俟山陵之合此夫以婉戀之情處其君親不幸之尤而說春秋者且以為古治氏邪說侈行嗜亦甚矣殯非殯葬非葬死者歸藏之期而懸擬生者之且夕同處何不仁也君子以性治情則情順而性正視其親猶己也視其親之亡猶存也則何事此婉戀者為哉隱夫人子氏薨而不書葬著恩禮之不逮焉爾隱公之為君大夫卒而不視小斂夫人薨而替其葬春秋以為已薄著其事而義自見也殺粟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夫生從君而死從王姑禮

別而義殊矣一而無辨此惡知禮意哉

義之制在心如利斧之折可否破而無有榮洞其間者也故以讓制者遠避于受泰伯虞仲是已以攝制者不疑而讓舜周公是已惡有持君父之國家中立于辭受退不避其榮進不任其重榮洞兩端以交喪者哉隱公之可有國與其不可有國一惟制之審耳其不可有即其可有而欲不有則如泰伯虞仲離之千里而興廢之故不再與聞可矣如其可有則固有之居大位守大器握大魁流放竄殛惟所施定宗禮勸商奄誅二叔唯所用義不得復聽之他人矣今所不避者榮也所不任者重也公子豫不告而伐

春秋家說卷一上

五

衛行矣公子鞏固請而伐鄭行矣先期而伐宋從之矣乃若曰吾攝也弗執焉以自任可也以君父之國家倒權而授之臣下而魯公室之不有威福自此而始豈徒喪其身之足以償責乎嗟乎于肅愍之不免于禍天也人已盡矣持大制而行乎不中止之途荏苒遼巡禍固不可避而咎隨之矣易曰過涉滅頂凶无咎君子之免于咎也滅頂之不恤而況其他乎

衛人殺州吁于濮大詞也大衛人之殺而天下固不能難也當時之蠹法者莫甚于弑君之賊與于會則不復討大國之不能討而國人固不敢討矣宋魯陳蔡儼然以友邦

之禮禮州吁厚討之兵而張威于外乃衛人之殺之如驅逸豚如逐朱穴之貍而無難也故本大義以行所得為習俗不能違強援不能爭已成之勢不能掣春秋大衛人之殺州吁而天下無不可為之義矣

庚寅我入初幸詞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重幸詞也人歸之則必入之而猶矜言庚寅我入之幸此日之遂得有夫初故曰幸詞與人伐國已獨得地幸未有所取焉幸已有所取焉故曰重幸詞也非春秋之幸之也魯之幸也魯幸之而為之幸詞所以達小人微幸之情也王充曰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幸之所成必不徒然非

春秋家說卷一上

六

我所必得而十日得之得之不已而他日又得之豈人之愚而已之獨幸哉魯之為利取也成乎鄭之亢周也成乎齊之圖伯也鄭有凌蔑君父之惡而魯分其惡齊得鄭以成其勢而魯因成之終春秋之世魯以懿親元侯驅役于齊晉楚吳而不能自振以彌縫王室自此始矣幸之所成魯之所啓可弗畏哉長孫無忌以竇賂而族滅于武氏李德裕以美官而見制于宗閔要終而言之小人之幸又奚足以為幸

魯沒于利惟鄭指而趨合于齊愚矣乃鄭何為者以利賈魯而為齊驅也故魯愚而鄭不獨智夫愚者恆自智也魯

曰合于齊非吾病也而三得已足坐獲也魯智則思將在鄭鄭智其出魯下乎乃鄭抑曰叻非我利也既授之魯入之矣其能終利我許田乎若郛防者他人之失他人之得而徒爲吾賢也且魯既收之于郛防則不得復收之許是以二邑易一國也故齊以許讓魯而魯不敢有迫于兼許而鄭之自智也效矣故之三國者惟齊爲若不智取之宋則魯有之矣取之許則鄭有之矣孰知齊之不捷于自智者其智狡乎以齊之智行之以義其可王也雖然齊之取價于二國者又在紀也魯欲合鄭救紀而不能齊制之矣故之三國者狎相沒于利而得之益緩利之益大據之益

安故曰小人喻于利惟齊獨爾

桓公

有質以生文有文以立質質者人事之資也質生文者後質而生既有資矣則文居可損可益之間簡無益也文立質者卽以其文爲質而以爲人事資于此而廢文是廢質而事不立矣古之帝王于質文之間有益焉有損焉者後質之文也有益焉則不可損焉者因文之質也漢建元之建年號是已古者編年而無號非欲損之未益而已矣未益則文既不生質亦不立質之未立事亦無資故有待于益無可必損拘者執古之未益以爲必損不亦過乎古者

春秋左傳卷一上

七

春秋左傳卷一上

八

封建以公天下天子諸侯各編年而不一其繫則不得殊號以裂天之歲月然而天子爲天下王夷其編年無殊于諸侯其猶未之備邪夫年以紀時時以綴事以立程編年而建之號豈徒文哉黜陟之所課出納之所要要質之所制功罪之所積則名之所折覆按之所稽皆繫此矣以日爲程則今之朔亂于去月之初以月爲程則今之正亂于往歲之正朔窮于三十甲子窮于六十月窮于十二故以年冠月以月冠日而後記差可久行差可遠然其以年編也以甲子紀則亦窮于六十以君之初終紀而久者五六十年下逮十年或四三年抑或踰年而易則今茲之元抑亂于先君之元姦者伏姦訟者積訟卽莫之姦訟而心目之眩亦府吏之不給也故編年以資用莫如建號之宜簡而文也不知者以爲文知其得失者以爲質也號建而前之千歲後之千歲月日之所繫事之所起止源流之所因革若髮就櫛一彼一此不紛矣若珠就貫一上一下相承矣乃爲之憂曰歷世無窮而美名有盡信美名之有盡也不審而同于往代其以視諸數十年間元年皆至而無可別白者不猶愈乎今天下一而郡國合文籍繁而舞法者滋漫令刪去名號互混相仍啓其疑端引其姦罅卽有察吏然後從而刑之刑愈繁而變愈甚矣邇之不記何以

以陰后之貴貴東海若唐之干戚風昭之于齊歸漢哀之
于傅氏先君無匹嫡之愆而嗣乎有推尊之義何爲其不
可哉夫不可以嫡道加之妾子可以己貴致之親義之正
仁之推也若夫子以己貴加母而有不可者則惟仇君母
以俱隆而蔑君母也禘于太廟致成風爲夫人則已仇矣
君母祔于祖姑而配食于考廟則尊仲矣妾母則宮以祀
不祔不配而加以夫人之號亦何爲其不可哉士無二王
而太王王季可竝世而與帝乙同其王稱君無二后君母
妾母亦可竝世而同其殊號一也不祔不配而義正矣尊
以徽稱而仁推矣豈相悖耶或爲之疑曰人子不以非所
得者加之于親爲孝妾母而稱夫人非所得也加之于親
非仁矣且庶子之嗣立受爵於天子受國于先君非己所
私也序天之秩守天之位而以私恩奉其所生非義矣夫
非所得者親之不可得抑己之不可得也親不可得己可
得之則猶親得之矣苟以爲親所未有概不可加也則天
子之養諸侯且不得竝魯有四飯僭莫大焉而況于匹夫
然且舜以天下養瞽瞍而備物之養下逮于食力之庶人
徒爲瞽瞍之應得而加之無疑與抑且曰養者賤也名者
貴也養可移而名不可假也審然則舜徒以所賤者事親
邪備物之養非以爲物也已所得有不敢儉于其親焉耳

卷一上

士

天下者固非己之私養也舉天下之公養以致其私恩移
天下之公尊以伸其私敬何爲其不可哉所不可者臣仇
君而蔑君妾仇嫡而蔑嫡何咎之仁虧義者也仁推而義
無不正也則君子何疑焉故獻皇之加帝號盡孝者所必
伸也崇廟號加十六字之謚躋諸武廟之上則導諛之臣
爲之也君臣之分嫡妾之等父母之恩三者酌而成乎追
尊之禮達于士大夫而無殊于天子詩曰永言孝思孝思
維則思以爲則則不過其思而無歉于思知禮者達此而
已矣

士大夫之貤封君母配其父以竝崇而妾母未之及也則
妾不得有其封而移以奉妾母妾母之封視其妻亦與君
母竝尊不以妾母爲非所得也士大夫之封及于妾母而
況于天子與諸侯婦人之義以從爲正在家從父既嫁從
夫夫死從子從之以爲德也從之以爲德則亦從之以爲
貴從之以爲德者無成也從之以爲貴者有終也無成有
終地道也但有所從不必均從故王姬下嫁車服不繫其
夫下王后一等從父貴不繫夫矣王后之歸在家則稱女
在途則稱后從夫貴不繫父矣庶子之母君母薨而祔己
得以別廟而稱夫人從子祔不繫夫又何爲其不可哉君
與君母存妾有所從子不得尸其從故庶子不得爲其母

卷一上

士

服從君從嫡也君薨庶子嗣立妾母無從而從子故得以有夫人之祀于別宮夫死從子之義也故公羊子曰母以子貴順也以從乎子子可致尊也非夫所得制也以嫡妻從乎君君不可舍所從者而別受從也君不受其從故妾失其賤道同出而異建道在子不繫先君矣

宋殤之弑焉爲之也孔父者穆公之所屬與夷者也故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弑知然則民不堪命之辭華督之以爲弑名目送孔父之妻若曰此可襲而虜焉爾禍不發于馮督亦安敢生其心而利此哉督之弑焉主之焉之篡鄭成之也春秋之前宋鄭固不協矣鄭外挾齊內挾馮以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制宋而宋始不能與鄭競外挾齊而瓦屋之盟齊猶合宋內挾馮而陰餌華督以餌之于肺腑于是乎宋之生命懸于鄭之股掌而宋殤孔父其何以堪故有相敵之勢者莫患乎授之以挾讎讎在楚而韓敝異人在趙而秦敝劉休道在魏而齊敝蕭管在周而梁敝是穆公之居焉于鄭假利器于敵以自伐雖欲守殷之家法一及一世以見先君子地下庸可得哉夫業不欲棄先德而傳之與夷則開城布公置馮于與夷之手授之祿位以定臣主之分焉其賢耶殷之子孫有服在廷以奉家法者皆馮師也馮而不肖耶是國之蠹賊家之莠稗廢置生殺一聽之殤公而又何

恤也投之仇讎之懷而導以戕賊穆公于是乎不智矣其將畏與夷之猜而樹之勁敵以爲援則天理人欲雜糅以共圖一事疑忌之心先之自我無問人矣故馮不出則與夷制馮馮出則馮制與夷諸葛之爲劉琦謀者此而已矣曹操不南下劉備不走琦且爲備用以成取琮之勢矣亮挾縱橫之術以爲備計猶之可也穆公用此以行其義舉不亦悖乎

劉敞之言曰春秋誅意雖然有辨置意而徒誅事則傲也愚誅意而釋當事者則傲也故故與夷之弑馮意也而春秋目言之曰督弑其君假令以督大逆之舉加坐于馮則

春秋家說卷一上

古

懷意者誅而推刃者免又奚當哉非馮則督無弑心非督則馮無弑械馮無弑械終不成其弑矣督無弑心有馮而弑心生焉馮可以生其心而生心者固督之心也則馮有心而無械督有械而亦有心焉縱馮也督不可縱矣且夫馮懷爭國之志而忘先君以弟昆弟信爲惡矣然其惡也有託而惡者也馮一君也馮一君也在彼在此一也使攘諸彼以與此憎不畏天督不畏王殺一君置一君惟其好惡如薤艸以植木而冀食其利然且自謝曰吾猶是戴君也而篡殺之禍昌矣君子操大法懲大惡已大亂與其誅意以快一時之鉤距無庸按事以定天下之典刑故姦民

不畏深文之吏而畏守律之官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法而已矣一求之意以救過發之長大猶元惡且飾意相逃而莫之服欲其懼也難哉

未修春秋則曰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春秋隱之則以自奔爲文以自奔爲文者存君臣之體不使大夫得逐其君也至于弑則目言之而無隱辭無隱辭者惡之著不可得而隱也逐與弑其惡一爾君之見逐與見弑不成乎君者亦無別也有弑甚于逐者亦有逐甚于弑者可逐而猶弑弑忍于逐也以爲不足弑而逐之逐忍于弑也彼師以爲不足弑矣而抑立逐之之文使之得逐則既未滅之于弑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君之辜而徒張其勢也不可以訓抑不足以懲故自言弑而不恤君臣之體裂悼其君以不道其賊也隱其逐而不正首惡之名重其君以不授之勢也嗚呼聖人之權衡精矣胥天下而無敢弑其君者則又孰敢逐其君哉彼夫敢逐其君者皆挾可弑以臨之也劉裕蕭道成已篡而必弑趙匡義先弑而後政篡弑禍止則不臣之心有畏而不發治其弑無治其逐無治其逐故專責之君

子曰行夏之時言王者受命創制必革周曆而從夏則周曆之失也久矣故善治曆者因天之理亂七政者因人之數日食而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夫日月之合何以知其合哉非抑以食知之置朔于食之前置朔于食之後其以何者爲朔也曾不知正而相承以誤者數百年周曆亂矣故曰夏數得天言周曆之不得天也不得天胡以曆爲夫周曆之所以亂者尊人之數而屈天之理也尊數而屈天侮天者也後之言曆者或以律或以易遷天以就其八十一四十九之數而朔有非天朔者積朔非天朔而閏之非天閏者抑積矣嗚呼天之理固一貫也然豈滯形滯數而無參差互成之妙哉區區得一隅之法象舉凡天下之理數悉以此而範之天且從其私意而不得以伸其固然而況于人事之與物理故曰所惡于

春秋家說卷一上

末

執一者爲其賊道也
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倫之始也乃既成平有矣而人之行乎此倫也父子之仁性也君臣之義夫婦之禮道也道率性而成乎性之用則天理人欲並行其間以聽修道者非猶夫父子之一乎性矣君臣之間有利焉夫婦之間有情焉是以修道者正其義以明夫不謀利也崇其禮以明夫不狎情也陽者質與也陰者質求也稱其質以俾陰求而陽與則陰以情動以利往而不保其貞故陽任與而且任夫求陽雖求而剛者之貞不失是以大正故君下賢以爲義夫逆婦以爲禮酌剛者之可

使求而以崇陰之恥聖人之以裁成天地之宜者大矣哉夫親迎之義而既然矣一乎禮以正情情無可過也自然之情且勿使過況于不情者之以利賴干之者乎情之所不及以旁出而侈于惡者曰權曰利曰好逸而憚勞此三者以蝕情而于性爲尤賊既正情而崇以禮矣而又以爵之尊卑則趨于權也以國之小大則汨于利也以道里之遠邇則姑用于逸而憚于勞也此三者情之尤劣者也挾貴以權挾富以利憚遠而偷安其以視陰陽必感之情爲孰重乎而以此爲禮則是過于所感而通之于妄唯小人之敦彝倫者爲然而豈禮哉逆之于館者爲天子言也諸侯不敢以女故致天子而就近以授女焉且率土而皆天子之士惟所命之而卽爲諸侯之居則命之以館而館卽諸侯之廟也故逆之于館可也逆之于境未之前聞也逆者必有所授迎之于境必有授于境者是齊侯送姜氏于謹爲得禮矣乃春秋之書曰公會齊侯于謹不正其親迎之文是不與逆之于謹也不與逆則不與送不與逆則逆之于境者將無所授受若相遭于逆旅而以之歸又豈非野合邪故逆女必親親必于國爵之尊卑國之大小之之遠近一也崇禮以替欲伸道以抑權率義而忘利求心之安而不恤其勞陽道也剛之貞也健之行也道在求而彼

春秋家說卷上

七

皆輕矣

春秋之記紀事爲詞也悉所以閔紀也紀之求免于亡其道盡矣齊以九世之讎爲名而所挾者取威辟土之心以遠交鄭而近攻紀將內自廣而外求諸侯則雖以太王當之而亦莫之免春秋之諸侯安其危而益取幸焉未有能併命盡力以憂其亡者而紀能憂之卽或憂其亡而亦旁睨疆大妄布腹心舍虎就狼以幸旦夕之安未有歸宗國請王命持大正以敵疆暴而紀復能之王不可恃不得已而戰戰而猶足一勝也則其上下之同力亦可知已戰不可繼抑又不得已而與之講周旋萬一垂亡而猶存者且二十餘年非齊力之有待也紀之所天而請命者力未竭也不幸而居疆齊之左右不幸而當齊之將西事中國以先取益于東尤不幸而爲之天子者桓王也不幸而爲東州之望國者魯軌也抑不幸而居閒以苛難合者桓詐之鄭也紀之不亡何有哉春秋之義上告天子而紀已告矣下訴方伯而紀已訴矣效死以戰而紀已勝矣不得已而納成而紀已請盟矣紀之可爲者止此矣若曰魯桓者非所主也則紀又將誰主邪以名義言天子且不能庇其婚姻矣桓卽不篡而齊亦何憚以勢力言魯固非齊敵矣抑將西走秦晉而秦晉固不我恤南走吳楚而吳楚或應之

春秋家說卷上

大

則又蔡之于吳也許之于楚也劉琨之于段氏石苞之于
郭丹趙宋之于女直蒙古也所謂舍虎就狼以自斃者也
妄得起質成之文王旬宣之力召于泉下而與歸哉四國
有王卯伯勞之詩人之所為悲思也春秋詳紀事于始詩
錄曹鄒于終有同愍焉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之情
見矣區區以成敗之已事責紀者吾抑不知其何以爲紀
侯謀也

周末文勝于質往往離質以爲文禮家不審其非先王之
舊相承而爲之說于是有云怨不棄義怒不廢禮嗚呼此
漢儒之所以多詖辭也義奚出出于心之制也禮奚出出

春秋家說卷一上

九

于心之節也義禮性之德也性凝于心而與心爲體也與
心爲體則其顯諸用也固根心以生根心以生則植其根
而後枝葉得榮枝葉之榮不能離根而別爲榮理所順勢
所暢情所安故榮也是以君子以義制怨非其義也而有
弗怨如其怨也而怨即義以禮節怒非其禮也而有弗怒
如其怒也而怒即禮勢無逆而不暢情無拂而不安理之
所繇順乎心也而如其怨不棄義也則義亦不平怨矣如
其怒不廢禮也則禮亦不懲怒矣相與並行而各自爲枝
葉是榮薺其莖而華實異塲豈理也哉義禮者天理之實
也怨怒者人情之發也實者實其所發發者發其實也怨

春秋家說卷一上

十

怒發以義禮則始終相扶而情協理矣介然情動而情爲
欲使怨怒之發離義理以浮用而喪其實乃既任其欲以
爲怨爲怒復可謂義理之文以相緣飾則夫天理者其以
爲飾人欲之具與故知義之不可棄則無如已其怨知禮
之不可廢則無如釋其怒弗已弗釋而以義禮挽其已溢
之波是夫天理者抑將以供人欲下流之用乎惟其視義
禮也未故其用怨怒也輕其用怨怒也輕而尤用義禮也
賤率天下以狂鴛于義禮之文而實挾橫流之情欲以爲
主相率以僞而天理蔑矣故曰義以爲質非其文也禮之
用和爲貴非其矯也昨戰而今相爲禮主賓之間相矯以
文而離質以爲和於女安乎葬之必會伸其哀也誠哀之
故必會之殺其父兄俘其子弟折骸其臣民而凌其君姑
相從而隕無從之涕其果哀焉否耶受客弔者必稽首拜
其見愛也死者暴骨傷者扶病但以一賻一贈之私恩率
死傷者之子弟匍匐伏就列以拜德其果見德焉否耶弔者
含怨怒以往受弔者含怨怒以迎之非蕩然盡失其本心
者亦孰能爲此哉故曰匿怨而友其人君子恥之友且不
可而況君父死生之大禮忍干之邪韓厥之奉觴加璧驕
者之色也樂鉞之攝協承飲詐者之術也周衰道喪相習
于義理之文以巧用其騙詐乃以居之不疑曰吾猶是義

之執而禮之守也人欲有託以益肆而天理盡亡矣實則亡之文猶借之故異端得操其左券以相責曰夫義禮者如斯而已矣非有恤死之義而可以賻贈為義是白彼白而我固無白者存也告子之所以外義也業已攘臂而禮仍之則亦業已為禮而攘臂又仍之是忠信薄而徒為亂首也老子之所以賤禮也故夫子歎曰知德者鮮矣不知德而以言道道反喪德異端乃乘墮以攻而有餘力說春秋者未之思爾

易無定變春秋無定徵乾之初亦屯之初坤之上亦需之上時異而德異無定矣桓之無冰亦成之無冰世異而驗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異無定矣無定變可無定占無定徵斯無定應無定占者天無定象也無定應者天無定心也天無定象君子有定儀天無定心君子有定理故易春秋之言天俾人得以有事焉知其無定任之以無定則廢人之天王安石之悖也以其有定定天之無定則罔夫之天漢儒之鑿也君子有定儀則不變變之無定象體乾之行自恆不息效坤之勢厚德載物道亦博矣而不亂也君子有定理則不思徵之無定應捍患禦災側身修行道亦約矣而不泥也故君子之于災異也知其為天之異人之災而已矣其或致之既往而不可咎矣其自至也則氣之戾也數之窮也君之與

民之與物必有當之者矣亦思其當之者不遂其害而已矣疑既往之有以致之而遽改之則使一燠一寒與于比歲將遂一張一弛日變遷其政事以迎隨之于杳茫而君無同心吏無定守民無適從綱紀墮國且敝矣不慮其當之者之害而早為之防則食竭無繼盜起不弭疾疹作而無以相救相收雖勤于憂畏亦何補哉夫君子有定理捍患禦災側身修行是已過異而懼則省愆思過苟有可省而可思者無不用也清夜之所愧怍天之知也無事向天而問何忒也遇災而懼則儲粟省役詰戎修備弔死問疾先于其事而災無能為矣六府之所修五行之平也無

春秋家說卷一上

主

事向天而求其復也故寒極無冰氣之沴也民受之而疹作物受之而生不昌先事而為之備加于素而益虔以其定理修人之天則承天治人之道盡春秋所以謹書災異者亦此焉耳劉向父子不審而各為異說刻定徵以區類而變通之天豈然哉劉氏有私天而天隱于人心矣故君子之知天知人之天也君子之應天應天之于人者也枵然自大以為彼元象者不出此指紋掌圖之中多見其不知量已

春秋于大惡有如其意而書之者有如其言而書之者桓宣之書即位如其意也天王徵車于魯而曰來求如其言

也天子有徵于侯國而侯國名言之曰求惡莫大焉如其名言以書之以是爲不臣之盡詞矣以謂天子不宜有求則稱求以抑之非也天子不宜有求抑之可爾遂取其名而逆之則是父苟不慈而遂尊其父之名也可乎將替腹殺舜而可謂之弑矣聖人無已甚之心斯無偏重之詞臣逐其君不目言逐而以自奔爲文說者以爲端本而責見逐之君固已然以歸罪于見逐之君而顧使得全其爲君不受臣子之逐則責之也以義全之也以道故曰非聖人不能修春秋道義雙措不偏之謂也取柔巽卑屈之詞加諸人倫之最重者若一失道而不妨爲諸侯之僕妾斯不

春秋家說卷一上

奎

亦過爲已甚乎且周之有徵于魯皆非無厭之索也求賻求金皆喪故也春使家父求車三月而天王崩其爲王之不豫有司庀喪紀之不足以彌留之命徵之也明矣周室東遷王畿不足于大國之版章諸侯職貢曠廢不修遇死生之大故無以成禮弗獲已而徵之于懿親寔可知已王畿千里足以充費安得此太平黼黻之言以貴寄位之君邪王室之貧弱衰微也于斯已極且不假之以寵威而特立丐索之名以抑之是春秋且爲亂史矣故曰求者厚誅魯以悼周也魯不名言之曰求春秋不立來求之文矣魯人名言之曰求而春秋爲改正以隱之則魯惡不顯將無

俾大不臣之魯同于召王之晉爲有可原而故爲曲全也乎達斯旨也則苑柳之詩登于變雅亦以閔周而著諸侯之不臣也上帝甚蹈無自療焉爲斯言者豈猶有人之心也哉

莊公

處非常之變行非常之事不揆其本欲正其末與于亂而已矣藉令以唐中宗之爲君張柬之之爲相遽以廢武后而推之刃尙得有人理也哉春秋書夫人孫于齊聽其奔焉聖人不得已之辭也武后之禍大文姜之痛深逸宗社之賊非君也置弑父之仇非子也非子之坑甚于非君文

春秋家說卷一上

焉

姜之痛深于武后而禍亦大矣聖人不得已而聽文姜之奔論者乃欲甘心快意而不聽武后之自斃耶假令曰討宗社之賊義也奉義則可以捍恩乃夫義者豈夫人一旦奉之而遂以無疚于夫人也乎使然則以義襲而取之而已無餒矣夫惟義生氣以行乎非常而無所礙固非一旦之義聲爲之也自正不恆遠以正人施之臣民且滅裂焉而況其母乎不得已而聽其奔幸其去而若不返春秋之爲莊公計者止此矣止此則過是而必有不得者矣逸賊之罪不予之誅魯莊以身蹈之而無可辭矣若夫反其本以正其末夫固有道而難爲魯莊君臣設也爲魯莊之道

奈何君之貴于有臣父之貴于有子豈徒然哉千乘之君貴戚之卿翼其左右嫡冢之子爲之儲貳蒞爾失行之婦假手與私者刺之刃而無嫌則千乘之君猶一夫也世子之父猶榮獨也莊不得爲桓之子魯人不得爲桓之臣久矣非桓之臣子而欲加白刃于夫人君子之所不許亦魯人之所不自許也不自許者餒故也于樂之會夫人逐焉其從如水臣子亦如水焉則用夫貴戚之卿何爲也有子長矣殺其父而不忘焉塞責于彭生而猶俟魯人之請焉則用夫出曰撫軍守曰監國之子何爲也臣之爲發蒙振落之臣子之爲凡肉掌丸之子而後諸兒之凶德姜氏之

春秋家說卷一上

卷一上

邪心乃以白晝行之而無所憚春秋以魯爲無人也魯無人而姜氏之去聽之矣去而不返而幸矣故爲魯莊之道者盡孝以事其親自彊而可以有爲則姜氏雖悍且淫勢不能成乎弑而可無煩司寇之執今其不然無以尼之如或勸之陷乎罪而後刑之則魯莊者死一父而又殺一母而人道尚有存焉者哉抑或曰桓之從夫人以如齊貴戚之卿無能止焉往再寵祿苟全軀命之末姜氏齊人窺其無能爲而勸于惡焉迫禍之成則誠欲救藥而無可爲矣若夫莊爲冲人寢膳之外非其職也毋蠶已深而弑出倉卒涕泣之道無所施也則莊公又且如之何乃卽其然而

莊當變故卒起之後亦不得以有其生矣父弑矣母陷于大辟而不可赦矣而莊何得復以有其生不得以有其生而況可以有其國乎庶兄弟之有可立先君之祀未斬也魯之宗社惟天子之命而臣民之戴已何知焉故爲莊者惟死焉可也母有覆載不容之罪而子託臣民之上則法不得不訓而先君之讎不得不置之矣莊惟死而桓之庶子立于是按誅文姜而無嫌春秋亦且不聽其奔矣母弑其君而已立其位以成乎保姦逸賊之道則弑桓者非姜氏而實子同也故莊公之義惟死焉耳中宗之義惟終遜大位以讓之太宗之子孫焉耳文姜弑則子同不得復爲

春秋家說卷一上

卷一上

冢嗣武后篡則中宗不得復爲天子之二君者貪位忘親以爲亂賊之怙當國大臣廢之可也魯人之戴同張東之之奉中宗悖矣雖然不可責也魯唐之臣浸爲此焉而又餒已立于淫昏之廷寄命哲婦之手久矣魯人狎而偷一旦之安張東之之流倖而收倉卒之功其志背然其氣悒然安足以及此哉故莊公爲子魯人爲臣聽文姜之奔焉可也中宗爲君東之爲相母武后以配高宗可也取周公誅管蔡之大義加之緩則同逆急則背兄之下導襲義以成乎亂而人理蔑是取火焚林而決河以灌之害愈烈矣桓公之末年魯猶合紀于齊而誓以存也莊立一年而邢

鄆郡遷三年而紀季以辭入于齊四年而紀亡矣以桓之躬負大愿淫昏無信齊且忌而弗能有紀魯之權猶重也諸兒盡一婦人以收魯蠱一魯以有紀魯敵于房帷而紀裂于東海屋漏在上知之在下齊之巧用其淫虐而紀之不成也亦可悲已魯侯之欠于滑聊以解國人也終桓之世魯爲紀主則桓之遺臣固有不欲棄紀者矣姜氏姑遺莊公爲滑之師以下之亂不自保之鄭而終以葬伯姬謝魯之父兄若莊公者則豈有謀紀之心哉紀亡未旋踵而早與齊爲從禽之樂矣齊以淫蠱其君母而以符蠱其狡童故女謁之禍恆與狗馬聲色相類以敗人之國多敗莊

春秋家說卷上

宋

公子禽荒而姜氏之言無不行姜氏之言行而齊侯之志無不得矣劇哉女謁之制天下姦人因之而求皆得矣柔餌人君子嬉遊弄好之中一操其呼吸而宇宙在其掌握方從哲之所以成乎弑者此而已矣紀侯之去祚之狩屬詞書之而紀亡之故可知已

有國者有侯度有家者有家法先王以侯度正天下君子以家法正子孫守之而不渝所以保其國家也渝之而不守者必有所自變侯度之渝夷狄變之故杞莒滕薛廢典禮以自削家法之渝母妻之黨變之嗚呼其不受變者鮮矣詩稱莊公射御之美震而矜之居然盧令續之風軌也

周公之所貽伯禽之所守豈其然哉公及齊人狩于祿公一齊人也故詩曰展我甥兮謂信哉其足爲吾甥也信哉其足爲齊甥信哉其不足爲周公之嗣矣狩則偕之惟母也社則觀之惟妻也童而習之樂與化之則先君之死于其刃無憾乎其忘之矣忘先君之死于其刃而況于紀之存亡哉天子化于母黨而天下淪周平王也諸侯化于母黨而國日衰魯莊公也士庶人化于母黨而家以圯凡今之人也故曰知母而不知父者禽獸也又況夫從妻黨以墜家法者乎

春秋家說卷上

宋

義之與利有統舉無偏收有至極無中立惡不義者非以名也舍不義者非以害也避不義之名慢然弗之審不義之名暫遠于旦夕而害自此烈矣是以爲君有必仁爲臣有必敬爲父有必慈爲子有必孝爲兄有必友爲弟有必恭不至其極而中立以避其名避不仁而臣玩之避不慈而子悖之避不友而弟慕之君父兄且然無問臣子弟也齊小白之殺糾冒不友而弗之避以成乎安忍雖然豈可以弗之避而責以苟避乎安忍之名邪傳者曰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弗問可也小白雖不足與于道亦不屑爲爾矣夫置而弗問有殺之心與抑無殺之心與有殺之心而姑勿問鄭寤生之言曰無庸將自及用此道也既已無

殺之心矣則猶是弟也而弗問可乎以無親之弟處不俱存之勢置之仇戰之魯不旋踵而彼將問我非終于見弑則終成乎殺悠悠聽之禍起而姑緩之目前以謝咎于利無得于義無取非懷毒堅忍與夫昏庸後禍者其誰能置之故殺之者末世之雄心利賊義也置之者儉主之惰氣欲避不義而終賊義也是猶人之傷于矢也窮盾外之符而置骨中之鏃將以爲無治乎則何似無勇也將以爲治乎骨中之鏃敗日不見于須臾而痛固深也然則如之何無已亦至極乎義而已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庠無失其貴納其貢稅無失其富以吏治之無失其政源源而來無

春秋家說卷一上

无

失其仁虞可無忌于庫庫固終不能以亢虞舜全其德象全其生宗廟全其安人民全其慶教化全其紀懷之馴之保之閑之未聞其置之也或曰以舜責小白無已過與夫不以舜責小白且將以宋殤之于馮責之而殤之于小白庸愈哉懷不平其爭之心避不卽加殺之名中立祈免而害且集焉儒之僞所以爲異端笑也不察乎堯舜之道不足以及處人之大倫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則榮不仁則辱下不可居影不可憎吾有以知爲置之說者義未精而道窮也

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不世官故不死其家大夫之不上

視諸侯義下殺也諸侯以社稷爲守天子以天下爲守以天下爲守故不死其社稷天子之不下視諸侯義上殺也故知殺者而後可以言義大夫死其家則是重祿而輕其身也天子死其社稷則是懷土而棄天下也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目言國君不概乎天下之君審矣死者非死其富貴死其所守也守重于死生重于富貴悻悻然悼喪其富貴而殉之匹夫之猶也惟諸侯之有社稷受于天子以爲守百里之外四封之表天高而非其所戴地厚而非其所履他人之守不可以建宗廟寓公之祿不可以奉職貢弗死焉其末之矣故曰國君死社稷正也士以道爲守失

春秋家說卷一上

平

其位不失其道廢其祭不廢其薦脫屣萬鍾如風落矣若夫天子以天下爲守王畿淪陷而天下未亡土猶吾土也民猶吾民也國丘無擇地可以事天藉田非客土可以事祖收未散之遺黎據未斬之先澤萬方心膽有所瞻託仇寇脅從有所忌望悔過罪己以與天下更始則是失之須臾而收之長久奚必忘身及親以給一晨之忿也哉守春秋之義而不知別挾天子以爲孤注駢首都邑而就敵禽寒萬方之膽而不可卒收則甚矣李綱之愚也唐一出而安史滅再出而吐蕃潰三出而朱泚梟四出而黃巢蹂宋一磨繫于汴君國同殞而大河南北終無收復之日矣何

也如頭之刺而四支不能復生也當綱之以死守爭也汴之軍民謹呼而應之將以爲民之同德與而非也汴之軍民不欲遷者懷上而耽富貴爾列小人懷土之情失天下存亡之紐于天下也害而于小人也亦莫之利逮乎城守莫支括金無已昔之謹呼以贊守死者終如之何也則是綱以狂藥飲人而納之阱也而綱乃幸脫然再相于江表嗚呼禍宋之君民者非綱而誰邪悲夫綱一奮其說以虛名餌人主滅裂大義以隕稷□□而死之殘之賊之秋之乃有不逞叛人如光時亨者勦其餘濬以微幸而陷上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禍□□□者非綱而抑誰邪彼爲

春秋家說卷上

聖

綱之說者且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蒙其文不知其別以是而讀聖人之書不如其無讀也立義者資于通死則無奔奔則無虜虜者死之說陷之也貪生而不能死諱死而不知奔如匹夫懷寶以試盜刃于室無已而又屈膝焉豈果有義存哉乘其盈氣則死矣乘其衰氣則虜矣舍百年之圖一取必于俄頃之氣當獻舞之未俘猶自豪也氣一胸而膝不知其屈矣嗚呼令李綱之不謫而南吾未知其能自異于臣賊之光時亨焉否邪國君死社稷正也然且春秋之文大去紀侯而不名譚莒溫之君因義之殺通情之變以定罪之等劉禪孫皓陳叔

賈李煜晉懷愍宋徽欽境土未盡而身先爲禽是宜與頓詳許斯胡豹曹陽而俱絕無所逃矣天子而死者其惟祥興海上之君臣斯揆之義而無餘憾與孟浪于死之說者始以死終以降其不降者鮮矣襲一概之義獲其懷土之情挾懷上之情何有于捐生之義故盤庚曰無總于貨寶生自庸貨寶之禍亦烈矣家室比焉器玩貯焉大廈相仍名園相比炫于目者弗忍割于心挾天下之共主僥得僥失僥倖而死社稷之義又歸焉李綱之所以胥動浮言恐沈于眾恃此而辯不可屈矣哥矣能言巧言如簧後之人其何能不爲之聽獎也

春秋家說卷上

聖

立八之道仁知而已矣仁顯于禮知貞乎義故夫□□者仁知之介然或存者有矣介然之仁弗能顯諸禮介然之知弗能貞諸義斯以爲□□□□仁視□廣大矣□□知視□通明矣亦惟不義無禮無以愈于禽也斯□□□雖然義以貞知知以立事以備功功以免敗是故□□免于敗也必有功矣功必因知知之淑叛于義則亦以召敗而墮功其功而免于敗則其于義猶參差遇之也若夫介然之仁不準諸禮而亦有以動愚賤故□雖假義終必棄禮棄禮以爲功是之謂□春秋之狄荆吳徐越杞莒者惟其亡禮也僭王盜行也亡禮□□也有□□□則

必有盜之行□□也何□□爲盜則盜行而不知其盜蕩然蔑禮斯以僭王矣其僭王也不能並其典章儀物而僭之楊然自大視虞夏商周之王猶其王也介然之仁足以聚人介然之知足以立事事立人聚抑或因介然之義以輔其知免乎桀紂幽厲之敗遂進而爭虞夏商周之功自信以王因自王焉若夫夏之時殷之略周之寬虞之韶且惟恐不利其介然之仁知而決去之斯□之所以爲□而春秋之□之以不疑也諸侯之僭猶中國之盜也所僭者猶禮也荆吳徐越之僭非□□□也禮亡故也禮亡則杞莒雖不僭也而亦□也禮者人之所獨安□□□

春秋家說卷一上

禮

必昧□之所必不知而欲去之藉其知禮而□可進矣故春秋有時進荆吳而僭王之罪且姑置之嗚呼禮亦重矣禮之蔑也禍成于□則欲抹□禍者莫禮急也功能□□而道不足以宏禮其驅之也必復悲夫此劉基宋濂陶安詹同所繇功虧于管仲而不足望周公之末座也是非之準得失之數可否之別應違之衡理事之合離情文之乖比有惟君子察之者庸人茫忽而不知有卽庸人與知之者而賢智之士鑒以爲之說而顯成乎僻聖人之教因眾人之可知而精君子之義斯以至矣春秋書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粹然讀之而其文之乖情事之離理

夫人而知之矣日自食焉鼓者自鼓焉用牲者自用焉日何與社相及鼓用牲何與日食相應杳不相當而漫有事夫人知之而賢知者故爲之說曰天與地均化人與天同情故治日書者灸其肘斯言也其以螟蛉之化蝶擬人之且化虎也肘之于目灸之于胷絡相繫而氣相攻遠不必乖之道也藉令胷在目而呪其肘非閭里之妄人有不目笑之者乎故君子遇災而懼懼天之不淑人將受之則治人事以慎所受而已日之食月之揜也月且不可求而責乃懸揣陰陽之消長推之于社一爲責之一爲求之爲之者已疑于狂復從而辯其鼓之得而用牲之失天子之可

春秋家說卷一上

書

而諸侯之否如是以爲賢知曾不如其愚也以是知春秋之書此顯其左道不經以與天下後世共知之而已矣武人不可與議刑儒者不可與議兵武人言刑宜若失之猛覆失之寬儒者言兵宜若失之縱覆失之操此非能矯其習也歎于所不足疑天下之相期于猛而相緩故益寬之相恃以縱而相凌故益操之也故善治天下者無與武人言刑無與儒者言兵曹參以野戰致元功而縱獄市以容姦漢于是乎無善治趙普以學究宰天下而解兵權以弱國宋于是乎無甯宇漢法苟簡而盜始昌宋兵解散而始□乃以兩者衡之宋禍爲尤烈焉兵者不祥之器人

主之所制非人主之所得操也兵者神用之事舉國之所
有事非舉國之所其司也漢高能將將而不能將兵乃卒
以王天下成敗之幾生死之介無使司之驟使司之暫令
司之司又擊之嗚呼宋之所以失五帝三王之大寶于蒙
古惟此而已矣趙普以之始秦檜以之終端開于杯酒之
閒而禍成于風波之獄畏子弟之漁鹽米而以授之僕婢
家未有不毀者也胡氏之于春秋言兵也皆普之餘智也
莊公在位兵十七舉親將者十三次成之役無適帥焉其
三則溺也單伯也慶父僅一出也迭將而無專屬也若莊
公者可謂親不祥之器侈用其雄猜而終無以弭姦者矣

春秋家說卷上

三

胡氏猶曰兵權主散不當偏屬于一人專授慶父威行中
外以召篡弑斯言也飲趙普之毒已深而棄秦檜爲管仲
以長其殺岳飛解韓劉之快心也職有饒矣古之受弑者
曰閭以外將軍制之當其有事天之下地之上無弗行也
當其無事而兵習于吏吏習于帥威愾之行久矣不將其
將獨操其兵宴居深宮者遙執其敎縱高談簡書者分持
其長短挾疑以使臨敵而易之如稚子之握鉛蟻附其上
而不任人以驅之何其憊也宋禍已極毒流于譚經者之
師說流及昭代習用其說總戎尸其名督撫操其實中樞
捉其肘閱票據其咽喉科參奪其膽白面之饕餮游吻之參

謀且足以制水將死生之命而天下已拱手而授之人悲
夫故善說春秋者廢胡氏之言兵未爲不知治也

閔公

春秋之初定人之國者必以賂齊桓公存三亡國而無私
焉此桓公之所以爲天下匡也魯有子糾之怨衛有子糺
之讐邢之于齊未嘗有一日之好而齊卒收三國以收天
下故桓之未定三國也爲城濮之會而後敢伐衛爲魯齊
之遇而後敢伐戎憂楚之凌鄭未敢興師而卜之梁邱之
遇天下未知有伯固未知得伯之利未知得伯之利則不
誓伯之威諸侯之離合未審而桓不得訟言以南向于楚

春秋家說卷上

三

三國存而後天下懷天下懷則離者畏合者一齊乃以得
天下而大得于楚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也彼營營于一鼎
一邑以平人之國者棄拱璧而取搏黍智不踰于嬰兒故
春秋書高子貴之也貴其臣則君可知也又安事億度其
命湫之詞以致之惡邪

大勝不以力大力不以爭大爭不以遽故曰小不忍則亂
大謀蓋惡遽也大名不可遽挾大惠不可遽成揀焚者遽
不待操鉤缶徒手以赴之與于灼而已拯溺者遽聞井有
人而從之與俱陷而已齊桓公存三亡國皆以不遽爲道
故春秋謹書其節目樂其成也于魯則先以仲孫而後繼

以高子于衛則先以無虧之成而後繼以楚邱之役于邢則兩出師一不與狄戰而猶為肅北之次也不違于魯者如療瘵者之無治其龍火也不違于邢衛者如免豚于虎衛其豚而虎白逸也季友之志不得慶父之援不削遽治慶父則魯人挾疑而相亢晉文公以此斃衛之君臣于訟邢衛之立未固遽與狄爭則乘勝負于一往而邢衛已重敝于爭晉文公以此幾喪宋而僅不償于城濮有匡亂賊距戎狄之大名而不挾其名以與匪類爭生命有存絕世莫亡國之大惠而不為焦灼濡濡之容以見德于顛隕是故桓公之持此正矣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養之所以鑠無見其鑠而鑠甚也齊桓其殆庶乎故曰大爭不遽然且使立僖于魯而慶父不遽立邢于夷儀而狄犯夷儀立衛于楚邱而狄犯楚邱則其爭也未艾乃立僖而慶父必逸遷邢衛而狄不敢再加之兵則桓之力悍矣如建千石之鐘于岑樓而三尺之童莫能以荏扣也故曰大力不爭從容于落姑之盟繼遣輕車之使徐修其衣服乘馬之贈朝翔版築之閒視國賊之與發夷如蚊蚋也故曰大勝不以力違是三者有討賊距夷之名則必暴之有救患之惠則必驟與以為恩悻悻然建仁義之鼓驅其人民以人家國為孤注大聲疾呼死競于一日不審而為宋襄之敗弗

獲已而用晉文之請如此而言仁義吹火而反滅之也仁義貞勝者也貞于勝者不挾貞故曰小貞吉大貞凶建侯行師道存焉矣狄方盛兵以臨邢齊遽率師而臨狄外堙困之內憤而出狄之不殲者無幾狄無幾而不殲有必死之心齊未知其利也故當莊公卒之年狄伐邢明年春齊輒救之越二歲而後為肅北之次齊之善全邢春秋所尚也然則文王遏密侵自阮疆何以克邪文王一用周之眾無從諸侯猶心齊之相使也齊桓自用其眾懸車束馬踰絕塞以征山戎亦用此克矣今齊之伯也初始諸侯之心力未一牽合宋曹以與必死之狄爭夫宋曹之急邢豈必有犯難無前之氣哉連乍合之師用之于散地未得邢而先失宋曹以失天下智者弗為決矣謂兵力有餘而不遽進兵力固未可恃也五國以之潰于秦關曹操以之敗于赤壁苻堅以之亡于淝水吳明徹以之禽于淮上九節度以之覆于鄴城陳友諒以之死于湖口之數師者力豈不足哉心不協而多之適為累也然則齊桓卻二國而以其師進可乎當閔之元年桓用此矣孤注者無再利夫差之所以亡屢用孤也一試之山戎再試之狄不得矣有無因無從千里懸軍為山戎之奇捷抑有從容顧慮因結同仇為肅北之全師

一競一絀桓自喻諸心而不可爽也春秋見桓之心故尙其功不然燕之病視邢之亡孰迫勤于燕慢于邢胡爲也哉岳飛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達于春秋之所尙矣

春秋家說卷一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僖公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不逞之徒君父可以推刃而何有于春秋聖人之于彼亂賊者尊逾其君而親逾其父乎知君父而不知聖者有矣未有不恤君父而恤聖者也乃君父之所以見弑者惟無以生姦臣逆子之懼而已矣法弛則不懼刑濫則尤不懼刑之濫必成乎法之弛故雖有嚴威日取其臣子束溼之而適以成乎逆乃立法之審均平專一得所歸而不濫則雖凶人之善脫無所委而魄褫矣鴈鳩之君子正是四國專一之謂也立法之不審莫大于不專不專而濫及者怨濫及者怨而所宜坐者乘之而亦怨怨則悻怒以受法而拚其懼心濫及者眾則必有不可以概受刑者焉均此濫及而或抵法或逸于法則法撓抑必使之概受法也則且以傷恩妨義而持法者已與分其惡法撓于所不得加與夫加于所不得加而分其惡亂臣賊子有可反之辱而終不懼矣春秋之法立而亂臣賊子帖耳戢牙以不敢動者惟其事也故般閔之弑一歸于慶父而哀姜不與慶父奔而不卽司寇之刑則魯人蒙伏賊之誅慶父縊而敖猶與世卿之列則不志廢

父之死不葬閔公法得所歸藏而不責也若夫哀姜非惡之首也淫亂之釁在莊公既薨之後慶父已成乎竊位之勢壘之以樹內援弱靡而漫從之故責哀姜者以其不閑家而與于亂可也遽從重而使分慶父之大惡則慶父之惡分矣慶父之惡分則哀姜奔而亦可聽慶父之奔哀姜不絕而慶父之嗣亦可卿也首逆之賊游泳于濁水之浹而多所匿矣且分惡于姜姜受誅矣姜受誅而僖公君臣其可以得志邪文姜從乎弑弑夫也哀姜聞乎弑弑子也母戕子嫡戕庶妬媚之所成悍婦之恆也而使與覆載不容之賊同甘心焉僖公季友其能恕然任此而不嫌乎然

春秋家說卷一

下

與閔子也僖亦子也母戕子而子遂戕母爲之名曰討弑君之賊遂無嫌焉是則人爵重于天倫討逆者之逆什百于所討者矣故悼其薨迎其喪如禮以葬之魯之所爲猶秉周禮以昭天下者用此道也而春秋許之許僖公之母哀姜而後弑君之辟專之于慶父刑得所歸而持法者無嫌于分過雖有凶人能無懼哉噫不得以反鳴辭不得以蔓引也故以大法威天下者惟其審審于法者惟其專深文旁及而概舉焉亂臣賊子反竊法以成其逆趙后姊弟蒙虐殺庶子之刑駢首就戮而王氏乃以撥漢于掌成其篡而無忌不審以行法亂賊之資也可弗慎與

哀姜之薨春秋悼之齊人以歸春秋甚之致其喪正其葬春秋弗奪之氏而不姓絕齊而怨之然則姜不見戮魯人可迎歸而養之乎曰奚爲不可也大姜固不得爲無罪矣易曰閑有家悔亡閑而亡悔非聽家之自閑也慶父懷竊國之姦以蠱夫人僖公季友力不能閑外避以自免寄早嫠無訓之女子于巨惡之手而以法從其後則宗子家相無亡咎之責而豈以治塗人之治治君母也故曰正其本萬事理又曰擇禍莫如輕本莫之正禍至而擇其輕猶君子救過之道也故哀姜者生可以養沒可以合食生不可以養則沒不可以合食莊公之廟豈終無與配食哉于是

春秋家說卷一

下

而且致成風爲夫人則又春秋之所重譏而必奪者矣論者扼腕于呂氏而又登薄后以配高帝潰嫡妾之防而辱先君以與妾食不孝莫大焉一往之論益折衷于春秋禮曰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齊滅紀晉滅虞虢皆同姓不曰言其滅而施以生名之刑春秋之所重創也僖諸之于虞號寢不甘寐操必噬之毒以自封殖而與周分天下充其志非忌不可居之名則翦宗周如摘疵也而尙何有于本支宮之奇曰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大姦元惡食人不擇以滅同姓爲罪名而科其罰是猶責蛇之不能釋蛙也諸兒不得紀不足以表東海侂諸不得虞虢不足以

長西河故王室與桓而紀卒不免齊桓方有事于周室而晉若罔知壹志以吞領下之內如攫金者之見金而不見市故春秋不復責焉不復責而責之取其狎而已矣不復責而弗之責敦內治焉耳內治之無過則哀之特書曰紀侯大去其國哀之也內治之有過而足以亡則咎之特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移晉之罪以咎虞也既咎之而抑哀之再書曰晉人執虞公諱其亡而若禍在一人猶哀之也故充諸兒侂諸之志則周不能存而春秋亦無責以作矣周之所以存亡春秋之所以興廢莫危于紀虞之亡斯二滅者天下之大故也而暇與不仁之人治滅同姓之罪乎

春秋家說卷二下

四

衛殿以喪亡之餘志不及于天下一旦之忿忘其親而貧其土猶夫人也則亦可以親親之道責夫人也

文王之興免商諸侯于燬中事已亟矣乃其所及者南盡江漢之表而北不逾于虞芮豈東諸侯之猶觀望于從違而文王割置之莫收也哉懼夫以收之者捐之而以撫之者賊之也汝墳之詩曰父母孔邇惟邇也而後可以爲之父母江漢之表紂威之所不及也虞芮之北邇東紂力之所可加也爭孤豚于猛虎之吻幸而奪之而豚已斃矣拯之弗及無已而捐之則將重其禍而絕其歸故仁者不以愛成其不愛知者不以一得成其終失知量而已江黃之

事晉仲得之而桓公失之亦既皎然矣春秋紀江黃之會于前詳江黃之滅于後所以仲管仲之知而顯桓公之妄也夫以積強之楚一旦牽帥天下以與之爭于此焉豈有他哉所使者義所視者力而已義不可以勢益力不可以旁貸得不可以期諸非望望不可以託于弱小力有餘則無所藉矣力未有餘姑徐之而未晚也取給于不可恃以微旦夕之功甯有幸哉且力者非固強弱也精用之則強專用之則精暇用之則有餘選用之則不足故孰謂謝安爲不知兵者遣桓冲之援以孤寄之淝上之師專斯精示以暇則無遠也即無已而有所資以爲聲援如晉之資吳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牽于吳厚吳之亡而趙映惋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資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自解故陘亭之眾鴈行而不進資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非薄故陳鄭交譏而不受其歸師資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倚彼所肉視之江黃以爲雄故屈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叢也遺楚之輕解諸侯之心弛入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莫之能挽矣樂毅資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卽墨諸葛資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衰斜之屢出徒勞

春秋家說卷二下

五

焉可矣乃晉且未得志于楚而早牽于吳厚吳之亡而趙映惋恨于莫恤況江黃乎資江黃而中國之師恃江黃以自解故陘亭之眾鴈行而不進資江黃則意注于江黃而所以勸用中國者形其非薄故陳鄭交譏而不受其歸師資江黃則楚知中國之力莫能自壯而倚彼所肉視之江黃以爲雄故屈完得以其方城漢水傲齊之不能攻而齊終無以大得志于楚故用江黃者失之叢也遺楚之輕解諸侯之心弛入國之力以成乎江黃之亡而天下之勢遂莫之能挽矣樂毅資趙以破齊故燕無必得之威而折于卽墨諸葛資吳以伐魏故東師不振而衰斜之屢出徒勞

待非所待以失已知者弗爲也土門之兵不出而衰顏之脰舌濺血于常山朱仙之旅遽班而香盆之父老駢死于河汴動之已早而失人仁者弗忍也孤忠之士憤起遐方不揣而重用之懸之以必救之勢動之以相倚之情本無膠漆之心視其亡而固不能爲之奔命死者逋者狼狽以資敵人之笑于是而天下以義兵爲戒帖然從彼以反戈所固然矣傳者曰與是謀也何與哉

召陵之役齊之得志于楚未也楚亦元德之裔而周之封也甯殄滅之而後可以得志與雖然以齊爲得志于楚固未也王號未削莒黃之師旋起包茅之貢不以時修故穀

春秋家說卷十下

六

梁子曰以桓公之得志于楚爲已僅矣桓未得志于楚而春秋以已成之績紀之然則春秋之所求于楚者如是而止乎揚雄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春秋達時以知權謂齊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謂時者非謂當時諸侯之不能而桓僅能之爲愈也時之不能桓獨能之君子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尤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之僅能乎此也何言之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無繇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犯夏之惡則楚未繇而輯其兵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

周之賊也楚之犯夏鄭之禍也桓未能乎鄭而大不得于周則欲責其僭而周固願之責其犯夏而鄭不我徵焉今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暱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而先受不孝之名雖有友兄人誣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去我以黨于所誣則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爲之君以宰孔爲之相內有叔帶之構餌鄭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臂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礙而理不得伸豈待問哉僭王伐鄭之罪桓不可聲陞亭之下桓不可戰有詞不吐欲戰不能猶且取召陵之盟以全

春秋家說卷十下

七

中國之威故春秋以桓之得志于楚者爲可矣夫桓于此其勇于義與則尊王大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難哉雖然所惡于伯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忌君以養晦顧內以圖全者則豈不猶賢乎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以是爲賢于晉文也桓溫不忌其君西滅蜀而北伐燕如孫綽者猶將操清議以持其後況君子哉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則過矣請則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義過此也不請焉足矣而又假挾之以爲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固

將反晉焉胡屈完之獨不可耶故曰齊桓之時繼以傷周
惡鄭也揚雄之于此知言夫

貞白德不孤必有鄰爲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
之禍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嘗動
而遽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益否而有不期之咎
且卽以行于人倫表于大義終未正也則齊桓之哉世子
是已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
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爲子矣
世子出會而王忌其成聞鄭比楚以甚齊其于世子猶仇
讎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愛猷識理達職之所以亡元

春秋家說卷一下

八

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夫齊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
以匡彝倫爲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
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姦不可裁也漫令諫惠規
孔俾置帶而立鄭固將悍愎而不從夫是所謂慮德之孤
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
宰孔之邪不遏叔帶之惡不戢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之亂
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邪是
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
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愎忌舒王之怙寵而李泌脩
然一身居閒以弭大亂況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控大

扶小連軫視周亢大義以感惠王于廣廈之上宰孔攝叔
帶戰而何憂其不濟乎成乎鄭之不予則王亦可以不父
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
貳之叔帶終有挾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
之爲此也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
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
何爲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姦鄭伯之終心乎楚
而樂乘其隙是尤德之蔑裨也嗚呼化蔑裨而養嘉穀者
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後變也

春秋家說卷一下

九

位之是求倚齊以制其君父桓公歆于名之正事之成而
不恤理之逆勢之歆也故上激而惠王宰孔挾楚晉以蠱
鄭下濫而襄王終以不孝開內釁以幾傾其國桓公蓋未
幾而悔此矣甯母之會卻子華以懷鄭伯有鑒于周而後
管仲之言易從也葵邱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
殆以是戒襄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媚于襄
王而成宰孔之妬也故悔于己者無庸懲于人懲于己以
不重受子華則鄭爲之實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
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易曰
不遠復无祇悔君子之于過也有復而無悔悔不救敗是

以君子重謀其始也當桓公翼戴之始平以酌理順以循勢合諸侯之忱辭匡惠王之溺志命發王廷建鄭而遠帶則王情以平幸過不顯父子君臣取正于離容之下雖文王之請釋炮烙者不是過矣情乎桓之不及此也然而春秋厚誅鄭以伸桓而不正首止之責何也不以文王之道責桓公聖人之刑書也

卓之稱君正里克之爲卓臣也奚齊之稱君之子正里克之爲獻公臣也獻公卒克奔鄭未嘗一日立于二孺子之庭君臣之名胡爲定邪國人子奚齊克固無可不于國人君卓克固無可不君則君臣之名定矣名定則義正義正

春秋家說卷二十

十

則刑中是以正里克之弑而不得以出亡辭克之君卓惟國人之君之也克之子奚齊惟獻公之子之也有天下者受命于天有國者受命于王杜其國者受命其君故獻公之所子克不得而弗子也前乎奚齊之未立克爲獻公之臣矣後乎奚齊卓之已弑克猶爲晉之臣矣臣乎獻公而刃其子臣乎晉而戕其國之君臣則必受命焉受命則名不可釋名不可釋則刑不可追故目言其弑速卽刑而弗容貸也若夫卓則克固欲弗之君矣乃君者豈人臣之可或欲而或弗欲者邪克之于晉也爵位猶詔于國田里未收于野與事卓者比列而爲大夫晉所君克何能弗欲君

之邪如欲弗君則亦弗爲之臣遽瑗之得爲君子而賢于晏嬰惟其夫而已去則非臣入而弑則固臣也不潔其身以求假于君亂臣賊子誰則無辭而奚但克哉且夫克之安忍以弑二君推其心豈果以爲義之所必弑乎叛亡人而立之已居不貲之功以長有晉政而已方且欲長有晉政而何辭于爲晉臣也觀其辭曰不有廢也君胡以興而克之賊心見矣不道之臣不令之子惡莫大于聽爲之名而從其欲公子翬以惠公之志爲名曰隱非吾君也衛輒以王父之命爲名曰蒯聵非吾父也君子亟奪其名則氣不可以作故曰君之子曰其君名正而刑罰中矣故獻公

春秋家說卷二十

十一

之溺嬖不可以爲克分咎春秋業以殺其世子曰晉侯不待貶奚齊爲非子而絀卓爲非君也惠公之同惡相戕不可以爲克矜爲書曰殺其大夫以明晉侯之既以大夫酬克則不足以討克而非謂克之猶可冀也禍亂相仍之國殺之而不戢各正其名各服其事而不相蒙當其事者爲之主則賊有所歸而得所懲以是爲權衡而銖兩交得故曰非聖人莫能修春秋
末者本之所生非本之所必有也故曰物有本末非有末而無本亦非有本而卽有末互相爲有而各有其有也互相有故未常有末則治其本本治而末從各有其有故當

既有末尤嚴其末末之若敗尤甚于本也有種樹者于此
勸其根數加灌焉而日翦其莖葉以爲無足理也則豈
復有本哉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本治也昔里克弑
其君之子奚齊弑其君卓末治也治晉侯者一治而無可
再施之治矣治奚齊卓子之弑猶追源而罪晉侯以貨里
克是則墨胎亂次伯夷可以弗逃蒯瞶不孝衛輒可以稱
兵矣晉侯之殺嫡不父不君責其無人之心可也而必其
有里克之弑以爲不爽之報然則里克者天其假以致罰
于獻公乎里克奉天誅而可弗咎矣是孔子可假陽虎以
殺季斯亦可假季孫以逐僭八伯竊兩觀之魯君權倒于

春秋家說卷下

十一

下不極乎大亂而不止是故君子之已亂而教刑也當其
本之已凋則急救其末以息亂而漸向于治若其惟本是
圖本失則莫懲其後顧獎末之亂以勝本亂之所必有夫
安得堯爲君舜爲相而後施五品之教于天下也哉堯爲
君舜爲相本大治而末從則又無所事春秋之法矣子曰
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此之謂也

鄙召忽于匹婦登荷息于三忠則奚以若是其差邪荷息
以君命奉君召忽以己意置君也息有先君之命命之不
正君任之非息任之也故人道莫大于受命父子兄弟受
命于天夫婦之合受命于親朋友之交受命于道五品之

親莫不有所受命一受其命而不可改臣之戴嗣君也受
命于先君者也猶天命之爲父子親命之爲夫婦道命之
爲朋友也有所命而受之則爲性故曰天命之謂性制命
之原理所曰出莫非天矣非有所命則己無所受無所受
而以意置命焉逆天者也故人臣之惡莫大于以己意而
置君以己意而置君猶以己意而弑君也以己意而置君
亦將以己意而置父乎逆天置命于不祥以微功不得則
悻悻而死之匹婦之道矣故召忽之死疑諸荷息若螫之
與日也然則張世傑陸秀夫之立君亦無不可乎曰命無
所受以道制命若張陸者則可矣外有所甚偏而內無與

春秋家說卷下

十一

爭也無知受戮小白在莒糾在魯皆可君也申生見殺趙
文在外奚齊卓在內皆可君也桓既入而忽猶換糾以爭
與奚齊卓之固奉彌爾之命于是而別子糾死惠文不返
而齊晉不患無君外無壓境之敵內無必亡之恐爲人臣
者守正以奉君固一以命爲準均之無命則長幼序焉張
陸行權而召忽廢正不得以例相求矣制臣子之命者君
也必不可得于君父則制之者道也道原于天君命之安
其者道道即天也知君命之符于天可與通性命之實矣
審別于義以敘倫則外不失物內不失己里克朱襄不
此故交陷于惡人倫之敘莫大于受命臣受命于君朋友

受命于道受命于道不相爲命矣受命于君則否若之可
弼君之違伸于命之未受而屈于既受既受則不可弼君
命卽道矣故荀息戴不正而列于三忠而里克當弑君之
辟奚齊卓奪嫡者也公子昭之于無虧嫌于立而未有屬
者也乃晉獻之命可伸于荀息命之不正咎在命而不在
受命者也齊桓之命不可伸于宋襄朋友之義美則成之
惡則違之其生也忠告之其沒也革正之可正而不正則
立非所立咎在宋襄而不在齊桓春秋甚宋之伐齊閔齊
受伐而予救者以悼齊桓之無友蓋也里克以朋友之道
加之于君斯以坐無上之辟爲已階矣宋襄以君臣之義

春秋左傳卷下

論

施之于友則自處爲已賤也相爲友邦且將繼之以主中
國善不彌縫惡不匡救戴其亂命守以不違殛己之力敵
人之國窮兵構怨以從之不已賤乎賤里克而君臣之義
明惡宋襄而朋友之道正君子之明于人倫所繇異于野
人者惟其別而已矣故君子樂學夫春秋近而正遠而不
禦也
德不可以假仁不可以市孟子通論五伯爲假之已甚之
詞也假而猶成乎伯以維繫天下則天下之大諸侯卿大
夫之輩胥無有是非之心矣孟子固曰是非之心人皆有
之奚可掩哉伯者之于德仁駁也非盡假也駁與假之異

春秋左傳卷下

注

得失之繇也齊桓之定御說而宋戴以兩世定子申而魯
奉之以終身宋襄之勸子昭猶宋魯也孝公位定曾未踰
年而早合于楚以利宋伯之不成兵敗身傷猶興重師以
乘其敝是其施之同而報之異豈有他哉德非所得而仁
以市也于此觀之假德不威假仁不恩令齊桓而亦若是
也則亦安能久假而不露數于人邪陳蔡楚鄭之會于齊
齊志也春秋不曰齊人之會楚許齊之外宋也齊侯伐宋
圍緡討其不與于齊之盟也春秋不貶齊侯之僭以宋之
宐于伐也如宋者齊孝公倍其德而不以爲濫用楚師而
不以爲悖伐其敝而不以爲惜何也宋惟市齊以責償而
奪之伯儉人之德也苟從桓公之亂命而一如僕妾細人
之仁也假德者儉假仁者細故陳人請盟之辭曰無忘桓
公之德宋之爲惠于齊孝假而非有陳且知之而況于齊
乎故孟子曰五伯假之也以加之宋襄而後無所逃也
盟于齊齊楚合也盟于宋晉楚合也齊晉合楚而遂喪伯
則合于楚而二國敵矣且非徒其喪伯也楚得齊而蔑宋
得晉而窺周則齊晉合楚而天下裂矣故蘇軾春秋之天
下者莫甚于合楚陳爲合楚之詞曰無忘桓公之德宋爲
合楚之詞曰弭天下之兵爲之名者得矣嗚呼謹周之主
降魏桑維翰之主事遼秦檜之主講金亦孰不依附于義

以爲之名哉而美維續以逆天蒙譏景延廣覆以生事尸
咎張浚覆以喪師取尤故成天下之大害虧君人之大節
者莫劇于佞人陳彊鄭文宋向戌之惡不可勝誅矣君子
惡佞人而謹禍始于齊之盟首陳卑鄭于宋之盟地以宋
爲當辜而不可辭也生非義胡與立民非君胡與戴國非
自立胡與存繫義則曰貴愛其生監國則曰保全其民依
敵以偷安則曰慎保其國審此三者之爲邪說佞人遠矣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誠畏之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去

以責償于代伯而奪其諸侯陳以無忘桓公盡之而楚伴
聽命焉未見受楚之賢于走宋也故滅齊之罪以專其辟
于陳鄭盟于宋滅宋之爲首惡也宋無陳鄭之偏而裂中
國之伯統胡爲其滅之也晉之志先見于宋故向戌得使
其邪說平公之麻趙武之偷六卿之有竊心息肩于外僅
以專于內蝕彼向戌者因宋之腐而竊之非其特爲姦也
晉席世伯之勢無所詘于天下諸國之至宋者趙武先焉
冒恥宵征就楚而亟合則晉不得以宋爲罪之妾矣故滅
宋以甚晉非謂向戌之邪說降于陳穆也春秋折衷以議
刑者也有所滅以有所甚故罰不溢而惡無幸免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去

春秋書事實以顯善惡有欲避之而弗使避者有欲得之
而卽與之者執宋公以伐宋陳蔡鄭許曹之所不敢當也
而春秋必使與楚均之此欲避之而使弗避也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魯固以得請于楚爲己榮而侈宋公之釋
爲己功若曰宋不能自免夫五國者不能爲之釋而我能
釋也于是春秋如其意而繫之得此欲得之而卽與之者
也五國不敢當執盟主之名畏楚而不收辭其實心若可
惑而偷己甚非君子之所惑也則以惡被之魯固無釋宋
之實誘恍于楚以爲楚用而猶自以爲名偷己甚而尤賤
也則與之以名而益賤矣且夫楚充中之來也三尺之童
知其無如宋何也與之盟而執之譎暴已甚而威力亦殫
矣殺之則負大責于天下歸之抑無以自詫于諸侯視魯
之可爲居間假手獻捷以授之風冒得魯之請而聊以謝
魯則宋豈益屬楚威益全而中國之權益替夫魯卽無能
聲義以誰何而稱病不行置宋公于楚以窮其詐則楚且
謝宋之不遑而宋猶小號斯術也目夷用之于當時晉人
用之于韓之幾于謀用之于土木之狩彼且以加諸君父
而無嫌況友邦列辟禍不相延而義無喪己者乎滅辰之
知豈不逮此而爲兩者得當以媚楚且賣楚好以動友邦
也施施然曰吾會楚于薄以釋宋公而魯之恥蕩然矣僖

之中年見止于齊幾獲于邾魯從于楚殺人以苟說于晉
弱莫甚矣其君臣方枘然自大飾泮水廣門闕侈坻收張
英賡福其禍而功其敗以爲其盟皆斯術焉耳已故僖公
之賢不知其無賢滅辰之知不如其無知

狂以動于惡愆而棄夫善皆君子之所絕故吳楚僭號杞
淪夷情異而罪同春秋兩狄之其科一也狂以動于惡不
知惡之分際者也愆而棄夫善無其善之津梁者也王者
之法宥不識赦愆恩則何爲于此而無貸詞不知惡之分
際有冥行者矣有妄以爲的而志之者矣妄以爲的而志
之則知其分際而惡愈不止故七國自王以裂封建不終

春秋家說卷一下

太

于不知也而吳楚之狂實開之先無其善之津梁有姑廢
而待之者矣有利用其敝而以自利者矣利用其敝而以
自利則浸有其津梁而亦不爲故趙之胡服騎射秦之燔
書滅禮非其力不足也而祀之德早啓其端夫不爲惡者
不恃知其惡誠不可爲而已勉爲善者非有待于可爲誠
必爲而已誠之者人之道也人道廢則君子變有其變者
斯有孔怒施之大罰而弗之矜以爲非是而人道莫與立
也

王猛敬王之難始末具者魯與知也襄王出居于鄭不紀
其入者魯弗與也聖人所微乎臣子不以己爲則而因之

以爲量不以己所至極而責人以功故易簡而易從不以
非其量之及而蔽人以罪則當罪者無可爲辭是故力有
所可竭時有所可爲人有所可望非是三者無責耳矣昭
公之末折于楚屈于吳辱于晉制于齊力之愆也君失守

國失主時之窮也君有國而不能保臣有君而不能事人
之偷也王室之亂與聞其事而無忘姑亦可矣來告則書
而弗削不能必有功也僖公據全盛之國臣民聽令臧辰
執政亦既知官守之當奔問矣忽然置天王于汜水之上
臣子之義已絕也但書天王之出而不存其入明魯之絕
于周春秋所以絕魯也魯于周爲大宗受夾輔之命莊公

春秋家說卷一下

元

棄惠王以俾之齊而魯遂役齊僖公棄襄王以俾之晉而
魯遂役晉遺大義委大權蔑大法自貽之弱不可植矣故
夫不忠不孝而欲免于人役者未之有也具臣虧國而制
于宦寺逆子忘親而制于悍妻豈有爽哉

誦正相背而用有殊施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也亦正
可以免咎亦可以集功春秋之所爲與齊桓也正以集功
則雖咎而猶非其咎正以集功而功有不集則功或墮或
集因乎時矣齊桓之奉襄王咎矣猶非咎也其收功于楚
也幸其非晉文之時也而功亦僅矣用之君父者正用之
寇讎者誦斯無大咎而有顯功然而古今之能爾者鮮矣

何也謫正者相背者也一游其神知于謫則肯熟熟而志氣捷復能釋其不可施謫者而歸以正雖強有力者不給故晉文之謫用之楚者謫用之天子者亦謫功大集而晉卒不免也雖然以道制心則謫無往而可用以心制道則用之君父者正用之寇讎者謫亦何病哉且夫晉文之以謫用于楚而亦何礙正用之于王然而不能者非不給也則亦晉文之迷于制也晉文即無往不正而于楚固不容不謫不容不謫僅用之楚以救中夏奚必志氣盈捷肯縻習串欲罷而不能邪蓋晉文之時非齊桓之時齊桓可以正治楚而晉不能矣桓之與中國相為信從者三十年而始有事于楚晉文遭家不造僅以存立立而即有事于楚者四年焉耳勢不成威不伸信不結上無召虞賜命之寵下無存三亡國之功夕與為敵而旦挾一義是襲義也宋襄之所為喪師而辱身也故晉文之不可以正兵臨楚者時也乃此以為說則抑或晉文之欲速成也胡不師桓之從容而必遽耶年即遲莫而創業垂統強為善以俟子孫功之成否惟天所授焉可矣而抑非也今之楚非昔之楚也桓之起也八年而楚始一犯鄭又十二年而楚始再犯鄭兵五加鄭而一未得志自鄭以外無楚塵也桓乃防之于事早慮之于幾先如撲火于未炎而可不失其度也齊

桓卒楚預強執盟主暴中國東得齊魯北得曹衛南得陳蔡鄭許而僅爭一宋也宋下則無中國矣乃使晉人侯之三十年之後待天下之合而以正兵臨之三川夷九鼎出不復有周而詎有晉哉故晉文之謫楚以收一戰之功可無咎也知其無咎而惟用之宜則知過此以往不可加于友邦循此以上不可施于君父謫之用亦何與正而相背哉何也□□之于□□職之而不為不仁奪之而不為不義給之而不為不信非我類者不入我倫川流用殊亦何礙于大正之施其不至乘此故心循為熟路以加之于君父亦明矣子曰晉文公謫而不正謫可諒也不正不可原也謂其君臣父子夫婦友邦之間橫咎為已至矣攜曹衛激得臣取必一勝以免天下于夷又何病焉王者修德伯者修刑德不厚不足以王刑不審不足以伯惟王者無慝伯者不能無慝者也不能無慝而人亦服刑審故簡有慝于己刑人抑不以其罪則必底于敗宋襄公之于曹滕是已晉文之伐曹衛其刑審矣齊伯之衰宋伯之債楚之橫中國之遺罪莫有甚于二國者也奚以明其然耶鄭之觀楚力屈也齊之盟楚給于陳也陳蔡鄭許之從于圍宋楚盛兵北向徑四國而脅與偕行欲無從而不能也曹衛之于楚幸而得宋以為之蔽無所毒矣乃宋為

北諸侯破而曹衛方內潰以應楚斷宋北援而扼之以必亡審于刑者竊罪之所首坐非二國之歸而孰歸耶元征曰魯從罔治以勢矜也梓材曰殺人歷人以情坐也曹衛故惡人而不與魯從同科矣楚惟得二國以爲藏匿資給之主相與知情而爲之經幹乃以東不畏齊西不畏晉取必于宋而無孤軍懸綴之憂是故熊羆已知不敵而得臣不爲旋師有恃故也始白宋襄之圍曹也威不伸而但取怨故孟之會曹實構楚以逞其怨填玷之上挾駟戾以干羣侯而無忌者此曹與楚之成言也衛侯鄭之不揣也薄收于莒魯而遽興怨于齊自顧非敵而倚楚以亢故先

春秋左傳卷下

主

保楚以殘宋宋亡則楚兵夕移于齊此衛與楚之成謀也曹利報宋衛利報齊楚利吞宋而東懼齊西懼晉曹者齊援宋之西道也衛者晉援宋之東道也則使曹制齊衛阻晉乃以懸軍蹙宋而無憂曹利亡宋者也開宋之深而護楚之已勤則不毀曹而宋必亡衛挾楚疑立乎宋後拒晉師之東離齊晉之合以同曹而替宋則不毀衛而曹不可下齊不可收故二國者潰中國以益楚裂天下而滅宗周之魁也是故得臣所必得者宋而其爲二國請也則不惜釋宋以新免逮乎楚師敗楚于還得臣死而衛侯且走楚以爲他日之圖是二國以楚爲腹心楚以二國爲羽翼陳

蔡鄭許猶其爲腹下之菑矣專曹衛而釋從于圍宋之諸侯是以知晉侯之修刑審也楚之不倍曹衛以圖宋者齊用江黃之故智爾曹以塞齊曹衛以塞晉晉不能改轍于南河則宋傲于楚久矣衛之力驚于陳蔡鄭許者遠矣其心狠其力驚豈若彼四國者爲附羶之蟻而易散哉春秋無中事而再言者再言晉侯難詞也大詞也難之故弗略之大之故不以遂事書之明乎心跡之重輕以立功罪之準夫然後可與議天下之大法

春秋左傳卷下

主

致死于宋繇斯度之曹之足以亡宋而曹毀則宋存審矣故春秋自言晉侯以顯其獨斷之精特起變例而書曰界賤曹伯如一物之相餉而絕之于人倫之外也傳曰曹伯羸者其失言矣曹羸以力而悍以心滅天下以得志于宋靡不爲也居閒以制晉楚之勝負無所讓也曹伯入宋而楚固不敢惡其威得臣不敢終其忿于是而晉侯之力始堅故所惡于遠者不審其罪而亟加之酷也曹峙于宋東衛峙于宋北而宋固急曹伯執衛侯奔而宋固解急奪其所恃而楚之君臣先不保而圖于穴則遠者非其暴所惡于謀者開天下而亂之也置曹衛于腹心則以疑天下睽

齊秦孤宋而導楚以狂曹伯執衛侯奔而中國之亂如紐散而紛皆理則謀者非其誦藉其不然內患未除歸途不夷東無以收齊而西梗河北太行之道將使輜車束馬爭死生之命于宋城之下是荀林父之掬指于郟也舍包藏禍心之曹衛抑問罪于荀從之陳蔡鄭許既無以伐謀而示拙于勦敵亦且深入南國無齊宋以相援申息之師當其前周宋之旅當其後曹衛肥河而絕其歸自亡亡宋以亡天下在此役矣說春秋者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亦謂夫義正而害自遠道明而功固不可敗也執一結楚亡宋之匹夫以伸其罪于宋諒何有于不正而

春秋家說卷十

新

與道相背馳乎夫豈不利而害無功而敗者之乃得爲道說也以此爲教功利之士乃以誦道義之適足以亡是與于不仁之甚而詐力益昌矣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非爲其制楚者言也義不可以勢取而勢逆則義墮力不可以旁求而旁撓則力屈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以成義也故晉不得齊秦則不可與楚戰晉之得秦固得之矣若其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且齊猶是伯國之餘而不相下也東西懸絕而曹衛哽其中衛尤難諸侯之戍者以遏塞其聲問晉卽閒道以馳一介之命于齊而齊必弗信況其烏道

已絕而辟禦不通邪故破衛之塞而後齊師可下援齊以堅秦而後秦人不孤定其交者必爲之安其身君子之所尚也且晉之于齊交之無素結之無因往者葵邱之會中道回轅而齊且西怨矣一旦而收契闊之齊託以生死之命夫何以哉智取力脅則先逢其怒詞卑幣厚則祇召其辱是故收齊之心以定一旦之交非去其甚惡而平其深怨宋之動也夫衛者齊所再造之國也桓尸未寒遽倚夫瑣瑣嬖亞之則蠻收莒黨魯無故而兵加齊境揆情則不仁度理則不義齊之仇衛義所得仇明王之所不禁也敏孟之盟晉方厚結齊以有事于楚遽納其讎賊而強之同

春秋家說卷十

三

歎此齊魯之不能得諸鄰莒者而新起之晉其能以加諸積盛之齊乎故責晉以不受衛請非知勢者也勢有逆順義有從違勢之所順義之所安也逆情理以受衛而抑齊之所可仇者以從其姑息之愛抑非知義者也謀莫大于收齊以堅秦知莫審于卻衛以結齊義莫大于拒逆以撫順權莫大于定中國之交以毀夷狄之黨益以知再起晉侯之文以冠伐衛大晉侯之伐也春秋有一國之辭有天下之辭因魯史以立文故有一國之辭其事則齊桓晉文桓文之事天下之事也而春秋以立天子之事故有天下之辭一國之辭殊稀于他國以伸

尊親則其辭隱天下之辭立天子之義任齊晉之功則魯與德治而其辭無隱隱桓桓之見獄哀養之受討殺牙廢父之服則內地之失君行之辱一國之禍福善敗也可以伸其尊親者也故諱乾時之戰以敗齊桓之伯者也公子買成衛以尼晉文之伯者也魯受其轅則福以天下魯當其敗則善在天下不可伸其尊親以廢天下之事者也故不諱乾時之書師敗績外詞也大齊敗魯之功也公子買之書不卒成幸詞也幸買之不卒成以成晉功而甚其刺也魯之成衛非徒爲衛成也受命于楚扼晉于河山之間以坐取宋而移禍于齊也買卒成則晉人出山之師非失

春秋家說卷下

宋

據以授楚禽于宋則胸縮西返而事不成矣晉師不出宋圍不解齊且爲號魯衛且爲虞周失東國而坐斃于楚則買成不卒魯魯惡墮衛惡散楚交釋宋困成晉功安百餘年之天下以免民于左衽其既福善敗之樞機亦大矣故曰春秋大子之事非徒魯史也

仁非博愛之謂也微言絕大義隱以博愛言仁而儒亂于墨墨氏之仁婦姑之仁也于是而宋鉏惠施之徒術之而爲止攻善救之說以狐媚愚氓而益其亂說春秋者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安得此墨之說辭而重稱之哉夫救之與攻有異名無異實黨其所同則伐其所異得失因

乎曲直而不繫乎主客也故論救者之曲直以所救者爲案論所救者之善惡以救之者爲證夫然後義立而仁不妄置所救者之曲直而俱謂宜救是救曲之賢于攻曲也譬諸畜牛得虎虎憊而過牛以全虎有人之心者所不爲也置救者之善惡而但得救之則榮是許惡人之怙惡爲黨也譬諸父答其子悍隸奪杖以擊其父而以廢子之得助有人之心者所不許也無人之心不仁之尤者也故以兵救曲罪坐救者見救于惡罪坐所救無妄救斯無妄攻君子之仁所繇異于墨釋也春秋書晉侯伐衛楚人救衛而衛黨楚以病中國之罪定矣衛罪定而晉侯之伐不亦

春秋家說卷下

宋

宜乎愛產目拒盜食以厲命石敬瑭怙契丹以篡唐觀其所與爲徒者而貞士惡人之辨懸絕于天壤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爲不仁者之所好視諸仁者之所惡而尤惡也

權衡之設可以審大可以審小可以程重可以程輕物之貴賤人之知愚蔑不用也以等一切以度一物蔑不準也今有權衡于此鈞石用之而効錄棄用之而差以程金玉則審以程制亮則迷用于君子則底于平用于小人則任其素無爲貴此權衡矣王通曰春秋王道之權衡謂此焉耳以程天下而準以程一國而準以程萬世而有通義以

程一時而有適用中國賢主以開其大治□□□□以救其凶危大而不疏互成而不相悖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仁之博義之貞也春秋之于楚貶之無餘而進之不遠立天下之權衡也其殺得臣宜申公子側也與中國同辭而無異精一事之謹衡也為天下言則楚君之淫刑楚臣之自斃中國之幸也為楚言則君臣之道喪刑殺之法淫亦人道之憂也□□□□而中國之利伸此不待權衡而審也既為君臣則不可以無道既有刑殺則不可以無法□□□□無能掄也此非權衡而莫辨也且夫□□□□□□□□□□恃我之貞勝而不恃彼之召亡則權重

春秋家說卷下

天

于己而無微幸之心業已為惡人而又加之暴□□□□而又益之亂則舜倫益殺塗炭益甚生人之禍益烈固君子之所重聞也聞之重則姑從其末就一事而程其失救已甚之禍以仁天下而不悖于古今之通義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非精義其孰能與于斯

春秋家說卷下

天

之所自生則衛侯當之結昏非類以逞怨于齊而斃宋毀中國以崇楚貶晉伯之成而疾視宗周之裂事地國危且猶走楚以圖復逞如是者伐之而非暴執之而非虐廢之而國固非其國或代之而代者立若無罪矣故賢人之位此則必舉禍本以蔽罪于衛侯罪蔽于衛侯而叔武元咥之罪以釋武咥之罪釋而許弟以奪兄假臣以訟君方治其亂而益之亂不如其無治也此無他以一心之梗概統好惡而專之一也乃春秋之法則不然伸其法于本不廢其治于末曲者之固曲也不廢夫曲者之自有直也故君薨而嗣君稱子不忍死其君而遽代之文也君存而立者稱子繫之死君之詞以其有死君之心踐土之盟子叔武所以治叔武之忍也衛侯殺叔武不見于經雖衛侯之治武也君失國介弟冢子攝不泯其社稷而經營以復君義也故獻帝奪而昭烈興晉懸俘而元帝紹宋欽虜而高宗繼則宗社繇之以不泯惠公獲而子圍貳宋襄執而目夷守裕陵狩而景泰嗣則故君因之以復歸葬代其立者乘于不得已而誓不與所仇者相比以安其位則可以自獻于出君而無嫌叔武之受盟于晉列諸戰誓也雖魯申而冠蔡甲午之上儼然不復有衛侯矣無衛侯而與晉耿比于晉以錮衛侯叔之心成乎冀而希冀其兄之不返豈過

夫曰夷子罔之心哉以成乎篡非社稷之爲憂也希冀其君兄之不返而人理絕矣衛侯卽獲罪于天下抑豈宜得此于叔武乎立天下之大綱則細衛侯以表華夷之防救一國之民彝則伸衛侯以正攘竊之法洗一成之好惡因變而各法之則已亂而不益亂本末相扶屈伸相濟大無奪小義不妨恩施之天下而準施之一國而準曲成萬物不遺嗚呼此春秋之所以藏于密也

君子之治惡也窮其惡其抑詐也弗窮其詐故君子之道大矣道之大者治之斬乎治抑之斬乎止不一以得情爲喜也亂臣賊子惡無所憚春秋目言其惡以窮之大勇之

春秋家說卷下

辛

無撓也晉文公懷諸詐以奉周春秋略其詐而不窮大知之不眩也乳虎狂兇之奔非大聲疾呼以警眾則莫之或治蜂蠆之懷毒過乎前而如弗有則一與螻蛄均也無能螫矣故春秋紀踐土之盟如諸侯之自盟溫之會如諸侯之自會無殊乎春秋之屢相約也公觀于王所如王之偶至其所不言其自來王狩于河陽如王之自狩不言其所事無殊乎盛世王者之自爲巡省也于是乎晉文之矯猶輓動之營于幽巖而人固可弗之察矣夫晉之召王謀之祕出之力甚矣乃王之營非以是替也晉卽不召王而幾固爲寄位之王也晉伯之成非以召王而成也大者終不

能以改步小者諸侯固已蟻附卽弗召王而晉已伯矣故晉文之譎入于君子之心目猶蝶蚓然無能爲螫也故君子之道大矣而小人之術陋矣曹操之破袁紹非取給于漢獻之虛名字文淵之挫高歡非憑藉于拓拔之餘焰無文王服事之誠而陽尊之陰侮之多其術以搖蕩天下者皆徒爾也徒爾者君子如無聞焉如無見焉豈屑屑然與競婦姑之知而矜鉤距之得情哉

惡之尤者則目言之王之殺佞夫鄭之克段晉之殺申生宋之殺痤是也衛侯殺武而而不書故知許衛侯之殺也許衛侯之殺武不許鄭伯之克段段未篡也未成乎篡可

春秋家說卷下

辛

以全恩已成乎篡可以伸義故兄弟父子之間莫大于先造逆節而罪坐爲主矣段之偪武之篡皆有挾焉而所挾者別段挾母以偏兄弟之志可伸者也而寤生爲忍武挾晉以篡君晉之志不可厭者也而叔武爲賊允矣叔武懲衛侯之失攝國以守下晉以請復其君正也懼宗社之亡立乎其位亢晉而讎之猶之可也挾奸于晉受晉命以立幸兄之不返而竊國焉人理滅矣且衛侯之失國亦謀國之不臧而非若太康之從欲厲王之播虐也外得罪于伯國而內無大咎于先君其君若臣共謀一國而託之不固謀之旣敗專委罪于一人爲臣子者方賣主外市挾仇敵

以奪其位武之逆百于段而姦倍于象雖有仁人不能爲之庇矣藉舜之處此也則如之何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正于此焉宜矣不取殺弟之惡加之不能如舜之衛侯無求備也義重于討賊故于討之者無求備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懼以此夫

武稱子而沒其殺武當罪也瑕稱公子而目其殺瑕不當罪也稱公子者瑕之未嘗君審矣繫乎元咺而言及者咺貴而瑕賤制在咺而不在瑕咺累及乎瑕也瑕不當罪則衛侯惡矣以死君之詞稱乎生君之代知武之成乎篡也然則握髮之喜讓國之名元咺訟君之飾辭而傳者徇之

春秋家說卷一

聖

也瑕附咺後而不改其公子知瑕之未立乎其位也然則元咺立瑕之說衛侯殺瑕之經辭而傳者徇之也衛之君臣其亂滋深免于惡者其惟瑕乎故無能已亂姑勿自亂也無能遠害姑勿微利也太上知亂替治日之權寵以自抑其次不與于亂守治日之名位以自安最下利亂乘君父之不幸以自幸上假光復之名下希攤戴之功賈復諸葛亮劉琨崔圓之不能免乎此而三代以下君臣父子之倫以恤況武之挾仇讎以攘君父者乎執義回天臣主相挽維以圖存上不啓君父之怨下不授亂臣以名者非有他也遠其利而已矣屋漏在上知之下稍有低回于利

之心而咎不能辭矣故令景泰不徇王文之邪說于謙不受宮保之虛榮安之以無有亂之心不浮于所得者以自崇則死不足以爲憂加之惡名而不足以爲辱大過之上曰滅頂之凶不可咎也公子瑕之死見哀于春秋衛侯雖欲被之惡名不可得已惜哉于謙之不講于此也

細人以好惡從欲誠人以好惡從氣獨行之士以好惡從志君子以好惡從道從道者不因惡此而好彼不因惡而獎惡人以同惡故衛侯之卽楚非見逐而以奔書絕之于衛也絕衛侯于衛武疑于可君矣而稱子以甚之則尤不許武之立也衛侯之復歸而名重絕其決楚也挾楚則重

春秋家說卷一

聖

絕之援晉者疑無罪矣元咺歸亦以自晉書而絕之尤不許咺之挾晉以元君也咺挾晉以元君受不臣之誅矣則疑可許衛侯之殺咺矣而咺之殺稱大夫不與樂盈同科固不許衛侯之殺咺也夫然故屈以立好惡之權衡而彝倫皆敘不許國君以卽夷不許其臣子以干君不許其弟之忍于其兄不許其君之不自反而淫刑以逞亂人可怒而有弗怒自我治之而不聽其相爲治惟其道焉耳道斯平平斯至至斯不滯不滯斯不測不測之謂神故天下莫神于道循理而不矜志也動以正者失而弗失非無失也失而有不失者固無喪也

動以不正者得而失之其得也捷而其失也烈矣齊之用
江黃無戚于楚失也用而不用則失之于楚而無喪于江
黃江黃不與齊爲功亦無能挾去晉以制齊也晉之用秦
一戰勝楚得也用之楚也得而用之鄭也失其得也僂得
之其失也永畏之矣故晉遂自是而終有秦難夫以介在
戎狄之國俗悍兵彊君好陰謀士誇戰勦吾之廢興方視
彼之德怨而可挾以周旋踴躍而無忌者乎以必不可保
之秦豈晉獨不之察乃迷復以凶十年不反則惟貪于權
利之心莫之輯也晉文雖諱灼見而或焚之矣是何也動
不以正則非潰乎失以漸得而不可爲功也春秋書晉人

秦人圍鄭而晉數用盟秦履險不戒之失著矣履之象曰履虎尾不咥人剛得中則不咥矣六三之象曰武人爲于大君悅以近剛進而不反授虎以咥而幸虎之馴眇之觀跛之履明窮而行黷矣且夫鄭之不訓無能爲晉大患而右介王都爲秦東道之吭晉有求于鄭旣挾王命合友邦而謀之卽自以其師加諸其城下夫亦何憚于志之不得乃持之已固必欲大逞于一旦啓秦東窺之逕以從其欲則鄭失險周失防山東失勢而晉之所控扶以成其伯者皆授諸秦人之手不三年而秦且謀并鄭以東矣向無先軫之致死以救其潰則包三川腹周室以東制淮岱者不

待甘茂宣陽之役也是故工于利者利必去之重用人者人必圖之毀其防者防終不可立也虞之以亡于晉而晉復用之豈其誦不足以此哉故善制勝者不以謀謀不恤險危道也

受伐而盟有乞盟之恥伐人而盟之乞盟者恥而盟者競矣衛人侵狄因以盟狄于是乎終春秋之世而衛無狄患盟不地于狄也于狄而衛恥免矣我以知春秋之許衛也乘人之亂師臨其境脅以與講譏謀也譏謀而許之狄之于我非類也而又被其毒以幾亡若此者而弗譏之是宋襄公之于楚矣故□□□□脅之不爲不忠乘之不爲不義迫以凌之不爲不仁□□□□也伏義氏作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離明也明于其義是故□□□□□□□□□□□□□□□□豈與夫釋氏之冥行有所忍辱無辱不忍有所護生無生不護者哉衛見圍于狄遷以避之方易歲而天奪狄衷以有內亂可以有脅而弗之脅姑且待而衛又制于狄矣他日且求城下之盟而不得乘而盟之惟其速而已矣然則胡不卒殄狄而猶許之盟衛未可以得志于狄也新造之都人無甯志內因晉難力屈外圖問其難以息難衛之所得于狄者止此矣可得于狄者止此猶侵而旋盟之靖百年之亂于一舉其視

寇準通謂之敵爲功大矣而曾何渾城平涼之足憂

穀梁子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君子之道不以一售

絕一人不以一人累一國□□□□非其一行之□其所

繇來者胥□也非其君之獨□臣與民之胥□也秦之謀

鄭而詐爲有狄心雖然春秋諸侯之不嗜利啓疆懷讓

忘親者鮮矣衛嬖以施于同姓而僅名秦任好以施于交

相詐之鄭未成而遽斥以狄從其一皆累及終身治在一

人累乎通國春秋無此法也且夫狄吳楚者不僅狄以其

惡也荆之聘吳之會善猶狄焉則因其狄而狄之非一青

之累審矣故春秋之法爲宗周存大統焉爲帝王存封建

焉爲友邦存疆守焉爲生民存人道焉危乎其欲固之也

懲乎其惟恐傷之也秦之利晉喪而蔑其伯圖并鄭以啓

東國豈徒其貪詐之有狄心哉是伯之所繇成墮周之所

繇存亡封建之所繇興廢世會之所繇升降也藉其得志

則嬴政之禍早見于任好矣內中國則破中國者□也存

宗周則偏宗周者□也紀伯事以綴帝王之封建則與伯

爲敵以毀伯者□也以此狄吳楚則以此狄吳其義一矣

故曰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先此而未嘗有圖東夏之心

也乃若此者其君臣之邪謀而胡以累乎通國邪秦之俗

戎其來舊矣安其居仍其俗弗延及于中夏授之初服而

春秋家說卷一下

秦

不軍聊以緩之也漸欲并中夏而主之則固不受化而且

以其俗延及于中夏君子憂之深矣夫任好之伯西戎之

伯也其俗戎所伯者戎則其挾以躡入乎中國役夏之民

亂夏之族破夏之疆理以施戎政蔑夏之矩度以從戎習

斂夏之金粟以食戎人斬五帝三王眾建之邦夷元德顯

功之裔爲編氓而寵戎人以居其上皆自此起矣故吳王

則中國化于島夷楚王則中國化于南蠻秦擅天下則中

國化于西戎以其主戎者主天下而天下戎故穀梁子曰

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爲狄自殺之戰始也秦

狄而晉之罪不可黃矣率之伐楚義也率之伐鄭以啓東

國之禍不得已而始敗之狐偃猶曰未報其施嗚呼此桑

維翰所以貽千年之禍而讓者且伸偃以細軫也邪說珍

行而人紀裂矣悲夫

春秋家說卷一下

秦

春秋家說卷一下終

通春秋之文以知其義常事之大者以筆爲貶則削者之無譏可知也以削爲貶則筆者之無譏可知也昏祀蒐狩失正則書故知不書者之得正公卽位有故則不書故知書者之得正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正也所以正者周道然也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殷禮也殷尙質質從乎情周尙文文從乎理然而質有廢文文無廢質故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後世言禮者有大患焉患夫議與任者各挾所

春秋家說卷二

一

值而不相成也議者不值乎任推情以求至而不知情之固有其理任者迫於所值審理而未得其安乃不知理之不遠乎情故崇殷禮者挾總己之說賁嗣子以其情將欲使曠年無君開姦邪以窺大位曰必爾以終三年之愛而後人子之情至乃以議之則無與瑕之而固不可行矣於是任者乘其所不可以非之曰三年之喪非今之能行者也夫然而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將遂稅衰麻弛過密錦衣玉食軒縣份舞若非是而曠天工者然嗚呼此禮之所自亡不相爲成者賊之也疏衰之服軒弔之食自庶人達於天子禮也踰年改元覯服以告廟臨

春秋家說卷二上

二

羣臣小事從其司大事決於喪次禮也踰年卽位從其文而不廢質服喪三年從其質而不害文故從殷之質未備乎周之文而從周之文不廢殷質則挾天位之重以爲名使人欲之私以爲實者其邪說不得立矣食旨不甘故弗食聞樂不樂故勿聞居處不安故勿居君子之居喪若是焉耳矣天之所命親之所昇臣民之所待以制其亂以保其危戰戰栗栗無疆惟恤豈食稻衣錦有可樂而生其忍者比哉故衰絰可以臨塋室可以議含痛隱憂而不相爲妨負荷克家而以終乃事若此者亦既與喪紀相成而不悖矣則何疑邪或有疑者卽位之覯焉爾夫疏衰之三

伐晉其忿不思難不悔禍之咎未之掩矣衛之不能敵
晉勢也君子非獎勢者也衛之不得亢晉義也君子不獎
非義者也伐而相報亢如其敵君子所以咎衛而獎晉矣
三代之有伯猶後世之有黨也有伯而天子下替有黨而
公論下移故伯之與黨治世之所謂害也然夏之昆吾商
之彭韋周之齊晉終以救三代之崩亡漢之李杜唐之裴
李元祐之雒蜀萬麻之東林終以存上民之綱紀伯竭其
力黨竭其死僅與天下爭而匪人者恆起而敗之故君子
惡之深焉暴秦不欲天下之有伯乃重削子弟大臣之權
而獨操之是以匹夫稱兵而天子束手則是以操之者散

春秋家說卷二

三

之也元不欲使臣下之有黨乃任文法斥議論廢臺諫以
束之是以百官互蔽而天下蒙毒則是以束之者弛之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然則亢桓文而敵之以敗其事
者君子之所惡審矣君子之以獎伯而伸黨人也治衰世
之大義也豈但其勢然乎哉

幸人之陷於惡以爲之名而制之小人以之開君子小人
之恆也幸小人之稔於惡以操其慙而利所欲則君子行
而小人心矣且夫所惡於夷狄者唯其嗜利滅義安忍賊
仁禽行獸鬪而不知君父耳故夫夷狄之未若此也君子
猶將惡之爲其足以爲此而不難也乃旣已成於大慙矣

則君子之怵惕奮怒思以伸天之所必討豈曰黷惡已盈
而利在我哉春秋書楚商臣之弑顏與蔡般之弑固無異
詞無異治也斯以爲仁之誠義之充持君子之道以正天
下而無有幸也恃我之仁而不恃彼之賊仁恃我之義而
不恃彼之滅義仁之誠義之充則夫滅仁滅義之介乎前
如大川之受藏疾流而去之無所留也如利刃之加物悉
割而刺之不容擇而聽其自壞也知弑父與君之爲大慙
痛心疾首而忍以爲幸也乎西北之謀臣不知此義幸俺
荅父子祖孫之淫亂以持其長短而竊以自安樂道其醜
而惟恐不然以此謀國不亡胡待焉故不知春秋之義雖

春秋家說卷二

四

以救敗亡而不給況其大焉者乎

天下無恆治人無恆亂人時乎亂者斯亂之所歸也故君
子無恆于人無恆奪人亂則奪之奪其成乎亂也將欲奪
之則必詳之詳其所爲亂旣已彰著而後奪之以斥而不
復予是以春秋始詳楚晉文已前亂在楚也當文公之代
尤詳秦晉襄以來亂在秦也方是時王室苟安齊宋荀睦
楚內潰而力不及中國陳鄭蔡許苟免收西周之故地西
吞戎南結楚以敗晉之伯而覬爭中國者秦而已矣晉襄
在位十有三年而秦晉之兵爭也八春秋舉之無遺詞乃
以使秦之爲亂人昭著而無所掩於是而爵晉侯以大之

秋秦以擯之河曲以後秦之所有事者不數見於春秋置之於裔夷而弗與治矣秦非恆亂人也潰晉以潰天下欲雖未逞而志已極也故治亂者因時懲亂者因志撥亂世反之正弗操一恆好惡以有所固必君子之義所以周旋而不窮

詩治已亂者也楚僭王而秦猶未也故擯楚而錄秦風春秋治未亂者也亂未成乎名而已成乎事亂之歸矣故秦繼楚而受誅書議道於朝廷者也春秋諸侯侈外國忘內治而秦有悔過之誓故秦與魯列而踰周春秋救法於邦國者也宋衛陳蔡之屬雖有惡適以自敝不及於天下

春秋家說卷二上

五

而秦禍中於中國故列國之貶削有平詞而夷秦於吳越迨其後無衣之賦秦以卻吳全楚大有事矣而春秋畧之不施褒貶俾從乎夷狄相攻不志之例則楚猶內而秦益外矣春秋無恆子奪六經無恆進退故學者不可以不知權

秦定晉文施及襄而有千乘襄之讎秦不遺餘力春秋無貶詞不與秦之爲惠於晉也秦不得惠晉固不得報故夫以背惠責晉襄者不足與於春秋之旨矣戴天子承先君君一國以屏王室義不可得而懷惠懷惠者小人之舍義趨利背公而死黨者也況乎殺焉介戎狄而生其怙晉之

春秋家說卷二上

六

心始以惠餌終以惠挾將蔑友邦而替王室者哉臣懷惠則遺其君子懷惠則後其親惠如生我則人皆父惠如爵我則人皆君君父之惠不逮路人將路人其君父而莫恤也故曰小人懷惠賊仁賊義晉此焉成之矣且夫秦之爲惠於晉以收晉也晉文欲於利用其所餌以虐殺子圍而得國以義言之秦故晉文之蠱也若襄公者廢秦之私恩以伸天下之公義夫豈不可哉突厥以惠收唐契丹以惠收晉墮其餌中而弗受其斃者鮮矣渭上之師僅救其危桑維翰之謀不瘳其敗悟之速則徙義而支於已壞迷之不及則力爲之撫而以自亡舍日星之大義顧媚媚之末光則豈不悲夫使晉襄者顧其援立之恩上不恤王室中不恤伯業下不恤友邦患殺之師引彭衛之咎廢取汪圖祁之役以惟秦命其不與童賈孟瑛貪餌以喪天下者幾何哉序四國之連兵仲伯討也爵晉侯之伐秦顧伯功也春秋之所以大晉襄者漸先君之垢以自免於小人也禮讓自下成之於上大事於太廟躋僖公成其惡於文公也惡開於臧辰而成之於公不分惡於下也故有國者議道莫審於辨茲茲者道之賊也辨茲之道以言爲類不以言爲質考其初終揆其從違察其所自歆發其所必護而益無所容矣故夫臧辰之以尊禍盛文公非徒然也辰之

所欲附信以為功辰之所護細則以逃罪益辰者莊之末年已執魯政般閔再弑叔仲再逆推國之存亡於年少位卑之季友浮沈於逆亂之廷而不舍其位則其初終從違之際不可揜矣乃所附託以自為功者信之附伯苟安傳之嗣子容容多福已耳故其以伸信也非固有愛於信也信未之伸則閔不得誦閔不得誦則固辰之君也閔固辰之君弑而辰不問辰不得免於惡矣惟伸信以長則閔若不可以立閔不可以立將廢父可弑而辰可弗問於是乎辰可以為社稷之宗臣而持權於魯操此心也自非文公灼見其姦矜其邪說豈夏父之流可以口舌爭逆順者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七

乎閔弑魯亂信公立以靖國正也無待於誦閔而後伸者也信立以正惟無嫌於為閔之臣故無愧於為魯之君辰不使信為閔之臣則亦與辰之浮沈於賊者同乎亂而不足以為魯故文公之以大正事親者正信之臣閔而信光矣此之不謀詘君父以為姦人之淵藪沒其大正而陷之不正文公之成乎惡也奚容辭哉嗚呼辰之為言亦榮親之說制人子以必從者也惟考辰仕魯之初終以知其所護就斯情窮而許見可不惑矣故夫姦人者無一言之可聽者也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非是之謂也言加於君父非非其人者之得言人當於賊亂終不復有一言之可聽

故詩曰盜言孔甘亂是用僕非其言之盜也盜者之言甘亦盜也知盜以知言而惡其免夫

皇然舉六國之師加之孱弱之沈大其名曰伐而自言其潰以是為不相當之詞也而晉愆矣師之五日長子帥師弟子與口長子者剛大之智也弟子者纖麗之慧也故師向大智不貴纖慧晉之愆晉之纖為之也晉之得伯也以威楚伯也城濮以後八年於茲楚既內有懲心晉方外有秦忌襄代文起未嘗一有事於楚於是而懼其寒也寒於楚則將寒於伯無以荅諸侯之望矣顧欲全師以向楚則不給分力以搖楚則不能無已而姑小試其南向之師加

春秋家說卷二上

八

諸易潰之沈蓋自以為慧之得而不知其纖已甚矣楚探其志而知其無如何也且效之尤而資以相報也不旋踵而姑用之江江已滅而再用之六卒之沈不益晉而江六益楚則得失利敗之多寡不相償而反負矣晉之有秦難楚之有內亂無以相及均也無以相及而姑試之弱小者又均也乃其得失多寡利敗之不均也如此豈徒遠攻近取之勢有便不便哉纖麗之為用利於小人而不利於君子□□□□而不利於□□其來舊矣巧者無義之可尊而如尊者也有義可尊含義而尊巧開巧實以延□□小人之入則歸詐貪沒之尤便其不相敵也豈有幸哉詩云

可而有其必可否亦人之否而有其定否以此而決大疑誠於發誠於義則誠於功帝王之所以張弛進退宰天下而無嫌者此而已矣今且執大權以決此疑則商臣之逆其必討焉固也乃其用以討者則非若前之所云討者也義有序序者心之倫也夫楚固非不治者矣然疴癢之關心固不能與中國齊也內之國中上之王室下之友邦晏然無可生其怵惕者則當時之大憤固莫急於商臣矣故宋之於完顏雖不可討也吾君父之仇未報而問彼之君父則心已先平熾矣惟內顧之莫闕也志暇而義充楚非不治者也於是而聞商臣之辜怒盈於中誠將其勇憤於

帝家說卷二上

一往莫之低回僭王猶夏之罪留以俟之他日不幸其亂不冀其服致果咸劉得罪人而他無求焉用斯以往楚之改君以聽命有隕自天非所望也定而復叛固其所也揭日月以行無有陰匿而或爲陽聲則志亦易獲而楚之臣子不能操我於所挾以相撓王者之治遺人君子之治亂賊惟此焉耳矣用斯以往其未可以望之晉也明矣內之國中有一急焉上之王室有一急焉下之友邦有一急焉晉之所急者尤多而急不在楚急不在楚則惻怛憤怒之義心不生義心不生則道不生於心道不生心則誠不動物而物撓之心不生道不立誠不動物遽可遽否徒然託於道以

成其欲幸而止焉欲而往焉嗚呼此大同之以納景喪梁行止之幾吉凶之本無他心而已矣心者道之樞德之流行者也不知天德不可與言王道爲一切之詞者弗思耳矣

成風之死與做嬴同辭是成風之不得爲夫人與同逆之嬴氏同科也成風不可以爲夫人而莊公固不可以無配食然則配食乎莊者含哀姜其誰邪夫之妻其妻從乎父之母其母從乎父之妻之室家之事嫌於愛子母之愛嫌於私尊之以父而後人別於禽獸故父之弗妻

帝家說卷二上

子弗敢母子思所以絕出妻之服也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春秋所以伸哀姜之尊也父之所妻逆不加於父雖有罪焉臣子不敢以黜其可黜者惟文姜之躬弑武后之自篡逆加於父也逆不加父雖危國家陷嗣子固不可自我而奪父之配凱風之得爲仁仁此焉耳哀姜之所戕者子也信亦子也已與所戕者均乎爲子怨其戕兄弟而抒其忿猶怨其戕己而報以逆也怨其戕己而奪之以報其怨德其立己而褒之以報其惠則是子母之際合離以利而天倫敦矣哀姜以怨黜成風以惠升怨惠行而父失其尊母失其親則信之立以正而成乎悖與宜之立以逆而怡

其亂又何別焉利行於天倫害中乎風化信之類曰令妻
需母其臣子導諛以背溺也久矣其無忌憚矣

成風之僭文公其可革諸曰胡爲其不可革邪既曰父之
所妻子弗敢不母矣父之所母子敢而不祖妣之何也夫
母從父祖妣從祖者也而以父命廢王父之命非衛軌之
所託也正謂此也且孝子以道事其親矣故曰有子考无
咎億以怨酬哀姜而以惠升成風非道之尤者也匡救之
得矣孝子以道事其親而曰父之所妻子弗敢不母何也
妻者夫之所可得而妻可得而弗妻者也夫道制也母者
子之所不可得而弗母不可得而或母者也子道順也真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主

姜於莊公存之日未有惡焉莊公之道所可妻者也
乃可弗母非成風之固爲妻僖公之道不得母者也且
莊公之妻姜氏實也而名因之名實合一者也名從實夫
人之爲夫人義盡此矣僖公之母風氏實也嫡妻之辨名
必異乎實者也革其名固不可革其實生而文公養之如
僖公之養之得矣沒而配食於莊公固不得也以父之亂
名加諸王父之非實於是不得爲孝子故春秋備錄成風
從敬嬴之例於文公之代文與逆矣

易曰乾以易知天之知萬物也以易知之則人之欲知天
者亦必以易知之況聖人爲天下知天而率天下以共知

者乎古之治曆也十二月而爲年不從歲而從月因月而
立閏閏立則歲要於大正而不恤其小差夫天之運也以
歲其化也以歲物之生也以歲其成也以歲月者非運化
之所周流生殺之所司存者也不主歲而主月則歲固有
愆者矣然而弗恤以從月者本天以親民從其易而已矣
一歲之實三百六十有五有餘分焉古今之所聚訟而莫
之或一者今要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以定歲其歸
密矣密者不易察也且又割此三百六十有五及其餘分
以成乎十二中二十四氣其委尤微矣微者尤不易察也
中之相婚氣之相授有數而無象寒暑之化動植之應固

春秋家說卷二上

主

不齊矣不齊者欲察之而無從也以朔爲象以望爲衡以
三句爲做五十九日而二月爲率無中氣而閏爲正雖紀
年之與成歲有小差焉乃差者不越三歲而復歸於合是
故主月置閏從乎易也易則天固不越而民自不迷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於斯至矣故治曆而用其煩難之知者不
足以當於天知也舊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民所易知天
數在焉故夫求數於歸劫之奇索象於斗柄之指猶術而
非道況謂天無是月謂天無是月矣甚閏可不告其滅裂
以言天不亦悖夫

秦至於穆康之世中國之義已絕而成乎夷矣歸礎而

其君臣伐晉而特以號舉蓋至是而春秋之詞綏楚而急秦也秦方爲君子之所急而況於晉乎晉之不急反託以置君趙盾之所爲操心積慮以成乎逆惟擅晉之利己而不恤天下之憂患已憐矣盾所弗恤君子不得而爲之急令狐之戰平詞以綏秦所以甚趙盾之心也夫秦吞西周之壤東向以爭天下周之君子賦黍離焉歸過於天而無如何也所難者晉而已矣晉界秦以捍中國而周託以立命故曰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捍楚晉捍秦也鄭弱而非楚敵故楚以威劫之晉疆而秦不能劫故秦恆以好誘之文公之伯得之楚而失之秦者唯秦挾援立之餌也以文

公之盛一受其餌則終制於秦以爲嗣子憂而況其後乎夫盾豈弗察而甘心託國以召侮蓋石敬瑭趙延壽之心有他存焉故也盾以國人不與而幸不亡敬瑭延壽以決計必爲而底於滅亂臣賊子謀錙銖之利延天下之毒食斯須之權流天下之禍罪不勝誅而慘有餘痛韓厥猶昌言曰宣孟之忠小人滔天之惡有如是夫求春秋之例而以意例之傳春秋者之失也文公之世盟會不序者三傳春秋者各以其意爲例而不相通安於此概阻於彼屈聖人之旨以從其意義幾成矣而亦何貴乎一曲之義也春秋之書文因魯史史之所詳有其可略史

之所略無可復詳豈徒義不可益哉欲詳之而不能也而一詳一略之閒文之純駁風會之醇醜君道臣義之得失胥此見焉統之以諸侯而不序斯所以爲文公之世與諸侯者非魯所得而諸侯之也卽大夫者亦非魯之所得而大夫之也國君之邦交相接以等相應以誠相擇以人相知以素惟其人以立愛惟其等以立敬不敢略也故惟天子之旅見諸侯則得以統諸侯惟天子之臨天下黜陟一定而情無異施禮無異設則得以諸侯概諸侯大夫概大夫故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諸侯於其國君也於其鄰友也於天子臣也小之不尸而專其名以自大棄侯度矣夫文公之世魯亦弱矣雖其不臣固未敢有干上改物之心也而楊然偷自大於其國概諸侯以諸侯概大夫以大夫則亦荒而已矣君荒於上臣荒於下史荒於官行人荒於職風會習之文官傳之書不順事不成而魯道衰矣文公之荒以衰也其來舊也僖公之季竊兩伯之威苟免於受兵者追是而四十餘年收人之餘以自衛假人之力量以自強誣鬼之賊辰倡士大夫以導諛之習而上盡其君門天子門宮天子宮祀天子祀頌天子頌且不自知其非天子矣兩世踵荒狂以通國以諸侯待諸侯不辨其尊卑也以大夫待大夫不問其賢佞也不擇其交不實其人僞

便於外而傲言於國史臣亦竊之以爲文而成乎荒傲之史春秋承之固無繇以改其妄則如其人以顯之而荒主諛臣諛史之失見矣故曰傳心之要典也嗚呼史因世爲升降而其所繫也亦大矣哉西漢雜而遷譎東漢徧而固俗劉宋亂而縲紲趙宋疲而修弱上移之下化之心生之文成之政因之匪不效焉況夫波蕩之魏收際荼亂之元魏乎又況夫脫脫之處於元世乎有尊史者存而史乃立春秋以史爲天子之事蓋重之也至矣

諸侯不貢而天子有求求車繼世而相仍以至也求車以來至於文公之中祀七十餘年諸侯安於不貢王室

春秋家說卷上

七

亦安其不相貢矣襄王之崩毛伯求金贖世而一舉焉周有挾也成風死榮叔歸含贈召伯會葬周以是挾魯而望之儼知必得而後求焉故不終使得臣繼往於是而果如其望矣嗚呼君天下者之若此不亡胡待焉其主之威福先王之典禮及於非所及而僅以責錙銖之報福殫禮辱此物亦安足繫人心哉魯之有喪天子所加惠者鮮矣尤重者仲子成風之僭桓公之逆而已非僭非逆則諸侯之富豈曰無衣不必自周而安吉矣惟僭逆者假王以爲榮則非僭逆者正以不待王而榮非僭逆者不待王而榮則王榮之加適以顯僭逆者之有待於是而僭逆者且欲自

躍於非僭非逆之等亦不待王榮而安吉也況有待焉則必有以相償未相償也則必自以相索僭逆者且避償索之勞以拚其辱故自毛伯之有求而敬嬴之僭宣公之逆亦無藉於王而固安且吉矣下無所假於王王亦不能有求於下自是以後周無求焉蓋有求而王衰不能有求而王且均於亡也命田和命三晉祇以乞命自延而不得其斗粟一縷之報勢所必趨欲不亡得乎

河曲之戰不言及春秋之視晉如秦也秦既狄矣視晉如秦晉亦狄也兩狄相攻中國無主於是而天下裂矣春秋之始中國相攻而莫爲主春秋之終天下相攻而亦莫爲

春秋家說卷上

宋

主中國相攻而莫爲主王之裂也天下相攻而莫爲主伯之裂也天下相裂皆不在一人君子有怨謂焉尸中國之伯以主天下而裂之晉於是不能追矣秦之戰晉以天下爭也晉之戰秦非以中國爭也君臣相蠹自成其私舍天下之防徒以恣趙氏廢置之愿心授秦以重輕之柄而開其釁於是而晉不足以伯操戈以競狄是亦一狄也而奚辭哉秦方結楚以病天下夫亦患禮之未開則嬰不軌之聲而不足以還乃假以置君定國之權且將天子秦而又以私背之與穴闢焉天下無所望矣不競於秦固將下楚徒以力相角也晉固爲天下僂而何匪狄邪故夷狄者克

以懲之將自貶也無以懲之未能逞也邠夫懷狠邪之心
舉國以與之謀而後不可弭矣郭子儀之用回紇固危道
也杜甫未能知道而花門之詩有深思焉其猶賢乎

弗克者欲克之而有所拂也不行者幾其旨而莫能得也
晉之失伯於齊齊之不能爭伯於晉皆一訓於小國而終
不伸也邠之卻晉曰齊出疆且長翟且之長豈待其辭而
後知哉乃始曰辭順而弗從不祥故穀梁子曰何知之晚
也邠之卻晉也曰翟且長名也曰齊出實也實畏其挾齊
而以名逃於順新城之盟衆列國而謀所欲克者畏而弗
克趙盾其猶鼠乎曰畫欲稱得人影而姑返也且盾豈憚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左

義不克而忌弗順之不祥者哉商人逆則定之宋龜逆則
又定之至於熊羆庶其惡視鄭夷陳平國蹀血相仍則直
無能問矣竊靈公未弑之前養天下之惡以相師迨靈公
既弑之後護天下之逆以相覆非拂經莫之乎非懷惡莫
之親非毀冠裂冕莫之助僅然畏順解提蓄以免撓敗盾
之爲鼠人得而制之而況齊乎晉師甫退而商人無焦以
西固其所矣盾養其姦晉陵其伯曰弗克納者窮姦人於
所沮也

齊桓之子六人而四爲諸侯商人弑君稱公子者善其以
公子彊也齊桓初沒四公子蓋爭矣爭而孝公僅立孝

公立而潘也元也商人也安處齊國無宋馮秦鍼之忌天
豈莫之忌哉嗚呼以弱教者靡以疆教者悍意者桓公之
以疆教其子與桓之戎衛武孟方弱歲而早從戎事克以
捍狄則四公子者各有徒衆分處國中互相制而莫爲下
可知孝公死潘殺其子潘豈不忌商人之且殺舍哉舍弑
元邠商人曰夫已氏商人抑豈不忌元之攘臂以仍哉相
忌而莫能制終待其敵而收之皆桓之教也三族赤而後
元世有齊齊亂而亂而國不危桓之所以伯桓之所
以僅乎伯也司馬氏亂而亂秦促亡亦此而已矣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左

張魯季忌而逐之無以爲之罪而使坐乎弑君史冊徇之
傳春秋者因之嗚呼史出私人而國是泯率然舉滔天之
惡以授之脅從者使獨坐也悲夫紹聖實錄成而司馬始
於姦三朝要典出而東林成乎雅兼舉竝行而一忠一逆
以素論者舍聖人之旨以從乎所誣奚可哉孟子曰春秋
成而亂臣賊子懼惟其允也當坐者出則賊可免而不憂
不當坐者入則人可使爲賊而惟規以自免春秋之書曰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辟有所歸矣何歸
乎歸宣公也使舉上客而得臣竝書以明夫謀於齊以立
接非遂一人之志也書其如齊不著其返一若遂出而子

試明夫弑者之非遂也出姜者齊昭公之以妻魯而結魯者也商人元固忌昭而因以忌姜矣舍弑叔姬出姜已無援於齊而抑齊之賊臣所必忌也羸氏探此以蠱齊齊和汚魯以收魯接懷篡逆之邪心內依母寵外怙疆援賊殺其嫡兄而攘之不赦之辜惟接爲允更誰歸哉公子遂內制於先君之悍妾懷刃之凶人而外協於甚毒之彈國無能有無而不克止其械負卿職焉其罪也雖然其與偕行之得臣薦賄之行父均矣行父蒙忠稱而遂承大罰以此傳春秋不如其無傳也始與得臣並序繼與行父同辭歸父之奔而猶以禮遣之焉春秋奪季氏之誣以定宣公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宣公

之辟而法定矣趙盾實弑而假之出遂實不弑而陷之入有趙季之私書無晉魯之公史春秋所爲作非以此哉兩重濃濃見明曰消正傳以經之謂與

宣公

君見弑篡者不在國則不坐篡者故宋馮晉夷吾不坐而坐華督里克篡者在國則坐篡者故衛州吁齊商人魯執與接坐而公子帶仲遂得臣行父滅春秋之於內無達辭繆桓之正月不稱王見殺於齊而以地知其坐軌以滅羣矣繆仲遂行父得臣同詞而無首從知其滅三卿以坐接矣然尤有辨宣之坐也滅三卿以使宣當罪而無窮宣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宣公

詞桓之坐也窮討賊之詞以加之則是桓之罪不當宣也君見弑而篡者在國一也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不窮其辭處心積慮必篡故弑者窮其詞嗚呼此春秋之法所繇異於一切也與夫使乘閒微倖以弑且篡者同於處心積慮之元慙猶之可也乃使處心積慮必篡故弑之元慙同於乘閒微倖之賊一切受法則重於彼而此不適重矣奚可哉故夫立法以定刑一切以爲嚴重將以震天下而大姦覆以不懼大姦之懼懼春秋焉耳是以刑不禁果而禁慎慎不輕果所以致果也滅宣而有留詞桓之辜乃以不赦慎故不可復逃也一切者惟其不慎不慎則陷入者有

狹以鳴陷入者有所鳴而當辜者亦因以鳴枝葉長癡駁繁殺日積而民愈犯申商之法怨有餘而懼不足無他不慎而已矣
放奔一也奔者以自奔爲文不見容於國也放者以放之者爲主國不容之也放之而君弑國危則藉不放之而禍不成矣故晉放胥甲父而夷皋弑蔡放公孫獵而盜殺申盜之憎主人也非固憎也欲盜焉則可無憎者而憎之也故趙盾放胥甲父而弑靈藥書殺胥童而弑厲甲父鼠先辛走趙盾之所爲莫之禁矣先行之存亡晉公室之盛衰也先都死而趙氏振管權始落甲父鼠先辛走而趙氏橫

胥童死厲公弑而趙乃復興晉遂不競國之世臣惟執政者放殺之而無所忌春秋之所為閔晉以甚趙也

善治春秋者先大義後微言求諸大義而不得於是求之於微言求之大義而得矣抑舍而求之於微言則大義僻而黨人之邪說進故大義已昭信聖人焉足矣黨人之言勿庸也三傳者皆習聞見於黨人以飾義者也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而他無問焉矣春秋書曰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賊罪正忠效立矣宋人之言曰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弗堪命孔父為司馬弗能改於其德黨詞也春秋書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罪人得大法審矣晉人之

春秋家說卷上

重

言曰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不入不競於楚又曰趙盾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黨詞也夫二君者抑豈若楚度之虐齊商人之逆齊光陳平國蔡固之裔行哉彼數君者且不道其賊臣之辜而奚足以為盾追邪抑以為盾之未躬之也則司馬昭之當辜亦未嘗躬之也繫死士以競勇於廷穿之所與弑者固盾之爪牙也抑或為之說曰趙盾能討穿也司馬昭能斬克也則可免弑君之罪茅遂明氏云然則朱友恭氏叔琮殺而朱溫免矣既以手不推刃寬之而抑以不競於楚為之名被詞兩許以曲出其罪情之窮也兩端設詞而黨人之姦露矣以微言伸幽憂者得一言

而不白之隱白矣矣事誦於東而又救之於西乎且黨盾者之毀黨也姦亦易見靈之立也以襪祿尸位十四年而見弑曾未及於弱冠之年也太甲之狎不順成王之信流言欲遽加之以不君之罪亦奚不可而固弗以不君終矣

彈人而觀其避童子之婦耳盾執國政能競於楚豈一執彈童子之能制之邪當靈公襪祿之日范山已早知北方之可圖迫靈公既弑之後楚乃弔舒夢問周鼎而趙盾不能以一矢爭及乎縣陳入鄭偃宋滅蕭晉伏處穴中而不敢一問盾之所以經營者何在荀林父以其私人而承盾之迹乃以大衄於郟而晉後亡倘得起早天之靈公於血

春秋家說卷上

重

刃之餘以為盾分過哉不競者盾幸免於負國之誅而反假為行弑之實不亦惜乎靈之立也非盾心也盾怨襄而欲絕其嗣于久矣盾固與靈不兩立也罷外爭以專圖之伏死士以劫持之盾之刃無日而不俟於靈之腹所忌者襄夫人之嚙耳夫人薨而刃發失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晉人黨而為之詞傳者習而徇其妄乃假為仲尼之微言以餽春秋之大義嗚呼橫議流人心蠱而天理之蔑久矣華氏世執宋政故孔父被從昏之名趙氏遂有晉國故靈公專不競之咎勢之所集勢人歸之利之所在利人榮之疆者為之盡力辯者為之飾晉黨人行其好惡天下喪其是

非王宗盛於六代而同逆之導不與含應同誅乃得並美於謝安南軒延譽於君子而不忠之沒不與檜禹均罰乃得齊名於趙鼎勢利在廷而國是亂勢利漸於野而公論亡勢利移於吏而綱常毀矣況乎以黨說傳經託聖旨而爲亂賊勸哉

禮行於不可繼則必承之以亂周制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不可繼者也不可繼者非謂夫人之情欲末能勝而遂弗勝也斬衰之制居倚廬晝夜哭旦夕一溢米杖而後興若此固不堪以治人事矣是以嗣天子之處此總己以聽於家宰諸侯之服三年將誰爲之聽邪夫臣猶子矣而嗣王

春秋家範卷下

卷下

不言家宰聽之則夫家宰者蒞其官居其處在事則若未有喪也侯之誼不篤於家宰家宰聽而侯獨宅憂是尊卑疏戚之等殺不立也故以知諸侯之爲天子服斬衰有其服而已矣宅憂之制倚廬之居溢米之斛旦夕之哭固不與嗣王若也乃夫君子之以服服喪也豈徒其服哉哀之所至服以變焉服之所成哀以紀焉以服配哀質生文也以哀配服文行質也誠信於中而達於外則起居動靜言語謀爲無不準此矣故服者躬事也哀者心紀也起居動靜言語謀爲心之緒躬之實也祿於躬弗本於心感於心弗改於實則亦胡貴此營祿者爲哉不能廢事以從心則

不能開心以從服事亂之心渝之始之於不容已而繼於所可已者亦弗之已此必然之勢也若水之下導其流而不能復遏也故行之未幾而諸侯之淫於禮者遂並棄其服而不恤其始曰受命以君國固莫非王事而不可以喪廢也其繼曰以喪食喪居而聽一國力非所堪無已而居食且無改也其終曰夫飲食宴樂之不可廢而況於禮崩樂壞之宜恤者乎於是而天地社稷越縉行事之邪說登矣嗚呼鐘鼓振於縣干羽舞於綴翮假於躬飲福拜胙相慶於位衰無復餘而故不問其所自生禮之亂也居然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慙則何如其早爲之節也虞書曰百

春秋家範卷下

卷下

姓如喪考妣考妣圻內百官從嗣君以斬衰終也四海遐密八音四海諸侯服有殺而弭樂以終三年也言樂之遏密則禮視此矣謂冠昏賓祭之不行也但言遏密八音則服之斬衰食之飭簞居之倚廬皆不與嗣王眾子圻內百官等矣節之於服食居處而後可節之於宅憂不言節之於宅憂不言而終不繼之於行禮作樂以是爲折中之極也天理順人道宜也不可以爲樂則不可以爲禮不可以爲禮則無資以將敬無資以將敬則不敢以事神廢郊者非廢天事也不敢以不備之禮樂事天也猶夫人子之喪廢宗廟之祭非廢祖事也不忍以哀毀之餘情施斯須之微

於祖也若夫臣民卑也兵刑食貨賤也以哀餘之情治之尊不廢卑貴不廢賤之道焉耳故諸侯之喪天子惟虞書爲允周之舊制子夏之所傳始於過矣冬十月天王崩春正月卜郊周道之不行於天下久矣諸侯之慢蓋亦制禮者之失也

嗣君居憂聽於冢宰不廢事也諸侯喪天子弗諒陰亦不廢事也夫喪有不廢之事非獨民事矣母之憂不廢父之養孤子當宰執父之喪不廢大父母之養諸侯居其喪不廢王之貢民事卑者也父大父母天子尊者也尊者之事有不廢故儒之駁者爲之言曰不以王事廢大事似矣然

春秋家說卷一上

志

而其駁也何也養地道也陰道也故主乎愛祭天道也陽道也故主乎敬陰陽異發而殊情故愛之與哀可同時並致而不相妨哀陰用也其與敬陰陽異用移乎彼則失乎此矣郊社之事無養道惟宗廟爲有養道宗廟之養薦也非祭也自天子達於士喪不祭而固薦庶人薦而不祭喪無廢焉不廢養也愛與哀不相妨無庸廢故不廢同之推也哀妨敬而敬爲虛敬妨哀而哀爲替故大哀廢敬異之別也郊社之事敬而非愛其輟明矣敬乃成乎禮禮乃合乎樂禮樂之所弗至敬弗至焉此有廢有不廢之道焉而奚以尊卑貴賤之相尊者言哉陰陽之異用夫人之情也

固然達其情而禮達矣

春秋書楚子伐陸渾之戎有內訌焉蓋自是而盟辰陵圍鄭滅蕭伐宋咸內楚也所惡於楚者以其僭與則從乎四夷雖大之例沒其王而子之足矣所惡於楚者以其夷狄之道也則自召陵以來通王賈列會盟而已爲周之侯氏矣以楚而視中國楚夷狄也以楚而視趙盾爲政之晉非獨夷狄也以楚而視陸渾之戎楚非夷矣陸渾之戎居於伊川注於雒表誰實爲之秦晉遷之也晉爲中國伯挾周以令天下偕蠶食西周之秦揖逼王畿以銷周而楚伐之楚內矣於是而楚不獨夷晉不獨變楚不獨

春秋家說卷一上

天

夷可內也吾不獨夏則移內晉者而內楚其亦可也晉用陸渾之戎以開周戎且用晉以天下而先王之禮法以圯有能伐之者君子不復問其僭王之罪而不而於是則若將授之使與齊伐山戎等楚者於周爲夷狄非天下萬世之夷狄也陸渾之戎天下萬世之夷狄也後世義陽之蠻使宋齊梁以掣其北伐又垂之千年而毛蒯盧之所據流民之所依東漸唐鄧西垂梁汭雖號爲士大夫者

此焉定矣

聖人見微知著內楚以外夷地之經人之紀於正大義者其惟權乎權輕重之準也移輕於重則重者輕委重於輕則輕者代重而重者虛矣春秋之法不舍賊而求賊斯輕於重也不許賊之治賊無委重於輕也故曰可與權者其惟聖人乎義正焉耳矣不舍賊而求賊則宣公坐弑仲遂弗受也不許賊以討賊則仲遂雖與聞乎弑宣不得以賊故薄之也不成乎賊斯成乎卿宣不可得而賊之魯故可得而卿之卒仲遂不譏猶釋春秋之不賊遂而卿之審矣於是知遂之黨賊非敢於賊也黨賊者

春秋家說卷二上

完

行父得臣之所均他日委罪焉而遂從重乃繇其委罪而知遂之輕矣夫果成乎賊者必有可賊之勢前乎弑而有其勢然後得動其惡後乎弑而有其勢勢益重而以之不拔華氏之於宋趙氏之手晉惡為之拊而恩禮有加焉勢重故也仲之沒也歸父嗣焉旅櫬未返魯人遽與裁其恩禮而宣公聽之歸父之不保於此兆矣宣不以之為功臣國人不比數之寡卿遂如是其孤立而曾足以弑邪知遂之不足以弑則宣實弑主遂無與分其惡也乃若遂之苟從於弑而不足為有無則見始於其黨又見輕於其君大亦有以自致矣嗚呼蕭蕭莫成而沈約斥匡義位定而趙

普廢挾覬望之情為亂臣賊子之所奔走逮其勢謝事已惟恐其死之不速而帷蓋無恩此氓之苛所以唾笑於兄弟而徒自悼也解縉誦黃淮因顧曰練子留而在吾將用之姊妹暖暖以從人抑何為哉仲遂卒猶釋而為入焉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有如是夫

有語而必死有不必死而必語有不必死而必默比干之諫諫而必死者也知必死而諫道在死者也百里奚之不諫諫亦未必死也以不欲語雖不死而不諫道在默者也陳靈公之無道凶德不如紂洩治之言危詞不如比干則洩治不必以死為道不必有死之志而固然其必諫如是

春秋家說卷二

辛

諫焉而無死者多矣可以無死不可死也因無死而不諫不可也孟子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洩治未逮乎反覆猶未有去之道也待之反覆而後去未逮乎反覆而遽死事之變也君子盡其常不恤其變變之非常者如食魚而鯁以死者有矣固不畏鯁以廢魚也君子之所廢者鯁而己紂鯁也陳靈常魚也微子廢鯁而洩治食常魚亦何必洩治之為過哉子哀之去因乎昭公母子之難也骨肉之疑尊親之卻顧顧其辭以發宮闈之隱而未以處焉則禍足以死而不殤於國去之可矣叔肝之不食祿君已成乎惡也正言其賊則必討禍再發於天

倫而以危社稷無與聞焉可矣陳靈無得宜不赦之逆無
襄夫人不可解之隱禍淫昏之咎旦改之而夕免於敗歟
而始其國一容容之懦夫也悻悻而去之則春秋之季足
以託足之廷亦鮮矣接輿荷蕢惟不忍此而見謫於聖人
夫生乎亂世之末流者惡得夫伯禽衛武以爲之君而以
行君臣之義哉史家據成敗貶節義左氏司馬遷班固范
曄率用此道也故折衷於春秋而後定治春秋者又從而
抑之將誰正邪春秋之文無可致其褒則不貶而已足嘗
曰陳殺其大夫洩治甚靈公也甚殺之者之罪而殺者榮
矣侵欲褒之抑將何以褒之邪死諫者臣職也特文不可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

起也書字者非常也吾不知哀與勝之果非名否也哀則
別見無已而加之相殺之詞陳侯固君也不可以仲治
故而秦大倫也無所施褒不貶而忠已顯矣稱國者君臣
同昏分惡於甯行父之流焉耳以史之誠辭而求經又惡
知聖人之情哉

語曰因不失其親親者非情親之謂也君子之親以性以
義野人之親以類以倫所固親者爲其親親之道也因者
因其固然而相因也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冬十月
楚子人陳明年春楚子圍鄭未浹歲而載以主盟者縣其
國入其郛肉袒牽羊而後釋陳鄭之所因其效可觀矣非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三

我類者不入我倫義所不得合者性固離也討夏氏有詞
也然固非辰陵之盟所講也入陳而陳不覺矣移兵以向
鄭而鄭愈不謀也其合也如聚沫其加之兵也如飄風要
亦奚足怪哉不陽與之以可親雖庸人弗因陽與之親而
憂其易露非急易面目於日晚之間則覺而不得以遲
速易者而已矣沐猴之冠乍見而人少開而無似人者是
以速用其無恆而後以加人而必克嗚呼陳鄭即疑其不
可親而不料其變易之已速時踞少間兵已臨闕庸人至
此而始悻亦孰知其固不足恃哉以國因者喪國陳鄭
□以身因者喪身□□□□□□□□□□□□□□□□
□以名因者喪名□□□□□□□□□□□□□□□□
迷野人陷古今之大哀也易曰入於幽谷三歲不覿亦何
三歲之足待哉晨加諸膝而夕刃矣
戰之有主客之辭曲直之案輕重之衡尊卑之差親疏之
別也均乎可以爲主則及者志戰者也所及者應也曲直
之案輕重之衡也或情相等或義不相拚則及者必尊統
卑親加疏也所及者卑疏而不可使爲主也曲直之案輕
重之衡一事之褒貶也尊卑之差親疏之別人倫之體裁
也人倫之所繫一事之得失不足論已以魯視諸侯魯親

矣爲我親者我所尊也戰於奚戰於紀戰於顯以魯及者親加疏若曰我不欲戰則彼不我戰不使敵之加我親者全乎尊矣以中國視楚中國尊矣尊於中國者我所宜親也戰於城濮戰於鄆戰於鄢陵以晉及者尊統卑若曰楚不敢必戰晉與之戰而後戰不使楚之加乎中國尊者全乎尊而於我親矣尊之統卑親之加疏人倫之紀也尊或失其可尊而必尊之親或失其可親而必親之全尊親之體也義繫於尊則不問其曲直義繫於親則不相與爲重輕以尊親爲裁也體裁者因天之理正人之紀一事之是非不足以辨之矣故城濮之戰得臣志之鄢之戰林父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重

弗志也鄢陵之戰楚晨壓晉軍而陳之三戰者志皆在楚而奪其志以伸晉功不問其成虧義不問其得失因天之理正人之紀而大義行矣嗚呼晉楚之力敵矣以晉統楚非實也乃聖人力奪諸楚以柄授晉迫夫長岸之戰以楚及吳而聖人之情愈有不得已者存矣楚不可尊吳愈卑則楚可尊楚非可親其親吳也則無爾親楚也夫吳之與楚僭主均也而吳則被髮文身之吳也以臭味言之楚於我親矣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無以見易天地不可立而況於人乎所欲者曰及及者事之主所及者地也欲戰則戰不欲戰

則已故主乎戰欲平則平不欲平則可弗平乃主乎平宋之受圍也亟欲平其情也且平不欲平而卒得平者乎欲平則平楚弗得不聽宋得以伸其欲而宋伸矣仲宋者春秋之勿使楚人伸也宋之得伸者宋固不自屈也惟不自屈故君子以可伸而伸之其自屈矣則彌彌之楚不聽其平是欲平而不得平之勢也惡能爲平主哉見圍經年死守而不爲之屈上下有同力矣力同則同欲者伸故以人書者顯非其君臣之私卽楚而失眾也嗚呼楚之彌也兵未加而先靡以從若魯歸父之策者眾矣宋終亢之始於亡而後姑與之平與之平而楚不得不聽宋於是而有死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重

之心以報晉也晉之伯宋兩困於楚而晉無一矢之救宋終不屈以聽晉而輔之是宋有大勢於晉而晉無造於宋也無造而不忘戴之以死終春秋之世魯衛鄭蔡叛服不恆而惟宋不易志知天下之無王則不可以無伯知伯之不可恃而終不恃夷宋之以屑國於不傾者審矣魯衛鄭蔡或亡或削而宋免焉非王偃之狂不先六國亡也宜哉立義於此無待人之求而自得者非君子之文也夫惟爲之激昂之詞以相顯而後求明者無待求而自得激昂者必有所偏而道多所廢矣王通氏曰春秋王道之權衡權衡者無所激昂平以待人之求也知此而例之不足以

立審矣爲之例者必有激昂故綱目賡揚雄之死而屈於狄仁傑例也例滅者曰亡國之善嗣上下之同力非也國已亡世已殄實滅也不待激昂而故起滅文也例以歸者曰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非也彼以焉此與歸焉實以歸也不待激昂而故起以歸之文也善而書滅將不善而不書滅則是滅者之爲功爲罪以受滅者而揜絕之而曰以歸將不絕而不曰以歸則是以歸者之爲功爲罪以與歸者而揜故有所激者必有所沈有所昂者必有所俯斤斤以顯一人一事使夫人無待求而自知其廢道多矣聖人之於經教若應日月焉輝不爲物設而物徧取照冥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襄公

行適墮者之不可與於明聖人行於所無事而不能與天地爭功也故滅之爲義大矣齊滅譚遂悲王道之淪於伯也楚滅江黃悲伯道之淪於夷也均是言滅而悲閔之深且非徒爲譚遂江黃悼矣晉滅潞氏甲氏陸渾之戎幸中國之返於正也均是言滅而欣幸之深詎可云赤狄與滅亡國善而上下之同力足閔邪楚以獻舞甚外之暴也魯以邾益甚內之曲也均是言以言歸獻舞益之踐行同而甚楚尤弊之情異矣晉以潞嬰兒大戡狄之功也均是言以言歸將嬰兒不殺縛於晉詎可以黃道貴嬰兒邪狄禍之中於鄆衛齊杞也百年而其於晉尤不兩立也滅其族

種存其君於是乎盡春秋而冀豫青兗無狄患垂至於七國而猶晏然□□□殄之而不爲不仁俘之而不爲無禮以謀勝之不爲無信乘其危而并之不爲不義上下同力適以勝其惡倔彊不屈適以益其不敵彼夫以滅例滅以以歸例以歸者胥於此而亡當矣繇是推之春秋之數懲其實以待人之求功罪得失咸取照於平術弗之思者固無能得也授之以例俾易知焉專家之學所以自標榜於師說者譬之以餽餉嬰兒而使去其母聖學不俾邪說益逞可勝道哉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襄公

有爲則固有其道固有其道則必有與道相得者爲失歸之義至齊而定乎漢而章是猶與道相得者也古未之遠也春秋書鄭杞之女來歸平詞而無異非春秋之不以爲異當時之習周之制不之異也歸之不若夫出之正矣歸以不若出而猶備其車服厚將其迎送歸告諸宗廟史冊大而無降詞顯書於策以垂後世若是者將以成出者之厚而弗忌乎喪所出之薄過矣周之道所爲文勝而傷其實也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者承君子之終知敝者知細人之敝不若而可出出而以禮將之使可嫁也君子之以永終也得矣乃不若而出出而弗替其禮細

人於是乎無慚而翱翔於去留細人之做所必至君子之所當知也臣之於君也可存可亡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榮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國妻之於夫也可合可離翱翔於去留而不失其寵則細人無忌於毀其家故三代之喪天下也無仗節死義之士賢如箕子而猶遜志於周秦以上之無烈女也視其夫之死亡若遺而凱風有孤之詩乃以陳之太史而無嫌臣之不二君女之不二夫秦以後之所為名教也細人敦矣周之道敦於君子薄於細人秦之道薄於君子敦於細人夫君子之以敦為德而不惟其文也且天下而不皆君子矣則無庸勸細人之敦者為以別人

卷之三

三

道而成俗者大邪臣之無適君封建之天下仕乎侯國者可矣侯國之臣猶今之屬吏也故以封建之臣禮事郡縣之其主非妄人焉不能則以郡縣之臣道責封建之陪貳於道不得矣若妻之於夫古今均也是故秦漢開家之世古未之逮也春秋從周之文無能改焉雖史氏亦弗為異詞以為人道之缺俟之後王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固必有所損益矣

理不紀數數不足以該理化以成象象不足以知化統其一原而聽其萬變君子之道斯以異於異端也數之不齊而有偶齊象之無定而人可以私意定之夫苟從其私意

以徵於偶然於是儒之疵者執為感應之說以與釋氏之報應相亂而君子之道隱君子之道以已亂也釋氏之教以勸善也窮亂以已之懲惡以勸之釋氏立言之心未可重非報應之說若可以存矣而固不然惟其無與於化理也說春秋者惡桓宣之弑曰宜得夫水旱凶災之應惡齊侯之殺世嫡曰宜得夫災齊卓子斷首受刃之報夫既濫於釋氏之言矣洵然將使五穀登薄饑不富其世遂可推刃君親而無忌乎奚齊卓竊位使以保其天年而國無恐遂可聽嬖妾以殺冢子而無憂乎人不足以行法弗獲已而求之冥冥匹夫賤婦窮而呼天者此情焉耳故報應之

卷之三

三

說釋氏妄須去眉之德詞流俗之淳喜浮怒者所樂聞也釋氏利誘乎愚賤無聊之徒以為之從故極取其無聊之愆心而為之慰夫君子憲天道敷王法以正天下惟皇作極皇自作也嚮用五福君自嚮也威用六極君自威也皇不自建委之亂人以推刃付之水旱不齊之象以行懲則將焉用夫君子哉亂人者非已亂之人也臣弑其君而以報其君行自見殺而又以報其弑禍之相尋惡知其極故釋氏以為人食羊羊食人而無終已求尸其權者而不得則妄設一啖魔王以操天之柄而德極矣不齊之象數固不齊也桓宣弑而水旱應其民是天且助凶人以益之亂

矣以爲代隱公子赤而并之怨則彼固何怨於南畝之婦
子以爲警桓宣而使之懼則彼且安忍於君親而何恤於
溝壑之老羸邪惡動一人而害移於氣數故釋氏以爲一
念妄生山河消墮而等天地於浮漚以爲惟人之起滅楊
然自大而愈他矣嗚呼爲此說者將以爲引天治人參人
於天之大用乃徒用於匹夫賤婦情窮勢屈之劣情以浸
淫於芟須去屑者之猥說廢人道亂天紀謂之曰儒之疵
者不亦宜乎此說不關妄者淫焉故李贄之說史也指操
懿裕衍之赤族以怖天下乃君子則既不可怖矣小人者
怖以須臾而感發則忘者也無以懲之而姑怖之雖與怖
之固無怖者抑祇以充狂夫下士之嬉笑嗚呼此費之所
以爲費與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完

春秋家說卷二上終

春秋家說卷二下

船山遺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成公

受天下之歸者太上得理其次得情其次得勢我遵之于
幾豆有踐得理者也芄芄黍苗陰雨濟之得情者也齊桓
晉文非有受命而諸侯景附得勢者也三者無得聞其無
歸而爭爲之受虛內以競人固不與爲亂人而已矣鞏之
戰齊晉之爭伯也兩相爭而春秋主晉以賓齊不許齊之
爭晉也諸侯者非晉之所得有齊晉迭伯君子無適與焉
則何爲主晉以賓齊邪明乎此者可以知時矣晉自趙盾

春秋家說卷二下

一

之不競失諸侯而莫克受所未相會者朱衛而已會不可
徵伐不可服強與盟而無能固幾三十年於茲齊之能爲
歸而受之也亦詎不可乃晉之失矣齊未有天下之圖也
志欲妄動而無道以受其歸也平莠而莠不從伐萊而萊
不服僅以援立篡逆之小惠籠魯與俱而索報無已斂其
君臣之怨晉雖失之齊固不能收之故君子斷虛諸侯以
因仍其四散而不能以授之齊非末授也齊固不能受也
政行於中國齊於是而得罪於天下也大矣楚之渡河而
於魯衛自齊始也楚之大合諸侯於山東自齊始也則是

齊之爭也非能爭伯而但爲伯裂也裂王而猶伯裂伯而
□□不能有不天下四戰然且不主晉以與之爭也通
以聽天下之裂也得乎春秋書國佐如師受盟之事屈齊
以主晉齊視楚矣晉除狄難而始有事於齊以爲魯之勝
平齊難而始有事於楚以底鄧陵之提狄齊楚之三國者
晉伯之成毀天下之合離繫焉齊之視狄楚也夫何遠之
有哉夫晉之得主諸侯者勢得也勢者非君子之所榮弗
獲已而以勢爲主實因乎時焉耳諸侯之不足於自立也
勢有與歸則相因以立而後□□□□內不成乎四
戰以殄其民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主伯事也蔑伯以爲
之主君子雖欲治之也不能故勢合而後可以言情情得
而後可以言理伯統裂天下潰三代之道法墮地而不復
修孟子繼聖人而處乎無伯之世言井田而不及封建知
其不可復也
惟君子爲能懼而不亂惟與君子交爲可懼而不亂小人
無其不可亂懼以仍之彌不恤其亂而以爲善逃之智雖
無可亂弗欲也小人以意力操天下而與交故將亂之以
成乎其可懼與之交而欲無亂不得也爲兵之言者曰禽
之制在氣小人之言也以氣制人有所獎以助其氣有所
抑以張其氣利一往之氣物莫能自守而耳目驚於所新

楚與齊以之升秦於諸侯之上以昂秦而卑昌若曰吾所
與者諸侯莫敢上也抑齊於宋陳衛鄭之下以下齊於諸
侯而使結諸侯若曰吾所爲來者諸侯能協我以相助而
皆可上之也惟然諸侯固一驚其耳目而不敢違矣且諸
侯之不敢違非樂與而固恃之也齊未幾而授玉於晉宋
衛衛未幾而合兵於鄭方其懼之即懼以謀而謀即在是
故小人之言兵者曰禽之將擊也必伏魯以之而不惜以
君盟大夫宋衛以之而不惜下秦齊以之而不惜爲宋陳
衛鄭下楚方爲齊以討魯魯免討而可以矜齊君與大夫
夷不之辱也楚固爲齊討魯衛以爭晉齊得屈魯君而服
衛降班以夷乎小國不之辱也趙次以終楚事而各有心
則惟其命焉可矣惟然故楚以得行其亂令而諸侯姑聽
其一往之爲後亦不可得而式從也故小人之氣生小人
之機小人之以制人而小人即用以相制觀乎盟蜀之序
而見矣言兵者兩有取於禽小人用禽道者也君子之安
其身也無苟伏定其交也無爲氣取小人之道廢於己則
禽之制不足以逞亦何至亂其所守哉
奉大義者不可以無略略者取舍之遲速名實之弛張遲
遲之幾從義之幾也弛張之宜措義之宜也略裁於心心
制以義故略之與義均出而互用春秋書五國之伐鄭大

其伐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鄭於是不可不速伐晉於是不可不速以伐鄭魯宋衛曹受嬰齊之盟於蜀而戴楚晉於是不可不速連四國以伐鄭魯宋衛曹於是不可不速伐鄭以輔晉冬十一月楚人盟諸侯於蜀春正月晉宋魯衛曹伐鄭略之以速爲利義在速矣晉乃以不忘諸侯而避楚諸侯乃以不問親楚而停晉故敗於鄭而不書以爲無暇謀其不敗也鄭合於楚以侵衛導楚以大盟諸侯於蜀鄭以是而不可不伐晉於是而不容已於伐鄭實也討鄭之役名也不名其實而名非其實者晉知弛張之宜矣楚師之北晉罷於齊而不與敵魯衛宋曹欲然盡喪其守以受楚盟而戴之若此者咸與鄭分惡而晉不可執害於鄭矣鄭之戰晉救鄭而鄭合楚以陷其師名之可執者也弛其不可執以張其可執晉乃以無愧於名楚師之北齊實救之而鄭特與俱首禍者齊也齊已挫而請服則不可咎楚兵之所自至而更以責齊齊不可責矣齊而專責之鄭是舍首以誅從固不若鄭之咎焉鄭斥獲任矣且鄭之合楚以病中夏非自侵衛始也戰鄭以來相承以黨楚者十年於斯而鄭之戰爲其禍始張其獨弛其同盟其源弛其流晉之名乃以無爽於實名因於實實成於名名正而後速晉不內施宋魯衛曹疾應而無嫌

鄭亦無以爲口實而相抵乃以坐困嬰齊而待其覆略之有定義之無回君子樂而大之其宜矣
易曰比之匪人矣以知其爲匪人匪人者始非人與與相近者見可利焉不圖遠也與同病者見可乘焉不慮以益夫病我者也弱於己者見可攻焉不推以已也倣倣於齒舌錙銖之間見可怨焉不察其不足以爲怨也喜非人之喜怒非人之怒與非人之所欲與攻非人之所忍攻故曰不亦傷乎夫傷非但己者也傷夫所與比者行自傷矣故匪人之有國而做其國匪人之有家而毀其家匪人之有身而危其身無他見己之喜怒而不見人之險易見人之強弱而不見己之存亡也春秋諸侯之可與比者鮮矣強於己者不可與比固比之弱於己者不與比而更傷之極之於鄭舊也宋之於鄭也衛之於鄭也皆比焉而見可利以見可怨者也雖然之三國者猶未嘗與彼而同病者夫鄭之於鄭也甚之於鄭也均之爲弱小而更弱者傷矣雖然其病猶未甚也至於鄭之於許而極矣北不得於晉於許焉償之南不得於楚於許焉償之許亦日倣倣以奔命於晉楚而鄭惟此之爲怨一伐再伐許不怨楚以難鄭弗姑釋也一還再還以三還終導楚以滅之而歸利於楚嗚呼鄭於是而不可以人理求矣求之於人理而不得抑不

可以人情求矣相乘相攻以相胥於亡鄭殆不復有生入之心矣匪人者非人之類也春秋繼之以狄其存亡爲不足恤矣

是非之心性之端也性依道以有是非是非做道而或欺其性因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於是而有非道之毀譽居尊而給於才者乃以伸其所爲而移天下之習習是其是習非其非以成乎流俗而亟名者驚之故子曰鄉原德之賊也一鄉之所習一國漸之一國之所習天下漸之天下之所習後世漸之是故君子之憂此甚亟也魯之有賊辰魯人之所望也繼辰而有行父魯人之所忠也忠者人臣

卷之六

七

之極致爲臣而致其臣之極殆乎聖矣嗚呼道降於上教亂於下居之似忠行之似聖求媚於國而國人媚之夫孰知二子者爲姦之尤哉辰之於聖也行父之於忠也如文繡加機之終非人也然而魯人奉辰於前行父師辰於後魯人復奉行父以繼辰彼居不疑而人言無閒者豈有他哉辰之相魯也作南門以擬營雒登魯頌以侑清廟躋僖公以肖明堂之嚴父其以爲似周公矣做於聖周公者以聖辰稱聖矣行父之相魯也作武公之宮配伯禽而不遷以擬周文武之廟其以是似臧辰矣習於聖辰者以忠行父行父忠矣雖有據與禮以事君者不能與之爭是非

也是其所是以成流俗之是非其所非以成流俗之非其始也臧季之私人居尊而才給以胥動於浮言而一國習之天下漸之施及後世而成乎邪說班固之言曰積述功德忠臣效也固習之以作典引柳宗元習之以撰貞符丁謂王欽若漸之以矯作天書蔡京秦檜漸之以妄修禮樂大姦巨慝引其君以背忠孝而戕敗其宗社者率此道也姦爲忠誕爲聖是非移易以相化所繇來者久矣春秋書躋僖公立武宮有特詞焉惡鄉原誅臧辰討行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而後魯人稱聖頌忠之邪說不昌於後世故千載之下人知班固宗元之邪而謂欽若京檜之姦穢者

卷之六

七

辨之於早聖教不明鄉原之是非不折其不以之數姦者爲周公者鮮矣將欲亂人之國必先亂之亂之者導以之亂亂始於上而後可得而亂也故前有機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佞人在焉耳佞而導人以亂乃以克成其亂心臧辰之竊位也暮年而精益求精於是乎而始竊魯行父之竊國也逐東門敗齊師而意始昌於是乎而遂將有魯顧有以先之矣辰之將竊南門以作姜嫄以嗣魯頌以登行父之將竊文世室武世室竝立不譌而以擬周惟使其君之禮樂一視天子乃以使之權譌一視諸侯而僞成兩君從其導以自首

於亂其愚亦可閤矣魯侯之竊竊其似者也竊其似而終不得以有天子之寶猶童子之以楮爲鏡而南面於塾耳辰行父之竊諸侯竊其似遂竊其實矣辰以是要名於國而世執其政行父乃以要利於君而中分其國魯君以質質然歟天子之詩臨天子之門修天子之祀而貧弱曾不逮其陪臣寄命其手逐之置之惟命而莫違矣上以狂擬諸天子而下以自喪其諸侯故夫之二君者其愚爲不可瘳也有賊在側而不知且曰藏我以尊者忠臣效也君散之國人豔之孰與知其姦哉春秋書作南門立武宮歸惡於二君從其尊者爲之首大愚之邪謬君子之所不聞也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不

易曰其益之或舉之立心勿恆凶其害擊也惟其求益也其倏而擊也是以不能交相益也故夫無恒者不可與交以冀其益而心勿恆者樂交無恆以冀益若者固宜爲國之府入春秋百五十年吳無干於中國晉景之季年吳始伐鄭晉召之也晉召吳以擊楚吳未加楚而先及於鄭吳通於晉以圖楚兵未及楚而先加鄭壓險以爲性食養以爲情且受言而夕相圖蠻夷之勿恆久矣無恆而求其益是求擊也晉之未伸於一楚而又屈於一楚以爲中國病或擊之不期而得擊也惟然故亦知蠻夷者可以乘俄頃之勝而不能宅疆盛於百年勿恆之固亦行自凶矣王者

益天下而不擊伯者益之不可而後擊之強國者援之以益而擊繼焉蠻夷者無爲人益而徒擊者也擊之莫測其端故天下乍震其威擊之惟其所便故天下無以相免求益而莫益之久與之習而望之之情絕求益則反擊之弗與之爲緣而勢亦不我施矣不望其益而弗與爲緣則不我能擊故其興也乍如燎原而其亡也瓦解一旦而莫之與抗先乎入州來而伐鄭故甫會於黃池而越已入其都晉恃吳而屈吳無信而早亡不救作易者先知之矣書曰罰弗及嗣及者相累及也故惡有大小子孫族姓有與不與惡大而與者非累及之罰所正矣趙盾躬弑其君

春秋左傳卷二十一

九

其子孫族姓帖盾之能乎弑以舉族而責於晉惡大而與者也禮臣弑其君在官無赦今法謀反大逆無功同居皆斬盾逃其刑同括服辟春秋書曰殺其大夫何也非夫罰之可弗及嗣而弗及也非夫嗣之可弗及罰而弗及也鄭魯討東門鄭討子家氏晉討趙宗皆其所不得討者也鄭襄賊所立也晉景魯成賊所立者之子也討歸生之族而戴堅討同括而戴儒討歸父而戴黑肱其以賊所立者爲不可討邪抑可弗忌於所立者而討之邪賊所立者不討但乘賊之死利弱以討其族是法之張弛一因於勢之榮落而無固法也弗忌於所立者正名爲賊而討之於是而

季孫之竊樂書之弑明示君父之死生懸於其手姑縱而
實操之矣故亂臣賊子凡民之所得誅而心乎逆者竊法
以行竊名以逞則不得與凡民齒而不授之以行討書稱
火之燎原猶可撲滅前此者已無及撲矣行父樂書之惡
方燎者也禮道歸父以大夫之名與同括所爲不撲其地
而撲其焰也使黑獺無挾以討高歡元感無詞以誅楊廣
亂庶沮夫

人自爲爵天子莫必其命於是而知封建之必毀矣封建
者以爵相維者也爵天秩也天也者凝於人之心而生其
心者也凝之而爾生之而暢故曲沃之詩曰不如子之衣

春秋家說卷下

安且吉兮安者心所凝也吉者心所生也故曰天聰明自
我民聰明人之不必此而安天去之矣人之不必此而吉
天弗與惡之矣春秋紀魯十二公殺而命者一生而命者
二其九未嘗命也以僖公之兩覲襄王且自服其服自爵
其爵施施王廷曾不生其弗安不吉之慚況他公之僭主
其國者乎文成受命而不加榮條公無命而不自貶天遭
周而去之諸侯遭天而背之於此決矣天遭周而去之周
必亡也諸侯遭天而背之侯度不靈而封建必亡矣商之
亡也其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天
遭商而去之民之所莫猶在周也商不足以宰命王季文

王猶必聽命而後爲侯伯聽命於商者聽命於天之所爲
命也周之亡也諸侯無所聽矣諸侯不以其心而凝天天
乃不生於諸侯之心民乃不莫於無命之侯大渙者必別
有所萃已反者必重有所復故於是而封建之移於郡縣
罪郡縣而不安匪郡縣而不吉矣天子失天諸侯不能得
諸侯失天大夫固不能得失者必有得之者命乃以凝於
草澤之英雄欲貴者亦安草澤而吉之矣此大渙者之必
有所萃也天之渙其羣也人自爲命而不必天子之命天
子不尸其命而人心之欲貴也終以不安於無命而吉之
龍戰於野七日而不遠於復乃以大斂瓦解之人心而聚
之於一欲貴者安於其一而奉之以爲吉矣此反者之重
有所復也天之反復其道也命不凝於天子而周必亡命
不生於諸侯之心而封建必廢夏商之季未嘗有無命之
侯也王迹息而後春秋作無命之侯其自桓王之世魯隱
之列而始乎

春秋家說卷下

吳之通晉兵未及楚先加於鄭非晉不能保吳吳固不可
保也於是而晉覺矣夫鄭羸者晉方下吳鄭受兵而惡得
不下晉其以何者爲心而伐之晉方下吳鄭事吳而兵即
加其國方通之而即與之爭晉其以何者爲謀而伐之士
變晉之良也忍於羸鄭不戒於挑吳勞諸侯之師取必於

魯若將南失魯而勿縱邾胡爲也者於是而知晉之非爲邾爭也吳不可保而晉覺矣齊之南鄙魯邾之東郊去吳率近而邾介焉邾猶戶也邾事吳吳且介於邾以北規則齊不保胸魯不保沂費邾不保嶧魯爲東諸侯慮此也乃糾三國以兵邾張威震吳而塞其北運故通吳以還幾百年而汶泗之北無吳寇非夫夫差之橫齊景之德魯衰之自敗其鍵艾陵城下之師弗能舉也覺之早震之先士燮之決於爭邾百年之利矣魯賂變以緩師非斯邾也畏吳焉耳矣吳一兵邾而魯卽惴吳以逆晉令猶莫之治其可得乎雖然晉之爲此已勞矣方通之旋震之自以謂關關

春秋家說卷下

之上而不知其毀隄以塞隨也用非其所用保於其所不可保夫乃爭於其所本無有爭易曰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言乎其所以爭者非其所爭也不容自已矣古者夫婦視朋友朋友以道夫婦以義以道者合以道同離以道異以義者合義在通離義在遠受命於道義有不離離而無更合夫子之喪朋友曰生不於我館死不於我殯生死之際道義之所尤詳也杞伯姬之出三年而後卒義已絕矣杞伯逆其喪以歸受而爲喪主者墮義授之而使爲喪主者不仁也受而爲之喪主杞之屈於魯也屈以其勢是弗克自強而尊其義也結曰爲義屈焉則義可爲

春秋家說卷下

之主而胡出邪杞之淪於夷久矣授之使爲喪主魯屈杞也以勢屈之是崇勢而墮人之義也藉曰以義屈之則義不可屈而胡受其歸邪雖然魯之爲此以屈杞者獎伯姬也何以言其不仁也喪也者如喪去之也喪去之也者弗忍其去而戚之也葬也者藏也藏之也者安之也故夫子之喪友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所安者而弗忍去之矣婦之出者生不爲其故夫之親養死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女之出而歸者喪父以斬衰喪母喪昆弟以齊衰猶未嫁也不爲其故夫之黨服則故夫之黨不報以服服所不報而使之喪是委其女於塗之人而道殮之也爲其父母昆弟之服如未嫁不報之以未嫁之禮而授之非所主者是猶捐其爲父母昆弟而弗之喪也夫魯之屈杞以自伸也屈死者於道殮以伸一旦之威是借化者之爵幣逞其爪牙搏吮之雄杞蓋夷也而魯禽矣魯秉禮而禽則君子何望焉詩曰其何能淑淑晉及溺此之謂與離義以言勢不知義者也其於勢也抑猶乘回輒而欲濟也春秋之季列國之政在大夫邦交之離合亦惟大夫之意是從然則欲取人之邦交者爾晉是犯而勿傷其執政與而固不然陳誼齊濤塗執鄭貳齊申侯死衛干晉孔達殺魯觀吳楚意如四國不怨民不怨終聽命焉宋襄執滕

子終以是而失諸侯晉文黜衛侯再世而不能得衛晉景
因鄭伯鄭益堅南向而絕心於晉大夫激國人怨汲求合
而提得雖然則虜君之勢尤重於權臣夫豈不卽義以爲
勢哉故善扼勢者必有所避也扼其輕則重者制矣扼其
重輕者不固從也是以君子不爲己甚己甚者義之所忌
也義之所忌成乎勢之所必競雖彊有力無固獲焉所制
在輕以搖其重重者搖矣搖而圖安弗恤於屈所制在重
重者失重已失其重不更屈矣將欲求伸激而改圖如支
石之墜而不顧其所度則必左右傾也是故鄭不顧而爲
伐許之師晉乃弗獲已而強歸鄭伯於是鄭以知晉力之

已盡晉義之已折死攤楚而不爲晉用晉其能更執其君
以伐之與自是以後晉曰爭鄭而鄭不與非介米以求合
晉於楚鄭固不北向而延也繇是言之大夫勢重義固輕
已君雖勢輕義固重已義所固輕勢雖重輕已義所固重
犯義以激乎勢之重則趨於一往而不可復均之爲君賴
彊大以爲盟主耳蠱之辱之逮於無可如何而後謝之不
忠之臣不令之民猶甘心致死而不忘況□□□□□□
□□□□□□□□□□□□□□□□□□□□□□□□□□
激於天人者

也。齊者莒魯之塞入鄆始入魯矣。陳之去莒始乎千里。嬰齊自陳懸軍以入莒。震東方之國。奪吳晉之道。旁午以陷兩都。馳驟乎魯塞。始入魯矣。而嬰齊歎然而返。蓋嬰齊之爲將也。善乘其所不備。以乍伸其威。而不能固也。昔者介牽師之未返。一至魯矣。今固知晉之不給於東應。而乘之。巫臣蓋已先知之也。夫懸軍千里。深入以逞志。非秦之以儗於散者。與晉卽不給於東。齊魯鄭邾邀其歸。以擊之。嬰齊可使無返輪。乃魯固不能而僅繕其中城。齊鄭邾之固不能。而如無聞也。之數國者。欲免於危。得乎雖然。亦有所以。楚兵之加莒。非莒能司吳晉之交也。道逕焉耳。楚自與吳晉爭而禍遺於東方。東方諸侯固無決志以邀楚者。邾不欲以吳故而重虧楚也。吳禍之中於海岱也。視楚爲重。且吳苟得志於諸侯。不僅楚若也。他日者。呼好冠索百牢。駭戾之氣逆風而若。歟。其擅故齊魯鄭邾之戒。吳也。無所折於楚。而惟恐其不遠。故之數國者。惴惴而無固心。嬰齊乃得乘之以旁午。擊而無所忌。以是知晉之用吳晉之獨志也。晉禍紆而齊魯鄭邾之禍急。移禍於人而欲使之競。其將能乎。春秋書莒潰入鄆。而魯城中城。震魯之兩受敵於吳楚也。

晉楚之合中原之大故也晉以合楚告魯衛而後爲西門

之盟非魯史之不得書矣中原之大故魯史承告而書求其所以削知春秋之略矣春秋所書志其得者嘉子之志其失者憂而惡之得不足當於乎失不足當於憂因以無惡君子之所不屑治也晉合楚爲西門之成非果合楚也權合楚以利有事於秦也伐秦之詞曰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諸侯備聞此言痛心疾首雖是以知合楚之利有事於秦矣且非獨其利有事也權合楚以開楚於秦秦將惡楚則楚亦將重惡秦秦楚交惡而不相救故踰年而勝秦又三年而勝楚晉之爲謀陽得之秦陰得之楚其以是爲已密矣合楚以抵秦離楚於秦以孤楚非果合

春秋左傳卷之七

宋

楚故雖有合楚之嫌而失不足爲惡也合楚以孤楚而勝楚則雖延楚於墳圻而中國之防未毀失亦不足以爲憂也然則其謀之已密可嘉子之與而抑不足嘉也有焉子之略有策士之略君子之略策士之所淺策士之略君子之所棄暫而不可久實乍得而名大去之是以君子重棄之也乍得楚之一開使楚惡秦乍得楚之一言使秦惡楚楚惡秦因以勝秦秦惡楚因以勝楚兩收其勝而秦楚兩敗則既示秦楚之孤必敗而肅之合也秦皆所以惡於楚惟晉之乘其開楚省所以惡於秦惟晉之姑其言晉之市於楚以孤秦而弱楚重於秦楚矣則又堅秦楚之惡晉

而合之合也故秦楚乍離而卒合大舉天下以勝秦而終不得志於秦兩君蹀血僅然勝楚而失鄭毀宋兵十一起而後定是暫而不可久君子之所棄也晉之合楚非固合也非固合者必不放顯其非固合之名名著於合楚而楚於是乎固可合矣楚之不可合非乍合而即有大害隨之也以合楚爲忌而立之防焉耳名固合楚則晉因是而不忘宋許同之害不隨焉則宋許因是而不忘播告於魯衛稱說於伐秦之諸侯則天下因是而不忘宋許不忘故他日而有向戌之請晉人不忘故他日而有趙武之盟天下不忘故交相見而趨入於楚廷楚乃以入主中國而晉安

春秋左傳卷之七

七

讓之僅以小勝秦幸勝楚而禍延於三十年之後實乍得而名大去名去則實必隨之尤君子之所棄也故斯盟也以謂得則固不得矣以謂失則猶有不失者存也以謂謀之密則鋪銖之獲房帷之知而已矣君子之略固弗然也合其所必合離其所必離正義於百世而不訕於一旦大取其實而不喪其名正大而天地之情見見其情以治之何憂於區區之楚哉其以視策士之所謂略猶巴歛之於詭獲也弗屑錄焉矣合秦以攻楚合楚以攻秦孰愈曰城濮之戰晉嘗合秦以攻楚矣敗殺以後秦不可得而合也秦不可得而合故秋

之以不可得合而秋秦知合秦以攻楚之大愈於合楚以
攻秦也秦不可固合者也晉固與之合則弱晉而乘之弱
伯主乘中國秦之所為秋也乃其害也孤中於晉而未及
夫齊宋魯衛鄭蔡陳許以迫周於東合楚以攻秦晉之禍
紆矣禍紆於晉而害遂及於天下此得失之樞子奪之繇
也秦之窺天下也晉亢之晉亢蔽天下於秦故春秋秋秦
而許晉之攻雖然能亢之固不若其能服之也且秦之去
晉也近楚之去晉也遠晉西破秦猶未有下楚之勢也威
秦而楚固不震南破楚而中國之勢壹於晉則威楚而秦
震矣是故合楚以攻秦固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秦以

春秋左傳卷二十

九

難晉故趣入於秋秋秦以晉也楚不以難晉而後為秋晉
惟楚威而後得為霸故舍楚弗威則晉一秦矣舍楚弗威
中國可以無晉舍秦弗攻秦即勝晉東國之諸侯猶得橫
之於河山之表故其後楚削秦張中國持之待之數百年
而後蔑周以并天下浸令秦削楚張天下之亡起急矣蓋
秦楚者俱以蔑宗周壞封建毀文物而為志者也勢有難
易地有遠邇惡有先後故春秋之季年雖或擯秦而進楚
而楚之不可合也固然秦窺天下始於晉其合於晉也則
其罪釋矣楚之亂天下也不中於晉雖合於晉害固在天
下其罪不可釋也楚合於晉罪不可釋則晉之合楚也弱

不可療而惡不可贊矣惡不可贊而姑於西門之歆贊之
惟鄢陵之功故也晉敗楚於鄢陵而秦不敢報其麻隧之
怨晉折楚於蕭魚而秦不敢亢其濟涇之師故知合楚以
攻秦不若威楚以震秦之得也

秦晉之構怨四十年矣晉不能牽天下以向秦天下亦無
為晉恤魯成之十三年會於王都以西討山東之國集焉
而秦始非晉敵天下敵矣春秋書公自京師會諸侯伐秦
顯命受於王為天下之公伐也牽天下之力快晉之忿君
子不抑焉蓋秦至是非僅難晉也且秦之難晉亦非徒為
晉故也楚北向而爭天下鄭蔽之吳西向而爭天下魯蔽

春秋左傳卷二十

九

之秦東向而爭天下晉蔽之楚得鄭而後及於宋魯齊衛
吳得晉而後及於齊衛晉鄭秦惟弗得晉而不敢出關以
爭秦之出關諸侯之禍周之憂矣秦既已有西周之地憑
山而東制諸侯而思以逞者惟晉蔽之爾晉為天下蔽天
下之所宜助為周蔽周之所宜佑也且秦之合楚也楚不
能用秦而秦用楚秦之用楚甚殺也不雖之名楚犯之中
國之怨楚嬰之勤師暴骨楚任之楚固不若是之恩而安
為之用者晉失秦以授楚秦不吝捐利以結楚也城濮以
還楚折矣商臣得秦而後振是以有江六平旅得秦而益
張是以收陳鄭而殘蕭宋嬰齊得秦以尤逞是以下晉衛

而踣莒鄆楚恃秦之掣晉以無忌而秦非爲楚掣晉也秦委爭於楚而微晉也秦之悍也禍未中於天下而天下忘之故微秦而楚不足以張微楚而秦自若也是天下陰有其巨患晉孤任之而天下不恤天下之味也乃晉之捍楚也有名其得秦也不知收秦而又負不直之咎於秦晉以是不能得之於天下四十年而後得之也晉得天下以敵秦秦乃懼於天下之威而不敢顯爲周歷故先乎會伐秦之日使問赴告旁午於中國後此者天下乃始絕秦忌秦閉秦於關以不相及者終春秋之世而天下亦以小安故未晉爲周蔽而周聽之周得矣非夫惠王通楚難齊之愚也晉爲天下蔽而天下應之天下得矣非夫魯伐萊鄭侵蔡之妄也故秦者晉之所宜合天下以有事者也上者哉秦以爲天下用而秦以殺其次晉天下以絕秦而秦以戕惟不孤用其忿而與天下共焉則其事公矣春秋張諸侯之伐而陳之以周公之也

吳楚秦皆春秋之所狄猶有等也諸侯之不安於侯於是而有伯成乎伯者王之所自衰君子賤之近乎伯者王之所未亡則君子猶不絕之蓋伯者王之委非王之敵也伯之始興頹亦破王法兼并以自強然述其疆而足以伯矣兼并之事於是而止故齊兼紀鄆城紀遠逮乎召陵之師

成伯而止晉滅虞虢開南陽逮乎踐土之會成伯而止非其後之不足於我以啟疆也斬乎得伯止矣秦之始攘西周之地吞梁芮并西戎穆以伯矣而殺以啟疆曾未止也宣滑鄭向三川冀駕晉以陵周室是雖得伯而不爲之止伯而不止則狄矣故殺之戰北微之師春秋奪其伯而狄之楚之起也在齊桓之前首僭王號食申息爭蔡鄭意存伐周而不斷乎伯故春秋之始見即使從狄不斷乎伯固狄也逮乎平旅有江六并羣舒有陳下鄭以向宋猶不斷乎伯也縣陳不有平宋而歸而楚之并中國也爲之衰止猶知止焉則固近乎伯矣不足於伯而免之於狄以其有所止者之近乎伯也惟夫吳貿然以起貿然以來不知有伯固不託焉始無斬也可爭則爭焉耳矣終無止也可犯則犯焉耳矣不知伯故不斬伯不斬伯則不近乎伯而究無所止其敗也貿然以敗也藉其成也將貿然而無憚以不逞也夫貿然者無固惡然而君子早絕之而弗有非已甚也劉淵石勒阿骨打鐵木真之初起豈其蘊爲條理若然以斬之若然以得之哉燎原之火不謀所熱無與止之而不止乃以帝天下食萬民而有餘矣故貿然者尤甚於其有固惡也春秋之於秦也弗絕於其始以其有所斷也於楚也弗絕於其終以其有所止也於吳也以號始以號

終起於鍾離卒於黃池與於會盟而不得與中國齒雖其
質然無所漸而不知止也故知君子之惡夫賈然者尤甚
於其有固惡也

佞人之說不效當言而焚言已而敗佞不讎矣佞不讎君
子何惡於佞哉德人之言也效效以此言以此言直而效
易見或以易見而淺之佞人之言也效知效之在彼而高
之於此效焉而疑若神庸人之所爲神之也而惡知其避
就之姦乎士變之言曰外南必有內憂言已而效矣嗚呼
此變之所以爲佞也惑於其效之疑若神中其佞而以亂
義於是說春秋曰鄆陵之勝倖也夫晉之圖楚自盟蜀

春秋左傳卷二十

卷二十

以來十四年矣合濟通吳開之於秦補楚言以絕秦以開秦也大乞列
國之師樹齊魯衛之兵爲後援誓死以當楚而後勝其何
倖哉彼云倖者直欲置楚焉耳苟置楚而晉又何以伯邪
外南之有內憂不幸而變之言中爾豈外不南而後內果
無憂乎趙盾之世三方交警而夷泉以弑又何說也晉之
內憂厲公之不忘情於欒卻而書與偃側目其君也效其
有憂之在彼而暴其憂之說於此變亦既明暗乎憂所自
生特匿其情以避而駕其說於不測爾故忠佞敵也變惟
不忠斯以善佞迫他日之效於彼而人且神之君子之惡
佞惟惡其首不測而尾疑神也湯歸於克桀而仲虺陪武

王通於蠻夷而召公訓亦惟是修德令終之戒未聞置寇
於垣而以晉室人之歸者也變誠有內憂之戒以憂晉變
胡不以死爭三卻之殺於前變胡不以義折晉偃之弑於
後置君父之大憂含污以自免乃如非有憂者姑爲若知
若不知之辭以銜前知之哲嗚呼變之心路人知之矣路
人知之而傳春秋者弗察而師之甚哉遠佞之難也且夫
所惡於佞者非僅其不救於敗也搖人心亂國是長寇讎
敗敗亡言於未兆而禍必因也惟其佞效而疑神人神之
矣神之將師保之抑將奉行之而禍以發變一市其陽此
陰彼之邪說取效三年之內故後之君懲厲公之弑後之

春秋左傳卷二十

卷二十

臣鑒三卻之死弗內反其取殺召弑之各有繇一歸其咎
於敗楚知營以養其師而不敢戰趙武以讓之敵而不敢
爭叔向女齊以天方授楚而坐視陳蔡之滅伯統絕天下
裂秦楚之跡日遷於中國晉之疆宗乃以瓜分公室保河
山而自固周肉以亡山東諸國因之以盡前乎此者不任
其咎一自士變之言始也然則鄆陵之戰始伯事之終與
而悼平兩世得以延中國之微緒實此一戰之功也藉從
士變之言敵師而退三卻亦無以免先狐之誅厲公亦無
以禦夷泉之弑徒使楚舉鄭吞宋而海食天下又胡外患
之非內憂哉春秋大鄆陵之戰目楚子之敗其異於士變

之邪說昭矣傳者舍經而從之倭人惑君子於千歲之後
吾不知何所稅也

叔牙逆而書卒君討也內有逆君討之諱以全恩也公子
偃未成乎逆而書刺非君討也大夫之相殺不足以爲之
諱目言之曰刺以全國法章偃之亦有罪焉爾公子偃其
何知焉介於亂而不能避怙君母以立異於彊宗夫惡知
季孫行父之得刺公子以搖君哉行父之執叔執季也偃
如之奔季逐叔也若邱之舍晉聽叔也卻犇之盟晉聽季
也大夫自相攻晉爲大夫討魯之君無事焉惴乎立其上
視叔季之興替以役於晉而已矣乃復歸罪於匍匐入阱

春秋家說卷二十

季

之子偃施以無上之刑何公族之易於殺也卽如季氏之
辭而籀之僞如首也偃從也僞如奔而豹刺偃刺而不錄
於國季之留餘地以居三桓者至矣而笑但公族之果於
殺也以嬰齊之賢也猶爲之言曰夫二人者朝亡之僞必
夕亡夫豈蔑與行父之不可亡哉季孟之不可亡而已季
孟不可亡叔亦不可亡自相攻也自相樹也所假於先公
之法果行而無新者成公之弟焉耳大夫相殺以搖君君
不適主焉君子之修春秋惡足爲之諱哉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荷學焉而皆已至也以其至而盡海
於一川也陋矣知海之非一川而謂川無所至也亦陋矣

春秋義海也以義達之而各有至焉孫復曰稱國以弑舉
國之眾皆可誅亦一至之義王曰常秩不審而駁之陋矣

夫春秋之爲義海也大大故不可以一例求也以一例求
是盡海於一川之說也故萬薛吳之弑不可以晉例萬越
庶其薛弑比眾亂而弑無適主也吳弑僚夷之甚者不足
與治也晉弑州蒲非莒薛之小弱而無權臣吳之夷而特
於化外亦既有適主而罪必坐然無所坐而稱國者知罪
之加於舉國惟孫復之說至於春秋之一義矣且夫舉國
之云非下逮乎編氓也聞國政者當之耳蓋樂書荀偃士
句韓厥無一而可從末滅也首弑者書而非書能獨任之

春秋家說卷二十

季

矣偃之必得書猶書之必得偃也故書偃不可以偏釋也
韓厥之詞一鄭歸生之詞也老牛其君而欲避其名名沮
之而實勸之懷其心而嫁其名是書偃愚而厥狡厥愈不
可釋也士句之詞一韓厥之詞也句嫁之厥而厥不受厥
師句狡也厥句同情而句藏之益深句固不可釋也然將
以釋宋坐歸生之例舉而坐之句厥則抑不可宋無可弑
之權以聽之歸生而書偃可無聽也乃竟釋書偃而坐之
句厥則書偃之姦讎而君子爲可罔矣且夫歸生之弑宋
齊之歸生欲已而不能書偃之弑召句厥句厥欲不與而
能已立乎鋒刃之間高卧以從容於事外其力勁矣立於

事外而調不及其望重矣厲弑周立厥執政句繼之樂荀
不相忌而相報其情同矣力競而不以兔君於死望重而
不爲止其惡情同而巧避其名句厥之惡與書偃等之四
人者無一而可滅矣無可滅者無首從之別也故孫復曰
舉國之眾皆可誅盡乎執政之謂也何疑乎三晉之半天
下等諸商鞅之赤渭水也乎復之說爲晉言也至乎聖人
之旨矣至者一至者也一至者不期乎眾至引而概夫薛
苞句吳之弑則以一川爲海矣以概夫薛苞句吳之不可
通遂竝廢其義於晉是謂川之終不至於海也精義以各
求其至無爲爾矣

春秋家說卷下

義

以梗概求義者執一以齊之一則泥泥而不通強爲通之
則入於亂故欲執一例者未有不終於亂義者也不知稱
國以弑薛苞吳晉之有異抑弗獲已而爲之說曰厲公無
道樂書不得坐視固將易位而程滑遂弑焉故沒書之名
以貫書夫厲公之召弑亦除惡之重爾曹髦之事不成而
司馬終篡厲公之誅未竟而三晉終分天也豈必如司馬
德文欣然以宗社奉賊臣而後爲有道哉夫厲公之不若
諸兒平國齊光蔡固之爲賊行審也抑不若齊商人之躬
爲大道審也彼諸君者或弑之而無上之刑必正則無道
者固不足以藉賊之口乃厲公以奉周治秦亟中夏攘荆

楚之大動曾不足以保首領於其臣而弑之者無罪也不
亦慘與諸侯危社稷則變置非其臣之謂也故曰得乎天
子爲諸侯變置者惟天子獨耳以天子之權授諸大夫廢
置之不得則無已而弑之弑之而不足以爲罪覆加大有
爲之君以無道之名率天下以禍義者非此言其孰邪故
知書偃句厥之四賊者情均逆辜均重刑均辟殺均無赦
主名不可偏坐而舉國之刑伸焉孫復之以定晉案得聖
人之旨矣惡有差等則法有獨伸罪無同異則刑無偏置
獨伸之而非有縱眾被之而非有酷義精而宏詞同而意
異故曰春秋者義海也

春秋家說卷下

義

懲惡之法已敗者戒未敗者誅已敗者天既治也未敗者
天所未治也天所未治爲之行誅故曰贊天君而見弑固
有不善之積也見弑於臣天之治之足矣顯其所已然而
人知戒無容更加誅也臣弑其君而逸於討天治之所窮
也於是舍其君召弑之罪而專治弑者不得分惡於君以
從滅也臣之弑君雖卽於討乃以臣之死償君之弑而不
相抵亦天治之窮也雖受討而惡名猶不可辭而後天討
蔑不伸也故齊諸兒宋與夷之暴齊光陳平國蔡固之淫
衛剽之篡齊商人之逆至於見弑不施貶詞而況外樹大
勳內誅權逆若晉厲公之同非無道者乎故未弑則責君

以道道先自治也已弑則畧君於法法審其重也方治臣之弑君而復治君之見弑則是以平恕處亂賊而以申商治君父法之頗不如其無法矣明著其見弑而人主固可以鑒矣畧其所以弑而後賊窮於變辭變辭窮則爰書簡爰書簡則國法壹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辭窮而法壹也

春秋家說卷三上

衡陽王夫之議

船山遺書十四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偏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撓鄭而宋人偕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晉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楚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鄆而宋人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

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為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專己威不喪也鄭無深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讐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為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職故易姬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撰臂以仍成
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
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
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未之有竊
而遽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稷與批之
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遽竊其禮樂必不能
竊也一夫無挾逮黃其屋而冤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
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
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
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

春秋家說卷三上

二

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竊者乎故弗獲已而
咎征伐之爲竊資猶賢于其咎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
盟溴梁之會大夫庚昭宋之會大夫戶盟大夫盟而齊遂
移晉遂分魯遂專是會盟之爲盜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
年而後親將以出樂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
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胥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
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竊
之威成尤重之望率習于相從之民上偪其主而後會盟
之竊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足故弗獲已咎征伐之
召竊猶之可也征伐不可弭固不可勒卽可以勿勒之道

防之也征伐勤國君倦憊之以凶危誘之以尊安于是受
竊者發其篋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
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審度而節兵利
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容彼竊者而斤斤以之憂爲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
頻用而威無固威久矣用頻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
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
患天下自陵周始陵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
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
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

春秋家說卷三上

三

之實無庸收之于畏周而楚固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
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未用則其用周也固未
用用之也夫名者固有時而生乎實楚無庸收之于
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
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
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
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欽逮乎
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雞澤之盟而單子復蒞是何用周之
威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

鄭而不必得鄭同盟以謀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僅得鄭而大會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拔吳以情之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暴于楚暴于鄭然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而仰之吳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威之無餘貽楚以無畏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伯無是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靈景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強不自慮

春秋家說卷三

五

于伯而不得厲始用周悼通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伯者亦竭幸楚辭之非熊通半旅也悼乃薄收之鄭而不喪諸侯以恩悼之事值通旅之敵晉債而周亡久矣晉悼之宜襲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周用吳無能加楚而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晉悼公之事張皇紛紜喧嘩疲情形具于策望而知晉之且晉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畜德者鄰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鄰以謀建者與善謀者鄰故書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

功之詘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蒲以後十三年矣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死楚繼于吳嬰齊患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嗚呼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言失據奉王臣台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得鄭則楚師必及于梁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殛嬰齊不保王夫貪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靈之不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能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閱其弱以惜焉重可閱而不可恃也閱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

春秋家說卷三

五

爲之動晉文之于衛請盟不許不恤稱心之機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奉王臣合天下以激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羸者相與爲偷以待王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侯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即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口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

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即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

之徒者恃我以爲心未聞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
之業衰于悼喪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己未盟于
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庸主具臣之偷心春秋傳之矣
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通其義者非
謂事大之卽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
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秉秉大機任
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
小人微可乘間以攬之己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
補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赴潁爾
之鄆介魯以通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鄆
之無忌也鄆者吳之北道魯之南鄙魯之西徼也鄆南得
吳北得魯以邀功于魯鄆乃無魯鄆南得吳西邀事于魯
滅于莒而不亡滅鄆而鄆復見於陳蔡之滅于鄆乃無魯
無莒無魯鄆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剝喪于莒
不三十年而竝入于魯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盛衰于人
而居之已盈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焉夫弗畏而以正
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鄆之通吳通非所通以羣中原之
亂者哉小宛之詩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
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來之如晉與叔豹齒戚之會與吳
人齒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言與天同化天化之編中也中者不偏不倚而藏
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
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
不與聖人同變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
激聖人不變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變
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
激也謂莒人以其子爲鄆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
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
喜怒感而爲己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
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鄆也鄆之宗祀未殄鄆之社稷未
屋鄆之公族未降于編氓鄆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
耳與夫毀宗廟屋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句免而不
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鄆君實自亡而
後莒私行焉寬鄆以亡國之善詞是賈充之不宜得惡讎
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
情拂天地之生殺躁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莒人
之滅鄆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廢之
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戕也平情篤性以觀于聖
人之言易知者或尙莫之測也激言而津津激怒而悻悻
激易簡以成乎險阻奚當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無

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激者亂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韓非申不害之燭道衛嗣君曹叔唐宣宗之蠹治此而已矣小知詹詹大知開開小知者大知之賊也錄毫毛之善鄙師鄙長之課也貶纖介之惡督郵巡微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鄙鄙郵微之知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有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奪故夫善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吝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

春秋家說卷三

九

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慈逸故弑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于得弑而逸弑君之辜將焉君而賢人戕人弑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皆非果有棄夷即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挫于吳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采弑君之惡固不可逸宋之丁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幸申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繼或恍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斟酌廢曲以爲名細以爲法取新于耳目以耀天下之適從非夫敢于以道者無向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自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

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脅鄭乎以晉人之詞爲詞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卒鄭爲晉討蔡而受會于邢邱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弑也亦明矣

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卽毒不待其多殺也行于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天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固勿攻矣畏巴菽之劫也姑弗使大飲而日咀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盡豈不愚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能通平旅之爲君穀於菟叔敖之爲相故亦貿貿往還于鄭而相報爾乃其決

春秋家說卷三

九

三年之內四興向鄭之師且飲至而夕發軔車轍馬蹏疲將情勞天下以寒諸侯之心而徒忌與楚一戰三軍之眾十有二國之君卿其以資晉人翱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奚啻不足以霸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慙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翱翔而避堅敵也然且曰德則晉悼苟帶之免于亡豈非幸與夫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于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制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于四年之中僅以得歌鍾女樂之餉是嬰兒之挫首呼天而以易一餌也君道長臣奔命兵死于馳驅叱死

于轉饒鄭之邊鄙死于侵掠者不知凡幾矣而徒畏一日
原野之暴骨是盜匪日備人所分以伺隙夫子道也仁
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益喪其威合諸侯而即以召
離晉自是而兵不能復及于中原令不能復行于列國甚
哉悼之以小知而墮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已
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而殺以滋殺也蕭魚之會弗獲已
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尉春秋疊序其
興師之勤繪其蹟也鄭人請成而不列于會明乎非召陵
責襲之績也雖有樂驥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爲晉
悼釋

春秋家說卷三上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于蕭魚終合十八國之
諸侯以侵楚始以盟于皋鼫終兩書曰公至自會未畢其
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于蔡無得于楚蕭散無終而
以盟畢之信爲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爲未
畢邪夫晉牽帥天下之君師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祇以收
薄賂于鄭而僮服之其以是爲可畢事也與將欲畢之入
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乎以收十三國三
年四舉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固不得
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司也深伐之而不可淺伐之而
徒勤繇其蕭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晉人之不揣以爭

鄭自困于恩威而失霸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立威
于楚而鄭自來次也不能于楚則固不能于鄭矣不能于
楚僅能于鄭是終無以有能于楚也不能于楚僅能于鄭
而其能于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授
諸侯于楚以戴之而長諸侯晉悼之所成機如此矣譽之
者乃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固必率帥天
下之君師疲敝于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畝再畝姑
弗獲已而收功于纖芥之賄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
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皋鼫也說春秋者以
悼公爲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

春秋家說卷三下

小人之性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爲類者弗相知也苟弗知
之重之以疑益之以伎競之以遽還相爲遽而禍極于不
已苗于魯故未有卻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師旋重師
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于一旦
兩相爲遽而惟恐不力是何其相伎之深邪台費之勞邑
也鄭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
故一也且夫魯之亟城費與防也其非爲齊莒設明矣季
欲分魯而費城賊欲要魯而防城斯亦何與于齊莒而遽
爲齊莒憂雖然其啓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奪國也
新而居勢也不厚爲之利以陷其君爲之名以蠱其民必

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捍齊收莒亢齊國家之利
二氏其爲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君子
之審于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審實也宿紇之不自靖
而費防之築不足爲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
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忼疑不慮忼不懲憤于一
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于魯兵連禍結君俘國闢咸自召
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實而不以忼
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憂事猝驚心有
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
忌矣夫小人之名爲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爲弗攻也固將

春秋家範卷三上

十三

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佚君子之鑒是以情窮
于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惡宿與紇也一儲其姦莒爲
之殘齊爲之毀晉爲之斂怨于莒齊而勤天下以召叛況
魯襄之童昏受學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爲瘡猝然顛越以
成乎亂然後小人之求益讎而得益堅魯遂分晉遂失伯
齊困莒凋費防耦國與小人爲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
邪
開大功者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
成以爲己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
天下之蹟或豔稱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爾悼之有事

于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鄆陵之戰楚何
爲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爲見伐而不報無鍾離
之約吳豈聽蕞爾鄭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
有求而亦得樂荀士句因之是以執政于晉而爲諸侯雄
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書假幣勾之區區亦豈慮天下而
勤之邪業已推刃厲公而墮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揜而
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厲厲之
業竟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爲己績則薄收遂已而無
過望于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賄旋師薄
收之吳而退吳于向薄收之秦而械林遽返含三方以無

春秋家範卷三上

十三

成天下之法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祗瞽手
以爲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刃以得國者
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樂荀士氏之終以得晉而赤
其族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
也王之法也春秋于蕭魚不序鄭服之續于會向伐秦目
士句苟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
揜矣悼公沒苟偃死吳自競于南秦自競于西楚分諸侯
于晉樂氏先亡苟范勢夷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于晉故
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
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獎伯斬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與諸侯相攻而無
己王以是而益如贅民以是而益如焚民既病而偷相仇
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
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一則若存若
亡髣髴之聲靈固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
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枵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
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徒以替王邪故諸侯之復自相攻于
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
治天下晉悼之季年迨于平公之世齊莒邾政魯魯政邾

春秋家說卷三

十四

宋攻陳衛政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輯視諸齊桓宋興之
日爲無愈矣平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
非伯之詞也後乎溴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舉與衛莒
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益難矣王者不與伯
不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

哉

惟固有德則乘于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
乘于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乘也德不可乘也
道用天之自秩固先王之已制約亂人而俾勿甚亂者也
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應乎道則恆爲乘道者之所

誦矣故曲直老壯壹因乎道晉爲溴梁之會命諸侯曰歸
侵地抑齊之強扶魯之弱弭邾莒之亂德人之言也直于
齊壯于齊齊誼不得與之爭而齊無忌晉德雖衰其于齊
之秉凶以爲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未幾而伐魯之
兵五出執邾莒而邾莒不順固齊而終不能修葺渠之已
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繇而得失之故
顯矣齊靈之悖德悖也德悖于人而道不圯于中國也會
于溴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君將者
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
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乘也非無道之

春秋家說卷三

十五

之可乘也魯惟爲季孟樹邑而邾莒憎晉惟爲荀偃抒怒
而齊靈逞道無可乘廢臆之德言不足以令人矣故用人
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己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
無德也尊親合恭之外無直也齊繇是而張乎天下者迨
三十年迨乎陳氏之殲而後大葬于吳魯之益弱晉之不
競又奚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
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德慮趙宋之君相收權
于上而替其臣漸漬以弱國喪于金甌而莫之拯通此者
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盡其德而一致通何

疑哉道之所自秩等殺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革而一政者固不紊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天子而尸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權委之大夫而權失趙宋之天子下尸諸侯之事而替其臣使不得視諸侯以夷于陪貳自卑以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十一

之不不紊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宋之制無天子天子自視諸侯而削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屬以與疆鄰爭宜其什也三代之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實以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喪古今一也

同盟同欲盟也同國同欲開也忌齊之爭伯首晉也毒齊之屢伐者魯也以魯勤晉以晉勤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滕薛杞邾狎於齊而憚其疆久矣若魯若邾又比齊以干魯而試晉者也夫惡以云諸侯之同欲哉欲之從其私而

翕于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成其欲不成其欲不許其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是為安者雖弗固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為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為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為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而適成乎整晉可無魯牽率天下以爭而適成乎鼓譟以鼓君子不許之以勤天下而天下固然不效其勤合諸侯之眾無怨者即者比者翕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當靈景之世嘗失諸侯矣其失諸侯也失之于楚其失于楚也先失齊也其失齊也失魯于齊而後齊抗也斷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挫齊齊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十一

已挫而晉乃以暇求于鄭而折楚是故魯之繫于晉重矣齊西抗晉不得晉則晉壓其戶齊南聯楚不得晉則橫絕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于柯而始有事于鄭定僖公以講于裡而始有事于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勤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為晉勤邪晉之勤魯非魯事也勤魯以爭于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慚天下自為以勤晉而以勤魯者勤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敢不敢不釋其比黨之邪心而其勤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伯之功淺矣溴梁以來晉伯之勢夷矣功淺者將無以服

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于其
夙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甚珍而欲挽
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圍
齊之功不終天也苟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于齊
西無事于秦南無事于楚舍魯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
悉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爲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
拯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堪于義而犯之其繼狎于不順而忘之
其終快于不道而覆執以爲義極矣覆執以爲義則奉之
爲典建之爲名循之爲毀譽用之爲賞罰嗚呼典其非彝

春秋家說卷三上

六

名其非正毀其譽其毀賞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
不禽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快于不道也始不堪于義弗
敢名言不道之爲道壞未極也君子甚惡其快于不道則
不堪于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于義則輕
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網
于是焉以匪此而不典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于義者之
必以快于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蔡始從楚
春秋卽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鄒之會陳蔡背晉春秋
卽書曰陳侯逃歸蔡侯快從楚以爲義執以爲賞罰而後
公子燮陳果快從楚以爲義執以爲毀譽而公子黃一廢

互操以相訪毀譽無忌于下賞罰無慚于上陳蔡之去人
而卽禽也震霆之所不能警江漢之所不能浣矣故人心
之害莫大乎不堪于義弗可以情之窮困而貫之也邪望
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于偶然妄生于一念治之早
而已易曰警无庸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豈有未流之
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奪于勢
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奪于勢而文
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欒盈鄭
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君

春秋家說卷三上

九

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爲當時之文致矣欒氏之
亡汰也良氏之亡亦汰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于汰
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于國賊知春
秋之無此法也盈霄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
文致之辭爲辭加之罪者之惡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
得罪于執政大夫者罪視弑君之賊乘驕淫沈酗之執袴
滅人家而以利其私定爲爰書告之鄰國登諸史策延無
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
顯文致者之姦故爲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與霄之不
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起特文而自明矣里克討喜

親弑者也弑而得以大夫稱趙弑賊也賊而不沒其世爵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樂盈良霄得罪于執政乘其汰而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其籍肆其口滅其族舉國仇之盡鋤其黨擬于宮官之辟極矣獲公之末伯無統官無治廷野無公是非而盈霄當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戚非達于詞外者不足與于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與不決旬者亡不逮于墜朔其所以興者卽其所以亡也吳見于春秋者七君而五以兵死一再戰而不勝國遂以亡以兵興則以兵死而以兵亡其甘兵也以之死以之滅

春秋家說卷三

主

猶固然其甘之矣故胡子髡沈子遲卒于戰而書滅其以兵死爲慘而凶詁之也吳子遏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以兵死爲幸而正詁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爲之書滅以悼之繪其樂殺輕死之心而繫之門于巢敗于樛李之後以顯其實吳之爲吳見矣畏厭溺不弔者也爲千乘之君樂得不弔之禍以倡臣民而獎之死故春秋之貶變夷者未有如吳之甚者也晉乃以之爲振晉之所以不振魯乃與之爲婚魯之所以益衰彼且速興捷亡而貿貿者猶恃之固于石據于葵藜不借之以捷亡者其猶幸夫衛甯喜弑其君則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衛殺其大夫甯喜

其大夫云者衛侯衍之大夫也喜其君則弑者服幸衍其大夫則殺非討賊矣則不可以爲君者也喜不可以爲大夫者也故喜之迎衍正也衍不殺喜亦以私勢而廢公法也然則衍與喜何如而可以免乎夫不正于本而免于末未有能勝者也故爲喜計者殖之死知剽之非所當君則弗君之焉可也舍其家而亡潔身而不知其餘正矣蠱之上曰不事王侯高尙其事善幹蠱者也棄剽不事從衍于夷儀圖以與之俱入可矣比之象曰不墮方來得所比者也用斯兩者則喜可以不君剽而抑可以不弑矣爲衍計者喜之許迎己也正名甯氏之爲賊弗納而自求入焉正

春秋家說卷三

主

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警無良昔詭隨人今詭隨己無良一也詭者之隨若將浼己而不可縱也受甯氏改過之請使全剽而以公子處之可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以祉已亂未聞其以禍也酌斯兩者喜固不得爲賊而衍亦可不殺矣故介于亂反于正去于禍從于福斟酌于原始姑爲忍待而弗遽非君子其孰能免哉喜怙其九世之卿不忍于寵祿而求以蓋逐君之惡則惡益劇衍沮于十有二年奔竄之苦遽欲因不正以反導人爲亂以假之權逮其未流喜雖欲弗君剽而不得衍雖欲以賊討喜而固不能矣正其本者理不可據先遏其欲欲據于中理以爲名于

外虎其文羊其羶將誰欺哉

惡而無以爲名其惡不昌充其類至于弑父與君亦各有名也名不可以意取故民不可以苟悅事不可以猝靖禍不可以遽已遽已其禍猝靖其事苟悅其民此三者邀名者之所乘也夫天下有兵連于二百年而可以一旦弭者乎二百年不解之難一旦姑弭之苦于役者之不審而悅也若病與熱者之授以冰也雖益其病作悅之矣于是而以事靖禍已爲之功而大名遽歸嗚呼孫綽王羲之之以沮晉秦檜湯思退之以誤宋使無名綽羲之何以得爲名士檜思退何以言出而上下靡以從邪宋向戌之惡泯王

春秋家說卷三

主

迹裂伯統亂夷夏啓紛爭俾無名焉亦奚至此哉夫向戌者惡能以其意取之名動天下乎孫綽王羲之固嘗欲以爲名矣而不能而向戌捷得之一旦夫向戌惡能以其意取名也楚之謀深陽餌而陰用之故利用其邪說趙武之志偷欲以弱晉而自保其力故樂假其詖詞而小國之君三晉之氓且如吳熱之得冰益其病而不恤乃相率以獎戍之名戍乃以名報其意而綽羲之力爭而不得者一旦而捷收之矣自是而後八年而楚奪諸侯以爲盟主率天下以蹶血于東方十二年而滅陳十五年而滅蔡吳熱者得冰而疾可益也乃諸侯奪于楚陳蔡滅于楚趙氏乃以

春秋家說卷三

主

罷外兵專內圖蠱其君狐媚其民漸漬而晉移于趙授吳熱者以冰聽其病以死而我且有其室也楚之詐趙之秦戍乃以爲名于一旦烈哉名之爲害莫之拯也檜思退之俎豆綽羲之餘也綽羲之之宗祊戍之系也名之嬾也有源流焉民速悅之事速靖之禍速已之故舉二百年之難若已之一旦而□□□□□□□□不旋踵之患陰陽之用生殺之數惟其邪說以莫之紀禍開于春秋之季稔于東晉之初極于南宋之世惟向戌之爲名俾以有名焉耳夫邪人之爲名爭之也無如其沒之也爭之其名競沒之其名亡故春秋兩以宋地而不登向戌之名于武建之列若曰趙武自偷屈建自詐也宋介其衝不得辭焉非戍之所能尸也奪其意取之名而弋名者寒矣綽羲之言焉而莫聽檜思退乍讎而天下謫之聖人不與邪說爭名而名乃正殆猶天平殺物不以威而物自燬矣游夏之所不能贊其論此與

道之誠也成乎邪邪成乎亂以衛鱗爲信以靈輒爲義以伍員爲孝而大亂極矣衛侯之殺甯喜過不在殺也政歸甯氏祭則寡人衍不喜殺衍將續剿以死卽弗死而衛移于甯矣且喜固北而事刺一旦志移于衍而推之刃功雖在衍私勞而已已發之罪弑君之賊也未覺之惡移國之

賊也。國賊固然其可殺也。如鮑之志懷其私惠保賊爲臣舉國授之喪先公之守而鮑乃以不失其信安于衛而爲卿是鮑幸而喜殺以奔也。匪然鮑之不爲華歆褚淵以終者幾何邪。故鮑之信不足爲信也。昔公死黨匹夫之諒而已矣。若夫鮑以失言爲病何病之晚也。善保信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爲亂衛侯之介鮑以命喜命之以弑也。而其辭曰政繇甯氏之二言者道之以逆許之以竊君言之不君臣奉之不臣友將之不友嗚呼惡有與其臣言使弑其君擅其國而可以信守者乎。苟息之不食言殉君也。鮑病失言信賊也。始之不擇繼之必保苟息且有白圭之傷而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三十一

況鮑乎。春秋書曰衛侯之弟與宋辰秦鍼均惡其挾小信殉匪類忘君親而賊恩也。穀梁子謂鮑之去合乎春秋吾未知奚以合也。

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以事存人而不以人存事事繫于人以事爲刑賞而使人因事人繫于事不以人爲進退而使事因人人之賊否也。微事之治亂也大故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不以人爲進退劉絢氏以不施殊詞于吳札疑于貶札非篤論矣。聖人所取若管夷吾邈瑗史繆國僑不假事而著其名于春秋聖人所惡若臧孫辰楚申不因人而託事以貶于春秋書其得失一因其事而

無益訓故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言其不足以當於王道之大綱也。然則札之賢不得因其來聘以爲之特詞義繫于聘而不繫于札其與椒術同科也。何嫌乎札之異于椒術哉。且君子之責人也至于賢而止責之以賢人企望矣責之以聖人趨狂矣。賢者之自靖也盡其道而無憂盡諸在己可弗憂矣。憂非所憂道先荒矣。故君子不以聖責人聖非可責者也。知然札何足以君吳而聖人奚以君吳望札哉。藉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諸樊兄弟賢不逮札將使伯夷李札各操自賢之心以酌君父之命爲公爲私而天理亡矣。且僚之愚光之狠臣員鮑諸慶忌要離之流挾

春秋家說卷三十一

三十一

雄桀以喜亂而札乃恃自賢之心排嫡系以自立亂不發于僚而發于札爲達節之言者不能任其無咎也。僚光之亂不自札開札惟爲僚則身名交墮進以希聖人之權退受黔牟叔武之禍札且親以其身而爲戎首安得以積仁之岐周戴季愿而晏然者望聘兵樂禍之句吳哉。故君子之于札無可議也。札之于父兄之命無可屈也。微子去紂商滅而不損其仁句吳兩世之難天也。于札何尤邪。札無可貶春秋不因聘以貶札如實而書從乎椒術之例說春秋者無所容其鑿知矣。嗚呼達節之典而踰矩以爲聖邪說之有枝葉也。而人無同志東晉之士薄井丹而尙相如

故中原陸沈而纂弑相紹禍亦烈矣秦檜善無常師之說用此知也李贄之獎譏周進馮道祖此術也君子好辯以爭而不得佞人片言亂之而有餘綯游二程之門不思而淫入焉亦爲不善變矣

札終辭而不君自靖之仁也爭弑之禍咎始于壽夢之失正道失于諸樊之虛讓禍成于餘祭之妄立札無咎焉若然則札無議乎以君子而議札其惟諸樊死餘祭立之日乎諸樊之始欲讓札也非道之正而猶父志也札不從諸樊乃傳之餘祭以及札是輕宗社亂典章而其爲謀也亦迂矣札于斯時昌言其終不立之心以息餘祭之妄革諸

春秋家說卷二

于

樊之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力爭之日也而札文弱而不能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予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冀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也彼卽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祭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爲矣況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敝也愚札

所無能解矣諸樊之謀也迂餘祭夷昧之妄立也僻僚之無忌憚也狂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間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爲君子而幾不免于同汚也乃欲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春秋之進退哉

春秋家說卷二

二

春秋家說卷三中

船山選書十四

衡陽王夫之議

昭公

學圖書
經義書

審于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臧否乃正善聽古人之
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解立之辭焉說春秋者
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
之也觀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
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僅貴于伯即
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主
以視無伯之亂世伯足賤矣此解立之詞也奚以聞其
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
之于春秋當其有伯宜冀其無當其無伯不靳其有何也
如伯之賤互古而恆賤如王之貴互古而恆貴則終不願
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奪矣尤有
于矣于無伯也匪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靳之靳其尚有
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絢其伯以讓楚
號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晉欲救苴而不敢自尸天下
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
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
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必有哉故曰伯之

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匪徒以伯之賤貴之也王
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
夫而主天下狙詐興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
下也故三晉陳恆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
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
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審于互形解
立之微言臧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讀君子之書而趨
入于惑不審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
起齊之未伯先求之乎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乎霍

春秋家說卷三中

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忌天下之競求而德之故伯事
成滅國取邑之事為之衰止魯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
魯于是乎取郛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郛苴之叛邑爭鄆
滅鄆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忌其言曰疆
場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舉魯一國而他國
可知已夫伯以相井而成王之霸也伯成而天下莫相井
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靈終
于救安在其不可望魯以齊晉之事哉晉之言曰卿主齊
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左延晉而授之主惜乎魯之無以
堪此也周禮在魯魯可以王而不能晉委其伯魯有其責

那可以伯而友不任昭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命也強魯以自強宿死意如踵之則惟恐魯之不弱也嗚呼趙武之欲竊晉也替晉以自保宿之欲竊魯也強魯以自張弗之獲已宿其猶賢乎武替晉以自保外嬖齊楚而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焉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強魯以自強見忌于齊晉而意如又墮其功内外交誼無不誦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下武之盜晉覬箇之偷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也非□□則不言戰不使□□之得□□□□也與□□

春秋家說卷三

三

則□□□不能□□則隱其戰公追戎于濟西□□□□僅書其追所以□□□□□□也戰者交綏兩可爲敵而不相下亢詞也□□□□而冀其自強憐之射虎者不得虎則不足道故□□□□□□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書敗者誼詞也是故知□□□□□□殄之不爲不仁欺之不爲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爲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欺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夷齊□□□□救邢

衛故許之于召陵□□□于箕于攢函于交剛于大鹵滅落申氏伐麇皆如滅陸渾故始許之于城濮終猶不奪之于平邱許以伯而後□□□可許之治也□□□不得以□□□者宋襄無□□□□而僅爭于楚則事以敗而春秋弗許成敗之際予奪之宜因其序而已矣春秋之許晉也匪徒許其制楚雖通吳而猶弗奪也逮趙武之失伯帥諸侯以長楚而猶弗奪也晉之通吳下楚猶賢于宋襄之爭楚或□□□或無□□□成敗判于奪分内外輕重之辨大矣□□□于大鹵□□□□□□大苟吳之功以留晉伯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宋襄秦楚不與焉此其大焉

春秋家說卷三

四

者也
事有微而淺言之知者弗爲也事有顯而深索之信者弗尙也正乎罪而求山之仁失而愚也不正乎罪而求入之義失而賊也夫仁不愚義不賊知不迷信不貳君子以此學乎聖人不遠矣故君子之治春秋考同則知異觀異則知同同異之間微顯以別正天下之功罪無出入之失不苟求深以異而傷仁義故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聖人之教如日有明正受其明則有耀矣非明之誠無事于燭絜也公聽不地則知其弑知之者以非弑之必地也吳楚之君不許則知其潛知之者以非潛則

卒必葬也于其同得其異于其異知其詞之微微斯不可率然而淺求之雖索諸隱非索隱也聖人之教如日有陰霽耀有顯微而終不舍日以求之故曰非索隱也列國之君弑則書弑卒則書卒惡莫大于弑君聖人之所尤懼聖人之所尤閔亦莫大于弑君懼之甚閔之甚則雖有他故不暇以分其專治惡莫大焉刑莫重焉則正乎罪者之不可佚不正乎罪者之不可陷天討所臨雖聖人莫敢易也以此求春秋之旨如日中天無隱待索舍麗日之耀燭燭以求明熒而已矣故我知趙盾之弑其君夷皋而不知其他也我知許世子止之弑其君買而不知其他也我知鄭

春秋家說卷三中

五

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卒不以弑而不知其弑也如春秋之教求聖人之旨且患弗得而曲爲之說坐非弑者以上刑縱弑者以末減立怪幟標隱旨以熒天下不足爲功于春秋無亦其罪人爾與謂楚麇之弑也孰弑之謂麇也麇而賊賊不足以爲君矣齊商人之賊而君齊人君之也楚子麇卒公子比卽出奔比歸麇卽受刃比之不臣麇皎如白日也比不臣麇度固賊而非比之君雖遲之十二年之餘比可以爲麇而討麇乃春秋書楚公子比弑其君麇則不與齊人之弑其君商人者均而度無州吁無知之罪明矣爲怪說者弗獲已而苛求于比責以高世獨立之大節曲

成乎度之果弑燈精燬之知述于後世而俾以世迷隔呼安所得舞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而曰見忠臣之至許止梟獍也而曰見孝子之至髡頑自瘡糜自疾陽生自天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爲之辭必如是以學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戕仁義賊則賊義知斃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熒天下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于觀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視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

春秋家說卷三中

六

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爵敬與懷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自必而況于匪人者乎宋之盟號之會導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爲也昔者楚與晉爭伯而恆阻于宋楚以之兩爭于宋宋困而不爲下楚乃以疲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舍于楚且爲之大致天下之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敬可恃也楚所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持其北吳鉅其東不弭于晉弗能東向而治吳也韓晉以得諸侯乃大會而馳師于江介楚懷此亟矣憤之憤盈而重爲之辭探其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爲楚舌而

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爲弁髦矣楚大得諸侯而宋亦腹蠶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情盡于宋矣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于會而不敵附庸之小邦此笑怪哉且非徒敬之弗可恃愛之弗可希也楚得徐滕賴胡沈郢而實淮夷是叩宋戶而奪其鍵也愛不足則憎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虔之死宋將不有其國求如昔者之兩受圍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恃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于偷此之謂矣且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于宋也其不得宋也非宋之固能寡岸也楚越陳蔡鄭許賴胡滕郢而攻宋則力窮于遠馭

春秋家說卷三

七

晉且必爭而久頓師于宋則情憊于孤懸將欲北收宋而吳睨其東則勢危于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惟其命矣順其脰味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漢之諸侯以與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人之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之蔑其班序以挑之于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敬皆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不得已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敬而不敢受夫至于愛不敢希敬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貿貿者之恃人以自

喪也不亦哀乎是故君子以自不敢慢而敬人非敬人以恃其敬也自不忍薄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憎忘天下之愛敬而天下歸之事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已而已矣乃君子之爲爾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敬者非其亢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臨天下弱不茹彊不吐也道以撫天下來不睨去不驚也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叙因親以親之而已不孤君子之所解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人之類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同斯順順斯

春秋家說卷三

八

辨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于異異斯攻攻斯服故君子希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惡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敬慢哉小人之附于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重不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已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于己而人司之名喪于前實毀于後毀焉而後悔困之勳悔有悔也宋之不終戴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于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賴胡沈許之終于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豈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顯道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吉无不利無已抑囚而不咎天祐之矣

申之會不殊淮夷傳曰在會之諸侯□□然則齊魯衛
曹邾莒免于□□會于號弗會于申以爲猶賢矣齊委賊
于楚而假之討魯固且亟觀于楚而衛曹邾莒可知已其
得免者弗獲已而猶知避乎大惡劉三之所以无咎也陳
蔡許之役于楚舊矣頓胡沈弱而不足以國滕小邾從宋
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亟擯者宋鄭焉耳乃宋鄭之合
楚也于是而甚其離楚也亦于是而始兩伐吳而不與從
會乎厥慙而不疑復之初曰不遠復无祗悔爲復之初不
尤賢于劉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
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既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殆

春秋家說卷中

九

乎德矣乃知人之反以擇利而反正固利而利乎正也德
人之覺不安于不正而正以爲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
道利之分人禽之閒盡之矣宋鄭之合楚利焉耳矣已不
從于伐吳而亟受盟于厥慙利焉耳矣其利也適值乎道
道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之悔數悔
而不定者也楚度汰伐吳之謀失陳蔡許頓胡沈固宗楚
而亡將及之宋鄭南向之初心弗獲已而小革迨夫伐吳
之果不足以逞陳蔡之相續以亡楚度之不保其終乃以
自矜其早覺而離之決浸令楚遂并吳度無內叛從容挾
陳蔡以求之宋鄭子產向戌之區區將匪過是悔而悔其

悔斯何足以當復初之盛德哉無當于復而亟從于劉固
不若齊魯衛曹邾莒之猶有憚也鄙哉恃知而知者之徒
爲黠也從淫而害有幾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逢抑悔其
貞長年有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賞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未有不逮者矣
如其適上者而重之斛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侯爵極
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
幼公殄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
矣殄商定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于百里而與齊均賞
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衰

春秋家說卷中

十

矣莫之裁而逼乎上不勝上也以非常之功有必裁之賞
用同而不用獨況夫罰極上刑層累有窮而不可加者乎
層累有罪罪其重者適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置從重以
止也均乎上刑而使即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黷怒
也均乎上刑而即其一何舍乎何即乎罪有公私因其人
因其事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
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忠而但責之曰無父治以天下之
教不暇治其私也楚僭王而變夷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
賊諸侯戴之亦大惡也從乎僭王之與弑君弑私罪也僭
公罪也私罪視公罪而尤嚴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案也

從乎從僭之與戴賊賊者有畏而陷私罪也從僭者無
恩而逆公罪也含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
楚虔而弑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
之臣子不能討而始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
于楚臣子之下而末滅矣若楚僭王以變口口爲之臣子
者固弗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令中國
諸侯之專辟也舍諸侯之專辟而使即乎未滅之刑以增
重焉然則楚虔不弑而可戴之爲盟主乎中之會不殊淮
夷以口口口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審矣從僭之罪蔑
以加也斥之口口口止刑極于死之說也從僭已適乎上

春秋家說卷三

士

而抑又加之以戴賊猶之乎其弗加也從僭者口加之戴
賊而猶然口怒黷于己而無能爲庸詎于勢何如其折于
理邪顧置其從僭而治其戴賊欲增之乃成乎滅之猶夫
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黷喜無勸懲無懲
君子弗繇已天威天福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墜矣故
刑極于死罰極于口天下之公罪口于僭王而口口度即
弑諸侯不更坐焉況乎楚虔者固未嘗弑君者也春秋正
楚子麇之卒于前罰戴楚之諸侯于行大義各設情如日
星徇傳之深文屈聖入之大法刑黷法亂惡足以治天下
哉

史克之頌頌者也顧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戴正厥度猶存焉莊僖之盛魯無入地也襄昭之衰併
與鄭受漆聞邱鄒水于邾受邾鄆防茲牟婁于莒孟子曰
今魯方百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敵而坐收之也惡莫
大于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辭其猶可以居之矣惟
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于是
而諸侯之爲盜無忌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勇者奪之
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于是而小國
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忌于盜尤
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度者無侯封建之不毀何

春秋家說卷三

士

待焉春秋書三叛人其詞直其刑嚴瓦解之勢即文而顯
舉魯以該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中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詞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
未純乎伯詞也明年楚再帥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
孰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爲之伯詞諸侯之伯
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于楚而後楚
得肆志于吳晉授吳于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
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詞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君子之
授小人授之利弗可授之權授之權弗可授之義義以立
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損道雖君子弗能奪之況細

人之僂從者乎吳之于中國也毀衣冠殊言語異飲食別
好尚義之所必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義而欲損其
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
春秋不得奪新乎楚之但以伯也春秋之爲之伯則猶若
有幸焉而聖人之心迫矣

奚以知貶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旨邪貶毫
毛之惡爲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惡君子
之所惜故貶揚纖芥之善爲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
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纖芥之善諸侯之師以侵陳
貶毫毛也楚子殺陳夏徵舒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

春秋家說卷三

七

司爲天下之所盛衰猶且取囚人之纖芥而揚之拋君子
之毫毛而貶之猶薄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庸心而規以
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吳于楚授
諸侯以從楚而攻吳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
北裂天下之大故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關之禍
所不可百年定者也春秋于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達衰周
不返之勢進徐越伯楚而狄晉其義大矣逐虎者朱鼠弔
死者勿問破孟猶且取毫毛拋纖芥以窺君子之喜怒胡
屑屑邪吳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
尤貶之詞知不以慶封故而尤貶吳矣楚度之殺慶封不

如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美之詞知不以討慶封而善
楚矣楚醜其甚吳之心而會有慶封之事虛據其偶執之
名以進退吳楚則是受楚欺而責吳者已細矣故知進楚
者伯楚也外吳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
一伯楚亦一伯楚亦一狄晉亦一狄矣狄晉則無庸于伯
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繇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
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
慶封之賞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
哉

春秋家說卷三

十四

平者前有不平也夷儀之役解齊景公立魯與齊同與于
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
而何平邪故暨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
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焉鄭輪平鄭始離魯于宋
而齊伯肇末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墮晉伯之謀成
暨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
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厄無怨可釋而以平爲文曰自
此而勿以晉開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棄晉也
繇是而卒不得合魯棄晉東諸侯之棄晉無遺矣故厥慙
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蔡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脅之
而眾愈攜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亢

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事齊桓晉文將獎伯以聚天下而糾其亂敗伯以相黨而胡弗甚不與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更爲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于楚而不能問無伯之力脫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心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畏名義之相臨舍南圖北竊中山以自肥也口口口口而無與問則弗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解而若無知則即欲曬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爲權姦之私人故爲魯者婚于吳觀于楚燬辱于晉抑不如其平

齊魯家說卷三

五

齊之爲得矣王之不王不如其協以戴伯伯之不伯不如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于時逮乎昭定以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爲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概以施而用之也密子曰吾其爲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爲也聖人弗爲大賢以下且無以捐其手足顏閔終老于布衣以此夫

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福之徒也日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甚故夫恃國之恆固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發于猝內潰外偏螻于一旦抑將歸咎于天而不知其皆

人也介楚固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蔡姬于是而試其君固追楚圍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于中國陳溺于是而假其弟以殺其家嫡故楚之滅陳有機滅蔡有名不自其先不自其後裨遺遺叔肝國僑之以小知言天降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安忍以相戕賊或討或逸而國不必亡豈獨陳蔡之宗祧爲必棄于天哉故曰不恃國之恆固不恃子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子孫之令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卒定國有賊而或爲討以靖之魯莊得之齊桓晉獻得之秦穆皆伯盧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夫固有其不傾之道

齊魯家說卷三

十

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爲我倫者閔我災不入我倫者幸我災固其恆也故南鮒者勿納鱧宇雖者勿養鰓不恃其鮒與離之工游而善匿也蔡自厥貉以來陳自會鄆以後授命于楚游羿之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子孫無恆賢也蔡固獸行于房園陳溺湛愛于牀第而國已懸于楚之吻何從得嫪婁宗姓恤名顧義之齊秦陳晉而與憂其不弔邪蔡離之詩曰慈無天此何人哉外有大戎之相乘而後伯服足以亡周不然宋初之逆唐元之忍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謂甚周邪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曰陳而莫聞乎陳侯溺之

卒也。陳侯之志也。屬招以立。而溺命也。招本溺命成溺。志然而溺。終歸志以自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志。假手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勢。而不可得。則惟有憂志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嫺嫺間者也。乃君子處不合之周親。豈必厚疑之。而固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焉。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也。故曰然。然又不格。姦勿使得有爲之謂也。悲哉。溺之愚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倡者。

卷之三

七

乎殺子之志已露。于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忌。則兄弟且忌我之忍。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窺我之忍。則彼灼然卑知我之不可終事。而我猶恬然相倚。以其謀其宗社迷者。日迷猜者。日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偃師殺溺。恚以死。聞奔過受戮。招乃逸。罰于越。故莫閔乎陳侯溺之卒其弱。不可瘳其禍。不可弭也。

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固親愛其所必愛。陳侯之子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恚死國旋以亡。何也。非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

愛之雖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雖弟而非友。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恬然不疑其忌我者乎。則天下有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恆忠其所姦而姦其所忠。志已不可戢。命已倒持。而後恚忿從之。自斃速矣。嗚呼。不得有道之子。臣而與屬焉。不得輔仁之弟。友而與交焉。必也與之謀非常之事。而不逞命之以非望之功。而不居志所欲爲。率與同爲。而不應己所好。而猶爲發其短己所。

卷之三

七

惡而猶爲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相比也。用其道則蠻髦自効。反其道則兄弟爲姦。招之恣行而無忌也。陳有骨鯁之宗臣。猶弗敢也。陳之無人也。溺之忠其姦而姦其忠已久矣。

有哲人之愚。有愚人之哲。愚人之哲亦甚便矣。楚合陳蔡。鄭許以圍宋。魯遽往會之。楚滅蕭以偪宋。魯遽往會之。楚因陳亂而滅陳。魯遽往會之。僂捷之甚。便魯數用之。而無勞。再計所謂愚人之哲。甚便者也。楚挾大欲以睨中國。疏不加怨。親不加恩。視其力而已矣。力苟未足。卽深怨如宋。而取平以旋師。力苟有餘。陳蔡日扣其廷。而數墟其社。然。

則魯高枕山東而楚弗能以一矢相加審矣挾走權之心
乘趨時之捷足無能自固因以之靡故甚便者愚人之哲
哲益愚也楚度無道以興其興也倏焉倏以興即其速以
燬者也魯則君執玉大夫將賄棄疾立而自戢封陳蔡以
謝天下謝天下非忘天下也魯則君無南轅臣絕行李故
夫愚人之哲亦豈其善走權而疾趨時也哉震以一旦歆
以一旦一旦之乍災魂穢神游而速去之也亦如抱歆而
鼓瘠嗚呼處無道之天下而欲為君子其亦難矣道之據
不如勢之張志之大不如氣之盛與之強不如表之榮非
夫善世而不伐不見是而無悶者惡能與浮沈之流俗相

春秋家說卷三

十九

迎隨而弗喪其守者乎甯棄疾之寥寥也勿爾虞之奔走
天下也愚人無所用其哲而已乃全詩云無然歆羨此之
謂已

春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許之討賊之詞也書執公子招
誘蔡侯般執世子有不許之討賊之詞也招殺世嫡悲怒
其君而不去其公子般弑君父而稱侯子稱世子不于其
討曰言其賊賊非楚子之得討矣臣弑君子弑父凡民罔
弗怨者人之大倫存焉而非我類者不入我倫不入我倫
人倫之善敗非所治也非倫者而治人之倫人道息矣故
君子之惡虎豹蛇虺也甚□□□□也甚□□□

□□者為其變□□□也惡亂賊者為其變□□□
也已變者甚于將變者不待變而固然者甚于變者彼已
固然而猶責人之將變而類己惜不知者且許之以義名
要豈可以欺君子哉非若楚莊之退安于伯志討賊而不
有其國必弗為之假借之詞君子之不可欺也以此立教
不善變之臣猶取討賊之名□□□□□而人道遂滅
夫乃知春秋之所憂患遠矣哉

春秋家說卷三

二十

之詞以隱恤之臣弑其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在官
者殺無赦況有為般之世子哉世子乎般亦般而已矣然
則為有者將何居景公弑之日有有知焉死可也幼而無
能死長而遂志以引決未晚也弗獲已而不立乎世子之
位逃以去猶之可也般者天下之所不容不得以食乎蔡
之宗廟有立則般祀貪得其國而祀元凶于先人之廟以
夷先祖于大煞蔡仲之鬼不如其餒矣故國之存亡非有
之事也有弗獲已早逃其位國人求景公之別子以嗣其
先俾般之罰正于死後有之所得為也有為般之世子而
有惡矣愛死而死不可免貪國而國以亡書曰用之楚惡

而有賤君子之所弗恤也

有受治者以天子之治治之故貶其爵微其人陋其事目
言其所爲惡舉凡滅仁禮去信義者用此法也有不受治
者然後以王者之不治治之則爲之號舉故戎狄荆吳之
舉號號非罰也貶細之所不加示不相統焉耳以法治諸
侯以不治治化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殺之戰號舉秦許
之伐號舉鄭鮮虞之師號舉晉曰彼且于宗周未亡之天
下自固其國我不得以諸侯治治之矣故殺之狄秦非謂
其貪利蔑親也衛貪邢以滅同姓而猶生名以治之也伐
許之狄鄭非謂其附楚也陳方會逃歸而卽楚猶目其事

春秋左傳卷三

三

以治之也伐鮮虞之狄晉非謂其詐也獻公給虞公執而
滅之猶稱人以治之也惟之三役者天下離合之幾宗周
存亡之故封建興廢之繇繫焉窺宗周流天下以廢封建
則不得爲中國之諸侯矣不得爲諸侯天子所不治彼自
爲秦爲鄭爲晉非我侯氏猶荆吳戎狄之爲吾敵也自般
之戰秦于是而東爭豫土周不保其鞏維之勢始于此矣
自鄭之亟伐許天下遂顯然以不從楚爲罪削周之東援
啓楚之北道南北分疆之勢成于此矣自晉之數有事于
鮮虞盡捲河北以分天下而伯者彌縫中原以奉一人之
勢解矣故昔者弭兵之約向戌之說已陋而聽之速楚國

之相辱已甚而居之安晉分天下之心目移于中山冀代
之閒委南諸侯于楚謂爭楚之無益弗如棄南圖北割據
以自實可捐伯而以誅王也師楚之知抵楚之閒嫁窺周
之惡于秦楚而實以吞周所封建之天下掛山馮河以臨
周于是而七雄之勢成矣七雄之勢成而晉得其三是晉
半得周之天下也王失則伯維之捐伯不居而雄心有在
是周之亡不亡于秦楚之爭而亡于晉之委也故鮮虞之
師周之所繇亡人不知其以亡周封建之所繇裂人不知
其以裂封建而君子知之則已早矣曰晉自足而非晉之
晉也敵也狄也有天下者爲之防焉耳無用治矣嗚呼秦

春秋左傳卷三

三

窺周周而外有秦鄭裂中國以楚爲名而爭天下則周外
有鄭晉以山東割楚關吳而自食河北則周外有晉秦爲
秦鄭爲楚晉爲晉齊燕因之連以分天下滅宗周而盡無
封建秦倡之晉成之齊猶有俟焉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
韓魏爲先趙爲慘齊最後亡而殺戮亦淺秦一宇內遽燔
一匹夫之手爲萬世笑春秋之所損爲不足治者天之所
坐罰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合一者也
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別爲
之意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
之也若驚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驚天下者也楚聞實未

嘗弑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實弑其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弑其君商人棄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為疑則商人之弑君亦稱公子矣以先言歸而後言弑為疑則比得奔非紀其歸將嫌于在晉之不得弑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即辜而無辭名正焉耳授弑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焉耳故曰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聞見為微名以鬼神之怨恚為鑒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家說卷三中

五

懼此焉也邪說興疑辭濫暴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嬰之故其詩曰有兔爰爰雉羅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時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刑準名實而冤不得逸雉不徒陷春秋所以擬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強斷出賊而入夏則春秋反雉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弑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雷震夷伯之所而目言夷伯以爲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碯殺州吁離廩殺無

春秋家說卷三中

五

知而極之以人石碯討賊之力微離廩乘亂而無必志不足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閒一與一相當取推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憤者公子棄疾而已春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詞也大之乎石碯之與離廩而棄疾傳也聖人沒大義隱淫詞以亂撥大惡掄大美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有比以立而又忌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強比拙而棄疾狡比猶賢而棄疾固惡也拙弱以伸強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爲勢人審矣拙者爲狡者之圖而護狡者之譏以弑君之罪歸拙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爲愚人審矣抑弗獲已而曰比賢而春秋實備之邪夫實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粹而摘其小疵全之也取他人覆載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卽汚諸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陷小疵而卽嬰無上之辟哉嚴其所惡獎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回而天下順焉苛其所愛貸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甚矣夫淫詞之以害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人以甚美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立臣子之鵠以伸天討大義昭無容掩也

春秋之始不授伯授伯者以拒楚也授伯以拒楚楚雖善而不納遞乎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

無適也無莫也憂患日深乘時以盈虛行其庭不見其人
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號吳人楚
而殊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而
外以外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
而內矣楚始僭矣是于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
中統邊之詞也楚受貢于周母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
而忌王衣裳禮物皆中國而從于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
之質蔑禮尋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
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
而通服飾器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

春秋家說卷三

三

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弗獲已而
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
人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授伯則以人存道而道
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汎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
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于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文而今亡文亡闕者曲以成其說
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黨
惡者之諛詞簡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是非撓于是
聖人作春秋據名實定誅賞諱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故出
實無者不故入聖人無意因天下而不私其書曰許世子

止秋其君買赫然舉覆載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
不得而出焉定矣傳春秋者猶曲爲之說縱止于大慈而
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淫大義隱厄言日繁世教之陵
夷久矣且夫出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
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營藥而言弑何以處夫楚商臣
蔡般之躬爲梟獍者也納商臣般于不營藥以毀死之等
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營藥之不可言
弑猶其不可言孝也周襄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
者百有餘君其子之能營藥者吾不知其僅幾也藥之殺
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

春秋家說卷三

三

者嘗之而眩百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暑而溫之喪疾而
衰之喪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
營藥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
僅以一不嘗未修己末之文而弑名定是率天下以爲僞
而蔑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爲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
何歎焉有其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謹縱大惡逞末文損天
懿聖人之歎歎此焉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
而抑之胡氏之保殘專己固矣夫
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是爲無子矣故不書
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

滅矣罪定于推刃之賊臣特以不葬誅其子使視夫捐其親于溝壑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議法等殺差也若夫爲世子者既弑其君親大愆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葬再誅其子已從乎重合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爲子之道而大惡逸故蔡景許悼之書葬不復以子處其子也臣弑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子弑父賊不討不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夷有主而弑父者爲喪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爲儲君分尊勢偪威行于中外恬然就宮中爲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爲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旦莫討也君子矜焉而有待不遽誅也

春秋左傳卷之十

王

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景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爲臬獍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爲許止解意者其樂爲臬獍之私暱乎

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會于首止君在而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繫王也猶之乎鄭忽齊小白莒去疾之以國繫名也王室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耳王國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

繫猛以王國猛可以有王國乎猛可以有王國則猶敬王之卽得稱天王不名矣猛不可以有王國爲猛治也故從乎王札子之例以名猛而絀之猛可以有王國爲王室治也故從乎鄭忽齊小白莒去疾之例以國繫猛而誅子朝猛可以有繫之王國胡爲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議也父子之仁兄弟之恩當其事者自喻之義也景王之意廢長立少秩大倫者所不與猛所不得而奪也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義人子不可得而奪乎曰奚可哉故伯夷者非夫高人絕世不可偏贊天下人子之行而苟弗伯夷尙得以爲子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春秋左傳卷之十

王

已孟子曰欲知舜與瞽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苟弗伯夷不卽均乎盜賊者小德之或然也苟弗伯夷卽均乎盜賊者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也子朝以幼奪長乃先王則有其志矣先王之志不行猛立而朝爭則罪專朝而猛免先王之志或奉之朝有挾而猛爭則猛與朝分罪春秋書王室亂王室之人皆亂人非獨朝亂也非獨朝亂而猛先之朝乃應之是故敬王未立以前春秋不目子朝之惡而以王猛居皇繫諸王室亂之下明乎亂王室者猛也父子兄弟稱兵相向曲直爲輕先後爲重苟先之矣雖直曲也苟欲弗先雖欲不盡責人以伯夷而不能也故君子之責人

不違求其如舜而責人之子也則必之以大舜伯夷泰伯而不爲苛故曰替賈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必定者必至之準也朝有尊長之心而猛先之以事故猛未卒朝不適罪朝既有爭猛之事而敬王立以靖亂故猛已卒朝惡不敬王討之以有名然後曰乃氏立朝之惡而正敬王居卿之號敬王所奉以討朝者爭猛之無罪也朝篡而威平賊也王猛所挾以首亂者景王之過也挾父過者不孝之尤則不可以誅人之不弟也追景王之失以治子朝于他日義著于天下道也名王猛以細諸世子之外揜子朝之惡而未發義喻于當人之心子道也當人之義勸諸

春秋家說卷三

王猛

心悅諸慮不可以名爭不可以天下之公論爲所挾故曰義內

父之志不可奪無之而奪焉者乎曰權衡者非適有也物無適權衡而乃以用夫權衡故心卽爲權衡而非有權衡焉聽心之用也彼心之所輕重皆將爲之權衡矣而我適從之是吾無義也或適違之則父子兄弟之際不得以有義矣審彼輕重之所向者吾心之用也故禮莫大于別嫌仁莫大于全愛無嫌而愛可全君子之以精義也是故景王之志志立于朝王猛奪之而爲亂首勾之爭朝猶猛也猛以奪父之志受誅而勾無嫌審此者可以全愛矣景王

之志欲立朝也猛長于勾訓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景王之存猛固存勾固無壓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勾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立景王之邪志猶之可奪矣猛爲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之惡子可行于子不可以邪志言也猛見惡忌于君父而欲挾己之是奪父之志犯其所甚忌居厚實于己以彰先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敬王可以無大恫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愛未損也使敬王讓弟兄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

春秋家說卷三

王猛

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孤竹君無忌于中子景王不預惡夫敬王無忌無惡不得以億君父之或忌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愛也景王緣朝而忌猛弗獲已而擯立勾于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志也其庶幾于幹蠱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大義以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有可損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風而侵史官

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益非懼其不確也所見確矣而不益史有其司聖人不以意侵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善言聖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故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備記其始末皆魯史之舊也公孫于齊還之晉其次其居其在紀之已詳亦魯史之舊也昔者王子穢之亂志齊之伐衛而盡隱子穢之實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著復入之事或曰穢之亂齊平之帶之亂晉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爲王室憂而魯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奉敬王以靖亂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曰綱公于外而以逆公爲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返魯國之人心戚矣心之戚故志之詳衰在王室失職在伯罪在疆臣過在昏主崇貨忘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所取裁乃孤伸其意以立文聖人之于春秋也下失道則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取衷于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感天子志之弗諛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爲不可損也即人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爲有變例而特書啓王通元經之妄作評矣哉

避咎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于事先便以歸咎于任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爲咎府而田豐李綱之挾敗以爲名復誰與之爲淵澠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彼而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必將居于不力之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有幸敗之心先居于競之無力授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天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既有歸然後以無徵而持其固可立爲定論垂于後世說淫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棄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而莫辨其誣乃不計昭公方出之日孰爲謀而以主晉爲固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觀于晉劣得成禮一而已矣晉之于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甯有晉而後衍亡晉接有齊而後赤弒逮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次且河上託疾以返不待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于晉矣然後陽州之役何忌驪戾敢于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于伯者晉卿之下比以交蔑其君也路人知之矣士鞅黜貨不廉于梁邱而權尤重志尤應晉不可恃弗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昭公所可與爲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

陳氏有下比之私而猶不敢違梁邱之貪賄行于莫而猶
忌于楚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奚況于
晉哉從平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爲之說者挾以
咎公之失主歸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爲之說者
抑曰野井之暗鄆陵之盟齊勃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
陷于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伸故事敗
之餘樂播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
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寒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
乎公奔未幾齊唁已先固成不克鄆陵繼會公自無反國
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末論之平也平情者聽榮之枉
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辭
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平百世略成
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咎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
佞人遠矣夫佞人者豈無以挾焚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
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
而□□□春秋之□楚不如其□吳楚進而以中國之
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治也楚顧虔之弑爲誅其賊
鄆陵君傷曰言楚子迎之乎中國之君臣矣吳與光死
于戰而不言滅不賊其兵死也吳弑其君僚不著其賊不

足與誅也不得其說者以爲僚不宜立宜見弑而賊用無
治衛剿篡立猶曰甯喜僚之失正未烈于剿也抑以吳之
大臣不早廢僚而召弑禍罪歸于大臣是大臣特不能知
難以建非常而遽卽上刑賊反逸焉輕重之衡俱矣故曰
周辭比事春秋教也刑比其類例比其同以知僚弑而不
曰賊以吳之爲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
齊爲天下伯晉自爲伯君子以法進退之而大均平辨□
□□□□□禮也楚以僭王夷吳以斷髮文身夷君子
以夏治楚□□□□□而進夷之而大維清□□
□□□無君臣父子之倫也以大倫故□□□不以□
□而廢大倫商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惡于無君臣父
子者□□□也□□□斷髮文身□□□君臣之
義父子之恩復何望焉號舉吳以視司寇之所不治也別
夷于夏而王事與別人子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晉以天治
吳聖人無異用人事有異受故曰理一而分殊
例曰□□□□志吳楚之兵爭則內楚以外吳不從
平相攻之例矣吳越之相伐相入詞平而無所內無所內
而猶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變也天下之勢必有所在昭
定之際晉無伯心齊欲爭伯而不成楚奔命于吳而不給
勢之所趨合離之所競西不在晉東不在齊南不在楚吳

越于是乎受勢之所歸以司天下之輕重故其相攻也天下之所視也天下視之而天下變天下變則例變□□□之攻所以甚天下之變也天下變則例變例變則道亦可變與曰道有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用時也有不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不爲時用也昔者春秋嘗不授齊以伯矣已而授之授之齊而又授之晉繼而惟恐晉之不足以伯矣此夫例因天下道因例用時以治時者也其于楚也嘗號舉之矣已而爲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內惟恐其不得志于吳矣此夫以例從天下屈道從例不獲已于時而救時者也至于吳而無望焉矣無望于吳亦不可改而

春秋家說卷五

手

望越無望于越終弗容復望于吳吳越之事輕死榮殺獎詐尚力自戰而不爲天下勸懲勝而不爲之名棄□□而賤□□□□□□□□□□□□故君子可用時而不爲時用楚可用者也吳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則爲之用而已矣故吳越相攻之詞均而不以內楚之道內吳也人禽生死之際道之尤嚴舍此而君子無道奚容變哉然而天下視之矣吳勝則走吳魯衛走之而晉且走之也越勝則又走越魯衛走之而齊且走之也追二國者之已滅其道知餘習猶以染戰國之天下趙武靈秦莊襄始皇之所尚皆吳越以爲師則天下之大變始開

于吳越君子不能自愛其例而爲天下錄變乃不容不自愛其道以治天下之變故春秋有三變王變而伯伯變而夷當其伯不能爲王存也而存伯之詞恕當其夷不能爲伯存也而存夷之詞危其詞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詞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傷見乎辭矣

春秋家說卷五

手

春秋家說卷三下

衡陽王夫之誤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制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束不肖于義而盡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肖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肖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執迫之憚而必遵此戰祭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

春秋家說卷三下

于君兄也南殖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安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異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爲之例鄭儀衛則與出奔者而竝稱君衛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訓矣公子宋逆喪于乾侯其猶授受也五日而殯殯而踐阼其猶顧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讞賊者辯讞不辯治不得嚴讞季氏以等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卑爲其已甚者與文虧則求之質質虧則求之文文質兩無

可原而後刑之不貴魯人有情質未澆也意如有憚文未害也子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誦也文以附情質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求之矣

春秋家說卷三下

觀諸瘵者非同瘵也適有所因吳氣乘之拙工爲之診曰此他日之必瘵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未逮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殺于是乎而瘵成拙工固曰吾信他日之必瘵豈妄也哉忌其爲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瘵者恆得瘵忌敵者恆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通晉而叛楚因爲晉而竊楚未能如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浮動之吳也奚其必楚瘵哉楚于是而殫力以事吳抵乎闔廬之七年兵加于吳者七吳固不動于伐楚楚自勤于伐吳吳一伐楚而君死原野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燔卒于舒鳩氏之誘未浹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誠吳也雖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殫于七伐楚未嘗不勝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質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其如楚何哉憂之如無憂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以無所防曹丕曰因權于江銅亮于山誠哉其審于敵也而吳蜀不能爲魏瘵矣楚昭王之反也吳怨酷矣置吳以

授越而不夾越以攻吳故越為楚滅吳而終繼于楚側與齊建之不逮此況囊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吾療也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曹丕楚昭之知不察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固保之則仁歸之因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于己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得之如搏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為君范鞅荀寅之為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眾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

春秋左傳卷三下

三

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枝而實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非已而侵之楚自詒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楚遺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漠然相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莒滕薛杞邾牛驚其拾之眾弗已而從之乃諸國者固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義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

為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釋讓李密之飢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奚但無成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仇廢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為主而離矣故荀寅之食至召陵而劇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枝實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賦像情不得運徵矣

春秋左傳卷三下

四

免于亡君子之所弗責也似可與怙怙之以亡君子之所弗嘉夫鹵莽而歐入于人無憚延旦夕以有冀小國不獲已之謀也歐使之動而以亡無備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已而亦以附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歐焉一若有怙而果不可怙昔之向為冠帶之倫者今陸沈而受口口口口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頓胡沈許之載楚也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載楚故而不趣亡于楚則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祀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蔡一動晉一招動之弗動招之不前而疾為沈矣動之動招之至而終為頓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頓亡

又閱歲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圍于楚夫此諸小國者從未嘗一執玉于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國一有晉而諸國滅然則即不執玉于晉之廷而何莫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破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原解中原解而七國孤七國孤而必并于一周之所以亡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魚爛而終此禍之不爽于遠者也陳蔡頓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衛之去晉也如驚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于近者也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保人以自衛也晉定之爲君士鞅荀寅之爲政而大會天下于召陵君子之所深爲天

下念也

春秋家說卷三下

五

俘人之君甚矣甚其無忌而爲之也襄昭以前滅人之國者不及其君猶有忌也楚之以蔡獻舞之亂也晉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也之亂也固無所忌伯之治也固可弗忌也均爲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淫以還而不知忌夫豈有人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鄆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魯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爲國君失其所以爲君不相敵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爲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若莫是過也沈一不會于召陵

而疾被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而以責沈于一旦曰吾有名而固有義也所爲至賤而安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苟忍而襲義以爲名即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甚惡夫安忍而蹈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孟子曰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

當從公穀

目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爲之郢

之人非蔡爲之也不許吳之人楚故目言吳免蔡以專乎吳不許吳之人楚非不許蔡之人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

春秋家說卷三下

六

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入楚之役蔡且免于報矣非我類者喜怒不可以理求苟可以彊而彊非我罪苟可以彊而終以彊備之彼且懼焉然則蔡猛于戰楚而憚于入楚吳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足以免始于此矣楚之彊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郢之衄蔡又憚而不與吳終其事君子之所大閱故詞免而實不免惜乎楚之大衄授之吳而成其惡斬之蔡而不竟其功也蓋蔡之憚楚久矣志憚而實憚之實憚而名亦憚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已事裂而慝然不居天下之不勇于義者非義之不能爲

勇也一旦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視者遽引封豕長蛇以相攻蔡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侮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爲怨府故無實而奄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毅然以入楚不敢入楚而又惡得免于敗亡邪故蔡之惡然不居取怨之招也

周人爲與而委怨于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姬之二曰包有魚不利寶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義也賓不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及之賓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于賓矣

春秋左傳卷三

七

義之所不及賓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忌鄭怨而以爲功諸侯不違鄭功而安于無怨伯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于魯則何如勿討之爲得乎魯能服鄭則魯不必晉而可以逞于諸侯鄭將蠱魯以亢晉晉無庸矣魯不能服鄭則魯之不利晉之不利也魯小損其寶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魯無同爭鄭之心薄伐于鄭而鄭不固怨魯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覲魯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怨魯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魯弗同怨鄭鄭弗同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其所謂而怨晉之嘆已晉無辭也嗚呼委怨于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藉手以告無過進不能爲之圖功退不能爲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益急魯以蠱魯而魯長舍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于人之失人義之所違即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矣齊移禍于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

春秋左傳卷三

木

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乎晉委鄭于魯乃以委魯于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同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觀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美以諗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卿者曰侵精者曰伐精云者莊也卿云者淺也魯無怨于鄭而抑不觀利以興兵故不壯于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觀合于魯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于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執罪名不明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會謝晉而終于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焉競也弗察其中情而信其表之說爲愚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絲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奚以諗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孔子相諾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于天其從伯也受命于天從伯之受命于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彊弱無恆勢從違無恆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笑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平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爲典要分不

春秋家說卷三

九

可爲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爲重傷之遲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即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爲而爲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伯不給伯則許其自爲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附其國伐而非以競平而非附于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而贊其成也

伯之不伯諸侯無攸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邦交者人倫之大節並行而弗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如是邪伯之不伯舍之而弗爲之遲回非君子之薄也伯之不伯

姑繫之而祇以自傷也齊桓之伯也成乎宿母以通王貢爲通王貢之名者王貢繇齊而輸也諸侯致貢于伯伯致于王則不純乎王而貢者多矣是猶季氏之盡征而貢于公也齊始之晉因之悼公因之平公增之觀夫子產之爭叔孫豹之請視邾莒則竭侯國之內以供億一伯久矣大夫又從而私索之然則將欲自保而姑繫于伯內虛其國外弗與恃國勢之所必誅故諸侯之奉伯也名小誦而實大誦也南宋諗金之必亡而不能自絕于歲幣金亡而隨之遲回而不舍宋以天下斃焉百里之提封其不足以勝此明矣竭立國之資上不以媚王中不以修備下不以紓

春秋家說卷三

十

民委之于屏繆之堅而意又睽焉是將以國命民膏賈長厚之名君子之厚也非此之謂也詩云魴魚鱗尾勞民以奉君也文王以之以文王之事殷者事伯殆乎愚子割肌以療母之後夫也使伯不以列國爲腴列國不以伯爲漁伯不以列國爲薪列國不以伯爲斤雖失其道猶將依之也苟得其道南國之所以戴文王也詩云父母孔迺君子豈欲人之輕去其父母哉春秋許魯之平齊鄭以背伯惟其非父母也

記禮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靳禮于上而專刑于下不足以誦王道矣彼將見庶人之不足備禮而大夫

有議貴之科也泥于一端概以全節斯惡知政本之與禮
意哉王者之法刑尤詳于貴禮必逮于下大夫以下刑有
不足施王者弗治焉不治而欲與其亂則修禮以自嚴而
銷天下之萌於詞典知此可以知春秋之議刑矣封建之
天下遞相臣也遞相臣則亦遞相君也天子臣諸侯諸侯
臣大夫大夫臣陪臣相遞以尊而分各定故諸侯專則尊
之大夫竊則誅之曰言其所專所竊以正罪名而致之辟
專兵則目之專地則目之禍施于國背凌其上則目之大
而不降小而遺春秋之以刑治諸侯大夫者詳矣而惟
陪臣則不然陽虎之亂也觀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一

蹀血于都市而播惡于鄰國藉大夫而有此樂盈華定之
誅所必嚴矣而春秋甚略之略之者非謂其罪為不當刑
也以其人為不足治也人不足治則罪亦不足刑故刑有
詳于大夫降于士而宥于庶人王者乃以統貴治賤而不
與天下爭生死也刑所不詳治所不屑有以治之而不特
治乎法王者之治太平也固然而猝逢其亂起于愚賤王
者將聽之而弗治乎曰可弗治者固弗治也所必治者不
可弗治者也故陽虎之欲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結
疆鄰蹀血都市皆弗治也其竊寶玉大弓固不終竊也然
而必治也所弗治者何王者端本以讓刑惡錄于季氏終

潛于陪臣大夫陪臣統賤也兩賤而不相為說治其本貴
其未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士而無不上于大夫之說也
議貴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置刑而
尚禮齊者貴賤一矣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
顯之于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一天下而觀之以禮
也雖暫竊之必固誅之出乎禮入乎刑為弗赦矣故刑之
所至禮必至焉禮修于上而必達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
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
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遞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
賢親者弗率賢者弗能自獎賈而弗治獨奈何忍以責之

春秋家說卷三下

十二

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于賤賤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達緣
禮而議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
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
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即乎典刑王者之治卑賤惟自
治焉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然多求卑賤
者于法而寬之于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
下之所詳也東溟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冥
趨而禁之至于國家之大典人道之大倫者以曉然播告
于天下逮其顯相背犯則又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弛
于禮弗能修明而後特刑以劫天下刑禮上下之開顛倒

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日繁禮日圯人而致之禽生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兼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侯度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之盛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傳說以起而在位其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商容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貴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而世卿啓崇世卿而君無固權魯晉齊邇周之侯度以終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甯無相奪之臣即不保無倡亂之緣無甯無怙權以移君之事奚爲其然也天

春秋家說卷三

十一

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周也是故戴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川殷也是故迭相執政而權猶司之于君春秋所書魚石之于彭城華向之于南里辰佗彊大心之于蕭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不能專蓋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邲楚分南里據國都據大邑聚不還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擁權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叛而無可爲討逐之自天下之

所不誅不必叛而國如其國君寄生其上而一聽其生死故乾之極曰亢龍有悔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君无位而臣固其居乾坤之所以毀也無位而毀不必有取亡之主而亦亡冰馴至而堅陰不勞而坐困其陽矣兼殷以爲道故終春秋之世君恆親將而兵柄一兵柄一是以不叛而必不敢制其君乃抑兼周以爲道是故不登立談之相不容獨野之臣而國猶有與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深制不逆春秋詳宋之叛臣以爲猶可得而治之也

春秋家說卷三

十四

羣意攝無庸縷盡者也該羣言而不遺攝羣意而不固其惟知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例言春秋者惟盛夏之涼雨而謂之涼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里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諸陳款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商臣般止殊而蒯賁不與蒯賁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款鄭華之詞也常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衛世子蒯賁正名效也靈公存而爲世子是靈公之猶有子矣靈公沒而猶稱世子是與蒯賁以終爲靈公之子

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瞶之不肖史冊有餘惡矣而其不失爲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舉也謂蒯瞶之弑母者戲陽速之辭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柳之辭也先乎世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乎世子而公孟逐矣巨室去廷爲之空批根株本以冀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戲陽速之爲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爲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曰其而不可以爲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以孝者惟不去耳蒯瞶去而父子之恩猶未賊焉蒯瞶行順而申生心順均以世子稱未大失乎世子之道也道不失位不可奪位不可奪名不可已匪直輒也公子郢亦

春秋左傳卷三

卷三

胡得而擯之是以知謂郢爲當立者不難也春秋之旨也無已靈公卒輒惡還蒯瞶其可以已乎可已而郢也而後父子之倫夷矣雖然蒯瞶之于輒其猶責善之過也責善于梟獍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酷矣不知以責梟獍之子奪之不使爲輒之父而蒯瞶分惡非不仁以逃變邪之禍子之爲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兩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殷止之例以詞誣意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務以詞通責成事也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爲而應者介于動而不容已于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

心此君子以之義德豪傑以之養力豈徒不介其會而爲之淫乎抑將樂其閒而以自旌矣晉之伯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魯衛魯東折齊西向衛居衝而聽之其無與動而因以靜者惟宋焉耳青兗豫徐之交心淫氣憤師師躍蹶而無止勢宋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忻以親晉也國大而得晉久諸侯之所不能動也怙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弗動矣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也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乍一動之爲難持耳一動之而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矣是故

春秋左傳卷三

卷三

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持終于始之難而無難于終然而庸人之失恆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未有不咎者也宋接鄭衛之壤其夙與鄭怨深矣宋恆挾晉以加鄭鄭不輯于晉而恆洩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戰以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逼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作而聽之矣聽之而養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養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卽未有養焉彼惡知吾之不重有所養于中也范中行亂齊衛底亂以亢晉夫豈果足以殘晉而散天下之交

乎宋乃遽起而伐晉始制之于諸方瓦解之日終淫于小醜挑達之際鄭于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知不自持勇不自制始于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困之上曰動悔有悔殆是謂與未踰年而罕達之師加于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以召鄭侮也動悔而吉也既惡于鄭而宋終違齊衛以自立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動逮有悔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畏禍而不迎咎不迎咎者不求禍也豈徒禍哉咎之所生非盡期于咎也卜急者禍至而弗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七

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弗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弗假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于遽求焉然而咎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為主而亟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害之機則捷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于淇濮之間范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緩晉逼而操晉命以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獎叛人而干宗國也夫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間而孰知捷以苟范授之衛衛即捷我于淇濮也乃衛知挾苟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孰知即以蒯瞶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逼衛于邯鄲而數即生于邯鄲衛晉以內難而即以內難晉

于晉晉不能多得之淇濮而所喪者多衛乘晉之叛臣而晉保衛之生父故夫以咎報咎者禍報其禍禍不必意中也晉之逼衛固不測苟范之且為衛川衛之乘晉又惡知蒯瞶之且為晉川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咎之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咎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後受者烈矣禍烈而咎深矣故春秋于衛晉之爭詳蒯瞶而沒苟范授晉以討衛之實矣

哀公

楚之聞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掣隨許之君仲楚之長不戒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

春秋家說卷三下

七

戒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戒不繫于楚君子弗戒焉君子與時消息者也故戒楚者殊楚于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伯殊之也伯不足以致楚而猶繫之望則君子猶懲罰之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于侯大夫且將侯焉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然然而王是則天下之大戒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

能治吳楚抑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
許得長楚以擯吳楚有功子諸侯其殆伯者之遺烈與一
時之大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伸楚以戒吳予楚者
所以戒吳也舍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
子之喜怒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
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
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何爲
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旦之義釋義也一
旦之謀墮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

春秋家說卷三

九

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遺遠謀失雖欲成其一旦之
志而必墮故墮者必墮者也今欲修一旦之怨不躊躇經
宿而謀之果則固曰楚必報之讎而與爲存亡者吳也乃
夫吳豈固有撻尸處室之成心不介蔡而必爲之且一破
其都熱嘗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奮以一旦計以一旦
空國而向吳又將竟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
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更士習于輕楚楚不能必有入
吳之幸而新敗之餘更士憚吳率習于憚者之餘燼深入
于習輕者之穴是損國以觀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
人其都矣吳之有憾猶楚之有秦也快秦之嘗救己信爲

春秋家說卷三

十

親己而弗防則越之承吳擊吳者尤可快也秦之救楚心
思吳之有楚爾楚亡而秦存之楚命操之秦矣武關通江
漢之險失而抑挾以虎狼之心楚空國以向吳而秦不生
拊背之心無能爲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爲秦驅
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于秦倍徙
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拊之不得歸蔡乃收江汝之小
國梗西道以乘其敝君必死士必燃國必覆雖欲如入郢
之難更得救以復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鸞熊氏
之國餒而而況平王之卒本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頓胡
降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于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勞而

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于西而坐困于江介堅持之
數十年而吳不爲楚舉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于越也越
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實擊之而越始逸于收邪是楚之
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弗惜于一往弗泄泄于四顧所
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非近小之知
所能略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
一事載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
蔡以爲略也亦非遺義以爲略也報讎之義非一還而遂
義也歸于報焉耳一還而不振則胸胸則終不能報而抑

下之是故劉禪以通好于孫吳宋高以稱臣于女直慮及于敗之弗恤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而下之也乎決于殉是周黨之見讓于君子也以社稷殉是欲買小孝而以大不孝買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宿而餒無窮之情見迫而遷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爲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邀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蹈義者慮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于楚怨于均矣非吳必報而蔡不必報者也吳猶蠶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于平王而疾酬之以禍是苗蠶蠅生而蠅食苗死也詩曰秉畀炎火惡

春秋家說卷下

主

其于此生而賊此也紂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與爭蔡之師紂蔡以先吳蔡睨楚而必娶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哉

鼯鼠之食牛鮮矣而敗食魯之郊牛敗于其所不恆異矣異者殆天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己而言警警其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爲天之權任禍已而畏之是小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禍已而懼之不以天之禍已而

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違之可矣畏其孽哉臣之事君子之事親遠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進慈母之所棄也彼操炎災而此惴惴胥史之以事酷吏者也替之于君父而靖之于胥史以爲愿則志戔以爲格則志淫以爲知而疾入于愚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違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理絕乎天矣警異者無適警畏天者有適畏無適警不以牛之災而求之于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敢輕言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億其或然畏之而益以狎之善爲修省之說者尤慎之于此許遷于葉非中國之故許矣蔡遷于州來非中國之故蔡

春秋家說卷下

主

矣許遷于葉而楚有許是以滅于鄭蔡遷于州來而吳有蔡是以滅于楚吳有蔡則是吳之蔡也故君子許楚以報蔡焉周官調人曰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楚以蠻夷拘中國之元侯訴晉侵之以吳入之蔡非無義之可執而胡許楚以報邪夫義者甚惡乎其爲名也名義義義以一旦者也義集而充非一旦而可爲名也□□□□□□惟中國之得治爾吳之蔡而許之治楚則尤劣于許吳以治楚君子不許吳以治楚而況于吳之蔡乎且今之爲吳之蔡昔未爲吳之蔡而爲楚之蔡久矣厥貉以還蔡絕迹于中國公子燮僅一思晉而通國讎殺之然則蔡者楚之

肺國也蔡侯哭之復封楚封之而蔡受之是舍楚而天下無蔡久矣以楚之蔡乘楚之敵伐楚以殘楚且立其廷夕操之刃藉許蔡以義名是惡人之不孝而使其子誅之也蔡之伐楚而殘楚者豈以蠻夷不足與而舍之哉囊瓦之貪于得裘蔡申之吝于失裘均之爲讎告之知市驅之爭爾瓦以一裘而拘人之君申以一裘而殘人之國牽帥天子之元老十八國之冢君爲之爭一裘之吝爲之名曰背口口口口將誰欺邪生死載之百年之中國亡而不憤君斷世子烹而不悶儼然受茅土于其廷而不作去一稱王之楚得一斷髮文身之吳而以社稷委之猶曰蔡義殺可

春秋左傳卷三

主

勿讎邪是義果惟妄人之襲而義爲賊矣謝枋得之拒聘也必正名其未嘗一日降元而後可拒也劉知遠之在晉陽也必不爲契丹下而後可代晉也不愜其德或承之羞晨楚夕吳假手而嗜之詩人之所爲惡背憎與中國無蔡一楚一吳春秋詳之非爲蔡恤也悲諸姬之子孫自亡自滅而爲天下咎非一日矣

盜殺鄭大夫先言盜而後言鄭不繫盜于鄭也盜弑蔡侯申先言盜而後言蔡不繫盜于蔡也賤士陪臣從乎君稱人而繫國逆乎君稱盜而不繫國諸侯之國有恆大夫無恆士從則其人逆則非其人諸侯之國有分士無分人其

以爲天下之通盜耳大夫奔而待放放而籍不絕尊其固尊親其固親也賤士陪臣無恆尊親合則重違則去載費而出疆用不極其貴刑不治其族周之道也而春秋因之是以知春秋用周之道也降士于尊親以勸天下之厚公士于天下以勸天下之賢故周之道至矣大夫有固尊而不失刑而猶不失也仕于他國而後失之故君大夫交相勸以厚而邦周士陪臣之貴也因乎上之庸之而無固親也無固親則于此于彼而皆其士士亦有以自勸于賢矣其逆也于此于彼而爲天下之通盜士愈以自懲于不肖矣周之道封建之法尊尊賢賢親親罪罪交相維而各有

春秋左傳卷三

主

其精意聖人因以制春秋之法嗚呼微矣君弑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書葬蔡昭公賊已討也衛殺州吁齊殺無知之必書錄功也蔡誅弑君之盜不書盜不足以名見誅盜不足以爲功也書得寶玉大弓不書盜之逐書葬蔡昭公不書盜之殺弗足當于春秋之法君子以是知賞罰之權矣故有國者恃刑盜而不恃誅盜盜誅焉而不足以紀則弗弑于先而議功其後不已陋乎匪直陋也劉裕挾賊孫恩之功而算晉宋全忠挾背黃巢之力而移唐成尺寸之功獲不貲之賞賞淫權替而國隨之以亡可弗戒與且夫張角翟讓黃巢之禍速天下非不可芟除之

患也其始也得虞謝張綱而已瓦解矣彼其志力亦猶是
朕簋之雄耳非有莽卓操懿植根于深也非有契丹女直
難阻之各類而不相下也釀之于微戕之于著國破君亡
乃始侈而刃之功以爲己績有人之心者未有不慚者也
賢者不以慚居功王者不以慚行賞故合天下之知糾天
下之勇盡人臣之節以名垂史冊而人主奉天以行賞者
攘夷狄上也除權姦次也盜無與焉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則貞二則淫故君子之法

春秋家說卷三

王

審夫不一以定于一惡有因人之賢而姑俯之因人之不
肖而故仰之哉傳曰衛輒辭位以避父則衛人拒蒯瞶而
輔之可也是其爲說浮游其法于不一之塗爲沽名者俯
而爲推鈍者仰勸天下以僞而便于賊恩也且夫使輒辭
位以避父其志必于避與抑志游于可避可弗避以觀國
人之情與如其志于必避也則未有悠悠之國人能移孝
子之心者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不能得之子而
臣民能得之君乎國人其孰輔焉夷齊求仁仁斯得矣爲
一經已未聞其繇人也如其無固避之心而姑爲避也則
試其欲取固與之術賢臣民之戴已而委惡于父也擇

子道而不知其至觀天下以僞而賊其仁良亦酷矣天下
未有不至而善者也至善者一而已矣一者仁也求仁而
得仁貞于一而守之約也故君子以心盡道以道立法以
法立名以名定禮孔子之于魯治叛人治之以禮于衛治
逆子治之以名禮無二制名無二稱正名之曰衛世子蒯
瞶正蒯瞶爲靈公之嗣也父尙爲世子子必不得爲君正
輒之必不可立也輒不可立衛人必不可扳輒而立之貞
一以斷復奚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
當避又奚立曹孟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姦
益不可拾況父子之際故言天下之斷而不亂無他誠而

春秋家說卷三

王

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爲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
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道而導天下以淫僞乃以僞
爲世笑可不戒諸
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
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
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蒯瞶之出輒壓于王父
而不得伸其孝養靈公薨輒可伸矣奚但辭位而避之已
哉請于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爲君子成孝
子之美也國人弗聽是國人者皆輒不共戴天之讎也誠
壓于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不肯立乎其位

而備國人國人之賢者咸以自悅必不固以裕先君之盛其黨南子而爲譜人以亂國者且心憚輒立之讎已復奚輔哉輒避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爲子可知矣必授之輒而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爲臣可知已無他歸于不仁而已矣不仁之人而爲之酌其可何其謬也春秋瞽衛世子而魯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逐叔齊而立之乎復奚辯

爲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下之爲利計者亦當于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

論語集注卷三

子

亦惡可不自勉于仁哉嗚呼嬰兒之爭何也以授之不爭者而相勸于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納天下于大倫而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愚天下乎輔之云者何也勸之以終拒父也人方避父而我輔之以拒豈但嬰兒之哉強人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可推而準者雖異而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一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以言禮與不數問非言葬也葬不廢問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問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

七月間之積率二十七月而得一閏則雖有閏亦二十七月中國有之日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葬三月士之葬踰月繇踰月而極于七月其爲閏也微矣閏積而要歸乎歲閏微而受裁于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哀死者從情情惡其不足送死者從事事惡其不虔苟虔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爲之制是以自天子逮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議葬速之不虔者允矣議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逮于庶人有異事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天子之懷長而庶人之懷短豈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閏於歲以盡之事

論語集注卷三

子

惟其已虔則數閏以月而仍之葬有事焉自天子降煩簡以差各得其日月而虔物以庀功以藏同軌同盟外嫻以期必至是已虔矣已虔而又需之懼熱事者之虔弛矣春秋書閏月葬齊景公葬在閏從其實而言閏未嘗有議于其臣子也喪之與葬同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矣審之于微纖而辨殊而歸一是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推也

成乎惡者志爲上事爲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弑君之賊則不然故滅宋馮而督當罪馮不以分督之惡陽生不以分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爲甚奚以言乞之甚邪督之弑

君爲馮弒也乞之弒君名爲陽生弒而實非爲陽生弒也
乞之惡不得以視督傳者以爲爲法受惡擬諸里克之列
是猶擬衛鮑于季路也陳乞于齊景之父于縱之歟之迎
之隨之闕之以自斃而已乃以有齊塗之人不可欺也孰
是君子而顧爲之欺邪立茶者乞也逐陽生者乞也入陽
生者乞也弒茶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爲其國簡公不得
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華督于馮
與與夷之閒未嘗有是隙也況里克之于夷吾哉前乎茶
之弒而高國遂以空齊也空齊而後乞之弒成弒成而後
陳氏之威福獨伸以無綱劉裕之于晉恭肅衍之于齊順

春秋左傳卷三

三

何恩焉而必刃一主以立之邪裕衍不以爲恩于晉恭齊
順衍操戈則晉恭齊順不以爲裕衍所立而分惡天下後
世無開辭焉春秋之法亦用人之心之無開者而已矣然則
陽生勿立乎其位不尤善乎夫陽生者雖欲勿立而不得
者也立之而乃以奪之陽生不能禁其不奪則不能制其
不立謂陽生之欲于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欲于奪邪陽生
愚而畏死其立也冀以貫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
故陽生晉恭齊順立乎弒君者之手而不與宋馮等逆陳
乞劉裕肅衍弒一君以立一君而不但與華督均罪弗獲
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姑從其事而刑之焉耳

春秋左傳卷三

三

叔還會吳于相公志也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季孫志也公
會吳于郕公志也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孫志也狂主亂
臣各攜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
齊不有陳氏之惡魯亡矣邾公室之附庸也邾存而季孫
不得以爲利邾割而地繼于魯終季之有矣公不能于臣
而蔭吳以自庇郕之會吳實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
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大有事于邾定公
有爲于國而邾魯睦哀公立季亟兵邾而公亟通吳季駿
邾以股君君德邾而怙吳邾非公之樂股吳非季之樂怙
者也乃季欲股邾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爲
季靡也公欲怙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爲
公順也相如以情相制以勢公雖可止季而弗止季雖可
沮公而弗沮公淫逞于邾而齊吳交至乃以委怨于季公
外怙吳而季固困邾以激吳怒吳之弗可怙而過在公
嗚呼狂主不能戢其臣陰謀之陽徇之試國于凶危若將
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斂縱逆臣測主志而交相制姑聽之
終撓之睥睨以爲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
貢巨賢也子服何良大夫也乘除于掩抑背憎之中莫能
挽而或因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
慮者與抑億之已中各有辭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陰

驚之謀腹妒之術賁人無所施其正知人無所用其覺敗亡未著而盈庭束手以聽之死君破國之相積惟此而已矣且微僅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逞害于邾邾禍于齊公以之而投斃于齊導爭于晉天下益沸而皆魯之湯焉越不起吳不熾邾溝開中原潰蚩尤之禍將徧天下而魯其先矣吳不亡公不必更而恃越吳不亡公不肯改以平齊齊敵于吳而報在魯齊噬之吳腹之魯之存百不得一也吳亡公且失怙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幸乎哀公之于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弗忍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國殉之志愈狂禍愈昌矣季孫之于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季

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殘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譽君子不能詰殘魯則國人怨鄰國有詞執終得晉而季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因之乎得失也競愈情愈毒志愈詭跡愈度爲謀愈下施及戰國田文周最韓朋黃歇之徒衍賈詐于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已利一歆然以爲奇祕之府通人親之蟲豸之營也宵慮之旦趨之芒芒然相賊以卽于斃不亦哀夫入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也不有其國日之曰滅均之乎有其國也有其國其世不絕亦日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楚人潰蕭蕭地人宋書曰楚子滅蕭繼此而蕭遂絕矣鄭

已得許許復見經書曰鄭游速滅許許地已蘊于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矣齊鄭入許地蘊于鄭猶游速也僅魯入者許叔之返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蕭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疆曹也故春秋之立義精矣精斯嚴嚴斯辨辨斯恕嚴以恕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于仁義無有銖累不施權衡道乃建于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于義義未戕者猶冀其仁之動焉不得于義求之于仁仁未極者猶冀以待他日之爲義者焉宋不兼曹之地鄭莊不殄許之嗣恕以求之聖人所以全天下于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戕而固非其義勢不便也勿使託于義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季

以免至不義者苟免于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于仁以免楚不得越千里而有蕭許阮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于天下也全天下于仁義而仁義不絕于天下正仁義于天下而天下不詭于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絕其世而不可使詭于仁義者下愚之固于爲惡力窮而心不衰不可使詭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弗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于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聖人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善利之問舜蹠之差舍心以言迹也不得雖然亦無難知者也心之所繫迹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久矣君子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取譴問歸益于邾齊人歸譴問以迹言之兩相釋兩相改善之徒也乃即其迹而言之兩蹠之相為往復亦不待叩心而知矣此耽耽于邾彼逐逐于邾雖欲謂非兩蹠之相劫也不能此失謹及闕旋歸益于邾彼見益之歸遽歸譴及闕如葉氣于革囊一洩而枋然皆盡即欲謂非兩蹠之相攝而相暱也亦不能矣何也蹠之所為動者利焉耳魯不道而入邾齊無必討之責或以其瑣瑣而為之起與既非義

春秋家說卷三

三

矣其相報也置邾而亟兼譴闕無以酬邾人之怨而不恤是則魯得邾而齊得譴闕漫假不歸邾子而齊尤為志之滿也質他人之國以償利手已瑣瑣之嫫亞固非齊所急矣魯之入邾吳兵漸至闕盟城下而不釋且失譴闕而少歸其君知邾之新集不加譴闕之固也有也雖知得邾不加譴闕無謂少待以示不即劫于齊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待也以利行者唾之不舍撻之不置覆得不利而疾燬其心所素喻者既已專也故如手足之捍頭目無須臾之勢矣于是而齊遂以譴闕歸之齊亦不能姑待也非不能待也魯返益于邾齊以遂喪其所據初不即魯之釋邾以

必求之于譴闕以名激以實應出于其所不慮如吹狸耳而不能自保其所唾也春秋諸侯之不以利為兵好者鮮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憐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秋所書者迹也而倉遽下蹠陷謀喪志之情竝其隱而繪之是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君子洗心以藏密莫之藏也而況于利人乎利人者無不迹也無不蹠也謀無可沈而志無可守者也蹠之為蹠此而已矣故望而知其為舜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擬之而以言議之而以動知其為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為蹠之徒者無他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知其為利之迷

春秋家說卷三

三

矣善利或隱于心靜躁必應于迹豈難知哉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斯其得于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興百王之道聖人之所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徵焉耳明王道者必有微行王道者必有微于日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言承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大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紹而始有為有為而向或不信從始有憂夫于承魯史作

春秋所紹者已非堯之緒大王王季之基則有爲而有憂矣有爲有憂聖人所不吝也有爲故退時人之所譽進時人之所毀予時人之所訓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懼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爲之諱王道乃明顧聖人之憂而有爲也必事之尙可憂而措之爲也五伯之事魯史之文得聖人而爲之卽事而疾變于王道韓起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于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爲聖人之徵文因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則聖人雖微之而不可以有爲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魯之會楚史猶

春秋左傳卷三

王

爲之諱也楚之先晉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恥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齊魯既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伯是天下猶有與也臣逆而弑賊不逸討國亂而大夫殺猶假于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名不審聖人之所憂猶可爲之憂也衛盜殺君兄蔡盜殺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于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俘殺無度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散于戰而無與矣特相盟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爲詞晉人食北楚食南

秦食西吳越粹勝以相食于江東天下析爲五分而無統矣吳先晉而魯不爲存其名魯會吳而公不以爲諱天下甘于戡吳而無恥矣天下師師不知其正魯史無藉以善其文魯史無善文革之則疑因之則妄聖人無徵以存其道故夫子立乎獲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舊交立新法謂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魯史而徵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斷其不競收其不壹治其不親定其不審封建之宇宙可維百王之常道不遠聖人之道未窮聖人不欲已也事不足以善文文不足以傳道憂之則已傷爲之則無所承人理禱于下天道還

春秋左傳卷三

王

于上東亭出西麟見于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而決謂百王之道終于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之道不得而不思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固不憂而無欲爲于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河圖之所詔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衰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剝封建滅人紀亂矣更四百餘年而□□□□□□□□□□□□□□□□□□□□矣故夫聖人追窮之歎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人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

不置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爲焉故春秋
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乎春秋學是焉耳矣

春秋家說三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周易稗疏已著錄是書前有
自序稱大義受於其父故以家說爲名其攻駁胡
傳之失往往中理而亦好爲高論不顧其安其弊
乃與胡傳等如文姜之與於弑夫之謂不討則不
免於忘父討之則不免於殺母爲莊公者惟有一
死而別立桓公之庶子庶子可以申文姜之誅不
知子固無殺母之理卽桓之庶子亦豈有殺嫡母
之理視生母爲母而視嫡母爲非母此末俗至薄
之見可引以斷經義乎閔公之弑夫之謂當歸獄
於慶父不當歸獄於哀姜哀姜以母戕子與文姜
不同不得以人爵壓天倫此亦牽于俗情以常人
立論不知作亂於國家卽爲得罪於宗廟唐武后
以母廢中宗天下譁然而思討君子不以爲非彼
獨非母子乎首止之會定王世子所以消亂端於
未萌世子非不當立則不得謂之謀位諸侯非奉
所不當奉則不得謂之要挾夫之必責以伯夷叔
齊之事則張良之羽翼惠帝何以君子不罪之乎

如此之類皆以私情害大義其他亦多詞勝於意
全如論體非說經之正軌至於桓公元年無端而
論及人君改元宜建年號之類連篇累牘橫生支
節於春秋更無關矣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綱一卷

〔清〕嚴啓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朱彝尊家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要

書



虞山老經生蒙叟錢謙益謹奉書于
開止徵君嚴先生門下僕家世授春
秋兒時習胡傳麤通句讀則已多所
擬議而未敢明言長而深究原委知
其爲經筵進講箴砭國論之書 國
初與張洽傳竝行已而獨行胡氏者
書一

則以其尊周攘夷發抒華夏之氣用
以幹持世運鋪張金元已來驅除掃
犁之局而非以爲經義當如是也竊
謂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公穀皆子
夏之門人以宗法言之左氏則宗子
也公穀則別子之子也漢世公羊盛
行左氏後出立于劉釋于杜至孔氏

而始構迨于有唐之世學者鑿空好
新咸欲舍傳以求經于是入主出奴
三傳皆茫無質的而春秋之大義益
晦元季有黃澤楚望者獨知宗左氏
以通經以其說授之于東山趙汴東
山屬辭諸書殆高出宋元諸儒之上
而惜其所謂集傳者猶為未成之書

書二

擇焉而未詳也 本朝富順熊過有
春秋明志錄援据該博而於彭山季
氏杜撰不根之說亦有取焉則亦好
新說之過也私心不自量謂當以聖
經為經左氏為緯採集服杜已後訖
于黃趙之疏解疏通畫一訂為一書
而盡掃施丐廬仝高閣三傳之臆說

庶幾春秋一經不至為郢書燕說疑
誤千載日月逾邁舊學荒落憤悶遺
忘不復省記蓋二十年于此矣荒邨
臥病冒絮蒙頭門下忽以春秋大聲
擲示忽漫開卷頭目岑岑然俄而目
光迸發心華怒生如向所失物取次
得之記憶宛然口不能喻唯有歡喜

書三

踴躍而已書之大指在乎据傳以通
經据經以訂傳其于文定傳義發凡
起例條析理解如秦越人之診病洞
見其臟腑癥結攻伐療治瞭如指掌
雖有二豎子不能逃之于膏之上肯
之下也今略撮其要義如曰春秋之
託始以魯隱之見弑而始其終以請

討陳恒而終又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文公以後政在大夫二百四十二年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又曰齊桓既霸諸國無一人敢弑君者齊桓殺哀姜之威所攝也楚莊既伯二十餘年之內海內無弑君之患楚

書四

莊殺微舒之威所攝也大夫之惡莫大于趙盾聖人所取無急于楚莊此春秋大關目炳如日星古今未嘗標舉者也謂隱桓二十年間外事皆以鄭莊為綱魯隱半生全被鄭莊播弄此老吏斷獄案問得其主名無可解免者也謂盟會城築無皆議之例謂

母弟稱弟史家恒詞齊年鄭語初無貶例此如良吏平反盡洗酷吏故入文致之案深文者亦無所置其喙也此書雖專攻胡氏如古人所謂箴膏肓起廢疾者覈其實則根據左氏貫穿全經胡氏弃灰之環法一切平亭而諸儒墨守之疑城一往摧倒斯則

書五

尼父之功臣非獨康侯之諍友也非門下具千古心開千古眼不能信手開闢發此快論然非僕老眼無華似亦不能作此賞識也所最可惜者本是通經著述之書却言為舉業而作先之以標題舉業繼之以別論經義先號後笑曲終奏雅高明之士一見

講章面目不待終卷已欠申恐臥矣
譬之隨侯之珠光可炤乘而崑山之
人用以彈鵠又若圭璋穀璧裏襲敗
絮天吳紫鳳顛倒褫褐物之失所莫
甚于此猶記兒時先宮保授以春秋
錄疑訓之曰此晉江趙恒先生所著
也先生著此書額心屏氣以續塞其

書六

耳然後執筆書成去其續兩耳聾矣
先輩專勤如此雖可重亦可哂也今
門下所撰述縱橫千古可以發口游
夏輟簡啖趙而乃沿襲流俗夾雜講
章徒為趙先生瑱耳之物而已豈不
可為歎息哉倘門下不棄瞽言慨然
改正削芟蕪梗斷為一書僕雖老耄

尚當溫繹舊聞悉意而為之序如其
不然畢竟以舉業為主經義為客則
僕之斯言或可命侍史繕寫置之末
簡使世之君子有習其讀而不欲竟
者或將為之決眚拭目蹶然而興起
也歲在丙申五月五日謙益再拜

書七



春秋傳注自序

春秋之所紀者事也而非文也其文則史而已何以筆何以削何以絕筆于獲麟何以託始於隱公則竊取之義存焉今其削者不可見就一經而觀之則莫大乎其所絕筆與所託始之意此之不辨而好言春秋譬則狂者之惑方夫且不知東西之易向也而又與言人事之際乎陰嘗挈其端倪疏其條件大略一本孔孟之遺言終不雜以後人之測議學者從其緒而求之則千聖自序

之絕業可得也何言之世之言獲麟者脩矣其說百出而不離乎麟而不知麟直其寄也何謂寄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壬寅于舒州六月齊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夫陳恒弑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當時季氏之行事與陳恒之行事何異其視哀公與陳恒之視簡公何異齊弑君而魯請討豈真志在討齊哉要使三子之心知弑君一

事為人、所欲誅萬一有人焉為楚莊石碣之為則亦事理之或然者耳至于三子不可而聖人之心戚矣故于是乎作春秋作而懼與否不可知然哀雖有遠越之憂而終不蹈簡公之轍者未必非春秋之所留也若是則宣大書其事以明沐浴之義何以絕筆于獲麟而及以陳恒之事置之言外乎今夫人之有言之所及者淺不言之所寓者深夫比物連類本無預于我之生平而遠與我之生平相中未有不聞之汗下自序

者也若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人心懼机反塞今舉陳恒之事而大書之是直指其生平而斥之也歷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至于陳恒之事將見而反為之默是比物連類本無預于三子之生平而遠與我之生平相中者也遠有獲麟之異屹然而止使天下之人一以為紀異一以為紀祥一以為志悲一以為志喜若無預于三子也者而三子之心默然而懼默然而慙默然而悔默然而感是聖人之書全乎机也而出於誠全

乎誠也而一本於厚由是聖人之書有以收亂賊之心而為萬世經常之本矣何以微之即以其託始隱公微之夫魯隱之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之始可託惠公之始可託今舉無所託而獨託始于隱公何哉隱固讓國之賢君也讓國之賢君宜不以國故弑今反至于見弑彼直以其君為戲而以弑為常意所欲生則生之意所欲去則去之耳若是則何難于弑聖人之託始于隱公若曰當世之君臣宗國之往事固

自序

三

有若是其可畏者耳故託始于隱公與絕筆于獲麟為一經之本義孟子所謂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是也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經有一經之緯弑君三十六其經也雖非弑君而事有關於弑君者亦皆經若夫王迹之凌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盛衰大夫之專政陪臣之擅權皆緯也經之所係者重緯之所係者輕舉經緯而並言之則說經者之大誤也而況今日會某侯明日盟某公

今日某侯來赴明日會某公此不過內詞所不廢夫子存之以實一經之歲月緯且不足以當之也而況經之為用乎哉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內詞有外詞內詞詳崩薨卒塋水旱螟螽大雩郊禘朝聘君行之類皆是外詞要苟無關於王迹之凌夷伯功之升降夷夏之盛衰大夫之專政者不告則不書有詳而當乎一經之經有要而止于一經之緯此在學者之自為辨晰而已若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

自序

四

諸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夫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文公以前政在諸侯天下弑君之禍猶緩文公以後政在大夫天下弑君之禍益急隆故疏其條件而曰有一經之賓有一經之主賓者何文公以前是也主者何文公以後是也至若詞之為用有複有單有一事而僅見一詞者有一事而始終條載者則詳略之用昭焉善乎左氏之言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

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修之蓋所以美春秋者大略如此而以歸于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則非後之言經者其說愈煩其文愈鑿至求于或稱爵或不稱爵或名或不名或人或不人或日或不日或月或不月或至或不至離于事而究于文嗚呼聖人之旨隱矣
軒
丁酉前月烏程後學嚴啓隆書于墨蕉園之澹

白序

五

春秋傳注提綱

一明原

原者何原聖人之德也聖人作經其文則史其所竊取之義又不著於文字之間何故春秋成而亂賊懼萬世之人赫然炳日月而流江河相與尊其義於不悖哉蓋以聖人作經實在臨殽之年其道德之盛為世主之所欽鄉士大夫之仰所仰及門弟子之所揚權而奉行之者已非一日而又當贊易以翼經刪詩

提綱一

書以垂訓之後世但有所筆必知其為聖人之書且懼而作書，成而無汲，以自明之意迨乎攷而其書始行以故竊取之義漸為當世所繹思群弟子所講習其所為誅亂臣討賊子之義亦漸悟而得其意之所存于是天地之性各見于人心幡然而動其悔禍之意孟子曰春秋成而亂賊懼則以戰國之亂方烈于春秋而弑父弑君之禍反不甚作則一治之功已實見于百年之內非虛加之譽

已也然則此書而不作于孔子即有此竊取之義人亦未必懼即作于孔子而有汲汲以自明之意則其自懼也不切而人亦不能終古而為之懼然則亂賊之懼與此書之所以為經全乎聖人之德與聖人之懼而不在乎區區事義之間也作明原第一

一明義

凡讀春秋當首觀其絕筆之義與托始之情而後一經之綱領始挈何故絕筆於獲麟論語

提綱二

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三子不可此春秋之所以絕筆聖人所甚欲明之甚欲晦之終其身不以告人者也今觀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其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士寅於舒州六月齊人弑其君士於舒州夫子懼三子復為陳恒而哀公之不免于齊簡于是假魯史以作經以默示夫力曉三桓力警哀公之意若將此事實之言內則所曉三桓與警哀公之意全乎不著若

提綱三

竟絕筆于此事則于識切當世之意又懼太明之不可晦之不可于是巧為之法而絕筆于獲麟使當其事者如逆子之聞雷自驚自懼而身在事外不聞痛癢之人則直以為為麟而已矣故麟之說百變以至于今而卒無能得其解者則聖人之所不欲著也今以托始隱公之說証之夫使為周衰而作則何不始於平王之初而始於平之四十九年又何不始於孝公之世惠公之世而必始於隱蓋以讓國之賢君心可旌乎白水而一不免為賊臣之所弑托始于此則天下知作經之本意確乎其為臣弑君子弑父而作而與絕筆獲麟之意昭然相見于終始之間內自子般以迄昭公外自州吁以迄陽生皆包舉于一始一終之內則春秋一書但有誅亂臣討賊子之一義而更無他義之可言也然則引他義以說經皆如迷者之易方盲者之揣鑑其說愈詳其旨愈遠自左氏以來共相誑惑以

至于今不知其幾何年矣隆不揣竊欲起古人而問之

凡讀春秋當明賓主何謂賓文公以前是也何謂主文公以後是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指文公以前而言又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此指文公以後而言何謂文公以後春秋之初鄭莊為尊攬天子之權以歸諸已其時天子失

提綱四

馭政在諸侯亂端雖啓尚無煽于臣弑君子弑父之變春秋一書可以作可以無作所謂政不在大夫則庶人不議也文公以後趙盾專晉攬權任數卒使政歸于臣列國因之各逞其勢各凌其君魯成季氏衛成孫氏齊成陳氏鄭成三卿陳成二慶列國之君各寄虐位于權臣之上而天下之倒置乃極夫春秋以來但聞大夫弑諸侯不聞諸侯弑天子縱不得政已知大夫之難治矣又舉一國之柄

提綱五

而盡歸之則顧盼之際即為風雲弑一君更立一君何待咄嗟而後辨哉於是不得已而作經所謂政在大夫則雖以庶人之賤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能不為之一議者也是則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也故曰文公以後為一經之主且自晉有趙盾而天下之弑君者十五年間其事八見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討微舒則二十五年之內寂然無一聞事皆在于文公之後痛心切骨非復前此之情可

以作可以無作之比然則但言誅討尚未明乎誅討之緩急也而况夷誅討于他義乎哉吾以是歎諸傳家之舉不得其要領也

凡讀春秋當明經緯誅亂臣討賊子其為此經之本義不待辯矣然經所書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豈皆一出於弑君蓋有旁見雜出以實一經之歲月者矣又將何道以治之乎此非無義也雖有其義不足以當一經之義則燭火螢光終無與于日月之昭也今以弑君諸

條及事涉弑君者為此經之經而以旁見難出以實一經之歲月者為此經之緯則竊取之義約然在經而不復在緯、縱有義付之不問可也作明義第二

一明事

春秋之所記者事而已矣而文無與焉文者所以載事不聞文以載義也故必明于事而後可以言義如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是盟蔑之事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提綱六

公立而求成焉是盟宿之事衛為公孫滑伐鄭取廩延已而鄭人伐衛討滑之亂是伐衛之事若以盟為義而謂盟即聖人之所惡以征伐大權為義而謂伐即聖人之所惡則全離其事矣如蔡侯鄭伯會于鄆傳言始懼楚也義在楚始強不在蔡鄭始懼若以懼為義而謂懼即聖人之所惡如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猷歸經言荆始橫也若以蔡為義而謂歸即聖人之所惡如齊師滅譚、子奔莒

經言齊用強也若以譚為義而謂無罪見討為聖人之所恕則全移其事矣如齊命于蒲所以相命者當自有事而即以齊命為其事會曹伐鄭復納厲公而直以蔡衛後先為其事三國伐宋討宋之背北否也而直以將平師少為其事則全遺其事矣如州吁弑其君完而自立是州吁之事連稱管至父弑齊襄而立無知是無知之事若舍州吁無知之罪而以不稱公子不稱公孫為衛莊齊僖之咎則

提綱七

全悖其事矣如經書同盟者十有六他盟皆次第歟此則一時歟故言同而強為之說曰諸侯同欲而書同惡其反覆而書同如會畢即伐急于納厲公期諸侯于柴林所以訂伐鄭而強為之說曰地而後伐為疑詞地而後伐以著其美如會王世子于首止以鄭伯之有二心也而復盟宰周公會于葵丘以叔帶之謀未息也而復盟會于宋所以訂弭兵以屈建之言交見也而復盟會于平丘所以合諸

侯以齊人之有異志也而復盟、與會各自為事而強為之說曰言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則曲生其事矣如圖宋彭城以討五大夫也而專惑于追書之說城虎牢以偪鄭也成鄭虎牢尤以偪鄭也而專惑于城不繫鄭成還繫鄭之說則反棄其事矣原其所以繇乎以文為義而不知夫義之在事又不知夫事之在左氏故其奏記高宗曰左氏繁碎不宜虛費光陰此正文定之所以誤也

提綱八

今於每條之下專明事實後略說義之所不及則但詳事實不復說義其傳典經違及理所難信者亦復時有辨晰或左氏不備間採他書以佐之什一千百要之不離乎左氏也春秋紀事用編年故事當雜出要其本末未嘗不具苟循其緒而求之則條理秩如可燭始而疑也有數條而祇言一事者有數十條而祇言一事者有數條而始竟一事者有數十條而始竟一事者如莒人入向無駭入極紀

子伯莒子盟于密莒人伐紀取牟婁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此數條而祇言一事者也如伯姬歸于紀叔姬歸于紀齊侯鄭伯如紀公會紀侯于郎紀侯來朝天王使家父來聘蔡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季姜歸于京師齊鄭衛來戰于郎公會齊侯于艾公會齊紀盟于黃齊師遷紀鄭鄆鄆紀季以鄆入于齊紀伯姬卒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紀叔姬歸于鄆紀叔姬卒葬紀叔姬此數十條而祇言

提綱九

一事者也如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師有伐衛然後有東門之役有東門然後有入郕之兵有入郕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弑此數條而始竟一事者也如馬陵之役吳入州來鍾離會戚會祖會向極之戰長岸敗雞父至于柏舉之師楚人失郢而後通吳之策始遂此又數十條而始竟一事者也迹其首尾而知盛衰迹其盛衰而知升降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所書者不過數十餘事

而已矣又多乎哉此讀春秋者貴乎求其事而不在乎揣其文也作明事第三

一明文

孟子曰其文則史者魯史之舊文聖人即魯史之舊文以寫作經之大義不聞有所是正于其文也自史記曰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詞於是後世之言經者遂舍孟氏而專從史記矣要其所以見惑之故則曰經實有異文如會于稷以成宋亂如鄭棄

提綱十

其師如天王狩于河陽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之類有此異文則他處之或爵或人或名或字之類疑皆聖人之筆削甚則舉夫元年春王正月秋七月之類而皆以聖人之文當之於是舍事論文之說沸然而起今試舉史文之可議而聖人之所終不為改者一略數之夫閏月定四時成歲唐虞已然閏無定月氣盈則名斗指兩辰之間天之垂象固可據也周自幽王以後曆官失傳遂置閏月於歲尾

故言閏月不言閏某月以閏為歲尾之定名也若舊史可改則首宜改者宜莫若閏今仍以閏月書是不改者一矣僖公二十八年公西朝于王所其明年告廟飲至朝王為重則當言公至自王所今仍以圍許至是不改者二矣文八年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公孫敖如京師必在天王之崩後十月乙酉公子遂會雒戎之前今因丙戌奔莒然後挈書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是為奔莒書不

提綱十一

為弔天王書是不改者三矣鄭伯使宛未歸訪義在歸訪不在使宛韓穿來言汶陽田義在言汶陽不在使宛今仍書使宛使韓穿是不改者四矣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義在晉敗秦不在及姜戎齊侯伐我北鄙遂伐曹入其郛義在伐曹不在入郛伐莒取向則莒人之不肯可知公會齊侯於夾谷則及齊平可知今皆仍史文之贅記而書則不改者五矣哀公十二年十有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

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今之八月也舊史可改則宜改者莫急于此今仍司曆之過而誤書則不改者六矣州吁以後商人以前亂賊之人未知禁告者得以實聞自趙盾有自辯之言鄭公子宋移獄于歸生而天下始知弑君之名之當避于是晉棄書不以名告鄭公子駢楚公子圍皆以疾赴楚公子棄疾以比弑其君聞而已乃自居于殺比使舊史可改則不書其

提綱十二

名者當直著其名不言其弑者當直言其弑今皆仍史文之偽告而書則舊史之文固無一字之改矣凡此之類難可悉數何獨于棄師河陽之事而以為斷制其義于會稷澶淵之事而以為增益其詞也哉然則告有參差史有文質或略或詳或顯或晦總非經義之所存必欲執文以言經而動指為聖人之義是枉為舊史作傳而於聖情了無涉也則正聖情所大戚也作明文第四

一明內外

內者魯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及宋人盟于宿祭伯來之類是也外者他國來告之事鄭伯克段于鄆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是也內詞詳若君行若大夫出若來聘若來朝若受兵若往伐若築若城若婚姻若時祭若水旱若蠡螟之類無不悉書其義之所係往性而細外詞必告而後書或專告魯或偏告以及魯苟非理所宜告與意所欲告則不來

提綱十三

告其義之所係往而鉅今取內事之最細與外事之最鉅者而各舉一字以為之言則此可以立義彼亦可以立義斷爛朝報之訊真難免于妄人之口矣當知內事有時或鉅而細者恒多外事有時或細而鉅者恒多分類而觀則若綱在綱秩然可數其有伯主之令而魯往會盟則雖內詞而實外事告崩告卒而魯使往弔則雖外詞而實內事又不可執一論焉作明內外第五

一明告

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掌四方之事者謂他國來告則史得而書之達四方之志者謂我國有事則史得而告之故有國滅而史未嘗滅者則猶得以國之見滅告于諸侯也是以州吁弑君則曰衛人來告亂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則曰國人分散故再赴國人分散則史亦分散也其有本非大故而與魯有涉則小事亦告如莒人入向

提綱十四

莒人伐紀取牟婁之類所謂專告在魯者是其有天下之大故告於諸侯如鄭伯克段于鄆鄭人伐衛齊鄭盟于石門之類所謂偏告及魯者是其有本為天下之大故而彼不來告如鄭高渠彌弑昭公齊人殺子壹鄭傅瑕弑子儀陳陀殺太子曹負芻殺太子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之類則不見經絲不告其王朝大故宜必得書而王室衰微史或不脩或雖備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則子克子頤

提綱十五

之難竟不來告其晉楚秦三國春秋之初本已強大而赴告未通則不告其吳在成公以前并兼所及已在江淮之際而未通上國則不告其楚滅江漢間小國無歲無事而南北方敵則不告惟盟齊之後魯方燭楚則伐隨伐陳圍陳納頓滅夔之役即頻來告踐土後魯服晉遂不復告其魯與晉本相終始而魯方怒魯當晉成初立以後黑壤用賂以前如晉侯伐鄭及鄭荀林父救鄭伐陳之類則不見經絲不告其有本一事而伐國者示威則伐國者告受伐者示絀則受伐者告其襄公以後赴告日煩雖當兩敵用兵之際而諸侯卒莖及殺大臣等事亦無不告其有兩國皆來告而一國先告則據先告之國詞以書後亦不復贅書其有兩國本皆不告而公親在行君行史從則以事有相涉而亦書凡此皆告之情狀即所以獲見于經之情狀左氏親見舊史舊史本無文故得確知其為不告也

作明告第六

一明筆削

筆削之說出自史記左氏絕無其文當思左氏春秋時人其親受經于仲尼雖不可知要之舊史之文則所親見也假令舊史所有聖筆所無則筆削之說當已早發于左氏矣何待漢時而後發乎其曰不告故不書者明是舊史本無而本無之故必有當日之人為之口授故不告之說最為可憑筆削之說最無可提綱十六

憑也今試就筆削而辨之夫所謂筆則筆者指其所存者以為言也既指所存者以為言則此語已為虛位既而說以傳訛遂謂有所改正于舊文則并史遷之意而失之矣故筆之一字直可竟廢所謂削則削者指其所去者以為言也舊史既亡所去之迹終不可見今就外詞以推之夫必有關于大義而後存則必無關於大義而後去今若隱五年之衛師入邲八年之宋衛遇垂十年之齊鄭入

提綱十七

邲此亦何關於大義乎又若桓三年之齊命於蒲莊四年之三國遇垂十年之宋人遷宿二十九年之鄭人侵許僖十五年之宋人伐曹三十年之介人侵蕭文五年之秦人入郿宣九年之齊侯伐萊宋人圍滕十年之齊崔氏出奔衛宋師伐滕成十二年之周公出奔晉十七年之齊高無咎出奔莒襄十七年之宋人伐陳宋華臣出奔陳三十年之王子瑕奔晉昭元年之秦鍼出奔晉十四年之莒殺意恢十九年之齊高發伐莒定十二年十三年之衛公益驅伐曹十四年之公益驅出奔鄭襄十一年之陳轅頗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此又何關於大義乎無關於大義而亦書之則是削之一法實未嘗加於外詞削之為言亦既先失其半矣後就內詞以推之內詞所書無關於大義者什之七以為有削何獨不削不削則無輕削可知惟是內女嫁於諸侯法宜得書而所書者不過紀伯姬

改後
疑後

提綱十八

紀叔姬杞伯姬鄭季姬宋伯姬內女嫁為夫人其卒也亦必來告法宜得書而所書姬卒者惟七四時之祭法宜得書而所書烝嘗者惟三每歲孟春之有郊五年一禘之有禘每歲龍見之有雩法宜得書而所書郊者惟九禘者惟二雩者惟二十公不朝正于廟法宜得書而所書公在楚公在乾侯者惟四內大夫卒法宜得書而桓莊四十九年不一書此疑有削然亦意之云然豈能確見其為是哉

僅一
書秋
八月
大書
而部
禘嘗
祀皆
不書
則所
謂後
疑後
疑後
疑後

是執削之一法以說經是使聖人之意空寄於所不可知之地者不知凡幾而凡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皆得疑為聖人之所削矣然則又何據為去取而于此條則獨削于彼條則獨不當削乎是知主筆削以言經全乎無據不告則不書益確然其有據矣作明筆削第七

一明改

經有正事有旁事正事依經旁事軋出如元年春王正月本為公即位而書此正事也而此

提綱十九

春正月確是冬十一月此春正月之稱確是周先王所改稱即是旁事公伐齊納子糾此正事也而子糾小白確是齊僖子非齊襄子即是旁事宋督弑與夷并及孔父此正事也而三大夫確以大臣故并告非為死節書即是旁事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此正事也而蔡哀侯已入楚此來會者確是世子貽即是旁事圍宋彭城討五大夫此正事也而齊獨不會晉以為討至戚之會齊亦不至即是旁事

旁事皆所當攷然雜之正事則正事之義類不清今以正事歸傳以旁事歸注凡所當攷者悉屬之注庶使讀者瞭然無與正事相奪倫焉作明改第八

丁酉菊月易程嚴啓隆志

諸國廢興原委

諸國官制攷

諸國用人異制攷

大夫為卿攷

晉中軍楚令尹攷

晉六卿八卿攷

大夫有謚攷

鄭人反覆攷

盟有載書攷

誰魯晉
附陳蔡許
無衛

凡告有詞攷

左氏事實間有可疑

左氏說經之誤

諸家彙論互有短長

試看

逐君

討賊

賊見殺

党賊

忘賊

大夫為卿攷

周法惟天子有卿諸侯惟大夫不得稱卿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則以諸侯而入為卿也諸侯有卿自齊高國始傳云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高王朝大夫王以齊有大功特使二大夫下佐齊治王朝大夫不得仍以大夫稱故假卿名以重之僖十二年齊使管仲如京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則高國齊之上卿也侯國之卿名

自此始矣其後晉作三軍遂有上中下軍將佐之說僖二十七年傳云命趙衰為卿讓于栾枝先軫使栾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則凡將佐三軍者皆謂之卿而又別有上軍大夫中下軍大夫之號卿之自別于大夫明甚卿為侯國之常稱亦不自知其僭矣二十九年盟于翟泉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則列國大夫皆僭稱卿故三十年衛侯使賂周欽治厓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則衛亦自置卿三十三年

晉以一命：卻缺為卿亦未有軍行則將佐而外復聞有卿：將始濫而文元年穆伯如齊傳曰凡君即位卿出竝聘魯亦自置卿自是卿之名遍于侯國父死子伐世卿之禍成矣春秋所書終曰大夫則策書有終終不得以卿僭也孟子曰君一位卿一位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蓋踵春秋之習沿及戰國而云然以為周班爵祿之制則既去之藉未嘗據之以為真也

春秋傳注 卷之一

為程嚴啓隆輯

隱公一

公名息姑惠公之子不名見莊公之孫所生位十一

已周平王四年元年齊僖公法不其位曰隱公

桓公九年元年齊僖公法不其位曰隱公

鮑生二十二年元年齊僖公法不其位曰隱公

年鮑生二十二年元年齊僖公法不其位曰隱公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得以即位之明年為元年史官志之以脩一君之終始魯自伯禽受

封傳世十三脩有史文夫子作經截之自隱公而始故起隱公元年迄于獲麟共二百四十有二年截之自隱公而始者所謂托始于

隱公也已明義茲不復贅

春王正月

易而不改冬十人以建子為歲首此春正月實是

儒者以命曰正故商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周始改

十有三年春聖人之所改則惟元祀十有二月周始改

死有三年春聖人之所改則惟元祀十有二月周始改

朔合辰在斗前通大漢書律曆志云周正月士辰卯

火至國在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時歲在己未

之十一月二十一日戊子歲星在張正月三日
宿五月二十八日戊子歲星在張正月三日
則泰之月所辰在斗前一度與漢書所載正同然
在比月也春正卯辰之辰戌年自未改皆正月
所改則也春正卯辰之辰戌年自未改皆正月
月之書亦公之十有九年經已絕羊亦有春王正
史舊文而一以爲之義聖筆既以若此皆明春之
不可生夫子又使爲之義聖筆既以若此皆明春之
不

風紀事者首紀年次紀月所以備四時其稱
王尊周之道義也即位之元年必書春王正
月者即位當行即位禮史記一君之始則書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二

王正月以重之然而不書即位者不行即位
之禮也隱自以攝位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以為聖人之筆削則義之妄自此始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內盟君舉則書外盟
盟詳而于外盟者一在氏謂即子先未王
也稱不巳年盟趙盾伐宋何耶是知春
之稱不巳年盟趙盾伐宋何耶是知春
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君舉則
書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實一經之藏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鄭告○鄭與魯本有
者鄭伯時為王卿士凡所舉動皆得告于諸侯
以示威蓋漏告而魯書之非專告魯也○鄭侯
即陵今河南開封

此外事之首見也史於外事憑告則書鄭既
來告必告段罪故沒其母弟之親而以克亂
播于諸侯克段于鄆即鄭伯之告詞不當誤
以罪莊讀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其所
罪莊別自有在不以莊之兄弟義為義罪莊
若何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三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實始鄭莊當是時周室雖衰王綱未解鄭莊桓
公之孫武公之子桓即宣王之母弟於周最
親兩世為王卿士兼以鄭莊才略十倍諸君
使其乃心王室則上尊共主下率群侯猶可
致周室復興使禮樂征伐還歸天子而今日
伐衛明日伐宋相仇相黨迄于射王苟無鄭
莊島至而啓春秋之亂哉撥厥所繇實自克
段之日為始有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有伐

衛然後有東門之後有東門然後有入郭之師有入郭然後有長葛之圍有長葛然後有華督之弑事之相固不可斷絕經于外事不加筆削從其本始而脩存之未嘗專以兄弟為義故罪鄭莊不在克段罪克段不在克段之文克段之文蓋鄭伯之告文也

秋

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惠公之薨已在此年之前猶歸賵者將改葬于今年之十月也改葬不書仲子未死王欲成之為夫人并歸其賵故左氏有預山事之說謂稱稱仲子者所以別于元妃之孟子考宮之稱亦猶春秋傳注隱公一

史是非非家事故稱名經據舊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則仲子惠公之再娶也諸侯不再娶于禮無二適再娶不可為夫人視媵妾則尊故隱桓適庶之說疑惠公既以仲子為夫人遂以桓公為適子惠公薨桓公少隱公立而奉之攝位十一年終欲讓弟公子翬譜之竟弑隱公此固亂賊之

文定亦是此意但改此字即見即杜撰矣

已橫哉抑亦適庶之說先有以亂國人之公論也今之歸賵是欲成之為夫人成仲子為夫人所以成桓公為適子適妾之辨長幼之序君臣之義諸侯不能正則待天子以正之今以天子而成仲子為夫人成桓公為適子是教亂也尚可以為王法乎聖人作經下正及陪臣上正及天子而史氏之言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則王室之是非昭然其不可沒矣是即討桓之本論也矣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五

九月及宋人

盟于宿

春秋內不言公或蒙上為定義外稱人又或以前史尚機名臣皆用之

○其地以國名亦與焉隱公八年宿男卒來赴盟也○宿國今鳳陽府宿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為脩睦隣隱之賢行可知也內事詳若行則書非義所係

冬

十有二月蔡公來

蔡伯裁

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故不書曰謂也
但書曰來其所以來不可知內詞詳非義所係

舊史內大夫卒則書自隱元迄春秋之末皆然惟桓十八年莊三十一年不一書至公子

牙而始書不審其故向疑經削恐未就

庚平王五年二十九年鄭三衛桓十四蔡宣
中十年二十四紀武三十宋
六陳桓二十四紀武三十宋
穆八秦文四十五紀武二十
春公會戎于潛

此徐州之戎在魯東郊者也三代以前華戎

雜居種人稀少不能大為中國惠聖王在上

聽其叛服以警子孫謹遠鄙而已惠公時與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六

我有好隱公立而脩之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春秋謹華夷之辨謂若吳楚然地大民衆而

慢宗周是為中國憂端蠢動之戎似非所

急也戎請盟公辭秋始及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州南有向城屬後于魯向難來告實同內詞○

無駭未歸族止書名然有是公于而亦止書名

者又不可無駭即書名書帥師內外與

○詞公時始書名今無駭即書名書帥師內外與

莒子娶于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

讀如事 澤此使 開眼目

以姜氏還此亦事之最細者矣何以告于魯而史特書之也哉蓋向屬後于魯者也莒人

入向即是犯魯亦怒而使無駭入其外邑

以報之此莒魯相仇之始事也於時紀方婚

魯欲為魯人解小忿之爭故紀莒為盟傳言

魯故平而不平致有年婁之師至八年而公

及莒人盟于浮來莒魯之仇始釋入向所以

為內詞內詞詳非義所係杞詳見後非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其書曰史達詳之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七

我復請盟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九月紀履緌來送女外大夫為君送一經中惟

隱公之世或界或詳不此一條此豈有意即史在

共而而書之義在姻婚不可不為要經因冬十

月伯姬歸于紀史之推之錄可知然見于諸侯舊

通數條是有削也經于

先儒曰譏不親迎也夫自紀伯姬紀伯姬外

書不數人豈外此皆能親迎遂無可譏耶竊

意內女出嫁非有關於後事者不書齊欲滅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八

紀叔姬以媵妾之職從紀侯于惠難之中不
歸宗國而歸于鄭鄭孝之風可以旌矣不言
伯姬之歸安見叔姬之為媵乎莊二十五年
伯姬歸于杞當為杞惠公之妻二十七年公
會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公即來朝于魯降而
稱伯姬之來為惠公也僖公五年惠公甫卒
而伯姬又來朝其子以自托于魯二十七年
杞子來朝魯入杞討不共伯姬又來以謝過
三十一年復為少子求婦于僖公則伯姬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左作子弗
○初稱謂不定如上却議父亦然不可更以意說
○為未詳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昌邑縣其地
傳曰魯故蓋紀欲為魯解忿于莒也魯故則
內詞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仲子也隱讓桓為適子成其母喪以赴于諸
侯故稱夫人仲子未死而王先歸賵向嘗疑
之今知然者以此年冬十二月薨至五年之
九月三年喪畢撤寢廟而圖宮期相值也如
云薨已在前則不應緩有考宮之事不書葬
者杜云不及哭蓋將別立宮則不祔于姑可
知不祔姑則亦不及哭也當時禮臣于桓母
事蓋亦多有難安者

鄭人伐衛○衛非○衛伐鄭取廩延不告則不
○吉以此蓋知鄭之偏告蓋扶王權以
春秋傳注 隱公一 九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人為之伐鄭
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所謂有
克段然後有伐衛之兵也為王卿士不能尊
獎王室率天下諸侯以宗周而內伐骨肉日
導于兵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周
之罪人鄭其首也

辛卯王五十三
年齊僖十一晉鄂四衛桓十五
三十七年陳桓二十五杞武三十一宋
穆九年卒秦文四十六楚武二十一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正月無事則書二月

仍稱王皆史法也。日食必在朔或遲或來日。官失傳月之大小不得其自隱迄文有不言之始皆書日表二十年

三月庚戌天王崩太子洩父早卒立

凡崩卒以來赴言凡葬以往會言告崩則平

告葬則會臣子之常也平王崩何以不葬蓋

自犬戎殺幽王公私剽掠無遺諸侯職貢不

以時至七月而葬之期不可問矣以故秋武

葬秋傳注隱公一十

氏子來求賻而魯不會葬非魯不會周不能

以禮接諸侯也莊僖頃三王崩葬皆不書疑

皆不赴不赴則失弔葬非魯之罪惠定靈三

王書葬而不書葬與平王同而事各不同惠王

之崩有子帶之難襄王定位而後發喪葬疑在

前故不會定王時王室如故魯亦絕無內外

憂其不會葬大不敬也靈王之葬襄公在楚

南歸李宿當國不以葬天王為事皆事之實

不可以概論莊僖頃三王所以不赴不可得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知或曰此有筆削則不然史苟有書聖人不以削天王立義

左傳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

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書姓

不言葬為公故曰君氏此確傳也蓋隱既自

處于攝必不敢處其母以夫人乃仲子既死

聲子必攝女君於禮亦得稱君且子方為君

又無君母死而不書之禮書曰君氏卒固一

卷秋傳注隱公一十

時之權實亦聖人所不能易也自公羊誤為

尹氏始有識世卿之說抑思王臣來赴惟王

子虎有事于踐土劉卷有事于召陵今尹氏

縱有此稱未嘗有事于諸侯何故來赴且王

子虎劉卷赴不以日則不書日此詳月日明

乎其為內夫人之詞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財也曰賻父在故稱子不稱

子子經以求賻故稱之不以武氏子也或稱使在喪故也

王崩已及半載而魯不會葬乃至求賻于諸

侯王室貧諸侯肆其可知已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凡音卒必告其名所以
之失傳言未同盟故不書伯之類自是告者則
宋穆公和者宣公之弟也宣公舍其子與夷

而立穆公穆公疾還屬與夷而立之使其子
馮出居于鄭穆公死殤公忌馮故屢伐鄭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此亦鄭告

魯心室不急于告魯石門齊地今山東無要
州平陰縣有石門山鄭欲親齊故越千里以盟
齊傳曰鄭伯之車
特盟者兩國自相為盟也內之若寡若艾若

浮來屢見于經以此逆知外亦有特盟其不
見于經者外特盟不偏告也石門何以書告
也石門何以獨告當是時東諸侯莫強于齊
而魯為次中諸侯莫強于宋而衛為次鄭挾
天子之權以親齊輸平于我以親魯居于馮
而不拒以挾宋三者既合遂將為所欲為所
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攬天子之權以歸諸

有此疏
壯方可
訂訛

已者也鄭將為所欲為遂以盟石門先告諸
侯夫諸侯無黨有党則有仇諸侯之黨合則
天子之勢孤為王卿士不能尊獎王室偏平
天下諸侯以宗周而樹黨尋仇睥睨宋衛間
而與有事天下之無王自此始矣聖人曰東
周之罪人鄭其首也

癸未葬宋穆公諸侯五月而葬雖有常期亦須

葬宋公而不葬天子當日之視天子為何如
哉嗚呼此世變之所以始也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三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樓杞告
與陳桓二十六年宣武三十一鄭莊二十五年桓三十
八年陳桓二十六年宣武三十一鄭莊二十五年桓三十

猶復伐杞取牟妻者必猶有所未平也何以
知杞之為紀乎牟妻在今青州府安丘縣南昭四
年莒牟夷以牟妻來奔則與魯接壤可知杞
至僖四年始遷緣陵今尚在陳留雍丘為河
南之杞縣莒乃山東之莒州杞莒尚遠何緣

取其界邑况莊元年齊師遷紀鄒鄒部鄒部即駢邑青州府之臨朐縣鄒部即萊州府之昌邑縣在牟婁之北部在安丘縣西南六十里即臨朐縣界在牟婁之東南鄒部是紀邑何獨牟婁為紀邑乎此可以証杞之為紀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凡告君見弑必告君名與告卒同

公子州吁衛莊公之寵子也當莊公時已立

陳女厲嬀之子完為世子莊之二十三年為

魯惠公之年莊公卒世子完立是為桓公桓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四

之二年州吁驕肆桓公絀之州吁出奔桓之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桓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此入春秋來弑君之首見也春秋誅亂臣討賊子苟書其事即為刑書不以有稱不稱為義故不告公子即不稱公子不告公孫即不稱公孫告世子即稱世子悉本舊史經無異文胡氏就文索義因謂莊之存日不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故削其公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五

子齊僖存日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故削其公孫及乎商臣稱世子則又曰楚成存日不以世子之道待商臣故稱世子說既自悖而又舍其誅討之大情紛焉就君父而為之說犯教害義亂臣賊子永無自懼之日矣是則說經者之大過也已○曰不稱公子則固衛之告文矣若夫弑君之名人之所同惡也故晉書趙盾曰不然齊書崔杼則殺太史以滅口故鄭公子駢楚公圍子圍皆以疾偽赴而晉乘書不告以名今曰衛州吁弑其君吁方為君豈亦衛人所敢告乎曰春秋之初亂賊之人未知禁告者得以實聞州吁雖弑君而自立然衛猶有人必實來告故傳曰衛人來告亂則州吁弑君之文其即衛之告文可知其後世愈變俗愈狡始有殺太史以滅口矯以瘡疾赴諸侯者若因後不書弑而疑今之書弑為聖人之文或因今之書弑而疑後不書弑為實非弑轉輾錯誤不可究詰

夏

公及宋公

遇于清

而不
亦期
曰而
遇會
用曰
遇遇
禮相
也期
○也

清
府
長
清
縣

—

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斯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清夫本欲為盟因衛

亂而中止，隱蓋痛心于衛事矣。邾定公之時，

有子弑其父者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

春

卷一 傳注

陳公一

十
六

隱有失席之心而無其斷是以可惜然而隱

之賢詎可沒哉

宋

公陳侯

桓
蔡人

宣
衛
人

伐鄭

爵。宋
下告
稱。○
人上
則稱

大稱
夫人
也者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人欲納

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

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

君害君為主
邾邑以賄與陳蔡
衍則律國之

原也古宗公陸伯素人德人仁真通其事

五日而還所謂有伐衛然後有東門之師也
宋黨魯故以討馮告以弑君之人而求寵于
諸侯諸侯寵之宋又告于諸侯以討馮天下
之亂不可止矣

秋

輦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輦孝公 子惠公

弟隱公之叔父也。不稱公子者，春秋所稱本無

子所置不謂公特輩之賜不允如稱父云公族子程之亦得送是臣女也史時如但可云書未賜名氏豈則晉公有

當疾乎。○宋來乞師不書常是微者。

春秋傳注 隱公一十七
秋 諸侯伐莒 宋公使來乞師 公辭之 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夫公知吁之

不可與而辭宋辭宋所以絕吁絕吁何事而

可以固請而行也哉公有絕吁之心而不能

斷辛為羽父之所窺鍾巫之事吾慮隱之將

及笑

九
月
偉
人
殺
外
吁
于
濤
衛
地
今
山
東
昌
府

段在衛地所以布告諸侯其地冬十有二月衛人立
 繼亂得立如宋御

晉之類自因不告故不書。○晉

此三缺
業方是
紀功之
更據

有到北
處方金
石大夫
首肯

春秋傳注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曰
王親為可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石碯使告
于陳曰衛國禍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
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
于衛夫石碯告老之大夫也當莊公時故嘗
諫州吁而禁石厚父子之際喜怒之意誰能
不見于懷况更十六年一旦而有弑君之事
顧使與弑子之子反問定君之計焉此其操
心亦已寡矣遂知吁之必至于亂而不復言
逆知厚之終與于亂而不復禁十六年間刻
刻以討吁為事故雖以告老之大夫嘗與陳
之執政有腹心之議而子不知所以一介之
使往告于陳即應之如左右手也嗟乎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獨一垂老之臣深慮
寡計以行其事以衛人討衛罪不假外兵三
月弑君九月而即得討而又殺之衛地以洩
國人之憤報先君之靈偉哉烈丈夫之所為
終春秋之世不再親矣故曰衛人弑州吁于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八

王今志
情之清
淋清補
呈

濮與碯之辭也又曰衛人立晉亦與碯之辭
也大惡既除正告宗廟逆先君子而君之喪
君有君衛之大亂而不亂者石碯之功也夫

春秋傳注

隱公一

十九

隱公一終
起元年
至四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癸桓
亥二
年王
五年
齊僖
十三年
晉鄂
六年
衛宣
公六年
曹桓

三十九陳桓二十七
二十九秦文四十八
三十一楚武二十三

春公觀魚于棠

邑之
鍊案

觀魚非國事也君行則書之以爲譏

夏四月塋衛桓公

州吁弑桓公而不葬至是晉立乃始克葬

春

隱公二

—

秋衛師入郕。
不衛告郕罪。
山○東○人侵衛。
平州汶

郎上
關縣
城北
有

衛之亂止邠人侵衛至是衛宣公大石碣復

用整頓國事而討乘亂之優告于諸侯以入


邨問入春秋來外事之見于經者克段伐衛

石門伐鄭等役以鄭莊始亂有闢天下之大

故也。入向盟。密牟、姜等役。以難外詞實有關。

于魯事故也今衛師入郕既無關於天下之

大故又與魯事無闕何以亦存于經而不削



五

乎曰聖人作經筆削之用或可施之內詞而

未嘗加之外詞者內詞本詳：而至于絮或削

之外詞本要彼既來告此既直書縱無闕于

天下之大故而終不敢遺其一詞者則以魯

史之舊文非後人所可擅削也如隱之宋衛

遇垂桓之齊衛胥命莊之三國遇垂閔之鄭

棄其師僖之介人侵蕭文之秦人入郢楚人

園菓之類苟求所以存之故終不可得則

外事之不削可知說者徇于史遷之說動以

秋傳注

隱公二

—

之二
筆削為言于是衛師入郕之書亦求所以存

之故然則存于經者果皆大義之所係而

春秋而外尚有已亡之舊史乎斯真古今之

大惑也已外詞所削之條固可計而數也彼

妄為之說者亦何據而出于此哉

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之孟子始成而不榮曰考。煬宮此則己立仲立宮矣立宮何以不書武宮。

即得審仲子之故宮不害于明義猶疑之則宮亦
之所欲也疑之故宮不害于明義猶疑之則宮亦

史云：哥而得中。

立仲子之宮不書而書考宮為獻羽書也魯
僭八佾隱將于心有不安焉既已無可奈何
知仲子之不可以天子祀也降而從六隱之
賢其在是矣

邾人伐鄭人伐宋宋鄭皆得告然此是宋告若

邾有兩國皆告據其先告而即書者後即有告
亦不復書也○宋取邾田宋不以取田告鄭人
取街敗事小亦通
告非經制之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

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郭以

春秋傳注 隱公二 三

報東門之役所謂有東門然後有入郭之師

也公以州吁弑君而宋比之公子馮出居鄭

而宋忌之已有惡殤之意因使者之失詞怒

而絕之自是魯宋之交遠焉隱生平得好惡

之正而不樂與不肖人游固如此

螟食苗 心曰螟

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驅卒

張孝公子惠公弟 伯食邑于戚國以滅為氏其書曰史通詳之非

見思有厚也子 達即哀伯不見經孫辰字文仲

宋人伐鄭圍長葛鄭告宋曲是時宋已有陳不

北則經年之圍也○長葛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

以報入郭之役也或曰宋以忌馮惡鄭至于

相仇必取其邑而後快宋之惡不待言矣鄭

何甘以己之邑聽宋殤之圍而不救乎曰此莊

之所以為莊而非宋殤所能測也殤一狂且

也與之爭勝于長葛彼將愈怒而兵不得解

鄭雖勝之猶非笑也莫若委之一邑以洩其

怒使披無所忌戒乃陰而為之謀為之謀鄭即

春秋傳注 隱公二 四

殺殤猶無其迹此鄭莊之深笑百世而下猶未

有能知之者也己而宋怒果洩七年冬果及

鄭平至桓之二年乃有華督弑其君之事

甲子桓王六年 齊侯十四 晉欒侯元 年衛宣二 陳桓二十 八 杞武三十二 鄭莊二十七 曹桓四 三 秦文四十九 楚武二十四

春鄭人來輸平

甚哉隱公之不幸也鄭莊猶賊任威豈肯無

故而下于魯哉下于魯所以仲子宋宋與鄭

仇而與魯睦欲孤宋莫若離魯適有失詞之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陳知魯君有歷宋之心不愛珍器重寶厚幣
甘言醜焉脩敬于下執事使魯之心嘗以鄭
為賢而以宋為不肖然後宋之黨日孤己之
交日盛此輪平之本志所以惡公而使不悟
者也然而公之愚則已甚矣輪平以前公之
好惡出于己輪平以後公之好惡出于人觀
其欲盟齊則盟齊欲伐宋則伐宋欲入許則
入許求如昔年之行事卒不可得何為鄭莊
所播弄一至此哉故以隱之賢而不克自行
其意至于殺身而不悟者不幸而有鄭莊之
故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山東兗州府沂州有艾山

魯與齊初未有交也鄭人來輪平而後盟齊
侯于艾苟非鄭莊之作合烏至而成齊魯之
交哉魯齊合而宋之黨遂孤鄭之黨益盛即
欲長為無事之國不可得矣

秋七月
舊史紀年之法難無事猶書首時
冬宋人取長葛
鄭告

以得年
書是史
家意
其意是

乙丑王七年
齊僖十五年晉襄二十四年宋桓十四年陳桓二十九年楚武二十五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適夫人所生往猶謂
適夫人勝妾所生往猶謂勝妾叔姬伯姬
之勝宜與適俱行與適俱行例不得書此後
書者待年于家不與適俱行也然則經以待
年書乎曰不然叔姬以勝妾之賤從紀侯于
患難之中不歸宗國而歸于鄭經知其終為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勝侯卒
小國不稱于禮則赴不以名至昭三年

夏城中丘
在今兗州府沂州東北

後民則書經書內城者二十有四有當役有
不當役不可概以勞民責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母弟稱弟其稱結艾之盟也內詞詳非義所係也

秋公伐邾
邾及鄭平盟于宿宋鄭俱不告故史不書使誠告則經亦不削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宋取長葛而怒洩故與鄭平鄭亦因而平之
所以愚宋而公以為果相釋也為之伐邾以
自說于宋首鼠兩端總為鄭莊之播弄如此
是時周室衰諸侯不朝往、下聘隱之世二
桓之世三僖之世一宣之世一宣以後王室
愈衰并不下聘矣此皆紀其實而義自見亦
非作經之旨所深注意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春秋傳注 隱公二

言楚丘者皆以為衛地然戎伐凡伯于衛地
之楚丘法不當告即告亦當言衛不當言楚丘
今改曹州東南五十里有楚丘城史亦以內
詞故書于時楚丘甚廣自曹以西屬衛齊桓
所城是也自曹以東屬魯僖二年城楚丘是
也

丙桓五年八年齊僖十六年
陳桓三十元武三十八年
五秦寧公元年楚武二十六
春宋公衛侯過于垂
行衛宣初年丁魯無陳莫所
事猶相告赴若宋則必

不來告笑曰垂即犬丘今
小東兗州府曹縣有垂亭

齊欲平宋衛于鄭宋以衛始易君未達衛宣
之志請先見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齊
所以欲平宋衛于鄭者齊僖志大而才疎不
知鄭之合已以圖宋及思挈三國而提衛之
三國平而已乃得為盟主也二國慮鄭之不
可故謀于犬丘謀之既得而後為瓦屋之盟
已而終不得鄭則宋衛之愚而齊僖之妄也
外遇而志于春秋大豈有所謂而書之哉魯
春秋傳注 隱公二

春秋傳注 隱公二

史舊文未當加以以筆削爾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枋義在歸枋不在使宛而
也假令直言鄭人未歸枋何不可今不改即知
經仍舊史絕無點正之文口枋在小東兗州府
境曹縣

此鄭之以枋媾魯也左傳曰欲以易許田

庚寅我入枋今既言歸則入可知公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吳子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元年及宋人盟于宿故其年來赴

宿不復見經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盟于瓦屋春秋之始也。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之始也。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之始也。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春秋之始也。

齊欲平宋衛于鄭二國許之故盟于瓦屋已而終不得鄭宋衛既去而齊亦小與鄭遠外參盟志于春秋猶垂之志也

八月葬蔡宣公

春秋傳注 隱公二 九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春秋之始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春秋之始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春秋之始也。

紀人欲平莒于魯故嘗與莒子盟于密莒中變致有年婁之師令魯降心不獨睦隣且以威紀人之好亦隱公之賢行也

冬

十有二月無駭卒

春秋之始也。十有二月無駭卒。春秋之始也。十有二月無駭卒。春秋之始也。

陳桓公三十一祀武二十七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扶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邑縣西南有防城未知誰是

鄭既委宋以長葛復平宋以愚之矣即有深

謀宜不伐宋今復伐宋者鄭伯復為左卿士

復假王命以伐之也鄭何以不會齊而使公

會瓦屋之盟齊欲平宋鄭于衛三國盟而鄭

不至鄭若失信于齊也者將無慮齊為嫌先

令魯侯會齊以探其意齊意協而後會于中

丘耶凡內詞而實有關於外事者要以外事

之法觀之何者公無取于伐宋也

桓王十七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盟于鄭

內參盟矣何以不書疑是齊鄭自盟而魯不與
然傳言
齊魯先會于防謀伐宋之事齊侯許之鄭始
與齊魯復會于中丘故知瓦屋之盟鄭不受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

師于菅前稱後稱人史便文非義所

鞏先會齊鄭為正兵公自以奇兵敗宋師于
春秋傳注 隱公二 十一

辛未取郕辛巳取防兗州城武縣東南有郕城

邑之遺其君于南以為附庸今為宋邑故鄭亦取
為宋所取防亦疑在宋魯界上故鄭取之以歸
宋南則此乃紀地
宋安得奄有之乎

此鄭以郕防酬魯勞也齊常別有酬傳適不
載公交鄭以來事皆誤迨公死而鄭若不
聞且與桓為好公之見愚于鄭為可知已以
上諸條皆內事故史獨詳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

取之鄭告宋
鄭自伐宋還師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宋衛
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從之伐戴
鄭之與也鄭伐三師以救戴取三師焉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鄭告

鄭以王命召鄭人伐宋鄭人不會故齊鄭入

郕此末事也可不書而猶書則知經於外事
不加筆削有可存之而已不必事而為之
春秋傳注 隱公二 十二
說也

己桓王十有一年齊傳十九晉襄六年衛宣七年
己八年桓王三十三紀武三十九
宋陽八年秦寧四楚武二十九
春滕侯薛侯來朝通相值故同朝不

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又曰廢相聘世相朝
朝固禮所不廢然春秋時惟小國朝於大國
是以強弱論也通計二百四十二年滕之朝
魯者五杞之朝魯者七曹之朝魯者五邾之

朝魯者六卿小邾之朝魯者五邾之朝魯者
二薛紀穀鄆鄆邾之朝魯者各一邾牟葛人
之朝魯者一魯則獨朝薛晉而已滕與薛皆
不知何君滕至桓二年復來朝降而稱子至
僖十九年經見嬰齊傳始曰滕宣公薛自此
朝後終春秋之世不復朝來朝則書內事詳
非義所係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即鄭今鄭州
榮陽縣境

謀伐許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十三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莊公奔衛
不告則不書

鄭伯欲圖許牽齊魯以入之既得許強以讓

齊：不受後讓魯：亦不受乃使許大夫百

里奉許叔以居許而偏寔使公孫獲處東偏

制其民人與其土地雖非滅許與滅許同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地其不地史以
見就不書其不成喪

隱攝位十一年桓已長矣有讓桓之意而未

言公子翬疑公之欲遂有之也請殺桓公以求太

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翬懼其言聞

隱公二終

起五年至
十一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

隱公二

十四

于桓反諸公于桓公而請弑之遂弑公于高
氏立桓公夫隱之讓桓天地鬼神寔臨之矣
一不斷而不免為賊臣之所中故遇弑之君
之最可憫者無若隱公夫子傷之而托始于
隱公以志討桓與翬之意所謂誅亂臣討賊
子當自桓公始也然而不曰公子翬弑其君
而曰公薨者魯史諱之也凡君遇弑赴他國
或以寔聞其在本國必有不致斥言之義晉
董狐齊太史之以直筆稱者以其驟見斥詞
故弑君者深怪其事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
舊文不以詞之顯晦為用故書公薨則見弑
可知書見弑則討賊可知經之意在討賊雖
百變其情終無益于聖人之意也後之人亦
何事而妄為之說乎

春秋傳注 卷之三

桓公一 子公名軌史記一名先惠公子隱公弟仲

九年 桓王五年 元年 齊桓公二十三年 魯桓公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世之君：薨之日已即位于柩前趙明年

正月朔旦改元告廟即吉而朝群臣是為即

佳之禮桓弑隱公自謂當立改元告廟而朝

春秋傳注 桓公一

群臣史策書之所以紀實非聖人之所筆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曹縣鄭伯以璧假許田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公即位脩好于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

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也莊在隱公之世

止于玩王在桓公之世遂為亂首桓弑隱公

而立雖假適子當立以為名然以十一年之

長君無故而刺公子翬之必桓縱適子何可

遽加之兄况鄭莊與隱為交最密者乎桓實

狀名集 國者一 列于會 即不復 致討意 尚未遂

秋大水

春秋傳注 桓公一

冬十月

二年 齊桓公二十三年 魯桓公二十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宋以寬告并告殺孔父三大夫皆以大故

父 并告非賢之也故殺其息遂君于昏亦得見

父 以君及臣故先書其君以字公字滿立是為

父 六代祖宋父名嘉不書名以字公字滿立是為

父 以國讓其弟屬公不之孫弗父何子

父 宋督弑陽公為鄭莊為之主也先是宋鄭相惡

慮莊之討急脩好于莊而莊利在許由不獲
顧隱即與魯桓為會于垂因以假田之說進
假者請魯之辭言愈甘情愈苦耶之要桓蓋
可知也桓既許：田于垂後要盟于越以成
魯鄭之交枋許以為名定桓以為實自是桓
為君翬為相無復有能議其後者爾趙明年
宋督弑君亦即鄭莊為之主亂臣賊子橫行
于天下而莫可誰何成一春秋之風俗也

千古隱
情今日
始見
前亦有
長篇然
後有華
督之秋
至此始
遠

卷三

滕子來朝

欲得宋陽而甘心焉莊固謀之熟矣而宋有
賊臣曰華督者忌孔父而欲奪其權知公子
馮之為奇貨可以易君必以其情告之于馮
以探鄭莊之志鄭若不許督何能為鄭許之
而後知馮之可恃遂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
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陽公召公子馮
于鄭而立之以親鄭是則鄭莊為之主爾親
鄭而宋服于鄭之利立馮而華督為相督
之利馮為君督為相而以其賂歸四國四國
之利自是傷之賊終春秋不能討矣莊一人
而成魯與宋兩大國之亂臣賊子接迹于
天下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職鄭莊之故哉

卷三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降而伯薛亦降伯曰男此朝之所以甚難
而小國之所甚苦者也今日聖人降之無論
聖人作經本無改于舊史乃以周先王所定
之爵一旦卑之然則齊可進為公而宋有弑
君之亂即可卑之為侯伯乎斯亦不思之甚
矣

會于稷以成宋亂為略故立華督也督殺孔
父而弑陽公召莊公子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
部大賂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書
曰會于稷其事已明何復贅言成宋亂乎曰
凡史溢文外則本乎告詞內則本乎上命次
不言其所為而曰以侯陳人蔡人則以侯陳
蔡號于國中刺不言其所為而曰不卒戍則
以不卒戍布買之罪盟不言其所為而曰釋
宋公則以釋宋公自旌其功魯史因而書之
遵上命也公會諸侯于稷受賂而還本為獎
亂之行而以成宋亂播于國中杜氏曰成平

也若曰我之此行以平宋亂耳有功于宋即

受其賂而無慙故取郕大鼎侈然以納于周

公之廟以為告之祖考傳之後人當有共誇

為盛事者然則平宋亂之書于史策曷足恠

乎如曰此聖人之斷則所宜斷者何獨在此

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其大鼎故郕大鼎

納于太廟旌平宋也平宋何事而可以旌乎

曰桓弑隱公而立實公子翬為之國君十五

春秋傳注

而冠而始成婚桓三年始議婚則弑隱時

蓋年十一二輩乘其幼未有識誑桓而為之

者也既挾桓以弑隱公因挾桓以立華督

立而亂賊之事顯相告于魯國之人若曰齊

宋陳鄭之君大夫皆將用之如左右手即有

石碯誰復為能濟其事哉故納太廟所以鳴

其功鳴其功所以鳴其黨此羽父之狡謀蓋

以奪國人之胆而冷當日之人心者也此羽

父之所以終無能討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桓立而來朝也桓以適子當立號于諸侯故

小國諸侯競來朝魯內事詳非義所係來朝

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鄭告口鄧乃鄧縣在今許州

左傳始懼楚也楚自熊繹受封六世至熊渠

已立三子為王已而復去之又八世至熊儀

是為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為蚡冒又一世

春秋傳注

至熊通是為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也于

桓之六年武王侵隨使隨請尊號于周不聽桓

八年熊通乃自立為武王今是桓公之二年

正熊通始盛之時然不見于經者遠處江漢

之南赴告策書不通中國今以蔡鄭之會始

以懼楚告于諸侯傳始言楚史雖記會實記

楚之強也蔡鄭南隣楚釋其伐戴之恣而為

會情理之常不足為咎中國皆知楚盛而莫

可誰何二國雖會亦無益于事焉

九月入杞不言主師

非有不敬之貴也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耳
魯以奇禮責之其後至為公婿而不敢朝吁
亦可憫矣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十一經中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止八

復脩戎好也君行則書非義所係

十一桓王十三年

中桓王十三年

陳桓王十三年

公桓王十三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

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不書王史闕文桓公之

四年無秋冬五年甲戌已丑十二年兩書丙戌十七

義以四年夏五之類皆不可以應說不當因不書王

成婚于齊也既結鄭為援鄭意巨測故復成

婚于齊要亦公子翬之謀議也書公子翬逆

女即知為結婚之主書齊侯送姜氏即知齊

儀之党桓討賊之義豈在史文之外哉

晉命者相命也齊衛何以相命先是齊與鄭

為一党宋與衛為一党宋與鄭仇齊因與衛

惡本無怨隙之私徒以宋鄭故耳今宋親鄭

齊衛之相隙何為也哉解怨釋仇一言可畢

是以相命而不盟也春秋時諸侯相聚非會

則盟惟此年及莊公二十一年鄭虢晉命于

弭不至為盟而亦不止于會故有晉命之文

外晉命志于春秋以是益知經于外事不

筆削舊史面目依然可知

卷之三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既受兵復求成于魯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此送文姜也

以前皆微者事惟逆女為重逆女宜親送女請期

經所記所記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

氏至自齊凡書夫人至無姑則以夫人至不言姑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適有年也

齊桓王十四年 宣公二十三年 晉悼公二十六年 衛懿公十四年

宣公十四年 宣公二十三年 宣公三十四年 宣公三十五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郎不書地以言不遠蓋據獲人

之狩此是名狩 君狩宜書地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春秋諸侯廢時田而不

蒐苗獮狩四時之田春秋諸侯廢時田而不

舉問出一狩史故當書內詳詞詳非義所係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杜云宰官渠氏伯糾

是確據要楚詞非義 所係口無秋冬史闕

弑君之人王不當聘言聘則貶可知然曰以

定亂賊則不然東遷之聘不足為榮天子卑

而降禮于諸侯猶下堂而見也桓何藉乎此

聘哉故王之聘桓王自當貶非謂定桓而貶

之也

戊申三年 桓王十五年 齊桓王十四年 宣公二十三年 宣公三十四年 宣公三十五年

十陳桓三十八年 宣公三十四年 宣公三十五年 宣公三十六年

春正月甲戌巳丑陳侯鮑卒鮑太子免而自

左傳再赴也于是陳亂文公子他殺太子免而自

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殺太

子與弑君等何以不書不告故也曹伯負芻

殺太子不告則不書陳招殺偃師來告則書

春秋之義其罪一施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紀者齊

齊在魯北紀在魯東齊紀接壤紀之地齊所

欲也夏齊侯鄭伯朝于紀欲以襲之紀人知

之春秋之世凡滅國者必滅其所近齊欲滅

國必在紀必在譚遂必在萊鄭欲滅國必在

許宋欲滅國必在曹陳欲滅國必在預衛欲

滅國必在邢蔡欲滅國必在沈楚欲滅國必

在江漢間小國必在蔡必在陳晉欲滅國必

在虞必在虢必在耿霍魏秦欲滅國必在西

戎魯欲滅國必在鄆必在郟必在郟必在郟必

在根牟必在郟與莒事雖不同其欲吞食而

并兼之一也齊在春秋之始王迹猶存有圖紀之心而未敢遽婉轉躊躇幾得復失現其本末情罪可知若今日之偽朝于紀即圖紀之始事也魯紀婚姻之圖紀既來告必以情言明年公會紀侯于郕諮謀齊難冬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魯因為之謀納后之事紀既納后齊即不敢有加于紀故恨魯而來戰于郎迨夫齊僖年齊襄立公以為齊紀之仇自此可釋故會齊紀盟于黃紀亦自謂自是

以後將無患與齊無爭也不意莊元年王姬一歸于襄而襄即遷紀之三邑由是紀知必亡紀季以鄫入于齊明年而紀始大去其國蓋是時桓王已崩即桓后之存亡亦不可知襄之惡更甚于僖則其逼紀而并兼之十八年間諸侯之放恣又一變也事之本末或以來昔書或以內詞書史固具舉而經所述之總無改于舊史可知學者從其事而觀之自可以得聖人之意耳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遠及稚子知王室

前年夏王甫來聘今復來聘疑必有故然傳

不能言

莖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三國皆得告故

不告據王告則其文又別矣不書戰何獨不詳文春王正月亦不言天豈亦是耶

之為王卿士也舊矣王貳于觀鄭伯怨王一失意至于交質甚則取溫之變與周之未此君臣之大變聖人之所欲誅而未有會也交質以後脅制朝權既黜復興發兵矯詔自平迄桓于今十有四年矣何德于生民何功于王室而久據若是使王之一二卿士而鄭得以意為制是擅王也又安所用天子為故王奪鄭伯政室也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之亦宜也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事雖

諸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法定

閱言大，簡車馬也。不言公親可知。以此益知史文無

傳曰北戎病齊鄭世子忽救之有功諸侯之大夫成齊使魯為其班後鄭忽怒今經繼之曰大閱其為脩鄭而舉不言可知內事詳非義所係春秋之始法多濶略魯大夫雖成齊

史亦不書北戎病齊鄭救之不告亦不書

蔡人殺陳佗

陳告○國人立桓公于躍是為厲公不告立故史不書後微此○佗

卷三
蔡人殺陳佗
桓公一
十五

殺梁子曰陳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

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雖非討賊聖人曰

佗則殺矣公子翬宋華督以有援則不殺陳

佗齊無知以無援即見殺天下之人共欲殺

賊也如此苟無鄭莊焉至而成魯宋之亂哉

○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

五父而立之今不據其說者墓門之詩與殺

梁言合則左為謾語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何以書舉以太子之禮也今按文公夫人聲

姜生子惡夫人出姜生成公夫人穆姜生皆

適子也而或生于為公子時或不舉以太子

禮則史皆不書是知同所以書不專適子之

故矣或曰齊襄公獸行同或慮非吾子也書

以正之夫國君十五而冠而始成婚齊襄

之婚在莊之元年莊年已十四矣襄之長子

甥當歲計耳安得有慮非吾子之嫌哉世言

卷三
齊襄公嬖于其妹此為大誤姜蓋以長姊而

嬖于少弟故甫田之詩曰婉兮孌兮總角壯

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蓋刺姜也展我甥兮

之詩亦無事曲為之說矣內事詳非義所係

冬紀侯來朝

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魯之謀臣因為之畫

納后之策齊侯為是終其身抱恨于紀而不

敢滅至十年而有即之師

子丙桓王十七年齊侯二十六年晉小子四衛宣十

五年桓王十七年齊侯二十六年晉小子四衛宣十

十一陳厲二杞武四十六宋
莊五秦寧十一楚武三十六

識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無秋冬
史闕

方城外國也而來朝于魯則必將有偏朝于

大國者矣偏朝大國皆以名通卑之甚也

丁桓王十八年齊僖二十七年晉侯驩元年衛宣

五年三陳厲三杞武四十七年宋
莊六秦寧十二楚武三十七年

春秋傳注
桓公一十七

春正月己卯烝
烝祭也冬月萬物皆成故烝

子月之祭常事不書為下再烝見讀書

天王使家父來聘

七年之間王既兩聘矣今復來聘者何天子

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此不獨主婚而實

媒灼故特遣聘義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僅吐婚非媒灼應無特聘也內事詳非義傳所

夏五月丁丑烝

再烝非禮故書

秋伐邾
不言主帥
蓋微者

邾自隱元年盟于蔑已而伐邾魯之交遂

絕今復伐邾傳不能言不知何說然十五年

邾人來朝十七年復盟于趙邾之脩好者不

一而魯屢伐邾虐小之兵蓋實聖人之所惡矣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魯為媒灼故其往逆也仍自魯行劉夏從單

靖公逆王后于齊劉夏至而靖公不至何歟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僅主婚則公可弗至矣

桓公一終
起元年
至八年

春秋傳注 卷之四

桓公二

戊桓王十九年齊僖二十八年晉歸二衛宣十六
十四陳厲四年杞靖公二十二年宋
莊七年秦出元年楚武三十八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自魯往故史得書襄十五年齊姜不自魯則
無可書

夏四月

秋七月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冬曹伯桓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稱名下于

曹伯有疾故使世子朝

己桓王十年齊僖二十九年晉歸三衛宣十七
八年齊僖二十九年晉歸三衛宣十七
十五年陳厲五年杞靖公二十二年宋

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史通有王非義所
係○子射姑立是

公為莊

夏五月莖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挑丘弗遇挑丘即今毫州府
東阿縣一名柯

約而弗遇往從齊也衛與齊故嘗齊命于爾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日
也戰是三國欲戰非魯故戰
也戰則不書伐

左氏曰魯以周班後鄭：人怒請師于齊：

以衛師助之此言鄭之情未察齊之寔也初
鄭之怒在桓之六年起而未有有用兵之意也

是年冬紀始來朝謀納后之事九年紀季姜
歸京師于是僖之恨桓深于骨髓而又不可

以明言日挑怒于鄭以激其必報之忿于是

鄭人之意決矣故鄭之怒魯者五年而後有

春秋傳注

桓公二

二

郎之師此則挑而後舉之寔即齊謀之左券

也鄭雖以班饋為言齊寔戰郎之首史家紀

寔自先齊侯而左氏強為王爵之說不幾既

于鄭而又支離于書法乎夫說春秋者半誤

于事情亦半淆于書法以魯之悉心謀紀觸

齊僖之怒而受師魯不足為甚直也而齊之

曲則已著矣直書其事情罪昭然此復何閑

于書法而紛：然就鄭而為之說哉

庚桓王十有一年齊僖三十晉歸四衛宣十三
八年齊僖三十晉歸四衛宣十三

平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公紀靖
三宋莊九秦出子三雙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疑鄭告其耦人鄭不以君

自頃世
情自日

周班之怒一戰已洩齊之恨則未已也鄭故
釋而齊固之故復有惡曹之盟齊固之而鄭
欲釋故復以此盟來告來告者委咎于齊也
蓋至是而傳之愚終為鄭莊之所責矣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子忽立是為昭公忽奔夷立是為厲公

春秋傳注 桓公二 三
之來告矣

秋七月莖鄭莊公

時有內亂故未及五月而莖先公世子忽亦
不成爵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國雖內亂主
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祭仲足者鄭莊公之長惡臣也隱元年謀
共叔段四年取濕之麥五年鄭人侵衛仲以
三軍其前桓五年為左拒以拒王中肩

即無宋
執仲突
忽以不
相害而
不能無
事也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四

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故凡鄭莊之所為半自
仲出而世子忽者則固鄭莊之適長子也既
為世子又嘗有功不喜仲之所為仲藏于中
有廢立意莊公死仲猶為相宋雍氏女于鄭
莊公曰雍姑生厲公亦寵于莊度祭仲之可
劫而忽之無援于人可以取而待也謀于雍
氏以圖之雍氏宗有寵于宋莊公宋莊公為
之召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祭仲憚于死
許立突與宋人盟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亦執厲
公而求賂祭仲許之九月昭公奔厲公立夫
鄭任祭仲以亂國一皆莊之所遺而其事之
初亂具來告魯以故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已而鄭伯突出奔蔡忽歸于鄭
鄭伯突入于櫟皆具見經若夫高渠弒弒昭
公立子宣明年齊襄公殺子宣立子儀莊十
四年厲公自櫟入使傅瑕弒子儀皆不告魯
故不見經要之春秋之炯戒即不書猶在也
鄭忽出奔衛突使來告○凡告君奔者必言君
自奔凡告出奔者必告其名與告

世言鄭莊公已葬則子宜稱伯否則亦宜稱

世子今不稱伯又不稱世子是聖人削之也

夫經所嚴者適庶也今以突之墓而一則曰

伯再則曰伯獨于忽而不得一蒙世子之稱

豈聖人之取義若是其遠于人情乎蓋矣既

歸立而後使告于諸侯正歆泯其世子之稱

使已不得以纂著經據舊史、據告情則但

書曰鄭忽出奔衛而已其後鄭忽復歸本異

桓公二

五

世子則鄭人來告仍曰世子此皆告之寔與

聖情了不相涉也世之人不明于告而允所

幻惑動曰聖情離經叛道不可方物誠如經

于舊史無一字之更則二百四十二年之疑

情一朝盡釋春秋大義無為文字之所沒矣

柔會宋公陳侯厲蔡叔盟于折必柔魯大夫蔡叔桓之弟也

內○
參此
盟亦

折之盟論者以為宋索賂于鄭魯為求免賂

于宋今知非者魯求免賂則宜公自行非遣

大夫所可辦也且蔡故有君何故不出而使

叔盟乎公羊何休註云蔡侯封人無子歆立

獻舞則叔疑是獻舞蓋封人已老欲立獻舞

如後世所稱太弟者故以蔡侯之命見叔于

諸侯以示傳國之意此或然也若為鄭求宋

則四會之後宋成尚未可知此何所信而遽

與之盟乎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

關

春秋
之秋
四傳
注

桓公

永

此則求免賂于宋也宋執祭仲以立突亦執

厲公而求賂焉厲公歸索賂無饜采鄭所以

不平也公以郎之戰惡鄭忽而仇之深結于

突以致仇忽之意會于夫鍾又會于闕求弟

賂也宋成未可知故復為穀丘之盟

辛桓王二十有二年齊僖三十一晉絳五魏宣

宋莊十秦出子回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靖莒子盟于曲池

杞莒之囂左氏不言與隱四年季事無涉
經以內盟故書之義不存乎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此燕乃南燕宋所挈也現十三年之戰可知

魯要盟于宋也宋成仍未可知故會于虛冬

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又遂

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子林立是為莊公魯以來鄭之故無虛月故不會葵

公會宋公于虛

春秋傳注 桓公二 七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厲盟于武又

丙戌衛侯晉卒子朔立是為惠公○石經本在武又之前衛上無丙戌字穀梁

錯簡

初衛宣公遜于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為之

娶于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新臺之詩所

以刺也宣姜與朔構太子伋公欲殺之使盜

待諸莘壽子竊其旌以先盜殺之太子至盜

又殺之于是宣公卒子朔立衛之大亂自此

始矣或言傳不言太子伋其曰太子史記之

言也事知其果為世子乎曰不為世子則宣

姜與朔不必殺伋而後快也然則經不書衛

殺世子伋宣蓋諱新臺不告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兵詳也不言公蒙上文此鄭伯也

此以詳內故會盟伐戰修書于經比事以現

則知曲之在宋矣

桓王二十有三年齊僖三十二年晉緡六衛惠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八

二曹莊三陳莊公林元年紀靖五

宋莊十一秦出五楚武四十二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蓋宋來伐我也何以知其伐我乎宋之怒

我甚于怒鄭未伐鄭先伐我也如曰鄭與宋

戰則紀願助我于鄭則未有情也彼豈能以

微弱之國助不閔休戚之鄭乎不言伐戰不

言伐不言地戰于魯也既伐我齊戰必先外

之先齊不足異矣

三月莒衛宣公

既與衛人戰猶往會莒春秋之初弔莒相通者齊魯衛陳蔡鄭諸國而已苟非小國鮮有卒而不莒者其後邦交遠赴告煩禮之不備者始頗見焉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桓王二十有四年齊僖三十三年卒晉緡七年
春秋傳注 桓公二 蔡桓十七 鄭厲三

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宋莊十二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更相結也

無冰

東魯之地無冰為異故書

夏五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凡言來盟者表與公盟也。五下無

之月字或舊史闕或後世失

會而未盟故使弟語來盟鄭來盟魯不往盟是知敬盟者鄭：欲固魯也武父之盟專盟

伐宋此復久要之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嘗四時之祭亦禮也舊史必書今有獨書則有刑可知

四時之祭合禮不書所以書必有失也求其故則鑿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子諸兒立

齊魯雖相惡以甥舅姻故仍來告

宋人以齊人襄蔡人衛人陳人莊伐鄭鄭告

前伐魯此伐鄭皆報宋之戰也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

甲桓王二十有五年齊襄公諸兒元年晉緡八年
中三年崩 五陳莊三杞靖七宋莊十三
春二月天王使冢父來求車

係喪具也王室之貧亦可知已

三月乙未天王崩子莊王立越七年始克莒

夏四月己巳莒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鄭兩突稱鄭伯突又謂其世子忽稱世子者以前出奔時高未成伯突又謂其世子忽稱世子者以前出奔時高事見于春秋自當稱伯不稱伯適無事也不當

與以終不稱伯為駁情○歸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與
知之以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昭
公歸厲公聖人之所惡也而稱伯其無改于
舊史益可知○今按忽歸于鄭甫三年高渠
彌弒忽而立子亶不成忽之為君不以告故
不見經明年齊襄公殺子亶立子儀不成亶
之為君故亦不以告莊十四年厲公自櫟入
使傅瑕弒子儀不成儀之為君故亦不以告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一

儀與亶終不成君皆無謚忽雖不成君而公
論不沒謚之曰昭然莖已不成禮矣子儀君
鄭十有四年而不得一謚是厲之惡也彼兩
弒君也而不見經疑為聖人之所略故詳辨之
許叔穆入于許許男新臣也許人幸之以字告

隱公十一年鄭莊公入許使許叔處許而偏
而使公孫獲制其國今乘鄭之亂復入于許
鄭亦不能制焉
公會齊侯襄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此甚誤也齊僖公以魯納紀
后甥舅之際積為仇讐齊魯之不交久矣今
襄公立桓將修好于齊以復姻婭之舊且可
令紀終無患也故假定許之名以結歡于襄
十七年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蓋其事矣若
許則其國已復鄭不能爭不待借交于齊魯
也何必謀之而後定哉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其稱人或曰附庸之世子

邾之來朝見伐而脩好也牟與葛適同至而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二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此是厲公來告非昭公來告也

先是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突既失國知櫟
之可圖遂因櫟人殺守櫟大夫及子元而遂
居櫟：鄭之強藩忽為君祭仲為相弗能拒
也且既殺子元于櫟又殺曼伯于京奄有二
都分據要害外覘楚勢內察國情須之十九
年終于得國入櫟以後之情形所堪詳據者

千五上
下情
據然

如此而經不修書者當其入據魯突方親未
告則書至其入國則時移事變南北爭衡即
齊桓之盛猶非厲之所誠服也而况魯國手
書入據不書入國存手舊史之有無不閱筆
削之義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而
會後伐紀事也之常此則急于納突會畢即行
突甫入一標即思復國桓為合諸侯以納之當

此之時天下之人以為突失國而忽據之不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三

思忽失國而突據之也宋本突仇亦納厲公
者市交之情狀又不

可以常情測之

乙亥年十有六年齊襄二晉緡九衛惠四年蔡桓
十四秦武二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
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故衛何以忽先于蔡其

再納厲公也謀而後伐故先會于曹突出忽
歸突復入據忽宜伐突以除其偏也今突伐

忽者再而忽不出一師謂之何哉高伯于是
知忽之可以弑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久從告廟皆史文非義所
胡氏動婦之經而自相矛盾者多若此

冬城向

向本舊魯間小國服屬乎魯隱二年莒人入
向魯即報莒是也今城向疑為向城故經不
書取直作內詞則向之屬魯可知不知何年
為莒取故宣四年復伐莒取向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四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告

初衛宣公屬伋于右公子屬壽于左公子惠
公諱殺伋與壽而得立二公子故怨惠公至
是作亂而逐惠公惠公奔齊立公子黔牟以
為君黔牟衛宣之弟也

丙亥年十有七年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年蔡桓
二秦武七陳莊五杞靖九宋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內參

此公欲合齊紀之歡冀其不復圖紀也齊僖

之欲滅紀久矣公為納后于王于是終傳之
世不復言紀然陽襄而心嚙之未嘗不授其
意于襄也今襄初立公與紀謂傳既見釋襄
必可求遂合齊紀之盟襄亦寔應且憎若非
傳寔置紀今日何以得盟以公之愚遇襄之
詐何事不為其所賣而豈獨一紀哉然公所
以為紀之分盡矣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桓宣伐邾十五年邾人來朝情好于我今復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五

為盟修葺之好也至秋復伐邾誠不知其何
說矣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告婦又

公羊何休註云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
人歆立獻舞而疾害季避之陳封人死運

迄奔喪哭泣三年卒無怨心此不知其何據
然于經之事寔則微有合者十一年盟于折
經言蔡叔則封人無子可知然叔長于季叔
若可立何害于季豈季是封人之女弟雖少
于叔而誼寔當立避獻舞之愛而避國猶有
古人之風者耶以叔為獻舞則近理以季為
獻舞則名違予故因何休之說而附會之以
俟後之博聞而能覈者

癸巳葬蔡桓侯

及宋人蒞衛人

左傳宋志也宋有討于邾魯從宋志皆越之
盟而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丑年十有八年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
十三年元年曾莊八陳莊六杞靖舞元年鄭厲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

齊姜如齊而使公與會出耳以會出遂如齊

公如他國自此始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與文姜如齊侯通焉公諱之以告夏四

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薨于車若

以他國之史書之則當曰齊人弑魯侯今日

公薨于齊內史文也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

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返無

所歸咎惡于諸侯請以彭生除之蓋魯之所

以責望于齊者止于此昔鍾巫之事立桓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七

桓公之

公而討寗氏有死者苟殺一人其願已塞魯

于君父之讐素所苟且者如此故桓雖見殺

初亦不以為異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莖我君桓公

公之喪既至自齊魯國臣子仍得以禮葬其

君此寔事也二傳皆強為之說徒見其文○

隱公十一年經文共七十五條外事僅十八

條桓公十八年經文共一百一十七條外事僅

桓公二終
起九年至
十八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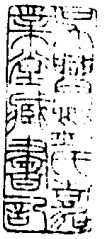
十六條于時赴告所通西不及秦晉南不及
楚見于史文者齊宋陳蔡鄭衛諸國而已其
後伯者起世變多告事既煩史文轉劇前畧
後詳摭非聖人所得與焉

春秋傳注

桓公二

十八

春秋傳注卷之五



莊公一公名同桓公通子夫人文姜于

生即位時年十三在位三十二年妻哀

戊戌年元年齊襄五十四年

陳莊七年齊襄五十四年

春王正月

繼故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內出奔曰孫。不稱姜氏。襄上文非義所係。

桓公之薨也夫人寔為之父兄百官聚起群

春秋傳注 莊公一

諸故夫人亦不安魯而暫孫于齊其後魯主

王姬齊魯式好夫人即歸經不言夫人至自

齊蓋不告廟史故無書非聖人之削之也

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周大夫世有其人故文十

謂魯之命大夫命大夫不見其伯之後人也若

己百歲以上猶得誣以子叔姬之事乎知單伯

之為周大夫則知是送

此魯事之大不幸也王使魯人主嫁女之事

當先遣使以言之豈不知魯方喪親：又齊

之所殺者乎今一介未通突有送姬之告不

但魯不服辭并下服以衰麻之故早築王姬

之館于外魯之庸臣皆以例出王姬莫為諫

阻使不共之子竟為奉命之人自是童昏之

莊不復知有齊之當絕矣莊不知夫人至矣

夫子報父仇性也及其童昏又當輔之以義

外有主婚之例內無骨鯁之臣使莊甥舅之

日親而夫人去來之莫禁褐褐皆始于送姬之

日消：不絕終成江河慎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春秋傳注 莊公

二

新築故史特書當此之時必以衰麻之故魯

之庸臣蓋亦議而後為之不知主婚之魯之

與齊不當僅以衰麻論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王使蔡叔來錫桓公命不稱文春秋不以稱執

為襄貶又非可加于天豈亦是貶

桓公之薨當已赴于王朝矣及其命魯主婚

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始悟其衰麻不可成

乎吉禮也為之錫命以吉之義不在乎桓公

在乎莊公之即吉也

王姬歸于齊

自魯而行故書王姬歸于齊然則齊侯來逆乎曰莊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而傳言齊侯來逆共姬則今日之親迎可知來而不書疑諸侯逆女例不見公不見則不書亦史法也齊師遷紀邢鄆鄆紀告○從其民于他處而有甚矣齊襄之惡也一日尚主即遷三邑三邑遷紀無以復存矣以是益知傳之舍紀實為

春秋傳注

莊公一

三

季姜之故也

己莊王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樹惠八黔牟四
宣公梓白元年杞靖十二宋莊
十八卒秦武六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莖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次為孟遊莊公自

仲孫寔即通氏也

餘丘小國名于發語詞猶於越也餘丘何以

伐傳不能言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疑

王姬之自魯往者魯宜為之服也然則齊桓

夫人室姬也其卒也何以不書適不告也經

于內事所削者女歸時祭之類而已其他則

存者寔多不當輕以筆削為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以

皆不見經

此聖人之微言也秋七月王姬卒冬十有二

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何前此之不往哉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四

然則王姬苟存姜之往不至是也

乙酉宋公馮卒為問公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樹惠九黔牟九

陳宣二杞靖十三宋閔公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不書氏史略文非

衛朔奔齊黔牟在衛齊欲納朔齊魯以助之

莊之忌仇從可知也

夏四月莖宋莊公

五月莖桓王

秋紀季

以鄒入于齊

紀告李紀
弟鄰紀
邑侯
西鄰公連齊師至鄰是也然紀
東鄰非以鄰

齊遷三邑紀知必亡無可柰何願以一邑附

齊以存五廟蓋至是而紀侯之去決矣

冬公次于滑

宿為信過信為舍再

此內次也。君行則書。然其所以次不可知也。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夫莊與齊襄方順其

欲豈有齊所欲滅而莊願謀之者哉莊公之

春秋傳

注
莊公一

五

傳文多闕略又多與經違不當強為之說

辛丑年四月
齊襄八
哀五
鄭厲十
子儀回
曾莊十

二陳宣
三杞靖
四宋閣
五十一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三月紀伯姬卒

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者其卒也亦必

來赴公使予之舊史必書然而有不書者經

削之也其所不削當必有義紀視魯為存亡

紀伯姬卒而紀侯遂大去其國然則伯姬苟

存齊猶未至迫紀而逐之歟

夏齊侯陳侯

鄭伯厲遇于垂

齊告鄭伯是實。鄭伯是儀。

之知
常然
必以
是情
突理
揆

所以遇之故傳不能言或曰齊欲圖紀夫齊

之于紀且旦夕舉何假乎陳鄭而遇之又何

忌乎陳鄭而遇之彼遇自有事齊告遇而不

告其事故史但書遇經于外事無筆削舊史

所載經無不書

紀侯大去其國 紀告

春秋

傳注
莊公一

示

之五

非出有也。知子以古自棄其國。王要其魚。

之地扣而入于壑：國益大，雖不言滅，與滅

紀同以是紀告故以去漁文若夫聖人之情

則直惡齊之滅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既滅紀夫人在殤而不及葬齊為葬之因

以葬紀夫人來告于魯經故存之以惡齊襄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人即齊侯史略文

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願而長兮抑若揚兮
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滅兮此言魯侯射
獵之貴也蓋莊年十八血氣方剛馳騁田獵
以快其欲襄遂婉轉以中之要狩于禚誘道
爭能巧以娛莊之意而不知襄之有獸心也
襄有獸心而莊不知莊之為莊豈但亡仇而
已哉

莊王五年齊襄九年晉緡十六衛惠十一年
八年宣四紀靖十五宋閔十二子儀五曹莊
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秋傳注莊公一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經言齊師傳不言此師為何豈襄欲會姜托
之伐國以朝朝其衆邪會禮祝丘歷日而逐
故書月此與防穀歷月而逐故書時呼鳴襄
之死可計日矣

秋鄭黎來來朝

鄭國在今充
州府滕縣

鄭會姓出自邾之始封挾之七世孫顏有
功于周封其小子友于邾為宋附庸附庸稱

名非夷狄也來朝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其稱文
非義所係齊先
宋齊為政也

伐黔牟也三年春齊魯二國伐之不克故聯

五國以伐之必納朔而後已
莊王六年齊襄十年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
十四陳宣五紀靖十六宋閔十二子儀五曹莊
三秦武九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凡君行則國史必從
而後書是時公親將兵史知政者之名字
則實書之為名與字非義所係且不可知

春秋傳注莊公一

昔之抗王者鄭今之抗王者齊王非能救衛
也黔牟之立自周而來五國合兵以伐衛二
公子知將不免奔告于王以求出師莫師出
而五國咸將束手去也乃襄之無王大異齊
僖之日王師雖出卒放黔牟而納惠公王之
命竟不行于天下在昔州吁弑桓宋殤罷之
魯桓弑隱齊鄭昭之宋督弑殤回國立之鄭
突篡忽桓與諸侯納之今朔復入甚則抗王
以克之非邪不植非逆不行文武周公封植

之天下胡一旦而至于我率是而言州吁
以下皆思伯之文也五國抗王思伯亟也時
無齊桓天下寧復有周室哉以是知聖人之
所以思桓蓋在此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抗王命以入故史用難
抗不得入國之君終也朔雖在齊猶紀

秋公至自伐衛

顛

冬齊人來歸衛俘

春秋傳注 莊公一 九

俘伐黔牟所獲也文姜請之理或宜然

甲莊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

陳宣六杞靖十七宋罔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乙莊十八年齊襄十二杞靖十九衛惠十

宋閔十六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所為不言其

以俟陳人蔡人蓋以書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經言師而不
公之在軍與

否定不可知不常據左氏以為之說○郕

秋師還

次郎治兵以迄圍郕事之本末據不可知大

略齊欲用兵牽帥魯莊以役之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無知雖
立齊猶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

以實告不稱公孫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譏作亂

僖公之姊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冬十有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還見大豕

彭生遂遇賊弑襄公而立無知手弑非無知

而曰無知弑其君無知主弑齊以無知告也

瓜期不代怨未至于作亂襄絀無知恨未至

西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
中二年惠十五年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傷

初公孫無知虐于莊康春莊康殺無知雖以

私怨毅然弑君之人人之得而討之矣故自是以後齊亦不聞討雍廩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
夏公伐齊納糾子糾皆佳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一

卷之五
之庶子
証○子糾
不見公政
齊陽生亦
相涉則史
白出奔莒
不告

齊小
白入于
齊
親在軍
中史從公

庶之庶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語可
來奔于法宜書而不見經者疑初奔

盟于蔭謀納子糾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糾魯所出也當是時齊既無君子糾以次當立齊之臣子乃公言之從容盟魯迨夏出兵而不虞小白之先入也史記曰小白善大夫高傒及殺無

白故公言之白少故不必忌此以忌糾故陰

召之入糾長故當忌也召之入則盟與伐俱

無事矣所謂高才捷足者先得之也嗚呼天

下有桓則天下治無桓則天下亂以事言之

則一亡公子之入國耳以春秋之世運言之

則一匡九合天國篤生斯人以濟一時之否

阮者也豈以區々長幼間論得失哉蓋至是

而聖人之意畢然存乎治亂之間又不復以

之五 秋傳注
莊公一
十二

齊之國事論矣

七月丁酉莖齊襄公九月乃莖故也

月庚申及齊師桓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不言

○文
管○
仲敗
射則
鉤需
正殿
在本
此無
戰詳

此正所謂納糾也已知小白先入抗擁子糾

歷時而戰：而敗乃去之。使其勝齊，糾何得

入故齊必殺子糾也

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師來言曰子糾殺也請君討之管仲

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賓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冬浚洙

洙在魯北脩齊至故浚之

丁莊王十一年齊桓二晉鄭二十一衛惠十六

丙申年十一年齊桓二晉鄭二十一衛惠十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魯報乾時之戰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三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

何以侵宋傳不言其故 疑齊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告。宿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大夫帥師臨魯魯殺子糾又乘其再克以伐魯長勺戰敗又以公嘗

侵宋復挾宋以次于郎齊之加于魯為已亟

矣夫謀伯略者貴遠猷齊不釋魯以為後圖

遷戰喪師非經遠之略也意仲雖見用謀未及施聽其屢敗以現其悔然後進以作內政寄軍令之法乎三折肱知為良醫桓其折肱之智也已矣

秋九月荆敗文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本封號春秋之始往：自稱荆。獻舞以名告

者。子野監國莊十九年獻舞卒于楚將始立

此楚見春秋之始也楚自桓之六年代隨請

尊號于周宜為聖人所深惡矣而不書者赴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四

告不通舊史不載也今蔡告矣楚本祝融之

後其後鬻熊事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

荊命之子爵而居丹陽豈有殊于中國哉所

以淪于夷狄而不返者借王故也且自莊之

十年迄于春秋之終無日不以猾夏為事竭

中國之力齊桓晉文之強僅乃禦之而終無

以大創于楚于是聖人作經自誅亂臣討賊

子外首以外楚為事矣說者徒見楚之猾夏

無不書中國之樂楚無不書以為聖人作經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五

專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而不知非聖人之意也苟無亂賊則春秋不作春秋不作即數內中國外夷狄而無從故說春秋者不可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且夫春秋之世之甚明者無若內中國外夷狄之一事齊桓伐楚則能外宋襄戰敗則能外晉文戰勝則能外新城之盟則能外晉成爭鄭則能外林父敗邲則能外馬陵救鄭則能外鄢陵俾勝則能外悼公三駕則能外其平楚而與之為好

者前則齊之盟後則宋之盟而已是則外楚一事夫固春秋之所甚明也以前甚明者而又作書以詔之抑何贊而不足訓乎惟是弑君一事天下習以為故然有弑父而仍可以為君有弑君而仍可以為相或畏其威或利其利是則長夜之悲聖人之所不忍默耳故說春秋而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是違聖人之志而以孟氏之言為不信也是假春秋以言宋事而于當日之春秋固無涉也而又

古今人而本說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魯雖惡然亦獨

滅之始○譚

子名不告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六

可以訓乎哉曰然則聖人不惡楚乎曰負其陰遠包藏禍心蔑視宗周蠶食上國雖庸人亦知惡而况聖人預作經之本意不在是耳蔡近楚○圖北方即微息侯蔡必首禍左氏之言曰云云舍其大而言其細不足信也敵舞殢于楚無赴告故不見經于時立追謹其父為哀侯

齊侯之入也過譚不理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夫外患甫定桓何亟于此豈長勺秉丘方兩失勢不滅譚國幾無以自立欤然而失其本矣國有大事連科管至父雍廩之獄尚未斷也彼皆賊也而桓與仲父無一言何大政之不明一至是於吾慮桓之伯將有甫及身而遽止者爾

莊公一終

起元年

至十年

春秋傳注 卷之六

莊公二

戊戌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晉經二十二衛惠
子儀十一曹莊十九陳宣十杞靖
二十一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齊所遷之鄆在魯
敗則有鄆不言侵我者

宋以乘立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
薄之敗之鄆

春秋傳注 莊公二

秋宋大水 宋告。經書外災惟齊宋餘國不書
此外災告則使予之史故得書此歲交兵宋

不廢告魯不廢予見春秋之始猶有邦交之
遺意焉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則王姬自我而行也是時齊魯方惡
猶主齊婚者主婚有例法不得辭。傳言齊
侯來送共姬則桓之來魯可知然而不書者
不見公也莊元年不書襄送此年亦不書桓

送則凡送女不相見可知隱元傳衛侯來會
莖不見公故不書是可例也莊元年王姬歸
于齊經言單伯送王姬此獨無送乎何以不
書單伯王之尊官故應得書此或微者行故
不書凡皆事之異致史有異與聖人之筆削
無與宜特調之

己丑年 十有二年 齊桓四晉經二十三衛惠
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紀侯卒無經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故不見經

春秋傳注 莊公二

此叔姬歸紀之所以書也叔姬伯姬之膝適
齊強暴紀侯遜國伯姬云亡莖：一膝從紀
侯于患難之中至是紀侯卒而歸于鄆也鄆
者五廟之所在身為紀婦職在殯葬生受其
祭死遺其祀婦道之謂何不歸宗國而歸二
鄰豈宗國之不可歸哉蓋心有所不忍焉爾
忠臣節婦千古為烈呼手誰非不忍之所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仇

以大臣死故并告華督亦死而舊史不書必不
告也。不告者宋之公義不當忘以經制說之。
弟御說立是為桓公。
閔公不書蓋因亂失告。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款
孫生搏之宋人請人宋公斬之曰始敬吾子
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
萬弑閔公于蒙澤一言之戲即隕其身為君
者誠可畏也抑人臣之橫何以至于此極乎
習以為常殺一人而不自覺此亂臣賊子之
所以接跡于域中也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告殺宋萬不書
此即蕭叔大心之討賊也。今按宋萬弑君而
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柳說奔毫南宮牛
猛獲師師圍毫則萬既居然一宋相矣苟非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奮身而討之
則牛與游安得而殺萬亦安得而奔哉其奔
則敗而走死也其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
蒙之則懼其勇而以計取也臨其身與其入
可以報閔公于地下矣然則殺宋萬何以不

萬世仲
起于如

書宋亂復熾赴告缺然故莒閔公亦不赴明
年春齊桓會北杏以平宋亂則餘克之猶反
側可知諺者不明事理反云不正天討不以
討賊之名與之則豈有如此勤勞亞於石碣
僅一等而反為聖人之所責哉此可以表大
心之事矣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子孫王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繆二十四衛惠十
年三會莊二十一陳宣十四杞靖二十三
年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王十二年經皆不書崩莒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四

春齊侯宋人桓陳人蔡人邠邠人會于北杏
邠惡然以平宋亂據告諸侯。蔡哀在楚此會
者世子昭也。蔡世子邠附庸稱號不一故自齊
侯外蔡以人稱

此世道之一變也自隱元迄今四十有二年
曾有四諸侯共戴一國而推之以主會者乎
自桓以英才得賢相有伯天下之心秉宋亂
之末息召四國而會之曰宋如有故各出銳
師以討之于是宋人之亂遂息天下之人推
桓功者此其一矣夫宋非有求于桓也桓憂

宋人之屢任宋人之事而不期乎宋人之見德故桓仲之所以收天下者自北杏始然則桓果有罪乎迨太阿之柄還之宋周唯周公其人而又為王卿士然後可苟在藩服雖太公猶難之也而況齊桓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乎鄭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齊偏告以成諸侯

北杏之會召遂人遂人不至夏齊滅遂成之而還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五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桃丘

魯盟國也桓既平宋事莫急于收魯而魯以乾時之故怨隙未平桓乃降心以平之柯之盟齊志非魯志也雖與齊盟猶不誠服故兩邾之會魯俱不與伐邾伐鄭魯無從安既盟于幽又受鄭之逃人不以時執致有西鄙之師蓋桓伯之初魯國猶強于桓者如此

上中傳王十有四年齊桓公普緡二十五衛惠二十二年十秦哀十五鄭厲二十一子

公十四年宋桓公在二十二年陳宣公十三年共春秋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告○齊討宋罪君必自行莊聞信之世史無

傳曰宋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夫

宋亂未平得齊桓而始息宜戴德之不遑也

何反背北杏之會哉良以宋爵上公齊爵侯

也桓非命伯而先上公自謂有功遽忘謙德

宋不遑為之下耳桓知宋非無名當假周而

始服爰請師于周以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六

其冬單伯會齊宋于鄆傳曰宋服故也是以

單伯定其位次明年齊宋會于鄆不假單伯

故曰齊始伯也自是會盟之班序始先齊侯

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康賜齊桓以伯侯伯之

命然後侵伐之班序始先齊侯自此以前未

有遽然以號于宋者也偶伯之難至于如此

在位三十年而伐楚詎可輕為桓病哉

夏單伯會伐宋齊告

三國伐宋單伯會之非更伐宋也傳曰齊請

師于周單伯周大夫于此蓋見

秋七月荆入蔡蔡非遷絕中

蔡哀侯在楚蔡人會北杏故荆復入蔡：自

是折而入于楚終齊桓之世不與盟僖四年

齊桓侵蔡或曰蔡哀侯為莘故絕息媯以語

楚子楚滅息以息媯歸息媯然蔡楚文王為

之入蔡此事寔也而曰北杏之故何哉曰此

左氏之誣也荆于莊之二十二年熊頤弑其

兄堵敖而自立明年是為楚成之元年遣使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七

編聘列國經有荆人來聘之書為可據也今

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滅息

之年已在敗莘之後又生堵敖及成王滅王

于莊二十二年長不過九歲世有九歲之人即

能弑兄而使編聘乎然則息媯事容或有之與

入蔡自不相涉荆之入蔡確為北杏無疑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齊告

單伯主會以班齊宋之次而鄭與衛亦附焉

義在宋不在鄭與衛故傳特云宋服故也然

桓于此亦失義矣鄭伯突于此年夏使傅瑕

弑子儀而入雖不來告齊豈不聞既篡忽又

弑儀亂臣賊子執而戮之于勢甚易且鄭之

伐楚者屬也非鄭也我殺一屬而別立君鄭

必長服于我諸侯聞之畏威懷德孰敢不以

齊為歸奈何喜在得鄭不先誅討之矣彼厲

得幸生固復恣其反覆之詐不獨失義亦并

失策則當日之賢侯總無明于大義者耳或

曰厲伐楚似亦未可輕殺嗟乎以襄之狂尚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八

不難于首止之會殺于臺而輕高渠彌何獨

于桓而不能且楚亦何愛于厲也者極其至

不過爭鄭而止耳爭鄭之事終亦何能自免

哉故齊桓之以柔道致天下于法甚善而獨

以之施于鄭者誤也

王傳王十有五年齊桓七齊桓二十六年衛惠二

宋莊三宋莊三春秋三十九春秋三十九齊桓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告

雖曰齊自為會不假單伯然甫會復會必為

鄭舉蓋鄭之反覆宜亦齊之可慮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此齊桓也文姜之復往于齊何為也哉蓋以

盟柯之後猶不附齊兩鄆之會莊俱不與齊

將有督過之心姜假國事以請于桓以是親

然其復往欽齊雖免魯而終絕姜故自是以

後姜不敢復如齊

秋

宋人齊人邾人伐鄆宋告○會雖齊先伐托

北告而

春秋傳注

莊公二

九

邾者宋附庸獲戾于宋故為宋伐邾宋非力

不足以制邾也以為宋有事而不助之即非

愛宋之誼也助之伐邾齊之恩意固矣

鄭人侵宋宋告

此鄭反覆之始事也鄭資楚力以入國既臣

役于楚而齊伯方新不服齊慮不足以立國

兩會于鄆楚讓即至不得已而侵宋若曰吾

非誠服齊也不得已也兩姑之間難為婦自

此弗得寧矣夫鄭非好為是反覆也齊伯未

起楚勢方張以為即臣楚諒亦無害而不虞

齊之驟伯也一日之誤憂及子孫篡國者其

亦悔是哉

冬十月

齊桓八年晉錡二十七年武公

哀十七年齊桓四十四年武二十二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齊告

責其侵宋也齊伐鄭必服齊俄而荆復伐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

鄭南北之爭自此始矣

秋荆伐鄭鄭告

鄭厲公之服楚傳無其迹何以知其資楚力

以入國乎曰厲之在櫟者十九年而衆莫敢

動蓋必有所恃以自立矣所恃者楚也左傳

曰鄭伯入自櫟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

不禮故也夫鄭自入國何預于楚而楚得以

緩告責之則在櫟之時其所臣役于楚以示

強于鄭者不言可知矣然吾以為此謾言也

緩告之事已及兩年至此日而始伐者非為緩告也齊伐鄭而鄭服齊楚亟誅其內向也掩其爭服之情而以緩告布于諸侯鄭之為詞可謂甚巧孰知資楚力以入國情已盡露于此哉世言鄭之反覆條南倭北者且百年而不知寔自厲公始厲之反覆寔自資楚力以入國始故曰一日之誤憂及子孫篡國者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莊公二

十一

穆伯滕子同盟于幽魯定與盟宜書公會不
會齊侯宜以公羊為正口同盟者所以一人之
心經之書同者十有六無異義伯者所以一人之
也自是以後諸侯無敢私相盟

此伯主合盟之首事也。凡伯天下必大為盟以合之。桓弼而行故其也甚難而天下之從之也亦速。不相下。宋之從桓。桓雖北杏。寔自單伯伐宋始。魯之從桓。雖盟柯。寔自今日始。陳之從桓。自北杏始。衛鄭之從桓。自會鄆始。其未至也必有謀以招致之。其已至也必有謀

以固結之鄭雖見伐猶告于齊尚示服齊之意宜急盟之以堅其意而魯自盟柯以後其向與背尚不可知亦不可不急為之圖此幽之盟固以合天下之群亦為魯與為鄭也自盟之後魯復受逃鄭則必再盟而始帖蓋創業之難于後起者如此正而不矯要豈苟且者所得莫哉

諸侯故書

今以爵稱此亦意之云然。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二

八年傳王

字子儀，信二十五年傳，楚閔克，得據之，通前盟，茂時已五十。

二年不書
會○子

甲子年崩

七年 齊桓公三十三年 蔡哀公十八年 鄭厲公

秦德公元

文十五
三。○
傳一
王
廟
不
告
故
不
會

王立

天
三

春齊人幸

鄭罪

變從車

為我謀之計也

更
督
之
載

齊告。此失利事齊亦

不

奉告 吳 石 中 年 事

遂之遺民因氏領氏工婁氏頃遂氏饗齊戌
醉而殺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魯不誠服故盟出之後復受詹逃且魯與鄭
苟不同情則詹亦未必至魯也魯之反覆如
此故明年冬有西鄙之師

冬多廢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十晉獻公僖諸元年衛
己元年十有八年惠二十四秦哀十九鄭厲二
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
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宣十四
春秋傳注莊公二
春之六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侵我于濟西也不言侵史省文因公追以
見內受兵惟大國書二十年齊人伐戎蓋為

魯治之

秋有藝陰沙射人

冬十月

丙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
午二年十有九年宣十八杞共六宋
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
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滕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因滕婦而及盟滕不書以及盟故
棼書○鄆城在今東昌府濮州

魯不誠服又受詹逃齊宋方聚謀于鄆將以
伐魯結以滕婦在鄆適聞其事遂以己意乞

盟于齊：急收魯因而許之經曰遂及齊侯

宋公盟是已盟也已盟所以收魯也已盟宜

不伐其伐西鄙非督過之心徒以伯休所在

春秋傳注莊公二
春之六

不得不薄伐以示警耳說苑繁露皆云公子

結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公羊亦云

人臣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也所以表結者至矣孰知所當論者更在齊

桓之收魯哉舍所當論而舉其細者為言此

春秋之所以終古而不著也

夫人姜氏如莒

夫人行則書然不知為何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代下今序宋上者

齊自主兵
為責魯也

所謂薄伐以示警也魯服齊之即罷兵

丁惠王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

莊二十八年陳宣十九秋共七年

桓八秦宣二楚堵教能難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連月有災故書時

齊來告此往予也餘國有災魯不予故史不書

秋七月冬齊人伐我齊告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五

伯者所以收天下蓋有術也齊桓之術近乎

道宋亂未息既會北杏以平之矣已而反覆

始定即為伐鄭以固之鄭人侵宋即又伐鄭

伐鄭亦以固宋鄭人服齊即罷兵是又寬鄭

也魯受辱逃則有西鄰之伐魯人服齊亦罷

兵既寬魯矣今復為魯伐戎以治濟西之後

蓋以齊之強不為己用而為人用又能不念

舊惡以柔其心天下之人即有崛起于齊者

感其見恤之情而又服其不念舊惡之意不

能不帖志以從于齊此桓之所謂正而不謫

也以其近乎術故謂之伯也嗚呼不剛不柔

不競不綏柔之足以為治也久矣齊以柔道

致天下而其為業下于湯武僅一等自桓以

下誰能嗣之也哉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六

十六

莊公二終起二十一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七

莊公三



戊惠王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年晉獻四年衛惠八年
辛宣莊二十九年陳宣二十七年共
八宋桓九年秦宣三年楚堵教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子捷立是為文公
又失告故不見經說者疑為則無謂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公夫人之史可以不夫人之手史夫人之經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一

可以不夫人之手以是益知經之誅討不在
名稱之際也

冬十有二月莖鄭厲公

己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年晉獻五年衛惠二年
丙申莊三十四年陳宣二十一年杞惠公
元年宋桓十年秦宣四年楚堵教三

春王正月肆大青

肆赦也背過誤也過誤當赦過誤而陷大條
如後世所稱情輕法重者尤當赦此莊之德
意國之重恩書以志美夫復何疑

癸丑莖我小君文姜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陳太子告曰此告殺之始傳言

也史記曰陳宣公不娶姬而生子穀立之乃殺

其太子御寇傳不言其縣而田氏者作為此文以

彰前事是田常執簡公後田氏傳採擇官好言

卜筮故其文多謬語若此讀所宜分別視之

○公子完出奔齊不告故不書類孫來奔非大

至元不而始夫奔齊不告故不書類孫來奔非大

夏五月不書四月而書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偃盟于防

左無明傳下言約幣則此盟必為議婚不言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公史文佚也公于是年已三十有四女伯姬

且嫁而猶未娶適夫人豈為文姜所制必娶

襄女而後可欵齊女待年此年議婚又兩年

而後逆為可証也獨所異者齊伯方新公于

齊多所驚驚而獨嫁事則甚殷公之舉動胡

不倫之至是哉

冬如齊納幣公惟朝大國則直言如今以納幣
觀社告

齊許之而親往納幣求婚急也居喪納幣非

庚惠王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年晉獻公二十二年
戊午年陳宣王二十二年楚威王二十二年
丁巳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丙辰年魏襄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二十二年
乙卯年韓宣惠王二十二年
○ 楚威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甲寅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癸丑年魏襄王二十二年趙孝成王二十二年
壬子年韓宣惠王二十二年
辛亥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庚午年陳宣王二十二年楚威王二十二年
己巳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戊辰年陳宣王二十二年楚威王二十二年
丁卯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丙寅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乙丑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甲子年秦宣王二十二年燕昭王二十二年

其兄堵敖代立今年
是為楚成王元年
春公至自齊
是年春公不
朝正于廟

不朝正史宜有書而經所書惟在楚與在乾
侯他皆不書經于內事有闕又或在此

堅叔王朝大夫也不稱使非王命也大夫自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三

聘一經所無疑非禮來聘之故則不可知內
事詳非義所係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諸侯祭土祇名曰社祭齊俗因社祭以蒐軍
宴參示民衆襄二十四年傳云齊社蒐軍宴
使客覲之是也齊之婚事尚緩歆假覲社以
求齊轍梁子曰以是為尸女也尸者主為女
社爾

荆人成來聘

此即文元年世子高臣所弑之成王也成王
弑堵敖而自立使人獨聘列國以窺中原秦
秋之所惡也而稱人者當其來聘魯不得不
以禮接史不得不以人稱春秋即用舊文非
褒貶之所及也如曰進而人之則豈有弑兄
之人包藏禍心以來聘作春秋者遽為其所
責而驟進之以人哉

公及齊侯遇于穀

遇于穀盟于亳皆為要結姻好也

蕭叔朝公
蕭叔疑即大心宋之
附庸即今徐州蕭縣

蕭叔本朝齊遇公在穀因朝公無可責也內
事詳非義所係

秋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會齊侯盟于扈

辛惠王二十有四年齊桓十六年
癸七年齊桓十五年
甲元年齊桓十四年
丙宣二十三年齊桓十一年
丁泰宣六年齊桓四年
戊成二年齊桓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丹楹刻楮值將婚之時又據御孫之言則為
誘示齊女不言可知公之細事多不書事涉
宮廟則亦書

莒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秋公至自齊

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
正其親迎于仇人之國也此所謂強為之說
也君苟行史無不書經所惡在即在史文之
內不以有書不書為分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五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凡夫人至必廟見廟見則書至今不言至而
言入疑不廟見然既丹楹刻楮以修之矣又
使大夫同觀以悅之矣何反以不廟見書此
當存疑未可強為之說也

戊寅

大夫宗婦觀用幣

宗婦大夫之妻私見曰
觀婦人見夫人之名

悅夫人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幣以
見是不與婦人同觀也今同見則為觀矣觀
之用幣其失為次御孫曰男女之別國之大

御也而自夫人亂之意豈徒病一贅哉自盟
高儀至此凡十條皆志哀姜之始至識者已
悲婦道之不終矣

大水

冬戎侵曹曹霸出奔陳赤歸于曹

曹告○赤殺
即信公然史

記曹信
公名夷

傳無事變不當強為之說據經文以言之則

霸者曹之當立未扶戎之勢以逐霸亦因自

立以告于諸侯欽當時齊桓雖伯急在救天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六

下之心以自成其強列國之是非多不暇理

故雖篡國者一無所忌傲然以告于諸侯

郭公存疑

二十有五年

齊桓十七年魯
宣公十四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此亦因其稱字而意之者

七年知女叔非名且

稱字稱名曾無定制

陳使來聘而傳言始結陳好則其事出似于

魯現後公子友如陳報聘又以莒原仲復如

陳其後賊弑子般成季奔陳則季之于陳亦

大有意故當因其事而深究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子赤立是為懿公不書葬魯不書葬也衛自十不

年盟幽以來不復親齊魯亦疑疎衛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史省文也猶言伐鼓

于社又志失禮也社者土神屬陰其爵視上公卑于

天子而尊于諸侯日食陰勝陽天子伐鼓于

社所以責神諸侯伐鼓于朝所以自責用幣

春秋傳注莊公三七

于社所以求陰春秋日食三十六而皆無所

書是嘗合禮也今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

牲失常禮矣

伯姬歸于杞在公女杞惠公之妻成公之女桓公之過女也

嫁女不書有關於後事則書伯姬事寔傳雖

不詳而詳于經則有可得而通者二十七年

公會杞伯姬于洮其冬又來而惠始降伯而

來朝則微弱之情必假伯姬以自達矣僖五

年杞伯姬來朝其子是時惠公卒其子成公

甫十歲朝其子所以托于公既而成公卒桓

公姑容立二十七年姑容來朝魯入杞討無

禮則明年伯姬又來三十一年復為姑容來

婦于魯以一婦人勤勞國事者四十年即欲

不詳其始事其可得耶此春秋所以賢伯姬

而獨書其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國門也

志失禮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

鼓

春秋傳注莊公三八

冬公子友如陳此大夫出聘之始也公子友在

為季孫氏

報女叔之聘陳魯之交甚密季結之也

僖王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

宋桓十四秦宣八楚成四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報濟西之侵也

曹僖殺其大夫

竊出赤婦而曹殺其大夫豈非不附赤之人

殺之以除異已故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左

發例云不稱名象也此可以明曹之濫殺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言公會則齊宋親行可知今政齊桓用兵無不

親行者然而常稱人將甲師少之說全乎無據矣

徐即今之徐州與齊密邇而未服齊故伐之

其後徐人取郕為齊桓通伐楚之徑則徐之

服齊必在此伐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

春秋傳注 莊公三 九

宣二十六年杞惠六宋桓

十五秦宣九楚成五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即今東

為杞伯也伯姬為杞伯而欲會公故公出會

之與公款會伯姬無涉左言非事而引非民

事不舉以病公誤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文

同盟于幽

狀而左氏顧云陳鄭服者據文公十七年傳

鄭子家執訊而與晉書曰我文公四年二月

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今此正是鄭文之六

年則前此四年成楚可知所謂有二心于齊

也陳自敬仲奔齊二使為卿語言嚙啗亦容

有之今皆誠服故復同盟齊桓所以致此誠

服者當自有在而傳多不詳故不可攷鄭自

此委心于齊至僖之五年始有逃歸不盟之

事鄭誠服齊之伯勢定矣

秋公子友如陳莖原仲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原仲季子之故交季子微察國情知內難將

作假莖原仲以自結于陳大夫出境不言所

為而史明其事者告于君而後行以莖原仲

告也故公羊傳曰通季子之私行

冬杞伯姬來十二公女豈無歸寧者他皆不

為杞伯也

莖慶來逆叔姬大夫自逆則

慶莖大夫叔姬公女也大夫逆公女史例不

書以公自為之主則書

杞伯來朝杞惠公也即伯姬之夫

杞于桓公時曾一來朝即以不敬見討國小禮不能共近不敬也今雖婚魯懼復不共當須降爵乃始能辨先之以伯姬之會結之以伯姬之來朝以伯稱獲免于討則伯姬之力也其後僖五年杞惠公卒不赴于魯則情好之不恒可知二十三年杞成公卒更以子赴之十七年杞子來朝秋入杞責無禮也嗚呼杞之朝會可畏如此即欲不戒心于魯其可得哉

春秋傳注 莊公三十一

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今河南開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齊伐衛而謀之魯者將使魯人風示于衛美衛之服可無用兵而豈意衛終不服哉不服而後伐之桓之以柔致衛復如此

乙未王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桓五年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年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齊告曰戰不言伐既

齊人戰衛人敗績衛復告代者惟此衛人敗績之詞以已及者本國來告齊桓一一生討罪執言獨非所急乃至子顏之亂衛朔伐周以言顏亦弗問也今以王命伐

春秋傳注 莊公三十二

桓雖不肯不宜遽至于是也衛自此亦遂服于齊

夏四月丁未邾子貜卒子貜卒立是為文

秋荆伐鄭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齊人宋人救鄭前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公會齊侯于城濮謀伐衛也齊伐衛而謀之魯者將使魯人風示于衛美衛之服可無用兵而豈意衛終不服哉不服而後伐之桓之以柔致衛復如此

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格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亡人之側不已

異乎秋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然則子

元欲盡文夫人而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

爭鄭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彼無爭鄭心則

逐之為易說者徒見經書救鄭以為安攘功

即在于此而孰知桓之救乃在會櫓以後初

不以兵之言救為功哉子元伐鄭後竟廢王宮成王與子文謀殺

子元超非子冬築鄆大無麥禾減孫辰告糴于齊創作曰築

字文仲桓之孫春秋傳注莊公三十三

以築鄆故大無減文仲為之告糴齊桓二十一年晉獻十二

丙惠王二十有九年齊桓二十一年晉獻十二

宋桓十七秦宣十一楚成九春新延廐

夏鄭人侵許鄭告許自十六年盟幽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之侵

許其齊桓之命欤自是許復從于齊

秋有斐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于莊十二年崤鄆至是歷十八年而卒

魯人義之其卒與葬皆成禮故史悉書

城諸及防丁惠王三十一年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三衛懿

己三年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

十八秦宣十二楚成八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傳無事實不當強為之說

秋七月齊人降鄆齊告

春秋傳注莊公三十四

襄既滅紀今復障桓之是舉蓋不能無遺議

八月癸亥塋紀叔姬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子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者為魯濟

魯濟之西齊人伐山戎齊

齊伐山戎道經魯濟公往遇之于時山戎病

燕桓救燕伐山戎至于孤竹燕齊密邇救之

為宜而山戎北戎之別種即古無終國今藺

州遷化縣有古無終地墨胎之故封也傳十年亦稱北戎北戎嘗病齊非甚遠國寧孔謂晉侯謂其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蓋

忌桓之詞曷足據哉

戊惠王十三年有一年齊桓二十三年獻十四年
十一年齊桓二十三年獻十四年
十一年齊桓二十三年獻十四年
十一年齊桓二十三年獻十四年

春築臺于郎

夏四月薛伯卒降班告終

築臺于薛魯地

春秋傳注莊公三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恒軍獲曰捷獻者史家之

伐山戎還道復經魯以其所獲見遺交道之

常不足為恆或曰柳桓或曰威魯蓋不知史

秋築臺于秦魯地

冬不雨

己惠王十三年有二年齊桓二十四年獻十五

春城小穀左氏以為二管仲城謬好魯之小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告○遇孔近者為主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

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今現梁丘之後不復

會諸侯則是遇別有故不為楚之伐鄭也抑

元非爭鄭宋已偵得其情故先見于齊侯以

姑緩其會邪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者莊公子慶父之母弟也公疾間後

春秋傳注莊公三

子牙：曰慶父才成季知慶父與牙謀將不

利于孺子秉公之未殺以公命酈叔牙叔牙

死春秋于大夫卒自隱九年挾卒後歷桓莊

四十九年不一書而此獨書之則其有關於

國事可知有關於國事者酈也季友既酈牙

而公旋殺子般即位慶父使國人犇賊子般

于黨氏成季奔陳慶父立閔公當此之時國

事皆決于慶父子般之卒必隱其情以誑告

于齊父謂季一亡人耳夫何能為而孰知自

陳以達于齊：已盟公于諾姑而使季歸其國耶齊雖復季父素嫺齊之信季僅與父等直使季孫湫來省難然後慶父之罪狀與季友之忠賢悉聞于齊之之于季若左右手而後閔公之弑即聞：而即有討父之意慶父死而魯始寧則季子之功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也現君薨之必地則知不地之為弑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未立為世子故莊公有問後之說而史何書名與子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十七

卷之七

惡異諱弑言卒與諱君同口是時季友奔陳而不書者言歸則奔可知疑亦史內詞例今按由大夫奔惟

不反者書

子般孟任子也禮無適子庶子以年是時在

公有四子而般為長故季友之對公也曰臣

以死奉般是般友之所立也友去牙而立般

勢將去父故慶父之計必弑子般閔二年傳

云共仲通于哀姜哀姜將立之閔公之死也

哀姜與知之然則弑般之時未可遽言姜與矣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甫卒慶父哀號涕泣奔控于齊告以昊天降災嗣子不祿而請齊以立閔公之意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則猶齊出也故齊人立之從慶父之請也父之娣于齊若此桓歆一旦而察其情亦豈人情所易致哉

狄伐邢 邢告

狄在中山以南連亘鉅鹿地接邢衛今始見

經必驟強也今年伐邢閔二年入衛僖八年

伐晉十年滅溫十三年侵衛十四年侵鄭當

春秋傳注

莊公三

十八

卷之七

齊桓之世而其橫決也如此蓋桓之禦狄必

寔有所未至焉

莊公三終

起二十一年至三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

閔公 子公名啟方莊公第三子叔姜所生慶公弑

者利其初且以是時方九歲信其長而臣閔

元 年遇弑其初且以是時方九歲信其長而臣閔

中 年遇弑其初且以是時方九歲信其長而臣閔

春王正月 閔公弑

齊人救邢 齊告

齊告救則史書非謂真能救邢也齊以單師

春 救傳注 閔公 一

救邢而狄逼退齊師無功明年冬狄玩齊復

中邢齊懲前事之失合三師而後敢救邢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以故是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不曰季友而曰季

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夫閔方九歲寧知季

子之賢而復之且慶父秉政魯國之人誰敢

為言季子之賢而復之然而請復季友者齊

桓之意也于時季子在陳之有心人為之

婉轉于齊以曉齊桓之意桓知季子之當復

盟于落姑以復之復季子桓之疑意動矣疑

意動桓可用之以逐父矣故季子之奔陳所

以用桓翼日之結陳為深有意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名來少以臣相見也

前此慶父弑于齊不知其賊般也既聞季

子之賢盟而復之于是始知有賊般之說桓

猶不信而使仲孫省難以察之仲孫歸而告

于桓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然後齊桓之意

春 救傳注 閔公 二

始決然而慶父則不知也何也仲孫此來必

偽親乎慶父也

辛 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六年晉獻十七衛懿元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莊公莊之寢廟○春

子之太祭禮大傳云王者禘其始祖之所自出而

以始祖配之周人以文王為始祖立太廟于西

門之內而配之成王則配之成王則配之成王則配之

而一舉是也格者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于
太廟遠主當遷入祧廟祧廟之主合食
于祖廟之廟謂之祧廟祧廟之主合食
不于祖廟之廟謂之祧廟祧廟之主合食
國公為始立太廟其用祧廟自成王伯禽始
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祭周公于太廟而已不
謂之禘禮祭周公于太廟而已不謂之禘禮
諸侯止祀國公如諸侯而升歌象九獻八佾
之備則居然天子為故夫子曰禘自既灌而
以者不敬也惟之失則升歌象九獻八佾
也諸侯謂之禘禮祭周公于太廟而已不
所配之則今日之祭手屈可以辨諸儒之
禘者魯之僭祭君薨三年之喪畢徹廢廟而

舉主于新宮然後僭禘以審昭穆此魯事之
春秋傳注 閔公 三

常史經書之經不書也今莊公之薨方二十
有二月寢未可撤而以吉禮禘于莊公豈非
夫人慶父將行即吉之事速其撤以自便哉
于時慶父已通夫人將弑閔公而自取其國
故其行事如此儒者不察猶言志失禮也其
為謀誤豈徒尋丈之際哉

秋八月辛丑公薨成季以僖公速邾甫出即歸故不書
齊仲孫昧已具得其情實而慶父不知猶謂
是尚可以愚齊也于是即真之謀愈急慶父

使卜辭復賊公于武闕季友使人密告于齊
以僖公適邾以避其禍齊桓震怒而欲發兵
然後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旬月之間見
魯事之濟姜焉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內大
逆奔非不始逃死也出奔莒無生路矣使公子魚諸不

許乃繼夫父之橫豈一區之國論所能懼
而使之出哉則齊桓之欲討焉必也桓欲討
春秋傳注 閔公 四

而季子始得因其勢以不許而使之繼于是
季子之討賊始著于春秋于是齊桓之討賊
亦始著于春秋桓之一生雖未嘗有討賊之
誠而猶得以其討著于春秋者是亦齊桓之
力也是亦聖人之所取也儒者顧言慶父罪
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
之者愈多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
肆其則是區區之國論能懼父而使之出也
此何事也而顧可妄言其本末乎哉慶父死

不見于經季諱之也夫人在邾明年齊桓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

冬齊高子來盟此言來盟者來與公盟也言來

言高子者魯人貴之至于久而不絕則不言高後而

知也齊使高子來盟平魯難不確使盟故不言使盟

夫人奔慶父繼成季以僖公歸而立之齊使

高復平魯難與僖公盟而還

十有二月狄入衛衛言滅衛○公敗而見殺故傳

中是為戴公其年戴公卒立其弟燹是為文公

衛大史為狄因而脫歸夜與國人出僅告入衛

而己能告故魯不書

春秋傳注 閔公 五

莊之末年狄伐邢明年春齊人救邢使狄因

桓救而去則必不敢復中衛其中衛不忌桓

也吾是以知救邢之無功狄之入衛殊出不

意使懿嬰城固守以待齊師猶可以免而懿

既狂且又不量力而好戰齊不及救狄得縱

其狂氣方勝之虜銳不可當明年轉而因邢

桓雖合三國之師亦不能戒心于此虜矣

鄭棄其師鄭告

是時狄方入衛鄭衛相鄰不使宿將重兵以

禦狄顧以素惡高克反使帥師久而弗召師

潰而歸鄭人惡之為作清人之詩以誚公而

以棄師布告列國史曰棄師本告文也或曰

是時文公在位文豈肯以棄師之說布于諸

侯則又不然周禮列國各有史官掌邦國四

方之事達四方之志他國來告及告于他國

皆得以其公義直為之詞君與執政強而後

曲為之詞其曲為之詞者變也鄭既作清人

之詩以誚公故史亦得直為之詞傳曰史為

春秋傳注 閔公 六

書替為詩即其証也說春秋者不明其故而

謂鄭棄其師確是聖人之斷詞因疑聖人作

經必有改于史文之舊使一經之本末迄不

得明則其所係不在鄭棄其師之一事學者

宜亟思而明辨之

閔公終起元年 至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九

僖公一 所生開公之遇子般季以風公兄成風

賢乃事之而屬信公即有其事然信公

國當立也妻聲姜不見經心畏忌曰信公

所娶在位三十三年晉獻公十歲文公

元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公十歲文公

昭三陳宣公十四年惠十四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公十歲文公

春王正月 國亂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齊師宋師曹師昭次于聶北救邢 夏六月邢

春之九 僖公一 一

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齊桓公

秋伐邢明年閏公九年齊人救邢今齊亦救邢

而獨不書秋圍邢者邢被圍遂不獲告見經與

否係于告此則齊并告功

秋南入衛旋即中邢方勝之鋒銳不可遏桓

故合三師以救邢而又不敵直前角之駐師

聶北以現其變也駐師五閱月秋鋒益熾邢

守益疲故桓與仲計以為秋終不可與戰莫

若委邢于狄今且潰而奔師秋人責貨而賤

土既入邢必且縱兵抄掠以飽其欲俟其既

飽而後逐之必碩輜重而不與我戰故桓之

兵嘗處于不敗之地有逐狄之名而無損威

失重之慮也然則將何以處邢曰罷用財賄

齊為之條左祖右社前朝後市齊為之新令

其社稷無廢祀人民無廢主以是為可以謝

邢斯已矣儒者不知兵泥經文以言桓事以

為救而書次其次為貶嗚呼豈知桓之次乃

所以為救哉然則桓之策果盡善乎曰否一

試之于邢再試之于衛三試之于杞而桓之

春秋傳注 僖公一 二

避狄已為狄人之所測矣是則桓之失策也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婦

聖人作經以誅亂討賊為正而誅亂討賊寔

假大國以為權衛之討吁宋之討萬義非不

正也而力不足以威他國數十年間其事仍

見無所忌也桓大國也討又不貸婦人婦人

之中不貸姑姊妹于是天下之人益知慶父

之死蓋寔齊桓之所為始有所忌而不敢肆

魯之二世惟薄無羞桓之力也世稱齊桓功

在當日而不知功莫大于殺哀姜殺哀姜而亂賊懼差有當于春秋之義異時楚殺微舒天下屏息者二十五年其事正類而彼以文顯此以言微後之人因遂忽而不求其意夫泥于文者忘其事忘其事者忘其功春秋所以終古而不著者其在此欤

楚人伐鄭

鄭編告○判乃州名楚其封國之號也楚時楚益強故鄭稱楚人以告自

此至二十一年始自稱爵八月公會齊侯宋公人至會孟楚始自稱爵

鄭伯曹伯邾人于櫟

傳言盟于櫟經不書疑傳有誤

春秋傳注

傳公一

三

此與前兩伐迥然異也十六年伐鄭責之而已二十八年子元伐鄭假伐鄭以威于國中非真以鄭為事也今則楚成殺子元令尹子文為政長主賢臣謀之數年而後行今年伐二年侵三年伐此有成謀非一二偏師所能救也桓知不大合不足以帖楚不帖楚不足以安鄭以故會于櫟以固之令鄭且無懼我方有事于南方不以一救為事以故頻年侵伐齊無一旅以相援方且盟于黃會于陽穀

侵蔡伐楚而盟召陵然後楚人不敢復伐鄭是則齊之所以救鄭者耳左傳曰會于櫟謀救鄭也旨哉言乎蓋桓仲之深謀而左氏能言其概者如此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哀姜孫于邾魯與邾有怨出不意以敗之此與會櫟各自有事未可執以病僖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棼

賜汶陽之田及費自費定魯之功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四

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棼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不稱姜史闕文七月齊人以婦十二月夫人之喪始至魯疑附葬之非宜故遲之往逆也時無君子以斷之終以迎婦莒小君致夫人失禮之源自此始矣

哀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八年晉獻十九衛文二
宣三十五年杞惠十五宋桓
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以詞法言之凡內城則直書城外城則或言
三師或言諸侯或言列國大夫未有直言城
者也况魯有楚丘在曹州東南五十里子貢
傳亦以定之方中為僖城楚丘之詩不必定
泥是詩要之僖實城楚丘矣桓城楚丘封植
衛國衛人忘亡時適相值事誠有之若以此
詞為外詞且謂則諸侯以病桓封衛之詞則
終不敢何也桓寔未嘗封衛也如以封為桓
罪則秦晉圍鄭燭之武曰既東封鄭又欲肆
秦之九 僖公一 五

其西封豈晉文亦嘗封鄭乎

夏五月辛巳莖我小君哀姜

志失禮也

虞師晉師 敝滅下陽 僖公下陽 一邑也而曰滅

之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 宗廟在都故以滅告

晉自唐叔虞始受封八傳至穆侯封其少子

成師于曲沃又三傳至武公曲沃愈強反滅

晉莊十六年王命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其子

獻公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晉國愈大然

不見于經者始多內亂不通東諸侯齊桓雖
伯今不及晉赴告猶不至也今伐王之幾內
國滅其下都號為之赴于諸侯晉始見經號
之來赴以齊方國伯冀能為之聲罪于晉而
齊之力寔未足以制晉且方南事楚置晉不
問三年之內晉遂復假道以滅號還執虜公
而滅霍養成晉強晉遂以伯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齊獨告○

齊侯之服江黃非謂江黃之果足助楚也江

黃至而楚之四顧皆可虞貫之盟陽穀之會

將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非欲諱其往來之

迹也當是時桓日以楚為事楚亦日以桓為

謀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即楚之用間也豈

有齊桓之舉動而不為楚人之所得况復為

之徧告于諸侯哉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鄭獨告

甫伐復侵：而即去鄭不勝其求自將服楚
此子文之成策所以棘鄭而圖中原者也
甲子惠王二十三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七年
子三十三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七年
宣王二十六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七年
二十五年齊桓二十九年晉獻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平不事也故亦不

穀梁言每時一書動雨也此殆不然史有詳
略初無定情不得執以求義

徐人取舒徐告○徐僂王稱王是魯王時事經
未嘗以其僭王而夷之凡言荆吳徐

春秋傳注僖公一七

起為夷者安也○舒僂東小國在今廬州
舒城縣復有舒蓼舒庸舒鳩皆此舒之屬

莊二十六年齊嘗伐徐：遂服于齊今取舒
通伐楚之理也其後楚伐徐齊使大夫救徐

則今日之為伯今可知矣

六月雨

書以志喜舊史情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齊侯告○今
山東平州陽

經

甫盟復會所謂將故形之以亂楚人之意者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盟者往盟于彼也

聽伐楚之期也齊魯一國則他國之來受命

者可知矣

楚人伐鄭鄭僂

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鄭伯欲成以齊人之不救也孔叔知齊方勤

我以其方為貴之盟陽穀之會所以伐楚以

救鄭也蓋齊之勤鄭者三年而後出師即鄭

伯亦安能諒之哉

春秋傳注僖公一八

乙丑惠王二十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文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經言春王正
月時就出會

時言之年至次陘時已更時日非謂正月

侵蔡伐楚為鄭伐也師進次于陘示將戰也

當此之時桓之力實可以戰諸侯之心亦度

桓之必出于戰故楚成熟計之而不敢與齊

戰如使八國之中有一人焉知桓之不敢戰

則楚之盟不可得矣

夏許男新臣卒

即許叔子也

或曰卒于師或曰卒于國非義所係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出史記事得傳言或言不稱使

機在屈完豈有屈完既來猶須中止不盟之理其受若命不言可知傳取楚國之賄以宴屈完故多不實當時直

楚屈完來盟于師示屈服也盟于召陵屈完

盟也桓受完盟而不與屈完共為盟故不言

桓而但曰盟于召陵蒙屈完之文傳言屈完

春秋傳注

僖公一

九

與諸侯盟蓋不寔也所盟者何盟不伐鄭也

何以知其盟不伐鄭乎俄而滅我俄而伐黃

而滅黃俄而伐徐而敗徐至于鄭則不復加

兵者十有五年猶曰召陵在彼也然則桓為

所愚乎曰明知見愚而亦姑聽其愚以終伐

楚之局則又桓之所以愚鄭以愚天下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事得傳言及者齊及之也不言齊蒙上文

陳轅濤塗謂鄭中侯曰師出于陳鄭之間國

必甚痛若出于東方現矣于東方猶海而歸

其可也申侯曰善齊侯許之中侯見曰師老

矣若出于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于

陳鄭之間共其資糧靡屈其可也齊侯說與

之虎牢執轅濤塗夫濤塗之言雖私其國不

聽則已何至執而伐之而侵至于陳成而後

釋哉當是時楚雖帖服蔡仍不來而陳人復

有見欺之意不折其謀後將焉保桓所為過

而深慮乎陳也何以知桓之深慮乎江黃新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

服而齊與之伐陳所以曉陳之意者可知已

陳一不忠而執其臣伐其國所以曉江黃者

又可知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莒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蒍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

人許人僖人侵陳

公孫蒍叔牙子列國皆稱人雖知非君以者遠大夫

也大夫會兵自此始

前伐陳以兵授之令且歸至是即合七國侵

陳桓之疑陳蓋可知也陳自是終桓之世不敢有二心

丙寅王二十五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三十二衛文
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
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告〇二子出奔不告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亟于齊姜生秦穆夫人

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

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

姬驪姬嬖譖殺申生重耳奔狄夷吾奔梁夫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一

譖殺申生者驪姬也而曰晉侯使以殺太子

申生之故來告則凡告而及于諸侯者必舉

事之本末而悉言之或寔或誣史書其事不

能有所可否于其文矣故凡史之詞皆不可

以褒貶說經據舊史是寔無所褒貶也故凡

世之以褒貶說聖文者皆妄也又如同一事

也而有書有不書者既出于告則不書者

必出于不告衛殺太子伋鄭殺太子華曾無

異于晉與宋也而晉與宋則書衛與鄭則不

書是豈有所筆削于其間哉然則說經者當

自有在去其褒貶之見與筆削之疑而一以

事之是非為歸則聖人之情當不出乎吾人

之意耳

杞伯姬來朝其子

此伯姬即莊二十五年為杞惠公之妻者也

惠公卒不見于經魯不往予其子成公甫十

歲率其子以自托于僖蓋所拮据國事者如此

夏公孫茲如年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二

年小國魯不往聘蓋實娶也告君而後行政

亦書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

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

歸不盟凡舉盟事不必復舉會此周王世子特舉會事知鄭有異故復盟本二事非因

會而也

周惠王太子名鄭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

帶有寵于惠王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而

立之齊桓率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鄭雖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三

與會然嘗不朝桓疑其有二心于蒞以為叛齊之計也復合諸侯而盟之鄭果逃歸不盟蓋王使宰周公謂鄭伯欲撫鄭以從楚輔之以晉使其自異于齊以輔帶也當是之時桓以適庶之故為王室憂而王反右楚携鄭伯以敗桓盟苟欲立帶其顛倒至于如此故桓之所處極難任其事任其勞任其罪越兩年而後乞盟苟非齊女之盟邵子華而收鄭心則因而佐楚以窺中原桓之功且大壞故以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四

鄭既逃歸不盟必已私事于楚探弦之不敵格而私告于楚以來之楚兵遽出桓不及救鄭以此為媚楚之媒楚因是以免鄭之罪小人之情狀固如是耳如傳所載則弦自為滅鄭自為逃于當日之情形復何涉哉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初晉人執虞公晉弒告。滅伐虢虞既貪而許之今復假道于虞復許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滅虢滅虞皆不告而獨告執虞公者晉假虞公之罪以告于諸侯歸罪在君告不及國且脩虞祀而歸其職貢于王則其所以罪虞者必以不貢為辭脩虞祀明不絕祀亦復偽言不滅也晉始見經而所得見于春秋者祇此滅下陽執虞公二事世濟其謫卒就伯功抑世道之一變哉

丁未王二十六年齊桓三十二 春王正月鄭文十九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鄭之逃首止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所以救鄭諸侯微圍而救許且不

急鄭一以結許思一以寬鄭罪總桓之以柔

治也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五

冬公至自伐鄭

戊惠王二十七年齊桓三十三 晉獻二十四衛文

九陳宣四十七杞成二 宋桓

春齊人伐鄭

前伐鄭以救許解圍故復伐鄭孔叔曰國危

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我知其所繇來矣故

少待我

夏小邾子來朝

邾者邾之別封今得王命為小邾子來朝于

齊必始焉也自是以後經不復稱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鄭告

鄭本入溝塗之譖欲以殺之今假說于齊以

叔申侯非實說齊也若實說齊則鄭已誠服

可無與母之誠盟矣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

于寧母

將復合諸侯大伐鄭也鄭猶懼楚故僅使太

子華聽命為兩事之局而管仲即以邵華收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六

之夫鄭之背齊非愛楚而惡齊也鄭近楚而

遠于齊楚之力實足以庇鄭齊不合諸侯不

能制楚師老財殫有不繼之憂故鄭之計以

為寧得罪于齊毋開釁于楚仲知震之以兵

不若綏之以德綏之以德無若邵子華鄭所

為心服而迄盟也英雄舉事而不達于物情

之至當烏能順物而各厭其懷哉

曹伯班卒

之子立是為共公〇昭公班僖公奔

公子友如齊

聘伯主也

冬莖曹昭公

己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恭穆二十三鄭文二十

成三宋桓三十春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

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王人盟諸侯自此始其後遂以

此王人襄王使也前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

惡太叔帶之難悞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七

齊桓公復合諸侯若將為之討帶然者帶謀

息而後發喪故書天王崩在十二月桓以柔

致鄭：卒乞盟又值惠王之崩也

夏狄伐晉晉告不書者晉以重耳故出師則不告也

重耳奔狄晉獻公為之伐狄：亦使晉至于

采桑里克帥師敗之于采桑里克心在重耳

不逐北而還師狄因以晉為可輕也今年夏

遂復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太廟周公之廟凡奉新主必合食于

始魯之廟其祭曰

致哀姜也禮夫人薨三年之喪畢則奉其主

以配食于公是之曰祔合禮之常不悉書也

哀姜嬖于慶父與弑二君齊人取而殺之于

夷義不當祔魯亦有疑故遲之至今然終致

之廟則魯無執禮之臣故也以是木主故曰

致穀梁劉向皆主成風嗚呼豈有生人而言

致者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子襄

春秋傳注 僖公一 十八

難故也是以緩不言莖者莖已在前不告喪

魯不會也

僖公一終起元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



僖公二

庚寅王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

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公不立是為襄

夏公會宰周公孔齊侯宋子襄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于葵丘王世子孫會宰周公不孫會皆史

今開封府考城縣僖公二

王位甫定齊桓復會以固之王使宰周公賜

齊昨故亦與會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未嫁而書其卒必已許他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言諸侯則宰孔不盟

葵丘之會寔可無盟既會兩月而復盟者桓

知宰孔之有異心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

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為之申王禁以風示

于帶初今日既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

以妻為妻指惠王也叔帶雖是終桓之世無

敢冀于王

甲子晉侯僂諸卒晉君卒始赴于魯○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荀息

晉獻公卒荀息以先君命立驪姬子奚齊為

君中大夫里克等懷中生之故欲立重耳殺

奚齊于喪次荀息復立驪姬婦子卓以葵丘

公其君之子云者君未葬未成君史不得以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君稱也

辛寅王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

共三陳宣四文十恭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

春王正月公如齊齊桓公如齊國自比始○凡朝大

始屈朝齊不告廟故此年十五年皆無公

始朝桓也齊桓既伯定為三歲而聘五歲而

朝之制以為諸侯事伯主之禮故七年友如

齊此年公如齊十三年友如齊十五年公如

齊十七年桓卒故僅再朝要之寔僭禮也

經 131-606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子國于溫故稱溫子國曰

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人伐之王不

救故滅叛王事在莊十九年奉子頹以奔衛

晉里克弒其君卓晉告曰：獻公已至卓已成君

始及齊襄則惠之入國已在此書之前

里克復弒其君卓謀納重耳公子夷吾先略

秦：急納之是為惠公是時齊桓僂勤不以

晉為事而秦穆夫人寔晉獻女急為晉謀齊

春秋傳注 僖公二 三

隰朋雖共納君寔秦力也夷吾入于晉方亂

不告不見經

及其大夫荀息晉并

初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口以是

執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荀息對曰臣竭

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則君之靈也

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及卓子荀

息死之君子所謂斯言之玷者以其從君于

昏自死不能償責也後之人以為聖人之所

取則誤矣夫三大夫之死所以獲書于經者

以其為大臣故告之苟非大臣雖死節不聞

於鄰國矣召忽之不書糾非君忽不得以大

夫例故不書蕩意諸之不書宋昭國人之所

忽以意諸為昭公之竟也不以告故不書叔

仲意伯之不書公子遂為政諱弒君并諱殺

意伯故不書然則非不書者皆見責書者皆

見強也使人責石之紛如賈舉州紳等雖不

見經其為能死自若也因意伯蕩意諸召忽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四

之不書而謂其有可訛誤矣因荀息之亦書

而謂其有可取无誤矣因使人責石之紛如

賈舉州紳等之不書而謂君之私人不得與

于死難之節尤誤矣夫雖私也苟能死焉在

非賢如使君之私人不得與于死難之節脫

有忠臣孝子忽然而出于左右贊御之間奮

其忠孝之性以與賊聞而不得以為功從君

於死而不得以為節是教天下以叛也是使

左右贊御之人終不得為君子也為之君者不亦難

乎蘇責大臣者當自荀息始表死節者當自
使人費石之紛如賈舉州歸等始言與不書
概非所云公羊氏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齊告曰北戎
捷即山戎

晉惠殺其大夫里克晉告

里克殺奚齊卓子欽鮑文公惠公賂秦先入
謂里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
為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伏劍而死晉自滅

春秋傳注 僖公二 五

下陽始見經既而殺申生執虞公狄伐晉里
克殺奚齊卓子晉事頻告今殺里克平鄭父
亦見經自是春秋所書半出于晉外事之詳
非復昔時之志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壬寅王十有一年齊桓三十七
晉惠二衛文十
一秦穆二十
六鄭文二十四
宋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晉告

平鄭父里克之党聘于秦還晉并殺之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擊要始
見經其時與
公子特也

夫人必齊公族女傳佐齊桓終始無間桓故
會夫人以寵異之事不近禮當在所說然非
義所係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黃告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今按黃之盟陽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六

殺之會江黃皆在而楚人獨先怒黃者僖五
年楚滅弦傳云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皆弦姻
也然弦子奔黃而不奔江則黃之棄楚必更
篤于江矣當時齊雖伯鄭猶有二心况小國
乎江雖睦齊未必不邀事于楚而黃獨以不
歸楚貢為見伐之端齊不救黃為可痛也當
是時仲必已死故桓卒負心如據左傳明年
平戎于王之言無論仲必不早戎即黃亦斷
無不救矣

癸亥王十有二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五
百四年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五
宋襄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黃告曰國雖見滅史

當齊桓之用江黃也祇欲亂楚人之意而已
小國之存亡所不顧也以故楚人伐黃若越
人視秦人之肥瘠苟懷休戚之意雖倦勤傾
遷不能救一黃哉君子之論人也觀其負心
與不負心而已苟負心雖功蓋天下不能贖
春秋傳注 僖公二 七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子欽立是
甲寅王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六
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秋侵衛衛告

侵楚丘也衛連楚丘見于傳而不見于經故
後世疑其說然齊桓禦狄更無他策惟有遷
之一端而已於邢於杞皆出于遷何獨於衛

而不遷乎今之侵衛是侵楚丘是知遷非長
策苟計目前徙尺寸之避耳邢雖遷疑屈服
于狄故夷儀後不復見侵

夏四月莖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穆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
鹹

左氏曰會于鹹淮夷病杞病今按杞都雍丘
即今開封府之杞縣淮夷在今淮安府東境
淮水之南距雍丘七八百里安能西越陳采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八

東越郟徐深入敵人之境而為寇哉竊意狄
方侵衛杞實震鄰桓素畏狄不欲與爭故會
諸侯于鹹為遷杞計耳下云諸侯城緣陵即
會鹹之諸侯可知緣陵即今青州府之臨淄
縣齊遷之山東所以遠狄如曰淮夷之故則
豈有方欲遠害及虞之近淮之地也哉○按
左氏十一年夏揚拒泉鼻伊洛之戎同伐京
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
以戎難故討王子帶○奔齊○侯使管仲平

春秋傳

僖公二

九

卷之十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再聘也

春諸侯城緣陵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嫁内
于女

卷之十

僖公二

十

卷之十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按左氏下傳之言則沙鹿晉地然不繫之晉當關疑

桓懷用兵不敢一以狄遇故知桓之慎而益

肆其鋒且越晉衛而侵鄭是桓之慈也

冬蔡侯貜卒子甲午是為莊公口蔡侯貜卒

楚其卒也猶告于諸侯久而後告但記告時不

能以其卒也公甲午

辛丑不來告矣齊桓四十一晉惠六年衛文十

兩哀王十有五年五蔡莊公甲午元年鄭文二

子七年共八陳穆三杞成十七

哀六蔡穆十五楚成二十

春秋傳注信公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再朝桓也五年一朝之法始于齊桓晉因之

以為何

楚人伐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教帥師

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教慶父子

伐徐諸侯之師勞者未息不可以復出齊獨
出則楚已敗徐去故齊兩出而兩無功致于
人而不能致人反為楚人之所笑者也是桓
也楚遠而齊勞諸侯之師實應且憎明年會
于濰有夜登丘而呼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齊告
厲楚之與國楚師既退耶伐厲以致怨如云
救徐則謾語也
蘇秋傳注信公二
八月姦
九月公至自會或曰桓會不至其書至桓桓素
至而強為之說邪至而強為之說邪
季姬歸于鄭
同既朝而復歸之也記事之變不當定以初
歸泥之
已邠邠震夷伯之廟夷伯字既殺則稱字蓋大
惡之說始末然夫之始祖有特庸者也隱
亦未確為展氏
冬宋人伐曹宋告

此齊桓之世也宋襄何人而敢為伐曹之舉
且以討舊怨播于諸侯哉明知桓之倦動而
不忌故敢生其代與之志耳舊怨在莊十四
年曹莊公從于齊桓伐宋曹閔三君又三十
五年矣必非宋襄之所怨也故討舊怨宋襄
之抱詞托詞而托于齊桓同伐之詞則尤不
忌之橫詞

楚人敗徐于栗林徐告

齊師既退楚復出師以伐徐二不要城至于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十三

見敗桓之救徐益為楚人之所笑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惠及秦伯穆戰于韓獲晉

侯始封伯爵獲不告伐故不書伐○恭自周孝王

十傳為穆公世與晉為婚而三傳為秦仲又

此以晉不得見經今同晉告而見之秦之事遂

與晉相終始其後秦亦自告列于東諸侯矣

齊桓之世今不及西故秦晉之事之見于春

秋者蓋寡然二國之恩仇已自積也晉侯之

入也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觀

秦輸之粟秦觀晉閔之糴故秦伯伐晉侯

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秦穆夫人請之仍歸
晉侯獲書而歸不書者晉告獲不告歸也秦
晉之曲直本無問于天下之故經于外事不
加筆削故亦得附書如曰聖人之意云何則
不敢知

丁未王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
九年秦穆十四杞成十一宋襄七鄭文二十九曹共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丘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十四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子無佚不見于經季孫

不知在何年然自此以後魯之季孫無佚早卒

子孫世何故不使見無佚卒于友卒之簡存

行父長而後使襲卿也見行父卒于友卒之簡存

斯生宿生肥季氏早卒不使見行父卒于友卒之簡存

氏與仲遂同此言似有據

夏四月丙申鄭季姬卒

內女嫁于諸侯而書其卒非有故不書記伯

姬宋伯姬是也非大婦不書子叔姬杞叔姬

是也今不書鄭季姬歸而書其卒豈遠婦乎

而卒于魯故歸率例不書故不得知
秋七月甲子公孫蒯卒子得臣嗣是為叔孫氏

季子魯之功臣報功可也其立仲孫氏何居
亂賊之後亦為世卿與宋之華氏等魯之亂
自此始矣且宿及意如苟無二氏橫亦未能
至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與會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十五

左氏曰會于淮謀鄭且東略也此時鄭有何
患而齊忽謀之且至合九國以謀之淮近徐
會于淮蓋謀徐也徐被楚急或欲城郢地以
還之則不可知城郢所以為徐而左氏以為

謀鄭顯為影響之談矣

戊寅王十有七年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
公九年十七杞成二十宋襄
十陳穆五杞成十二宋襄
八春穆十七楚成二十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公行史從外事即書
英氏楚之與國伐英氏報蔓林之役也

夏滅項居行史從
外事即書

項為齊滅魯滅不可知然齊滅之說稍為近
理項即陳州之項城楚旁小國也伐英氏不
足以示武因滅一國以張之不言齊蒙上文
齊徐共舉也如云魯滅則僖公長君立權未
嘗一日落誰敢不聽君命遽滅一國又去項
城殆千里乃能一旦而滅之邪左氏言未歸
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蓋因緣于會下
之事而強為之詞不知執辱之羞桓不還加

春秋傳注 僖公二

十六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卽泗水縣古之姑蔑魯地也齊出師還道
經魯地姜氏假齊光寵同其在境而會之與
前會陽穀同意不言公及夫人者公方在軍
必與同會不待言也以為請而免之桓何人
止信何事也豈以一婦人言遽更其善哉

九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

—

僖公二終
十起
七九年
年至

夏師救齊

魯救無虧知無虧已救不成救而還紀其出師亦書曰救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宋告則言宋及也諸言宋及齊者宋告

無虧既殺齊人將立孝公四公子之徒猶不服宋及齊師戰于甌齊師敗績宋立孝公而

還四公子者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公子

雍是也毋麗各有亮故能與宋戰敗宜本

春秋傳注

僖公三

二

不言存疑傳有闕然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楚寘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則當其敗時牙蓋奉雍以走楚矣

秋救齊齊告

狄何人也敢煩救齊哉彼特假救齊之名以

亂齊已立君而乃以救齊說然則所謂救

救孝公也孝之愚以為真相救遂與狄親二

十年齊人狄人盟于祁即其驗矣使救四公

子之徒則狄乃孝仇也救齊之名誰為之告

而何以得書于史哉

秋八月丁亥莖齊桓公十一月而莖孝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衛立○秋桓公因

狄欲并楚立而有之其本謀也尤可恨者挾

邢以來邢自遷夷儀曾不中狄豈真愛邢哉

抑豈夷儀果遠狄真不得至哉邢知難暫遷

終不得免犬馬珠玉蓋歲幣焉狄固臣妾蓄

之矣一旦驅之使東踴躍赴命是亦狄也衛

與邢同被狄患幾亡復存曾不長恤反為狄

春秋傳注

僖公三

三

驅幸人之亡以固其國固非邢之本願哉然

而衛之仇不可解矣

庚寅王十有九年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

二曹共十二陳穆七杞成十蔡莊五鄭文三十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嬰齊書名宋告之

不告如云滕亦有罪則負弱也他執不名即是

齊之伯先有功德于諸侯諸侯自歸之初未

嘗以威叔也宋方定齊即欲稱伯召滕不至

即執嬰齊是時天下言伯者三齊孝公自以

為桓子也故齊之盟居之不疑宋襄公以為齊之後伯宜在已故有曹南之盟且求諸侯于楚：成之所忌者桓耳桓死何忌故有孟之會而執宋公

夏六月宋公曹人鄭人盟于曹南鄭子會盟于邾己而邾人執鄭子用之 秋宋人圍曹魯宋

宋急圍伯召此二國而盟之必并召鄭：稍後故使邾人用之也曹本已盟親用鄭之事

諷必不甘致不服宋秋宋人圍曹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一 衛人伐邢 衛告 僖公三 四

報邢狄之伐也衛之伐邢春秋不非

冬會陳人蔡人 莊 楚人鄭人盟于齊陳僖公

以國故不處後要之棄實推齊為主盟史因其地

有公字 傳言陳穆公請修好于諸侯以無忘齊桓之

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此陳蔡魯鄭共惡一齊以媚楚而孝公不知春秋之所甚惡

而不忍見也先是齊桓之存也獨蔡服楚陳魯鄭皆奔走于齊楚之衛恨已非一日今桓死而楚獨強萬一脩前日之怨一旦而加安于陳：必不支楚而問鄭及魯鄭及魯亦無以自立此鄭伯之所以首朝而陳亦假脩好

之說以行媚于楚齊楚盟而天下忌其外楚之說楚因得為所欲為此陳穆之巧謀魯與鄭皆預知之而齊卒不悟者也何以知其不

悟乎天下素從齊也曰脩齊桓之好則是何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一 僖公三 五

尊齊尊齊而五國之人共走盟于齊以孝之

愚驟見推服慨然自以為主盟而不復生其

拒楚之意不知楚人之已入為盟因得據其

進退之權而不可禦也故曰有子而愚與無

子同天下所以思晉襄曰鄭則已朝于楚矣

魯未見其如楚也安見此謀之亦預曰盟于

薄即釋宋公齊伐我而魯乞師楚即應之如

響非有深交豈及是哉嗚呼此晉文之所不可少矣

梁亡梁之史臣何為稱告

梁亡者前已垂下至是始盡也左傳十八年

春云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今日新里秦

取之至是始曰梁亡揆之事情正復相合然

經不言秦滅而曰梁亡則取非一國不得專

以秦言梁界秦晉之間在今同州郃陽縣東

四十里秦既取其新里晉亦割其他城城魚

爛瓜分難言滅者傳止言秦是不脩之說也

梁既亡宜無告者豈其遺臣尚有奔控于四

春秋傳注信公三

方者欽凡國滅而猶見于經皆此類也

辛襄王二十二年宋襄十一齊孝三晉惠十一

己二年衛文二十

三曹共十三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夏郕子來朝隱取郕于宋是郕已亡今復有郕

可致此郕即南郕也宋所遷也遷在春秋前故不

五月乙巳西宮灾

鄭人入滑鄭告

于鄭今叛鄭而服衛鄭使士洩堵寇帥師入

之經于外事無筆削史書則書

秋齊人孝狄人盟于邢齊桓自以盟主徧告諸

邢以衛之師告難于狄：無以謝邢召齊人

計之齊以狄嘗救齊深與之結遂翩然而與

之盟以太公桓公之身並犬羊于壇坫之上

天下之人悲其事而憤其愚而齊獨以為：

邢計也以彼其人即數不為衆人之所笑其

春秋傳注信公三

可得哉

冬楚人伐隨楚告。隨今德

隨于漢東為大國桓六年楚武王侵隨八年

伐隨然卒無可加于隨者隨之力猶足以禦

楚也楚成既強隨乃屈服今以漢東諸侯叛

楚關穀於莧伐隨取成而還亦書于經者前

此楚雖強不通赴告伐鄭滅黃等役亦受兵

者告耳今既盟齊楚自以與中國通滕則告

慶且以威諸侯故盟齊以後伐隨伐陳圍陳

納頗滅夔國緣修見于經至踐土之後而楚
之行事多不得書則魯已從晉赴告復不通
非謂彼南方寂無一事也學者不明赴告之
理輒以經所見者為言寧知經據舊史之據
告文彼若來告事即在經彼若不告事即在

傳說經者亦何取乎遇事而為之說哉
宋襄十一年宋襄十一年齊孝十四年
宋襄十一年齊孝十四年宋襄十一年齊孝十四年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八
齊狄盟于邢今年侵衛為邢故也衛自是蓋
教滅邢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宋告曰此盟疑非三
宋求諸侯于楚之人許之為鹿上之盟宋時
自稱盟主故序齊上齊之盟齊已自為盟主
矣今宋求諸侯于楚召齊人而與之盟齊不
知可否也既而悔之故有繹之師

夏大旱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

執宋公以伐宋
自盟齊以來楚之凡從皆赴
于諸侯以故備元以來楚之凡從皆赴
于諸侯以故備元以來楚之凡從皆赴
于諸侯以故備元以來楚之凡從皆赴

許之國將執之宋人不知貿然往會迨楚發
怒五國之君錯愕不知所為必不能無抵免
之意楚因悔其行之過而使魯人走請以釋
之且以慰諸侯

冬公伐邾
僖公二 九
據左氏須句風姓也邾人滅須句須句子因
成風以來奔公為之伐邾明年復伐邾取須
句夫須句雖小亦一子也須句子來奔何以
不書而反以取邑書然則須句一邑公以婿
鄆子之故銜恨于邾而伐邾取其一邑與須
句子來奔之說了無涉也至文公七年又書
伐邾取須句須句之為邾邑可知左氏之言
有全失之証者斷之以經即破耳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于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不書宋公者是以宋可知○薄宋地者既釋宋公故次于薄以待魯侯○復大子不言其所為而曰釋宋公蓋公以自難其伐

宜申獻捷非魯魯也魯欲款于楚公羊傳曰

楚執宋公公謂曰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

國也曰夷曰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城

而守國楚人謂宋曰子不與我國我將殺子

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靈神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

釋宋公是楚之情也然則何不執以歸宋文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

國也與獻舞異執之以歸諸侯必叛且宋亦

終更立君更立君終不得宋故釋宋公楚之

情也魯故款于楚則其來獻捷何也齊伐山

戎則有捷晉滅潞氏則有捷卻克勝齊則有

捷鄭獲蔡燮則有捷楚之伐宋臨之而已何

捷之有哉哉釋宋公而無名假獻捷於魯而

使盟于薄以釋之其言甚密非外人所得知

經據直書從可知也不然楚何人也苟不欲

釋豈一盟薄之魯公所能要楚而釋之哉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敗績者時言楚子代宋以敗鄭而經不書文故雙子孫人而公傷敗不書不書不與楚共傷日同詞者故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詳之

內取邑則書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宋公○言起宋陳蔡異楚獨許從宋

身見執辱暫屈侯時猶可洒也不度德不量

力遷思伐鄭以雪之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陞魯負相當決不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一

上之十一 事一後有問

邾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倍公及邾人

戰于升陞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曹懸諸魚門

邾亦復之以矢古者人死則以死者之服升

屋而號曰某復邾敗死者衆不及盡用服

乃以死者之矢而號之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

敗績宋公敗績者時言楚子代宋以敗鄭而經不書文故雙子孫人而公傷敗不書不書不與楚共傷日同詞者故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詳之

同詞者故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詳之

文故雙子孫人而公傷敗不書不書不與楚共傷日

同詞者故是晉告則言之此是宋告則詳之

文故雙子孫人而公傷敗不書不書不與楚共傷日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弗聽及楚人戰于泓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不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夫楚伐宋不戰則已戰則宋必敗半渡不擊未成列不

擊楚襄之詞人百其說假令擊之亦必不勝也
甲寅王二十有三年
中五年二十有三年
莊九年文三十二有三年
紀成十八年秦穆二十有三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意故并告圍
春秋傳注 信公三 十二

齊之盟孝己自謂盟主矣宋襄求諸侯于楚而不求諸齊又要齊為鹿上之盟今見執辱伐以晒之增其羞忿既而宋襄卒孝激之也傳言討其不與盟于齊雖得其情猶為未悉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不書楚者魯附楚不

傷于泓故也
傷于泓故也
秋楚人伐陳楚告○此伐陳是成得臣伐陳時子元使得臣為令尹○陳伐陳不告
頃故也頃襄使于陳令轉服楚陳人伐之楚

為之伐陳城頃而還二十五年楚又圍陳納頃子于頃則陳頃之相惡蓋可知也傳曰討其貳于宋攻之經傳陳無貳宋之迹焉得執之以為名陳已在楚而猶以伐陳聞諸侯猶隨之志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七年信五年宋朝之書至魯早杞不書葬不告名
杞即于夷赴告多不中禮
貶爵以赴以便後人夷禮之說謂不告名魯人謂其無禮事宥有之如謂因夷禮而貶則

春秋傳注 信公三 十三
春之十一

無稽之甚矣
乙亥王二十有四年
百六年二十有四年
三十七年王臣元十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鄭告
據左氏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不聽王怒使顏叔桃子出

狄師伐鄭夫出狄師則鄭困王之所惡也何為狄師攻王：復出居于鄭邦蓋是時齊桓死晉文未伯叔帶之謀復啓鄭方右王帶將以狄攻王先出狄師伐鄭顏叔桃子正叔帶之党其曰王出狄師者蓋宣言于外以使鄭之背王耳左氏于叔帶事多道聽之言故前之召戎後之通于隗后皆不足據讀者按事理以稽之則傳多誕矣安確然可知不必信以王出為說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四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王告曰王使來告難曰不殺
在鄭地記此告詞之據也凡告有
詞有駕有室王嗣早改傳特識之

顏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攻王：出居鄭避狄難也左氏顧曰王德狄人以其女為后太叔通于隗后王替之顏叔桃子以狄師攻王則妄矣夫出狄師方在夏也傳言攻王輒已在秋中間時日所聞幾何宮闈之際叔嫂之間豈能朝夕而亂哉左氏好言女德言多誕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五

吳皆此類。天王出居于鄭其入也不見于經然則當以何時入曰左傳明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紂王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逆王四月王入于王城此其事也竊意文公甫入內難未寧豈能作此度外事而太叔居溫憑藉狄勢事亦何可驟行直待盟于踐王天王自鄭之汜下勞晉侯晉始朝王為定王計于是會于溫討叔帶請王狩以安人心又明年盟于翟泉翟泉在洛陽王城之內王既復辟諸國大夫寧王：令王子虎要盟以固之事之類末確有可尋者如此今于溫之會曰討不服不服者誰于河陽之狩曰非其地且明德也復何所謂于翟泉之盟曰謀伐鄭果謀鄭何取乎翟泉而盟之然則二十五年所云王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等傳全是錯誤而經兩言王所前是踐土後是河陽下云執衛侯歸京師王之復辟必在河陽之後出入昭然王亦無容贅告矣

晉侯夷吾卒凡重耳入立是為文公不

夷吾卒于前年九月而書于此年之冬者惠文之際甥甥涕泣惠卒文入皆不暇告既定而後告喪未必文公之意是以凡卒皆月日確則書日此不月者國別有君事久不悉告卒而已故懷公何亦不書告以時度之則無懷公夫桓前即極子國之立已在惠卒之時矣懷不告卒誰當告者今九月之後不以卒聞是無君也且不成君者不證既殺之于高梁誰證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六

之懷以是而言左氏之言惠懷者安也
丙寅王二十有五年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
戌七年文三十八年共十八年
桓二宋成二春穆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人來告必告邢
書其名以其文鄭燬辛錯簡及之罪狀史何得突
則滅同姓者何獨一衛且邢實殺滅不宜專罪衛文
十九年衛人伐邢報克國之役二十年齊人
狄人盟于邢二十一年春秋侵衛是再使狄
也邢再使狄未能滅狄當先報邢聖人平情
無專責衛之理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子鄭立是

宋蕩伯姬來逆婦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妻

宋成殺其大夫大夫之傳不詳其事非一人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頓子奔楚不告

楚蒙城頓復迫于陳至于出奔楚故圍陳以納之何以書楚復告慶也

莒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下天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七

元伯復私相盟衛雖已莒未改

莒以元年鄆之怨尚未平衛文敬平之未及而卒成卒平之盟于洮以成父志莒子不出

故明年復有向之盟

丁亥王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甯之

莒子至衛成可不出故以大夫終之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傳曰討是二盟也按中國有伯則諸侯無敢
私相盟孝自盟齊以來猶自以為盟主實
然討魯之私盟是孝之情也說者謂齊伐盟
于邢以謀衛難衛故仇齊而魯與之盟齊以
此怒公則遠矣果因是而怒則當衛滅邢之
後何不出一師以伐衛而乃遷怒于平莒之
魯哉

夏齊人伐我北鄙

此齊侯也而曰人杜云孝公未入魯境先使微者伐之

侵兵少公出追之齊不得意而去復以大師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八

伐北鄙報追鄙之師

衛人伐齊

衛告

衛以齊侵伐魯討洮向之盟知其必將伐衛

故先伐齊：方伐我衛已伐齊顯是救魯之

兵則亦內詞之屬也齊有衛師故即還不盡

難展禽之命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乞師卑礼小國所行于大國者即不書口公子遂在公少子始見經信公末年獨見任同疑是同女弟子婦父孫嬰齊魯

魯救媚楚故得乞師以齊之愚致信之忿無

故而居外兵齊宋之間騷然多事寔僖之所為矣

秋

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楚告。夔子不名楚不告

夔楚之同姓其祖熊摯別封于夔遂以摯為

始祖不祀祝融與鬻熊熊楚人以為詞滅之楚

自滅其細亦來告慶故得見經：于外事曾

不加之筆削也

冬

楚人伐宋圍緡

楚宋皆得告于時史達主宋：告急故并告圍

晉文公之過宋也宋襄公已敗于泓贈馬二

十乘襄公卒其子成公朝于楚及晉文公入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十九

而勢漸張以其故有恩于晉也叛楚即晉楚

令尹子玉司馬于西伐宋圍緡晉楚之爭自

此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楚之欲圖中國也亟矣既已辱宋亦將有事

于齊乘魯之來乞師也急以兵屬魯侯為之

伐齊：魯自為聞而楚得因之以為利是其

謀也已而晉文據楚：使申叔去穀魯亦仍

事晉踐土後始平于齊

戊戌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年衛成子九年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秦穆二十七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

成公弟桓公也成公之卒也國小力薄降爵以赴今復以降爵朝冀免咎也魯人不諒卒使公子遂帥師以討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弟潘立是為昭公秋八月乙

未莖齊孝公有齊莊不廢喪紀禮也

史記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

春秋傳注 僖公三 二十

立是為昭公左無其事然潘亦四公子之一也殺孝公子而自立事宜有之十年之間潘復何在豈嘗奔衛而衛開方：任用遂得因之以為亂欤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小國來朝且又甥也不加憫恤反治以兵自桓二年以來已有其事矣以此益知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獲免于討伯姬之力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宋皆得告史主宋故楚

仍稱人。許之從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方見國盟在宋城之下自然宋與盟

宋成公朝于楚己而即晉楚怒寔甚又以魯乞楚師知中國之方自開也遂帥四國以圍宋公方附楚因急往盟當此之時楚之虎視半天下晉之勃興非所料也

春秋傳注 僖公三 廿一

僖公三終 史十八年 至二十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己亥二十有八年晉文成三蘇昭公滿元年

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一陳穆十六成六卒紀十四鄭文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楚克以郟將告晉侯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三軍以郟將告晉侯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卿大夫之禮也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文大夫之禮也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軍大夫之禮也晉侯伐衛時魯方告成各書是

春公孫固如晉告急狐偃言于晉侯曰楚始

得曹而新婚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

間終不忘宋冒險圖策以解宋危一戰而伯
非獨服其強亦正服其義耳義足以服天下
而後成伯功論事者何可遽忘其所自哉
公子買成衛不卒成刺之成不卒以刺買擊
子買蓋以不
晉既伐衛楚成見救于晉而救衛，侯已出
救衛不克成人逃歸魯知晉已得策生狐疑
之心作此狡謀以觀事變懼于晉則殺買以
說告于楚仍曰不卒成首鼠之術也救在刺
前今經先刺者救告在後史先內詞魯國疑
他國之昏蒙心可知已
楚人救衛衛告
此楚成之見救于晉也狐偃之謀曰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楚聞晉侯之伐衛
也果往救衛，已出居于蒙牛國人從晉救
衛無功成乃悔其見責不復向宋即入居中
而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則二月以後圍
宋者蓋子玉救衛者蓋楚成以是衛告而魯

書故仍謂之曰楚人也晉之得策在伐衛以致楚之失策在見致于晉而救衛使楚不救衛專事一宋則雖失一衛猶復得宋而得其勢益張晉人之謀反繼天下諸侯猶未棄楚也失此一策楚謀始繼楚兵始勞勝敗之故豈待城濮而後見哉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年超科先
幹將中軍

初晉之出師以伐曹衛也已急遣人約兵于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三

齊秦晉侯在曹宋使門戶般告急公曰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將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已而齊秦果皆戰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昭宋師秦師及楚人戰

于城濮楚師敗績晉乃告勝于諸侯楚雖告敗與中國之兵

楚子已不欲戰于王志在必戰乃解宋圍從晉師齊秦宋之師皆會城濮大敗楚師楚自是不敢北向者後十有五年夫齊之盛也鄭即逃盟一傳而伯業盡隕晉自城濮以後遂主夏盟天下諸侯之望晉者一百二十有七年是則豫楚之功視齊為大世言二伯輒短晉文真耳食之見哉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雖敗楚告猶通亦復告敗改并告殺踐土後始不告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四

去宋子玉不可曹衛告絕怒從晉師所謂劉而無禮也以爲賈之幼尚能知之而子文不知顧使之爲令尹以喪其師豈理也哉蓋音子文曾言之矣有大功而無責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子文不去得臣必將無禮于子文而楚成之意已在得臣亦當早去以成其意故子文者知進知退知存知亡子玉之殺身早已入其目中而不悟也成氏闕氏同出若見子元爲令尹楚成殺子元闕氏於楚爲令尹即子文子文謀得臣爲令尹得臣既殺傳

衛

侯出奔楚衛侯名必史。出奔不。衛侯名必史。出奔不。

衛侯聞楚師敗懼自襄牛出奔楚使元咺奉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

莒子盟于踐土序先晉、始伯也。五。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晉侯既勝楚諸侯皆懼孤偃言于晉侯曰求

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

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晉侯乃逆王于

虎臨之諸侯盟于踐土是則踐土之盟雖群

虢晉亦繇王之下勞也或曰二十五年王已

入于王城矣何言自記勞晉侯曰踐土臺在

見為子文臣為令尹未幾子心師滅六將已

為令尹文臣為令尹未幾子心師滅六將已

為令尹文臣為令尹未幾子心師滅六將已

為令尹文臣為令尹未幾子心師滅六將已

為令尹文臣為令尹未幾子心師滅六將已

今榮澤縣之西北錄洛陽王城經偃師鞏縣

記水榮澤三百餘里以是下勞不亦難乎蓋

太叔擁狄之勢尚據在溫鄭能虜王而不能

抗狄今來晉之勝而謀之記水榮澤道里咫

尺晉亦假王之寵以令諸侯因議納王蓋其

便也冬會于溫則殺太叔而為會天王狩于

河陽則先行狩禮後返王都事之本末確有

可尋者如此而左氏錯簡致疑復辟之事終

不見經于是臨踐土狩河陽皆謂自王城而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下失其本矣然則下勞晉侯何以不書曰河

陽之狩公先溫在溫從行之史得因所見而

倍書踐土之盟王先下勞公朝王所而已既

不煩告史又安得而書之哉故說經者可以

事言不可遽以筆削言也

陳侯如會

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踐土也是時朝王凡九國蓋入春

秋來王與諸侯相見者始此

魯伐齊取穀遂為仇讐今齊易君又從晉勝
楚魯懼服晉急與齊平公子遂如齊始往聘也

現聽也于是請王狩于河陽請王之狩寔出

晉意而史氏書之必曰天王狩于河陽亦如公以事出必以公出為文也左氏食齊東之
言乃曰以臣召君不可為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則史氏之舊文豈故嘗以君為說乎
史必不言召則夫子必無不可為訓之言左氏去聖未遠而所說言者若此筆削之說安得不淆于今日哉

壬申公朝于王所

此王所即河陽也狩是晉侯之議則朝亦晉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信公四

九

侯之議重耳之尊王為獨至也王入于王城宜見于此其不書何也凡書必本告凡告必遣使人今王在河陽諸侯親受成于王所咫尺天顏何事于告况乎叔帶既殺王室晏然言入言歸總非其義安得更以敘王之書入疑此日之不書也哉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公時在會晉亦得告
行從之史亦復得書
元咺即奔晉不白
王以所其曲直訟
已時聽○
復王執在溫追執衛侯則王
時王執在溫追執衛侯則王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叔武之死誠可閔也為臣執君而使元咺復傲然而歸國豈理也哉于是晉侯之舉侯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咺以訟勝傷于諸侯明是會歸而言自晉者為重

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

即會溫之諸侯魯亦與圍許

許從楚圍宋及晉戰勝不從踐土之盟又不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信公四

十

與溫之會是終事楚也故圍之圍猶不服明年乃罷兵至三十三年襄復伐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告

曹伯于三月昇宋至是始歸復曹衛晉之本懷不必盡錄筭史也。通計此年所書共二十一條外詞之煩至此而極蓋晉方有事于諸侯楚與曹衛皆得以赴告及魯城濮後則晉之行事又皆編告故史無不書詳略所錄非獨聖人不能為亦非時史所能為也

庚衰王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
齊共二十二年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公
宋成六年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國葛盧其名無故而來當必有事不
書朝夷狄不行中國禮也時公圍許未還不

見公

公至自圍許是年公不

不言至自會而言至自圍許當日之人心不

復知以朝王為重矣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十一

夏六月會王人虎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

人盟于翟泉列國皆大夫也亦不須君出然無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盟于翟泉微有與盟之理蓋必公也詳故

鄭則何取乎翟泉左氏于襄王復辟事迄無
定據好為影響之論以當之而又難以不根
之書法為可歎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得見後來其有求于我魯明矣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十二

春秋傳注卷之十二

僖公四

秋自侵齊未必問晉之侵鄭也晉欲討鄭何

難一舉圍鄭而領先侵以試之乎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寧俞貨醫使薄其酖不

死公為之請納于王與晉侯皆十殺王乃

釋衛侯衛侯之釋本王意也故晉亦不能違

衛侯歸殺元咺及公子瑕而後入

晉人秦人圍鄭晉鄭皆得晉文據

晉文公以翟泉之盟鄭人不立疑其貳楚而
驟國之所以伐謀非實治其貳楚也秦即不
去亦自當解已而鄭逆公子蘭以為太子以
求成于晉人許之卒不甚疑故易釋若寔
治鄭則引繩披根勢非中止即解圍且再伐
烏能一旦而釋然哉以是益知翟泉之云謀
伐與狄侵齊之間有鄭虞皆左氏之謾言不
足信也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傷公四
介人侵蕭介告

前年介兩來魯今告侵蕭必蕭介有隙介狄
侵之虞宋之見責亦藉魯人以相釋也莊于
外事不加筆削故雖瑣事亦得附書此義
不明則有疑大事也而反不書細事也而反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宰周公名闕

王始莫居桐聘列國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遣使如京自此始

如京師拜王聘也因使聘晉宣十年季孫行
父如齊初聘也公孫婦父如齊鄰故也以一
齊之大尚不敢以二事行况天子乎魯國雖
小豈伊無人而攝官承之以慢朝廷侮之罪
不可解矣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傷公四
春取濟西田晉之侵我濟西田不可指也以不繫國如是

我田以前四年晉分曹衛之田曹界魯知是
曹侵我田也踐土以還尋盟討戴日不暇給
今始領田左氏曰自曹以南東傳於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備三望每歲皆郊

春秋書郊者九此年及宣三年成七年十年
十七年襄七年十一年定十五年哀元年是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十五

也其曰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者何也
天子十月郊迎長日之至孟春祈穀于上帝
亦曰郊魯借郊禘用孟春而不用長至孟春建
寅之月經之所謂三月是也天子不卜魯郊
則卜之初卜上辛上辛不吉卜中辛中辛不
吉卜下辛下辛不吉則不郊矣今于四月卜
是四卜也四卜非禮故書之其曰不從乃免
牲或曰不從乃不郊者何也免牲亦有卜牛
必卜吉而後成牲上帝之所享也郊雖不從牲

猶可庀卜免吉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立端送
之南郊以緇之不吉則繫之以俟庀明年再
卜猶可庀也史文省直言免牲不贅言卜免
牲則不郊亦不贅言不郊也成十年哀十一
年之不從乃不郊不獲卜免牲直不郊也其
曰猶三望何也天子方望魯三望泰山河海
也魯宜祀泰山河在魯北海在魯東非諸侯
所得望况其不郊不望可也猶三望過也宣
三年郊牛之口傷不言傷之者何也傷自牛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二

僖公四

十六

作也全曰牲傷曰牛凡牲必蓄二牛一以祀
上帝一以祀后稷帝牛傷改卜稷牛稷牛死
乃不郊也成七年鼯鼠食郊牛角何也鼯鼠
小鼠也牛大畜而為小鼠所傷牛角崩栗臨
祭之犧又繫于牢設福衡以制之鼠雖食之
牛不能禦且有傷而致死者也正月食角五
月而後不郊何也冀猶得郊也改卜牛在際
三月又傷乃不郊已五月也十年五卜郊強
也十七年九月用郊何也用其禮以祈福不為

農也哀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何也既耕而卜
失其時也定十五年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何也改卜吉
猶得郊也魯之郊盡于此乎曰每歲孟春必
行之書之則有不勝書故因其變而後書望
人曰此魯之僭也
秋七月
冬祀伯姬來求婦
桓公姑容祀成公之弟也僖二十七年來朝

子逢孫揚孫皆弄孟明曰鄭有倍矣入滑而
還襲鄭則何以入滑凡兵之出也甲兵穀糧
食絕人民罷病苟不得鄭猶取償于利入滑
取償之計也殺者晉地秦歸之所必歷也自
滑至殺僅三百里輜車累之經兩月始至晉
以輕兵先伏于殺要秦師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送者世言秦穆專用孟明終以成伯而不
知成鄭襲鄭本秦穆之謀故三敗秦師而不

春秋傳注 僖公四
卷之十二
齊侯使國婦父來聘

十九

報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襲及姜戒敗秦于緄。晉侯使荀息穆嬴嫁壻以守桃林之塞，即澠人也。說者以爲秦兵華成三年，甚有直書其情，則示書。秦舉自水于兵華成三年，甚有直書其情，則示書。秦舉自是秦晉之戰也。

秦以晉方有表，必不能出師以相截也。緩師

驍之晉出不意敗秦師于穀獲三帥世言秦襲

鄭于晉何預況其不得何故而生之蒙此兒
童之見也晉文雖伯未久即殘棄初立天下
諸侯有輕晉之心秦不假道而襲鄭苟得鄭
志豈徒在鄭晉若不怒是無人也一日縱敵
數世之患晉爲得而不為救之戰自比勝秦
彼敗狄于箕又帥陳鄭以伐許諸侯畏之鄭
人服之楚亦忌之自是晉之伯至于十世衆

纂之博注
信公曰

二
十

之後秦即成于楚秦楚之交不絕至入郢時
楚猶得秦力晉不睦秦以于是而却豈今

癸巳堊晉文公

狄侵齊
齊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于遂帥師伐邾

報升陞之使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先軫死於狄超群

齊桓之興也未嘗以狄為事即有出師避之而已晉文公之四年即作三行以禦狄其七年又作五軍將有專司其有專設是以狄為事也以故今年狄犯晉即能敗之于箕自此敗之後狄之患始稍殺于昔焉

冬十月公如齊

齊國歸父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以敏減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冬公如齊朝接公于齊桓之世蓋兩朝齊孝公時齊魯相惡諸侯亦不宗齊今齊昭立減文仲復脩齊好勸公朝齊不知

晉已成伯當朝而晉而不當朝齊朝于晉則文元年之見辱宜可得免而昭之庸下魯屈朝之亦獲何當于禮哉服子有禮社稷之衛文仲于斯為不智矣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僖朝齊桓尚不告廟此以齊為有禮而朝之

故亦告廟

乙巳公薨于小寢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是今之亥月也隕霜宜殺而不殺李梅又實洪範庶徵曰豫恒燠若魯人異之故書

晉人陳人鄭人移伐許晉告

自二十八年國許以來許堅事楚今復伐許討不服也文九年同救鄭十四年同盟于新城十五年盟于亳傳亦有許則許之服晉必

春秋傳注 僖公四

在此伐之後矣。許自此服晉至宣十二年敗師後復事楚

僖公四終

起二十八年
至三十三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子公名與僖公子夫人聲姜生妻出姜以

惠愛氏

乙未王二十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
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鄭穆二年晉共二
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襄王以首止之事僖從齊桓有功叔帶再作

春秋傳注

文公一

一

難又從晉文于踐土故其生也使宰周公來

聘以報其朝其致也又使叔服來會葬錫命

文公以及其子嗣莖成風以厚其親襄王之

子戎僖若此文公視之蔑如襄王崩教如京

師不至又不別遣以備禮致使毛伯來求金

臣子之道至文而絕現其事而義可知不待

聖人之貶絕也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侯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天子錫之辭見主

璧然後為諸侯十二公無終喪入見者故事

不見終今公不入見王使錫之是為特恩蓋

亦雖推僖公之義以及其子也

晉侯伐衛晉侯者晉告于諸侯而伐衛本告

行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

達侵鄭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

南陽聞王在溫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諸君朝

春秋傳注

文公

二

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伐衛夫晉

所以伯以其強也強而無禮何以治人襄繼

文之業既用其強又行之以禮天下諸侯將

順文之業而以晉為歸蓋即位之初年其所

可紀者如此

叔孫得臣如京師得臣叔牙之子

王室會葬僖公又錫文公之命得臣如京拜

王賜也

衛人伐晉晉告曰自此見伐後至襄二十三年

如與于
晉者

晉伐衛圍戚取之衛人使告陳共公以求成
于晉陳侯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
晉

秋公孫教會諸侯于戚

晉伐衛取戚至是晉侯疆戚田故使致禮大
夫致禮于諸侯亦曰會猶言如晉非會禮也
不得為大夫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頤

楊二十三年楚使國

春秋傳注 文公一
楚之十三年 章平于晉故其赴告仍得及魯是時亂賊之人
就不知禁告難弑父仍以寔聞未似後人之偽
立楚為王

初楚成王欲以商臣為太子令尹子上諫不
聽商臣譖殺子上不告故不書既又欲立上
子職而廢世子商臣高臣聞之以宮甲圍成
王成王請食熊蹯不許自縊而死聖人作經
誅亂臣討賊子賊子之變其尤甚苟書其
事有目者即不忍見有耳者即不忍聞無取
乎筆削舊文以為之說也胡氏于其文則史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四

之言初不甚會而好就經文以索之見他條
之或不稱公子或不稱公孫因謂世子之文
經之時筆強為說以當之則曰願以不仁處
其身以不孝處其子故稱世子夫誅亂討賊
專治臣子所以全君父君父縱有失不當並
論于見弑之時今以責楚成故稱世子則是
聖人作經半以責臣子半以責君父而使被
弑之君反為亂賊分過也則是史在當時本
未嘗以世子稱而聖人特以責楚成故添書
世子以明其義也則是成與高臣當弑而使
文定為之理必將責楚成以不仁處其身以
不孝處其子之罪而後徐議高臣之辟也則
是許悼公不幸而服世子止之藥卒遂與姦
而不父之蔡景廢長立愛之楚成同類而並
議之也則是後之為君父者統、乎惟見弑
之虞而後不敢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
子也則是後之為人子者睟、以伺君父之
動苟一或以不仁處其身以不孝處其子即

可進以潘崇之術而無害也嗚呼尚可為論乎哉夫作傳者之情期于持世立教而止耳苟期于持世立教則必將使萬世之為臣者終不思有加于其君萬世之為子者終不思有加于其父而不意文定之為傳乃至于是則亦孰若尊竊取之義于舊史之中使後世之讀世子弑其君者戚然而以為萬、不思之為得耶是則聖人之教意也

公孫敖如齊

春秋傳注 文公一 五

即位始聘也

而襄王二十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
中十七年二宋成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陳共
七杞十二宋成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陳共
三十五楚王商臣元年秦穆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

績晉侯戰于彭衙秦師敗

公西州之白水縣在潼關內三石餘里晉侯

屬秦地時止為晉至深惠王良地于秦七百里始

秦伯猶用孟明師師伐晉以報殺之殺晉侯

樂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說者曰秦

國忘兵晉寔已甚二者交讎在晉為大強乎此何日也而猶為是曲直之論哉夫論事者現其夫與人者審其情楚身弑親天地崩裂三光不明秦當捐忿以痛告于晉：當謝罪以痛請于秦大合齊魯宋衛陳鄭之眾結東而抵郢郢彼楚之民為父者必將示戒于其子為子者必將痛心于其父及戎以討罪人以楚之人執楚之賊窮其法而誅之聖人復生當無以易乎此而秦猶報晉、猶勝秦相尚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六

以力相親以忿坐使弑親之賊傲然雄視于天地

之間不可獨晉之罪不可解也秦亦當任其咎我獨恆夫說春秋者性、徒深言於秦晉

之間而不察乎聖人之所痛至取高臣之事而別言之嗚呼是舉天下而為無父之人也

而可乎哉故說春秋者不可以不辨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常事也不書其書之必有失也何氏曰禮作練主當於十二月今復踰一月故書小

祥則易練冠故曰練祭練祭用栗主而後祔

于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朝于晉始此朝而即

諸侯亦始此處父方罷用事始此專以大天盟此可徵。不書至公取不告廟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于晉魯與衛皆不朝

晉告于諸侯而伐衛今公即位又不朝晉人

未謂公始如晉、使陽處父盟公以耻之盟

五年一朝之制也現下公孫敖出盟以公未

至故則公之在晉確然可知不言如晉公諱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七

之弗令書也不言公使若微者然此有情實

非削可知齊桓之盛也魯侯未嘗朝于齊至

僖之十年為齊桓之三十六年公始如齊越

五年又如齊是為諸侯朝伯王之禮晉至季

年始僖之未幾而卒今哀即僖復以伯王禮

責諸侯諸侯既服晉故當朝于晉然盟而取

之則晉為過魯自此日平宣有黑壤之辭成

有沙隨之拒至昭之世或止或復習以為常

而魯日以不振則今日之盟公實始之也

夏六月公孫教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

垂隴

大夫會諸侯小國稱與則有之晉為盟主

大夫之執所謂文公以其名列在載書鄭諸

侯之也若內公孫敖以公在晉未退不得已而與

必利晉大夫之下也不可以此責魯也。士穀

始見註

衛孔達初伐晉以求成于晉陳共公為之請

晉人不許盟於垂隴將討衛也陳侯復為衛

請執孫達以說乃免于討衛亦自是服于晉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二 八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言歷時總書不憂雨也殆未必然文之

時史性、好為并書如教如京師丙戌奔莒

四不視朔遂得臣如齊之類皆是不必更以

義求之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魯之禘祭即用

休曰禘或曰大事史有文非義所

逆祀也閏僖雖兄弟分則君臣以親、而害

尊、故君子謂之逆祀其逆祀奈何禮曰為

人後者為之子而後世之說之最不可行者

無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說假令連主當
視自當以穆之第一主轉作昭之第一主以
次轉穆故新主將入則合食以更審之也如
使視去昭之第一主更安昭之第二主則合
食之時于昭昭之第一位父虞穆之第一位
有是禮乎萬一兄弟相繼如齊之孝昭懿惠
不異昭穆則兄弟四人及四夫人同聚一廟
名雖四廟寔祭七君與太祖而為八敬反隆
于天子矣有是禮乎今傳將入廟乃是視去
春秋傳注 文公一 九
隱公而以桓莊傷聞成四廟故國語夏父弗
忌曰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益時而
易其昭穆故君子謂之逆祀也如曰但躋其
位是傷聞同廟魯乃四廟而五君斯亦不根
之甚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晉告。文公既伯
出師傳每見其名左氏見伐國晉名國以稱大夫
以為異詞不知伐國大夫為穆自下陽處父也胡氏始
以亦不列名自穆之戰始此以前鮮不稱
與人凡以稱人為
與詞者皆誤

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端生伐
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公子遂如齊納幣六札進女為重納幣不
不使卿者多不謂大國以禮為制
納幣不書以卿行則書今年十二月始及大
祥而國始則聖人之意又以國始為罪矣
丁未年二三年晉襄公四年齊昭公九年
共三十八年三十三年宋成公二年
春秋三十三年三十三年宋成公二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大夫將稱人文公以前之恒詞左
于此後為非命卿之說以解之尤為杜撰
此行衛亦與伐則知魯之說以解之尤為杜撰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楚何以不當服非以其
猶夏邪楚于是時未嘗有猶夏之狀而昧以
服楚為言者必商臣之事誤者曉晉無以
塞眾人之口姑為伐沈以厭之伐而猶不厭
故圍江之役不得已而又為出師也晉為於
商臣事亦寔有所疲而智力俱盡故其事之
首鼠者如此如曰漢然無所關于應則是生

人而木石之也是豈人之性也哉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告。公穀以王子虎為叔服。服于十四年。見傳。

王子虎之可見者。踐土翟泉兩盟而已。何以特赴于諸侯哉。蓋必艱難之際。有保護之功。一以為腹心。一以為股肱。故死而報功。有異數也。春秋時。王官卒。不赴諸侯。叔帶之難見。于虎之忠。于朝之難見。劉卷之忠。故皆時赴。此有情寔不得更以經意求之。不告葬。葬不葬。此則與劉文公異。

秦人伐晉

據晉書。春秋。秦人。

秦人三敗。忽極而出。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郛。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穀尸而還。乃作秦誓。終伯西戎。秦穆之伯。西戎以晉人畏秦。不出。咸如中夏。而後可以益國二十開地。千里否則損。咸失重。戎不可得而服也。孟明之將。亦非有他使。能必其善撫。西戎能得要領。不使立功於中夏。則孟明亦不可得而使也。秦穆推心大志。卒歆外撫。戎狄內取。山東據散。

函之險。驅晉陽之君臣而奔走之。何圖。晉文

既伯襄復克。續父功。屢戰失利。中原之局。墮矣。圖王不成。其獎猶足以伯退而偏安。遺之能者。秦之兼并。六令穆始基之。左氏曰。遂伯西戎。又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蓋左氏之知言也。史記言封穀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君子聞之。皆為垂涕。作秦誓。斷在此日。蓋親見穀尸。暴骨山積。不勝悲憤。掩之而作誓言。自是不復東征。世言敗穀。還之作良甚。

春秋傳注。文公。一。

十二

秋楚人

據國江。

楚告以救中國。故先。

楚人之國江也。其志不在江。商臣執父而寔。虐其下之人。有不甘其上之心。臣妾僕御。皆可為難。莫若樹威于國。使知暴主之令。必不可違。而後可自託于民。臣民之上。此其計美。善於國江。小國國之易滅。而又常與齊桓盟于貫。若曰。此先王之所軼討也。國之有名。國之人以為王之是舉。差當人意。姑往從。

兩姦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不吉地蓋盟于國都亦亦之無禮也

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

侯盟五年一朝之禮也如而及其君盟自此始嗣後棄尋卒重公如公遂不往朝至重

之七年始一如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處父故晉名亦大夫魯之輸

以沈之細尚思合五國以代之豈有楚之大

如江之危而不合一兵不掣一國貿然出一

師以相抗而謂可劫楚而解圍者哉蓋心定

畏楚而無解于衆人之言故假救江之名以

惡江而又假伐楚之名以惡天下門于方城

遇惠公子朱而還則頭尾盡露蓋而彌章所

謂不實之行天下笑之者也是時先且居將

中軍不遣且居而遣處父者處父不見于文

公之世蓋襄所獨任職官太傅反踞中軍將

之上華而不實倡為此謀故其事之可笑者

如此若大楚卒滅江賊子之威已立傲然復

踞于江漢之間此有顯罪不更論

成襄王二十四年晉襄王五年齊昭王十三年衛成公十四年

春秋傳注文公一

春公至自晉

夏遂婦姜于齊

此出姜也君不親迎則當遣大夫一人至則

告廟而書至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婦

姜至自齊叔孫僑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

婦姜氏至自齊是也今不遣大夫而遣微者

行君而尊之立而廢之魯于是不敬其夫人

矣蓋姜必孝公之遺女而今齊則昭其父不

狄侵齊

成 楚
中 岳
國 以

聞晉師起而解圍誤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晉侯伐秦

嘻其甚

俞衡始聘魯也

事大國以乂安以故終成之世最睦于晉夫

擄之三年孔達獲救陳以生累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予之為君者三十有三年又不壅于通而全

其母不得享一日之尊豈情也哉然而執權

之士終云適妾亂自此始者蓋以聖人之意

推而知之也。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

六羽是隄為仲子別立一宮以祀之矣嗣子

之母王已尊之為夫人是不可以不祀而又

不可入惠公之廟使一廟而兩夫人故別立

宮為得禮今書夫人風氏亮書葬我小君成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十六

風不為別立宮是入莊公之廟矣前已致哀

姜今復致成風一廟而兩夫人使前之以賸

要至者居然而享八份之隆有是禮乎然則

妾之不可亂適義在君父終不為其子言為

子言則情固無已也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

文而竊取之義已著于此如曰史可改則風

氏羸氏胡復得以夫人紀哉

五年

共十杞柜十五宋成十

[illegible]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珠玉曰含

厚傷公也厚傷公而成其妾母為夫人信王

之過然以王不稱天為貶文則未必然夫史

有詳略有質文春王正月亦不稱天賜成公

命忽稱天子豈得執之以求經求經者現其

事不在文之有稱不稱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夏公孫叔敖如晉聘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十七

秦人入郢郢音日秦晉方惠明年秦伯姓

郢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僖二十五年郡

降秦師今復戴楚秦人入之經于外事無筆

削故亦得書如曰凡見于經者必有義則此

豈得為之義哉以是知其果無筆削也

秋楚人滅六楚音以威中國口傳言成

甫滅江族滅六穆自是莫可如何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子錫我立

現此來告則知僖三十三年晉伐許已成于晉

康王三十三年晉襄七年齊昭十二衛成十二蔡

陳共十一杞桓十六宋成

春莖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行父之孫無誤不見經

行父娶于陳非聘也告君而後行故亦書與

公孫茲如年同

秋季孫行父如晉

晉平公有疾鄭使公孫僑如問疾齊景公亦

遂店諸侯之賓問疾行父此行亦問疾也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十八

八月乙亥晉侯謹卒詞主未定趙盾未赴自

鳴呼此大夫之禍所自始而春秋之所以作

也趙盾虺蜮也陽處父易之而將中軍狐射

姑為佐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趙

盾曰立公子雍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趙盾

不可使先蔑士會逆公子雍于秦射姑亦召

公子樂于陳趙孟使人殺諸耶已而射姑欲

殺盾先殺處父盾亦欲殺射姑射姑奔其後

復背先蔑立靈公靈公長而漸惡盾遂弑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十九

重公事之日新未可更僕數然自晉用趙盾
倫窮克之智而假之以仁義之名攬權任數卒
使政歸于臣流極春秋之季魯有三家鄭有
三卿陳有二慶齊有陳氏晉有六卿聖人以
為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但有大夫弑諸侯不
聞諸侯弑天子今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是
使弑君之人日臻其生殺之權以還制其上
而亂乃滋甚故不得已而作經子曰天下有
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經

為弑君作是為大夫作也夫有一鄭莊而政
在諸侯其禍緩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其禍
急緩則作經之志猶緩急則作經之志斯急
是則文公以前為一經之賓文公以後為一
經之主讀春秋者更於文公以後加之意焉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子大將曰之哀之伯
葬大十卿與也
始昭三年傳鄭
嗣主未定誰為表主而堯先君趙盾之無君
即此已証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不告。射姑即實李林甫
子狐即晉犯也。晉于是無狐氏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三

文公一

二十

先是五年冬先且居趙衰皆卒明年襄公蒐
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處父自衛
還改蒐于董使趙盾將中軍射姑為佐是即
盾之計使也己而襄公卒諸大夫設立君盾
歎立公子雍射姑歎立公子榮趙盾使人殺
公子榮射姑之恨益甚九月射姑使狐鞠居
殺陽處父趙盾曰是將殺我也即殺狐鞠居
射姑奔狄狄者皆謂射姑殺處父始于易班
而不知成于殺公子榮殺公子榮他自必將
殺射姑此射姑之所以滋歎殺盾也射姑之
奔也趙盾使史駢送其帑史駢常辱於射姑
盾歎史駢殺射姑之帑故使史駢一殺之必
將還罪駢既而不殺盾亦不問故曰趙盾之
殺机施于心而不施于面為仁為義卒以弑
重。晉制之沿革亦始于盾文公初以卻弑
將中軍繼以先軫父子將中軍未常專制國政

政皆一決于君而又有太傅太師等官專在中軍將之上傳曰陽處父為太傅賈佗為太師是也今殺處父遂廢太傅等官政皆一決于盾嗣後卻缺將中軍即曰為政而權始歸于一人雖有英君不能逞矣盾既專政陰使列國之大夫皆得專政操縱在手而君為贅旒盾寔使然所謂有一趙盾而政在大夫凡皆以其意而成之者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春秋傳注

又公一

廿一

古者歲終天子頒正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古之正朔今之曆日也以竹書之每月特羊告廟諸所藏朔應諸闕門以前民用謂之告朔諸侯之大禮奉而嘗行合禮不書者也文公怠禮以閏月為餘而弗告時史書之聖人筆之迄于春秋之季告禮盡廢餼羊其存夫子曰吾愛其禮則所以書之之意蓋可知矣朝廟亦每月之常踵告朔而行之者也但朝廟不告朔故曰猶朝于廟告朔其君

親朝廟惟親以故先言告後言朝其實朝廟

亦大禮已胡文定曰猶者章其不已之詞。

此閏月閏十二月也經書閏月者二皆在十

二月但言閏月而不言閏某月春秋閏月率

置歲終甚且每歲皆閏或間數年而後閏左

氏以閏三月為非禮而曰歸餘于終故以閏

月為定名也閏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為日三百六十五度三時以度析分

共得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分每日得

春秋傳注

又公一

廿二

九百四十分三十日得二萬八千二百分寒暑相仍準為二十四氣無不足亦無有餘諸之氣盈與月行自不相涉一歲循環之大數如此自月行嘗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終而復始至合朔之時大略二十九日有餘三十日不足每月止得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九分于三十日內尚餘四百四十一分日有餘而月不足謂之朔虛唐虞命官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法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

八分為一歲每歲餘一萬二千二十七分為

日十有奇性：二歲有餘三歲不足溢成

一月為置閏以歲之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

有九歲七閏七閏之後氣朔分齊是為一章

章者古曆法以章部紀元為宗一章之後乃

復始也在天斗柄所指必指其辰若宜閏則

指兩辰之間故閏月無中氣是則閏有自然

之位也夏正建寅理唐虞之舊其法本善周

至幽王喪亂曆官失職餘月必置歲終泰以

春秋傳注

文公一

十三

十月為歲首置後九月亦是歲終漢理秦襲

閏法未明公羊以不告為禮朝廟為非而曰

天無是月穀梁以閏為附月之餘所見皆漢

時事唐一行始正曆法後世行之夫聖人常

曰行夏之時豈獨建寅必已明于置閏之故

故矣使舊史可如筆削則當首從正閏始然

而仍其舊止曰閏月終無改于舊史可知春

王正月之書其非聖人之所改抑又明也

文公一終
起元年
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辛寅王三十七年
晉宣公六年
齊昭公十三年
鄭僖公八年

共二十三年
陳共公十二年
杞桓公十七年
宋襄公二十六年

成十七年
秦康公二年
楚莊王六年
鄭僖公八年

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郛
邾前為齊
一其地今魯復城郛要

須句于何年獲歸于郛傳既無攷然前取須

句云及其君為禮也今取須句云其文公于

為非禮也豈須句于終為郛滅今又其其叛

春秋傳注

文公二

一

子以問郛故前傳既不可憑則此傳亦不足信

置之可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子孫曰立

史記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

公孫固而自立宋人共殺禦而立成公少子

杵臼是為昭公此左氏所無也而差有可信

者昭公立而即殺去群公子夫豈無故而然

哉亦豈欲并六官而去之哉蓋亦監於殺太

子之事而窮治其党則穆襄之族與焉公未



卷之十
春秋傳
四注

文公二

11

宋

不稱名衆也

詐
以
戰
告

渡軍

卷之十四

天公二

iii

—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四

侯誘殺小子侯滅翼賂王列為諸侯而晉人
之視親子弟遂如仇讐矣獻公即位聚桓莊
之族而盡殺之然重耳夷吾輩猶未遂也文
公既伯始謀不叛之基詎無富群公子後世
遂以為法世之子孫無能望故絳為首立者
其後六卿擅權三分晉國子弟俱在他國無
尺寸之封求能振振而救國家之餘燼者百
不得一則以防患之甚精而裁抑之已過即
歎有為不可得也齊之孝世陳鮑政專政其
以公族與事權者寥焉亦惟二惠而已二
惠亡而國乃卒歸于陳則其為癸正與晉之
季世等夫斥遠公族而以異姓為腹心惟齊
晉獨一有變端遂至易姓亦惟齊晉獨擇禍
莫若輕何如專用同姓即有不測猶然祖父
之苗裔哉有國家者鑒于往事而思自庇其
本根則惟參錯用之無使至于極重然後可
秋侵我西部
狄越齊衛而至魯其患深矣十一年叔孫得

臣設計而敗之于鹹然後終春秋之世不復
侵魯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奇昭來
盟成陳共

鄭橫許昭曹共也公使至故不書所會群不報
見後世乃以書諸侯罪後至以書大夫罪盾專
之類作斷情離之喜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五

晉趙盾既立靈公而召諸侯為扈之盟以固
其伯諸侯畏盾悅而從之實以大夫盟諸侯
使天下知有盾不知有靈耳于是盾以晉自
虞天下亦以晉目盾有盾則無晉盾不得以
臣節終矣終所誅盾即在直詞非別有文以
見貶也
冬徐伐莒 莒昔。徐忽季號必 公孫敖如莒蒞盟
徐何以伐莒傳不能言莒與魯則有洮向之
盟疑莒求援以請盟而教往蒞之然傳亦不
能究其罪也
辛寅王三十八年晉靈公二年昭十四衛成十六
五年三十八年晉靈公二年昭十四衛成十六
十四陳共十二杞桓十八宋昭
公孫曰元年秦康二楚穆七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子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趙盾以士

穀盟諸侯既而趙盾代盾以盟諸侯今晉亦以大夫代盟大夫事以漸成非有意而為之故去

見經盾定之子晉有趙氏自衰始

盾之盟公後至晉人來討冬公子遂會晉趙

盾盟于衡雍謝盾之盟也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伊雒之戎謀欲伐魯公子遂不及報君而專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六

與之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

專之可也其事與公子結盟齊宋同而盟之

地不同故當別書再言公子則贅矣夫時史

不嫻在文公世尤多累詞說經者執之以求

經而曰此聖人之意豈不謬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丙大夫奔惟不廷書

如京師弔襄王之喪也初敖之如莒蒞盟止

為公子遂逆婦見莒女美而自取之遂敗攻

教：反之今之奔莒從莒女也然此丙戌在

乙酉盟雒戎之明日則敖之如京師當在壬

午盟衡雍之前今敖并書而弔如京以書於

後是為奔莒書不為如京書也天王崩來告

于魯于今蓋四王矣從不使大夫如京今始

特遣以襄王之有特恩也反以奔莒書而不

以如京書豈輕重之當哉且敖獲君命魯不

加譴又不更便他大夫其罪為大淫奔一人

之失其罪為小法當于襄王奔崩下即書公

孫敖如京師于乙酉盟雒戎下別書公孫敖

春秋傳注 文公二 七

不至京師丙戌奔莒則諸義俱全而史不能

然以此益知文公之世時史不嫻多有累詞

說經者尤不可以詞說也

彙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公孫司城來奔

據司城之言而即書之大夫即司馬將史不嫻

有司城之言而即書之大夫即司馬將史不嫻

不書其相如司馬公孫司城來奔

又書之亦時史之誤也宋司城亦容有

大夫司馬者公子卯也據傳卯克于昭樂豫

會司馬以讓公子卬所以和公室也甫一年而即殺卬復何改哉如謂去昭公之党而使華耦為司馬將以弑公昭公則殺卬之後即可弑昭何復待于八年八年之間又有孟諸之策新城之盟諸大夫於昭不聞其日相惡也而云殺卬以圖昭豈理也哉左氏言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礼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公子卬越八年又曰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歎通之而不可其言荒恠斷不可信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八

蓋卬自獲罪于昭公以法誅之據司城之言稱曰司馬時吏不辨而即書從雖復告亦不復正千古之疑遂坐于此而傳又云言滋復生其征惑耳司城官相涉故以其官奔公意解始得復如曰眾所歆逐則終其身豈有復能歸國者哉

晉王九年晉書三傳十五則成十七蔡莊
其十四紀年二十九京
昭二卷唐三楚校八

春毛伯來求金王在使

求金以供整事王室貧諸侯急也

夫人姜氏如齊

十二公之夫人必有婦寧父母者矣其不書經所制也此非婦寧故特書蓋姜實孝公之遺女已為魯人所不礼今假婦寧以徃詐之冀得見恤而昭竟棄如致啓敬贏之舉昭蓋非人哉已而身死子弑妻亦見執而誣之以治蓋所錄來者漸故曰父教子貳居賞臣奸未有不從自及者爾

春秋傳注

文公二

九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莖襄王

以襄有特恩故遣得臣且亦嘗使公子遂莖晉襄也薛天王遣大夫自此始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晉書先都之羅先都時為下軍佐梁益耳非卿不告

夷之蒐襄公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故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佐先克又奪削得

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削得作亂殺

先克趙盾為先克報仇遂殺先都梁益耳三

月又殺箕鄭父士穀削得盾于襄之末年猶在下大夫之列以先克之言驥佐中軍又以陽處父改隲中軍將及射姑奔即以先克伐之諸老臣俱不平失職怨望盾所為窮治其党盡殺五人而後止也國之內亂皆起中軍而盾生殺之威益盛始以越次之謀啓衆卿之競終亦不能去其官蓋盾此時已成騎虎騎虎者不得下即歎不卒就君不可得矣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春秋傳注 文公二

特書至必告廟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晉士穀箕鄭父之罪削得非

楚人伐鄭鄭告○楚

商臣弑父以來滅江與六而未嘗以鄭為事者猶慮晉之相拒也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于是有爭中國之心矣而晉不及救鄭及楚平楚侵陳亦及楚平遂次于厥貉

將以伐宋鄭之間騷然多事天下復有楚

憂則襄之所養也夫弑父之賊一或之為君

使其上踵成之強下啟莊之伯傲然為禍于

天下而莫可誰何即歎不迫其所自焉可哉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照衛人許人照鄭左氏

之伐國前已書大夫名今不書名疑是給斷故云卿不書緩也以惡不格不知伐國列大夫名

不書以前未嘗有之若此時在晉

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秋

鄭不及楚師春秋傳注 文公二

夏狄侵齊齊告

秋八月曹伯襄卒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居秋爵而大夫杯名者已以前通魯方軍事不殺聘○則椒伯此之孫也

負望之心今居子文後莊王初一為令尹以厥

楚方平陳與鄭今忍遣人聘于諸侯者既以

威叔陳鄭旋以礼叔諸侯使諸侯有畏楚之

心即可棄晉而事楚且以窺中國也諸侯不

應于是乎有厥終之師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轍曰永

秦交山東諸侯將以圖晉素無聘問先假歸
秘以通之其曰僖公成風或蒸施或專成風
史文妄不可詰也

葬曹共公

甲寅王十年晉重四昭十六衛成十八蔡
共十五年杞桓二十宋
昭三秦康四齊桓九

春王三月辛卯滅孫辰卒年二十見經

春秋傳注文公二十二

滅氏世卿在三家之前國有大事未嘗不與

謀議故其卒也史不廢書而數十年不任使

豈僖公之始已稱老臣至是始以壽終歟子

曰不仁三不智三則外此之為仁智者正多

故曰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更以此見文仲之

賢可也

夏秦伐晉此統是

報令狐也秦稱國必闕文少梁北微疑皆不告

楚殺其大夫宣申中

宜中在成王時已為司馬將左軍城濮之戰

宜申繼而救之更使為王尹感恩思報謀殺

摎王宜申所以兇成王于地下也事雖不成

已足奪商臣之魄矣商臣惡其事而以討罪

告于諸侯故得見經要以昭人之意則曰申

亦能為討罪者耳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蘇子盟子女栗蘇子即溫子傳十年齊斷不

無為王官知更子何時復要之已失渥

春秋傳注文公二十三

傳曰頃王立故也頃王初：無子賴叔帶之

難何寔為此盟且為頃王而盟則當諸侯何

獨盟一魯蓋必蘇子以己事盟魯：遣微者

行史乃直言及以紀之耳文公時傳多不詳

而又好為懸揣以相誑其不可信類如此

冬狄侵宋宋告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此必楚告以成中國

報今狐也秦稱國必闕文少梁北微疑皆不告

楚殺其大夫宣申中

楚得陳鄭又將北師次于厥貉謀伐宋也宋
華御事曰楚欲弱我必先為之弱乎乃逆楚
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於時三國之人
畏楚如虎不得已而從之乃人之情非三國
之罪也現下新城之盟則知聽楚非本情
乙卯三十一有一年晉重五齊與十七衛成十九
陳安十六杞桓二十魯莊三十鄭釁十二曹文二
宋昭四秦康五楚穆十威十國。康因在今衛州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十四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匡
之弟字惠伯死子惡之難者。卻缺之次子得臣
之子敗集時有功以一命為卿。晉子是有卻代
陳鄭宋皆已從楚盾使卻缺會魯于承匡謀
諸侯之從于楚者則未知其謀代三國抑抑
款為盟以外楚也度盾之行軍好以名而不
好以實必為伐三國之說以聲之使魯為之
諸而後已二年之內往後再四盾示必伐之
意魯承請免之言故十三年公如晉衛來會

公盟晉侯歸鄭亦來會所以求免于討而顧
為新城之盟也如曰公之言能得讀于晉則
公何人盾又何人而得以其言見重于趙盾
秋曹伯 來朝 元 年 即位而來見見諸侯即位及時來朝者則曰
即位而來見見諸侯即位及時來朝者則曰
公子遂如宋 傳言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後之因賀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十五

楚師之不害三言皆失其實蓋承匡之會晉
以伐宋為言魯為道其言于宋使宋來服晉
所以致新城之盟皆盾之謀魯將其事也聘
與賀所以為名復意諸意及之耳意諸本無
罪公意解則復之
秋侵齊 齊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因侵齊將
侵之鹹城則故州地社官魯地非
狄自伐邾以來蓋十七紀中國矣一敗之于

夏楚人圍巢巢告。是時成。大心平。

群舒叛楚。子孔執舒子乎及宗子連。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即今廬州府之巢縣。春秋時。

吳款入楚道。必經巢。襄二十五年。吳子遏伐。

楚。門于巢。卒是也。報舒子宗子皆不書。而圍。

巢。獨書。則是巢告可知。經于外。事無筆削故。

亦得見。經非有義以存之也。

秋滕子來朝

滕自桓二年來朝。至今始朝。其赴告自隱七。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十八

年以來亦不通。魯僖十九年執嬰齊。傳見滕。

宣公。此朝魯。傳見滕昭公。

秦伯使術來聘

白是秦魯之使。始通故十。

傳言秦伯使而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宮者。

何言令狐之役也。今狐之役。曲果在晉。即昌。

言以告天下。天下必曲晉。而直秦。苟直秦。天。

下自不為晉。用此來聘之情也。如曰款令東。

諸侯為圖晉之用。秦之計豈迂出於此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秦晉告。告各款。

戰故不言及。

秦為令狐之役。故伐晉。人禦之。從秦師于。

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譜深也。固軍以待之。

趙穿款戰。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乃皆。

出戰。夜秦人款趙史駢。請薄諸河。晉甲趙穿。

當軍門。呼乃止。夫盾之號令。將如雷。還風雨。

之不可犯。何為款戰。即戰款止。即止。惟趙穿。

之為聽。豈一棄公之壻。襄夫人之所甚愛。而。

不可拂也哉。蓋以有寵而弱。好勇而狂。一旦。

春秋傳注 文公二 十九

緩急。獨此人為可使。不能不及法。以從之。使。

為我用。而不辭耳。故欲察桃園之事。當從放。

晉甲父始。欲察放甲父事。當從河曲之戰。始。

若夫晉不謝秦。愈不戒事之。顯然各自有。

罪。不待深求。而後見爾。

李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城邑。師。自此始。

象有二鄆。西鄆。成四年所城。濟而鄆。城縣是。

也。東鄆。在莒州沂水縣。莒魯間小國。李氏食。

邑在費。鄆在莒。而諸在莒東。與費相望。季氏。

得而有之而慮莒之挽其事也故帥師以城
人言季之強自城費始而不知實自行父始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無藏金玉無重器備以
為惠于公室矣而於二邑則城之城之將誰
為哉人曰行父非矯情吾不信也莊二十九
年城諸及防諸故屬魯今得鄆因并城之自
此當屬季

春秋傳注
卷之十四

文公二

二十

文公二終
起七年至
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五

文公三

丁卯王十有三年一晉重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
未五年十有三年一晉重七齊昭十九衛成二十
文四年陳共十八年楚七楚穆二十
三宋昭公六年楚穆王以莊切弱不見于經子旅立

春王正月

是為莊王以莊切弱不見于經子旅立

故不及赴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子年國立是為重公不

如晉宜不得會

邾子蘧蒢卒

使子與且立是為定公邾文公年魯

春秋傳注

文公三

此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室大廟之室也惟公羊作世室而

書不共也

冬公如晉

傳言朝且尋盟非也蓋款致新城之盟而面

盾以謀之故假朝礼以如晉耳

衛侯會公于晉

善之

陳鄭宋皆從楚而非其本情願藉魯為新城之盟衛則未聞其向楚也何亦出：為會公于沓乎蓋是時寔為政衛嘗伐晉：為之盟于夷以討衛矣以陳共之請成于晉凡而免之今陳送楚荀討陳安知不病衛且陳于衛有恩陳共卒而其子平國不任事諒亦當報陳衛侯會公子隼一自為一報陳也

狄侵衛

衛告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二

狄失利于鹹：是衛地故後侵衛然自此侵後狄侵伐不復見經蓋亦胆落于中國矣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魯與晉不復須盟：使合新城之事也問晉靈既立文七年嘗盟于扈矣為魯討齊十五年又盟諸侯于扈矣以晉之命行之諸侯宜即合胡新城之盟必待魯而後致乎曰晉靈初立諸侯未貳十五年為魯討齊晉猶得以齊為名且諸侯已合也今陳鄭宋皆從楚萬

一召之不至勢不得不用兵用兵豈盾所及哉蓋盾之智以籌天下則不足以取便事則有餘苟可盟斯亦已爾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子隼

鄭會公言平楚之非得已也

戊頃王六年崩子班嗣位是十有四年
中為王立春秋皆不書崩莊三十三鄭
十卒衛成二十一年蔡莊三十三鄭
五陳靈公平國九年祀桓二十四宋昭
八魯莊王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三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然邾實修須句之怨固不敬而并發之

叔彭生帥師伐邾

關仲字

報南鄙之伐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不成立故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三不序確因公不在會
故史略之。許在晉

從于楚者服趙盾代居而與諸侯無先後盟
盾無君也伯國之盟諸侯也討賊為上外望
次之震之世凡三盟惟新城之盟為正焉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晉皆得告史遺主
邾故稱晉人而不回

趙盾并告弗克納
捷菑奔晉不告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春秋傳注
文公三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人辭曰齊出

禮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

子曰長穀五百乘縣地十里過宋鄭滕薛變

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

知之晚也所以斷盾者己為至論而文定顧

以弗克為善詞孰知弗克之言蓋寔本于邾

人之告哉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大夫卒于外宜不得
書告喪則書。教之

出奔魯己立其子文伯
其弟仲孫穀為孟氏
是為孟獻子桓賢大夫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此稱公子乃齊告文詞
而後來告必曰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定公
居則齊國稱之為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定公
告非則齊國稱之為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定公
不非則齊國稱之為公子商人桓公之子也次定公
母魯女成舍人則食未成魯人則食未成魯人則食未成
魯人則食未成魯人則食未成魯人則食未成魯人則食未成
之罪又似歸之聖情則非矣

公子商人者齊桓密姬之子故嘗車立于桓
卒之時而不得者也齊既立孝公孝公卒弟

潘立是為昭公十九年卒生子舍：母魯女
子叔姬為昭夫人無寵舍無戚商人驍施于

國而多聚士欲以傾舍七月乙卯商人在城
舍而讓公子元：不受元商人之兄也九月

齊人定商人而後來告是為懿公懿公廢所錄
則以桓卒之時繼嗣不定而多寵夫人人：

有得立之心是以相爭以至于今甫四年齊
人又弑商人而立公子元國然後定是桓之

罪也

宋子哀來奔

宋子哀之為字吾不可得而知也雖今為字
經之書名書字悉本舊文舊文無定情安見
字之為貴乎然則子哀之奔當別有故適非
左氏所能詳而於不義宋公之說為無涉矣
左氏以昭公為無道又求其說以實之于是
曰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
遂來奔夫大夫非避禍不出奔哀之來奔止
子避卿避卿何禍而乃違之為逃死之不暇哉

冬單伯如齊

文公三

公子遂使告于王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
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其罪之夫商人弑
君此何事也而況所弑者舍抑又魯人之大
痛乎魯宜奔控於晉以興諸侯之師而僅款
求昭姬而復之甚假王寵以求之早已甚矣
彼何忌而不相辱故執單伯與子叔姬商人
固近死魯亦失智幾有亂臣賊子而尚可以
情求者哉

齊人執單伯

王使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并執子
叔姬情理並絕苟非經所載誰能信有其事
哉嗚呼三綱淪滅日月倒行春秋之亂至此
而極而原其故則本於趙盾之一人趙盾以
前趙盾以後終不復有此事則以商人弑君
趙盾之所養故也曾不二年而復有宋人弑
其君之事以盾之罪當盾之刑吾亦烏能窮
竟其獄哉

齊人執子叔姬

文公三

齊人執子叔姬本齊叔姬而以齊人執不可
問商人之罪弑舍重乎抑執單伯與子叔姬
重乎曰弑舍重弑舍重則何以獨恠執單伯
與子叔姬曰單伯主使也子叔姬昭夫人也
王使可執則擒之之事亦可加于王昭夫人
可執則擒之之事立可施于國母況誣之以
罪抑又人世所不堪者乎以弑君之事之習
以為常也而又有辱王臣辱國母之事苟有

卷之十
春秋
十傳
五注

文公三

八

惡使賊尚開生路也

春季孫行父如晉

告執單作及子

書不備孟子之言致增此誤

卷之十 春秋傳注

文
公
三

九

夏曹伯來朝

揚書非義所係

六月辛丑朔日

單伯至自齊

象告晉：以言喻齊：釋之雖釋單伯猶不

釋子叔姬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晉以大夫之名晉大夫尊也自伐晉

陽處父入告卻缺侵晉趙衰自是北侵稱大夫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也為城下之盟而還

故下諸侯盟于扈傳有蔡侯

秋齊人侵我而鄙

以魯之告晉而強之以釋單伯也然此一事

春秋傳注 文公三

竊有可疑齊既聽晉而歸單伯矣苟侵魯即

抗晉商人雖悖亦何利而出于此哉蓋其時

魯之用事者二公子遂扶叔父之親而行父

亦以世勲顯遂欽傾之久矣今使行父如晉

得釋單伯以歸行父一見親遂將日見絀此

遂之所深思而必欽敗之者也今齊之侵我

而鄙也遂寔召之召之而行父之行不足以

見功反足以見罪則是行父者齊國之所惡

也雖得晉亦復何取召齊有據乎曰無據無

據則何以知其召齊曰行父後如晉：為之

盟扈而歸子叔姬胡又有西鄙之侵也及齊

侯許十而會行父于陽穀也則既許魯以盟

矣胡忽然而不肯盟既而遂賂納賂則遂盟

行父之所不能得而獨遂能得之復何故也

公子遂既及齊侯盟于鄆丘矣十七年又伐

西鄙魯公以盟胡使遂請盟則又盟則是公

子遂者齊國之所親也以晉事之日非而有

齊國以親之遂宜不為魯國重：而為所歆

春秋傳注 文公三

為乃可得亦何憚而不結齊且遂之結齊則

又有說當是時文夫人生子惡而無寵敬羸

獨嬖敬羸之歆立其子而私事遂也非一日

矣歆傾父必在易儲欲易儲必結內主歆結

內主必假外勢以為招遂見功而絀行父并

以愚敬羸敬羸愚則其私事乃愈固遂之于

齊厚幣甘言已非一日齊子遂如左右子而

後可以殺齊之甥遂齊之女然則仲遂之結

齊所以弑惡所以逐夫人所以立宣公所以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亳

卷之十五
代又言八國略之年予夷族無恤此並原為單
伯子叔姬不為商人執余即為舍則棄二十五

計齊謂侯仍序人何說乎

因魯之告晉而為之合諸侯將以討齊人
賂晉侯不成討然亦請歸子叔姬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諸侯會扈將以伐齊伐雖以賂免亦不敢復

留子叔姬然而齊之怨則益甚矣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不書此獨書之當必有意不知并告則并書史
無定文或略或詳不必皆有其義經之筆削亦不及此

於晉則再聽於魯則再侵商人雖狂悖亦何利而出于此哉苟非再召兵不致是矣

庚辰年十有六年晉懷公十元年鄭穆十七曹

春李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史之滯若言不
肯盤則曉然矣

以齊之再陵也。不得已請平于齊。侯許之。

出會行父于陽穀則是公之疾宜所知也忽

然而不肯盟曰請俟君問豈非仲達之謀所

以折辱行父而使之見輕于魯哉行父不得遂以賂請則得之孟齊定親賂而魯之人則

曰遂之獨親於齊也云爾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至五月而并書之六月八日疾乃瘳也。已不托疾公朝。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穀丘

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侯齊侯乃與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北魏姜嬴公夫人

毀泉臺即初臺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楚自敗以來已無至是

當此之際天下蓋遙望一楚莊楚之伯雖

成于討微舒之時而其戡定內亂則已見于

初立之日楚大饑庸人帥群蠻以叛楚一人

謀從于阮高莊亦出師秦人巴人從楚師遂

滅庸其首事見史記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

今日夜為樂伍舉入諫曰有鳥在于阜三年

不鳴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鳴將

冲天三年不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

于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舉者

數百人國人咸悅是歲滅庸聖人曰莊寔楚

之英所以能伯于中原者寔始基請此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弟鮑立是

此一經之大惑也傳自王臣卒以下所言宋

事都無情實而昭公無道一語尤不可憑蓋

無道則必有其實今攷昭公之生平曾有一

事可指如齊襄晉靈蔡莊楚虔之為者乎如

去歆去群公子去群公子亦不可云無道况

八年之間事已相釋而忽為發難于八年之

後又非人情然則昭所以弑不可得而求其
實也夫略文公之世天下已以弑君為常小
夫意忽為師甸之所賊公子鮑素得國情襄
夫人為之主眾遂援立鮑非弑君宋亦不
以鮑弑告此事之實而左氏妄言之輒曰昭
公無道鮑實弑君經乃不言鮑之弑遂于宣
四年發例云兄弑君稱君無道耳夫弑稱
君而弑者稱人三宋杵臼齊商人莒州是
也據傳之意以為但書君名不書弑者之名
則當以君無道為斷不知大夫弑君稱名氏
賤者窮諸人宋帥甸齊郕歌顯職正宜稱人
聖人作經誅亂臣討賊子不論有道無道概
以臣子為斷不問罪及君父也便如左氏之

宋人弑其君已告于晉：不出師將不成其
為晉春晉人伐宋不得已也傳曰十七年春
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碯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此左氏之微言
也而外傳從云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于
重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大者
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今宋人弑其
君是及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為盟
主而不脩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命于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七
夏四月莖戡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既與公子遂盟于鄆丘又伐以脅公盟奪公
之胆使無不從以為他日易儲地伐亦遂之
教也公果懼使襄仲請盟六月乃復盟
諸侯會于扈傳言復合諸侯于扈則如十五年
齊難故也則知晉定期魯曰魯自不與會
侯晉不復來赴告矣不若故不能列書左氏更
以無功說之已屬無據況此魯執數年宋何云
無功胡氏又云不討賊政略則定二十五年到
房已明何得
復言經墨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亳平宋也于
時晉侯不見鄭伯以為戮于楚鄭子家執訊
而與之書蓋晉實失伯楚莊復起鄭已不忌
晉而從楚矣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即
此以現遂之有謀審矣夫齊歆伐魯惟懼謀
之或洩也魯使至而反知之非與謀焉至是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八

哉故曰兩便一伐皆遂之教公不亮商人
死行且再伐魯叔我公廢惡而立室以君命
行軍耳其公亮而商人復弑又事之變豈棄
仲之所及料哉

子丑王十有八年晉重十二齊懿四弑衛成二
九陳重五祀杞二十八年宋文三鄭僖十九
文二秦康十二年莊五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瑩卒此稱公子康公也子桓立是為共公
始起於自此時至宣九年五書秦伯卒皆不書月卒
疑辭存而除於執喪禮成十四年後并書月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弑其君商人
齊人而亦以君稱者已居四年齊以君稱也
之入而亦以君稱者已居四年齊以君稱也
之入而亦以君稱者已居四年齊以君稱也
之入而亦以君稱者已居四年齊以君稱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郕之父事田弗勝
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郕僕納閭職之妻
而使職驂乘五月公游于申池歆與職弑懿
公納諸竹中婦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是
為惠公嗚呼商人之狂悖一郕歆與職弑之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九

而有餘晉以八國諸侯討之而不足趙盾之
晉商人可知也是年也魯公子遂弑子惡亦
弑其君庶其一年之中其事三見亂賊之禍
至此亟矣是故聖人作經以誅趙盾為首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遂見宣公而詰之
二卿並使一賀惠公一拜葬也文公之史好
并書非義所係獨此時文公已薨子惡之即
位已五月二卿所奉者惡之命也胡後挈室

以見于齊而更欲立宣而去惡哉當文公之

存也敬嬴之事襄仲有迹奪適之意當已著

于夫人母子之間于惡立而斷斷襄仲之端

已見于意遂不急為謀當聽死耳故仲遂之

欲立宣乃愈急然遂之所媚者商人也商人

死惠公立遂與惠無根柢之容苟有密謀非

而不可惠伯既有志于子惡之心其所遣人

伯當與謀謀魯國之大宜更無臣而必遣遂

遣遂而又使得扶宣以行胡舉朝之耳目皆

春秋傳注

文公三

二十

遂之耳目而惠與惠伯直賀：然莫之覺哉

嗚呼此惠伯之所以不足惜也讀春秋者夫

亦論其心可也

冬十月子卒

名惡公羊以為赤不識是視其母弟也子旅子野名而子惡不名者惡乃夫人之子雖未嘗為世子然故宜居況

秋公子遂扶宣以行十月子卒中間時日所

聞已多形迹當已盡露以故遂召惠伯公冉

務人止之弑立之謀魯國皆知而惠與惠伯

獨不知嗚呼是尚可以免難者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當時稱曰出姜出非謹

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

通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行父初不與謀公子遂殺惠

伯懼而從之自是十八年間趨命恐後矣

莒弑其君庶其

莒與魯素亦有盟不如此告何莒與魯素亦有盟不如此告何

春秋傳注

文公三

十一

傳言莒世子僕因國人以弑莒公以其實王

來奔豈有世子弑其君又來奔而魯史不書

其名者又不書莒世子僕來奔是傳為妄言

也夫略莒之自處已入于夷故有號而無

諡莒告固不詳魯亦不詳其弑之實不可詰

也左氏之文蓋作于成公之世行父掩其行

媚之迹若曰當襄仲時吾嘗多與之抗耳

文公三終

起十三年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捷文公庶子敬也
而自立之在位十八年通子惠及母弟
魯國則法去公室適自北庶屬於是
傷如銅東宮至襄九年薨諡法善問
建四



宣公五年王元年晉懷公十三年齊惠公元年衛成
公二年春陳公穀元年杞桓公二十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嬀姜至自齊

此即夫人嬀姜齊惠公之女宣公結之以自國
嬀者有始之稱善不代史文略也
公子遂將執惡及視而立宣公見宣公于齊

惠而謀之因以請婚之說進惠利其女為夫
人而許之已有成言今即位而遂逆不忘
凡夫人出姜于惠無骨月恩故其子去其母
而以己之女急配宣嗚呼豈伊無夫亦何利
而出于此哉故執逆之礼首無助成必不能
遂：與敬贏勿論也惠亦不可以人數矣。

此與叔孫僑如：齊逆女僑如以夫人婦姜

氏至自齊初未嘗有異詞也而其事實異事
異則義異所謂雖非弑君而事有關於弑君
者亦皆經誅亂討賊即在史文之內者也如
待詞以為義則公子遂如齊逆女事實弑
也胡以無異詞如曰詞同則義同則公子遂
如齊逆女實無異詞也胡確然其為弑之
事然則執又以索義而不察夫經之即在史
文者終不違于聖人之意者也

夏李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春秋之時弑君篡國者一列
于會則不復致討臣下殺之與弑君同故纂
弑之君之歆固其位者必皇：以得會為事
宣弑子惡而立公子遂雖為請婚于齊而尚
未得會未可以為磐石之安也行父欲煩于
宣以然行其苟免之計乃為獻濟而之賂于
齊：人曰可而後有平州之會而後公子遂
往致田自是行父之生平一若未嘗無立宣

之意者而後可以免仲遂之忌可以保世卿之榮十八年間營于趨命之際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晉放其大夫晉甲父于衛晉告甲父晉臣子

初秦晉之戰于河曲也晉甲佐下軍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西軍之士皆未然也明日請先見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

春秋傳注 宣公一 三

子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後侵晉入瑕介放甲父討不用命也然則善乎曰不善何故不善呼軍門者尚有一趙穿盾庇穿故不善也是亦弑君之一証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終曰公會齊侯于平州此內訌也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則外事也齊惠公既利其女為夫人又利濟而之將會于平州以定之自是宣之賊傲然列于諸侯迄十八年無後議

其後者平州之故而已矣嗟乎世道之不明久矣弑君篡國之人一列于會則不獲致討非謂一列于會即可以弑弑君之案也為弑

君篡國之人所以嚴諸侯之會以信人心以崇清議則道固莫嘉于此也己而篡弑之人即倚此言以自庇己而旁觀之國即倚此言以為媒利之計而亂賊之群熾然其不可遏矣以故州吁弑君即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四

魯弑君即同許田以自結于鄭宋督弑君即賂四國以定莊鄭突篡兄五諸侯為之代思衛朔篡兄齊襄公抗王命以納之公子宋弑兄即倚趙盾以自庇曹人以此請負焉于晉而公子遂亦假齊惠公以宣宣不復致討之一言其流禍一至于此假令取其義而思之必有討然而自恠其無謂者以故春秋之世禽獸其心而定與于擊磔之已甚也春秋作而亂賊懼豈真別有異術哉呼其擊磔而起

之則同猶然一人而已矣人之足以為治也

矣矣

公之遂如齊

致濟西之田于齊信前約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既致賂齊即取而疆理之

秋邾子來朝

邾本魯附庸桓十五年曾一朝于魯矣傳文

之世日尋于兵宣公立小國不至而邾獨來

春秋傳注

宣公三

五

朝者獲且齊出宣事齊邾其臭味也已而伐

邾取繹又不知為何故焉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陳宋皆得告邾

此楚莊侵中國之始事也傳曰宋人之弑昭

公也晉荀林父帥師伐宋文公受盟于晉

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亦受盟于

晉秋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此紀事之失實

者也陳宋新城以來久服在晉楚莊之立今

已六年內難既息必將有事于中原即與文

與靈之事楚固必侵陳宋其責陳與宋以為

詞耳非侵之實也晉取齊宋之路誠不足以

服鄭然尾之會鄭子家執訊而與之書已數

從楚而假晉不足與以為名是鄭之詐今侵

陳宋遂從以來是時趙盾有內事不在諸侯

晉楚之事復始鄭亦同之以去就焉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蔘林伐

鄭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得之以救陳為言不得不以代鄭為說其約

諸使于蔘林本曰伐鄭已乃楊聲救陳遂往

蔘林會伐鄭耳究竟伐鄭亦名故為賈叔鄭

晉人即還蓋盾有內謀故以名禦楚而不以

事鄭為事者如此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晉告。字趙風康孫晉意

為盾子鄭不知何時還意鄭

已為卿文十七年

晉方南禦楚不得不而平秦故有求成之議
而趙寧好勇而狂不任軍事欲侵崇以求成
者弗敢逆而遂聽之反致秦師是亦曠寧之
一案也嗟乎秦晉之不咸豈徒一日之故哉
秦自敗敵以來深結于楚秦晉相惡者數年
穆公作誓不復東征二國之兵稍息已而復
生豈十全孤戰伐無已其仇已深今方南禦
楚退而思求好于秦晉之交合則秦楚之
好疎我無西顧之憂楚斷同仇之臂斯亦制
楚一大機也胡為由拘寧謀侵崇敢然自此
一失明年即有圍焦之師至八年而晉帥白
狄伐秦十五年而秦人伐晉成九年而秦人
白狄伐晉十三年而晉厲公合八國以伐秦
悼公既伯秦數出師以挽之我仇愈深彼交
愈固至于吳師入郢秦哀公為之賦無衣楚
真得力于秦矣楚得秦盾驅之矣盾一失計
而為害乃在百有三年之後開國戎家小人
弗用盾之罪其可數哉

晉人宋人伐鄭店以名惡天下故每
裴林之役楚為賈固晉解揚晉人即還今從
伐鄭以報裴林之役蓋楚歸而後敢出也
甲寅王公二年晉重十四載齊惠二衛成二十
一陳宣王七年宋文五鄭穆二十一宣文十
文四年宋宣公七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
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宋告。鄭定
之敗而乃列書其所以此現大夫主戰子建始正書
世史非結有斯筆削也宣公一
春秋傳注宣公一
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以伐宋以報裴林之
後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秦師伐晉秦告晉由故
以報崇也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晉告。四國稱人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
報大棘之役楚圍焦救鄭次于鄭以待晉帥
晉師復還蓋至是而弑君之謀旦暮以亡矣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為成公黑臀

文公子曰。不
成。不。會。葬。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六
宣公一

晉靈公立于今十四年矣。今猶之事長而漸
明日以執盾為殺事。盾亦知靈之日款殺已
也。日當死士以待靈。而又日假忠敬之名以
自蓋其行。欲弑君之事。左氏食晉國之言所
傳多不實。然有可得而求者。靈欲殺盾而使
鉏麇往賊之。是矣。豈有盛服將朝坐而假寐
即能使拳勇之士一旦慕義而觸槐乎。蓋靈
之舉動。盾無不知。當遣麇時。盾已探之。而早
為條遂得殺麇。而以觸槐告耳。提彌明盾之
車右。當此勇士以條非常意。何為乎繫桑之
餓人。感其簞食之恩。願以死報。亦使與于公
介以待之一朝。有事內外皆足以相殺。盾之
虞公。蓋可知也。虞公者。即殺公之意。趙穿者
盾之子弟。有勇而狂。可以愚使。未嘗告以殺
公之意。當之以恩而已矣。且與公為肺腑。親
得日狎于公。而公之必不虞害也。見公款殺
盾。以為此可得當以報盾為之。弑公于桃園。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六
宣公一

假令宣子運而責穿曰。爾何故弑君。穿必咋
舌而無以應。故終其身未嘗妄罪于人。曰實
盾之使自是晉之人終不曰趙盾弑君。而又
為之辭曰。董狐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良
大夫也。為法受惡。嗚呼。亡不越境。反不討賊。
以塞一時之口耳。假令亡而越境。反而討賊。
烏足以刷弑君之業哉。若夫養天下之亂賊。
于前。復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後。事之顯跡。
無論者。故曰。大夫之惡莫惡于趙盾。聖人所
討亦莫甚於趙盾。夫子曰。政不。大夫則庶人
不議。文公以後所以為一經之主者。此之謂
也。趙穿弑靈公于桃園。而春秋書曰。趙盾弑
其君。此即聖人之直筆乎。曰否。此董狐之直
筆。非聖人之直筆也。太史既書于國。必以此
告于諸侯。經據舊史。據告文則見于經者。
亦曰。趙盾弑其君耳。其有告不以實如鄭公
子宋實弑君而赴以婦生鄭公子驂望公子
圍寔弑君而赴以疾。晉桑書寔弑君而赴不

以名蔡公孫翹實弑君而赴以盜殺經皆不
著其名豈即謂非直筆乎春秋誅亂討賊
凡皆決以定不決以名文宿寔弑君不在乎
詞之直與不直也假令太史不書晉人不告
魯史不著其文春秋不載之筆此案亦終不
可逃後世說經之家好以趙盾弑君之一詞
為春秋討賊之筆正是夏虫之見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弟克

乙亥王三年晉成公黑臀元年齊惠三衛成二

春秋傳注宣公一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不稱牲改卜牛作也未卜日牛

莖匡王四月而莖遠魯

楚子伐陸渾之戎姓初在秦晉西北僖公二十

二年秦晉遷之以虞諸侯。陸渾戎先

遷聖人之意者現其事之大端而已周自東

遷以來以楚之強何所不蹂躪然終不敢向

周疆一步者折柳樊園狂夫瞿：彼猶有所

忌而不敢為也楚莊立而志乃奢倘然而生

問焉之意為之伐陸渾以嘗之伐陸渾意不

在陸渾在周疆意不在周疆在九男夫九男

何物而豈莊之所宜問哉聖人之為書也本

乎魯史之舊文而已彼以是告此以是書固

不能於伐陸渾外別言其問焉之罪也而問

焉則已著于此故以莊之賢能討夏微舒之

亂而終不免為聖人之所擯者則以王室之

震驚為斷也舍此大故而曰戎是難處族類

之不分區陸渾之見焉足以盡此條之義

夏楚人侵鄭鄭告

鄭自文七年會扈以來已明告于晉以從楚

矣今楚何以侵鄭：從晉也晉成公立而伐

鄭及鄭鄭及晉平則鄭已從于晉也晉伐鄭

何以不書魯宣公立而棄晉當趙盾時有掌

快于內事有取媚于諸侯之心故其行事必

來告魯今成公立怒魯而不與通絕其赴告

之使故五年冬荀林父救鄭伐陳亦不告六

秋

赤狄侵齊

齊
告

赤狄之別種潞氏甲氏留吁廆咎如皆其

赤狄之後是也。今兩侵齊。告故書六年七

年兩侵晉。不告則不書。要之實侵晉矣。蓋

春秋傳注

壹 公 壹

三十一

晉方絕魯不告可知經于外事豈能於告文

之外敢為損益其一事哉

宋師園曹

文公十八年為宋文公即位之三年宋武穆

之旅道昭公子奉母弟湏以作亂宋公殺母

弟須及昭公子使戴桓之族攻武穆之族盡

逐之武校以曹師伐宋不書于經者不告也

今觀武氏之亂來告則書如云經有筆削則

曹代宋何以當削宋國曹何以當書雖強為

為之說竟何益哉于此益知經于外事果不

可以筆削求矣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公十三年其子為君

以嘉慶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奉旨：「著將該部議處各員，分別議處。其該部議處各員，分別議處。其該部議處各員，分別議處。」

子
駟
為
駟
氏
發
字
子
國
為
國
氏
子
產
即
子
國
之

此是為又育子羽為氏不在七撰數

蔡文七
三十一歲

癸丑年 勤靈公夷元年 賦書文十三 陳靈

十六
泰共四牛董莊九

十四

卷之十 六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莒人。不肯公伐。

取而
及下
不皆
太詳
則繁
不向
則繁
之不
肯可

知史有文有雅語經緯成句未嘗文其詞。

似已屬魯不知何年又屬昔

平上之平

非
成
所
系

秦伯名惟康公書蓋六公書指此以

夏六月乙酉朔公于昬生貳其君也

不
以
爲
然

經 131—674

○弟堅立是為襄公

食龍細放也而至于弑君左氏之言似不可

信然趙盾以來天下之人已視其君如草芥

然畜老憚之言既已擬非其類矣弑一君

何足惜哉故曰天下之人有一人之或弑其

君皆趙盾之罪公子宋實首惡而曰婦生者

是時人心愈險見晉以盾告謂此事直可巧

移：獄婦生以避其咎婦生愚不能明死而

見討宋則倚晉以自安此告之是非非耶人所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十五

書所謂文公以後弑君之文轉增幻惑者是

也左氏不明其故而謂經指獄于婦主則有

權不足也仁而不武之說而世之惑乃益甚

孰知此告以後遂有不以名赴如晉乘書之

于厲公矯以疾赴如鄭公子駒之于傳公望

公子圍之于鄭教者告愈變而史之所志愈

失其真世皆以為此聖人之筆也嗚呼哉亦

烏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赤狄侵齊

齊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凡制大國皆以告一經

為初原于大國心有不甘故不告而記書以

轉類清說全為聖人之所制因以宣之必至為聖人之所書

始朝齊也為聖人之所制因以宣之必至為聖人之所書

冬齊子伐鄭齊告

始爭鄭也鄭自宣三年晉成立而服晉楚雖

侵鄭猶未出師今鄭易居冀其改圖或可得

也故伐鄭然鄭於是特已主公子宋之謀託

于盾以自庇得堅事晉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十六

丁卯五年晉成三齊惠五衛成三十一蔡文

十杞桓三十三宋文七元年書文十四陳重

秦桓公產元平書莊十

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市朝後朝迫齊命也春往夏歸高固使齊侯

止公請叔姬以自為婚也然則惠之於宣亦

不親之以禮矣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不歸士。春秋諸侯每

當達夫人未娶而子。先已成。人者。

大夫逆女宜不書以公自為之立故書自為

之主者迫于齊侯之意也

叔孫得臣卒子倫如嗣。不書日。史通佚之。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反馬不書以高固來則書之內詞詳

非義所係

楚人伐鄭鄭告

再爭鄭也四年冬楚伐鄭不服故復伐鄭

傳言楚子而經言楚人者陳與鄭為一也楚

兵加鄭陳不待伐而逆請為平楚受陳平不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十七

嚴督鄭有伐而即去之鄭所為不以楚居告

也陳平楚自不告荀林父救鄭伐陳晉絕魯

亦不告故皆衣見經

戊寅六年晉成四年齊惠六年衛成三十二年

春秋三十四年文公八年鄭襄二書文公上陳宣十一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此是衛告以晉必不來

陳及晉平楚即此時事

陳即楚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晉爭陳也然

盾何以復見經盾復相也弑君則何以復相

春秋之時賦一居更立一居見立之居感其

更立之功不復論其弑君之罪蓋自宋華督

來已習之以為故然矣況乎宣孟之忠尤晉

之人所共為推服者乎為法受惡蓋曰但使

存其書見忠臣之至耳於盾何損乎此盾之

復相居謂宜國人謂宜即盾亦自以為宜

也嗟乎邪說之惑民久矣以趙盾之窮光也

而假之以仁義之名萬世而下猶有代稱其

無辜者何况晉國乎獨恠夫世之

春秋傳注 宣公一 十八

讀春秋者一惑於左氏之言再惑于穀梁之

論至舉義操懿溫所卑倫之身而與嗟不容

粒之孝子同額而並稱之也故因其復見而

更為之論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宣公一終起元年 至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七

宣公二

己亥五年七年 晉成五齊惠七衛成三十三 蔡文
宋三十五年 宋文九 襄三 曹文十六 陳文十二 杞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衛自垂隴以來服晉不倦而魯宣獨專事齊

晉成公立怒魯而絕赴告魯因高固事見辱

于齊亦欲事晉而無繇今鄭服晉將合諸

侯為黑壤之盟衛為晉致魯故使孫良夫來

春秋傳注

盟以訂之也未盟者前定之盟信使往來已

非一日此以大夫來故志之冬公會晉黑壤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者近齊之小夷齊所欲滅故每伐之齊召

公伐萊不敢不伐萊非魯情也內詞詳非

義所係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冬六年

有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雖不見楚公子宋為
改本款從晉故不來告以承其迹今日宋盟即

晉為盟主成公立已五年宜有盟趙盾歸政

已得以其意自為君亦宜有盟且鄭方成楚

今復逃歸而來平尤宜有盟此黑壤之盟列

國之史之所必載也而魯史獨不言盟者何

魯既絕晉而事齊晉侯立不朝又不聘晉人

立公于會以賂免公不與盟此魯史所以不

書也平丘之盟公亦不與執書盟于平丘此

春秋傳注

獨不書者昭不諱則直書宣欲諱則不書無

定法也然則此盟善乎曰不善何故不善趙

盾弑灵而立成公成公以援立功善趙盾而

復相之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是也鄭

公子宋知盾猶相晉為可倚之以自安挾其

平晉之功以自結于盾遂以其平晉而許

之使相鄭君遂相鄭伯以聽黑壤之盟故曰

庸養天下之賦以自庇執君獲又見于此盟

庚定王八年 晉成六齊惠八衛成三十三 蔡文
宋三十五年 宋文九 襄三 曹文十六 陳文十二 杞

春秋三十卷
楚至會
楚莊王十三年
春公至會
楚莊王十三年
春公至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卒已有事于大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遂如齊謝會晉且告見止也史所當記者公

事之要禮子記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論

禮則反之作春秋非義所係

春之十注
宣公二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有篡弑謀又不當與風氏同論矣

晉師白狄伐秦以晉告秦亦并及之則晉之

晉以侵崇致秦伐今復伐秦以報之秦康共

晉襄靈以來秦晉之用兵人始于此是則晉

成之不忍也

楚人滅舒蓼

楚地見也傳言楚舒蓼皆舒之而各自為一國即今舒城

楚地見也傳言楚舒蓼皆舒之而各自為一國即今舒城

楚地見也傳言楚舒蓼皆舒之而各自為一國即今舒城

楚為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滅江漢間小

國多不來告舒近中國則告之有威中國之

心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莖我小君敬嬴而不克莖庚寅日

中而克莖

城平陽

楚師伐陳

省免侵陳及晉平今伐陳楚爭陳也明年晉

代陳晉成公卒不能得陳自此折入于楚

者三十有二年按陳自我土如會文九年與

楚平不見經新城之盟復從于晉宣六年厲

之役又與楚平不見經省免侵陳從晉今

楚伐陳人與楚平至維澤之盟始使袁僑如

會焉

西元九年
晉成七年
齊惠九年
衛成三十五年
陳襄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為晉辱故益堅事齊自四年及此凡三朝

夏仲孫蔑如京師仲孫蔑父之曾孫教之子孫

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于周

齊侯伐萊齊告

秋取根牟國名在魯東境昭八年楚

八月滕子卒傳見昭公八年至子商衛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

父帥師伐陳晉告。林父荀首同出荀息襄二

陳服于楚晉成公為之合諸侯示將討陳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晉以黑壤故不葬公。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子達立是為衛公。鄭為

宋人圍滕滕告

滕恃晉而不事宋今宋其喪而圍之經于外

楚人伐鄭鄭告。六年傳楚

四爭鄭也鄭以公子宋之謀堅事晉而傳言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者厲之役鄭伯逃歸

在六年傳楚人伐鄭取成而還之日堅事晉

故逃歸也逃歸則雖成楚亦必不告故楚人

伐鄭亦不見經七年冬黑壤之盟鄭即在會

則逃歸可知黑壤後兩年有奇鄭常在晉

晉卻缺帥師救鄭晉告。改楚師

卻缺將中軍晉景初立救鄭晉之宜也然晉

宜救鄭不宜因晉之救而敗楚國人皆喜

惟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是則

鄭之所以平楚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陳告

陳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徵舒之母皆

衷其衣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

無救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告二子二子

請殺之遂殺洩治是則治以直諫殺身所謂從
聞龍逢比干游于地下者也而左氏曰民之
多僻無自立辟此豈聖人之言乎且凡告殺
者必告具罪史家職在記事不置褒貶于其
間稱國稱名記之常体而杜氏胡氏復因傳
而曲為之說必貶諫臣而後快又豈平情之
論乎左氏于記事為詳至其說經多所謬戾
誰為此言動云孔子讀春秋者固當急辨其
訛矣

春秋傳注 宣公二 七

春之十七年 宣公二 七
成八年十五年 宣公二 七
宋文十二年 宣公二 七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宣公二 七
魯之媚齊至矣齊人悅其意而以濟西田歸之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宣公二 七
己巳齊侯元卒 宣公二 七

齊崔氏出奔衛 宣公二 七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宣公二 七
奔惠公之喪 宣公二 七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宣公二 七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今按端生弑君

春秋傳注 宣公二 八

以來告者多不以實而徵舒弑君猶以寔告

者徵舒非當國不能禁告者不以寔聞也既

而乘書當國即不告子駟當國則以寔疾赴

諸侯崔杼當國太史以直筆書則三殺之以

滅口此皆世變之日新告文之日幻而不可

據之以求經 宣公二 八

六月宋師伐滕 滕告 宣公二 八

滕人待晉而終不事宋故宋復伐滕 宣公二 八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宣公二 八

以父亂為世所 宣公二 八

黃卿會葬如蓋晉襄之禮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晉告以名赴猶以不名

前年冬晉卻缺救鄭：伯敗楚師于柳林子

良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鄭故復與楚

平諸侯之帥伐鄭晉爭鄭也取成而還當此

之時楚來則成楚晉來則成晉犧牲玉帛待

于境上以待強者而請盟豈待子駟之日哉

賢者生其後國苟不亡當必出于自強之一

春秋傳注 宣公二 九

策蓋未有兩事二強而可為終日之計者也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報仲孫蔑之聘自是以還王室不復下聘矣

公孫婦父帥師伐邾取繹繹今鄆縣地前言邾

邾魯之所以陳傳不能言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頃公即位而初聘

冬公孫婦父如齊

繹且齊出也魯伐邾取繹故往謝罪于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國佐國婦之子

報行父之聘

饑

楚子伐鄭鄭告晉救鄭不書士會不以一

五爭鄭也楚莊所以復伐鄭者以此年六月

四國伐鄭：復從晉也今楚伐鄭：何以不

服楚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

春秋傳注 宣公二 十

成鄭晉之勤鄭唯此為實士會之功也而又

不告功士會之賢也已而楚伐鄭及牒晉救

不至區區之成卒不足以敵楚莊因是以有

辰陵之盟

安九年十有一年晉景二齊景公無野元年衛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楚以陳鄭受盟布

盟以與楚伯也

諸侯之師成鄭則鄭何以盟辰陵當是時子
良為政主兩事之謀見楚伐鄭及櫟而晉救
不至區區之成卒不足以當楚莊不得已而
盟辰陵子良之智慮如是而止豈好為是反
覆哉楚伐鄭及櫟為六爭鄭不告則不書盟
辰陵必非鄭告蓋方欲邀事于晉必不以盟
楚事播于諸侯也陳成公方立當固者不知
何人陳故服楚故亦盟。晉楚爭鄭之所以
難狹者以宣三年以來晉之加兵者一楚之
加兵者五而又有晉伐鄭及邲不見經屬之
役楚人伐鄭十一年楚伐鄭及櫟皆不見經
是晉之加兵者二楚之加兵者七也晉兵少
而楚兵多者鄭之在晉久而在楚暫一從晉
于伐鄭及邲之時而楚則有三年之侵四年
之伐五年之伐六年不見經之伐矣七年鄭
又自與晉平因從晉于黑壤之盟則有九年
之伐及四國伐鄭及晉平則又有十年之
伐十一年及櫟之伐是晉之不待伐而得鄭

者多楚之伐而猶不得鄭者多也楚伐猶不
得鄭而終于得鄭得失之數存乎勝負之間
耳豈復當以難易論哉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齊何以伐莒傳不能言十三年齊復伐莒傳
云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則今日之伐亦以
此欵魯奉齊故會伐內詞詳非義所係

秋晉侯會狄于欒函

晉告
狄服

狄之會晉之所以收狄也先是狄甚強敗鹹

後勢乃漸弱而赤狄遂強使衆狄衆狄疾
赤狄之役求成于晉侯會狄于欒函以迹
言之則甚屈以謀言之則甚長蓋此會以後
狄不復為中國患也且衆狄既服赤狄亦不
能存一舉而兩狄俱衰晉豈無謀而出此哉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陳告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
于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國門以事
言之則所殺者一人而已然一言而振萬世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七

宣公二

十三

之網發人心之懼使二十五年之亂賊不敢復加办于其君者則討于少西氏之一言為足起聾瞶而中机宜也夫乱臣賊子本人之所欲討也而独患夫討之情不正：笑而又患夫討之威不張不正不張猶弗討也蔡人殺陳陀以爭禽故齊襄殺魯桓以文姜故雍廩殺無知以行虐故晋惠殺里克以忌克故非私乎私則不正宋人殺宋萬實惟行賂李友殺叔牙實惟置醢齊桓殺慶父實惟自縊公則公矣非能名正言順聲其罪而誅之也聲其罪而誅之在内惟石碯在外惟楚莊石碯以臣而討君其勢難：則人有所不忌楚莊以大而討小其勢易：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為以故二十五年間海内寂然無復弑君之事較之齊桓殺哀姜而海内十年不敢弑其君者功犹烈焉故以一趙盾為政于晋則自商人迄微舒十五年間其事八見以一楚莊桓伯于楚則自微舒迄樂書中行偃更

春秋傳注
卷之十七

宣公二

十四

二十五年寂然無所聞相提而論罪首倍則功亦百倍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豈必其心有聖賢之心哉要以合于聖賢之事斯已矣楚莊之殺微舒真無愧于聖賢之事也丁亥楚子入陳
楚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入而後殺不言可知而經先書殺後書入又殺微舒則稱楚人入陳則稱楚子此皆世之所據以說經百變其說而未有自安之義者也而不知其皆非義所係殺微舒乃陳告陳告則言楚人入陳則楚告楚告則言楚子告詞異則書異又陳先告殺楚後告入先告則先書後告則後書乃史之情於經無涉也楚本縣陳而僅以入言者楚告必在復封之後故沒其縣陳之迹而以入陳聞於諸侯殺微舒楚亦必告而先據陳書則不復贅書楚告者抑又史家所必至也惟是楚之入陳未知陳侯之在晋也已殺微舒而後知陳成公之復徵事于晋

怒而縣之縣之非本情故申叔一言而即復
封陳觸其討賊之初心也是則楚莊之真有
意于討賊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陳告。陳不敵此
二人陳賊也而楚納之是莊之過二人既脫
罪于楚因挾楚之勢以復仕于陳楚亦以此
終得陳疑又莊之謀不知討其罪而以德綏
之則陳必終服不在二人之德楚也是又楚
莊之過也

春秋傳注

宣公二

十五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八

宣公三

甲寅五十二年晉景三齊頃二衛穆三蔡文
成二十二年十有二年
四秦桓公楚莊王
春葬陳靈公諸侯諸侯

楚子圍鄭

晉以國告故

既盟于辰陵後徵事于晉是面欺也面欺者
弗可赦故圍之然猶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所

春秋傳注

宣公三

一

謂莊有人君之度者此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

師敗績

晉荀林父將中軍先設佐之及河聞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設佐之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林父欲還先殺不可以中軍佐

濟林父從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夫用兵者當

富國之虛實而後用之晉自趙盾以來皆以

名侵伐而未嘗實用其兵車不習馳馬不習

戰朽甲鈍兵慮不可用則其具虛趙盾以詐

宣公二終
起七年
至十一年



春秋

卷之十

宣公三

二

凌人威勝其愛卻缺林父總之鑒于趙盾濟
 猛以寬愛而無威人不用命則其權虛楚莊
 早定內亂專任為教英主賢臣百廢具舉晉
 則靈公遇弒成亦庸材在位日淺景又冲主
 以當楚莊相去百倍則其本虛陳人弑君晉
 不能討而楚莊能討之天下諸侯有誼楚之
 心將以晉為不足與則其義虛當此之時唯
 有退而息兵俟楚歸而後復動其勢就可得
 鄭而內不量已外不量人一戰而敗豈徒先
 執之罪哉國家之法謀人之軍而以其軍敗
 者將必死楚前不貸得臣後不貸子反終楚
 之世令尹不以專制聞晉貸林父而法不復
 行一行于三卻舉國恠之集中行即倚之以行
 弒于厲國威不立實自今日之不殺始悼雖
 復伯亦末如之何晉之所以沒世不振者又
 在此却之一敗也不独外事之不張已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楚告以成中國。傳言宋華椒以蒙。

人秋蕭蔡父使于楚宣歆執楚
 而秋蕭手傳之安言有至此者
 將以晉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盟未敢往以名登載書故共赴于諸大夫雖不自以為
 名左氏于文公以來見大夫鄭既皆附楚晉自
 不明于赴告之義。是時陳鄭既皆附楚晉自
 亦俱賴之。雖大不附晉故盟止四國。同盟者同

春秋

卷之十

宣公三

三

恤病討貳說者曰楚勢日熾諸侯懼而同盟
 此失實也夫諸侯果懼則四國之君故在也
 何皆不出而皆以大夫盟也哉蓋此盟出于
 宋意宋人出于華氏意假滅蕭為懼而請于
 晉以盟之有此盟而後可以伐陳有伐陳而
 後可以來楚來楚而後服之宋之所以為名
 而使晉之君臣入其播弄而莫之知也景立
 未久不自親事勉使先穀以應之是應且憎
 晉固不以盟為事當日之人情散可知已

宋

師伐陳

論此事者皆曰挑釁速禍宋之失策而吾獨

春秋傳注

宣公三

四

謂此華元之詐也夫當日之楚勢豈待智者而後知其不可犯哉陳之服楚于理于情理不當伐而清丘之盟之所謂討賊者謂自是以往當無貳心于楚耳非云責其已往之咎也豈以元之知而見不及此惟是當此之際華元已知晉不足為有向楚之心而又欲不自同于反覆為之伐陳以來之伐陳不足又殺申舟以激之使具怒而伐復怒而圍我乃不得已而服楚晉雖見討我終有辭此華元之詐所以謝天下之口而不自同于陳鄭之苟且者也不然伐陳之誤就可言也豈有一使臣過我一不假道而即借言以殺之者哉元雖至愚吾知其不出于此矣

衛人救陳

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此近死之心又不可以常情論矣約言疑即垂旒時陳為衛請事也

己亥三十有三年晉景公四年

春齊師伐莒齊書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書

夏楚子伐宋宋書

討其伐陳也伐不遽服必待于圍之不遽服必待九閱月嗚呼深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晉書

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于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清之師謂亦狄伐晉也然亦狄伐晉法宜得告則魯史必書今不見經是不告也不告者為害不深夫討邲之敗則直以邲之敗殺耳又假他事以甚之何晉法之不行一至是乎吾是以知晉之終不復振矣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衛告

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

歸將加而師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子廬立是為宣公

晉侯伐鄭晉告

晉侯伐鄭為郟故也告于諸侯蒐焉而還中

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蓋景

于是時始自親事

秋九月楚子圍宋宋告

春秋傳注 宣公三 六

楚子既伐宋以討伐陳矣宋犹不服乃使申

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

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

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必死主曰殺女我伐

之見辱而行此莊歆伐宋而使殺申舟以啓

其冢也宋若不殺楚將奈何申舟至宋人

殺之楚子聞之收袂而起屣及于室皇劍及

于寢門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夫楚能料宋亦能料楚以元之智豈不能

隱忍以聽其過而挑釁速禍豈所以相存于

也難者乎蓋本欲從楚而無奈楚之一伐而

即去也一伐即去終不可為名是必有以致

彼之疾而後可以用我之從此華元之所以

必殺申舟耳嗟乎易子而食析骸而食宋之

禍亦已慘矣而僅以供其從楚之一詐元之

惡豈復可以情理論哉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春秋傳注 宣公三 七

何以往會傳不能言然楚子使申舟聘于齊

則齊楚之有交久矣歸父會齊蓋謀所以事

楚也

丁丑五年十有五年晉景公齊頃五衛穆公

文十七年陳成五杞桓四十三宋襄公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魯之文後通

楚子在宋公使歸父薦賄以說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宋告云春秋志外平惟

問于天下之故而後

此或云外平不害必有

夏五月楚師築室及畔將必得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却而盟之宋人

及楚人平夫楚國之法內官序當其夜豈一

司馬之帳聞無守人願使敵國大臣排闥以

入而猶不之覺豈復成其為楚也哉竊意華

元子反為交素深元歆向楚特合子反以巧

行其事楚之君臣志在得宋不妨開壁以來

之登子反之牀而與之盟直以此為誰晉之

語耳豈真當日之事理哉然則伐陳以挑其

秦殺申舟以達其來皆所以為謝晉地要其

向楚之本謀固早定于清丘之日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秦人伐晉晉告

報八年晉師白狄之伐也魏顆復敗之于大輔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告

王孫蒍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札子殺召戴

公及毛伯蒍來告則書明年王室復亂王孫

蘇奔晉不告則不書事之本末則何從而悉之哉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妻

何以會傳不能言疑晉方滅潞國勢稍強將

徵會于諸侯齊魯素外晉故謀于齊以決之

也己而魯從斷道盟齊獨不會齊魯之不同

情疑是此始

初稅畝

孟子方里而井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藉民之力不取其租所謂耕者九一

也今復於公田之外又加履畝之稅每畝所

稅不知凡何大約什而取二矣哀公時又用

田賦至戰國而井田盡壞變為阡陌以至于

今賦法日重則寔宣之作俑也

冬蠋生

饑

成王十有六年晉景公七年頃六年衛侯七年

陳成公六年杞桓公十四年宋文公十一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告人從

甲氏留吁亦狄之別種晉既滅潞氏於是東
其孤弱而盡滅之繇是亦狄之害絕

春秋左傳句解
宣公三

宣王之廟榑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秋郊伯姬來歸

內女必大歸而後書

冬大有年

五穀大槩也

己巳年五月十日
 定王十有七年
 晉景公八年
 齊頃公七年
 衛穆公八年
 蔡
 陳成公七年
 杞桓公十四年
 文公二十二年
 鄭襄公十三年
 曹宣
 春秋九年
 桓公十三年
 楚莊王二十二年
 子立是為哀公
 許于宣十二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秋敗狄于郟
 赴郟復己如楚
 則許孟兩事
 卒

丁未蔡侯申卒
子國立是為景公
蔡莊公甲子
春正月己酉葬
蔡侯申
蔡侯申卒
子國立是為景公
蔡莊公甲子
春正月己酉葬
蔡侯申

夏葵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志也。自是齊魯必小。有然。然魯方外事楚。內之。

出楚師以伐齊楚師不能出季既而用晉師之以說將

卷之十

嘗歆伐奔也

晉景公立八年己酉親事陳鄭宋皆從楚齊

魯二匡又皆潛與楚交恐自是以還諸侯將

之勢而微

作爲世道之旦往會于會之人應命機會于

不
應
文
去
齊
一
人
一
六
，
應
之
君
以

受兵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春秋傳注
卷之十八

宣公三

42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

日 西
弟 弟

魯史之法大夫用事者卒則書叔盼何以書

公特恩也公既立而不仕與之財曰吾足矣

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公憫之而使

其子世為鄉故于其卒有加禮焉史特書為

加禮也。于是盼之後有嬰齊，嬰齊之後有叔

老、之後有叔弓、之後有叔輒叔鞅叔詣

叔青：在春秋後不見經

[illegible]

盟者四十有一
年今始一盟

晉衛伐齊討不會也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不告故不書以公子疆為質于晉

師還

公伐杞
自是以後
普無君
將者八十年
征伐在
大夫也
至定六年
陽虎專魯
扶公以行

始書公侵鄭八年以兩書公侵齊取十七
年季孫肥挾公以行復舊公伐邾
春秋傳述八

何以伐傳不能詳疑以不朝故蓋文十六年

以來杞無朝魯之迹也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鄆

甲戌楚子旅卒
楚惜孰魯史不書記曰恐氏之

楚穆之卒不來告魯而莊卒獨書者歸父會

楚子于宋則楚之赴告復通于魯也僖通材

楚事頻告此無他事來告者是時陳鄭宋

已服楚而江漢間小國即有未滅亦皆帖服
無可復告故楚之他事不頻見經所可徵者
惟蔡文楚莊之卒為來赴告而已是時魯寢
事楚故有乞師于楚求好于楚之說莊卒後
魯遂絕楚乃復有陽橋之師

公孫歸父如晉

宣立以來至斷道之盟始改事晉因使歸父
聘于晉以申固之季文子惠東門氏故因公
之薨流宮于國謂父此行與公謀而聘于晉

春秋傳注

宣公三

十一

欲以晉人去三桓此誣公之言所以遂歸父
不可信以為實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筮遂奔齊

內大夫還不書以葬
畢書。內大夫葬惟

不送
若書

宣公之立也仲遂專之既殺叔仲彭生而行
父懼于是為之奔走于齊當仲遂時噓問不
出氣仲遂死而歸父用季孟惡之然公在無
可如何也今公薨矣先為流言于國曰歸父

宣公三終

起十八年

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三桓以激二家之
怒而又大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
援者仲也夫然後歸父不得存于魯而季之
恨可盡洩此季與東門氏相傾之本末也其
在魯事則更有說當是時成公幼弱殺適立
庶之說雖指其父而成不知臧宣叔援為行
媚于季蓋自東門氏迎而季之威福始不可
嚮邇所謂炙手可熱者向在東門氏今在季
矣昭三十二年傳晉史墨曰魯在東門氏殺
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
也四公矣然則季之專魯不在宿及意如而
在行父逐東門氏蓋專魯之首事哉

春秋傳注

宣公三

十五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 一 位而始安其生適子大宜子如子同生公即位

年 未 安 王 十 元 年 晉 景 公 十 八 年 齊 頃 公 十 五 年 衛 侯 卒 宣 公 十 五 年

春 王 正 月 公 即 位

二 月 辛 酉 莖 我 君 宣 公

無 冰

三 月 作 丘 甲 古 者 兵 出 于 康 兵 車 之 制 甲 士 三

春 秋 傳 注 成 公 一

人 為 一 甲 也 周 禮 九 夫 為 井 十 六 井 為 丘 共 一

中 之 用 今 丘 一 甲 為 兵 故 曰 益 兵

外 復 取 七 人 為 兵 故 曰 益 兵

魯 事 之 請 張 為 幻 莫 有 甚 于 此 日 者 也 行 父

與 齊 積 恨 十 有 八 年 公 甫 旻 而 伐 齊 之 志 直

厚 礪 以 須 矣 惟 時 齊 魯 雖 有 嫌 齊 之 伐 魯 不

過 疆 場 間 事 耳 何 至 益 兵 脩 敵 脩 賦 繕 完 皇

皇 然 舉 國 而 憂 齊 難 之 至 哉 益 本 以 伐 齊 之

意 而 託 之 乎 齊 歟 伐 我 之 名 未 有 齊 難 也 而

曰 為 齊 難 故 作 丘 甲 齊 未 嘗 出 楚 師 也 而 曰

聞 齊 將 出 楚 師 晉 楚 爭 盟 未 即 見 告 也 而 曰

晉 楚 爭 盟 齊 師 必 至 及 夫 齊 之 見 伐 則 不 遇

北 鄙 之 一 役 而 已 季 與 臧 氏 之 皇 不 幾 幻

惑 而 無 謂 也 哉 然 則 益 兵 脩 敵 脩 賦 繕 完 抵

備 戰 鞍 時 之 一 用 而 于 齊 歟 伐 我 之 憂 了 無

涉 也 宣 十 八 年 傳 云 公 使 如 楚 乞 師 歟 以 伐

齊 楚 莊 王 卒 楚 師 不 出 既 而 用 晉 師 楚 于 是

有 蜀 之 役 明 年 傳 又 云 宣 公 使 求 好 于 楚 莊

王 卒 宣 公 費 不 克 作 好 公 即 位 受 盟 于 晉 以

春 秋 傳 注 成 公 一

伐 齊 故 令 尹 子 重 為 陽 橋 之 役 此 蓋 陽 橋 之

後 季 實 致 兵 慮 不 免 于 衆 人 之 口 而 誣 以 致

兵 為 宣 咎 耳 宣 則 斷 道 以 來 于 齊 無 大 害 也

何 故 而 歟 出 楚 以 伐 之 哉 然 則 行 父 之 請 張

能 加 于 始 薨 之 君 父 而 何 難 加 于 齊 蓋 至 是

而 魯 國 之 人 情 盡 入 一 人 之 播 矣 矣

夏 臧 孫 許 及 晉 侯 盟 于 赤 棘 臧 孫 許 字 宣 叔 取

傳 曰 聞 齊 將 出 楚 師 臧 孫 氏 為 之 也 臧 氏 季

鄭書

秋

之私人急為行父盟晉侯于赤棘道父所以
事晉之意以為後日乞師地布于國中而
曰齊將出楚師夫敗鞍之後控于楚以求援
始有陽橋之師今猶未敗于魯也何故而有
出師之舉哉其為季與臧之誑惑明矣

王師敗績于茅戎

戎之列種

文十七年周甘歌敗戎于却岳乘其飲酒也

自是以來戎嘗不靖春晉使瑕嘉平戎劉康

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諫不聽遂伐茅戎三

春

秋傳注

成公一

三

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據告則書本無諱敗

之說也經于外事無筆削故亦得見經

冬

十月

宣王十二年晉景十一齊頃十衛穆十一
中八年北桓四十八宋文二十鄭襄十六曹宣六陳成

齊侯伐我北鄙不書

以魯之盟晉于赤棘也伐我北鄙則怨我之

不深可知凡言齊難者皆妄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

師敗績衛史以衛敗戰

齊以衛之受盟于斡道而有陽穀之師也伐

魯還因伐衛亦適使良夫侵齊過于新築

戰而衛敗衛于是乎乞師于晉而曰大國朝

夕釋憾于救邑之地則齊之伐衛可知矣傳

言衛侵齊而不言齊伐衛于是有謂齊衛之

陳亦始笑跋則好事者為之當時寔無是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

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

戰于鞍齊師敗績四國合兵以乞師大夫主戰

而還將兵故不書乞師衛孫許以乞師行不獲命

晉卻克以一笑之故本欲伐齊請于晉侯而弗

許既已無可奈何今齊伐魯衛魯衛大夫皆

乞師于晉克固借其說以行之請八百乘名

救魯衛實伐齊也魯以四大夫帥師掃境以

出洩其十八年之憤而後快苟不得晉不辭

伐齊晉亦藉魯衛以得請三國交相用而不

秋 妻 春 參

顧國家之後憂楚軍陽橋魯既屈辱而諸國
 亦竊盟于楚晉失諸侯則克念婦人李愬宣
 公之所致也按晉以鞍之功明年作六軍使
皆為卿蓋以求卿者多添作六軍以通其
非為兵多當分隸也是時為卿者佐十一人
故宋隱之後或謂棄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
足也物故者多新伐秦惟有四軍則趙括已
諸卿新軍無帥晉使難其人使其一軍矣襄
七年新軍故曰六卿是四軍故曰八卿也
 前是三年故曰六卿是四軍故曰八卿也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
 自戰我之後四國之兵深入已至袁東國佐如
 師即如袁要非國佐怒去而追及之于袁要也
 之十九
 此記內事季侈功也據傳晉師從齊師入自
 丘與擊焉陸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甌玉整與
 地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
 之封內盡東其畝國子怒揖而去之魯衛大
 夫為之請及國佐盟于袁要則是晉卻克與
 國佐盟而魯衛不與也魯史之法外大夫相
 盟不書使晉與齊盟而魯仲衛不與則此一
 盟不得見于春秋矣經言如師如四國之師
 也及國佐盟四國大夫及之盟也四國戰勝

而齊使賂晉取國寶魯取汶陽之田賀戰勝者終在四國季以勝齊得盟侈功于國故歸而命于史以書之史家紀實必以自內及外為文及言季非言晉也而謂反以晉人及之失其本矣觀六年武宮之立則季之侈功可知而明年齊侯朝于晉自是服晉者十有八年則齊之見屈于此盟抑又可知故指此盟者終當以齊屈為斷猶此盟之所以書終當以季侈功為斷

春秋
之秋
十傳
九注

成
公
一

六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盟表姜時晉所命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衛告。楚即嬰齊鄭即
 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魯地言會蜀則
 公尚幼而能會嬰齊者行父益扶公以行。嬰
 齊楚莊弟時代孫叔敖為令尹楚自莊王以來
 每出必君將而比年常以嬰齊出丙申公及楚
 共王幼故也至十五年楚始君齊出丙申公及楚
 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

人節人盟于蜀傳發卿不書名惟此為得孟荀與楚盟列國大夫必有惜恐晉

十四年傳云楚使申舟聘于齊、楚之交久矣今齊既敗于鞍必哀控于楚以求出師楚共初立令尹子重有樹威之心火尸已責速鯀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挾鄭師以侵衛遂侵我于蜀至于陽橋中國震動秦使右犬夫說亦至于蜀晉畏楚不敢出師于是魯衛皆懼公往賂之先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

盟于蜀其先服于楚者曰宋曰陳曰鄭其先通于楚者曰秦曰齊其被兵而哀請于楚者曰魯田衛其望風而亦至者曰曹其因齊魯至而亦至楚因後之以為名者曰邾曰薛曰鄆其不與于盟而寔從楚于戎行者曰蔡曰許自楚入中國盟齊會孟以來未有如是之盛焉者也是何嬰齊一出而奔走天下之諸侯一至于此哉蓋莊之盛時兵所屢加者鄭焉而已進之則陳與宋焉而已未有及于魯

衛者也及魯衛而兵始深及魯衛而悉師以出兵始橫天下諸侯以為楚之情殆不可測而孰知皆嬰齊之誇耀其事徒以示威于國也哉魯之逞志齊所深仇為盟使在魯地國危君辱行父使然國人非之而行父因為之說曰宣公之故則委咎之言抑又一時之誑惑也

癸亥五十二年晉果十二奔頃十一衛文公城陳成十一年秦桓十四十九共宋共四鄭襄十七曹宣七公國元年秦桓十七共三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而稱爵軍行用言自晉

陽橋之役晉畏楚眾不出師今始伐鄭討其從楚于陽橋也魯宋曹衛竊與楚盟而寔畏晉故仍從晉從晉則絕楚可知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宣公之新宮

乙亥葬宋文公以七月而葬故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成公之世魯乃專事晉不與齊矣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鄭告。鄭始告大夫名許于宣十二年與鄭

許恃楚而不事鄭。子良伐許當此之時鄭與許皆服于楚據左氏五國伐鄭。使公子偃禦之覆諸郟敗諸丘與皇成如楚獻捷則其媚楚而拒晉也為已甚矣今茲伐許何以

春秋傳經卷之十九 成公一

亦赴疑獻據捷時楚無禮于鄭。將有棄楚之心假伐許以生其寡故去疾伐許冬復伐許鄭悼公立又復伐許悉來告魯告魯必并告于晉將以是為燕牢之漸歟是時子良柄鄭知晉景之為君可與有立而楚共新立又不同于莊伯之時占望敵情生其貳志是亦情理之或然者耳不然一許之不事何至用兵者三而究乃歸于棄楚哉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棘汶陽田之邑也

大雩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厲咎如晉告

討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晉始聘魯。庚時其位在此衛侯使孫良夫來聘衛始聘魯。孫良夫時其位在此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言不

春秋傳經卷之十九 成公一

魯衛同盟于斷道又戰于鞌三國之交本密陽橋之沒殆與楚盟疑亦晉之所宜責也然晉尚畏楚况魯衛乎既而即從伐鄭晉固諒其無他矣來聘且尋盟公各盟之深相結也聘而遂盟自此始

鄭伐許鄭告。以國

伐而又伐生寡可知蓋明知許之必懇于楚明知訟之必不勝許然而鄭之計以為必如此而去之為有名他日即有言猶得執之以

藉口也是時晉楚之爭鄭無已鄭之去就始

自為名

甲寅王二十四年晉景十三齊頃十二衛定二蔡
戊午紀桓五十宋共
二十二年秦桓十八楚共四

春宋使華元來聘聘宋始

宋公初立雖盟楚人于蜀然即從晉侯以伐

鄭是仍與晉也故以通嗣君聘諸侯魯衛齊

宋于時復合故鄭益以從晉為心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子費立是

春之十九成公一十一

鄭伯卒赴于諸侯諸侯仍會葬皆無牢之也漸

杞伯來朝

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子純

公如晉

朝景公也晉侯見之不敢

莖鄭襄公二月建葵不

秋公至自晉

公以晉侯之不敬也欲求成于楚以叛晉季

文子不可乃止即此以現則盟蜀以後魯之

自昧于楚可知矣

冬城鄆文北西鄆今鄆城縣是鄆

既得汶陽田故城鄆為備

鄭伯伐許鄭告

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之展陂鄭伯

復伐許傳言者棄高句十雙敵許伐鄭何

故而出三師以救許鄭北傳言之棄金楚晉何

信許鄭相松又當以明年傳如楚訟為正子

絕無解于事理也成公一十二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杞于僖之三十一年求婦至文十二年將婚

姬適疾急杞請絕姬而無絕婚故杞叔姬復

為杞夫人于今復三十年矣忽而大歸非義

絕也豈桓別有子叔姬內不自安而願歸于

魯故姬卒而桓復逆其喪以婦歆經于女之

大歸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見經首林知

氏時佐中軍

荀首在齊僑如以君命逆師之于穀結晉也

梁山崩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子簡王立。是王不

魯內外無事而不美天

王戰不知其何故矣

十三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與盟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

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

于晉十二月同盟于蟲牢鄭服也晉自襄靈

以來成公享國日淺景初幼弱未能有為故

楚得諸侯晉幾失伯今景既長天下諸侯望

走在晉勝齊伐鄭即可有為故宋魯衛即歸

于晉而齊亦屈而朝晉鄭三代許生其去楚

之端一不直而即服晉鄭服而即為大合于

蟲牢晉自此亦復少振是則戮土以後所僅

見者也戮土以後僅見蟲牢蟲牢以後僅見

雞澤惟此三盟差可以當伯事焉

丙簡王六年晉景十五齊頃十四衛定十四蔡景

桓五年十二宋共四秦桓二十

十楚共六吳子青齊元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朝是年公不與仲山甫爭戲括即武公事

二月辛巳立武宮

武公之宮也武公名款宣王

諸侯五廟親盡則祧武公伯禽之玄孫隱公

春秋傳注成公一十四

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十有

一君其祧已久而行父忽以鞍之勝立武宮

以旌其功假武為名不學無術傳之後世竟

同五廟之祭而曰有事于武宮

取鄭

鄭微國取言易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衛告。傳言晉伯宋鄭人

合衆兵以治之且晉侵何可以不告是傳之妄說也

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華元為質已而使公

子園龜代質于楚園龜歸華元享之請鼓譟
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救之既
盟于蟲牢諸侯謀復會宋公辭以園龜之難
三月晉使衛孫良夫侵宋然南盟蟲牢即
謀復會復會何為事既無攷諸侯亦不復會
則晉欲侵宋疑別有故不必果繇微會也

夏六月邾子來朝

邾定公于宣元年來朝十年伐邾取繹楚已

隙矣今同蟲牢之盟後朝嗣君所以脩好于

春秋傳注

成公一

十五

我也

公孫嬰齊如晉

往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半陰立是為成公

扶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二國雖侵示意而已非嚴督宋故七

年復同救鄭而為馬陵之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告。旬會。蜀以來。嬰

以故鄭以名告魯以名告晉自是逆矣

鄭服晉為蟲牢之盟故嬰齊伐鄭共之世為

始爭鄭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遷新田不告則不書

晉樂書帥師救鄭

時中平晉樂

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統角楚有逃臣曰

析公者在晉謂樂書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

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逃晉人從之

春秋傳注

成公一

十六

楚師宵潰晉侵蔡而還晉自文九年以來救

嘗不及楚師惟宣十年士會救鄭遂楚師于

潁北此年救鄭與楚師遇統角楚避晉而還

二卿之功差有當于救義焉

簡王七年晉景公六年齊頃王十五年楚威王元年

春王正月楚威王元年楚威王元年楚威王元年

之改卜牛改卜牛鼯鼠食郊牛角所制故小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鼯鼠食郊牛角所制故小鼠食

郊牛角改卜牛鼯鼠食郊牛角所制故小鼠食

有同事也。不即中。吳伐郢。舉號。遠國。詞。惟。指。其。人。而。言。之。則。稱。人。子。與。

吳始太伯太伯仲雍太王之子而李歷之兄也。太伯仲雍避文王昌而讓李歷共逃之。吳太伯卒無後。仲雍三傳為周章。當武王克殷時封之吳。又封其弟虞仲于虞。為晉城。惟吳。獨存周章十四傳而為壽夢。壽夢名乘。益。強大。因周衰。自稱為王。今則壽夢立之二年。春秋傳注。成公一。十七。

也。吳初不通中國。魯史不書。今因郢告而始見之。郢即今之邳州。吳都姑蘓。乃至越注淮。而伐郢。則巫臣怨楚。教吳侵驅江淮小國。已為吳有。吳之強為可知。已郢近魯而素服晉。故其見伐告于諸侯。郢與吳成。晉不能救。自淮以北。于是始有吳患焉。夏五月曹伯來朝。文十五年。來朝。若為。曹文公。今為曹宣公。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于馬陵。于會。始與兵。莒自會。溫以來。復見。

嬰齊再伐。欲得鄭以自為功也。景合諸侯以救之。不踰時而畢。聚集旨令之行于諸侯為可知。已六年救鄭。遂楚師于統角。今年救鄭。共仲侯羽軍楚師救之。必及楚師。又可知。已盟于馬陵。八國踴躍而有外楚之心。非獨為莒人之服也。

公至自會。春秋傳注。成公一。十八。吳入州來。吳始通楚。告于諸侯。

州來亦國也。而服于楚。即今鳳陽府懷遠縣。是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控州來可以禦吳。故州來吳楚之扼吭也。先是吳虞江之南習舟楫之利。乘車射御。非其所長。自巫臣以夏姬故。棄楚奔晉。楚威臣之族而分之。于是謀于晉以通吳。數之乘車射御。驅使吳始試其能于楚。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失。即公鍾儀不。

能爭吳晉之期不謀而合于是會吳之議生
矣晉于景之末年歷屬悼之世日以通吳
為事楚亦日苦吳而其謀則發于巫臣其事
則自州來之後始傳曰吳始伐楚伐巢伐徐
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又曰耶駕克棘入州
來又曰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則南北之
強弱至是一變楚所痛心于前事者莫此後
為甚也吳始通上國遂以入州來告諸侯陵
楚事有不盡告史故不能盡書焉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十九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衛告。林父。良大夫。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以戚出奔晉衛侯如
晉以反戚為林父之所以見惡于定公傳不
能悉然奔七年而復反又十九年而逐其君
卒以戚叛則林父之專輒于衛者在今日已
可知矣衛自成三年伐鄭以來無日不以從
晉為事一旦而受其叛臣四方諸侯其誰不
解體吾乎仕氏之言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

夫外交強國以抗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
氏其尤也林父結于晉之權臣為衛國患者
幾四十年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為之也嗚
呼孰知晉之所以自亡其國者亦即在叛臣
之党禍哉

春秋傳注
卷之十九

成公一

二十

成公一終
起元年至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

成公二



成公二年 晉景公十七年 齊頃公十六年 衛定公六年 蔡景公五年 鄭成公二年 陳成公十六年 杞桓公十四年 宋景公十四年 吳壽夢三年 楚共王八年 齊頃公十六年 衛定公六年 蔡景公五年 鄭成公二年 陳成公十六年 杞桓公十四年 宋景公十四年 吳壽夢三年 楚共王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穿 世譜 穿 汶陽之田 歸之于齊 韓穿 世譜 穿

未詳 疑必韓萬之從厥之族也以按之功佐新 韓萬 疑必韓萬之從厥之族也以按之功佐新 韓萬 疑必韓萬之從厥之族也以按之功佐新

齊既朝晉又兩同盟晉景內不自安歸汶陽 齊既朝晉又兩同盟晉景內不自安歸汶陽 齊既朝晉又兩同盟晉景內不自安歸汶陽

之田于齊期以慰齊之意然而天下諸侯戴 之田于齊期以慰齊之意然而天下諸侯戴 之田于齊期以慰齊之意然而天下諸侯戴

心于晉者反魯公義而慰齊則私不足以 心于晉者反魯公義而慰齊則私不足以 心于晉者反魯公義而慰齊則私不足以

股天下也景自受林父來諸事皆誤歸汶陽 股天下也景自受林父來諸事皆誤歸汶陽 股天下也景自受林父來諸事皆誤歸汶陽

于齊則威命殺趙同趙括則信諗合齊魯以 于齊則威命殺趙同趙括則信諗合齊魯以 于齊則威命殺趙同趙括則信諗合齊魯以

責却則不情強為蒲之盟則非願執鄭伯殺 責却則不情強為蒲之盟則非願執鄭伯殺 責却則不情強為蒲之盟則非願執鄭伯殺

行人則已甚歸鍾儀而使合晉楚之成則 行人則已甚歸鍾儀而使合晉楚之成則 行人則已甚歸鍾儀而使合晉楚之成則

倦兵迹其行事有近死之心不三年而疾不 倦兵迹其行事有近死之心不三年而疾不 倦兵迹其行事有近死之心不三年而疾不

可為有初無終君子所歎若夫伐鄭以後馬 可為有初無終君子所歎若夫伐鄭以後馬 可為有初無終君子所歎若夫伐鄭以後馬

陵以前則亦一時之英辟也顧可以其晚節 陵以前則亦一時之英辟也顧可以其晚節 陵以前則亦一時之英辟也顧可以其晚節

晉樂書帥師侵蔡

晉告

六年侵蔡遇申息之師不得志故今年復侵蔡

公孫嬰齊如莒

聲伯如莒逆也告于君而後行則史亦書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公姬也聘女不書以卿行故亦書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不書以卿行則亦書內詞亦然公子逐

如齊納幣亦以逐故書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晉告

趙朔者趙盾之子而趙同趙括趙嬰齊則皆盾

之異母弟也趙朔娶于成公之女曰趙莊姬

嬰齊通莊姬同括放諸齊嬰齊曰我在故棄

氏不作我亡我二昆其憂哉莊姬諧于晉侯

曰同括將為亂棄卻為微晉侯信之六月殺

趙同趙括當是時棄趙卻三氏爭政相傾相

偏而以婦人言黃鼓之殺二大夫而不攷其

實晉政下移棄卻旋威世卿之禍又漸積于

此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曰天子賜之其文無

者所至言

特來聘命其故不可不知則濫恩矣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成五年來歸者歸而卒于魯則史亦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士燮士會子晉士氏叔孫僑

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邾

士燮來聘言伐邾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

春之二十

不可使宣伯會伐邾

衛人來媵一媵則二妻也凡

媵共姬于宋也凡嫁女于諸侯必備九女三

國來媵是為踰制魯人過之故史特書傳云

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恐非畫一之論也

已簡王九年晉景十八年齊頃十七年衛成十七年

二杞五十五宋共七秦桓三曹宣十三陳成十七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非義絕故當歸葬以成喪逆喪以歸杞

伯之于魯不敢不共其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

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載于晉人懼會于

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人不至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閔伯姬之終故詳其始伯姬之終者何襄之

三十年遠乎災而死也此以外則終春秋之

春之二十

世不復書內女歸必以後事書可知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致女不書以內卿行則書桓三年齊侯使其

弟年來聘亦致夫人而不言致夫人此言致

女者年以聘來因致夫人此以致女往不言

聘也或曰伯姬賢故魯厚之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

鄭成公之從晉堅矣楚欲爭之而不可得不

得已而以賂求之楚之策可謂甚下然已迫矣鄭若不會必將疾而致死于鄭致死于鄭鄭必不堪此鄭人之所以深懼而會楚也其情可哀而其勢亦可用也晉若聞其意以來之鄭將貌與楚而以心懷晉夫且服晉之不倦何貳之可虞而乃因其朝我執諸銅鞮小國之情不敢不踏焉能向大國而自鳴其愁痛哉自是鄭之毒晉深于骨髓焉從楚必不

逐爾

春秋傳注

成公二

五

晉樂書帥師伐鄭

樂書伐鄭使伯鯨行成晉人又殺之書亦太甚矣殺伯鯨不告故不書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鄭不告亦不書其侵陳與晉也然則鄭于是時國之人將與楚乎與晉乎將求諸晉以釋其君乎將棄君而改立乎曰鄭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紆晉使晉必歸君明年鄭人立髡頑樂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為何益不如伐鄭

而歸其君夏四月鄭伯歸則鄭固中立不因見執而專與晉也是時晉楚成故亦姑從晉已而鄭卒歸楚于是才有鄆陵之役此以前陳無背楚之迹而傳云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知非妄言者下云楚子重自陳伐莒不侵陳則亦不伐莒也伐莒見經則侵陳非妄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莒告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遂自陳伐莒伐莒亦所

春秋傳注

成公二

六

以救鄭也侵陳伐莒非晉之所甚急也而以救鄭何哉一戒于繞角再戒于汜有畏晉之心而不敢過姑假深入以為名嬰齊至是始知晉之未可輕也莒不設備潰其二都于事為細非義所係楚人入鄭二年城濮之戰楚先三部今按之邑故史也舉之如云邑鄭乃魯之東鄭楚人與之何也鄭必連十二年後分鄭既潰不若集則改史言人入鄭以懼魯所謂假深入以為名也魯人素

懦既入鄆不能無早故明年公如晉人有
戴楚之疑則今日之為懼魯愈可知已

秦人白狄伐晉晉告

宣十年晉師白狄伐秦十五年秦人伐晉
魏顆復敗之于輔氏故此年間諸侯之戴以
報之後雖為成終不可得晉于是乎有十三

年代秦之師

鄭人圍許鄭告

從公孫申之謀也此謀實忘已而卒殺申殺

春秋傳注成公二

中不告故不書棄君立君所以歸君之歸則

必殺其人振古以然苟非聖人鮮克免于禍也

城中城

因入鄆而脩備

春秋傳注成公二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衛告

鄭不急君是不服晉也晉使衛人復出師以

侵之鄭猶不服五月晉伐鄭以歸君取成而還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強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是時

公侯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

來武子之謀也晉人歸鄭君史不書鄭不告

也于是鬲頑復歸其位于君

齊人來媵

丙午晉侯孺卒子州蒲立

秋七月公如晉

春秋傳注成公二

奔景公之喪也奔喪宜即歸至明年而始歸

者晉人止公使莖景公而後返也楚人入鄆

魯不告病疑與楚平故止公以俟楚使之返

而驗之晉之無禮于魯君又如此止公使莖

則莖景公何以不書公親會莖宜亦當時之

所諱也

冬十月

己未年十有一年晉厲公州蒲九年齊靈二衛

秦桓二十九年楚共一吳壽六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是年公為晉止不朝言正于

之謂是史傳杜亦引之以說此然不朝言正于
宜有書此一杜所書也
有則意之不
可以意之不
晉侯使卻鞮來聘已丑及卻鞮盟

則楚師之役也然卻氏之功自却鞮始安得
建師之役而師之善卻鞮之功自却鞮始安得
或先弟也
晉人止公以請變盟而後使歸公既歸卻鞮

來聘且蒞盟己丑及卻鞮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秋叔孫僑如如齊

報聘且蒞盟也
季孫行父如晉

冬十月

之好至十四年遂復婚齊
季孫行父如晉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患患衰之偏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

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擾之盟于鄆而入

三日復出奔晉此與王孫蒯奔晉何異周公

書而王孫蒯不書者周室既衰或史不倫或

雖倫而紀綱已弛不嚴赴告其見于魯史者

寡：幾端造告及之要之不可為典要也如

曰大故則告則周公奔晉之事亦復何關于

大故哉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聽晉楚之成也先是成七年諸侯救鄭、共

仲侯羽軍楚師因郇公鍾儀獻諸晉：侯歸

鍾儀使合晉楚之成未成而景公死厲公之

立也宋華元善於子重又善於晉栾書于是

為之復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會楚公子罷盟

于宋門之外然而不見于經者外大夫特

盟為不告也不告則何以聽晉楚之成晉之

欲成于楚也所以弭兵弭兵以愚楚諸侯不

得遽罷兵宋交二國之間鄭又多詐俱不可

以情言情言者宜在魯衛晉之為會于瑣澤

使卿

白晝辛勞
主是

曹作廬卒于師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

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不告故不書諸

侯請討之晉人以其後之勞請俟他年負芻

欣時皆曹伯之弟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木以伐秦出故雖

冬葬曹宣公

甲寅王十有四年晉厲公五年齊宣公五年衛定公五年

中九年陳成二十二年杞桓公五年宋共公五年

二秦桓公二十二年楚共王十四年吳壽夢九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比即渠丘公莒子密州立為

亦終不會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衛告大夫告奔復告

衛侯朝于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

衛侯歸晉使卻犇送林父而見之孟揆晉令

以還制其君衛雖欲辭之知不敢也晉之權

臣此周于父以強其君又行其意于衛已

而晉殺三卻棄書執君禍先自及而後衛亦

逐其君向使景不受父即受而厲不歸父則

大夫之橫亦率至此哉然則大夫之禍始于

有成于景而極于厲即悼公復興亦末如之

何也已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此夫人齊姜也。納幣非卿故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鄭告公子喜帥公子

公孫仲其公孫之見班之傳者則有公孫仲

之與孫仲其公孫之見班之傳者則有公孫仲

其與孫仲其公孫之見班之傳者則有公孫仲

子孫仲其公孫之見班之傳者則有公孫仲

春秋傳注

鄭何以復伐許傳不能言大略志欲叛晉而

已鄭自見執以來雖強役晉心實惡晉今晉

楚為成鄭欲挑釁于楚以行其志無故而興

伐許之師志之不安于晉為可知也齊伐莒

鄭伐許宋伐曹魯伐邾皆收虜使故其用

兵往皆出于無名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攝見

書名

書名

春秋傳注

成公二

十五

按左氏于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特發例云尊君命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今傳又云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倫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昭十四年意如至自晉又發例云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昭三十二年黑肱以濫來奔又發例云齊豹作為不義其書曰盜三叛人以土地人不書其名而總為之說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惡惡而勸善非聖人孰能脩之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為淫人懼為是以君子責之左丘明親受經于仲尼而其所以贊經者獨歸重于名稱若此將無名稱之際實即聖情之所在乎曰此說經之大意學春秋者不可不急辨其說也夫聖人作經誅亂討賊大義有在不在區區一事之間如齊逆女以夫人至內事詳非義所係所謂夫子述之以憲一經之歲月者也而

春秋傳注

成公二

十六

乃時為之義昧于春秋者一矣公子遂殺惡及視而立宣公請婚于齊以定其位雖同逆女之文實即弑君之案而與倫如逆女之事同類而並稱之昧于春秋者二矣以夫人至不稱公子及叔孫意如至自晉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卒書名史氏略文何闕義例而以稱族舍族為聖人之情昧于春秋者三矣聖人脩經即本舊史其稱即舊史之稱極之或稱爵或稱人或稱名或稱字率然稱之本無義例而以非聖人不能脩昧于春秋者四矣齊豹賊殺君兄宜稱曰盜三叛人罪在不赦宜指其名而以為求名而亡歆蓋而彰皆出聖人之顛倒昧于春秋者五矣稱之既無其義則美稱非褒劣稱非貶即褒貶何遽足以勸懲而以為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為淫人懼為昧于春秋者六矣夫項而求之其枝既繁其本必悖昧于春秋者正在本原之地矣故因左氏以誤經則越竟乃免無

文付之不問可爾

子術公主是

子墨公生自是秦伯卒魯皆不能知其名

成
公
二

ト
上

成公三

[illegible]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也公親皆謂仲遜子場父奔魯人孫
 傷其無後也使子其弟之徒然春秋
 祖為氏不祭使子自可以父為大祖
 之恆以經嗣伯自之可以家孫是也
 世其大夫昭公之時送之昭公孫足
 其孫四子家昭公孫足也春秋
 春秋之傳二子一氏或公三出年不見
 衰之二十一大成三出年不見一經
 卿亦不得世

癸丑公會晉侯屬衛侯叔鄭伯成曹伯成宋公

子成齊國佐邾人支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

于京師
凡執此
伯解不
之討和
名約此
自爲乃
不公既
暇也壇
忌就而
壇說構
而自侯
執當說
逆者
史者徒
侯爲
以伯
言討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諸討之晉人以其

後之勞諸侯他年則晉之君臣已無討賊之

誠矣。今執曹伯又假為盟以召之就壇而執。

歸諸東帥聊以謝諸侯非真謂負芻之當討

也亦非真謂法當歸者京師一

也亦非真謂法當歸諸京師也當日之天王

成公二終
十起
四八
年平
至

豈能討賊而曰刑賞之柄歸諸王室亦復誰能信之也哉是時來書為政狙詐百出作此狡獪以塞人言此其為情正與趙盾之蓄謀等而先儒猶謂之伯討所謂以文相滯終無當于此日之事理者也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子成立是為平公

楚子伐鄭

鄭告。至是楚共始自出

鄭成公見執而歸心寔怨晉而勢未能去晉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二

伐秦盟戚身雖與會未嘗一日不向楚也今

喜伐許楚人討之背盟之事雖自楚發然非

鄭人之挑釁亦何故而與此後哉侵楚取新

石皆出于詐明年楚以汝陰田求成于鄭楚

卑不至此必是飾言要之其為從楚之計而

已矣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宋殺

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宋共公卒華元為右師蕩澤為司馬蕩澤弱

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

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

晉左氏以為魚石止元于河上許之討而後

歸然經言出奔晉人言自晉歸則不止于河

上也春秋說文云華元以憂國為大夫山所

譖出奔晉：人理其罪宋人逐華元而誅山

蓋華元善于晉大夫一奔晉而理已直故挾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三

晉以來歸宋即不殺山亦不可得殺山則魚

石等五大夫皆山族也即欲不奔又可不得耶

此華元之討亂而因以生亂以魚石等五大

夫不當令之出奔楚也左氏乃言魚石止華

元及殺蕩山魚石等又決于奔華元止之不

可然則前之止元者何心許討者何心今之

懼討而出者又何心耶左氏于宋史全無確

據一見于公子鮑再見于此事實多不實讀

者要當以理斷之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
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魴邾人會吳于鍾離
君出故晉及諸國亦皆以大夫然大夫自五會
而竟則書名比于諸侯之例大夫之例與會
以之始雖諸侯亦書其人及其年大夫亦以
名列之始雖諸侯亦書其人及其年大夫亦以
事之定非故為張史不能為之例也。會吳乃
沐會以別之

蒲之盟始將會吳人不至今吳至而遂合
七國以會之時之急于得吳也如此其後吳
救楚中國亦自屈于吳一舉事而利害乃存
六七十之後未可以通吳為得計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許遷于葉許告

許靈公畏鄭之偏請遷于楚公子申遷許
于葉今河南之葉縣所謂方城外之葉是也
簡王十有六年晉厲公奔吳七衛獻二
成二十二年楚共王十六年宋平公成元
年秦景公二十二年楚共王十六年宋平公成元
春王正月兩木冰而為水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據左氏謂楚公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

類晉求成之說雖無確微要之鄭之叛心已
非一日今間魚石之在楚而侵宋示已親于
楚也自此至襄之二年鄭之在楚者又五年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欒黶書

將伐鄭也乞于魯則乞于齊衛可知三國俱
出後故鄭陵戰無三國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

敗績晉書曰楚共王
敗績于鄆陵戰無三國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晉侯將伐鄭本合齊魯衛三國之兵而後出
不圖鄭聞晉師即告于楚師即出晉人不
待三國而濟河未伐鄭而過于鄆陵遂以一
軍獨當楚戰而中其名當是時楚有六間其
勢可乘而士燮倦：獨以勝為憂者是時晉
之憂在內不在外也厲公用壯而有忌尾大
之心三卻爭權而有纖中軍之意來書陰賊
而懷殺卻至之謀上恐其下：方相惡而不
知易戰而勝其君必驕其臣必肆上下相賊

以一勝為事

六

即
其
扭
也
口
例
即
子
在

不見公

卷之二
春秋
二傳
十注
一

成
公
三

大

公會尹子

鄭 鄒
晉 陵
假 續
王 一
忠 代

以與鄭服于是始以主與兵。師出獲獲不
會代鄭者又輸傷如之。不使公與于兵而云
會于沙隨以謀伐鄭。今伐鄭也。鄭不服。

曹伯歸自京師。曹告諸侯。歸國或言。包某歸于

則名時。失之若執此以說。往

初負芻枝太子而自立。晉侯執曹伯歸于京

師。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曰：「聖遠鄭

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逝奔宋。曹

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

春秋傳注一 成公三 八

之何憂？就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晉國社

稷之鎮。公子是大恨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

晉侯乃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

夫曹伯之歸不歸係于子臧之反不反。則胡

不終不反以絕曹君使得別立君以奉社稷而已

亦遂其高蹈之情。何為以謀國為名高以全

君為令德始終所保祇一亂賊之人。以是為

賢曹何當于春秋之義乎？故責不討賊不可

不以子臧為首。晉無討賊之誠。欲執則執欲

一歸則歸雖無賄私吾慮其風之日長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茗丘。冬十月

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內大夫齊推不送者書

會出之也。魯人立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

及晉卻曄盟于危公至自會。至會告廟以乙酉

剌公子偃。偃公之弟也。偃非與孫而剌之行

會伐鄭也。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師

出。後後僑如復告卻曄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來范也。政令于是乎成。今其謀曰寧事

春秋傳注一 成公三 九

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于魯請

止行父而殺之。晉人聽之。執季孫行父于茗

丘。公使請于晉。范文子謂栾武子曰：「季孫

于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

忠乎？信諛惡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

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盟曰：「毋或如叔

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僑如奔齊行父

及卻曄盟歸刺公子偃。遂錮穆姜于東宮。

丁酉二十有七年 晉厲公七年 齊景公八年 宋襄公九年 魯成公十四年

春秋傳注一 成公三 四

陳成二十五年杞推六十三宋平二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鄭堅退楚漸為晉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

人伐鄭鄭後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秋公至自會鄭後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伐鄭

鄭猶不服六月同盟于柯陵楚子重救鄭師

于首止諸侯還

齊高無咎出奔莒

用聲孟子之譖也聲孟子者齊頃公之妻而

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誦之夫人

怒公會伐鄭國子相高鮑廩守及還夫人訴

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與知

之公信之則鮑牽逐高無咎無咎奔莒怒鮑

牽及國佐而并及無咎者高鮑廩守罪鮑牽

不得不罪無咎也無咎之子弱以虐叛不告

則不書至明年乃殺國佐苟云經有筆削則

此等事亦安見其必不當削哉

九月辛丑用郊

用郊禮以祈天而不為農事故曰用郊瀆天

之甚也

晉侯使荀息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

鄭

公至自伐鄭

再伐未得志故復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

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夫兩伐不服鄭

必有其情焉能自反則當退而求鄭之情牽

帥諸侯于道路而迄不得成若此者吾知其

為及禍之人

士申公孫嬰齊卒于鯉脰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子姓主是為宣公。魯不為至。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擊卻至

晉。卻錡。上軍。卻擊。新軍。將。卻至。佐。卻擊。

至新軍佐晉子足與卻氏自

卻氏自。至。新軍。佐。晉。子。足。與。卻。氏。自。

晉自靈成以來趙卻中行相繼為政今將來

書而卻氏又以三卿橫踞國勢尾大不掉雖

誼主亦當憂之然極重之勢驟變為難擇其

罪之最著者而法誅之餘人亦自可用奈何

一朝殺三卿而又相報以私本非國法所不

貸者乎當此之時凡為卿者人必懼而柔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十二

書中行偃為尤甚既殺三卻不可不并殺來

中行劫而不殺為害滋甚以一朝之忿而又

濟以婦人之仁匹夫之變不待終朝而至矣

甚矣小人之不可用也禍所從來寔自趙盾

蓋無趙盾則政權不出于中軍君不至甚惡

其臣亦不至互傾以成其禍此政在大夫

為春秋所甚痛而文公以下独以盾為亂賊

之首者至于此而益驗也欵

楚人滅舒庸

楚。告。所以。示。成。滅。地。國。或。不。告。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

麇遂待吳而不設備楚公子索師襲舒庸

滅之所以告于諸侯者見師雖敗未至見凌

于小國也

戊子簡王十有八年

晉厲公。伐。齊。吳。九。衛。獻。子。三。年。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晉。三。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晉之世卿相枝為禍城濮之戰胥臣佐下軍

有蒙馬功其子甲父既見放而孫克復為卻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十三

缺廢克之子童今嬖于厲公為嬖大夫以

父之廢怨卻氏報殺三卻所以求卿既殺三

卻因劫來書中行偃于朝長魚矯曰不殺二

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子不忍也

長魚矯知將為亂遂出奔狄胥童不悟而為

卿公遊匠麗氏來書中行偃遂執公于匠麗

氏閏月乙卯來書中行偃殺胥童越六日庚

申來書中行偃弑其君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齊。高。主。告。曰。襄。公。曾。孫。周。立。是。為。悼。公。悼。公。周。者。襄。

春秋傳注

或公三

+

公如晉

卷之二
十注
一

成
公
三

五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鄭問晉之亂而侵宋遂會楚子伐宋納魚石
等五大夫子彭城蓋楚本欲納魚石鄭復佐
之而來也鄭自成九年見執其惡晉而欲從
楚出于人情非可深咎今晉已易君不為沒
晉之計而反助宋之叛臣感德與言而犯中
國所共怒鄭之罪于是乎不可赦矣

公至自晉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十六

晉侯使士匄來聘

士匄
之子

公甫至自晉：士匄即來聘且拜朝君子謂
晉于是乎有禮悼公之初政其為人心所協
服如此

秋杞伯來朝

杞桓公于叔姬之喪盡誠盡禮杞魯之交甚
親今復來朝事魯恭也問晉故公以晉君語
之杞伯于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圃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而晉侯之師若將大救宋者傳言宋老佐華元
于彭城以救宋且大伐鄭也楚代晉救兩俱失告彭
城不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
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成公三

十七

此悼公之始事也韓厥一言而晉悼以興傳

言楚子重伐宋華元告急于時乘書卒韓

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伯安疆自
宋始矣于是使士魴來乞師十二月會于虛
打以謀救宋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丁未莖我君成公

成公三終

起十五年
至十八年

春秋傳注
襄公一
歲公

卷之二十二

公名午成公子室如所生即位時甫四歲于時伯事方棘無歲不會無兵不行

一統于周
旋于晉楚
之間而三
國無內憂
者李孫行
父仲孫茂
叔孫約三
賢臣力憂

事也。至其末年，幸而益橫，如楚之役，幾

終身不離
一不棄
惜悼公
圖人
阮溫
子法
將辟
爰土
十有
新慮
曰襄

元年
陳成
二五
十七
年蔡景
杞二
十
六
年鄭
成
十
三
年

景五年共十九年吳壽十一年

晉樂黛末華元斟毒直曹人營人邦

卷公一

薛人園宋彭城

此宋傳言怪終遺為書事不知為宋史外有詳實其略初會無之

厥之謀也晉侯既盟于虛打以謀救宋

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彭城降晉

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之瓢丘夫楚

君而助臣為天下逋藪而悼以公子

齒頤推之年成伯安疆大整君臣之分

以作之義求之必有果焉其不可

有然之義求之必有流弊其不能老

魚石等挾楚以叛將真之執丘而足手抑當
身首異處借五大夫以正告天下乎夫亂臣

賊子不必盡為弑君之事也言其意之所在

而已矣可以挾楚以據邑即可挾楚以弑君

此而不誅誰當誅者誅五大夫而歸還討中

行氏之罪廢棄廩而斬棄書之棺天下之人

其誰不服栗子驅之執君孫賓之廢立季氏

之作軍何敢復萌于念傳之奕世蒙業而安

春秋傳注 襄公下 二

悼也不然是以深病其不能也夫聖人之討賊

非以一討賊廢百為也一討賊而百為舉一

不討賊而百為廢故討賊政教之大源也身

為君父而不使天下知君父之可尊尚何以

長子孫之民志哉楚也一莊晉也一悼相提

而論蓋不可以同年語矣

封韓 廟 師 伐 鄭 萬 晉 告 後 曲 晉 沃 執 桓 六 始 見 經 韓 廟

去年冬始將中軍晉六卿惟厥為恒疾

孫齊崔杼曹人制人把人次子節

故重言茂會。齊不害彭城晉以為討始使

伐鄭討漫楚也諸侯之師次于鄭不伐鄭也

不伐鄭何以召諸侯之師晉之伐鄭不但討

鄭亦以致楚不合諸侯之師則楚不出合諸

侯之師以大伐鄭則楚出而不可以驟還不

可以驟還危之道也于是合諸侯之帥以揚

其伐鄭之聲而實不以兵臨鄭老臣自行速

退在我主于致楚而不主于克鄭可知晉又

以鄭之師侵楚及陳致楚出救而晉師已

退主于救楚而不主于戰楚又可知異時三

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人以為知營

之老謀而孰知韓厥之成美哉然則即伐鄭

之行三駕之功已在晉君臣度內矣

秋楚公子士夫帥師侵宋

宋告曰士夫將為左

也言秋者楚宋未嘗救鄭

楚始救于晉也初聞晉以五諸侯伐鄭出師

救之迨出師而晉已還無所事救侵宋呂留

聊取致怨而已故有救鄭之行而無救鄭之

寔楚始見愚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子來朝

成十八年邾宣公以始立朝魯今襄立後朝

嗣君邾魯之好無間六年叔孫豹聘于邾以

報之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魯宣公以黑壤故不會衛成之墓至其末年

與衛穆盟于斷道成公初即同戰鞅衛定魯

魯成式好無間今襄初立獻使來聘以通嗣

君襄七年魯使季孫宿報聘

晉侯使荀瑩來聘

成十八年晉悼初立已使士句來聘今襄立

復使荀瑩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

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

也襄四年魯使叔孫豹聘晉以報之

景元王二年

十八年

十六年

十六年

十六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鄭師伐宋宋告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此齊姜襄之適母成十四年娶先穆姜而薨

六月庚辰鄭伯斃

子驪立

鄭堅從楚卒宜不赴于是諸大夫有沒晉謀

故亦來赴不書葬方治鄭魯不會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告

春秋傳注

卷公一

五

諸侯侵鄭以是年春鄭師伐宋也初鄭成公

疾子驪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

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與言其誰能免寡人惟二三子秋七月庚

辰鄭伯斃卒于是子罕當國子驪為政子國

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請從晉子驪曰官

命未改夫子驪必爭楚者也何以請息肩于

晉成之德楚殺世不忘君臣間知之稔矣而

是時晉勢強諸大夫欲從晉恐一旦召卒而

無以遏諸大夫從晉之謀也有此請則君必

有命君有命則臨歿之命諸大夫必不敢違

僖公初立國事尚聽大臣而驪曰官命未改

不独下制其臣抑將上制其主僖雖不甘弗

敢專也其後晉城虎牢從晉之謀僖乃独決

子驪亦弗敢異後机相向卒成丙戌之謀故

子驪之執君當自今日覩其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鄭之會邾邾有不從晉之意今又

春秋傳注

卷公一

六

邾來晉悼之世齊不誠服勉而聽命亦使崔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備鄭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初穆姜使擇美嬪以自為親與嬪琴李文

子以為東宮之錮人死不當成禮故取二物

以葬齊姜所謂嬪姑以成婦也僖如欲諧行

父而去之父有私恨既錮穆姜于東宮又使

莖不成禮行父之禍校固如此

叔孫約如宋約如之弟魯遣衛如使其弟約

冬仲孫薨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抒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於武子之書也
 小邾人始與于會。城虎牢。不繁。卽史以
 地無義例。措家強。爲之說。至謂聖人之所
 制。無元鑿空。卽自此服于晉者。六年。

虎牢古峭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當黃

之西非楚鄭往來之路蓋將有事于伐鄭先

為擇巖邑以城之諸侯大夫必為宮館士必

春秋二傳十注二
袁公一

為營馬必為廐虎牢城而晉始得為久駐計

故鄭即懼而請服也然而鄭之服則更有說

成十七年鄭太子髡頑為質于楚今為君而

心乎惡楚楚之所以待之者必無禮矣屈于

子驪而從楚非其志也今一城而鄭即服其

其為僖所獨決可知僖一決而三大夫不敢

挽其謀則僖之威福將有不測于諸臣亦可

知是本欲從晉借虎牢以為之因非真虎牢

之足懼也當此之時君之心一于晉臣之

一于楚君臣日戰卒成丙戌之謀區、一虎牢之得策豈足悉當日之情狀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言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

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此告詞非情寔也鄭太

子髡禡為質于楚今南立而即背楚所以

待之者必無禮矣楚街其故知為右司馬也

故授之以失鄭授右司馬故以教告其傍

以明其意于面多受小匡之賂暗持無補信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子重子辛改重與安
襄公一

子重子辛故重與辛發之蓋至是而楚之求

鄭迫矣

辛丑年三月十二日晉悼公十一歲元獻七年葬二

成二十九和六十七家平六泰
景七共二十一吳壽十六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吳告楚。或襄公之世史

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使鄧廖帥組

甲三百被縛三千以侵吳人。人要而擊之。獲

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縛三百而已

重歸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子重于是役也所獲不如所
亡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然則吳兩勝楚兩
負也而俱不害獨害楚伐吳者是時吳通上
國但以楚強告于諸侯而不言其勝蓋中國
欲倚吳：亦欲倚援于中國也至滅州來後
吳始告勝于諸侯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檣公
至自晉

春秋傳注

卷公一

九

即位而始朝也于時公甫七歲孟獻子相公
以行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莒子 邾子 齊世子光 已未同盟于雞澤

使荀會送吳子于
淮上吳子不至

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合諸侯于雞澤而
盟之于時宋平心歸鄭僖決向齊吳身雖不
至亦使世子光受盟天子聞其賢特遣大臣
臨之以重其事以故陳成公久服于楚幡然

來歸魏絳所謂諸侯新服陳新來和是也當
此之時悼以鄆之年當大亂之後既執彭
城之叛人又能城虎牢以服鄭舉事當人心
而天下服其風采桓之後幽文之踐土惟此
盟足繼之區：世伯之脩盟烏足語于此哉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如盟

陳自討微舒來服楚不貳于今垂三十年今

聞晉悼之盛而歸心又以子辛為令尹侵欲

春秋傳注

卷公一

十

小國益復厭楚使袁僑如會以求成于晉：
使諸大夫盟之非失策也而當時謀國之臣
皇：為以喪陳為慮者陳成公以晉為可恃
不謀父兄不考著龜憤然而求成于晉：所
恃以收陳者獨一君耳君卒而舉國之人固
已幡然而為向楚之計矣陳近于楚而遠于
晉楚討之易而晉救之難陳方會晉楚即使
司馬何忌侵陳晉無一旅以相救晉楚之難
易已可知矣故楚在繁陽韓獻子有今我易

之懼成即不死陳猶可慮而況乎其即死
死之明年即戊陳又會于城棣會于却以救
陳而終不得其要領非今日受盟之失不幸
而遇陳成之卒也伯之成功多有天幸豈得
盡錄人事哉

秋公至自晉

冬晉荀瑩帥師伐許

許自文十五年盟扈以來不會中國者四十
餘年矣今悼公為難澤之盟許與公獨不事

春秋傳注

襄公一

十一

晉冬晉使荀瑩帥師以伐之

士王四年晉悼公四年晉悼公四年晉悼公四年
楚共二十八年宋平公七年楚共二十八年宋平公七年
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陳侯午卒

亦性會

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而止陳人不聽
命臧文仲聞之曰陳不服于楚必亡大國行
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當此之
時楚之所以系陳者為有策矣迨夏彭名始

侵陳避伐喪也彭名侵陳不告故不書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瑩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如氏薨

此襄之生母成之妾也而乃反哭于寢柩于

姑赴于諸侯稱夫人而葬以小君之禮者子

為諸侯而適夫人已薨則援成風敬肅之故

事遂謂魯之典禮然也然則穆姜非適姑乎

適姑在何以擅尊曰錮于東宮魯之忌有

春秋傳注

襄公一

十二

穆姜久矣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此定姒也定十五年定姒哀之生母即以

定公為之稱疑非謚公羊此曰定戎容更詳

冬公

如晉

不書見無其事也然則晉自中事也何以不書

聽貢賦之政因請屈鄆是時列國諸侯歲有

常賦以貢于晉所謂號召諸侯以脩楚也鄆

本莒魯間小國即今兗州府嶧縣魯歌借助

于鄆故請屬鄆然莒人爭鄆之心即生于此

莒魯之兵自此啓矣

陳人圍頓陳告曰陳自服楚以來全無赴告非全

之有無今係告不告事既服晉遂以國頃事告于

頓陳之細也嘗事楚而不事晉陳頓之蒙已

非一日今楚兩侵陳皆頓為間故陳人圍頓

或曰是時陳哀初立二慶為政國頓以挑楚

怒逆歸之兆陵即在于此焉

春秋傳注 襄公一 十三

已四年五年晉悼五年吳王 十 衛獻九年 蔡景二

九年杞桓公二十九年 三 秦景公 八 秦景公 八

春公至自晉朝止于廟 不 八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國為司馬者是也 公

鄭僖誠于服晉雞澤之後應使徧聘于同盟

非專聘魯也終春秋之世鄭之聘于我魯者

唯此一見焉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

觀鄆世子巫于晉成屬鄆也既而叔孫豹以

屬鄆為不利蓋知莒人有爭鄆之心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吳子使壽越如

善道善通必吳地吳亦使大人出會以勞之

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聽

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具告會期使

魯衛大夫會吳于善道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楚告

春秋傳注 襄公一 十四

楚人討陳叛故曰繇令尹子辛實侵歿焉乃

殺之楚殺令尹非細故也城濮敗而殺得臣

鄆陵敗而殺子反今子辛之罪未若城濮鄆

陵之甚也而殺之以說于陳此其所以求陳

者至矣何以知其說于陳乎不說于陳則必

不告于諸侯告于諸侯則所以說于陳者即

在此間喪而不伐亦此意也既而使公子貞

為令尹急改行而疾討陳一柔之以情而一

震之以武晉自是不能長有陳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辛未季孫行父卒

子宣勝子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行父季友之孫僖之十六年季友卒行父嗣

會戚人不與會為文此會也吳子自為而

文六年始見經為魯卿者五十有四年無衣

之共盟也吳以說難澤之盟故知確是盟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可

左傳會吳且命戊陳也據叔以屬鄆為不利

謂潔清自愛忠于公室者矣然而祿去公室

使鄆大夫聽命于會夫難澤之盟吳子不至

政逮大夫周旋于敬嬴仲遂之間而逞忿于

以道遠也今未在此諸侯會之吳與晉侯復

宣公甫歿之後迹其行事實小人之尤勤勞

為盟以踐之吳晉之盟合則制楚之形成難

恭儉正以行其私耳夫子曰冉斯可矣其于

澤之事其亦盟之甚盛者歟

褒貶之際為何如者哉

春秋傳注二 襄公一 十五

春秋傳注二 襄公一 十六

公至自會

冬戌陳

子貞帥師伐陳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

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

朝夕急能無往乎以故戚之會命成陳冬諸

侯戌陳楚子囊伐陳諸侯會城揀以救之

襄公一終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甲辰王六年晉悼公六年 乙巳晉悼公七年 丙午晉悼公八年 丁未晉悼公九年 戊申晉悼公十年 己酉晉悼公十一年 庚戌晉悼公十二年 辛亥晉悼公十三年 壬子晉悼公十四年 癸丑晉悼公十五年 甲寅晉悼公十六年 乙卯晉悼公十七年 丙辰晉悼公十八年 丁巳晉悼公十九年 戊午晉悼公二十年 己未晉悼公二十一年 庚申晉悼公二十二年 辛酉晉悼公二十三年 壬戌晉悼公二十四年 癸亥晉悼公二十五年 甲子晉悼公二十六年 乙丑晉悼公二十七年 丙寅晉悼公二十八年 丁卯晉悼公二十九年 戊辰晉悼公三十年 己巳晉悼公三十一年 庚午晉悼公三十二年 辛未晉悼公三十三年 壬申晉悼公三十四年 癸酉晉悼公三十五年 甲戌晉悼公三十六年 乙亥晉悼公三十七年 丙子晉悼公三十八年 丁丑晉悼公三十九年 戊寅晉悼公四十年 己卯晉悼公四十一年 庚辰晉悼公四十二年 辛巳晉悼公四十三年 壬午晉悼公四十四年 癸未晉悼公四十五年 甲申晉悼公四十六年 乙酉晉悼公四十七年 丙戌晉悼公四十八年 丁亥晉悼公四十九年 戊子晉悼公五十年 己丑晉悼公五十一年 庚寅晉悼公五十二年 辛卯晉悼公五十三年 壬辰晉悼公五十四年 癸巳晉悼公五十五年 甲午晉悼公五十六年 乙未晉悼公五十七年 丙申晉悼公五十八年 丁酉晉悼公五十九年 戊戌晉悼公六十年 己亥晉悼公六十一年 庚子晉悼公六十二年 辛丑晉悼公六十三年 壬寅晉悼公六十四年 癸卯晉悼公六十五年 甲辰晉悼公六十六年 乙巳晉悼公六十七年 丙午晉悼公六十八年 丁未晉悼公六十九年 戊申晉悼公七十年 己酉晉悼公七十一年 庚戌晉悼公七十二年 辛亥晉悼公七十三年 壬子晉悼公七十四年 癸丑晉悼公七十五年 甲寅晉悼公七十六年 乙卯晉悼公七十七年 丙辰晉悼公七十八年 丁巳晉悼公七十九年 戊午晉悼公八十年 己未晉悼公八十一年 庚申晉悼公八十二年 辛酉晉悼公八十三年 壬戌晉悼公八十四年 癸亥晉悼公八十五年 甲子晉悼公八十六年 乙丑晉悼公八十七年 丙寅晉悼公八十八年 丁卯晉悼公八十九年 戊辰晉悼公九十年 己巳晉悼公九十一年 庚午晉悼公九十二年 辛未晉悼公九十三年 壬申晉悼公九十四年 癸酉晉悼公九十五年 甲戌晉悼公九十六年 乙亥晉悼公九十七年 丙子晉悼公九十八年 丁丑晉悼公九十九年 戊寅晉悼公一百年

夏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與樂嚳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誇也樂

襄公二

難以勝矣華弱來奔此細事也而亦書則知

削之一字不独不加于外詞并不輕用于内

詞矣

秋莖杞桓公

滕子來朝

滕子文十二年來朝傳見滕昭公今來朝傳

見滕成公成公立于成十六年今始朝于襄

莖人滅鄆

莖

鄆本莖人所欲開其屬魯舉兵伐之傳在四

年之冬不足甚據然五年夏魯觀鄆世子于

晉以成屬鄆其秋即以爲不利使鄆大夫聽

命于會者知莖人有爭鄆之心魯不欲犯莖

人之怨也鄆猶恃魯而不設備莖人滅之其

後昭四年莖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鄆之叛而

來經曰取鄆事之本末具見于經傳者如此

公羊何據而曰莖女有爲鄆夫人歆立其出

教渠何據而曰立異姓以蒞宗祀滅亡之道

襄公二

我夫外事而見于春秋必實來告鄆立異姓

以爲後誰實來告且立異姓以爲後罪當在

鄆而反以滅鄆之罪坐莖人誰爲此言鄆告

邪史文邪聖筆邪一舉而諸失備焉以是言

經不独惜于莖鄆之一事矣

冬叔孫豹如邾

聘于邾報元年之朝也傳言聘且脩平四

年秋貽之怨夫狐貽魯敗曲未存魯誰肯脩

聘以平之且内事而不見經則本無其事傳

季孫宿

晉人以鄒故來討曰何故亡鄒季武子始爲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齊告齊。但前告滅不告圓至是始滅齊。

菜近齊：所歆減二年春齊侯伐萊：人賂

齊寺人宿沙衛以馬牛百匹齊師還既而成

夫人姜氏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會葬萊人

亦姜姓也召萊人萊人不會晏弱城東陽以

偶之萊特宿沙衛而不戒五年四月晏弱後

七年
晉悼公
齊宣王
鄭僖公
魯成公
陳哀公

三紀孝公勾元平十春等
十一陸洪二十五吳壽華二十

春郊子來朝

却未嘗朝魯成七年吳伐却之成晉合諸侯

代之今悼公既會吳人于戚則成吳之罪釋

盖两朝于魯云

夏

四月三卜如不從乃免牲

後故孟獻子曰既耕而卜郊後耕其

小郭子來朝

小邾子于僖七年来朝，久役于齐，不受晋役。

者非一日矣。今以知武子之言從齊崔杼會。

于戚以城虎牢始通諸侯之好朝于魯則朝

晉可知自是以往會盟侵伐無役不捷矣

春秋傳注
卷之三
襄公一

城費

費魯東鄙邑僖公以賜季友即今兗州府之

沂州也。莒在其東，邾在其西，嶺更在其北，季

宿嗣位有圖邦莒之心而即以脩邦莒為事

大為椎城以鎮之傳言南遺為費率叔仲照

伯為隧正欽善李氏而求媚于南道曰吾多

與而後不知此季宿之本謀非南適昭伯之

謀也其時莒既滅鄆魯有虞莒之心遺請滅

費必假國憂以濟其說以公家之力城公家

之城而季乃陰布其策此季之所以弱公而史之仍以公事書也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元年公孫剽之聘也剽聘已越七年至是始報故使季孫宿謝緩報衛亦鑒其誠立使孫林父來聘以答之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

春秋傳注 襄公二 五

拜季宿之言且尋成三年良夫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二月陳侯出會于鄆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邾子于鄆陳侯已則此會歟為陳計非歟

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

二慶使告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若君不

來群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國陳侯赴歸

此二慶專陳之始事也方諸侯之會于鄆也

鄭僖公如會及邾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

瘡疾赴于諸侯當是時諸侯皆在鄆已至鄆

詰朝且相見矣駟懼公會而以駟之情告于

諸侯晉或即除之于會故來其求見而急弑

之又懼諸侯之以事鄭討也隱其情而以瘡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六

疾赴時無董狐子駟為政誰敢發彼陰謀告

其情寔而曰駟弑其君哉如會而卒則未見

諸侯可知而曰未見諸侯者史氏之疑文疑

其蓋出于弑也經本舊史言未見則弑可知

公與殺欲見其為弑而曰為中國諱曰不忍

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則重增一障矣子

耳子國寔子駟之党弑君必是同謀明年夏

群公子殺殺子駟至十年而盜殺三卿于朝

則夜弑之謀已為國人所洞悉舉一國之人

而共歎誅之則其弑君可知也此又悼公之
佚賊也

丙寅王八年晉悼公八年
中七年晉悼公七年
陳四北晉悼公四年
二楚共晉悼公二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且聽朝聘之說悼不歆煩諸侯故使季孫
宿聽命于會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樊鄭僖公之子
死也葬于以僖公之
公之二十三年葬公二

鄭欽息肩于晉無故侵蔡識者病之以為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鄭
勿從乎晉楚爭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嗚呼此忠悃之言不識狡人之秘計也
駟耳固同謀弑君群公子欲殺駟而反見害
于是舉國之人愈歆甘心于駟無柰楚兵不
至于今六年泛楚之謀遠無可仗故三大夫
之秘計以為侵蔡則楚必來而服之國人

必不敢議因復挾楚以為權害駟之謀必息
然則楚人來討正三大夫之所禱祀而求也

而何慮乎晉楚之爭鄭哉人固有乘其所向
一往不可復還者駟非心乎愛楚也而以從
楚故弑君一日在晉一日有死七之慮即歆

不終為從楚計亦何可得彼僑重者知其非所
以愛國而不知其所以愛身舅然幾歆沒

其事而後之人猶據之以為論是何不察之

甚邪此狡人之所以終不可測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三
襄公二

李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
丘大丘大夫不名傳曰華齊侯為得其意
史之紀實不可謂非華齊也

昭三年鄭子太叔曰文襄之伯也諸侯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悼公復興朝聘煩殺列國甚
疲現于晉之朝晉八年之內公行已三則在
他國者可知矣悼公文襄之業重恤諸侯會
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歆改而從簡天下皆曰
悼公之仁本使大夫會故李孫宿齊高厚宋

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魯遣往朝非為聽
命邾親獻捷于邢丘故二君独在晋他國本
大夫無可貶也魯自是至十三年冬始復朝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莒既威邾魯犹靳不與田莒伐東鄙疆鄆田
也鄆近費新而不與必季宿之謀于是季氏
之專見矣

秋九月大雩

春秋傳注 襄公二 九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告子服楚自北年

冬三

楚貞伐鄭：及楚平三大夫之所為補杞而
求也然其情亦盡洩于此世有強敵壓境而
揚：焉旁若無人籍舉朝之口而肆行其提
楚之說者半苟璿璠于兩可之界雖畏楚亦
必忌晉而告于晉曰君命敕邑脩而車賦傲
而師徒以討亂略是誣晉之言也敕邑之人
不敢寧慮恚索救賦以討于蔡獲蔡司馬嚳

獻于邢丘是狎晉之言也今楚來討曰爾何

故稱兵于蔡獲司馬嚳焚我邾保陵我城郭

是恃楚之言也民知困窮而受盟于楚孤也

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是玩晉之言也駟之

無忘一旦至此以是益知夜弑僖公而款來

楚以制國人之命者其謀盡洩而其罪狀乃

益真吾独怵夫世之言春秋者知今日之從

楚而不知其侵蔡以來楚知子駟之侵蔡以

來楚而不知其既弑僖公勢亦不得不從楚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

知子駟之弑僖以從楚而不知其行弑之端

已在官命未改之時也駟之惡豈在趙盾下哉

晉侯使士句來聘 聘為十

謝公此春之朝也 軍佐

丁未王九年 晉悼公九年 齊景公十一年 衛獻公十三年 宋景公十五年 鄭簡公十三年 陳哀公五年

春宋災 宋平公二十七年 宋景公二十二年

夏季孫宿如晉 晉悼公九年

報士句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穆姜公夫人成公母

至是始薨

秋八月癸未塋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小邾子始與于

為老如管仲中軍范武子為佐荀息將上軍韓起

為佐所屬將下軍士師為佐趙武將新軍魏錡

一鄭亦與盟○左傳門其三門

鄭使王子伯明告于晉此不容不伐之勢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一

也而伐之則誠不可戰圍而待戰此危道也

許之盟而還師以救楚人韓獻子之成謀知

豈知之矣且豈獨為救楚計哉假令戰而勝

勝而且數年或數十年則戰猶得策今晉來

則鄭服楚來則鄭又服使而受盟不過旦暮

間事耳晉合十二國之君大夫肝腦塗地以

爭鄭而僅得其旦暮之從後欲合諸侯可復

得哉故晉人之計莫若堅諸侯堅諸侯莫若

休其力以救楚此分銳逆來之策十二國之所

踴躍而從也中國之于夷狄也上策得則出

上策上策不得出中策中策不得出下策下

之服楚上策也城濮之戰勝中策也至于悼

則舍是無策矣及乎盜殺三卿鄭靈已去楚

人之功亦疲子展謀之卒成三駕之績揆所

繇來有非人力所能及者然而論其寔則登

之功曷可泯哉

楚子伐鄭鄭告

鄭方盟晉而楚師即來則以甫及貞平旋即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二

反覆故怒而共自討之駟及楚平盟于中分

明年即同楚公子貞伐宋晉于是年有一駕

之師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三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柵左傳云會

也明前種難乃則國大夫所會不足吳子會成

是明吳子會向則身華已小諸侯所會而亦四

至是始薨

非宋會率其恒稱亦史氏之文也。口祖水名。今徐州沛縣東北界古編陽地。吳越徐淮北。皆于故亦曰會吳文與鍾繼同不與戚同也。吳秦

晉已定三駕之謀。欲令吳人日夜出兵抗其後。故復合諸侯以會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偏陽

偏陽今兗州府之峒縣西南五十里南接祖

中國會吳當繇于此偏陽子受役于楚而梗

吳晉往來之通故因會祖之衆以滅之現乎

武子之言曰汝成二事而後告予則晉之有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三

成笑可知矣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宋公孫輒

亦七傳之一。傳有漸侯宋鄭里成建漸等

事或傳不告至云秋七月楚子費即子耳後我

鄭盟楚子于中分即從楚公子貞伐宋伐宋

者何以宋之受偏陽也則偏陽之素為楚用

可知矣

晉師伐秦 晉告口莒 莒

九年夏秦景公使士稚乞師于楚子時于

武城以為之援秋秦人侵晉以報隨之役不

告故不書晉飢勿能報也今使荀躒代秦以

報之大秦晉之怨始于耿散在晉襄時誠非

得已至今狐則曲全在盾矣麻隧之戰事出

厲公不足深論悼公入繼一反厲之所為謂

宜開閭闔過脩好于秦解穀世之怨而念穆

公成晉之恩則不但可以收秦寔斷楚人之

右臂何為惡聲必反使秦怒愈深卒至三出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四

師以助楚哉夫子吳也則會之于秦也則仇

之會吳以抗楚仇秦以自抗吾未見其得笑

秋莒人伐我東鄙

疆鄙田而未盡故復伐東鄙時有諸侯之事

魯不暇訴晉亦不暇討也莒與魯夾沂水而

國代東鄙則季之費邑警矣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 曹 莒子 比 邾子

齊世子光滕子 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伐鄭

春秋傳注 襄公二 十五

貞鞬伐宋故諸侯伐鄭以治之伐鄭而曰駕者
 駕牲伐鄭非真欲戰所謂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而已列國之兵不盡行也君子勞心則
 其君大夫皆行故勛言君將師于牛首成鄭
 虎牢楚子囊救鄭晉師不戰侵鄭北鄙而還
 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鞅不言大夫者
既足盜殺則
得言其大夫亦猶盜殺
有常法非特革制也○則止等雖無爵子朝
則起作賊即謂之盜○使衛侯之兄亦就足
傳言非大夫者誤○騂字子驕驕公子亦上
之一是一為鄭人發鞅前已見
時子驕當國驂伐子孔當國
之秋二傳十注三襄公二
 子驂等夜弑僖公轉輓之間情已盡露故次
 年夏群公子即欲殺驂此舉國之公憤也今
 五族等雖以小憤發端然非國人所共思為
 解駟斬三卿而莫之敢拒邪鄭君若有人則因
 五族之殺而正之以名猶有君臣之義奈何
 以子產子西之故反帥國人以攻盜哉是殺
 卿之盜當誅而弑君之賊反不必問天下自
 此無人紀矣尤可異者晉師歷境五族等內
 因民之怨外藉晉之聲是以敢行其殺而晉

經 131—734

之策則說愈紛矣。此故鄭自是故伐
不而故之說三傳俱各為句。此故鄭自是故伐
成而故之說三傳俱各為句。此故鄭自是故伐
此而故之說三傳俱各為句。此故鄭自是故伐

鄭及楚平楚子蒙救鄭諸侯之師環鄭而南
與楚師夾潁鄭復宵涉潁與楚人盟乘壓歆
伐鄭荀瑩不可諸侯之師還楚師亦還分銳
逆來而不與之戰知瑩之成矣固如此
公至自伐鄭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二
十七

襄公二終
起十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已吳王十有一年 晉悼公十一年 齊宣王二十八年 宋平公十四年 秦穆公二十六年 鄭簡公十四年 魯成公十年 楚平王二十九年 吳王夫差二十二年 齊宣王二十八年 宋平公十四年 秦穆公二十六年 鄭簡公十四年 魯成公十年 楚平王二十九年 吳王夫差二十二年

魯本二軍今作三軍者季宿之謀三分公室

而專有之也古者兵出于農隸于土作三

軍非徒毀其乘以足軍各有一軍則還有其

民既有其民則遂有其土有其土則賦不入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一

公故曰後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有其民

故曰使半為臣使盡為臣沒其土與民之名

而曰毀乘以足軍季宿之巧言所以播于國

中而書于史策者也宿敢欺其君而未敢損

欺夫二氏故猶有各征之言寔則取二之謀已

為叔孫之所料矣故曰作三軍為專魯之始

事也獨可慨者晉悼方伯天下之臣敢擅其

君者宜有忌心魯何以作三軍當是時晉之

所慮者獨楚與鄭君臣之義蔑如也宋書死

而子猶用中行偃則將上軍寘五大夫于郕
丘而不殺子駟之故藐然不聞宿窺其意不
在君臣之間以為即專魯諒亦無害以故
肆然而作軍以伯之方新赫然為政于天下
而列國之臣之無忌如此不責悼將誰責哉
此三駕之事不足以為功而亂賊之独熾于
其時者則寔悼之罪也此春秋之所以愈不
容已也

夏四月卜郊不從乃不郊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宋昭公舍之子平子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何
為而使晉師致死于我望弗敢敵而後可固
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
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
將不能我乃固與晉夏子展侵宋夫展之從
晉其本謀也何不明告于諸侯以從晉而故
為是狡獪之謀哉噫此未可一二為俗人言
也當是時三卿雖死子孔當國孔非專一之

人也展若主從晉之說而國論未一孔或別
有狡謀事机之會能保其較然畫一乎惟惡
宋以致諸侯之師又從楚以致諸侯之怒使
晉再見其強楚再微其弱而後上下之情始
一是展之難在內不在外也所謂謀國之
苦心可與晉言而不可與眾語者也嗟乎三
分四軍以逆來者晉以是為駕楚而已豈能
保鄭之驟變哉三卿死而子展謀忽然而
為固與之計是則晉之所不及料也所謂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三

悼之成功有夫幸者此也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 曹伯 齊世子光莒
子比邾子 滕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伐鄭
○齊光公先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至故序皆上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
蓋以祖鄭故也此盟鄭建與盟傳云十二國
舍之侵宋故諸侯再伐以救之晉自行其分
銳之謀鄭自行其致晉之術而不意兩謀之
相協也會于北林師于向現兵于南門鄭人
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諸侯乃還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宋音。秦漢楚宋不告故不見。然已一出師以助楚。

楚子囊乞旅于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雖在楚心

實在晉楚已墮其術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三會于蕭魚。

可知此不列言鄭則亮。北之盟鄭亦與盟可知矣。

諸侯悉師以伐鄭。現兵于東門。悉師所以

春秋傳注。襄公三。四。

賜鄭公子展之謀。早已自輸于晉矣。晉趙武

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而兩人已相視

而笑。冀逞于心。宜其一會蕭魚。而晉即釋然

無復慮也。夫鄭之所以服楚者。非真愛楚而

惡晉也。楚以一軍出。已足制鄭。晉不合諸侯

不能當楚。當合而晉嘗分晉嘗勞而楚嘗

遠自諸侯之戍。卒久駐于虎牢。而分合之形

變以更蓄之卒。養天下之全力。而勞遠之形

變假令子駒不死。不能不悉心以歸晉也。而

况子展乎。惜乎爭于宋而不爭于本故。更十

五年而即有宋之盟。使其內討宋中行。則晉

之本原自固。外討子駒等。弑君之罪。則鄭之

戴德自深。傳之奕世。固蒙業而安也。豈在區

區謀議之得失乎。此晉之所以終成其晉也。

抑又世道之大悲也。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魯之孫公孫。鄭之子。

冬秦人伐晉。

春秋傳注。襄公三。五。

晉方服鄭而秦使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以救

鄭。是再助楚也。再助楚是再抗晉也。戰于栢

晉師敗績。不告故。不書至明年庶長無地復

從子囊以伐宋。秦晉之交兵至十三年還延

之使然後息焉。

子襄王十有二年。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晉魯之爭始于滅鄆八年代我東鄙疆鄆田也十年復伐我東鄙亦疆鄆田也今復伐我東鄙至于圍台費縣南有台亭亦季之私屬莒致怨于季故圍台季亦因救台以入鄆是時鄆復屬莒其後取鄆取鄆皆為季私經本史文之舊季之舉動皆以公家之事書之其寔皆季之私聞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聘且拜代鄭之師

春秋傳注四 襄公三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自成王始通上國是為新晉之二年長五年晉始與吳通

會吳今吳子乘卒以前未嘗有之故魯始與吳通也吳子乘卒以前未嘗有之故魯始與吳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秦助楚宋不告故不書是為三出師

以助楚是時悼伯方強鄭子展亦心乎在晉而不與楚故無加于鄭焉

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辱

春秋傳注四 襄公三 六年成十有三年 晉悼公十三年 齊景公二十二年 衛侯遫二十二年 宋平公十六年 秦襄公二十二年

夏取郛

郛分三帥救郛遂取之疑亦季宿之所為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審卒 楚子審卒 楚子審卒

冬城防 防氏邑北遷齊莊二十九年已城今復城

之滅孫統始受邑 防氏邑北遷齊莊二十九年已城今復城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董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人成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子向為吳謀楚

公如晉 公如晉 公如晉 公如晉

書。現叔老之亦書。則諸人皆藏者可知。

壽夢之時。晉之求吳至矣。今諸樊新立。挑釁

于楚。以自取敗。晉知諸樊之不足賴。遂有棄

吳之心。且吳楚之釁已成。人無事于晉之數

穀也。故受命于悼。假言不德。以還吳人。自是

以還。吳楚自為閒。而晉不與焉。此晉君臣之

狡謀。所謂負心之行。天下棄之者也。齊崔杼

宋華閱。衛北宮括。知晉將退吳。各以介使聽

命。史家紀實。微者稱人正合。史文之當而說

春秋傳注。襄公三。八

者。顧謂之。貶詞。吾不知其所謂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晏平衛北

宮括鄭公孫蒍曹人成莒人比邾人宣滕人成

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前年夏。晉使士句將中軍。張武將左軍。荀偃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也。何之。會。齊。宋。衛。不。會。伐。秦。不。會。伐。秦。

不。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報標之敗也。晉侯

待于克。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淫。不濟

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惟予馬首是

瞻。秦晉相惡。至于麻隧。而極秦三出師。以

助楚。標雖勝。晉猶不足以挽晉功。晉于此可

以已矣。況乎三駕以來。疲勞已極。方會于向

又會伐秦。豈獨百姓即卿大夫軍。堪此出入

乎。其遠近而不致進。實晉之過。至若中行偃

弑君之賊。既不能討。又使將中軍。人各有心

是非之公。不可沒也。鷄鳴而駕之命。又誰聽

之。晉一失當。而進退之令。即不能行于六卿

其年冬。又與偃為定刺之行。晉事之日非益

至此。而不可療矣。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已未。衛侯出奔齊。

逆君弑君事雖不同其罪則一君疾走則為奔緩走則為弑故討逆君者與弑君同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于圃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見公歌巧言之平章文子曰君忌我矣并幣于戚遂殺公之使公懼奔齊夫林父之專蓋在成公之七年已為衛定公之所惡矣定公卒獻公立不敢舍重罪于衛而甚善晉大夫此其心何日不

然則經書衛侯出奔齊全乎責衛之意而于林父竟無責乎率天下之人而為弑君逆君之事者必此之言矣。春秋之世君多謗而臣多譽以趙盾之弑君也而曰宣孟之忠以樂書之弑君也而曰武子之德故晉侯問于師曠非無一隙之明也而師曠反曰其君實甚則向說苑記齊人弑君魯襄公曰孰臣而敢殺其君乎師曠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之也其身死自取之也史墨對趙簡子論魯人出君皆舍臣而歸罪于君是何邪說之未如出一口哉孟子曰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孔子之所懼者在此而文定引之以說經嗚呼亦安能起古人而共証之哉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郚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告亦

楚為庸浦之後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要而擊之大敗之獲楚公子宜穀庸浦之後在前年吳告楚強侵楚不告勝楚亦不告故但告楚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句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董莒人邾人于戚

亂賊之禍聞有成之自僻主者矣不聞有成之自誼主者也成之自誼主自悼公始晉侯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四襄公三十三

問衛故于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夫以臣逐君天下之大變也其事顯白與子駟之夜弑傷公而以瘡疾赴諸侯者又異胡以悼之賢曾不知其可惡哉徒以林父巨奸深結晉大夫而晉中行偃方用事賢如師曠亦皆有所避而不敢言當時之議論概可知也是以悼之賢不能不盡惑于奸人之聽誤而為會以定割然而自是以後

天下之人遂有因緣于悼公之意以為彼誼主也而猶不之非況在後世于是弑君逐君向所迫而為之者今有慕而為之：意烏存逐莒子莒羊牧之曰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則弑君之足以成名可知也盜殺衛侯之兄繁左氏曰或求名而不得則盜之足以求名可知也以故晉平之世即有齊崔杼弑其君光衛甯喜弑其君剽閭弑吳子餘祭蔡餗弑其君固莒人弑其君密州楚圍

弑鄭敫而以疾卒赴燕大夫出其君欽陳招殺偃師晉昭之世則有楚公子比弑其君虔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晉頃之世則有子朝篡王猛意如逐昭公吳弑其君僚晉定之世則有薛弑其君比衛輒拒其父蒯聩盜殺蔡侯申齊陳乞弑其君荼齊侯陽生卒而以弑赴齊陳恒弑其君壬七八十年之間其事十有九見而皆當以悼公為之斷則以風俗之成有所自為故也向使以悼之明殺五大夫

論春秋者極于趙盾而又詳其義于悼公

報二年叔孫豹聘且尋毫之盟

卷之三

大，非，如，古，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公救成至遇李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獨君命亦見李宿于孟犹獲存其愛敬之意

也。內事詳非義所係。而公能出師與公徒之。

邠人伐我南鄙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

甲寅王十有六年晉平公九年齊宣二十

十宋平十九秦景二十楚康三吳諸樊四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

執莒子邾子以歸邾莒殺侯伐魯前年秋魯告

疾乃止平公立乃終執之據傳在大夫盟上而

先書大夫盟者不使執莒邾為國事也晉為魯

從宜即事

平公立叔向用事改服脩官會諸侯于溴梁

命歸侵田執邾莒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

逃歸于是取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

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齊自悼

公以來未嘗一至諸侯之會今悼卒而平立

齊蓋以為此孺子行也姑使高厚出焉以現

晉人之舉動晉亦有疑而使歌詩以探之詩既

不類盟又逃歸齊逃而諸侯之向背蓋不可

知因使為盟以同之此事之寔皆在齊不在

晉也公羊何據而有信在大夫君若賢疏之

說殺梁何據而有諸侯失政大夫不臣之說

于是經書大夫遂為聖人之特筆而大夫不

臣之事遂若自今日而始矣寧知大夫自盟

已自宣十二年清丘之盟始趙盾以來大夫

日橫不在今日之一盟經所以責大夫無事

春秋傳注 襄公四 二

不然不以今日之一書為義苟不以今日之

一書為義即不繫諸侯豈得遂云特筆哉後

世說經之家不統觀于事理之從來而好就

史文之所見以為之說自公穀以來其相沿

而不悟不知其幾何年矣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遂復伐我以我之事晉獨謹也伐

我以明貳是為再伐我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鄭伯及諸國大夫

大皆自漢梁之會行也。宋獨微者。故稱人。

許自晉文以來久服在楚成十五年嘗被遷于葉矣今請遷于晉遂以漢梁之師遷許

許大夫不可晉人辭諸侯而使大夫往伐之

鄭子矯聞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諸

國皆大夫而鄭獨君行鄭怨深也許靈公亦

益怨鄭至二十六年而以求伐鄭死于楚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年 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是為三伐我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聘且言齊故晉大夫許之伐齊

乙未年 十有七年 晉平二十一年 齊靈二十六年 衛獻公二十六年

鄭簡公二十二年 陳襄公二十一年 楚平王二十一年 齊宣公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邾子貜卒 邾宣公執于漢梁今

以年楚即釋可知魯不台楚冬後伐我

宋人伐陳宋告

宋從晉為漢梁之盟曰同討不庭故為晉伐

陳自逃歸以來迄不服晉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曹衛皆得告

衛孫蒯回于曹陞飲馬于重丘重丘人詬之

故伐曹取重丘此孫蒯事也而使石買者何

衛之卿大夫鮮有不為孫氏役也曹人愬于

晉為之執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年 四

國防左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

是公欽皆添齊字公羊又分為上無齊字蒙上文也

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遂以二師出故其

不相為救也是為四伐我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宋告○華臣之弟

宋華閱平華臣弱臯比之室使賦殺其宰華

吳而幽其妻宋公曰臣也不惟宗室是暴大

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奔陳此細事也而

亦書經于外事無筆削于此蓋知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宣公見執于晉而不釋怨故悼復因齊以伐我莫晉不能治齊遂強也明年同圍齊晉人為之復執邾子

春白狄來

白狄非其君蓋種人也種人來魯則史宜書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五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本欲討石買因其行使于晉而遂執之并

執孫蒯

秋齊師伐我北鄙

是為五伐我

冬十月公會晉侯

宋公平衛侯鄭伯曹

莒子

莒子齊之四內皆諸侯之師政曰同國同非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

叔孫豹之如晉也告于晉曰齊人朝夕釋恨

于敝邑之地是以大請見中行獻子賦祈父

獻子曰偃知罪矣見范宣子宣子曰苟在此

敢使魯無鴟乎于是為之合諸侯以伐齊

侯禦之平陰望晉師畏其眾也乃脫歸十一

月丁卯朔師入平陰克京絃及邾十二月諸

侯傳于齊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壬寅焚

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齊

不服東侵及濰南及沂

曹伯負芻卒于師子勝立是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純門之師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

之使告子庚子庚帥師以嘗鄭子展子西知

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

無功夫蕭魚以來楚不至鄭者八年矣子孔

何以欲叛晉當是時子孔當國而服晉之功

成于子展國人皆歸德焉孔虐子展之當國

也來簡公之出而起楚師以去之是即盜殺

新田自瀨水
其事以此入版而
言也

父之請進而光庸之光之見弑亦定于此矣

将月
中奔
一军士
旬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幸

羽子
速

孟獻子于文十五

穆叔愈孤李孫愈肆矣

殺其大夫高厚

齊靈公歆廢世子光而使高厚傳牙以為世

子此固大臣所宜諍也。季不諍而反傳牙不

獨固今日之歡亦將倚定策以長為重矣夫

厚之位杼之所欲得也厚傳牙而杼不與不

獨不得位且于杼有殺機焉迫人者其智淺

迫于人者其智深矜安得不微逆光而立之

以為殺厚之地哉使廢光之時厚能以死諍

靈即怒而殺厚厚猶得死所巧人之避禍也

最捷及其與禍會也乃邊與守止者等死生

之際安見巧人之為得哉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告。嘉字子孔。穆公子。于宋十年。當國。

初盜殺三卿于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

繼又歆起楚師以去諸大夫至是嘉之為政

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

子孔當罪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

分其室此外事采告則書本無褒貶之文可

見然殺嘉之後子展當國子產為卿鄭之諸

事始克就理得以息肩于晉而無虞鄭告殺

公子嘉誠是之也

冬莖齊靈公

城西郭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甸于柯盟大隨何以不告疑下

復有盟

齊及晉平盟于大隨故穆叔會士甸于柯穆

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盼敢不承

命言晉之終不棄魯也

城武城

春秋傳注

襄公四

十一

穆叔歸曰齊猶木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凡堂王二十二年晉平公五年齊靈公九年衛

鄭簡王二十三年齊宣王二年陳宣王十六年楚威王八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比盟于向仲孫

見之

平屬鄆以來之怨也魯北懼齊不得不東平

莒叔孫豹謀之仲孫速會之而季若不預焉

則時晉之怨皆從季氏而生矣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左氏曰齊成故也前年冬齊及晉平盟于大

隨則既與晉為盟矣晉懼齊之猶有反覆也

復合諸侯以眾盟之齊雖暫服非其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執邾子止邾田邾猶不服故孟莊子帥師以

代之邾與莒之怨一也平于莒而不平于邾

者邾恃齊齊非誠服邾亦不可得而平也

春秋傳注

襄公四

十二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蔡告

公卒赴魯經四十年晉平公五年齊靈公九年衛

春秋之季赴魯之使交錯于成中故陳蔡楚事

其事不致以相志而廢邦交如執前事以相創

初蔡文侯欲事晉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

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人殺之竊

意變歆送晉必非近事變嘗見獲于鄭獻于

邢丘傳不言其何時返疑悼歆撫蔡必禮燮

而歸之燮見晉事方隆又感悼之德意故有

從晉之謀今時移事變，樊念已灰而蔡之奸臣方欲借樊以行媚于楚，遂舉昔年之舊事而諧之。歟國小傳略本末不可得而究，故左氏之所記者如此。如曰：今欲從晉，則樊所自信于晉者亦復何恃而敢為是犯難之論哉？現母弟之奔，戀不之晉而之楚，則樊之誣從可知矣。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告曰母弟曰弟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五 襄公四年 十三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夫二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夫二慶之孽作于會鄒之時，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已有殺黃之意。而吳陳哀于股掌之上矣。幸而不死，黃必不能相忘。則二慶之必欲殺黃者，勢也。今因蔡司馬之事而諧之，黃不奔楚，其將何以自理哉？奔楚三年，楚不為理，迨乎陳侯如楚，大為曲慶而白黃，始討二慶而殺之。公子黃得歸自楚，則二慶者，挾陳以媚于楚，復挾楚以橫于陳，上制其君，與其母弟下。

叔老如齊

行虐于國人，雖最爾之陳亦復有如鄭之三卿魯衛之孫季者在，也是亦大夫之專政也。齊自伐北鄙以來，二國相惡，聘問不通。今齊莊新立，復盟澶淵，魯使脩好，傳曰：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十五年向戌之聘也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襄公四年 十四

襄公四終

起二十六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曰拜師及取邾田也十九年宿如晉既拜

討齊之師矣今復往者公之不朝于晉蓋十

九年矣今脩朝禮是拜師也

春秋傳注

襄公五

一

邾庶其以漆閭丘未奔邾庶其之大夫不書名以

叛則必得其人而書之

季有封邑自賜汶陽之田及費始文十二年

城諸及邾蓋已自為封邑計矣季宿城費所

志益大費之旁近邑稍蠶食之始屬邾繼入

邾又取又貪邾之漆閭止誘其叛臣而使

之來是以公方在晉而庶其驟來娶之以姬

氏又有賜于其從者其相慰勞者可知已至

昭元年取邾四年取鄆五年納年婁及防茲



十年取邾以次封植皆所以為傾魯計豈徒

得其主名矣

夏公至自晉

秋晉欒盈奔楚出

音吉

晉欒盈者欒黶之子欒書之孫也欒書既弑

春秋傳注

襄公五

二

厲公而良死欒黶將下軍沃虐復甚國人惡

之乘釐元其子乘盈復將下軍乘范相惡范

宣子欲除之而未有會也乘釐娶于范宣子

曰乘邾乘邾與其老州賓通諸諸宣子曰盈

將為亂宣子信之使乘盈城著而遂逐之乘

盈出奔楚大盈之所為未嘗得罪于君與得

罪于國家之大故也宣子不請而遂逐之又

殺十大夫而囚三士雖以趙盾之專其橫殺

亦不至是豈非六卿為政生殺已移晉之柄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自成七年未朝今復朝魯是爲曹武公之

象公五

三

二年自是終春秋之世不朝魯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于商任

乘盈出奔楚道經于周。靈王使人出諸轅轅轅棘在今河南偃師縣之東南蓋將由鄭而入于楚矣入于楚晉之憂也故合諸侯以錮之錮使無舍入楚也

[illegible]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手齊侯庄宋公平衛侯叔鄭伯簡

曹伯成 莒子比 邾子 薛伯 杞伯孝 小邾子 于沙

随

乘盈入于楚，人不受復，遭齊，人不受之，齊

卷之二十六
春秋傳注
六
莊公有背澶淵之謀而無其隙聞乘盈之在
華公五
四

卷之秋
二傳
十注

事公五

50

齊以為可用之以間晉也晏嬰諫不聽晉知
乘盈之在齊復合諸侯以錮之乘盈猶在齊
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自
是以後齊伐盟主崔杼假其說以弑君而晉
之令亦不行于天下遂為天下之所笑焉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言楚觀起有寵于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
十乘王將討焉每見子南子泣曰令尹之不
能爾所知也卒殺子南于朝而釋現起于四
竟夫子南之為令尹僅一歲耳未有大過而
服上刑何楚法之不平一至是乎竊意楚于
是時未嘗不以間晉為事而乘盈既奔楚追
舒不為間晉謀使翩然而復去是真令尹之
不能所為殺之以致恨耳傳因承其訛以為
說要之不可為情實也

春秋傳注 襄公五年
卷之二十六
平王二十有三年
鄭簡十云齊武五年陳哀十九北齊十吳諸喪十一
孔子二十歲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勾卒

夏邾界我來奔

莖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候之弟黃自楚歸

于陳

先是公子黃奔想于楚人不為理至是陳
候如楚始為白其事于楚知前事之誑而
公子黃之見誣也召二慶而欲殺之二慶悞
以陳叛楚屈建從陳候圍陳殺二慶而歸公
子黃陳事始定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盈在齊使祈歸父假媵女于晉以藩載

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以曲沃之甲因

魏舒以入絳將却晉侯而殺范氏范宣子使

春秋傳注 襄公五年

其子范鞅逆魏舒賂之以曲沃魏舒去欒氏

又使罪人斐豹擊殺欒氏之力臣欒氏戰而

敗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牙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

孫豹所將之師也二師力趙勝帥東陽之師即救之

初齊之納盈以間晉也將使盈為亂于內而

已伐之于外將遂不有晉也今盈雖敗晉人

國之韓趙中行知四卿之軍皆從范氏以徇
于曲沃齊雖伐之晉不能禦取朝歌入孟門
登太行張武軍于熒庭成郛郡封少水曰報
平陰之役權武為樂而已夫文元年衛人伐
晉以來七十七年之間從無一人敢加兵於
晉者以晉為盟主非諸侯所敢代齊伐盟主
則為無晉無晉晉將失伯此豈春秋之細故
哉齊自孝公始衰晉文繼伯襄靈而降齊嘗
有不服之心惠頃相繼未嘗與盟會斷道之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七

役高固逃歸晉于是乎師于陽穀以伐齊鞍
之敗齊始朝于晉及乎厲公見弑齊復生心
悼之復與其出與盟會者崔杼及世子光而
已悼公卒而高厚復逃其終欲叛晉也如此
今之伐衛所以伐剽伐剽以彰晉過又聞乘
氏之禍而伐之齊固小人之行哉然而晉之
伯自此失矣晉一失道而見伐之事卒從齊
與雖復欲復光其世業其可得哉

已卯仲孫速卒

庚子獨嗣長
子扶奔郛

冬十月乙亥滅

孫紇出奔郛

紇字武仲滅孫許之庶子以愛立
其先戚為如治即出故不害昭二十五年
為子昭伯送昭公出奔滅氏絕于魯

孟莊子有二子長曰秩次曰獨滅武仲前為
李孫廢長子獨而立少子獨紇獨惡滅孫孟
獨亦嘗惡滅孫獨與孟獨謀而思以逐滅氏
孟莊子疾獨因廢秩而立獨、嗣孟孫將姜
孟莊子獨惡滅氏子李孫曰滅氏將為亂不
使我姜李孫怒攻滅氏武仲斬虎門之閤以
出逆奔郛武仲號多智而李武子欲立少仲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

八

遂迎其意而立之此欲挾季氏以為權不虞
所廢者之深怨而別因孟氏以逐之也故夫
子曰以滅武仲之智而不容于魯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怒也然而更有說于此魯之
大亂成于滅孫夫公彌季宿之長子而意如
少子紇之子也公彌初以見廢而不出問焉
父曰為人子者患不孝不忠無所敬共父命
何常之有彌然之敬共朝夕恪遵官次則彌
固可與為善者也可與為善而又有叔孫穆

子華以夾輔之使嗣季孫季之橫必不至此
此陽州之事可無見也廢長立幼而復有意
如以承之意如出而魯不可為矣

晉人殺欒盈

晉告曰不言大夫也晉于是無欒氏

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克此與
討棄書無涉也而棄書則已討于此昔伐齊
之役中行偃夢與厲公訟不勝公以戈擊之
首隊于前奉而戴之及歸瘁疽生瘍于頸病
目出而死今盈未有大罪而為淫母所討逐

春秋傳注

襄公五

九

自以叛誅子孫降為皂隸此有天道誰謂弑
君者得獨全其首領哉

齊侯襲莒

莒告曰乾行而掩之曰襲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
退狂且之為也

壬寅王二十有四年
子孫三十七年
鄭下二十七年
宋下二十七年
二。孔子三歲父

春秋孫豹如晉

晉有欒盈之亂朝歌之師故穆叔如晉唁柩
云賀克欒氏非

仲孫羯師師侵齊

羯連之子字伯始見經

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吳告

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伐
吳無功而猶告于諸侯者吳告楚曲荀犯吳
吳必告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春秋傳注

襄公五

十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告曰齊侯既伐晉而懼將
之使陳無宇從遂發難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齊侯且請期于時晉將會夾侯以伐齊使陳
之使陳無宇從遂發難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
以報且于之役也然齊使崔杼送啓疆非令
其伐莒也非有君命而擅伐之豈所謂將行
大事欲用其眾者耶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

宋公平

衛侯鄭伯曹伯莒

不	而	政	代	子
告	在	不	齊	比
諸	會	言	不	邾
候	鄭	伐	成	邾
救	使	伐	邾	邾

冬楚子蔡候陳候許男伐鄭
諸侯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
討慶氏
叔孫豹京

陳鍼宜咎出奔楚
討慶氏之黨也
叔孫豹京師

陳告。且答在
楚後為歲。不
經於外事無筆

削即此益知

晉合諸侯于夷儀將以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收齊門于東門次于

水不克冬。楚子伐鄭，以收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當此之時，晉不成其為晉。

楚亦不成其為楚矣夫伐齊不免則諸侯之

心必有寔應且憎不歆從事于齊者矣而楚

以康王爲之君遂子馮爲之令尹安思因齊

秋傳注卷之二十六
襄公五年
十一

以爭勝于晉然而終不能也夫致帥非戲也

苟不款戰不敗致師皆不量力而使張路輔

楚師鄭之御人亦復以晉為戲楚若來

其怠而擊之晉師必敗楚不能擊則楚之不

是以有為可知鄭之從違不待智者而後決

且齊失其恃晉可以復合諸侯崔杼之謀

將益疾故此一役也晉齊楚皆失其策鄭

國之以自立此春秋之變局又不可以昔
之爭鄭論也

大饑

癸丑壬子二十有五年

晉
平
十
齊
莊
六
弒
衛
敵

二十四
八鄭
秦簡
景十
二八
十曹
九武
楚七

陳襄 二十九 文 二 宋 手

卷之二十一
注六
袁公五

十二

一四 歲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侵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

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

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于他日齊師徒歸

事而為道各之所由生

播聞於魯國哉

又五月乙亥齊崔弒武其告亡弟杵臼立是爲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弟杵曰：「立是爲公。」

楚諸士孫之里四翼不祥是公會晉假宋公衛
不戒之寔魯不會並可知
儀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于夷

昔齊莊公之將伐晉也崔武子曰以為盟主
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若何有執君之謀蓋
已明告于國中矣及晉合諸侯于夷儀齊莊
公乞師於楚欲救齊而不能行知楚之不
足恃而晉之終不免于見討也于是通其意
于晉因棠姜以誘公而遂執之當此之時列

國大夫之無禮于君蓋視其君如草芥然苟
可以說晉人之意旦暮旋發如取如携而晉
人之意亦以為苟可以得當以服齊則使其
臣執其君未嘗非我之利所謂悼公以後
弑君逐君相與為市非復昔年之賊異者也
然而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則仍殺之以滅
口何也彼以為殺一淫者何君之有既已利
其說晉之謀而又欲并去其君之疏苟無太
史兄弟之書則所赴于諸侯者又不知其何

解之出矣故當極亂之世而猶得以其君之
號著于春秋則真太史之所當也及會夷儀
果以莊公說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
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
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長正師旅及處守者
皆有賂八月己巳盟齊景公於重丘使崔杼
為相以定之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鄭使宋督于
師鄭伯在會

舍之入陳必有
命故即未嘗

葉公五

十四

弱國而立于強大之間未有若子產之得策
者也晉既失據而楚又不足懼不于此時為
立國計更俟何日東門之役當陳隨者并堙
木利不伐陳何以自立伐陳而使楚得執之
以為名挑釁速禍晉不能收亦終何以自立
惟是二十四年二月鄭伯朝晉請伐陳曰以
陳國之介恃大國而凌虐于敝邑則陳先伐
鄭矣又有東門之役是西無禮于鄭也兩無
禮而後入陳入復有禮示能入國而已陳安

得而訴之楚，亦安得而責之鄭哉？且鄭請于晉，晉尚未許鄭也。復有東門之役，弱者必再請，再請則可否之命運制于晉，而鄭仍無以自立。故鄭之能久在不請，晉鄭一入陳而晉與楚兩無以議其後，非真不競不練者，冒至是哉？入陳伐陳，未告則書，經固未嘗為褒貶也。而子產之功，其津津于聖人之意中者如此。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舍之入陳為間，事故不聯者。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衛告曰：自濮水以來，刺已稱侯。既無邪正，亦無廢立。魯史之稱，雖無紀如此，故以分別言之。則此宜稱名，後歸衛可不稱名。此不稱而後反稱，皆史文錯亂，不可據以內說也。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至是，衛侯入于夷儀。夫獻公、林父所甚忌也，而晉又林父之驍也。曾何患于失國之術而假之一邑以定其居哉？蓋以術奔在齊，嘗有納術之心。今林父

乘齊之恫，請于晉侯而歸之，置之肘腋以除其偏。所謂朝發夕擒，無使齊為術奉者也。否則當此之時，崔方媚晉之不暇也，顧敢以晉所恤之人而止其帑以求五鹿哉？

楚

屈建帥師滅舒鳩。

此疑楚告。于時建為令尹，子馬平屈建為令尹。

前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子讓之舒鳩。子曰：無之至是，是舒鳩人卒叛楚。屈建滅舒鳩，舒鳩亦群舒之屬也。

冬

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鄭告曰：夏公，子驪之子。

春秋傳注

襄公五

十六

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棠。

遏即諸樊諸樊之子，曰光，舍子而立弟。

立諸樊有子曰光，舍子而立弟。

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棠。

臣隱于短牆以射之，矢中吳子而卒。棠即今廬州府之巢縣。吳楚相惡，棠為驛驛而棠方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棠，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棠，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棠，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屬楚，故為楚射諸樊。其後吳卒滅棠，吳伐楚多不告，此獨告者以告諸樊之卒也。

襄公五終

起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襄公一

甲寅王二十有六年晉平公一齊景公十三年

紀文三季年二十九秦景三十三吳子

元冬五歲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剽為孫公剽

林父入于戚以叛戚魯不立也甲午衛侯衎歸于衛衎魯不立也

先是甯殖疾謂其子甯喜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狂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苟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

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獻公既入于夷儀遂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許之于時孫文子在戚孫嘉聘于齊孫囊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克之辛卯弑其君剽及太子角而納獻公孫林父以戚如晉衛侯

歸告曰甯喜弑其君剽者喜自以為之在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傳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

孫林父既以戚屬晉衛人侵戚之南鄙茅氏

孫氏怨于晉成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成三

百人晉人召諸侯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

召公也六月公會晉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是時趙武

春秋傳注 襄公六

已代士句為政然始終黨戚而為孫氏報仇

者復如此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宋公

宋平公之嬖妾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狠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而

無寵秋楚容聘于晉過宋太子野享之伊戾

從飲用牲加書而聘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

與楚容盟矣公使視之有為合左師為之微

太子縊而死

晉人執衛甯喜

晉告。事在會澶淵時而善于殺世子產下者疑公帥而後告也。

會于澶淵甯喜從衛侯如會晉人執甯喜討其犯孫氏而殺晉成三百人也衛侯如晉人執而囚之其冬衛人歸衛姬乃釋衛侯然而不見于經者不久即歸晉衛皆失告甯喜歸亦不告故事多不倫也堂晉伯既光林父以定割又不問其弑割之故而獨党同于孫氏事至此尚何言哉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子買主楚為悼公

冬楚子

蔡侯陳侯伐鄭

鄭告

葬許靈公

十六年諸侯伐許他國皆大夫鄭簡公獨親行于今蓋十一年許欲報鄭而求諸楚不知凡幾行矣而楚不應許靈公怒其不應也故其如是而請伐鄭也曰師不與孤不歸矣此其情豈得已哉已而果死于楚死而楚將無以謝許也故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此不足有為之明驗而姑以一伐謝諸侯者也子產知其不足以有為也使遲而歸以足其志而又

不可以明言姑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

是故昧于一來以告國人之說耳豈所密言于子展而謀諸帷幄之內者哉楚爭鄭以來必有長主賢臣上下相濟今以屈建為令尹本可以分南北之衡而康非其君故建亦不以爭鄭為事弭兵之約姑息肩為楚猶踞其勝晉則靡矣平之才既出原下武也知不及建又行之以偷當此之時鄭能料楚亦能料晉南北之形勢盡入子產之目中春秋至此

又當專論一鄭矣

乙丑王二十有七年晉平十二年齊景公二十二年衛侯二十三年鄭簡公二十一年楚康王十四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封免之子在許執君慶封為左相是時為許侯云

景公即位既同盟于重丘至是來聘通嗣也

夏叔孫豹會晉平趙武楚屈建蔡景公孫歸

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武

于宋趙武今皆先晉者楚之策自先楚晉之策自

先晉魯齊晉故先趙武也傳言者先晉晉有信也。雖。鄭自此會後始無南北爭。蔡陳許皆皆與于盟。

盟于重丘之後趙文子為政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教行其禮道之以文解以靖諸侯兵可以弭於是宋向戌為告于諸侯而相期以至于宋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晉人許之將盟楚人衷甲而爭先晉人懼又先楚人夫晉之所以為晉者以其師武臣力可以合諸侯合諸侯所以禦楚楚不敢食上國而窺王畿恃有晉之強與其眾也自趙武有苟且之志而為楚人之窺故許之以及于會而後以交見之說進若曰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於屈建者一笑凡兩敵之息而不戰也當使我之兵嘗可用我有倦兵之意彼將改示其不倦以駕我之倦我苟急而從之而我乃愈繼今楚人之衷甲非真有我志也示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五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六

以戰之形而已矣而晉乃真不欲戰楚人窺之後以先歆之說進若曰先歆則弭兵不先歆不弭兵由是晉人之命制於屈建者一笑夫楚之康王本不足有為于天下屈建雖點亦未有北之圖也當子辰之日趙武為政之初天下未嘗有用兵之事何故而忽導之弭兵以召兵而楚乃衷甲以脅我弭兵之謂何故當其為會不意其有交見之言及其將盟不意其有衷甲之事至于衷甲則悔之悔之已無及矣自是以後南向而朝楚又再先于號之盟今日之事無一不為會中地然而宋之盟在彼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夫然後知弭兵之為禍烈也夫本原之失始于定剽而成于夷儀之賂外事之失始于見伐而成于交見之言一自失其正而一自失其強晉復欲合諸侯豈可得哉烏呼此所以為春秋之終也已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衛侯告殺

齊魯石邑將會宋之盟是殺在會前也而先言衛者約已行衛乃未告盟與會未嘗非聯事

衛齊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

寡子吾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

惡名對曰臣殺之君弗與知免餘攻齊氏殺

齊喜及右宰殺尸諸朝初獻公自夷儀使與

齊喜言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

鮮及殺齊喜子鮮曰遂我者出納我者死賞

罰無章何以勸沮且縛實使之遂出奔晉託

于木門不向衛國而坐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

內再見者年書名傳言不書其族連命也誤

凡書盟者多不書其會此言盟後會與盟各

向為事一經中喜會後喜盟者皆各自為事也

始所欲盟者弭兵也及楚人以交見之說進

然後遂盟交見交見則弭兵不交見則不弭

兵盟交見而弭兵在其中矣將盟楚人襲甲

襲甲所以爭先于是畏而復先楚人前目後

凡政不見先楚之文其實楚人先晉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西重王二十有八年晉平十三齊景三衛
辰七年崩一十一書或十陳哀二十四杞文五宋
平三十一秦景三十二楚康十五辛丑餘蔡三
○元子歲

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齊氏之党故石惡出奔晉

邾子來朝

襄十七年邾悼公伐我南鄙十九年晉執邾

子正邾田邾猶不服二十年仲孫速伐之今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

來朝必始好也昭元年魯亦始莖邾悼公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晉也

冬齊慶封來奔

慶封不書。慶封死在前年自縊非國討故

慶封黨崔氏而為左相賂于晉以為重丘之

盟國人欲討之而未有會也前年秋崔有案

亂討使慶封來亂以滅之崔氏已滅慶封當

卷之八
春秋傳
注
七

裏公六

九

十有一月公如楚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

南嶺
季宿
常

乙 朱楚子昭

丁巳
景王
二十

十二
二十
奏二
景曹
三武

○
一、乳
成子

春王正月公

當歲首月

春秋傳
卷之二十一
七

侯音見季

見中國諸

得復有其

朝正于廟

四
不
朝
正

經
於
り
同

夏五月八日

夏四月公至

夏四月葬

至于西門

之所致也史不書故不見經公還至于方城

李武子取卞使公治告公曰我不可入矣公

治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榮成伯賦式微乃

歸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衍卒

閔執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得焉以為閔使守舟吳子餘祭

現舟閔以刀弑之不言其君者閔不將居其

君也趙之子吳木無必報之仇也自閔弑吳

子而越之仇乃不可解迄于相滅禍始刑人

慎哉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甯

世叔儀鄭簡公孫段曹人武莒人比滕人薛人

小邾人城杞

州高邾有城之曰城

即杞縣有城之曰城

非杞縣有城之曰城

夫城晉為城之

此晉失諸侯之一事也晉平公杞出也故

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衛

太叔儀曰甚乎其城杞也鄭游吉曰晉國不

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

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列國之人噴有煩

言也如此晉于諸姬安望其復合哉

晉侯使士鞅來聘

齊城杞也公享之公臣不能具三耦

杞子來盟

晉使魯人歸侵田于杞魯歸之杞文公來盟

春秋傳注

拜杞田也

吳子使札來聘

餘祭立之四年使札徧聘列國以通嗣君吳

秋七月莖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齊高止

高止高厚子也崔杼殺高厚崔慶敗而高止

也

高止高厚子也崔杼殺高厚崔慶敗而高止

即與城杞之役則高氏之復用可知高止好
以事自為功且專公孫黃公孫寔放之于北
燕齊爭政也齊無公族黃與寔獨見任用後
復見逐于陳鮑陳氏獨專互相齟齬其所錄
未漸矣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也

二十三年 晉平十五年 齊景五 衛襄公惠元
魯成十二年 陳景二十六年 杞文七年 宋平二十三年
三 秦景三十四年 楚昭王二年 吳夷末元年 九歲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 十三

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晉楚既平楚索即位使薳罷來聘以通嗣君
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薳罷不對穆叔曰
楚令尹將行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臣其情矣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自立是為靈公

蔡景公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公
弑父之變自楚商臣以來今復再見然以實
告于諸侯者諸侯無討賊之人且謂淫而不
父仰又子之所宜弑也子弑其父而天下方

以為宜然其自立而莫之討也曷足恠哉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宋告

宋大災宋其姬卒待姆也姆不至逮于火而
死可避不避其過中之行狄姒于內女之嫁
多不書而戊戌九年獨書伯姬婦于宋其卒其
莖又皆悉書豈非憫其終不惡遺其始猶賢
于愛其死而忽焉自失卒以貽羞于千載者
歟然則伯姬之卒雖過中終為聖人之所取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春秋傳注 襄公六年 十四

名 昭必首謀傳專言括題亦未實

初靈王之弟僖季有子曰括將見王而數曰

為子必有此夫及靈王崩景王立僖括殺立
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尹言多等殺佞夫括瑕
廖奔晉今按莊二十五年殺王子顏僖二十
五年殺王子帶經皆不書此獨書者王室衰
微史或不備或雖備而紀綱已弛意所欲告
則告之無定法也故成宣以來王事之見於
經者不過王子札殺君伯毛伯王師敗績於

茅戎周公出奔晉寥二叛端而已以為有閔
于大政則此數端者安見其必不可削哉經
於外事無筆削益可微已

秋七月叔弓如宋莖宋共姬子如見經

魯人賢之使卿共莖以重其事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鄭告

不言大夫皆已奔
即非其大夫也

鄭子展卒伯有為政侈而慢為窟室以飲酒

國人惡之又強公孫黑如楚黑以駟氏之甲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五

伐之醉而奔雍梁遂奔許自許入鄭駟帶車

國人以伐之殺伯有鄭自子展為政子產為

卿已能自立于晉楚之間伯有繼其後幾亂

鄭國伯有死子展為政乃授政於子產鄭用

子產鄭之存亡所係也鄭國小而偏族大罷

多相尚以競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

侈泰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

我永冠而禱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我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

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之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

事大事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為辭令裨諲能謀於野則獲謀于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諲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七
襄公六
十六

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封賓客是以解有政

事子產所以行其政令以自立于晉楚之間

者子產之力也伯有死子展為政子產為

卿已能自立于晉楚之間伯有繼其後幾亂

鄭國伯有死子展為政乃授政於子產鄭用

子產鄭之存亡所係也鄭國小而偏族大罷

多相尚以競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

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

侈泰者因而斃之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
我永冠而禱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冬十月莖蔡景公公亦不討則不事矣今

與不莖皆史
之定文

我欲則魯不與會可知魯不與會故告于魯

十月滕子來會葬

經 131-766

諸侯會莒非禮也滕事魯獨謹故魯于昭三

年亦莒滕成公

癸酉莒莒莒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弑君稱人微者也與齊人弑其君高人宋人

弑其君杵臼同蓋而歆類職帥甸之流而不

可以為子弑其父也使子弑其父則蔡不難

以實告莒亦何憚而不以實告哉今按莒即

子夷有號無謚魯人之所不禮故傳於莒事

春秋傳注 襄公六 十九

多略詞文十八年莒弑其君庶其則曰僕國

國人以弑紀公今復曰展與同國人以攻莒

子弑之乃立何前後之一轍乃爾豈本無確

據而皆影響於道路之言然則傳與經違

而好以意為之說者不若一付之存疑之為

得也

襄公六終 起二十六年 至三十一年

春秋傳注

昭公一

昭公一 昭公名裒 魯公廬子齊歸所生以子野年

中四年

八杞文九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主鄭罕虎許人曹人

于統

春秋傳注

昭公一

會知進却却非今

公子圍為令尹將以著威于國中而行篡弑

之事假外事以益其鋒汲：為君諸國之大

夫為會于統名曰尋宋之盟要其本謀在內

不在外也說者不明其政而以楚重得志為

晉之耻因取經之先武以壓之一以為貴武

之信一以為先中國而後四夷顛倒任情結

屬聖人之意嗚呼失其質矣夫聖人之意行



乎舊史之中而無其迹者也國行襄弒方當
即襄弒以現其意而斤：為晉楚之先後豈
聖情之甚急者哉

三月取鄆

昔邑今沂州魯之東鄆。李取書
易書字此不魯與傳言伐書者誤

宿之國鄆已見于襄十二年救台之時宿歟
自廣其地以為傾魯計改此年乘莒亂而取
鄆四年取鄆五年取年婁及防茲十年取鄆
皆此志也苟不求諸本末之當而曲生其論
則鄆果誰之所取哉

春秋傳注 昭公一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告曰鍼字子車襄二
十四年如晉齊成者也

秦后子有寵于桓如二君子其母曰弗去

懼選鍼出奔晉書於經者秦告則史書經於

外事無筆削益可見也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子華卒是
為莊公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晉告曰荀吳之
將上軍自是以

後凡用兵皆通荀吳。大
鹵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交剛以來狄久不見經傳疑已微矣今復見
經是復強也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阮請

皆平自我始于是始用卒狄人笑之未陳而
薄之大敗之自是終春秋之世無狄患焉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與出奔吳

莒是為
莒公

初莒人之弒密州也莒去疾出奔齊國人立
展與展與立而奪辟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
齊人納之展與出奔吳去疾展與皆密州
子事之委志不可得而意言之

叔弓帥師疆鄆田

春秋傳注 昭公一

春既取鄆莒猶新不與田故使叔弓疆鄆田

叔弓自是嘗為季之私臣

莒邾悼公

魯始會
莒邾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楚子麇卒
公于邾自立改名

楚子麇卒
公于邾自立改名

楚子麇卒
公于邾自立改名

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十

一月己酉入問王疾縶而殺之并其二子幕

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或曰楚公子圍弒

其君康也經何以言楚子康卒哉曰國一莽

丈大不明偽赴而其腹心之臣若蓬罷伍舉

輩則國詐而多智者也現其使赴于鄭伍舉

問應為後之詞對曰寡大夫國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圖為長則所以赴于諸侯者可知

已聖人作經即本魯史舊文赴以弒則書弒

許悼公服世子止之藥卒而不能正其為非

弒是也赴以卒則書卒楚公子圖弒其君康

而不能正其為實弒是也如謂凡書弒者皆

春秋傳注昭公一四

討罪之筆而謂凡不書弒者皆實非弒則許

止之罪真與商臣蔡般等而楚公子圖鄭公

子驪舉得自遁于法之外乎以是言經則亂

賊之不誅者滋無紀矣

年王二年晉平十八齊景八衛襄四蔡重三

百五年即簡二十六魯武十五陳哀二十

九七楚重王慶元年吳夷末四孔子是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趙武卒韓起為政

公始即位故晉使來聘

夏叔弓如晉

報韓起之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鄭告黑罪。黑已見亦曰。駟黑。

鄭駟黑好在上既攻良霄而殺之又與公

孫楚爭室楚游氏亦七傳之。事在前年四月。又將作亂去游

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

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來遽而至使吏殺之

曰爾有亂心無厭國不汝堪專伐伯有而罪

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汝矯君位

事在前年六月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

春秋傳注昭公一五

寅縊尸諸周氏之衢當黑之強子產弗討懼

作亂也及其將死數其罪而尸之上明國典

下厭人心聲色不動而人知所懼子產之治

鄭為有方矣假令不殺其罪而令諸大夫得

以意誅之是擅殺一卿也鄭之亂曷可長哉

經于子產事自入陳代陳外僅見此條宜亦

聖人之所取也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平公繼室于齊少姜齊使上大夫陳無宇

晉平公繼室于齊少姜齊使上大夫陳無宇

送之少姜有寵欲以夫人之禮之謂無字

非卿執諸中都今少姜卒諸侯是以懼于晉

公如晉弔少姜也及河晉使辭曰非伉儷也

請君無勤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諸國之大

夫皆弔人心益離

景王三年晉平十九齊景九衛襄五蔡靈四
北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哀三十三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夏叔弓如滕五月莖滕成公

春秋傳注昭公一六

蒙公之莖也滕子未會故魯亦使卿莖以報之

秋小邾子來朝

自成以前小邾子未嘗役也至襄二年始從

齊崔行會于戚以城虎牢自是以徃無役不

從襄七年朝魯今昭公復朝始立復朝嗣君

季武子欲卑之穆叔不可乃止小國之不見

禮于諸侯大略如此

八月大雩

冬大雨雹

北燕伯款出奔齊

燕始通

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

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此亦定

刺之遺害也

齊景王四年晉平二十齊景十衛襄六蔡靈五
北文十一宋平三十七秦哀三十三

春王正月大雨雹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

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春秋傳注昭公一七

楚靈王既弑君而自立中國諸侯莫之敢撓

于是召朝楚之諸侯為會以示侈于中國且

將南伐吳其召魯而魯不往則事之實以其

猶告會于魯也其求諸侯于晉則傳之訛晉

既降心以相盟不待求也度故有事于北方

寔慮吳之擬其後故其志必先代吳代吳又

慮中國之人心未可知也復先會諸侯以察

人心之向背諸侯畏度之威不敢不至秋遂將七諸侯伐吳圍朱方殺慶封會用齊桓之禮討用楚莊之言傲然以號于南方自謂霸王之權莫已若也而不知列國之人已群然而目笑其將亡矣政此役也昔之敬于此而極而度亦以亡度亡而楚遂弱吳遂強升降之際感慨係之要之聖人不悲見矣

楚人執徐子也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為政執之伐吳之志已

春秋傳注昭公一八

見于此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

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凡伐吳皆以告獨此

慶封子諸侯也告不告獨此

遂威頓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八

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

封而之斧鉞以徇于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

慶封哉其君弱其族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

九月取鄆

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圖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連殺之遂以諸侯滅頓遠頓于鄆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求伐國而克城竟莫較王心不達民其虐于民之不處其難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也

鄆本莒魯間小國襄六年莒人滅鄆已為莒

邑今著丘公立而不撫鄆、叛而求李因取

之以為己邑取言易也

春秋傳注昭公一八

冬十有二月己卯叔孫豹卒

兩而連次子叔孫以不食死士端豎牛不殺子

叔孫子之昭子朝其家求而討豎牛仲尼曰

能也與經無涉附見之

甲午年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舍中軍四分公室也初作三軍叔孫穆子不

欲盟諸僖聞詛諸五父之衛知其復將有變

計也今穆子卒即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

二子各一隱其擇二之名而以會中軍播于國中若將為國家復二軍之舊者吾誰欺：天乎蓋至是而季氏之謀不獨弱公并弱二氏矣二氏弱弑君逐君無不可為矣。問季故弱二氏何不直去二氏曰勢不可也魯之立國與齊晉異晉之爭政者八卿也故首去卻次去齊次去范中行次去知而後成其為韓趙魏齊之爭政者二相也故行與季爭而殺季封與行爭而殺行陳鮑與萊高爭而去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八昭公一

十

萊高陳與鮑爭而去鮑魯自季立二家三室如一鼎足之形不可以驟革政故雖奔魯人仍立其子般儵如雖奔魯人仍立其弟弱一且斥逐國之人必有譁然其不協者矣故季之僅出于弱非謀之迂勢不可也世言季氏弱公降于魯國宜一等而不知誅其意乃與弑君者無輕重之異誅亂討賊宿其可以末弑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為戮于吳也故殺之凡告殺大

大必告其罪以為戮于吳即告屈申之罪詞也殺屈申成熊皆告而殺伯州犂獨不告則所以隱其弑于諸侯者益可知矣楚子釐卒之為偽赴柳又明矣

公如晉

即位往朝也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夏莒牟夷以年婁及防茲來奔

莒在魯之南六十里在諸城縣界

五里皆青州府與年婁連界

公方在晉而莒牟夷即以邑來奔此與宿之

春秋傳注卷之二十八昭公一

十一

有謀審矣蓋內則四分取二以專其民外則日割莒疆為自肥之計元年取鄆四年取郛此年復取年婁及防茲誘其叛臣而使之來春秋所書為季為季不為莒也獨可惟者公顯在晉而莒人昧而想諸晉不言宿而言晉公顯在晉而晉人昧而欲止公討公而不討宿公顯在晉而魯之從也若子家竊年又不能言宿之所以弱公之事與公之所以見弱之情昧焉無一語以自明迨夫

秋七月公至自晉

昭公如晉者七見止者一至河乃復者五惟

春秋傳注

昭公一

十二

年此年得善往返然亦樂於不免焉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紛泉

池粉
開泉

莒人來討叔弓敗之于訖泉叔弓季氏之私

人明矣

秦伯平

不喜名史失
之子哀公正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

吳楚告以威中國。越始見絳夏少康之廢子
使封于越今浙江紹興府是地以國吳越使
非句踐稱王乃月踐事與允常無涉徐初見執
徐今挈之以伐吳後復伐

楚方伐吳今復伐吳者前年冬吳伐楚入棘
檟麻以報朱方之役不告故不書今楚復以
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檟麻之役楚欲以
強憚吳也

強懾吳也

乙丑 景王 六年 晉平 二十 一 齊宣 十二 衛襄 八 蔡
九 年 聖七 邾簡 三十 魯武 十 九 陳哀 三

十三杞文十四卒宋平四十八秦
哀公元年楚靈王吳夷末八孔子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是弟欲登立
為平公

墓秦景公
魯始
會墓

夏季孫宿如晉

春秋傳注
昭公一

十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季宿辭籩而後

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夫莒田即年

妻防茲之田晉嘗以此欲止公以為討矣既

而免公則當計季胡不見討而反授以田哉

夫人有不赦之罪必將百計以免之免之既

得必將不見罪而見賢則所倚以為奸者即

任此取年姜防茲不赦之罪也晉不見討而

反授以田不見罪而見賢也苟無解免之策

胡能一旦而至此哉故一如晉也有以厭君

之款則晉侯享之有加蓬有以厭臣之欲則
解蓬卒事晉人以為知禮而重其好貨故嘗
以為晉之辱昭自五年止公始其庇季也自
六年如晉始不然自邲勞至于贈賄無失禮
與季宿之解蓬總一儀而非禮也胡于公也
掩其長而形其短于季也沒其罪而美其奸
哉賄賂之情蓋在此年之內矣

莖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春秋傳注 昭公一

十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
柳聞之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
人之族亡人華臣等也既盟于北郭矣公使
視之有烏遂遂合比奔衛

秋九月大雩

楚遂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于楚于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遂洩伐徐吳人救之楚令尹子蕩帥師伐吳
吳人敗其師于房鍾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聘也傳言且弔敗楚不告敗魯為得弔敗
燕簡公奔齊景公欲納之故伐燕然此晉
事也齊請之而晉許之齊有代興之心晉益
不以諸侯為事矣

春秋傳注

昭公一

十五

昭公一終

起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九

昭公二

丙寅十七年晉平二十三年齊景三十四衛襄九年

春王正月齊景三十四衛襄九年

魯與齊平也齊景三十四衛襄九年

不報齊慶封齊景三十四衛襄九年

來必有不平之意齊景三十四衛襄九年

何為也哉此可以明傳之多訛矣

三月公如楚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使遠感疆

叔孫舍如齊蒞盟舍約之子始見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左傳作姁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長子繁之足不良于行

九月公至自楚次子元立是為靈公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宿長子彌而立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衛襄公十四年

春陳候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陳候是以定告于諸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

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

徒招與公子迺袁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

招公子迺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偃師

之子吳奔于楚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公子留與齊鄭陳旋

因偃師之變恚而卒是則哀雖寵留非有殺

偃師之志也偃師殺而哀始痛求死無地矣

廢立之際間不容髮顧欲兩利而俱存之哀

之愚不亦愚之甚者哉

叔弓如晉

晉平公為虎祁之宮諸侯賀之叔弓如晉賀
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
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賀之子太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將天
下實賀于時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作事不
將怨讎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怨讎並作莫必其性石言不亦宜乎叔
向曰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春秋傳注
卷之五十九

昭公二

三

楚人執陳行人于微師殺之

陳告

于微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楚人執而殺之

非其罪也而殺之蓋將有事于討陳矣

陳公子留出奔鄭

陳告

楚既殺于微師留懼奔鄭陳自是數月無君

秋蒐于紅

紅地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講武也春秋時多用

蒐晉傳每言蒐齊亦因社以蒐魯蒐久廢而

昭定以下獨五言蒐者兵已屬于季氏每耀

武以示于國中也蒐于紅自振年至于商衛

車車千乘振年魯東界商宋地宋與衛皆魯

西界盡魯四境以為蒐可謂大矣而不言大

者史闕文非義所係亦不以公行不行為辨

也十一年蒐比蒲公不行亦稱大蒐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招主

招與迥同殺世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及楚殺

于微師公子留奔鄭招急使人自解于楚委罪于

公子迥而殺之楚亦終信其說而放公子招

春秋傳注
卷之五十九

昭公二

四

公子招卒逝于刑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陳告曰據傳去歲年孫

陳時楚雲已至陳不以君及棄疾可執陳公

公子招殺之于越

招陳無陳也口是時殺陳孔奐

楚靈既殺于微師于時偃師之子吳英在楚

楚使棄疾奉吳以衛陳曰將定而國公子招

既自解于靈因以國下靈免公子招之死

葬陳哀公

放之于越而使穿封成為陳公蓋以詐下陳
陳既聽即滅陳而縣之也初靈王卜曰余尚
得天下不吉投龜詒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
不予界余必自取之蓋其志嘗欲南取吳北
取宋鄭以及于晉而陳蔡二國者則國所為
滅此朝食者也適有偃師之冢既假討罪以
滅陳既滅陳即滅蔡遂使五大夫圍徐以懼
吳此其志豈嘗一日忘天下哉彼懷圖天下
之心而先談其威于陳蔡苟無乾絡則中國
之憂方甚大耳左氏知楚處之暴而不知其
有圖天下之心猶陳叔于陳蔡之存亡吾
笑其言之末矣

凡諸侯葬魯會往會之則書今傳云與墜衣
克殺焉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則墜不成禮
魯安得而會楚史又安得而書之哉蓋靈假
討罪以滅陳而又假葬陳君以示德赴告諸
侯諸侯往會魯史記之是則確然其可據耳

莊四年齊侯莖紀伯姬事亦類此蓋暴人之
作詐將以愚天下以自愚其行事多出此也
戊辰二王十九年晉平二十五年齊景十五
二陳滅杞平三宋平四十一鄭簡三十三
哀四楚靈八吳與宋十一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鰲會楚子于陳畏
之也于時圍陳雖棄疾楚子定已至陳故諸
國之大夫往會之

許遷于夷

許告

春秋傳注

昭公二

六

成十五年許遷于葉度以葉為方城外菽欲
蕙有之故遷許于夷而質許圍夷即城父也
城父本陳之閒地即今鳳陽府亳州東南七
十里楚滅陳遷許于此復遷城父人于陳今
無與許雜遷方城外于許今葉之民從許君
焉平王立還許于葉

夏四月陳災

陳來告也凡外災告魯往弔之則書齊宋而
外魯不往弔則不復書今書陳災魯往弔也

當是時陳已滅矣誰實來告蓋使穿封成爲
陳公成據陳之國倚楚之強將此自比于小
國諸侯國滅而史不滅遂以己之災布告列
國列國畏楚而媾成使往弔之史是以書是
則確然其可據者耳如云叔弓使車而歸語
陳故則魯固未嘗往弔也史又安得而書之
哉彼較梁者知經之爲經而不知經之一本
于史以爲閔陳而存之夫可以意而存即可
以意而削經之爲經益留亂而無紀矣

春秋傳注 昭公二
秋仲孫矧如齊矧之子

襄之二十七年齊景公立使慶封來聘以通
嗣君魯不報聘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
泣盟而非報聘今使報聘脩鄭好焉

冬築郎囿

季氏四分取二兵民平制于己故多闢苑狩
之地焉平子歆速成叔孫不可事之出于季
氏可知已

己未王十年齊景公十六年 己三年

十三陳滅紀平四年平十四孔子年二十
春王正月
夏齊樂施來奔齊公之時陳鮑高四族爲政陳者陳無

齊景公之時陳鮑高四族爲政陳者陳無
鮑仲之徒鮑者鮑國鮑文子叔牙之後來即
公孫董之子二族皆齊高氏皆嗜酒信內多
怨強子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
子良將攻陳鮑陳鮑皆授甲使視二子則皆
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
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遂伐齊高氏殺于矧
乘高敗乘施高疆來奔夫齊之公族百不睹
一而二惠獨在董又以討慶封有功子國萬
萬庇其本根齊所以自庇者幸有此也陳自
敬仲奔齊此有齊國至于桓子豆區釜鍾日
行惠于國中識者已有伐齊之患故公孫寵
卒晏子曰姜氏弱矣而嫡氏將昌二惠競與
猶可又弱一個焉姜其危哉今乘飲酒而逐
之又駕浮說以詒鮑氏而并力以逐之公族

盡出陳氏益專與鳩氏之地不在太公之商而在桓子之目中矣夫陳恒弑君聖人之所痛也有世可知齊將為陳亦聖人之所明知也而原其本始祇曰齊乘施來奔聖人之志豈在史文之外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覆帥師伐莒意如

見孫始

意如新襲世卿貪橫無厭甚于其祖見其祖

取郛取郛取牟妻防茲以為誠得莒國而盡

春秋傳注

昭公二

九

有之則已之強且迫于魯四分有二之區

曷足冀哉于時叔弓久為私人可順指使仲

孫覆唯諾無所短長驅此二卿而用之

則通國之兵幾于盡出莒直可旦暮下而不

謂其僅取一郛也取一郛意如意不自得將

不屑書史亦無所事于書而或者乃曰公見

討于平丘故諱之妄哉斯言真不達于事情

之變矣關鄭地

戊子晉侯彪卒子夷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子慆立為元公

庚子十四年十有一年晉昭公不立為元公

十四年十有一年晉昭公不立為元公

十四年十有一年晉昭公不立為元公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人

告不他故以楚子之名告為楚公子棄疾帥師

圍蔡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蔡侯般者也方見觀于棄故頭非今月時使

之人其誰不自怵况當壁有兆又靈王之所
必忘者乎其後八月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
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若父
擇臣莫若君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
戒惟懼之間其疑棄疾也如此為棄疾者宜
思有以自處矣故朝吳在蔡寔棄疾之腹心
許以復封以謀其國而圖其君且以殺死人
欲救死其誰不致死故楚靈王以詐殺身則
殺蔡侯厥其速之也

春秋傳注
昭公二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大蒐于比蒲比蒲地近鄭方有母喪公必不

公亦稱大蒐是知蒐與大蒐定十四年鄭子來會

甫蒐復蒐以取鄭故備苦人之怨至也

仲孫纘會邾子盟于祿祥

祿祥地

襄二十八年邾子來朝昭元年魯亦會莒邾

悼公是已通也今何以復急于盟魯方伐莒
取邾邾莒同仇虞二國之復合也故急盟以
離之然而卒皆怨于平丘則庶其之奔邾固不

能釋怨也是亦季孫之所致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昭韓起齊景國弱宋元華亥

衛重北宮佗鄭簡罕虎曹人武杞人平于厥愁

韓起于昭二年為政于今蓋十年矣夜然無
所見于時起之不能蓋可知也○厥愁地闕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

不能救蔡物以無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愁謀救蔡也夫荀吳之

所謂救不合諸侯以用兵更何策哉而韓起

為政憚楚畏戰使狐父請蔡于楚無論勿許

春秋傳注
昭公二

即許亦何以自立故晉之不能始于趙孟而

極于韓宣暮氣之不揚不可為也天下雖安

忘戰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而益見也已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婦

葬齊婦公不感晉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

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

國不忌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

用之恭古

拒守八閏月晉不能救卒以滅蔡執蔡世子

有用之于國山中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

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于是城陳蔡不羹

音郎使棄疾為蔡公

辛未王十有二年昭二年齊景公十八衛靈公五年

二十五年陳威公六年宋元公四年

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齊昭公二十二年齊景公五年

燕簡公奔于齊六年齊侯伐北燕納之不克

今復使高偃納之齊景公有代與之心知晉事

之不能也陽即唐燕之別邑事之本末傳皆

不詳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子平五足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宋元新立通嗣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送公行教不晉以

公如晉昭初立朝嗣君也取鄭之役晉人

想于晉以平公之喪未之治也今朝嗣君

晉人辭公子慈遂如晉慈即襄公之弟昭

公叔父也初季平子立而不禮于南蒯南蒯

謂公子慈我出季氏而歸其室于公子更其

位我以費為公臣慈許之慈告公而遂從公

如晉君臣之際既有密謀又乘晉之怒而言

春秋傳注昭公二

晉而蒯乃叛而之齊慈之言先不信于晉矣

事安得成故不待季覺聞叛即奔非奔叛也

奔其言之不信于晉也蒯以齊有代與之心

疑必可恃遂留然而如齊豈意圓之一年齊

救不出誤此一動季氏復全惜哉惜哉故南

蒯之將叛也鄉人數之曰恤乎秋乎攸乎

深思而淺謀通身而遠志家人而君國有人

矣哉將適費飲鄉人酒或歌之曰我有國生

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信其鄰者

耻乎已乎已乎非吾党之士乎其事機之宣洩如此淺謀躁動卒成乾侯南蒯乎忠則忠矣無所逃其罪矣

五月莖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告。成熊得臣四世孫與開椒同族也。

開椒之亂在宣四年距此已六十四年猶以

熊為若敖之餘也而殺之其說左矣蓋殺成

熊必自有故而偃開椒之說以告于諸侯肘

春秋傳注

昭公二

十五

服之人其誰不自怵此楚國之衆之所以必

欲殺成而後快歟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慙出奔齊

慙既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還及

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叛何以不書家臣之

姓名不登史策侯犯陽虎亦猶是也

楚子伐徐

楚告

楚處既滅陳蔡狂逞其欲將有事于北方而

患吳之挽其後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黃尹午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

為之援直以楚子伐徐告于諸侯者所以示

威于中國也乾谿在今亳州東南七十里即

成父楚以乾谿為南北要地而築章華臺于

此次乾谿實樂章華也處竟死于此焉

晉伐鮮虞

晉告。滅肥不書。

鮮虞狄之別種在今真定府新樂縣戰國時

所謂中山者是也是時狄稍弱而鮮虞獨強

春秋傳注

昭公二

十六

自此至春秋之末凡五用兵猶不能服門庭

之馳伐之為宜故終于伐鮮虞無訊不稱師

將史闕文非義所係如曰假道鮮虞入昔陽

以是狄晉則滅肥之事也安得移之于此日

哉

昭公二終

起己年止
十二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

昭公三 十有三年 晉昭公三 齊景公 十九 衛 公 六

申 六年 十 有 三 年 晉 昭 公 三 齊 景 公 十 九 衛 公 六

春 叔弓帥師圍費 費 李氏邑 今兗州

叔弓季氏之私人故帥師圍費晉既不顧齊

無救援國之一年費人司徒老祁慮發却兩

前南蒯奔齊不言蒯奔者微者姓名不登史

春秋傳注 昭公三 一

策也公山弗狃以費叛召子欲往則南蒯之

叛宜非聖人所重敗矣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棄疾并皆。棄疾自

以子旗為令尹即聞成然。乾谿已見

棄疾以當璧之叱為虔所忌日以殺虔為事

而蔡之遺臣曰朝吳者知棄疾有非常之謀

亦欲乘之以復蔡內連遂居許園蔡消蔓成

然群喪職之族外連越大夫常壽過作亂以

嘗之王次乾谿以棄疾命召比黑肱于晉帥

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衆以入楚殺

太子孫及公子罷敵立比為王黑肱為令尹

棄疾自立為司馬令于乾谿曰先歸復所後

者蒯王師潰五月癸亥王縊于申亥氏告于

諸侯曰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

谿歸其罪于比也方棄疾之入而王之未縊

于乾谿也棄疾使人周走而呼曰王至矣使

蔓成然走告于于于哲曰至王至矣國人殺

君司馬將來矣又有呼而走至曰衆至矣二

子懼皆自殺明日棄疾即位改名熊居是為

平王夫歌得國者棄疾也謀弑靈王者棄疾

也謀殺子于于哲者棄疾也一朝而殺三兄

以圖其國而質其身患莫大焉罪莫深焉然

而告于諸侯曰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復白君

于討賊之名以微示夫宜立為王之意故知

其為舊史知其為告文則攷人之情偽盡出

而聖人之好惡亦自明以為聖人之文則是

非顛倒將有紛出而不可終窮者矣胡氏之言曰凡有君臣之義當重之以弑君之名此非棄疾之君止可繩之以而下相殺之例也

不歆盟叔向責之辛未治兵運而不旆壬申復旆齊侯懼而復盟邾人莒人愬魯于晉侯不見公不與盟執季孫意如以歸是行也以力服人事不可再晉合諸侯于是止文之霸業竟以平丘為終事焉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元衡侯鄭

蔡侯廬歸于蔡蔡告陳侯吳歸于陳陳許不告故

伯定曹伯武莒子邾子滕子薛伯祀伯小邾子

平王初立矯虔之所為復胡許沈道房申六

于平丘既會而後言盟此與盟別為二事一經中

小國于故居而其大者無若復陳蔡隱太子

立盟也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于鄭

有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偃師之子吳歸于

言會也昭公三

陳復封也報入芝之功而信朝吳之納君子

春秋傳注昭公三

以平之初政其有可觀者此焉

子皮始為政公至自會

冬十月葬蔡靈公

厥怒之會欲救蔡而不能畏楚度也今度楚

國復乃莖凡三十有一月孫莖其祖也

矣于時叔向用事思復合諸侯以嗣伯而慮

公如晉至河乃復

其不可合也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若將有

公如晉請意如也意如在晉而能使公不敢

事于用兵然者諸侯畏之乃皆來會遂會諸

不為之請積威所制抑何橫之至是哉晉人

侯于平丘凡合諸侯而為盟不復言會晉

辭公乃歸

慮諸侯之皆戴故先言會以來之既會而後

尋盟恐其猶有不協也先是齊侯之朝于晉也

宴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至是齊侯

吳滅州來

吳告自是以後吳始略

州來楚之門戶吳所必爭吳知平王初立未

能出師遂乘間以滅州來且以告于諸侯以明

其能弱楚之意其後十九年楚人滅州來二

十三年吳復伐州來楚遂越帥師及諸侯之

師奔命救州來事多不告故不見經要之入

郢之師兆于此矣

十有四年晉昭公四年齊景公二十七年

楚平王元年吳元八年吳元十六年

春意如至自晉意如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

意如不稱季孫一事而再見者

意如猶在晉子服惠伯私于中行穆子曰魯

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瘵

于晉穆子告韓宣子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

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夫晉卿之橫

豈一子服之浮詞即能免季孫而歸之哉蓋

必復以賄免矣何以知其賄免前年冬公如

晉荀吳曰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乃辭

公是未有止公之意也胡十五年冬公如晉

晉猶以取郕故復止公以討之哉意如之于

晉也必將自脫其罪脫其罪必將郅罪于公

苟無所利晉不能違心而遽以公為罪首也

明矣如曰為夷執親義將不可則不惡行之

于季者而獨行之于公哉比事以現知季之

以賄免無疑也

三月曹伯滕卒子頃立是為平公

春秋傳注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子郕立是為共公

其公子意恢意恢告

八月莒莒丘公卒其子郕公不感國人弗順

歆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茲夫善于庚

與而惠公子意恢郕公善意恢惠公子鐸

因蒲餘侯而蒲餘侯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

出君而納庚與冬十二月蒲餘侯殺意恢郕

其似可也

春王正月

春秋傳注

二月癸酉

夏蔡朝吳

朝吳謀以

因信朝吳

者言朝吳

怕信弄故

去之無損

也

七
山
一

樂平人

多不書然

秋傳注

無筆削益

月丁巳朔

晉荀爽

十二年伐

子戴經

女界

三十五

原 王

九
千
一

安未

冬如晉迨夏始歸晉止公也何以止公取郟
之役吾人慙于會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是以辭公而不盟迨
意如行賄移罪于公以復見止是代季受名
也代季受名即季受牟夷晉欲止公之故智
也子服昭伯曰君知弱六卿強而奢傲將因
是以習實為常晉之於昭蓋真以為常矣

九月大雩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肆其是之謂子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而棄子故名楚誘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

聚也地在申葉許鄭之西而南界楚之白羽
楚疑其為晉用故誘殺之蓋平丘之三年復
有北方之虞也楚殺戎蠻于故晉滅陸渾戎

丙景王二十有七年
 子十三年
 五十四年
 元七年
 夫七
 年乃就學于邾子明
 春小邾子來朝

相忌之形左次蓋多荒略矣

夏公至自晉
其不書諱之所也謂在是則內母年春
聖有不公不
之人疑朝
諱是疑正
止也削于
于傳以石
通言顯史
經晉人止
事公在

昭三年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
不可今後來朝畏強臣也

秋郟子來朝

郟子來七年朝魯今復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戎甚睦于楚故晉滅之亦以除腹心之疾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春秋傳注昭公三

長岸楚地吳以舟師深入楚地楚之司馬子魚禦之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

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先復取餘皇楚師亦敗勝負雅均要之伐楚之勢深矣

丁未王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異其同日

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曰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然則四國非來告乎曰鄭使行人告于諸侯則四國之皆告可知又曰許不弔災則魯之皆弔又可知弔所以書災言其日并而志之志甚異也

六月邾人入郛

邾人藉稻邾人襲郛遂入之盡俘以歸邾子

曰余無歸矣從幣于邾莊公反其夫人而

書經于外事無筆削益可徵矣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于白羽

十五年楚平王復遷邑還許于葉王子勝曰

葉在楚方城外之敵也許于鄭仇晉鄭方睦

鄭若伐許而晉助之與楚之畏地矣君盍遷許楚子說使王子勝遷許于析實白羽

公九年陳惠七年平十三年宋。孔子年二十
元九秦集十四楚平六吳條四。九通晉學琴
子師

春宋公伐邾

宋公伐邾不告

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
公伐邾圍邾取之乃盡婦邾俘邾人邾人徐
人會宋公同盟于邾不書宋不告也夫以齊
侯之伐徐也而盟諸侯于蒲隨以宋公之伐
邾也而同盟諸侯于邾天下無伯人自為伐
亦人自為盟升降之故雖不書豈無所慨于
中哉以是益知經之為經固不以書不書為
取舍矣

春秋傳注 昭公三 十三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止奔晉悼公

按左氏曰許悼公癘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
藥卒太子奔晉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
以事君舍藥物可也此知世子之非實弑而
以弑其君為聖人之書聖人之責人不如是
其已甚矣穀梁傳曰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
乎其位哭泣飲餞粥嗑不容粒未踰年而卒

此則事之情實止曰我與夫弑者因以弑其
君赴于諸侯聖人之所不能革其殆是乎嗟
乎止之心孝子之心也明知弑父之名之不
可有而甘以其身受之此豈矯飾于身名之
降者自世之言經者不知經之一本乎舊史
而好以聖人之意當之則有以孝子為賊子
而加誅討于其間名實之衷益昏亂而無所
底矣豈不謬哉

己卯地震

春秋傳注 昭公三 十四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齊告

齊景有代興之心謀納郊公故使高發伐莒
如云經有筆削則此等者不書可也

冬葬許悼公

止非弑君者也君死止出許故有君何故不
葬而會之此其常也

昭公三終

起十三年止十九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昭公四



己未年二十二年
庚申年二十三年
辛酉年二十四年
壬戌年二十五年
癸亥年二十六年
甲子年二十七年
乙丑年二十八年
丙寅年二十九年
丁卯年三十年
戊辰年三十一年
己巳年三十二年
庚午年三十三年
辛未年三十四年
壬申年三十五年
癸酉年三十六年
甲戌年三十七年
乙亥年三十八年
丙子年三十九年
丁丑年四十年
戊寅年四十一年
己卯年四十二年
庚辰年四十三年
辛巳年四十四年
壬午年四十五年
癸未年四十六年
甲申年四十七年
乙酉年四十八年
丙戌年四十九年
丁亥年五十年
戊子年五十一年
己丑年五十二年
庚寅年五十三年
辛卯年五十四年
壬辰年五十五年
癸巳年五十六年
甲午年五十七年
乙未年五十八年
丙申年五十九年
丁酉年六十年
戊戌年六十一年
己亥年六十二年
庚子年六十三年
辛丑年六十四年
壬寅年六十五年
癸卯年六十六年
甲辰年六十七年
乙巳年六十八年
丙午年六十九年
丁未年七十年
戊申年七十一年
己酉年七十二年
庚戌年七十三年
辛亥年七十四年
壬子年七十五年
癸丑年七十六年
甲寅年七十七年
乙卯年七十八年
丙辰年七十九年
丁巳年八十年
戊午年八十一年
己未年八十二年
庚申年八十三年
辛酉年八十四年
壬戌年八十五年
癸亥年八十六年
甲子年八十七年
乙丑年八十八年
丙寅年八十九年
丁卯年九十年
戊辰年九十一年
己巳年九十二年
庚午年九十三年
辛未年九十四年
壬申年九十五年
癸酉年九十六年
甲戌年九十七年
乙亥年九十八年
丙子年九十九年
丁丑年一百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鄧出奔宋

曹公孫會自鄧出奔宋

傳無事定公羊以會為喜時威即子後度亦無

據之言不足論也奔而言自一日畔一日特

春秋傳注 昭公四 一

放而後出奔鳴呼抑又安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孟縶者衛靈公之同母兄也不良于足故

立靈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邾有役

則反之無則取之政齊豹故作亂公孟有事

于孟縶之門外齊子氏惟于門外而伏甲為

以戈擊公孟遂殺之告曰盜言賊殺也經于

外事無算制故亦得書左氏以書盜為聖人

之筆而強為之義曰求名而亡已失告文之

意文定又移獄于宗魯抑又不根之甚矣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宋告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亥向寧華定

謀曰亡愈于死先諸于是誘群公子殺之而

質公之太子湫公亦取華向之子以為質公

數如華氏華亥欲歸公子向寧不可公曰余

不忍其詞遂殺華向之質而改之華向奔陳

使華犴還質子于公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子來立明

春秋傳注 昭公四 二

二十有一年

齊頃公五年 魯哀公十四年 衛懿公十四年 宋元公十四年 鄭昭公十四年 陳惠公十四年 蔡侯廬卒 楚平王十四年 秦哀公十四年 燕昭王十四年 魏襄王十四年 趙威王十四年 韓宣惠王十四年 燕昭王十四年 魏襄王十四年 趙威王十四年 韓宣惠王十四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通嗣君也是時叔舍為政意如欲惡

諸晉使有司殺禮以怒之是年冬公如晉

人解公二十三年叔舍如晉人執叔舍皆

本諸此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宋大司馬華費遂生華貍華多僚多僚與貍

相惡譖之于公曰貍將納亡人公懼使費遂

逐華貍華貍知之遂殺多僚而叔司馬以叛

因以召亡人士人華向等復入于宋居廬門

以南里叛宋城舊郕及桑林之門而守之此

其亂又在華貍而不在華向宋告華向入而

不告華貍故仍以華向書要之實貍之所召也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春秋傳注昭公四

八月乙亥叔輅卒

蔡侯朱出奔楚

蔡國立是為蔡公

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

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國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子將

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

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

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

無他矣此沈尹戌所謂去朝吳出蔡侯朱屏

王耳目使不聰明者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頃立且拜士鞅之聘也左氏曰晉將伐鮮

虞故辭公夫即伐鮮虞何病于待賓況未嘗

有事于伐乎蓋士鞅來聘殺禮以慢之故怒

公而不納耳嗚呼晉與魯昭總在意如喜怒

中矣

已丑年二十有二年

昭公四

齊侯伐莒

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謀納郕公也莒子敗之

于壽餘齊侯復伐莒經于外事無筆削來告

則書北郭啓不告則不書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曹翰胡收宋與

華氏戰于豬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華氏戰于豬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

楚乞師楚遂越帥師逆華氏宋公不可諸侯之成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楚

大蒐于昌間

昌間蓋魯近邾之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昌山疑即其處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子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

叔鞅子次

景王太子壽于景之十八年卒王后亦崩壽

之母弟猛與自皆無寵王寵王子朝欲立之

子朝之傳賓孟及群王子還姑發弱驥延定

春秋傳注 昭公四

五

稠等皆党之景王崩劉子單子奉王猛而葬

景王子朝率其党人以作亂此王室亂之實

也而傳言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經亦

順而書之者叔鞅如京師本以葬喪行值劉

單之以速葬行事也因會葬以葬復公言

王室已亂葬非其期此復公之言所以引使

臣之咎非泛言其亂已也復于公故史得書

然則仍以內詞書不可以為外詞而疑其不

據告而書如曰本使人之言即書于策則居

皇以後子朝奔楚以前誰非王室亂之事胡獨取其梗概而贅言之哉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王猛告。天子未始

以名告。劉子力卷字伯余又石秋單子石孫皆王室之世也。皇在今河南府單縣西南

劉單王室之大忠也先是劉猷公之子伯余

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欲殺之又惡王

子朝之言以為亂欲去之王田北山使公卿

皆從將殺劉單王以心疾暴崩劉單奉王子

猛攻賓孟而殺之及葬景王而子朝作亂欲

春秋傳注 昭公四

六

殺單子單子戰而敗以王猛居于皇此忠于

王猛之始事也不曰王猛居于皇而曰劉單

以之者猛不能自立其出與入皆劉單之功

史家告實非聖人之貶文可知文定泥于以

之一言而曰人而曰以能廢立之也又曰扶

天子令諸侯而專國柄者也夫為人臣秉忠

孝之性出萬死以赴君父之難既奉王猛于

王城又立敬王而逐亂賊卒以成功告文武

之靈斯亦可以免于貶矣而以目之一字

疑聖人之情豈春秋之功罪若是其倒置乎哉故凡泥于文而不求諸實未有不至于倒置者已是不可以不辨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告

王城今河南府城唐苑是即武王定鼎郊廓周公營此以為東都者也東遷以來天子世居之已稱京師而曰王城者臣民遊散掬為亂區不復成其為京師不以京師告也先是子朝據王城王猛居皇既單子告急于晉又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一昭公四七

殺子朝之党子朝奔京劉子單子以晉荀躒藉蒞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帥納王于王城王猛始入猛若不卒子朝必亡不幸王猛卒人心疑晉復佚朝而微見交通之迹子朝篡立其党日繁繇是王室之蠢不得定耳

冬十月王子猛卒不卒也王猛卒也國人追諡為敬王

敬王之立亦晉單之功也不告立故不書立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二十有三年晉頃七年齊景二十九年衛定十一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平丘以來邾魯相惡邾人城莒還道經武城武城人來間而取邾師邾人愬于晉人來討魯使叔孫舍如晉以謝之

癸丑叔鞅卒叔鞅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雖以取邾師為罪而執行人亦以得罪于士鞅故士鞅之聘也叔舍為政季使有司殺禮以怒之今使叔孫叔孫往則必執而快意如此又意如之私心也

晉人圍郊王告。晉二大夫稱人王告。臨

晉既納王猛于王城矣子朝在京晉師伐之毀其西南此垂破之勢也破則子朝可擒敬王定矣何復去之而圍郊乎圍郊則佚賊可知無故佚賊則有交通之迹可知至明年晉使士景伯蒞問周政于介衆介衆言其故乃

辭于朝而絕其使非交通胡至是而始絕哉
晉既通子朝于朝之党復熾稱制于王城者
三年有奇則皆晉人之所致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蔡侯卒于楚不葬也成其為

名收復諡之曰昭公

東國立而朝于楚國卒于楚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庚與奔而說曰共公號

不待年也即名無致獲

莒子庚與居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

春秋傳注昭公四

九

患之又欲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與來奔

齊人納郊公不書莒不告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

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吳告勝。吳雖居新魯史

但以沈子。滅獲雖其詞

為州來也昭十三年吳既滅州來十九年楚

人取而城之令吳復伐州來楚令尹子瑕疾

遂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子瑕卒

楚師燬吳子以罪人三千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
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許蔡頓
亦敗楚帥大敗吳復取州來吳告勝而不告
取州來敗不見經要之吳人之勢偪矣

天王居于狄泉上告

敬王立于王城尹固召伯奭南宮極等復党

子朝以入于尹召伯奭南宮極以成周人成

尹王出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今居狄泉避

子朝也狄泉即翟泉在成周下都杜氏所謂

春秋傳注昭公四

十

雒陽城內太倉西南池水也其時成周自為

一城而狄泉在城外至後城成周始遽入之

王因以成周為定居不復都王城周之復東

蓋始諸此雖詰曰我卜澗水東澗水而惟雒

食者即王城又云我又卜澗水東亦惟雒食

者即成周周公營之以遷殷頑民故曰下都

今之雒陽是也王避子朝不居成周之內城

而居狄泉者于時尹氏党子朝而成周人嘗

為成尹則王有疑烏可知矣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自以立君者尹國尹氏國

敬王既出尹氏與其党遂立子朝自此年七

月至昭二十六年十月閏三年有奇子朝稱

制子王成于時敬王在東曰東王子朝在西

曰西王孰正孰邪莫能辨也經要傳詳經事

之不明必致于傳而天王居狄泉尹氏立王

子朝左氏反無其文則傳之詳略固有紛然

其無當者矣

春秋傳注 昭公四

十一

八月乙未地震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觀卒

是孟僖子介不能相死於位

人之終也無以死於位

為政也無以死於位

為政也無以死於位

為政也無以死於位

叔孫舍至自晉左傳叔孫舍至自晉

叔孫舍見執不屈晉使士彌年禮而歸之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丁酉杞伯郁釐卒

冬吳滅巢巢公之弟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

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達之吳踵

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王及圍陽而還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鍾離非國故不告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

在矣王一動而亡二姓之師幾如是而不及郢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王三月

葬杞平公

葬杞平公

葬杞平公

葬杞平公

欲以元路四封孔子要
春叔孫舍如宋

昭十二年宋元公立使華定來聘以通嗣君
闕然久不報今使報聘非逆也舍不當為意
如逆妻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
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一名志父趙武孫趙成子成不見經見春秋
是時韓起尚為政而趙鞅主國事政教之旁
落父可知已○齊獨不書○
黃父即黑壤晉地今無攷
春秋傳注
昭公四

晉自園郛以來已三年矣子朝入王城天王
居狄泉晉已置王室於度外自前年三月士
景伯蒞問晉故始絕子朝然亦未以納王為
事也幸而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范獻子曰若
王室何對曰廢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
將及焉今王室實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
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獻子懼乃微會于諸
侯期於明年今年夏會于黃父謀納王也趙
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

將納王夫王之在疚危于累卵緩之時日即
有頃洞之憂而曰期以明年又曰明年將細
王是何王室之難日復一日若痿者之不可
起哉蓋晉既不以王為事晉之諸卿又復不
以晉為事勉而為會以塞聲跡之請耳豈真
有事于王室哉蓋至是而晉之為晉亦末如
之何已也

有鵲鵲來巢鵲所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傳注
昭公四

九月己亥公孫於齊

意如遜君也季之無君自成費以來已五十
年日長矣勢不可待念而代季氏偽請于
沂工以祭罪偽而請因偽請以五乘亡兵衆
既集遂伐公徒公徒敗績公與臧孫如墓謀
遂行孫齊此事之實也而左氏之言叔孫氏
之司馬陷西北隅以入又曰孟氏殺郕昭伯
叔與孟豈佐季以逐君者哉又其甚者曰季
公若以殺申夜姑怨平子郕昭伯以闕難亦

次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齊侯上邑今無。野井。昭公四。十五。陽州。

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而謀去季氏子家
竊曰護人以君僥倖不可為也此瑣屑之言
恐不足據季欲擅國公即不伐終當逐公
實怨季即無公若輩終當伐季舍本原之論
而區區于發難之因何足述哉事至此但以
經據傳之煩言勿論可也
昭伯無後說以孫氏之族。昭公為昭公子名。
於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
昭公四。十五。陽州。
次於陽州以待齊命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
先至于野井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
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
以從此非無信之言也景有代興之心而有
好名之癖北燕伯欵出奔齊終納北燕伯
于陽莒郊公出奔齊伐莒而納郊公于朝
之亂王不告急則黃父之會齊遂不出今公
不之晉而之齊以為是將有托于我也魯
若迎其機而用之未必不伐季齊而伐季晉

春

昭公四。十六。

亦何至党季以敬齊哉自魯之臣先有齊君
無信不如早之晉之言而用齊之機魯已自
失之矣是則子家之過也且其時主孫齊者
臧昭伯也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一
心好惡同之繾綣從公無通外內此亦衛成
公之審武子也而子家子必與之異現其用
意以為彌縫季氏可以通外內以復公而抑
知季之為季豈子家子所能致哉故公之誤
不在不之晉而之齊而在不善用齊善用齊
則梁丘據者即為昭用而不為季用矣是在
所以用之而已矣
昭伯出奔齊。昭公四。十六。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子不敗。其書曰史。家之常于時公難在外。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子不立。是為。公。今聞。
諸侯卒于境內不地曲棘宋地何以地宋元

公為公如晉將求納公至曲棘而卒其告于魯曰寡君以君故如晉卒于曲棘然則告魯

之言非告諸侯之言也宋欲納公則凡來赴者皆赴于公必不赴于季矣彼謂書其地以

表賢者其猶蓬之心也夫

十有二月齊侯取郛此乃由郛今之郛城縣是也

春秋傳注

魯辭于社而齊侯終欲納公故先取一邑以處公國成以前景之心事固如此槩而沒之

非其實矣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二

昭公五

乙亥王十四年子朝二十有六年晉國十齊景三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亦奉公命以會葬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郛

公已前至齊今自齊居于郛齊寧公也

夏公國成

成孟氏邑公之國也

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適齊貨梁丘

據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於魯君者非

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

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

知天之去魯邪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

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之

弦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國

成大景之即位三十有二年已長矣牛山

昭公四終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一
昭公五年

之泣相寢之歎適臺之樂獨所畏者死耳據懼之以死安得不悔自是以後公難數至齊若間也貨之得人力至于如此子家氏之謀國竟安在哉若夫成本孟氏邑非所當國公孫朝意在媚季先致齊帥齊之公子鉏亦必受貨仲孫何忘不能自主一聽成大夫之所為戰于炊鼻無功而退事之顛悖何可勝計嗚呼天歎廢之誰能興之其魯昭之謂耶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貜伯盟于鄆陵晉不主盟

景既入梁丘據之言而使公子鉏從魯君以卜而不勝宜無盟矣乃復盟于鄆陵以謀納公者何也前此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則既徵會於諸侯矣微而弗會何以罷之不得已而猶盟以實徵會之言而實未嘗有納公之意既盟之後寂焉無聞從可知已說者見夏公圍成秋復盟鄆陵以為謀復納公者抑何妄哉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居即景康也子士立是為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於王城王告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二
昭公五年

前年夏會于黃父曰明年將納王今越一年有奇晉卿不出單子如晉告急劉師戰而敗績復以王出而後知縶趙鞅始出而王起師于清晉師克鞅居伯盈逆王子朝而後天王入于成周是王之一日未寧晉所致也

成周人始覺子朝晉既克鞅知子朝不立還逐朝王始入成周東周之下都不居王城而居東周之下都者餘黨猶在王城不可居也蓋自是而遂以成周為定都焉
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子朝告曰子朝也周人始覺子朝晉既克鞅知子朝不立還逐朝王始入成周東周之下都不居王城而居東周之下都者餘黨猶在王城不可居也
晉師克鞅召伯盈逆王子朝王子朝及氏之族毛伯得召伯與南宮萬奉周之典禮以奔楚召伯逆王入于成周定五年王人殺

子朝于楚

丙戌二十有七年晉頃十一齊景三十三衛
戊午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庚辰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辛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壬午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癸未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甲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乙酉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丙戌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丁亥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戊子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己丑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庚寅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辛卯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壬辰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癸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甲午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乙未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丙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丁酉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戊戌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己亥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庚子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辛丑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壬寅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癸卯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甲辰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乙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丙午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丁未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戊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己酉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庚戌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辛亥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壬子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癸丑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甲寅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乙卯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丙辰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丁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戊午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己未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庚申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辛酉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壬戌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癸亥二十有七年魯哀公十四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再如齊也鄆陵以名納公猶以為信齊師
不出復如齊以請之如齊即歸景不見公可
知蓋至是而公真為棄于齊矣

春秋傳注 昭公五

夏四月吳弑其僚君僚僚一名州子

先是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
祭次曰夷末次曰季札壽夢賢季札欲立以
為嗣札辭不可然後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則
致國于季札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乃舍其
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立季子故諸樊卒而
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末立夷末既卒則國宜
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夷末之子僚
既立諸樊之子光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圖而

與弟者凡為季子爾將從先君之命欤則李

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僚

焉得為君于是使專諸刺王僚而致國于季

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夫子

過其墓而題之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專諸者伍員之所進也伍員之父伍奢為楚

太子建之傅太子建娶于秦平王自取之費

無極言于平王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

叛王執伍奢使舍楊殺太子太子建奔奔家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蓋以免

其父召之伍員之兄棠君尚謂其弟曰爾適

吳我將將歸死伍尚至楚并殺奢與尚員奔

吳言伐楚之利于王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

而欲反其讐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大志余

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專諸焉而耕

于鄙及王僚之十二年因楚喪而伐之吳師

不能退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專諸真

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執王不言弑者

名吳不告也公子自立是為閻廬

楚殺其大夫卻宛楚告卻宛之罪

令尹子常貪而信諂初王僚之代楚也使公

子掩餘公子燭庸圍潛楚左尹卻宛師師救

潛吳師不能退及吳弑王僚二公子皆奔楚

師乃退費無極諸子常曰救潛之役子思

取賂而還子思卻宛字又令子思飲子常酒而冥

甲兵于門後謂子常曰子思將不利于子甲

在門矣子常信之使鄢將藝之子惠聞之自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二昭公五年

殺國人不悅沈尹戌言之子常而後殺無極

與鄢將師此無極之終事而子常之所以卒

敗楚國者也然則經以為登書乎曰否史於

外事未告則書殺費無極不告則不書

秋晉士鞅宋樂祁犇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

會于扈晉告士鞅即范欽是時韓趙尚為政而士鞅保主周事戊戌周合不又魯改

王既入成周康子朝之徒之反側也求戊于

晉、將合諸侯以戊之秋會于扈令戊周此

於納公事無涉也而宋元公為公故卒如晉

卒於曲棘衛靈公欲以其公子與大夫之子

為質於諸侯以求納公故宋衛大夫遂因會

以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謂宋衛曰魯君

守齊三年而成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有十年

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大之贊有民之助二子

皆國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圖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援

夫季之于晉本不待會而賄也而會又為之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二昭公五年

益具賄魯昭至是即欲不死亦于乾侯其可

得哉

冬十月曹伯午卒弟野立是

邾伐來奔無傳。奔季非奔昭也然其名亦曰奔魯則史得書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三如齊也春如齊不見公已知齊之不足恃

矣今聞扈之會士鞅之言益知晉不可往不

得已而後如齊、款逐公而難為言也使宰

獻而請安又使夫人見其逐公之意甚于春

行者又如此嗚呼真無望矣故嘗以為季之
惡不在賂晉而在賂齊賂齊所以極公也
丁未年二十有八年晉項十一齊景三十四衛
六年晉聲公野元陳惠十六紀懷昭五鄭宣十
六年秦哀二十三年楚昭二吳子闔廬元家略
年三十八此以下行事部不可致孔益堅不仕
禮樂弟子來掌者衆至陽虎亂孔子益堅不仕
丁未公始仕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是時出公在鄆會葬之命
下則不可知要知仍以
君命往改史得而書之以
公如晉次于乾侯使次乾侯色令廣平府成安縣
春如晉主昭公五
明知晉之不可告而如晉所謂搶地呼天計
無復之者也晉于此殆無人心矣待命一年
晉君臣若不聞也者子家子以為齊君無信
不如早之晉焉呼晉而如此即早之晉何益
哉以是益知子家子之言無謂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為獻公是
六月莖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為子公是
冬莖滕悼公

戊戌年二十有九年晉項十三齊景三十五衛
子元年晉聲公陳惠十七紀懷昭五鄭宣十
莖四年秦哀二十四楚昭三吳闔廬二家略
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求晉又不得還居於鄆固齊之所取也豈
客如晉之人一日安于此哉高張來唁而
稱主君若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夫於晉
也則曰君不使一個屏在寡人而即安于齊
于齊也則曰君如晉也胡為乎于此嗚呼能
死則死不能死則南走吳耳吳光新得國而
春秋傳注昭公五
親具民楚尚懼之何況齊晉彼馳尺一以問
晉將討季之不暇何子家子之不出此哉
故子家子者智出茅夷鴻之下而徒以其君
客死于乾侯者也
公如晉次于乾侯
齊平公後如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叔還嗣。按叔詣于昭十
五年卒叔詣卒叔詣卒叔詣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復來即令鄆人潰散如主人散

之內徹其館舍也自是鄆為齊有定二年二

之則潰之出于齊意可知矣

三十年魯十四年齊景公三十六衛靈公十四年

昭公五年昭公五年

冬正月公在乾侯

有人心思齊季氏之內矣左氏何據而曰不

能外內也又曰言不能用其人也夫君臣

無微父子無微非若父之無過也父子君臣

非曲直之地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國父非無

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父齊崔杼弑其君光

君非無過也而春秋不以責其君昭之過不

若國與光之甚也季之患方熾於弑聖人豈

不有之國與光者而反責之昭也哉故左氏

之說經不可不人明其失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棄疾卒子午丑是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子章禹奔楚吳告曰章禹

其名告

吳子使徐子執掩餘鍾吾人執燭庸畏楚不

敢執二公奔楚吳子恐執鍾吾子伐徐滅之

徐子章禹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初

二公子之奔楚也楚子大封而室其徙將以

害吳及吳滅徐楚不能救自是以後吳三出

師以肆之楚于是乎始病此連尹奢所謂楚

君臣其肝食者也

庚辰年三十有一年晉定公十年齊景公二十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子知量之孫也

晉定公立知前事之誤命諸大夫將以師納

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

然後伐之何如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
子必來我受咎其咎季孫意如會晉黶荀黶
於適歷練冠麻衣跣行而待命曰若得從君
以歸則固臣之願也意如遂荀黶如乾侯荀
黶以君之命唁公曰君其入也公曰已所能
見夫人者有如河荀黶掩耳而走議者皆以
不歸為公咎焉呼是何言哉為人君父至為
臣所逐流離道左者七年僅以請解卒事尚
可立于民上乎故公之不歸不可以為過若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昭公五
十二

大定欽 納公令出則行誰有異而為范獻子
所欺彼昏不知千古同欺具有如萌焉乎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子定立
晉侯使荀黶唁公于乾侯

秋莖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今兗州府滕縣東南有濫城

不言郭闕文也公在乾侯季孫受之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春秋三
十有二年
晉定二十五年
齊景公三十八年
鄭獻公四年
衛懿公四年

晉五陳惠二十七年
秦哀二十七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魯公闕處五〇孔子年
而州有闕城平州
公在乾侯無以給從者故取闕

夏吳伐越

吳于越有閭試之怨又嘗通楚以困吳故始
用師于越史墨曰不及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
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一
昭公五
十三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
叔申鄭國參莒人曹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韓不信起之孫魏舒在會而韓不信滋事且
大明年內書于此者諸國也

秋八月王使如晉請城成周范獻子謂魏獻

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雖有後事晉勿與

知可也雖城成周其實苟于王事如此冬十

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令城成周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春秋傳注

昭公五

十四

昭公五終
止三十二
年

春秋傳注
定公一

卷之三十三



公名宋及公之太子宋公母弟之奔
公以葬人太為太子意如九年公在初昭
而公以葬人太為太子意如九年公在初昭
亦公以葬人太為太子意如九年公在初昭
安民大慮也注其喪亦不見經必在

壬戌二十一年元
元年大慮也注其喪亦不見經必在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三月是正月諸侯之執仲幾于京師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家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

止又欲加之患謚榮駕鶴曰生不能事死又

九月大雩

立煬宮

昭公之出也季平子禱于煬公煬公考公弟
弟繼兄禱于煬宮祈立弟也今定公立而立
煬宮則是利有其國也廢立之故豈非定之

本意乎

卷之三

冬十月隕霜殺菽

晉安四十一
鄭獻四十一
曾德二十一
陳惠二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門內堂位天子所以尊親視之闕在門西

一、邊境中
難史門內
西照
現為
晉道
皆也
制諸
也侯

内災事

秋楚人伐吳

據左氏桐叛楚吳偽為楚伐桐秋葉尾伐吳
師于豫章大伐吳師不當云伐吳傳又云吳
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棠遂圍棠克之皆
與經不相應付之存疑可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內興作書

甲子敬王十三年晉定五年齊景公十四年衛靈公二十二年陳
惠二十三年杞悼公十一年宋昭公十二年鄭獻公十七年魯隱公三年
秦哀公二十三年楚昭王九年吳閻廬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卷春秋傳注 定公一

即位往朝也晉以公不當立故辭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先傳子云邾是為孟武伯南宮括即其弟在獲麟後

邾魯相惠皆昭公時事公既改立邾隱公亦

新即位故脩盟以解之

新即位故脩盟以解之

乙未四年晉定六年齊景公十四年衛靈公二十二年陳
惠二十四年杞悼公十一年宋昭公十二年鄭獻公十七年魯隱公三年
秦哀公二十三年楚昭王九年吳閻廬八年

春王三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

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蔡昭侯為兩珮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

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

卷春秋傳注 定公一

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省兩

肅與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獻

馬蔡亦獻裘于子常子常歸蔡侯蔡侯歸及

漢執王而沈曰子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

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焉而請代楚劉文公亦以子朝在楚謀合諸

侯以代楚晉人為之大合諸侯會師于召陵

陳頓胡許送于難父者皆服晉之援伯實在

于此夫何范鞅為政以賄成荀吳之子寅

求貨于蔡侯弗得言于范鞅而辭之僅于侵
楚還侵楚後劉子以憤憑死蔡舍晉而從吳
天下諸侯皆懾服于吳終春秋之舍世晉不
復振焉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蔡告

陳頓胡許皆會沈獨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

滅之夏蔡滅沈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陂此即召陵之諸侯故
不序傳言衛靈公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三
將行使視他國是已散後會非事之實○皐
陂在今許州襄城縣東南去召陵不百里

意如廢公衍公為而立定公晉人弗許喜故

三年朝晉至河乃復今秉召陵之皆會就而

盟之必復有賄否則晉之盟不如其易致也

杞伯成卒于會子適立是
為信公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許告○容
城地未詳

召陵侵楚許男與焉楚患其內附故遷之容
城必在白羽南使益遠于中國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王告

劉卷者即王室亂時奉王猛立敬王之劉子

也敬王立之十四年子朝在楚餘党弗靖劉

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以伐楚晉人辭蔡不

伐楚而還劉子以憤憑死王心閔焉徧赴諸

侯以表示哀忠之意故劉卷卒見于諸侯春

秋諸侯亦共仰具忠相率會葬劉單之見重

于當時如此何以知王之來赴乎春秋王官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三
卒不赴諸侯惟王子虎有功于踐上秉王閔

之其卒也赴于諸侯今劉卷卒亦赴諸侯其

為王室之特恩可知苟非憤憑而死王固不

為之赴矣是即論功之明鑒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蔡告○蔡見國而蔡侯即得諸師于
吳者疑召陵敗後不歸國即往救吳

惡其致晉于召陵也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士鞅已見○國即
孔文子論語云仲

叔固治省家孔
理即其子也

是時鮮虞強常晉師于平中故急治之此荀寅所謂中山不服者也

莖劉文公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栢

舉楚師敗績蔡吳楚皆得皆然此蔡侯告○

舉今河南汝寧府西平縣古栢子園

伍員既進專設諸以刺吳王僚成闔廬之為

君益寵用事常為三軍以拜楚故楚昭王立

無歲不有吳師楚之殺卻究也伯氏之族出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公一 八

伯州犁之孫韜亦為吳太宰以謀楚晉既辭

蔡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于吳

而請與師伍員曰君如有憂天下之心則若

時可矣冬蔡侯以吳子伐楚子常禦之陳于

栢舉闔廬之弟夫概王以其子五千先擊子常

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大敗子常奔鄭五戰

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伍員發平王墓

鞭之三百于是申包胥求救于秦夫若教蚡

冒至于武文竭中國之力僅足當楚人之一

而甬未三百有餘年矣苟無此舉則楚將代

周故晉之衰聖人所悲而楚人之敗聖人所

喜、其不至于無周也惟是封豕長蛇荐食

上國有利楚之意而無憂天下之心一旦得

志何異于楚前拒虎後進狼綰之憂方甚大

耳嗟乎晉衰而楚強楚弱而吳強吳亡而越

強越亡而楚又強大福又再天下之勢轉而

歸秦東周乎終不可求之既去之後矣是則

聖人所不忍料矣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公一 九

楚囊瓦出奔鄭楚告敗○囊瓦子囊孫

庚辰吳入郢楚文告勝即不楚終入都今湖廣荊州府

吳告然

內中五十年陳公柳元二楚昭公一吳園唐十

年陳公柳元二楚昭公一吳園唐十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此晉令也晉失蔡而吳得之因以自結于蔡

而始於吳也書一魯而他國可知已

於越入吳此疑越告於越蓋越

報伐越也越與楚通故昭三十二年吳伐越

今吳在楚越固間以入之掣吳之肘而歸之

亦報吳亦救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子斯嗣即仲梁懷子。史記

有陳陽虎執意如於陽虎田止之其秋懷與陽虎驕

陽虎執意如於陽虎田止之其秋懷與陽虎驕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子武叔嗣

春秋傳注 定公一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鮮虞常敗晉于平中獲觀虎前年晉士鞅衛

孔圉伐鮮虞報現虎之役矣伐而不勝故復

圍之仍曰報現虎之役也

丁未年 六十六年 晉定公八年 齊景公十四年 衛靈公三年

二陳懷二紀 二宋景公十三年 二鄭子十一年 二衛靈公三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鄭游速

許鄭世為仇讐自成公三年四年始今滅許

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自宣十八年公伐杞

魯何以侵鄭周僂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

以作亂于周鄭為伐周晉靡等邑鄭非徒伐

周也所以叛晉以立異也魯以陽虎專欲行

媚于晉以自固討鄭取匡其後即此曰爾何

改伐周之晉靡為周討鄭願使桓子猷俘于

晉媚晉之情已在史文之內矣然則媚晉者

春秋傳注 定公一

公乎公何以身侵鄭曰虎收三桓之兵柄必

挾公以行公為行史必書公實亂人之行事耳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桓子如晉猷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

報夫人之幣困奪三桓以行媚于晉虎之意

誰敢得而違之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晉告樂祁

宋樂祁犁言于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春秋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聘于晉趙簡子送而飲之酒獻揚楮六十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主趙氏是實禍也范獻子果怒言于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晉自八卿擅權樂祁韓魏趙知范中行遞將中軍諸卿以次受約由來舊矣自中行偃為政始有以偏捍而樹上今者趙武以降其權益卑黃父之會為政者韓起也而趙鞅主納王之言適歷之會為政者魏舒也而范鞅主召李孫之議城成周之役為政者魏舒也而韓不信主執宋仲幾召陵之侵為政者范鞅也而荀寅主索蔡貨下陵其上，思其下傾軋之謀已非一日今范鞅為政而趙鞅逆樂祁而飲之酒此欲奪執政之權非為一宋行人爭得失也范鞅知之故必執樂祁洩其怒所以伐其謀蓋此怨懼猜疑愈積以故趙鞅為政即疑范中行之相逼而必去之内外相競者八年群天下諸侯而

仇一趙而晉之亂遂不可止自是三家之勢成耳

冬城中城中城未詳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鄆今濟南府鄆縣。齊歸鄆陽關。

鄆者魯之西鄙齊侯取之以居我昭公者也

已而鄆潰公處乾侯齊因奪有其地今陽虎

專魯欲自比于郕費成迫使二卿圍鄆以責

魯于齊，人無詞明年春歸鄆陽關陽虎居

之以為政

戊戌七年

晉定九年齊景十四年衛靈公三十三年

陳懷公三十四年昭三十四年吳閔王十四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齊衛皆在沙丘。齊衛皆在沙丘。齊衛皆在沙丘。

齊欽代與已非一日今晉失伯見鄆之滅許

與伐周之晉靡以自異也遂及鄭伯盟于鹹

又微會于衛、靈公亦欲叛晉而難諸大夫

使北宮結如齊私于齊侯曰執以使我齊侯

從之又及衛侯盟于沙夫天下有伯諸侯無

敢私相盟私相盟是無伯也故盟洮盟洮以

齊桓既歿故盟曹南以宋襄圖伯故盟蒲隧

以齊景圖伯故同盟于蟲以宋元無伯故今

盟于鹹復盟于沙是鄭與衛皆叛晉也皆叛

晉皆戴齊也然則經以叛晉書乎曰不然鹹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三 史公一 十四

沙朱告則書蟲蒲隧不告則不書苟不告則

僖二十八年齊晉盟于飲孟宣十八年齊晉

盟于繒皆不書非聖人之筆削也陳氏曰書

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猶

然筆削之為見也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齊既得鄭衛并款得魯故有西部之師

九月大雩

冬十月

已歿王十八年晉定十齊景四十六衛靈三十

平陳懷四年紀傷四宋景十七鄭獻十二魯宣三十

桓三十五楚昭王十四吳閔王十五年秦昭襄王二十

年以費陽虎召孔子亂陽虎敗陽虎死陽虎死陽虎死

春王正月公侵鄭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虎欲媚晉兩挾公以侵齊示不叛晉而聽齊也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部

公會晉師于瓦

晉比魯出三師以救之晉師至而齊已還虎

挾公以會三師虎媚晉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是二盟也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是二盟也

蔡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李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晉故也

冬衛鄭伯盟于曲濮衛鄭皆得告曲濮地今未詳

更相結以拒晉

從祀先公

此陽虎之行事自見于經者也亂三年矣而經不書至是始書者春秋之法陪臣不得以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更公一 十六

名通從祀先公則法不得不書也從祀者何傳曰順祀先公而祈為杜氏以為齊閔于僖也夫虎欲順祀必扶公以行于法宜書有事太廟齊閔公矣蜀人馮山云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大廟可謂近理然亦宜書有事于太廟祀昭公矣今皆不然以是知其無當也西亭辨疑云魯自昭公去國意如主祭家臣陽虎輩得從祀焉今將殺季而祀先公虎自主祭故足怪也其曰從微詞猶竊寶玉大弓而

以盜稱竊言盜祀言從誰曰史文之無義哉

盜竊寶玉大弓寶玉夏后之璜大弓封父之

陽虎欲去三桓而以己更孟氏公山不狃叔

孫輒因之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孟氏救

桓子公歆處父戰而敗之陽虎入公宮取寶

玉大弓以出此事之賴末也而皆不書獨書

竊寶玉大弓者寶玉大弓公器也失宜書得

宜書季氏家亂法不得書竊寶玉大弓則

虎之亂可知已讀者因此而改陽虎之亂因

春秋傳注卷之三十三 更公一 十七

以知輒與公山之叛則陪臣曰強三桓日弱

事理已見何必就三條而詳說其義哉

庚子九年晉宣公十一年齊景公十四年

伯陽九年陳閔公六年楚昭王十五年

六年秦哀公六年孔子為中都宰十四年

年五十一歲陽虎敗此以下事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大司寇今陽虎敗此以下事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不仕今陽虎敗此以下事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始為中都宰以次進至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不肯墜成季獲悔用孔子至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由是齊人歸季樂悔用孔子至陽虎為政孔子堅拒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子勝立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

陽虎之敗也入于謹陽閼以叛夏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閼陽虎奔齊遂奔晉或曰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今陽虎之亂五年而遂息豈聖言為不驗乎曰聖人以為使如陽虎者去三桓以歸諸公因扶公以行令于國以下制上不過三世若其不成非所論也若去三桓以歸諸公身歸死于司寇則春秋傳注三定公一十八子方用虎之不暇如不桓之以費召也何獨皇、避之恐後哉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丘氏

齊衛皆得告。丘氏今北丘縣廣平府即鄆縣

經自師次于成以下單書次者鮮矣定公之季乃三書次就傳言之未有得具要領者也夫經言公次于滑師次于郎師次于成又言次于甯北次于陰次于匡次于廩貉次于雍榆言次則非伐言代則非次可知而傳乃曰

定公一終

起九年止九年

齊侯伐晉夷儀且先登則其告于諸侯者直言伐晉取夷儀可已胡仍以次聞乎蓋齊衛叛晉而晉勢尚強未可輕伐將以現寡于夷儀而未能助次丘氏以聲之耳傳之所言未可以為情實也

秦伯卒孫惠立冬葬秦哀公

春秋傳注三

定公一

十九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定公二年 晉定十二年 齊景十四年 鄭公八年 衛元三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使平者先使小臣通意後 盟于平亦史之賢也今公與齊會可也書年 其言平亦史之賢也今公與齊會可也書年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公至自夾谷 濟南府泰安 州萊蕪縣有 夾谷山齊地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齊魯相仇始于陽虎、敗則及齊平會于夾 谷始平齊也左氏言孔子事與經無預其時 即微孔子齊亦必平孔子自攝相自成禮而 還身以為聖人之奇績而曰萊人以兵劫魯 侯抑何不損之甚哉

晉趙鞅帥師圍衛 然此後。但有不。言。士。孰。何。時。卒 則。女。款。已。允。值。款。為。政。也。為。政。終。春。秋。之。世。凡 軍。政。常。以。苟。實。出。今。趙。鞅。為。政。終。春。秋。之。世。凡 六。用。兵。尚。有。中。軍。將。已。而。四。政。終。春。秋。之。世。凡 家。立。五。履。解。後。遂。廢。中。軍。四。政。終。春。秋。之。世。凡

齊嘗現露于夷儀 衛克齊亦次五氏 改趙鞅

圓衛報夷儀也 衛人懼貢之五百家 齊人來歸鄆 誰龜陰曰 此鄆則西鄆也 誰今充

又入譙陽關以叛 虎奔齊因以邑入齊今歸 曰答魯好也左氏乃曰將盟齊人加子載書 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 如此盟孔丘使弦無還揖對曰而不及我汶 陽之田我以共命者亦如之以聖人之行事

而同賈豎之爭言烏呼豈當日之信史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秋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郕州仇不敵子後子舒朔見

能罪不至于見討也 何一旦而出于叛哉先 叛此左氏之略文為可笑也 夫殺公若不 侯犯殺之不能武叔之圍人殺之侯犯以郕

聽卒立之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寔使郕馬止 權在氏叔孫成子款立武叔公若藐國諫不

春秋傳注 卷之二十四

出境君必止子地奔陳公弗止辰曰是廷我
廷吾兄也冬母弟辰暨仲佗石掘出奔陳明
年入于蕭以叛此亦左氏之略言為可笑也
夫母弟之親亦何至以四白馬挈國人出而
又據蕭以叛哉盖必公向魋多行無禮積不
能平遂因事以發耳舍其原本而指其一端
後之人亦何從而察之哉

宋告。大心。案和。犂之。族事。
公在一九〇年春而經見于此者事。

春秋傳注
宣公二

室公二

武叔聘于齊謝致卻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召羈出奔陳

幾家
子告
張口
褚忙
師仲

子曰

十有一年

秦惠
二
昭
十
七
吳
閻
盧
十
六

宋公子地出奔陳

據左氏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怒
挾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也自陳入于蕭以叛宋皆○楚滅陳○今為宋邑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宋告

遂而不召忿從叛人叛可知也自曹者何哀
七年傳曹伯陽立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
背晉而奸宋奸宋之實疑即奉大心以入蕭
事也五鄉在蕭大為宋患至十四年秋始書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則為宋患者且四年
宋即欲不致恨于曹其可得哉哀三年宋樂
貜伐曹六年向棠伐曹傳皆不得其要領則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五

當以今日為始業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蒞盟

叔還話之子率在此

平六年取匡之怨始叛晉也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五

春薛伯定卒

子此

夏莒莒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郕

公羊何休注云叔孫李孫宰更數叛告于孔
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來長數叛者坐邑有
城池之國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悅其言
而墮之此言必有所據蓋據強都本為弱公
之討而不意家各叛即此所據之都僂而知
還聖人所以善其用也故曰于季桓子見行
可之仕左氏顧曰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
夫墮都何事也豈一為宰之仲由即能發其
轉環之用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多所闕漏而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定公二 六

事關聖人尤有不容不辨者如此

衛公孟軻帥師伐曹

衛告○伐曹之政傳不能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尚據在費季氏將墮費不

狃輒先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

宮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頌

下代之敗諸蔑姑二子奔齊遂墮費夫二子

之叛、李非叛公也公胡為乎亦懼季即狹

公以自避仲尼為司寇夫獨不可曉之以義

秋大雩

黃齊地
人詳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春秋傳注
卷之三
宣公二
七

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圉成公至自圉成

今宛州府寧陽縣是國內而蓄
者成強抗宇興師弗克改歸昔而

將墮成公歛處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

于垓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

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園公園成弗克夫

墮三都季氏之意也。圍成弗克，處父當有拒。

命之誅矣。拒而不討，宜季之墮費，微有悔心。

翻以父言為有當邪苟有悔心必踈孔子踈

孔子而乃齊人乃以女樂間之三日不朝孔

子行則道之不行正在圓成之日矣孔子世家以為十四年事非也

甲辰年二十有三年
晉宣帝五十八年
齊景帝五十二年
衛

聲 四 曹 陽 五 陳 闢 五 杞 僖 九 宋 景 二 ○
秦 惠 四 楚 昭 十 九 吳 闔 盧 十 八 五 孔 子 年

與開蘭園之葵齊人曰彼女婦之以口問之又不致彼婦之

我謁
卿可以
以平
歲敗
遂蓋
通優
銜哉
游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疑卽其地

經言次不言伐非伐可知而傳乃曰伐河內

卷之二十三 定公二

然則直言伐晉可矣胡復仍以次聞乎推類

而言蓋欲觀濤于河內而不果伐也

夏築蛇淵園
舊今有曹蛇丘宅
咸陽縣

季氏之役也

大蒐于比蒲

亦季氏之役也。現此二役則孔子之去魯明矣。

衛公孟軻師伐曹
無衛告定。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中令山西太原府

晉之於趙非邑者

春秋傳注

可鞅怒召于殺之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而相與睦故怒趙氏將作亂董安于謂趙鞅先備諸鞅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士吉射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

晉趙鞅歸于晉

春秋傳注

止四卿無中軍之號及殺知伯三家獨存分

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

春衛公叔成來奔

公叔成將去南子之党夫人憇之曰成將為

亂春衛侯遜公叔成與其党

衛趙陽出奔宋衛告趙陽之罪

公叔成之党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

頓子祥歸楚告

頓從晉為召陵之侵楚欲報之久矣今國既

定舉師滅之陳之從晉于召陵者何以復在

春秋傳注 定公二 十一

楚當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

而問焉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楚未有

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懷公辭吳陳楚之交

所由援合

夏衛北宮結來奔

北宮結衛之老臣亦欲去南子之党故并逐

之是南子方寵其党宋朝單于與國政公叔

叔成趙陽北宮結與蒯聵謀立有正南子之

邪之意惜其謀事未成機已先洩南子先發

制人盡逐三臣蒯聵之翼三臣去而蒯聵

不得安矣其殺殺少君事疑是誣口不足為信

五月於越敗吳于揭李越告吳揭李今浙江吳

子光卒吳告子

吳伐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揭李勾踐患吳

之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劍子領吳師目之越

子因而伐之闔廬傷而卒夫差使人立于庇

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

乎則對曰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哀元年夫差

春秋傳注 定公二 十二

敗越於夫椒以報揭李不害兩不告也以為

聖人之所削則荒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齊即上梁今大名府清河縣東北有牽城

晉人圍朝歌齊欲亂晉挈魯與衛為會于解

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非救范中行也所

以亂晉也方三卿之未亂也齊侯鄭伯既盟

于鹹矣齊侯衛侯復盟于沙矣衛侯鄭伯復

盟于曲濮矣齊侯衛侯復次于五氏矣魯亦

復與齊平與鄭平矣齊侯衛侯鄭游速復會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

宣公二

十三

十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于安南矣齊侯衛侯復次于垂葭矣苟可亂

晉何隙不蹈而適有三卿為亂于國中由是

與范中行為黨與趙為讐以謀所以亂晉之

事今年會于牽救范中行也明年次于蕞蔭

亦救范中行也哀元年齊侯衛侯救邯鄲圍

五鹿以伐晉也齊侯衛侯伐晉會于乾侯救

范氏也二年晉趙鞅及鄭罕達戰于鐵齊人

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也哀四年齊陳乞衛

甯跪圍五鹿救范氏也蓋至哀年五年荀寅

之秋傳注

宣公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傳言范氏故也愚竊以為不然自宋祁見執

樂淵主事深有限于范氏夫安得而謀救之

齊宋皆得告洮

今山東曹州境

宋祁見執

蓋以五卿方亂欲假齊勢以為援乘齊景之

出而會之當日之情形蓋如是耳使以范氏

故則哀元年齊衛伐晉亦曰救范氏也何獨

宋師之不出哉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公孟彊出奔鄭

左氏以為蒯之黨也然哀十年報方為名公

孟彊自齊歸于衛何邪故蒯黨之說存疑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

樂大心自曹從之傳不詳其叛之實但曰大

為宋患而已越四年而宋公之弟辰自蕭來

奔則蕭已潰散地及仲佗石彊等皆奔可知

哀十二年傳云宋元平之族自蕭奔鄭蓋其

事也左氏至定哀之間詳略俱失苟從其緒而求之雖無傳猶可尋爾

大蒐于比蒲

比蒲必近邾之地故蒐于此蒲而邾子來會公也此歲蒐于此季氏本欲脅邾子知之故既來會公又來朝魯又奔其喪可謂謹于事魯矣而終不免于三卿之屢伐城下之盟豈非三卿之自致哉

邾子來會公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宣公二

非會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城莒父及霄

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城莒父及霄

年無事寔○莒父霄今未詳此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告

胡從晉為召陵之侵及吳入楚又乘楚之約得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楚子滅之即是而現蓋將有事于圍蔡矣

夏五月辛亥邾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告

傳非能言其故也據哀十二年傳云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王暢當戈錫予產

與宋人為成曰弗有是及宋元平之族自蕭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四 宣公二

宣公二

十六

奔鄭一人為之城當戈錫元平之族即公子

地仲佗名疆也自蕭奔鄭即母弟辰自蕭奔

魯時也事在去年之秋則鄭城三邑不迺此

年春夏間事耳城則必至于用兵鄭罕達帥

師伐宋其即是欤自此至哀七年宋皇瑗侵

鄭是冬宋人圍曹鄭駟弘救曹九年宋皇瑗

取鄭師于雍丘是秋宋公伐鄭十二年宋向

巢伐鄭十三年鄭罕達取宋師于富總當以

鼯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

非朝公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鼯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

鼯鼠食郊牛角牛死改卜牛

齊

陳地為棠蓋從其端緒而求之無傳猶可尋
爾 孫作齊六邑無致是時齊西北連轄河南界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齊衛皆得 蔭丘之旁近邑矣

將救范中行氏而不果也左氏乃曰謀救宋
夫救宋則必患鄭齊鄭盟鹹以宋未有隙也
齊安得而患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間言多影
響而不可為據皆如此

邾子來奔喪

非奔喪也所以致勤于季氏也

春秋七月壬申如氏卒

定公二

十七

經、自君氏卒而外未有書其終事而不以
夫人稱不以小君蓋者蓋子為繼體則雖妻
母而亦當不尊以夫人自成風以來已為故事
矣今言如氏而不言夫人言卒而不言喪書
葬而不言我小君豈哀實其子而未成為君
未敢尊以夫人之禮歟以斯知妾母為夫人
子尊之也然僖元年既書夫人姜氏薨于夷
文四年又書夫人風氏薨則僅有二母矣文

十八年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宣八年又書

夫人風氏薨明宣有二母矣哀二年既書夫

人姜氏薨四年又書夫人如氏薨明哀有二

母矣哀公如氏之子定何以無通妻欽定之

入為魯侯也當已有妻公子娶妻宜不書于

策而其薨與葬又在春秋後以故終不見經

假令如氏而卒于定公未薨之前則并不見

經假令如氏而卒于哀公未即位之後則史

仍以夫人稱矣此皆策書之大體本無與于

春秋傳注

定公二

十八

作經而慮夫求經而不得其解者輒指以為

聖人之筆削也則請因如氏而徧思之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葬公薨滕子來會

丁巳葬我君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晏乃克

葬

辛巳葬定以哀四年葬我小君定如定也

冬城漆即漆其來有臨故以公之臨

定公二終起十一年止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春秋傳注五
哀公一

志邪今年代邪明年代邪貳具田季斯无季

肥當國又使二卿圍邾六年冬又使何忌伐邾七年入邾以邾子益來不至滅其國覆具

宗不止者此其意豈但一邪而已哉既得邪必將有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堯氏武闡之事安知不試于童稚之哀此李之偏邪至于六

用兵而後已也。嗚呼！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衛靈公老忘于政不用孔子曰苟有田我
者云孔子行越簡
肝以中孔子越簡
聞殷實鳴犢犛華
陳如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貳泲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股部
 界膝

遡東沂西田近于費皆季氏之歆也是時季

復強脅帥二鄉伐邾又使二鄉盟邾以堅其

約皆季之為典二卿無涉也此季福邪者二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初靈公游于郊公子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

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

君其改圖
夏重公率
夫人曰命
公子即為
太

子曰有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至哀十六年

荆曠自戒入于衛李路死焉衛報出奔魯

齊入與七
代鑑晉年
衛野平荆
，出晉讀
讀荆立不
平讀素朝
五又公晉
公為之，
子茂孫趙
趙州殷欽
執文師國
殷所十衛
師殺一，
以殷月人
歸師荆出
十復讀荆
，五復讀十

平石國連其居起衛無獲入是為出公
下在後附記于此出公疑即孝公
滕子來朝

滕自來七年來朝今復來朝哀新立朝嗣君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晉昔。蒯聵前宋今在

晉附州有戚城

晉趙鞅宵納衛太子于戚使八人乘絰偽自

衛逆者哭而入遂居之衛自盟沙以來久為

晉惠范中行之亂衛與齊魯會于脾上果之

問又救邯鄲而伐晉鞅之欲報父矣今來衛

春秋傳注 哀公一 五

之內變而納賈使父子自為閭而鞅得快其

忿役之私此亂衛之謀非發憤于父子倫之大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

鐵鄭師敗績鄭齊輸范氏粟鄭罕達送之趙鞅自戚還遇

鄭師于鐵戰于鐵鄭師敗績單師以出而驟

過鄭軍而勝祇益亂耳曷足道哉曷足道哉

冬十月葬衛靈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蔡當危迫之際請遷于吳既而思之知夫差

之不可恃也于是有中悔之心而為吳所覺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畢入將以繫

蔡而虜昭侯以去事雖不行然其謀已悉矣

夫負心于蔡所以負心于先王負心於先王

所以負心於伍員屬鏐之劍豈待伐齊之日

哉蔡侯懼殺公子駒以說笑而遷蔡冬遷于

州來蔡自是居州來

蔡殺其大夫公子駒蔡告

春秋傳注 哀公一 六

己亥王二十三年齊景公二十六年

陽十八年齊景公二十六年

泰惠九年齊景公二十六年

陳昭公八年齊景公二十六年

用孔子公之無阻之乃召冉子病屬其子曰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告。齊王

以子桓父報之罪萬世莫贖矣齊猶助報者

何齊與晉相仇讎而贖晉之所納也使贖得

入贖必與晉而棄齊、知國衛而不知有父

子之倫所謂功利之沒人不至于臣弑君子

卷三

春秋傳注

哀公一

七

弑父不止者正此謂也齊景公問政于孔子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
 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
 諸范中行據邑以叛而齊助范中行衛鞅以
 子拒父而齊助輒景公死陳乞田恒之愛相
 繼而起千駟之祿齊其得而享之也。冉有謂
 子貢曰夫子為衛若乎子貢曰諾吾將問諸入
 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聖
 人之論如此斯亦可以詔萬世之人矣而公
 羊之論曰齊國夏石曼姑園戚伯討也不以
 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
 得行于子也胡氏之言曰使輒辭其位以避
 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賁而輔之可也烏呼父
 子之際而加以討篡之情後世之說經胡
 終悖于聖人之意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
 替腹殺人臯陶為士舜竊負而逃豈復為能
 計算于其間哉苟得全其父子斯已矣是則

輒之所以自虐也已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公僖公災

于桓而僖公之

秋也

內災書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漢景帝時

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城在沂州之南于費

為近季取鄆東沂西田并有啓陽之邑遂為

城以鎮之不獨制二田亦所以逼邾而使不

卷三

哀公一

八

立也此季適邾者三

宋樂髡帥師伐曹

宋告

事蓋始于好宋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庶子有肥嗣斯之正妻南

肥既立而孺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無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子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肥初立其惡更甚于桓子迫使二卿圍邾

原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成王二十二年

以快其欲然而孟懿子不願也故七年季康
子欲伐邾子服景伯不可孟孫曰二三子以
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則今日之圖邾益迫于
勢而不獲已耳此李偃邾者四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
逐而射之入于家人而卒文之錯討賊殺公

孫翩逐公孫姓公孫霍賊也公孫翩何以
盜書蔡事實聞吳楚而以其恐其又遷之故
至于弑君吳楚聞之必有舉朝之討矣故隱
具弑者之姓名而以盜殺赴于諸侯此赴之
變不可以經意言也文之錯討公孫翩校之
石碣之討吁更快而不見經豈非其討賊
而諱之歟雖不見經然終討賊者錯也前有

碣後有錯豈以書不書為取舍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邾數從于齊桓公請于王以為小邾子城虎

牢之役知武子曰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也則小邾蓋役于齊然邾故屬宋城成周之

役宋仲幾曰滕薛邾吾役也則小邾又役于

宋兩姑之間難為婦今宋執小邾必為役于

齊故也明年齊侯伐宋以爭小邾春秋之不

其自相執伐國如此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殺公孫翩不告而殺公孫姓公孫霍反告何

狀必以盜黨聞于諸侯不曰弑君之党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戎蠻在楚之北素

旬通于晉楚欲滅之蠻子亦奔晉趙孟曰晉

州西南有蠻

蠻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戎蠻在楚之北素

旬通于晉楚欲滅之蠻子亦奔晉趙孟曰晉

經 131—829

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卷之三
春秋
三傳
十注
五

秉公一

十三

景公疾而使國夏高張立孺子荼二子專政
陳乞忌之將弑荼而別立君先去二子偽事
二子而言諸大夫曰彼皆僇寔將棄子之命
皆曰高張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因將謀子
早圖之國之莫如盡滅之又諸諸大夫曰二子
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子子曰國之多難貴
亂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
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陳乞鮑牧及諸大夫
以甲入于公宮高國戰而敗遂奔魯秋陳乞

叔還會吳子相

祖、在徐州沛縣東北界次子祖將以威諸

侯也于時北方大國未遑泛吳而魯以季肥

主事方欽扶吳以自強率先趨命大國既會

小國必來進而求盟至明年而遂有韶衍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秘于
喪成
不父
告在
其境
地外
雙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五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無
恒字
父子

陳乞既逐高國即召陽生于魯而弒鮑牧及

諸大夫相與盟而立陽生使人遷孺子荼于

賴陽生使朱毛謂陳乞曰微子則不及此然

名異于器不可以二器二不遺名二多難敢

布諸大夫陳乞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厚臣

乎以齊國之困、又有慶少君不可以訪是

以求長君庶亦能容厚臣乎不然夫孺子何

春秋

卷之三十五

東公一

十五

罪公使朱毛遷儒子于貽穀之野幕之下乞之巧謀使君自殺茶而已無其迹宜不當以乞弒告矣然而告于諸侯曰陳乞弒其君茶者何也齊自崔杼弒君太史公三人以直筆著齊之史氏猶有而史之遺風告以實聞不足怪也初陳無字坐武子開與倍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于民以小斗受之而與民以大斗陰行德于民陳景公弗禁陳氏益得齊衆心知景公之老而諸子無一賢可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此季僂邾者五

宋向巢帥師伐曹

曹奸宋而不服故再伐之

秦宋皇瑗帥師侵鄭

宋告

宋鄭之仇始于陳地定十五年鄭罕達帥師伐宋即其事也今八年矣宋皇瑗侵鄭報罕達之師事理明甚而左氏乃曰叛鄭叛晉故也夫鄭之叛晉在定八年而宋自樂祁見執亦已叛晉定十四年齊侯宋公會于洮則晉宋之為仇久矣安得復為晉而侵鄭哉左氏至定哀之間具不根多此類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晉口曼多魏舒子

傳曰晉師侵衛、不服也。衛何以不服？鞅納
饋，報仇，鞅晉之加兵，徒爭衛耳。豈有關於父
子哉？

夏公會吳子鄆見已

吳既得志于祖，乃遂進而謀為鄆之會。鄆今
屬魯。吳來至鄆，蓋以魯為主也。于時會吳者，
當更有邾而經不書邾，則邾非同會可知。又
不書盟，則會而不盟可知。蓋盟則書盟，經無
故削之，理也。茅鴻夷告于吳曰：「夏盟于鄆，衍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五
東公一

十七

秋而背之，蓋罪魯之言，不可以為事之實。唯
是既有此會，遂有蒙臯之行。宋衛皆至，遂有
黃池之役。晉定以來，吳之雄長諸侯，實魯之
故。曰肥之罪，不獨在邾，不獨在魯，而實在
天下也。此又春秋之一變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入不言復，不言

伐之者，內訓之法，反鄭師。
伐宋戰于宋，亦猶是也。

魯既會吳子鄆，季康子必將有獻于太宰嚭，
以為此可遂我滅邾之志也。遂扶公以行于

時東南十歲，扶公以行，所以扶二子入其國。
虞其宮，晝夜掠以其名，來獻于夷社。因諸侯
瑕，此其意宜，但一邾而已哉？既得邾，必將有
事于魯。有事于魯，則安孺子荼之事安和不
如于童推之？哀夫子知之，故假陳恒以請討。
假魯史以作經，以晚哀公之意，以誅康子之
心。而後哀之一生，有以免于鍾巫之難，則是
夫子之作經，實深有鑑于入邾之意也。母曰

此入邾之事已也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五
東公一

十八

欲滅曹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鄭告曰：駟弘

定十五年鄭罕達伐宋，此年宋皇瑗伐鄭，陳
地之恨積而愈深。今宋宋之圍曹而救曹，非
救曹，蓋欲宋也。

東公一終
起元年
七年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甲寅十三年八年晉定二十五年齊悼二衛出六蔡
陳閔十五年杞信十九年宋景三十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
十春閔十五年杞信十九年宋景三十四年魯昭公二十六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曹皆得告
也戰國時尚有
曹君之弟父有

傳言曹伯陽即位公孫彊言伯說于曹伯乃
背晉而奸宋奸宋之事傳無其實今按樂大
心旬曹入蕭曹伯陽即位已三年矣彊之進
春秋傳注 哀公一 一

說而奸宋其殆是欽哀三年宋樂貳伐曹六
年向巢伐曹七年圍曹今年宋公入曹以曹
伯陽歸而後宋人之怒始息強大之加于弱
小豈有怨哉

吳伐我○孫臏加國都故直言我魯自入春秋果李
人恥不書反言吳人○都始西被兵口及吳盟詳
行成以解宋

魯入邾以其君來邾大夫茅渢夷以東帛來
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凌虐我小國邾

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

國之憂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吳子從之

三月吳伐我取武城克東陽舍庚宗次泗上

傳于國都季孫懼行成于吳景伯曰楚人圍

宋易子而食析骸而食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郛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不能久請

少待之弗從遂及吳子盟吳人還邾子猶在

魯烏呼長蛇封豕威加齊魯之間苟無季孫

宣至于于是而得盟即返曹無哀憐邾子之情

春秋傳注 哀公一 二

吳之大豈復能為伯主哉

夏齊人取譚及闚○傳言伐而經不書者吳方伐

而即取之○齊無拒齊之迹也○譚在汶北闚在

歸邾子益于邾

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

逆之季鮒侯通高女言其情勿敢與也齊侯

怒夏使鮑牧伐我取譚及闚而使告于吳曰

吳以邾子之故伐魯○人盟城下而不歸邾

是以盟恩君終欲滅邾以自益也諸君伐魯

我為歸邾子于邾魯人懼歸季姬并歸邾子
齊侯嬖季姬歸謹及聞是則陽生之無道情
在季姬不在邾子也議者不察以邾子益為
齊出齊故要魯以存邾又邾之存亡何關齊
悼之休戚而肯為此哀憐之舉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子離立是

齊人歸謹及聞

季姬嬖故也又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子曰

春秋傳注六 哀公一 三

昔歲寡君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逆將進受

命于君

乙未十四年三十九年晉定二十六年齊悼公十六年

春王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子離立是

宋王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宋王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不告葬也鄭國在丘

定十五年鄭軍達師師代宋至哀七年然後

宋王瑗侵鄭陳地之城鄭固闕蒙于宋矣今

宋王瑗侵鄭陳地之城鄭固闕蒙于宋矣今

罕達之嬖臣求邑又欲取雍丘以給之是鄭
之曲彌深而宋之兵非過也史據告宋告故
但書宋王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宋地
即鄭師之在雍丘可知矣

夏

陳即吳故也陳之送楚固矣今何以即吳楚

昭陵故也今年楚人伐陳明年楚公子結伐

陳吳救陳十三年楚公子申復伐陳則自茲

以往其為在吳之日明矣

春秋傳注六 哀公二 四

秋宋公伐鄭宋告

報雍丘也

冬十月 丙戌王三十年晉定二十七年齊悼公十四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魯既歸邾子于邾吳人責報無已邾人不能

厭其求吳使太宰子餘討之因之樓臺梅之

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章以為政至此年脫

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章以為政至此年脫

自來奔避吳難也而傳乃曰邾子又無遺失
其實矣所可疑者魯之于邾懼矣邾何以反
奔于魯豈吳之待益更倍于魯、反見為恩
歟傳又曰邾子齊錫也遂奔齊又曰公會吳子
邾子邾子代齊夫既奔齊又伐齊則傳之所
所記其相矛盾者多矣是不可以為據也

公會吳伐齊

八年齊請師于吳魯歸季姬遂辭吳師夫差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東公二

五

虎狼之國也齊以季姬之故將操縱之即微
夫差豈能為人役而不耻哉魯城下之盟事吳
方謹吳來傲師何敢不會、吳伐齊奉吳命
也傲師不書必使貴卿乞師而後書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子立是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弒悼公赴

于師蓋踵弒莊以說于晉之故智所謂習實
為常也然而經言齊侯陽生卒者何也吳之
伐齊以陽生之請師而又辭也齊方震恐

計無以解吳之怒適當陽生之卒以為此可
借之以說于吳也因以弒赴于師然而齊魯
之故終不可欺冉有季路子貢樊遲輩或在
軍行魯史所書不能不實吳亦徐聞其非弒
也故至秋後來傲師而有明年五月再伐齊
之舉傳亦不言弒陽生者何人史記言鮑牧
弒而鮑是時已死于潞則陽生之非弒明甚

議者不察而歎與鄭伯髡頑楚子麇卒之文
同類而並現之以為是皆聖人之筆也豈不

春秋傳注
卷之三十六

東公二

六

諺哉烏呼同一君也鄭與楚弒也而以卒赴
猶有忌焉齊悼公卒也而反以弒赴是以君
為可生可殺之人而以弒君為可以說人之
事旬是纂齊之事肆行之以疏于齊、之人
不待痛而服矣

夏宋人伐鄭

既取

既取其師伐而又伐宋于此為已甚于鄭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

齊率諸侯以叛晉自沙軫之盟始于今十有

五月公至自伐齊

荃齊悼公

衛公孟軻自齊歸于衛

衡孫林父陳侯之弟黃及公孟孫西己告有恤
不恤政史有書不書若以年削之說采之此五
春秋傳注十六
卷之何義而
人者三
獨書其端半

輒方為君而公孟張反歸于衛以是知贖賞之說未足據也獲麟後驅傷奔齊左于公孟

驅事總無可稽

薛伯夷卒
不此
可以
攷後

秋堊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昭結王字次子弟斯

吳救陳
此傳
時言
度延
已州
百來
歲季
恐子
非救
寔陳

前年楚伐陳今年楚復伐陳楚之爭陳急矣

吳而不救楚將得陳此延州來李子所以帥師以出也救陳以結陳非以敵楚故退兵宜真務德而安民哉

真務德而安民哉

丁巳年三月十一日
 敬王六年八月十八日
 陳閔子齊悼公八年
 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以季康子訪于仲尼
 會季康子以幣迎孔子
 魯子問答是始
 魯子問答是始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齊受吳兵而發怒于魯也傳言齊為郕故國

春秋傳注卷之六
東公

書高無卒伐我及清孟孺子淺師右師冉有

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此皆事之實也而經

不書戰者何當是之時冉有用子于齊師左

師獨勝孟孺子洵實言敗則有勝言勝則

實敗也季氏諱敗故并不言戰初季桓子病

而謂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

尼後穀曰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仲尼公之

魚阻之。于是乃召冉求冉求用于季氏與齊。

戰有功康子乃問冉求曰子之軍旅學之乎

平性之乎冉求曰學之于孔子於是以幣迎孔子然終不能用孔子乃述三代之礼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云、又語魯太師樂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三千篇孔子去其重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詔武雅頌之音禮自此可得而述以脩王道成六藝焉晚而乃好易

春秋傳注 卷公二 九

夏陳轅頤出奔鄭陳告曰轅頤初轅頤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范國人逐之轅頤出奔鄭凡鄰國之事來告于魯、史得而書之若陳轅頤出奔鄭衛世叔齊出奔宋之類是也以為有削則若此之類正所當削以為大義之所存則若此之類何義之存以斯知來告則書不告則不書其外大夫奔自衛元咺以下公子奔自蔡公子履以下始頻見于經由乎告之煩非前

之奔多在所削後之奔多在所存也議者不察好以筆削之說求之則請現于書大夫奔之事

五月公會吳伐齊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今未詳

傳曰為郕戰故公會吳子伐齊噫抑何言之自悖哉先是吳伐齊、弑悼公赴于師吳既三日哭而還矣吳秋後來做師知陽生之實非弑而怒其見欺也吳怒齊來做師即做郕春秋傳注 卷公二 十

之戰公亦何敢不會而曰為郕故失其實矣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國書魯句是免于兵吳氣益盈于是乎有棠隼之會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莒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衛告曰世叔齊即太叔孫

據傳初齊娶于宋子朝其婦嬖子朝出孔文子使齊出其妻而妻之齊寘初妻之嬖于嬖如二妻文子怒遂奪其妻又淫于外州外州

反不
笑手
故人
不言
整不
我言
小夢
君不

取 案
錫 告
等 的
事 不
告

宋公伐鄭宋人伐鄭今向巢又伐鄭取錫圍
嵩殺元公之孫是何報鄭之又甚哉明年春
鄭軍遠取宋師于嵩獲二大夫以六邑為虛
而後隙地之兵始息哀之末造至于如此即
欲不流為戰國不可得矣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今之十月也十月宣猶有餘乎李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螽者
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火猶西流則為今
春之三月注六 東公二 十三

之八月矣司曆者再失閏故以建酉為歲終
使舊史可改則所宜改者莫此為甚然而仍
書十二月經本舊文又何疑哉

己丑年三十有一年晉定三十九年齊簡三十九年
春鄭軍達師師取宋師于夷
宋向魋救其師鄭軍達使狗曰得魋者有
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夷獲二大夫以六
邑為虛報向巢之伐也

邑為虛報向巢之伐也

夏許男成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杜預封立縣南

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南齊之閭北屬之沂
西屬之濟以會于黃池之南齊之閭北屬之沂
東而實有黃池水知非足口矣
書果就今猶子以晉侯軍之

黃池春秋之大痛也以世伯之晉侯而逞吳

吳將得伯而晉遂為天下笑豈復鍾離會威

相向之事猶將奉晉者婉哉揆厥所由寔因

李氏蓋自李肥主事方欲挾吳以句強叔還

會桓已生其蒙至明年而遂有郟衍之行十

春秋傳注六 東公二 十四

二年會吳于橐皋復要宋衛為鄭之役吳得

宋衛因款致晉遂北至于黃池蓋先會晉侯

而後社會吳子事誠在魯與伯主之為盟者

異詞公于其年甫十六何知有晉亦何知有

吳其出與入皆季之意以天下之大勢而聽

于康子之一人經之意痛直在晉豈獨國勝

于死為吳國將危之歎哉會而不盟故但言

會而不言盟本無單平公故但言公會晉吳

而無單子既無盟則傳言先晉語言先吳舉

不足據蓋越告方致而假爭執以惠諸侯實則不盟而遂去後世聞其爭而以意為之說先吳先晉紛然異詞直以終不言盟為斷可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於越入吳

春秋傳注

哀公二

十五

甲寅五年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自是以來越嘗臣事吳及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子胥諫曰是養吳也夫越在我腹心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款于我夫其素服求濟其款也得志于齊猶獲石田何所用之弗聽及夫差會諸侯于黃池越乃伐吳大戰先之獲太子友遂入吳哀之二十二年竟滅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周凡王致胙為伯東諸

侯畢賀號稱霸王

秋公至自會

晉觀曼多帥師侵衛

莖許元公

九月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盜殺陳夏區夫

十有二月

再失閭也

春秋傳注

哀公二

十六

春西狩獲麟

春秋傳注

哀公二

麟為異獸非野人之所識也叔孫氏之車士子鉏高狩而獲之以魯告于君大夫魯史志之以為祥夫子作經始隱公迄哀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至于獲麟則仡然而止此以後遂不復書者何也魯論志之曰

春秋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十七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
 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
 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
 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
 不敢不告也今讀春秋至獲麟其夏四月齊
 陳恒執其君士寘于舒州六月齊人弑其君
 士于舒州孔子觸事生懼知季肥之惡方十
 倍于宿意如而哀公幼弱僅稍長于閔率肥
 之意蓋不難為陳恒之所為於是假陳恒以

春秋

卷之三十六

哀公二

十八

者以為誅亂臣討賊子以維萬世之人心以
 明一時之大義罪孔子者以為嘗討于吾徒
 爾孔子雖免于罪戾而萬世而下卒無能知
 孔子之人公羊氏之言曰孔子曰孰為來哉
 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視曰吾道窮矣
 杜預氏之言曰麟出非時感麟而作、起獲
 麟則文止于所起自是以來人百其說至曰
 制作三年文成而麟至為呼抑又誣矣故竊
 以為托始于隱公絕筆于獲麟皆所以明誅
 討之義其書魯史之書未嘗有所改作益
 損于其間故曰其文則史其書雖魯史之書
 而誅討之義未嘗不寓于其內直書之內故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文公以上政在諸侯
 故曰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文公
 以下政在大夫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
 夫二百四十二年但有大夫弑諸侯不聞諸
 侯弑天子經為大夫作不為諸侯作故曰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楚莊一出名正言順以

討微舒天下不敢弑君者二十有五年故曰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戰國之亂甚
于春秋而弑君反不日之禍反不甚作故曰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事本左氏而問去其
誣時攷他書以佐成其闕要以斥書法之陋
義罷廢貶之文言意必固為非聖之書好惡
是非出人心之共謹存此論以俟後之知聖
者焉

春秋傳注
卷之三

哀公二

十九

著書年譜述

是書也我叔開止所著也叔少治春秋慨世
之宗胡傳者多附和雷同者未有能明大旨
竊謂春秋之大旨莫重於誅亂討賊而治亂
賊尤莫嚴于大夫識此以貫二百四十二年
之始終而要以根據左氏歲時傳為著書之
本旨顧自慮窮鄉後學何敢妄有著述以蹈
荒經滅古之譏寔因奉業起見故先之以標
題繼繼之以別論經義名其編曰春秋大聲

而未敢遽以通經自命也始于天啓子丑庚
午科試以經藝受知于昆陵鄒常先生以及
寅卯遂有就緒甲申乙酉以後絕意進取益
專心卒業念茲在茲至丙申命範清稿詣政
虞山錢牧齋太史深加歎賞以書見遺累幅
數百言稱為尼父之功臣康侯之諍友顧惜
其以舉業兩岐也于是謹遵先生教凡有涉
于舉業者悉焚之專以明經為務早夜精研
必欲傳千古不傳之秘至夢寐飲食無非經

哀公二終

義猶憶範嘗侍食左右見叔穆然若忍忍投箸而起：而書：已復食指食前蔬菜顧謂範曰我頃有所得雖珍之味何以加此乎其專心篤好若此丁酉而書大成更其名曰春秋傳注命範錄之出其稿紙皆零星補綴不啻再步三易至自一二易而始定者其反復詳慎如此錄就丹正虞山乞其序未幾而錢太史已逝矣嗚呼我當聖遠言湮之會不憚排羣說而為是書先生獨見賞於世俗意論之外豈非千古之僅事歟孰意序未出而

知已云亡良可憾也然舉是書之提綱挈領貫穿全經之要已具載于原所遺札中故即以弁之簡方欲付之剞劂以公世夫何書成而心血已枯我叔亦於辛丑歲捐館矣痛念疾革時無他囑惟以此書為諄：爰是揮淚手錄於林村不意癸丑慘遭回祿凡所著書文稿本并遺像俱成灰燼可勝悼歎今年年已七十有六矣而目雖未昏華而精力衰若自分無幾歲月恐此書一旦散佚有負

所託他年何顏相見於地下其原所清稿又經改削者尚存文招侄處移來繕寫副本夫此書之果有當于宣聖微旨堪繼丘明之席以救文定之非垂天壤而炳日星與否余小子則何敢知第以我叔三十餘年攻苦心血重以遺命敢不敬述以俟後之善讀經者至其間不無訛謬舛錯處摠在在先叔歿後無可致証仰冀高明鑒之

康熙歲次戊辰仲秋

侄民範敬述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

浙江吳玉
堉家藏本

國朝嚴啟隆撰啟隆字爾泰烏程人前明諸生其說
謂孔子欲討陳恒而不得故作春秋以戒三家不
始惠公而始隱公者以隱有鍾巫之難特託以發
凡不終於陳恒簡公之事而終以獲麟者欲以諱
而不書陰愧三家之心論殊穿鑿又謂春秋治大
夫非治諸侯以三十六君之事爲經而其餘爲緯
以文公以前爲賓而以後爲主經之義當明緯之
義可以不問主之義當明賓之義可以不問又謂
春秋一字一句皆史舊文聖人並無筆削其意蓋
深厭說春秋者之迂謬欲一掃而空之而不知矯
枉過正反自流於偏駁也



ZW 21101000541752